

高子遗书 (明)高攀龙 撰

●目录

四库全书提要

序

卷一 语一百八十二则

卷二 札记四十六则

卷三 经解类 辨类 赞

卷四 讲义

卷五 语录

卷六 四言诗 五言古诗 五言律诗 五言绝句 六言诗 七言歌行

七言律诗 七言绝句

卷七 疏 揭 问

卷八上 书共一百一首

卷八下 书共一百三十九首

卷九上 序共四十一首

卷九下 序共三十五首

卷十上 碑 传 记

卷十下 家谱 家训二十一条

卷十一上 墓志铭 墓表

卷十一中 行状

卷十一下 行状 祭文

卷十二 题跋杂书类

附录

年谱书后

年谱

跋

参阅姓氏

●四库全书提要

高子遗书十二卷附录一卷

明高攀龙撰攀龙有周易易简说己箸录攀龙出赵南星之门渊源有自其学以格物为先兼取朱陆两家之长操履笃实粹然一出于正初自辑其语录文章为就正录后其门人嘉善陈龙正编为此集凡分十二类一曰语二曰札记三曰经说辨赞四曰讲义五曰语录六曰诗七曰疏揭问八曰书九曰序十曰碑传记谱训十一曰志表状祭文十二曰题跋杂书附录志状年谱一卷其讲学之语类多切近笃实阐发周密诗意冲澹文

格清迨亦均无明末纤诡之习盖攀龙虽亦聚徒讲学不免湔梁于风尚然严气正性卓然自立实非标榜门户之流故立朝大节不愧古人发为文章亦不事词藻而品格自高此真之所以异于伪欤

●序

旧序

原序

小序

○旧序

重刊高书序

高先生遗书十有二卷几亭陈氏所葺以行者也游经兵燹版毁不存琬尝构求其本踰岁始获以示四方诸门人咸欣墐以为未及睹也有高生程者字象姚来从琬游因语次告之曰先生是书没不湮没者也盍谋重镌诸高生盖先生之从曾孙也归而谋之尊人楚土?否倾橐中贖鸠工庀役有不足则鬻膏腴三十亩以左之凡糜白金若干两越若干日而始竣用以嘉惠后学其寓意至渥也岁之正月 复过琬门请为之序琬惟有明二百七十余季之闲贤士大夫以巨儒硕望著称于世者肩项相比求其学术粹精议论醇正者舟则薛文清而止耳后则先生而止耳顾两先生俱罹宦竖之祸文清仅而得免而先生不幸竟蹈楚累沈渊之遗躅天降梟罟蝥贼内讷此明社之所以遂屋而后之论者不免有人亡殄瘁之痛也琬自着有志于学气昏质弩迄令发种种矣不能少加进焉少而闻先生之风壮而诵先生之书慨然想见其为人煜煜乎若日暉之丽天也浩浩乎若江河之行地也峩峩乎若嵩岱之与以闲并峙也谫劣如琬仰窥俯测岂能极先生高深之所诣哉方仰止景行之不暇其庸设妄赞一词以刻画摩拟之乎姑承高生之请具述重镌颠末以塞其意以慰四方学者欣叹欲睹之情而琬又以得挂氏名于卷端窃自谓深幸云康熙二十九季正月元夕舟二日长洲后学汪琬谨识

重刊高子遗书序

天生朱子而正学昌明集诸儒之大成其为道大中而无过其为教至实而非虚实万古无弊者也自有明嘉隆之际姚江口知之说兴海内乐其新奇口易转相传习流弊日甚以格物为支离以性善为偏箸以主敬为矫揉于是侈张顿悟厌薄真修誉陆诋朱尊释卑孔梁溪高忠宪公恤恤乎忧之与涇阳顾先生讲学于龟山东林书院昌言排击不顾俗议于是朱子之道晦而复明当时学者但讲致知而不讲格物先生则曰学必繇格物而入圣学所以与佛异者以格物而致知也儒学每入于禅者以致知而不拄格物也又曰有物必有则则者至善也穷至事物之理穷至于至善处也而当时学者多以无善无恶言性以为说善口箸于善而非性非先生力辩之三教几于混一矣其用功依朱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积力至数十季之久其教人令先读小学近思录次令静坐以口深口之气盖其所为格物者明吾性之本善而非务博也其所为主静者观吾性之未

发而非守宋也晚季涵养愈粹工夫益密战战兢兢死而后已故其言曰学问始欲知性中欲复性终欲尽性惟一性而已性以敬知性以敬复性以敬尽惟一敬而已此又足以见先生学问之大全而砥柱狸澜有功于天下后世不小也繇是以其道息发为气节流为文章无不合于圣贤之道立朝则正色昌言临难则从容正命有明诸儒殆未有过之者以绍继朱子不诬也遗书十二卷其门人陈几亭先生广摭而约取之相国钱御冷为南宗伯时刻诸礼?东?日经丧乱后?东?日既不抒而版夹□佚海内思诵其书者求之不易得公之从孙楚□暨长君象姚惧正学之失传也鬻田数十亩以重镌诸梓其立心公而用意远矣刻成请序于余余喜获埒名于此书之末遂述先生为学为人之大略并重刻之本末如此至行事之详则有诸先达序例埒录杜何设多赘焉康熙己巳季冬朔昆山后学徐秉义敬书

重刻高子书后序

从来儒者之学其大端有二曰修与悟二者不可偏废然言修者以悟为躐等径造沦于虚无言悟者以修为执器滞象流于固陋两者交讥而不能以相易此学术所以分涂也吾邑高忠宪先生笃信程朱之言以圣学为己任汀州旅舍一悟透体通明无天人内外之隔它人得此以为究竟先生但以为入门从此动静交养身体实證复数十季悟以启其修修以证其悟归于复性而止于明诸儒中可谓集大成者也遗书向刻于金陵经乱□逸先生从子学宪公辑节要数卷行世四方学者终以未见全书为□迹者睢州汤司空抚吴将重梓遗书以惠来学会汤公未久去任遂浸松龄每叹息是书之不获流布于世诚学者之不幸也学宪公之季子楚□读书秉礼无媿象贤己巳□与长君崑取家臧原本朝夕较讎付之剞劂历烁冬始成而属松龄为序松龄末学无知生平向慕先生之学未能稍窥其端绪何设序先生之书顾乐是书之广布世之学者将读其书而兴起知所以为学之方以造圣贤之域而楚□之勤勤于是厥功为巨也谨识数语于后康熙己巳冬同邑后学秦松龄拜书

高忠宪公□集序

古今事业称三乡 朽白□息白□功白□帝三□分兮合兮如以□合□剧蔡美新□讥千古霍兂寇准乡 学霖术未可云一□如以□分□天人三策魏嘤王左以才正气一歌成仁取义数□凛嘤贯日凌霜以槩重而□□即起而行未可云二□昔圣昔贤先从□□以闲推求以□兮其极而大经济大彰彰于斯□焉非沧桑以所得而晦蚀□高忠宪公景□先生直权瑯窃柄宵小盈庭亮节危□孤忠自矢而卒罹亏祸□亏今□宏?血三季匕碧汨罗以水一勺犹□虽樵夫岐竖游女野夫皆知忠宪公节义彰彰乡 可泯没而乡 知其渊原所以来□公以学问根本紫易大约以□敬□归固已深圣门夷一义且其闲坎坷郁□□锋□困其□弥兂固公以笃学□?而?天?□?默成?公季二十一而举亏□角及壮而成□士毅念皇路清淑含龢而吐明庭以乡 祸如后??杨南阳?□相业炳炳人闲而兴起斯文昌明绝学厥功或未必如是?□□惟其□仕?初即拟朝易?凤窠

?蛮荒濒死?□而□□风腥黄茅瘴厉□足以助其洒落雄奇孤云万里?致□夫生瓌间
里卜□河早等□鹭?忘机任□游亏天地绝□乡 □朝事□三十季而公?得力?队如登山□
?振兮千仞观水□?□兮沧□而□窥其际□乡 敏□□兹土虽乡 获覩先生?□人
而气噤□噤犹得亏高山流水份佛其宗风而如亲其□范□□庄诵□篇见夫谈理
□□鲁?微□濂洛关闽?真血脉□论事□□沙?流洩陆宣公?峰割□即□班荆投
□互□赠言卅木虫□闲情贱物其□彰?或如风雨合离澁□上下而总乡 离兮
□□□情?所宣泄匕工□物而贱形原□?匕工百□《东流而归海□宗惟一以百称
□瞻□□嬉笑怒骂皆成彰彰而公□彰彰皆成圣学较?□瞻又?命何等兮公?□向
□旧初因纸贵以余坊□罕见其家咸幕旃先生?□楚□□象姚□付剖荆乌□鹤归华
□燕公堂□□成凋□?余弓冶绝续□何可□□而高□乡 惜膏腴?负□?扬先生?芳
徽□先生世泽?厝其益可见□夫□康熙岁次己巳小□月翌日山阴学徐永□□纂

○原序

高子遗书序

学有岐性无岐性命于天天性即天理也理至实而无声无臭未尝不虚理至虚而
有物有则未尝不实夫性一而已矣自性学不明立教滋弊笃行者讳言虚灵谈空者埽
除事理讳言虚灵将等于不着之百姓埽除事理甚为无忌惮之小人流弊不同其不识
性均也孔子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孟子道性善善者理之总名也至宋儒程朱出而邹
鲁一脉绝而复续淳公体认天理文公穷至事物之理乌虐圣学与异端毫牦差而千里
谬者其在斯与我明高忠宪公性学正传也先生少而志学曰学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
海若而失司南也取其书细读而精思之参求既久一旦贯通不必规摹成言而能尽发
其蕴大指以见性为宗以明善为要以人生而静不着意念者为继善之真体以辨志定
业绝利一原不留毫发疑似以为自欺之主者为格致之实际论心气而曰圣人所养者
道义之气所存者仁义之心论理义而曰心为在物之理故万象森罗心为处物之义故
一灵变化论情性而曰未发者喜怒哀乐之情不发者万古常寂之性论知能而曰干知
大始如闪电无踪坤作成物如家宅可守此皆程朱以后学者久锢之疑网而先生剖而
析之若茧丝牛毛之不可殫而铢两黍之不可易乃若义关君父辨别必精道介长消
扶抑必早以至酬物行远之篇触境陶情之什莫不固形赋象矢口成爻盖心精形着随
在见前而先生亦不自知也易曰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藉令见及
之非身有之即言言透性此亦对塔说相轮耳诚于何有先生自三时悟后修持数十年
静则心气俱寂动则事理交融惕乎其若欠渊粹乎其若珪璧肃乎其若擎敛藹乎其若
春融具足万行而心体不挂一丝盖至致命遂志之时身国不辱何其从容昼夜通知何
其超脱而以一节名先生不得以孤忠名先生不得以二氏之尸解蝉脱入定立亡名先
生亦不得而后知先生之真能复性也有物有则者还之于实无声无臭者还之于虚所
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非先生吾谁与归蒙尝为之说曰宋儒周元公以后为禅学者无

极与太极分而程朱合之明儒薛文清以后为心学者致知与格物分而高子合之分合之闲性学一大明晦也或曰然则先生之与程朱奚似蒙谓程朱同一穷理亦各有入门淳公从戒慎恐惧入文公从学问思辨入先生兼之而得力于居敬居多坐如泥塑人接人浑是一团和气有之似之矣先生向有就正录先生歿门弟子从高长公伯珍传写笥中遗文若干篇陈惕龙为订之次之详之反之寻味标宗独出手眼名曰高子遗书较之入关东见洛阳诸录传述师说而滞焉不圆杂焉不精者相去远矣余私淑有年窃谓欲正人心先正学术欲正学术必宗程朱而先生此书实为程朱心印遂与诸曹谋梓之而僭引其端崇祯壬申春魏里后学钱士升敬书于寅清堂之南轩

高子遗书序

以言为道无弗离也以身为道无弗贯也知欲侔乎上圣而行不踰中人则知行离矣静时仿佛若有得焉动而失之耶动静离矣诚为之诚有之其又何离焉高子之学不率心而率性不宗知而宗善无声无臭之善践之以有形有色之身格物之日所谓知性所谓复性胥于此乎在是故诲一学也学一识也天下之理患不一不患不贯一则自能贯矣求一于讲辨一何在哉致一于吾之为道者吾之身心一而天下畴不一者人之嗜欲无出于色利名极之为死生高子超超乎皆蝉蜕焉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高子雖離乎切切乎皆准绳而无妄焉观其坤能是以信其干知身修于百年之内而精神乃足动乎无穷之后世蓋本朝大儒无过文清文成高子微妙踰于薛而纯实无弊胜于王至乎修持之洁践履之方则一而已矣于此不一不成儒者况成圣贤洁且方而未闻道则诚有之闻道而淄其躬毁其方者未之有也然道脉自朱陆以来终莫能合薛非不悟也而修居多王非无力也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一朱陆惟吾先生其人遗言自自订数种而外多散漫无次恐其久而愈纷敬汇为十二卷凡于不欲垂不必垂者胥已之宁简毋繇为后世也所以体先生之志也崇祯辛未九月壬申门人嘉善陈龙正谨序

○小序

一曰语

二曰札记

三曰经说辨赞类

四曰讲义

五曰语录

六曰诗

七曰疏揭问类

八曰书

九曰序

十曰碑传记谱训类

十一曰志表状祭文类

十二曰题跋杂书类

?一曰语

此卷先生所亲订刻于天启癸亥之秋与讲义奏疏及诸说俱名就正录此其一端也自格物以至平天下自日用饮食以至天地鬼神大抵平正切实而所谓精微元隐前贤未发之蕴举在其中集主于明道明道莫切于语录语录出于及门所杂记不如自记之精纯也故先之原二百五十六则覲华吴先生继刻真儒一脉删并九十余条覲华高子之左邱伯玉也所经斟酌自有真契然味高子之言有似浅而不得不存者有似虚元而实出于躬行默识不妨与先儒微异者余乃因其大略为稍广之定存一百八十二则

?二曰札记

此亦先生所自卜盖取最精者入就正录中余存而未布大抵多引前人之言而阐发之折衷之然所云体道在言行上达在孝弟恶念杂念与真当下之类皆以片辞披投奥妙殆癸亥秋冬以后日新又新碎金未铸狐腋未缀非皆就正之余也及门之士递相传钞颇多重复今定存四十六则

?三曰经说辨赞类

此卷皆先生体帖所至独得于心笔之而为书者其于古本大学则虽尊信程朱不敢强同而愿同于崔氏困学记据其文体原非说林第先生自述生平进学次第譬无色之绘天光无言之传天籁实乃度人金针不可与诸记同观也山居课程以下指示初学最亲最切好学说以下折衷则立的剖析则穷微如乾坤寅直之旨未发不发之辨佛氏性其心老氏性其气虽伊川晦翁之所未备皆开自先生然而或朴或文盖期明道益人而已说辨三种高极于阳明而辨之不嫌不嫌卫道也卑极于莲池而辨之不辞不辞卫道也陷极于管氏而辨之不遗不遗卫道也先生之心事先生之著述如此赞宋四家以配四配宁谓德尽侔矣其将有道脉之忧

?四曰讲义

先生于经无不通易尤精而大会之日必讲学庸语孟为其切于日用且士人所羣习非如五经有专门也讲义甚多先生自择五十余章广惠同志所讲者虽孔孟之言实先生之自言其言也盖口而述之则圣人自欲无言体而行之则学道爱人圣人归其言于偃令先生所言者皆先生之所知所行也与子游之言学道相类先生固云不敢求圣人之言于圣人矣读讲义者又可求先生之讲义于先生乎

?五曰语录

先生手着尚多顾且后之而先语录语录于明道切也会语辑于周祝二子尊所闻甚至记述之劳甚至先生乙丑岁曾以授余属曰其中尚多可商幸细观之则先生之意可见于是乃举其杂而未纯每以乡而未精者汰之汰之而以晦先生之道漏二子之言不敢也汰之而以明先生之道暘二子意中之旨则汰之其错综者稍为次序使人易识门庭高桥别语出于魏忠节初谒语出于从子敦敦弱冠慕道故教以读书大意忠节当

见危授命之秋故示以处患难定疾痛一死生人乎人乎时乎时乎先生之言其犹化工尔

?六曰诗

言志陶情莫先于诗三百而下诗人不知道有道之士不工诗亦犹孟子以后德业分岐治事者忘身心而学道者遗世务也靖节诗只千古然性与天道犹未知何如况余子乎先生不尽效陶大都有陶韵逸兴幽怀适与之符昌黎云欢愉之辞难工先生绝作欢愉者十居八九又以见醲丽之欢愉厌而阒寥之欢愉妙也令视阒寥为愁思尚能有好言乎静坐戊午诸吟则守以举道譬如禅家之有偈术家之有歌设不过假借宫商明宗传要使人哦则易□□则难忘而句字闲之陶汰琢磨槩非所计矣全在学者善观

?七曰疏揭问类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两者达道之大端也先生筮仕之初以言事去位六十始出复居闲局所为达道皆以言不以功昔孟夫子不动心之养既成游魏若齐惟非心之务格达权自牖无愠不动非欣然动于悦则凄然动于戚先生壮时辟张世则与第一要务圣明务学诸疏虽神机浚发未与亚圣方驾其端本澄源之意何有异哉晚长西台于是经济之实大见莫详于责成州县一疏惜入林遂深未及上而严劾贼臣崔呈秀则未形之烛抑亦杀身成仁所繇胚胎焉或疑明哲之旨不然夫既就列先生所知者匪解以事一人而已矣宁得豫防奸人之报复如世俗之模棱以养恶乎格而旋去去而不免一世之运也非先生一人之命也垂绝从容其实中庸之轨岂犹往日之愤烈回风之凄怆邪赍志未遂在贵州县以安民生使继若职者肯行若事即忠宪复生矣不阿同好不弃异己不忘维桑又有揭有问

?八曰书

言不尽意而达意者莫过于言书不尽言而代言者莫过于书舍是则愈无繇尽也相视之顷槩欲其默而识之笑而莫逆则奚繇千里而外数十百世上下非书则奚繇故代言以达意惟书最近书者达于人我之两心亲相授受于当世者也先生之书论学者十七论政事者十二感慨时世逍遥物外者十一莫非学焉莫非教焉昔阳明子于诸书俱自标年月使后人观其前后浅深先生书年月不槩见以意度之仿佛可得然遥度其时序何如实按其指归遂以论学者居前政事居后而感时寓意或杂次乎其间盖一人书则序而编之首尾灿然亦不槩清其类也惟削夺以后知祸之将及必从灵均致命遂志前定无疾自孙宗伯而下八书不可不鳞次观之以见夕可之意至于拱手一荅隐寓全归临终数言致意诸相知者宛然子輿氏小子之呼也受先生之呼孰忍忘其意乎

?九曰序

或序古人或序今人或自序其于当世之人也或庆之或慰之或勉之盖纷乎不可穷诘拟议焉然则序何定所序之情亦何定之有而吾阅先生诸序有定指焉语本体曰性善而已矣语工夫曰实修实悟而已矣然而不尽滞也亦归无亦重悟亦尚默亦贵自

然亦取孤高此其序道也亦爱机警亦量时势亦举感应鬼神此其序人才政事也亦赏花亦玩月亦暘饮高歌亦悦习静亦嘉旷达此其序文章燕会送别之致也无所不通而不离其宗使必曰性善曰实修曰实悟则各一言而毕尔听者能无索然已乎纵之横之斯诱之也易动闻道者之言固安有不活者邪先生以道为文因其文可以见道

?十曰碑传记谱训类

其人往矣至盗不能忘当吾世而有人焉又后人之所欲闻知也此碑传所为作也彰其人事在人中矣若夫记其事则人亦在事中自记其事则意亦在事中而谱以思往训以裕来无我而非人亦无一家而非天下也皆仁人不容已于言者核其要归人伦人性而已伦之无象也曰性性之有象也曰伦尽则俱尽矣先生种种有二说邪

?十一曰志表状祭文类

誉近厚誉死者益近厚然总入于欺矣欺观者欺作者欺死者莫非自欺以居厚而蹈欺岂格物之学哉先生所阐多幽人奇行其或已显于当世则质直言之不溢其情夫仁人之好学者不毁人易不誉人难不誉生人易不誉死人难所是之分数不忍谬其权衡而反忍颠是以为非乎故信谁毁者观其谁誉益没不顾此意则俗夫之谀墓而已矣然不原此意则刻而已矣反复诸篇见先生格物毋欺之义

?十二曰题跋杂书类

人心世道片长只技异端俗子饮食器具凡有关系无不言凡有请求无不应或曰奚屑为此琐琐者则倦于事矣非吾徒也则倦于类矣安得天下皆得门之正士目前皆震世之大业而后施吾化迪当吾鼓舞发扬乎无根之议论一步一顾常或失之有主之学问殊方异剂醇乎醇者自若也夫是之谓不倦之诲余定家靖质集终以自祭文绝笔也陶庵集终以札记进未止也今于先生集终以杂书因杂以明醇也岂曰有知无敢苟焉之意其斯而已矣

龙正识

●高子遗书卷一

语一百八十二则

○语 【一百八十二则】

学必繇格物而入

有物必有则则者至善也穷至事物之理穷至于至善处也

格物是随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贯之

大学不是无主意的学问明德亲民止至善主意也格者格此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穷之至乎其极致良知也

格物不至极处多以毫牦之差成千里之谬

格致至一旦豁然知性矣

纔知反求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

千变万化有一不起化于身者乎千病万痛有一不起病于身者乎此处看得透谓之格物谓之知本故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或曰修身为本有何难知而须物格知至曰莫轻看了世间迷谬颠倒都缘这些子不透

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尽乎人矣曰壹是尽乎事矣而皆以修身为本实信得则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格物愈博则归本愈约明则诚也

穷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穷理一本而万殊知本万殊而一本

学者以知至为悟不悟不足以为学故格物为要

程子曰不知格物而欲意诚心正身修未有能中于理者古今学者之病大率在此

朱子曰欲诚意者必先格致然后理明心一所发自然真实不然则正念方萌而私意随起亦非力之所臱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之处恶必藏焉以为自欺之主又曰格致比治平则格致事似小然打不透病痛却大无进步处治平规模虽大然纵有未尽病痛却小皆至到之言也

无工夫则为私欲牵引于外有工夫则为意念束缚于中故须物格知至诚正乃可言也

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义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说圣人伦之至又说尧舜便贼君贼民圣人伦之至岂人人可为人不为圣人岂便至贼君贼民不知人伦之玉处正是人人可能处乃人之性也所谓仁也出乎此即是不仁中间更无站立处所谓穷至事物之者如此

朱子谓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学者必默识此心之灵而端庄静一以存之知有万物之理而学问思辨以穷之此圣学之全也论者以为分心与理为二不知学者病痛皆缘分心与理为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谓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朱子曰致知洛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繇此观之可见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与理一矣今人说物便以为外物不知不穷其理物是外物物穷其理理即是心故魏庄渠曰物格则无物此语味也

古本大学说格物本自明白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只缘以此二语为错简故格物遂成聚讼然程朱工夫原不异本旨何以不曰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而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曰格物而不知本不谓物格知本之谓物格故知本之谓知至

万变皆在人执一毫我不得万化皆在身求一毫人不得此处透真格物矣

学有无穷工夫心之一字乃大总括心有无穷工夫敬之一字乃大总括

心无一事之谓敬

整齐容貌心便一合内外之道

俨若思而已无纤毫事也

无适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千圣万贤只一敬字做成

性不可言圣人以仁义礼智言之心不可言圣人以敬言之

不知敬之即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识心亦不识敬

人之生也直敬以直内而已人之生也直本体也敬以直内工夫也

无妄之谓诚无适之谓敬有适皆妄也

程子曰主一者谓之敬一者谓之诚主耶有意在是诚者本体也敬者工夫也不识诚亦不识敬不识敬亦不识诚

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人心如何能无适故须穷理识其本体所以明道曰学者须先识仁识得仁体以诚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穷理只是一事

识得仁体以诚敬存之存之之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费纤毫之力可谓明白矣今之重摄持者惟恐不须防检等语开恣肆之端重解悟者惟恐诚敬存之之语滋拘滞之弊何邪

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齐严肃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言敬者总不出此然常惺惺其心收敛一着意便不是盖此心神明难犯手势惟整齐严肃有妙存焉未尝不惺惺未尝不收敛内外卓然绝不犯手也

物格知至实见得天人一古今一圣凡一内外一主一工夫自妙矣

人心放他自繇不得

心中无丝发事此为立本

理不明故心不静心不静而别为法以寄其心者皆害心者也

孔子操则存四句画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像

吴康斋曰心是活物涵养不熟不免摇动只常常安顿在书上庶不为外物所胜安顿二字大有害儒者不彻性命大率繇此于摇动处正好下工夫寻向上去也

人心战战兢兢故坦坦荡荡何也以心中无事也试想临深渊履薄冰此时心中还着得一事否故如临如履所以形容战战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实则形容坦坦荡荡澄然无事之象也

一念灵明照耀今古然人心所觉以为历历分明者非真明也是有意焉时起时灭者也真明者其明命乎古人顾諟盖实体如是非见也有见则妄矣

此心广大无际常人局于形囿于气缚于念蔽于欲故不能尽尽心则知性知性则知天天无际性无际心无际一而已矣

程子曰天人本无二人只缘有此形体与天便隔一层除却形体浑是天也形体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愚谓真知天自是形体隔不得况天地则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气透于地中地在天中而地之气皆天之气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刚柔相栈如此纔着意便不是

天在人身为天聪天明为良知良能率其自然便是道参不得丝毫人为
六经皆圣人传心明经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明经明经不明心者俗儒也明心
不明经者异端也

无杂念虑即真神去其本无即吾固有

白沙曰千休千处得一念一生持若非千休亦无一念

当得大忿懣大恐惧大忧患大好乐而不动乃真把柄也

心即精神不许驰即内凝有意凝之反梏之矣

心要在腔子里是在中之义不放于外便是在中非有所著也故明道说未发之中
停停当当直上直下此中之象也出则不是放之谓也物各付物人是不出来不放之谓
也

朱子曰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处最为亲切朱子发明程
子之言亦最亲切矣盖天地之心充塞于人身者为恻隐之心人心充塞者即天地者即
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即大腔子也

仁不能守之未仁也仁则安故云守

必有事焉是集义集义是直养操则存者必有事之谓舍则亡者忘之谓也

人之生也直本体也以直养而无害工夫也

人与物同一气也惟人能集义养得此气浩然其体则与道合其用莫不是义故曰
配义与道

孟子心之官则思思则虚灵不昧之谓思是心之睿于心为用着事之思又是思之
用也

动则着事则着空无有是处

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即道心也更求道心转无交涉

须知动心最可耻心至贵也物至贱也柰何贵为贱役

知言则知道气自然浩然之气即天也天不动故孟子不动心在善养浩然之气
若不知天欲此心作得主定如何可得

明道曰人心必有所止无则听于物此不动心之道也

心是定他不得的越要定他越不可定惟是止于事则自定物各付物之谓也格物
者格知物则各还其则物各付物也

不以天明心心不可得而明也不以心明天天不可得而明也

心之仁如自之明耳之聪目本明耳本聪心本仁本体也明者还其明聪者还其聪
仁者还其仁工夫也

何以谓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谓天只是一个生故仁即天也天在人身为心故本心
为仁其不仁者心蔽于私非其本然也

人身内外皆天也一呼一吸与天相灌输其死也特脱其阖辟之枢纽已天未尝动

也

欲并生昆虫草木不可自我摧折

朱子谓学者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三年无不进者尝验之一两月便不同学者不作此工虚过一生殊可惜

惟天理至静

濂溪主静主于未发也

主静之学要在慎动

言动一差虚明无事中如水着盐如面着油欲静而不可得人生无穿窬之事则无穿窬之梦非礼不动皆如不为穿窬心自静矣

静中看工夫动中看本体工夫未是静中作主不得本体未真中作主不得

工夫不密在本体不彻本体不彻又在工夫不密

学无动静其初静以澄之至不缘境而静不缘境而动乃真静也

静如是动不如是者气静也静如是动亦如是者理静也

理静者理明欲净胷中廓然无事而静也气静者定久气澄心气交合而静也理明则气自静气静理亦明两者交资互益以理气本非二故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为延平明下至教也若徒以气而已动即失之何益哉

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者谓默坐之时此心澄然无事乃所谓天理也要于此时默识此体云尔非默坐澄心又别有天理当体认也

但自默观吾性本来清净无物不可自生缠扰吾性本来完全具足不可自疑亏欠吾性本来荡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吾性本来广大无垠不可自为局促吾性本来光明照朗不可自为迷时吾性本来易简直截不可自增造作

显诸体即用藏诸用即用即体

道有体用焉其用可见而其体难明其体可明而其用难尽故君子致知力行必交勉也

复以自知所谓独也不远复所谓慎独也

朱子曰必因其已发而遂明之省察之法也吾则曰必因其未发而遂明之体认之法也其体明其用益明矣

真知天命可畏是真慎独

龟山曰天理即所谓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语最尽

式和民则顺帝之则有物有则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所为圣贤传心之学在此

其实无一事不惹事

因物付物者万变皆在人其实无一事也此程门心法之要

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因物付物之谓也

有物有则之谓在物为理因物付物之谓处物为义

儒者之学只天理二字最微可以自诣而难于名言明道津津言之伊川晦翁皆体到至处

穷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为性天之所以为命也在易则为中正圣人卦卦拈出示人此处有毫牦之差便不是性学

门人厚葬何以为不可使门人为臣何以为欺天只此二事可体认天理春秋一书无一事不是此理也

天理既明如权衡设而不可欺以轻重如度量设而不可欺以长短合此则是不合此则非以此好恶以此用舍以此刑赏

易简而理得矣中庸其至矣乎圣人示人竭尽无余天理于此而见

朱子曰天地闲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容毫发意思安排不容毫发意见夹杂自然先圣后圣若合符节此究竟处也所谓天理者如此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问知觉之心与义理之心何如朱子曰纔知觉义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见了又曰提醒处便是天理更别无天理繇此观之人心明即是天理不可骑驴觅驴

见衰冕与瞽者何以必作必趋见负版者何必以式入公门何以鞠躬割不正席不正何以不食不坐有安排乎则非圣人无安排乎岂非无隐乎尔

择善择其天然不己者而已固执执其人为不多者而已

朱子谓孟子道性善是第一义若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学者信关最难过此关不过虽知可欲之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离欲生无处见性而孟子所谓性与告子所谓性所争只在几希故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理欲之界截然各别不可有一毫之混圣凡之体浑然无二不可有一毫之岐

不诚无物参前倚衡立卓诚后自然如此

既得后须放开盖性体广大有得者自能放开不然还只是守不是得盖非有意放开也

道性善者以无声无臭为善之体阳明以无善无恶为心之体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为意也故曰有善有恶者意之动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恶以善为善事恶为恶事也以善为意以善为事者不可曰明善

性可默识不可言求何者性无形体安得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谓性末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一书只说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传此二字非子思不能传此一书

有云不睹不闻之时者矣有云不睹不闻之体者矣云体者无时而不在体实时也云时者无时而不在体时即体也戒谨恐惧实时即体也为物不二者也

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万古于此明中于此明性于此明道朱子谓子思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信哉

龟山门下相传静坐中观喜怒哀乐未发前作何气象是静中见性之法要知观者即是未发者也观不是思思则发矣此为初学者引而至之之善诱也

圣人之所以谓庸昏性命也常人不着不察之伦物庸而非中矣故庸而非圣人之庸圣人之所以谓中皆日用也二氏不伦不物之明察中而非庸矣故中而非圣人之中

明道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闲停停当当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则不是又曰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来也静则直内动则因物此心常复于未发而然不动矣此谓复性

佛氏最忌分别是非如何纪纲得世界纪纲世界只是非两字圣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我不与也此所以开物成务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天体物而不可遗诗所谓上帝临女出王游衍实体如是虽不戒谨恐惧不可得也

费隐二字奇哉形形色色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故圣人只于彝伦日用尽道其间绝无声臭之可即人以为卑近无奇而不知皆至诚之微妙显之微者人不知也故举鬼神微之显者形之费者显也微者隐也微之显所谓费之隐也

明自诚而发见者性之本体也诚自明而悟入者教之工夫也中庸专明性教二字本体即工夫者中庸而已圣人于干之九二言之工夫即本体者敬义而已圣人于坤之六二言之

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机流行所谓易也

终日干干与时偕行只一时字便见继之者善

天地之化息息而易故万古不易谓有不易之易变易之易是二之也

大易教人息息造命臣弑其君君子弑其父其所由来者渐也既已来矣宁可逃乎辨之于蚤如地中无此种子殃从何来

六十四卦大象皆曰以圣人浑身是易也以此洗心以此斋戒原来非此不为洗心不为斋戒

先儒谓天地间原有一部易开眼便见圣人不过即其所见者摹写之耳信然哉天尊地卑章易已昭昭于吾前矣

继之者善是万物资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特为善之长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贞而元继之者皆此善也

利贞者性情也成这物方有这性故至利贞始言性情

贞之义大矣哉四时以贞为冬四德以贞为智隆冬之时万象寂然无朕大智之人一点伎俩不形中庸尚綱大易藏密入德于此成德于此谢上蔡去一矜字而曰子细简点病痛尽在这里至哉言矣

罗整庵曰圣人所谓太极乃据易而言之盖就实体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悬空说此语最精切

大哉干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此所谓至善朱子谓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最尽

大人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时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人心止于至善便如此易言天地即是言圣人言圣人即是言人心道无天人凡圣也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一语便可见易

此体不可形状孟子名之曰浩然之气即易体也

明道又曰安有识得易后不知退藏于密密是用之源圣人之妙处又曰形而上者乃密也发密义无蕴矣

易心体也无思无为人以妄思妄为失之故夫思也者思其无思者也为也者为其无为者也思则得之之谓思其无思行所无事之谓为其无为

言行最不可欺家人故家人曰言有物行有恒

随之六二曰弗兼与故里克之中立邓析之两可鲜不为邪

伊川先生说游魂为变曰既是变则存者亡坚者腐更无物也此殆不然只说得形质耳游魂如何灭得但其变化不可测识也圣人即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义士何曾亡灭避佛氏之说而谓贤愚善恶同归于尽非所以教也况幽明之事昭昭于耳目者终不可掩乎张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

自感自应非有别物

天地间感应二者循环无端所云定数莫逃者皆应也君子尽道其间者皆感也应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圣人祈天永命皆造命也我繇命造命繇我造但知委顺而不知尽道非知命者也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者人自受形以后天地之性已为气质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复有气质之性也善反之则气质之性即为天地之性非气质之性之外复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则不是

曾子当启手足时一个身子完完全全干干净净如精金百炼如白璧无瑕此时方了得修身为本四字

良知即明德也须止于至善故致知在格物曾子易箒而卒便显出个曾子阳明至安南而卒便显出个阳明曾子曰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此曾子所以为曾子也阳明曰此心光明更复何言此阳明所以为阳明也

人想到死去一物无有万念自然撇脱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无有万念自无系累也

每至夕阳简点一日所为若不切实锻炼身心便虚度一日流光如驶良可惊惧所以要惜分阴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据吾灵府庶几日就月将熙于光明

绝四是克己

克己复礼便超凡入圣

圣贤所欲止是一仁更无别物

所谓博学者随时随处只学此一事志专在此故云笃志问专在此故云切问思专在此故云近思只是求仁故曰仁在其中

山木不幸当大国之郊人生不幸处适意之境逐物则忧反躬常乐

安莫安于知足危莫危于多言贵莫贵于不求贱莫贱于多欲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来不为所累其权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矜细行最得力

话不可骋快说事不可骋快作

滋味入口经三寸舌间耳自喉以下珍羞麤粝同于冥然柰何以三寸之爽轻戕物命乎岂惟口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须臾之守垂芳百世有以须臾之纵遗臭万年亦可思矣

见人一善忘其百非此待人之法也终身行善一言败之此持己之戒也

圣人见得事事无能是躬自厚处见得人人有善是薄责于人处

乡原曰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强力人也推仆了君子曰我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便是醉梦人也唤醒了

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定见也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定守也学圣人之学而不办此如筑室者无基堂构安施乎种树者无根灌溉安施乎

讲学者讲其所行者也不行则是讲而已矣非学也

子弟若识名节之堤防诗书之滋味稼穡之艰难便足为贤子弟矣

正公言才有善不善恐非定论性既善才岂有不善迷于性则不善复于性则善如反掌然能反者乃才也

念庵曰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证圣人之精微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严君子之戒惧此语透尽讲良知者末流之弊

一日克己复礼无我也佛氏曰悬崖撒手近儒亦曰■〈才弃〉皆似之而实非何者以非圣人所谓复礼头亦无分毫挂带此是欲率天下入于无忌惮其流之弊弑父弑君无所不至

不识本体而操持念头以为居敬解释经书以为穷理是养稊稗者也既识本体但保任一灵不知精义复礼者是五谷不熟者也

言赤子之知能百姓之日用是矣试看乡党一篇圣人动容周旋中礼赤子能之乎百姓能之乎故圣学要在礼义

君子一点畏心至王安石灭尽一点耻心至冯道灭尽后世小人无忌惮有此两天下事败于邪见之小人无见之庸人偏见之君子

事之不可救药者在小人不自知其为小人守认君子为小人其始也失于上无教化其终也失于上无用舍

君子必有所短小人必有所长君子难亲小人易比故世人于君子惟见其短于小人惟见其长无怪乎好恶乖方用舍倒置

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大本末世不但不明学且欲禁学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

政事本于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无政财用本于政事舍政事而言财者必无财足民方救得国之不足有若盍彻乎正言足用之道有若要在源头上做来哀公要在末流上补救实末上如何补救得

有问钱绪山曰阳明先生择才始终得其用何术而能然绪山曰吾师用人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无成功愚谓此言是用才之诀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术人不患无才识进财才进不患无量见大则量大皆得之于学也

明道先生之言句句是真悟此方是真修晦庵先生之言句句是真修此方是真悟文公圣贤而豪杰者也故虽以豪杰之气槩终是圣贤真色文成豪杰而圣贤者也故虽以圣贤学问终是豪杰真色

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禅书透识得禅弊真

朱子传注六经折衷羣言是天生斯人以为万世即天之生圣贤可以知天命矣

高子遗书卷一 【终】

邑后学龚履纯校字

●高子遗书卷二

札记四十六则

○札记 【四十六则】

有一事当前必曰如之何如之何思之思之自有至当处谦于吾心同乎人心者此便是至善

不存心不可知性不知性不能存心

心无出入所持者志也

收拾全副精神只在一处

道无声臭体道者言行而已

孝弟二字终日味之不可穷终身行之不可尽下学上达在此

人心纔觉便在腔子里不可着意

晦庵先生曰瞬息不存便是邪妄伊川先生曰存无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长参观二语可以见有事勿正之义

卢玉溪曰圣贤千言万语论道只在遏人欲以存天理论治只在进君子而退小人
仁与智藏诸用礼与义显诸仁

程子曰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朱子问门人曰腔子外是何物要思得之

吾尝出入于佛老而知总不如一敬字

有愤便有乐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无愤无乐只是悠悠

程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后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此为复性

心与理一而已矣善学者一之不善学者二之识义理而心体未彻者入于见解见
心体而义理未彻者入于气机

或疑程朱致知为闻见之知不知穷至物理理者天理也天理非良知而何或疑文
成格物为元虚之物不知各得其正正者物则也物则非天理而何落于闻见堕于元虚
者其流弊也然而立教之本有虚实之辨焉物理实则知亦实从义理一脉去故曰择善
固执而好善恶恶之意诚知体虚则物亦虚从灵觉一脉去故曰无善无恶而好善恶恶
之诚替矣毫耗千里盖繇于此

王文成曰吾良知二字从万死一生得来其致知之工何如乎其所经历体验处皆
穷至物理处也身繇程朱之途口驳末学之弊犹之可也学文成者口袭其到家之语身
不繇其经历之途良知从何得来

显言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之本也微言知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之本也

夭寿不二二此念也造次必于是此念也颠沛必于是此念也

终日干干与时偕行只一时字本体工夫具在洋洋乎发育峻极者此也优优乎三
千三百者此也

知时则知几故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

道之不可须臾离也莫见莫显也中和也皆悟法也戒谨恐惧也慎独也致中和也
皆修法也

天然一念现前能为万变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致一则密

不至于密安得吉凶与民同患而神以知来智以藏往乎

主一二字最尽一者本体主者工夫

杨龟山先生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
吾之知思蘄于意诚心正远矣此门格物的传也

至静中凡平日行不谦心者一一显现故主静要在慎独

天下至奇特总是至平常圣人神化不过百姓日用然非千穷万究不能信得道理
只是如此

恶念易除杂念难除恶念尽是诚意杂念尽是正心

邵子言一动一静天地之至妙此言易也一动一静之间者天地人之至妙此言太
极也

亥子中间即一动一静之间

当下即是此默识要法也然安知其当下果何如朱子曰提醒处即是天理更别无天理此方是真当下

择乎中庸得一善者复于未发也少加毫末便复失之拳拳服膺弗失者于未发也

中庸言道不可须臾离顾泾阳先生曰此不可离是人真念头上一点过不去的所在此心与道合则安与道离则不安试想此念头于何而来便识得本体矣余谓此一点过不去的有两样查考若于事上背理而不安则应用有时于须臾之义尚疏若在心上违仁而不安则体道无间于须臾之义方密

道者率性之谓天下岂有须臾离性之人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元公纯公之于易也深乎独得其至微以洗心藏密矣康节之妙于象数正公之发明义理文公之归本卜筮皆卓绝汉儒孰得而夺诸

易之本体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惧字

夫子去鲁十有四年与二三子栖迟容与其进德修业有不可知之妙所以赞易大旅之时义

持志之象如猫捕鼠如鸡抱卵

敬者心之贞也贞则元矣故求仁莫如敬

程子谓栽培生意在六经先得根本然后可言栽培根本自六经得之生意亦自六经培之所谓好古敏以求之者与

朱子一派有本体不彻者多是缺主敬之功陆子一派有工夫不密者多是缺穷理之学

穷至无妄处方是理

心复于性则无饥渴之害

元亨利贞皆善也元而亨而利而贞贞而复元故曰继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长天地一阖一辟吾人一呼一吸继继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曰生生之谓易孟子道性善而必称尧舜者何也性无象善无象称尧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云尔此须在思虑未起时认取思虑未起时便是此件刚健中正纯粹精求与尧舜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动念便差动步便差求与尧舜一毫对同者不可得也繇其同故人皆可为繇其不同故不可不为何以为之曰尧舜所不为者断不可为所以为尧舜也

高子遗书卷二 【终】

邑后学陶黼升校字

●高子遗书卷三

经解类

辨类

赞

◆经解类

古本大学题词

大学首章约义

大学首章广义

附录先儒复大学古本及论格致未尝缺传

附录洵词

困学记

山居课程

复七规

静坐说

示学者

读书法示揭阳诸友

格言

好学说

为善说

知天说

身心说

洗心说

中说

未发说

心性说

气心性说

理义说

气质说

寅直说

爱敬说

好恶说

乾坤说

干象说

干象释

大象

三勿居说

夕可说

辅仁说

观两先生所参春游记请益

○古本大学题词

谓大学有错简者疑诚意章引淇澳而下也谓大学有缺传者疑首章此谓知本二语也夫此谓知本必从修身为本明矣有修身为本之揭则有此谓知本之结有此谓知至之结则知其为格物致知之释文理不辨而明也独诚意章引淇澳而下则曲解不可得而通明道先生之易古本以此也伊川先生再易之晦庵先生三易之未定也以三先生之信古而卒不能信于斯简以天下后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则心之同然者不可强也愚盖往来胷中结疑不化有年矣一日读崔后渠先生集有曰大学当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诚意章前格物致知之义明矣乃始沛然如江河之决不觉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以决之吾决之于此谓知本此谓知至之二语也此二语者以为不释格致则自天子以下两条亦属无谓以为果释格致则自天子以下两人似未明备固知其旁引曲畅有如淇澳诸条所云也此诸条也以为不释知本则不宜结以知本以为果释知本则不宜别附他章固知其前后起结必随于此谓知至之后也夫以三先生不能定敢谓定于今日乎然而天下万世之心目固有渐推而愈明论久而后定自三先生表章大学之后越三百年而崔先生之说益近自然故敢申明之以俟后之君子观夫同然之心果何如也若夫割裂推移人人自为大学则何所抵极之有嗟乎圣人之学未有不本诸身者六经无二义也大学之道知止而已知止之道知本而已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盖沛然无疑于日用非独以残编之似缺而复完已也

○大学首章约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明吾之明德也】 在亲民 【明民之明德也】 在止于至善 【明德之极处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申言止之为要】 物有本末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教以知止之法】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此谓知所先后】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物有本末本在此也】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学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非物格知至者乌能知之】 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本在此止在此也】 诗云瞻彼淇澳蓁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谄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谄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民之不能忘本于盛德至善可以知本矣】 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此】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明者自明也知本也】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

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新者自新也知本也】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缙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入而不知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止者随身所在而止于至善也知本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以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以修身为本非物格知至者孰能知之】

○大学首章广义

或问曰大学并列三纲而第重知止何也曰三纲非三事一明明德而已明明德者明吾之明德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也止至善者明德之极至处也然不知止德不可得而明民不可得而新何者善即天理至善即天理之至精至粹无纤芥夹杂处也不见天理之至便有人欲之混明德新民总无是处故要在知止也

曰物有本末一节何谓也曰此正教人知止之法也人心所以不止只缘不知本千驰万骛无所归宿大学当下便判本末始终下文详数事物使人先于格物而知本也

曰何谓本末明其非二物也譬之于木有本末而已何谓终始曰欲图其终必慎其始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此终事也而必始于修身有到头事必寻起头处也

曰大学平分八目而归本修身何也曰无身则无心意知物无身则无国家天下而身其管括也格致诚正为身而设齐治平自身而推故八目只是一本

曰何谓格物曰程朱之言至矣所谓穷至事物之理者穷究到极处即本之所在也即至善之所在也曰若是则于古本无悖与曰无悖也天下之理未有不本诸身者但格物不到物之至处不知物之本处故修身为本是一句眼前极平常话却不是物理十分透彻者信不过格物是直穷到底断知天下之物无有本乱而末治者无有薄其身反能厚于国家天下者知到本处便是知到至处故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曰淇澳以下何谓也曰皆释知本也本末不过明新故释知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也淇澳之诗是合言明新止以释知本见民之不忘本于盛德至善也烈文之诗又申言民之所以不能忘者如此康诰以下是分言明新止以释知本见明者自明新者自新止者自止全不向末上起一念也至于使民无讼而知本之义益了然矣曰大学无经传乎曰大学一篇本六段文字每段必杂引经传以咏叹而推明之使章内之旨快然无遗而言外之旨悠然无尽此篇法也首段三纲八目之下即释格致而格物即在格知本末本末即是明德新民知本即是知至知至即是知止原与三纲通为一义故通为一段其之即释诚意以下初无传经之别也

曰诚意以下必以所谓发端以此谓结之释格致不然何也曰物有本末则修身为本之发端此谓知本则修身为本之结语历引诗书再以此谓知本结之文理本自显然且正心以下俱双关释如释正心必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至诚意则单提释不曰所谓正心在诚意原无定文至格致则总括释不曰所谓诚意在致知者以知本括始括终诚

正修齐治平无不贯也

曰释格物而不见格物字何也曰格物即致知也书不云乎格知天命格即知也格训至致训推极格即致也大学格物即是致知故释知至不必释物格大学知至即是知本故释知本不必释知至也

曰知本之为知至是矣知至之为知止何也曰大学修身为本之本即中庸天下大本之本无二本也故修字不是轻易说是格致诚正着实处本字不是轻易说是心意知物着实处本在此止在此矣明德者此新民者此至善者此无二物也

曰阳明先生之复古本是矣其说果与古本合邪曰王先生之致良知则明明德之谓也然以明明德言则格致诚正皆其工夫故纲正而目备今以目作纲而于明明德则曰明德必在于亲民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夫齐治平非亲民乎格致诚正非明明德乎大学明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自明其明德矣初不以亲民为明德也至于说格物曰极力致其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间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又曰为善去恶是格物夫事物各得其正乃物格而非格物也为善去恶乃诚意而非格物也又以诚意为主意格致为工夫大学固以三纲为主意八目为功夫矣诚举王先生古本序一绎之其于文义合邪否邪

曰朱子自言某一生只看得大学透见得前贤所未到子之愿学朱子笃矣于大学反异其指何邪曰朱子格物规模极大条理极密无所不有知本之义已在其中所争者此谓知本二语本相黏而离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听讼为衍文尔若实做朱子格物工夫自与知本无二实做知本工夫自与朱子格物无二非今日之古本与朱子无异指乃朱子格物原与古本无二指也

曰李见罗先生之揭知本何若曰阳明先生复大学古本而于知本之义未之及也李先生彻悟知本而于知至之义未之及也其曰止为主意修为工夫格致诚正不过就其缺漏处检点提撕云尔似乎知本知至相黏处却看轻格物也大学以知本为知至正以物格而知本此开关启钥最先下手处故曰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明新言则明德为先就明德言则格物为先此处蹉过必无入门此处受病必有异证虞整之精一孔门之博约千圣传心一脉递授大学之本文自明也

○附录先儒复大学古本及论格致未尝缺传

方氏希古题大学篆书正文后曰大学致知格物传之阙朱子虽尝补之读者犹以不见古全书为憾董文靖公槐叶丞相梦鼎王文宪公柏皆谓传未尝缺特编简错乱而考定者失其序遂归经文知止以下至则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听讼吾犹人也之右为传第四章以释致知格物车先生清臣尝为书以辨其说之可信太史金华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补第四章章句而未果浦阳郑君济仲辨受学太史公预闻其说而雅善篆书某因请以更定次序书之将刻以示后世旧说以听讼释本末律以前后之例为不类合为一章而观之与孟子尧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发明其为致知格物之传何惑焉

蔡氏虚斋曰窃谓董叶诸公所定亦未安看来当先以物有本末一条续以知止一条续以听讼一条终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如此则繇粗以及精先自治而后治人亦古人为学次第也

王氏阳明疑朱子大学非是遂断以戴记本为孔门古本而曰大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

湛氏甘泉谓大学古本自天子至于庶人两条后有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盖以修身申格物见格物乃以身至之义而非闻见之知也

魏氏庄渠谓大学格物传虽亡而实不亡知本云者正教学者第一步工夫优入圣域发足在兹

王氏心斋谓大学是经世完书吃紧处只在止至善格物却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数句是释格物致知之义

蒋氏道林谓大学之道必先知止而其功则始于格物格物也者格知身家国天下之浑乎一物也格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也格知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

罗氏念庵谓莫非物也而身为本莫非事也而修身为始知所先后而后所止不疑吾与天下感动交涉通为一体而无有乎间隔则物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

罗氏近溪谓大学原是一章书

李氏见罗谓大学一经论主意只是教人止于至善论工夫只是修身为本淇澳烈文二条皆明知本义也教人以知止之法也听讼一条正释知本义也示人以止之归宿也故次止于信下

顾氏泾阳谓大学原不分经传董蔡诸君子表章格物传最为有见但自天子以下二条正发物有本末之义不合遗却知止一条明系止至善又不合混入

愚按大学自程朱考订而后百有余年先儒絀绎所及亦既知古本之为是矣亦既知经传之不分矣亦既知知本之释格致矣顾仍原本则费解说正错简则涉安排仍原本者不知淇澳诸条附诚意之后文义截然强之而不可合也正错简者不知淇澳诸条移知本之前旨趣跃然味之不可穷也两简互易残经遂完千古尘埋一朝光复崔先生之见及此天启之矣

○附录洵词

崔氏后渠 【名铎】 曰大学其作圣之的乎莫先于本末之知莫急于诚欺之辨是故知本之当先故推乎天下者必原于格物知末之当后故充格物者斯极于平天下约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诰诸文征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体全矣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诚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义涣然矣实乎此者诚也岐乎此者欺也

愚按崔氏所云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诚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义涣然矣此不

易之说也其它释义似未自然越一年又见高氏中元问辨录所正大学古本与崔氏同其释义更直截明快千古人心同然于是乎在说烦

○困学记

吾年二十有五闻令公李元冲【名复阳】与顾泾阳先生讲学始志于学以为圣人所以为圣人者必有做处未知其方看大学或问见朱子说入道之要莫如敬故专用力于肃恭收敛持心方寸间但觉气郁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无可奈何久之忽思程子谓心要在腔子里不知腔子何所指果在方寸间否邪觅注释不得忽于小学中见其解曰腔子犹言身子耳大喜以为心不端在方寸浑身是心也顿自轻松快活适江右罗止庵【名懋忠】来讲李见罗修身为本之学正合于余所持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时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得言动无谬己丑第后益觉此意津津忧中读礼读易壬辰谒选平生耻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于道未有所见但依吾独知而行是非好恶无所为而发者天启之矣验之颇近于此略见本心妄自担负期于见义必为冬至朝天宫习仪僧房静坐自觉本体忽思闲邪存诚句觉得当下无邪浑然是诚更不须觅诚一时快然如脱缠缚癸巳以言事谪官颇不为念归尝世态便多动心甲午秋赴揭阳自省胷中理欲交战殊不宁帖在武林与陆古樵【名粹明广东新会人潜心白沙先生主静之学】吴子往【名志远】谈论数日一日古樵忽问曰本体何如余言下茫然虽荅曰无声无臭实出口耳非由真见将过江头是夜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劝酬为最适意时然余忽忽不乐如有所束勉自鼓兴而神不偕来夜阑别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风景如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穷自根究乃知于道全未有见身心总无受用遂大发愤曰此行不彻此事此生真负此身矣明日于舟中厚设蓐席严立规程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静坐中不帖处只将程朱所示法门参求于凡诚敬主静观喜怒哀乐未发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极而睡睡觉复坐于前诸法反复更互心气清澄时便有塞乎天地气象第不能常在路二月幸无人事而山水清美主仆相依寂寂静静晚间命酒数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涧时坐盘石溪声鸟韵茂树修篁种种悦心而心不着境过汀州陆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楼前对山后临涧登楼甚乐手持二程书偶见明道先生曰百官万务兵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猛省曰原来如此实无一事也一念缠绵斩然遂绝忽如百斤担子顿尔落地又如电光一闪透体通明遂与大化融合无际更无天人内外之隔至此见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区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总无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学者张皇说悟此时只看作平常自知从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阳归取释老二家参之释氏与圣人所争毫发其精微处吾儒具有之总不出无极二字弊病处先儒具言之总不出无理二字观二氏而益知圣道之尊若无圣人之道便无生民之类即二氏亦饮食衣被其中而不觉也戊戌作水居为静坐读书计然自丙申后数年丧本生父母徙居婚嫁岁无宁息只于动中练习但觉气质难变甲辰顾泾阳先生始作东林精舍大得

朋友讲习之功徐而验之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病痛不同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便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自幼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浹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资即有豁然之见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济焉所幸呈露面目以来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实信孟子性善之旨此性无古无今无圣无几天地人只是一个惟最上根洁清无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学力稍隔一尘顿遥万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药也丁未方实信程子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之旨谓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鸢飞鱼跃谁则使之勿忘勿助犹为学者戒勉若真机流行弥漫布濩亘古亘今间不容息子何而忘于何而助所以必有事者如植谷然根苗花实虽其自然变化而栽培灌溉全在勉强问学苟漫说自然都无一事即不成变化亦无自然矣辛亥方实信大学知本之旨具别刻中壬子方实信中庸之旨此道绝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理阳明名之曰良知总不若中庸二字为尽中者停停当当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当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体如是工夫如是天地圣人不能究竟况于吾人岂有涯际勤物敦伦谨言敏行兢兢业业毙而后已云煥困而学之年积月累厥惟艰哉而不足以当智者一笑也同病相怜或有取焉 【甲寅孟秋记】

○山居课程

五鼓拥衾起坐叩齿凝神澹然自摄天甫明小憩即起盥漱毕活火焚香默坐玩易晨食后徐行百步课儿童灌花木即入室静意读书午食后散步舒啸觉有昏气瞑目少憩啜茗焚香令意思爽畅然后读书至日昃而止趺坐尽线香一炷落日衔山出望云物课园丁执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篝镫随意涉猎兴尽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乃寝

○复七规

复七者取大易七日来复之义也凡应物稍疲即当静定七日以济之所以休养气体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匮者也先一日放意缓形欲睡即睡务令畅悦昏倦刷濯然后入宝炷香趺坐凡静坐之法唤醒此心卓然常明志无所适而已志无所适精神自然凝复不待安排勿着方所勿思效验初入静者不知摄持之法惟体帖圣贤切要之言自有入处静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后尤宜警策勿令懒散饭后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浊卧不得解衣欲睡则卧乍醒即起至七日则精神充溢诸疾不作矣食芹而美敢告同志

龙正谨按万法归一一归何处此千古神奇语亦千古疑难事若平平看破只须曰原非有一一复何归哑然而一笑耳禅家参话头千蹊万径不出此类彼原谓以妄息妄但知参之者为妄用不知所参者原属妄设也终日终年参无理之话真是劳而无功故程子谓天下莫忙如禅客先生反其意而用之使人且于静中体帖圣贤切要之言可谓开百世之羣蒙矣大抵释氏立静坐一法与孟夫子平旦之气一段话头意思尽觉相近

吾儒不废其所长往往用以入门程子叹善学阳明补小学皆借用先生体帖要言是反用

○静坐说

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静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即性体也以其清静不容一物故谓之平常画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静以上如此喜怒哀乐未发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须在人各各自体帖由方是自得静中妄念强除不得真体既显妄念自息昏气亦强除不得妄念既净昏气自清只体认本性原本本色还他湛然而已大抵着一毫意不得着一毫见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静而动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动去静时与动时一色动时与静时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个平常也故曰无动无静学者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动无静之体云尔静中得力方是动中真得力动中得力方是静中真得力所谓敬者此也所谓也者此也所谓诚者此也是复性之道也

书静坐说后

?书静坐说后

万历癸丑秋静坐武林弢光山中作静坐说越二年观之说殆未备也夫静坐之法入门者藉以涵养初学者藉以入门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胶结何从而见平常之体乎平常则散漫去矣故必收敛身心以主于一一即平常之体也主则有意存焉此意亦非着意盖心中无事之谓一着意则非一也不着意而谓之意者但从衣冠瞻视闻整齐严肃则心自一渐久渐熟渐争常矣故主一者学之成始成终者也 【乙卯孟冬志】

○示学者

静中观喜怒哀乐未发时湛然太虚此即天也心性天总是一个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

凡人之所谓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系缚在念上故本体不现须一切放下令心与念离便可见性放下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与念离放退杂念只是一念所谓主一也习之久自当一旦豁然学者不识痛痒便谓自家已是了何不从静中体认已湛然虚否无昏无散否动中体察已斩然直否无将无迎否若犹未也岂可不大愧耻大发奋迅忍自瞞昧虚过一生乎

古人何故最重名节只为自家本色原来冰清玉洁着不得些子污秽纔些子污秽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来本色所谓道也今人却将道做一件物事安顿了自家以外一切不管反把本色真性弄得顽钝了不知这个道是甚么道

古人何故最重读书书是古人所经历欲后人享现成味者以之明疑者以之决怯者以之勇躁者以之和残者以之宽局者以之宏竟者以之恬贪者以之廉慢者以之庄伎者以之公惰者以之励正如跛者之杖盲者之相病者之药自姚江因俗学流弊看差了紫阳穷理立论偏重遂使学者谓读书是徇外少小精力虚抛闲过文士不穷探经史布衣只道听涂说空疏杜撰一无实学经济不本于经术实修不得其实据良可痛也

○读书法示揭阳诸友

圣贤之书不是教人专学作文字求取富贵乃是教天下万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书上做得一句所以书自书我自我都不相关都无意味学者读书须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来看如看大学便思如何为明德在自己身上体认明德如何模样我又如何明之如何能新民如何为至善我又如可止之都要在身上认得亲切若见未真行住坐卧放在心里思量又如日用之间圣人分明说入则孝便思量去尽孝道说出则弟便思量去尽悌道说言忠信便说话要忠信说行笃敬便行要笃敬但依那书上勉强做得一两句便渐渐我与书相交涉意味渐渐浹洽一面思索体认一面反躬实践这纔是读书今人终年看书不曾记得一句明年又重看到老亦只如此其实不曾有一句透彻一句受用若依此法去看只须看得一书其它便迎刃而解终身不忘更是人人做得个人品如今第一要紧的是这一个心乃万理统会万事根本今人终日营营间思妄想此心不知放在何处如此岂有与圣贤之书相入之理诸友若肯相信今日回去便埽一室闭门静坐看自己身心如何初间必是恍惚飘荡坐亦不定须要勉强坐定令浮气稍宁只收敛此心向腔子里来若柰何这浮思邪虑不下只向书中求圣贤所以事心之法孟子说求其放心存其心养其性操则存舍则亡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孔子又都不说心只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于此类者寻个入头若更不得再于性理中周程张朱所论存养处讨个方法便依法力行如此自然有所得只旬日之间便见功效果能存得这个心何书不可读可理不可明何事不可行至于文词不过写其胷中所自得若心定理明自然不符用力而能不待求其绩饰而工矣天下万事皆有个本源从其本而求之则虽难而实易从其枝叶而求之则虽易而实难义理无穷学问亦无穷惟恐志者不可药惟无疑者不可药此是言其读书入头处诸友若诚实用力则旬日之间便各有所疑学以能疑而进有疑而师友决之便沛然矣

○格言 【三月十五日】

朱文公先生曰惟心羸一事乃学者之通病横渠说颜子未至圣人犹是心羸一息不存即是羸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义精而操存涵养无须臾离无毫发间则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几矣哉

○好学说

尝思圣人自视无知无能下至不为酒困亦不自居其所自居者忠信好学而已千古以下想见圣人不过一个朴实头孳孳学问人也然不知其如何好学及观自言其为人忘食忘忧忘老圣人于学直是滋味如此然不知其所好何学及观若圣与仁章然后知圣人所学圣与仁而已一部论语其自为的不过圣与仁诲人的不过圣与仁人但见其日用常行随人问荅不知其皆圣与仁也故圣人须自说跋然则圣与仁与忠信是一是二曰此正见学之可好矣忠信只是人的真心此一点真心盖天盖地亘古亘今只看人学问何如若学之不已此一点真心愈广大愈肫切这便是仁学之不已此一点真心

愈微妙愈通明这便是圣此中境界无穷阶级无穷滋味无穷非实修实证者不知圣人所以愤而乐乐而不知老之至也圣人于干卦言之矣曰忠信所以进德修词立诚所以居业进德修业直上达天德不过这个忠信

○为善说

鸡鸣而起孳孳为善是吾人终身进德修业事也然为善必须明明善乃为行着习察何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静是也人生而静时胷中何曾有一物来其营营扰扰者皆有知识以后日添出来非其本然也既是添来今宜减去减之又减以至于减无可治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无一物时乃是仁义礼智也为善者乃是仁义礼智之事也明此之谓明善为此之谓为善明之以立其体为之以致其用感而遂通者原是寂然不动本无一物也以此复性以此尽性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知天说

人莫要于知天知天则知感应之必然今人所谓天以为苍苍在上者云尔不知九天而上九地而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内外皆天也然则吾动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动一不善念而天必知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报之善知其不善而报之不善也凡感应者如形影然一善感而善应随之一不善感而不善应随之自感自应也夫曰自感自应而何以谓之天何以谓天必知之也曰自感自应所以为天也所以为其物不贰也若曰有感之者又有应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不爽也然则人之为善乃自求福为不善乃自求祸故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知此则为善去恶之意必诚恶净而善纯人乃天矣

余观圣人之教最先格物格物者格至善而已至善者天而已一彻永彻一迷永迷此吾人圣狂界口生死关头

○身心说

明道程先生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心却不要好到得外面物事事好时自家身心蚤已不好了也所谓外物奉身者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饮食衣服器用玩好皆是欲一事好时费多少精神若事事要好自家全副精神都到那边去了终日营营扰扰一个身心弄得猥琐齷齪不觉醉生梦死过了一生岂不可哀若能移这精神归向学问探讨自性自命当知吾性自有尊爵吾性自有安宅吾性自有膏粱吾性自有文绣尽风光尽受用得此滋味回视一切外物直是性命斧斤身心寇贼不但有所鄙而不屑为抑亦有畏而不敢为耻而不忍为者矣

○洗心说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不作居食想针砭俗肠近泰山岩岩意象彼以富吾以仁彼以爵吾以义不作富贵想不怨天不尤人不作怨尤想用则行舍则藏不作用舍想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有甚动得我知之器器不知亦器器有甚苦得我非仁无为非礼无行有甚恐得我江汉濯之秋阳暴之有甚染得我鸢则于天鱼则于渊有甚局得我

既唤做个人须是两手顶天两脚拄地巍巍皜皜还他本来面目一洗世界万里无尘此之谓洗心

○中说

儒者须守十六字宗传以中为本人心人之心也有此人即有此心自知诱物化以来皆为五官四体之欲攻取万端危孰甚焉道心心之道也有此心即有此道虽根于仁义礼智之性而发于气拘物蔽之余乍明乍晦微孰甚焉精者精明不昏昧也一者纯一不散乱也惟此心精明纯一则允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而人心皆道心矣

○未发说

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即有知识念念迁革初无顷刻停息所谓未发者乃寂然之本体一日之间即万起万灭未尝不寂然也盖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未发者即在常发中更无未发时也后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发为心中者心之所以为体寂然不动者也性和者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二语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复以性体万古常发万古常不发以钟为喻谓未扣时原自惊天动地已扣时原自寂天寞地此与朱子初年之说相似而实不同盖朱子初年以人之情识逐念流转而无未发之时文成则以心之生机流行不息而无未发之时文成之说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谓未发指喜怒哀乐言夫人岂有终日喜怒哀乐者盖未发之时为多而喜怒哀乐可言未发不可言不发文成文成以先生为未来之益友所谓发而不发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岂有未发之时盖万古流行而太极本然之妙万古常寂也可言不发不可言未发中庸正指喜怒哀乐未发时为天命本体而天命本体则常发而未发者也情之发性之用也不可见性之体故见之于未发未发一语实圣门指示见性之诀静坐观未发气象又程门指示初学者摄情归性之诀而以为无发时者失其义矣

○心性说

心之与性谓之一则不可混谓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体不可言性者心之体也可言者仁义礼智耳仁义礼智之可言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耳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谓性与圣人不同者于用处见之曾有一禅者问余曰儒家言性与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岂有二邪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儒书请以二则质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禅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其尊师之意甚美夫子何以严词切贬曰行诈曰欺天禅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禅者不知所谓也圣人之学所以异于释氏者只一性字圣人言性所以异于释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条理也故曰天序天秩天命天讨此处差不得针芒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明道见得天理精故曰传镫录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临死须寻一尺布裹头而死必不肯削发胡服而终此与曾子易箦意同了此便知厚葬为臣二则此理在拈花一脉之上非穷理到至极处

不易言也

○气心性说

气也心也性也一也然而天下学术之岐则岐之于是老氏气也佛氏心也透禅理穷禅弊明道以来未见圣人之学乃所谓性学老氏之所谓心所谓性则气而已佛氏之所谓性则心而已非气心性有二其习异也习之而气则气习之而心则心习之而性则性矣性者何理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非人所为如五德五常之烦生民欲须臾离之不可得而二氏不知也外此以为气故气为老氏之气外此以为心故心为佛氏之心圣人气则养其道义之气心则存其仁义之心气亦性心亦性也或者以二氏言虚无遂讳言虚无非也虚之与实有之与无同义而异名至虚乃至实至无乃至有二氏之异非异于此也性形而上者也心与气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气极于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极于不可思不可议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异又非异于道器也其端绪之异天理而已异端之心始服儒者以佛氏外君亲然其教未尝不先忠孝吾独谓二氏足以乱教者夷善恶是非而曰平等仙却不然而恶分别彼固曰无分别心有分别性吾则曰有分别性亦无分别用天下是非善恶而已圣人因物付物处之各当而我无与焉所以经世宰物万物各得其所佛氏于蜎飞蠕动无不慈爱顾使天下善恶是非颠倒错乱举一世糜烂盍坏之不顾而曰清净无为也呜呼其亦不仁而已矣此所谓无理也或曰老氏长生其神长存儒者能乎真见为尔不关强合不顾人疑曰无极而太极之谓长生曰佛氏无生出离生死儒者能乎曰太极本无极之谓无生夫佛氏斥断常二见先儒谓人死则灭反堕其断见何也张子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理义说

伊川先生曰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此二语关涉不小了此即圣人艮止心法胡氏庐山辈以为心即理也舍心而求诸物遗内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呜呼天下岂有心外之物哉当其寂也心为在物之理义之藏于无朕也当其感也心为处物之义理之呈于各当也心为在物之理故万象森罗心皆与物为体心为处物之义故一灵变化物皆与心为用体用同源不可得而二也物显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无物于心无物于心而后能物物故君子不从心以为理但循物而为义不从心为理者公也循物为义者顺也故曰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故曰圣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己八元当举当举之理在八元当举而举之义也四凶当罪当罪之理在四凶当罪而罪之义也此之谓因物付物此之谓良背行庭内外两忘澄然无事也彼徒知昭昭灵灵者为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为无矩之心以应天下之物师心自用而已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气质说

性者学之原也知性善而后可言学知气质而后可言性故论性至程张而始定张子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天地间性有万殊者形而已矣以人物言之人形直而灵兽形横而蠢以人言之形清而灵形浊而蠢匪直外有五官之形且内有五藏之形故吴王濞

有反骨而高祖先知其反安禄山有反骨而张九龄先知其反王莽之鸱吻商臣之蠹目越椒熊虎之状伯石豺狼之声皆形也形异而气亦异气异而性亦异非性异也弗虚弗灵性弗着也夫子曰性相近也习染未深之时未始不可为善故曰相近然而质美者习于善易习于恶难质恶者习于恶易习于善难上智下愚则气质美恶之极有必不肯习于善必不肯习于恶者也故有形以后皆气质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学不复故曰学以变化气质为主或疑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不可分性为二者非也论性于成形之后犹论水于净垢器中道着性字只是此性道着水字只是此水岂有二邪或又疑性自性气质自气质不可混而一之者亦非也天地之道为物不二故性即是气气即成质恶人之性如垢器盛水清者已垢垢者亦水也明乎气质之性而后知天下有自幼不善者气质而非性也性善之说始定而变化气质之功始力所谓变化气质者正欲人知得性善虽恶人可斋戒沐浴事上帝云尔故曰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弗性气质之性则形色天性矣盖一明性善随他不好气质当下点铁成金

○寅直说（此说一出遂使寅直清与精一执中之训并昭日月）

虞廷十六字万古以为心学宗祖矣至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第谓秩宗交神明之道不知其为心学之要也夫人心所以不清由不直所以不直由不寅寅直者敬以直内之谓也寅在一元则人物开辟在一年则三阳交泰在一日则平旦清明万感未接一念未起湛然寂然此真敬也敬则直矣直则清矣一有作意即非寅非直非清故曰惟寅直惟清惟者惟此真体更无纤尘惟此真色更无纤染此人心所以合天德也有诀焉伊尹称汤味爽丕显味爽者寅也孟子亦曰平旦之气平旦者味爽也真心莫显于此于此悟入则作圣之基于此混过则负天之牖圣人言寅直微矣哉因为箴曰天地之先惟斯一气万有大生人为至贵人生于寅是谓厥初有如婴儿至静而虚其心之灵以气之直上际下蟠与天无极故惟寅直乃性真体其性来复其心则洗曰敬曰洗心曰操存曰至命皆身至而后言之是曰惟清纤尘无滓人配天地配者在此勿谓一日异于一元味爽之际气反其原敬以直之不加毫毛且昼勿梏谓之曰操日新又新存存成性性性不已以至于命

○爱敬说

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君子存心只是仁礼仁礼只是爱敬所以期至于法今传后之圣人斯二者而已矣斯二者何从来也从孩提来也孩提知爱稍长知敬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所以为良知良能是人之本心也圣人因之故曰因亲教爱因严教敬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所因者本也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天子以此得万国之欢心诸侯卿大夫士庶以此得一家之欢心是以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天下和平道如此其大也故曰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圣人所以治天下如运之掌者得其本也世人致祸之道其事非一不自反不知不历世亦不知而其大端皆由慢人恶人故心不和平灾害并至卒之亏体辱亲成大不

孝君子有终身之忧者忧不仁不礼不爱不敬也有终身之忧则无一朝之患矣

○好恶说

近见世局纷纭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因而推其故原来只在好恶两字不是这两字上差差在心上不是心上差差在仁不仁上世间那一个人是没好恶的但各人等第不同一等人便是一等人的好恶二等人便是二等人的好恶三等人便是三等人的好恶其等愈下其人愈多其好恶相同愈多彼见其同便以为公好公恶便自谓能好能恶不知圣人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若果如此世闲何仁者之多也若是猛然自省我还是仁者否仁至难言只把此篇圣人言仁处自家查对好恶处亦只反躬如久处约而无滥久处乐而无淫志仁无恶欲富贵而不处非道恶贫贱而不去非道终身不违仁好仁而无以尚恶不仁而不使加身诸如此类一一合否若是未合未可自谓仁者自谓能好恶也或曰两边好恶必有一边是的是的就是仁否曰也难说又有一勘法我这好恶还从吾君吾民上起念否又就好恶上一反还只在自家意见上异同躯壳上通碍交游上生熟起念否此亦勘得大槩要之肯回头查勘惟恐自陷于不仁只此念已向仁路上来不患其不能好恶矣又说个无所不反的心事若只鹵莽灭裂去无论不是的一边即是的一边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乾坤说

凡了悟者皆干也修持者皆坤也人从迷中忽觉其非此属干知一觉之后遵道而行此属坤干知坤成上通孔圣宗旨洛闽所未发能皆乾坤之倪而非其体乍悟复迷乍作复止未足据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极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辟方是干知知之既真故守之必力细行克矜小物克谨视听言动防如关津镇如山岳方是坤能无干知则无坤能无坤能亦无干知譬之于谷干者阳发生耳根苗花实皆坤也盖干知其始坤成其终无坤不成物也故学者了悟在片时修持在毕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嫌疑毁藩篱曰吾道甚大柰何为此拘拘者则有生无成苗不秀秀不实惜哉

○干象说

圣人之象干而言元亨利贞也继之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明言人道矣言利贞也终之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明言人道矣故朱子别之曰此为天道之元亨利贞此为圣人之元亨利贞易浑而言之今别而言之读者不能无疑然非别言天人圣人象文何以交错如是也盖积疑久之一日恍然曰有是哉圣人自释之矣曰干元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干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申言元亨利贞也曰大哉干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此申言大明首出以下语也六爻发挥六龙时乘非人乎天下平非万国宁乎统之曰大哉干乎皆干道也其以人道而为干道也明甚则其以干道而为人道也明甚所以交错其文者盖四德有终始之义故六爻有时成之位非御天者之云雨则元亨不能成

利贞之功而万国不宁皆干道也皆人道也圣人正恐人二之也吾于是沛然于钱启新先生象像之说而知其有功于易者大也象像之说曰为干为坤天地之象也上天下地则人之像也六十四卦其象卦也其像人也缺一非人像也夫圣人不云乎君子行近四德者故曰干元亨利贞明言干之为人也柔顺利贞君子攸行明言坤之为人也岂独圣人有之明言人人自有之也人人自有之而以归之天地归之圣人归之易书者何也

○干象释

万物资始元也品物流行亨也各正性命利也保合太和贞也此干道之大明终始也有四德之终始故有六位之时成有六龙之时乘故有四德之终始干元统天而首出庶物六龙御天而万国咸宁矣

○大象

易者象也干者天行之象也君子自强不息则干之像也以者非法其如此而如此之谓也六十四卦一易而已生道者一易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皆此也以此自强不息则谓之干以此厚德载物则谓之坤非此则更有何者而可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乎故易者象三才之为一像也

○三勿居说

客问高子曰何谓浩然之气高子曰性也曰性也安得谓之气曰养成之性也性者生理也如木焉惟有性故忽而根萎忽而干叶忽而花实也实则成性而复生或槁之或戕之则靡然萎矣人之于性也亦然养之畅茂条达则其气浩然塞乎天地而性乃成浩然者人之花而实者也今天下之于性人人能言之然自幼而壮而老不知性为何物何怪乎与年俱尽靡然为腐木朽木也乎哉养之何如曰直而已矣直之谓集义直之谓有事直之谓勿正勿忘勿助长也忠余邹子以三勿名其居而问说于龙谨以对客者对夫邹子之以是名居是有志于性者也是不忍于自槁而自戕者也夫然请自勿忘始勿忘而后知所谓有事所谓正助矣一针人穴人便好下手

○夕可说

潜江宜诸欧阳公既致其颖州兵使者而归奉朝命再辟坚卧不起乃得佳壤于豹湖之滨而穴之曰此予之所归也筑室焉颜曰夕可杜门体道于中使友人问夕可之说于某某曰噫嘻予未朝闻焉知夕可且予方有疑于周元公也其说太极而以死生之说终何邪死生之说在始终之故矣若何原若何反邪为之研味者累月一夕梦有儒衣冠者以为元公也前而叩焉公曰夫一动一静者天地之生死也一死一生者羣生之动静也此所谓易也恍然而寢于时明月在室万籁咸寂于乃整襟端居一灵炯然如月斯净众缘脱落如籁斯寂久之而笑曰此物何动何静何生何死邪噫嘻我知之矣死生道也譬之于沤起灭一水也寂然不动者也道不可说闻不可说说其为道者吾欲复其寂然者岂遗弃世事务一念不起之谓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万象森罗常理不易吾与之时寂而寂时感而感万感万寂而一也故万死万生而一也闻道者非耳也至于今而后悦

然知向所为道其为物乃如此也吾未之闻而且由焉朝于斯夕于斯必有至也至之日则吾闻之日闻之日则吾可之日也谨以质之于公以为可否

○辅仁说

夫子曰为仁由己而曾子曰以友辅仁何也仁人也仁也者与人为体者也人也者与仁为用者也胥天下之人而于仁之中也犹之胥天下之木而于春之中也春不可见而见之于木仁不可见而见之于人仁之于人无一膜之隔人之于仁若万里之阻何也各己其己也是故胥天下之谓仁执一人之谓己推己而人之则仁执人而已之则不仁故为仁者莫妙于己之间吾之所不得而知也相观相摩相习相熏忽不觉其执者化推者通而仁矣故曰辅仁辅仁者友也以者孰以之为仁由己也马铭鞠诸君知于文中求友友中求仁为作辅仁说

○观两先生所参春游记请益

若拈本体更无可说才涉言说尽属工夫观其会通其一非二邹先生意思多在本体上指点顾先生意思多在工夫上防闲邹先生多说放下顾先生多说操存要之真放下乃真操存真操存乃真放下若谓放下者非操存操存者不放下则触语生碍矣要知伊川先生心存诚敬乃真放下心存诚敬至于死生不动更有何物不放下邪若谓心存诚敬胷中有诚敬则拳拳服膺胷中有一善乎本体本无可拈圣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极有多方圣人为括一敬字重本体者欲埽念头并埽善敬字面重工夫者欲显实理并埽虚寂字面两者之偏唯小两者之害则殊又不可不察也若说本体了则立地便了若说工夫休则无时可休至于本体有不透工夫工夫有不透本体全在各人自痛自知如靠言语孤负两先生矣敢为两先生阐其大指并以请正

龙正谨按非千休无一念所休者妄想也以妄想对诚敬则惟放下而后为操存若欲放下其戒慎恐惧之念即东坡所云打破敬字矣因打破故曰敬敬又何打破之有则惟操存可以该放下古来遯逸高人固有放下世间一切而未知操存者两先生之说毕竟泾阳为密

◆辨类

阳明说辨四条

异端辨

与管东溟虞山精舍问答

○阳明说辨四条

阳明说辨一

君子于人之言也必有以得其人之心尽其人之说体之于吾身真见其非而后明吾之是以正之务可以建诸天地质诸鬼神以俟之后圣而后无愧其人若阳明之攻朱子也果为得朱子之心而有当于其说乎吾观其荅顾东桥之书曰朱子所谓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果在于吾之

心邪抑在于亲之身邪假果在于亲身而亲没之后吾心遂茶孝之理与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心是恻隐之理果在孺子之身与抑在吾心之良知与是可以见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果若斯言也朱子可谓天下之至愚叛圣以乱天下者也夫臣之事君以忠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欲为臣尽臣道法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君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夫不敬其君天下之大恶也苟不知舜之所以事君则已陷于天下之大恶而不自知焉则所以去其不如舜以就其如舜者当无不至也子之事亲而当孝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夫至于曾子之事亲而始曰可也不然犹为未能事其亲矣则所以去其不如曾子以求其如曾子者又当何如也此人伦之至天理之极止之则也此为格物而至于物则物理尽者也所谓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也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何心也仁也格物者知皆扩而充之达之于其所忍无不见吾不忍之真心焉一箪食一豆羹生死随之而行道不受嗟尔乞人不屑蹴尔此何心也义也格物者知皆扩而充之达于其所为无不见吾不为之真心焉此之谓格物而致知故其心之神明表里精融通达无间而更无一毫人欲之私得藏于隐微之地以为自欺之主故意之所发无不诚心之所存无不正也吾所闻于程朱格物致知之说大略如此也未闻其格孝于亲之身格忠于君之身格恻隐于孺子格不受不屑于行道乞人也以是而辟前人之说譬如以病眼见天而谓天之不明则眼病也于天何与是可百世以俟圣人乎

阳明说辨二

君子非立言之难言而不得罪于圣人之为难夫圣人之言顺性命之理而已后之求圣人之言者顺圣人之言而已阳明之说大学也吾惑之大学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阳明曰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后物格也□□□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归于正是格物在正□诚意意诚心正而后格物也整庵罗氏所谓左笼右罩以重为诚意正心之累顾氏所谓颠倒重复谓之阳明之大学可矣诗云无易由言天下大矣万世而下不尚有人也夫

阳明说辨三

凡人之言合者必二物也本离而合之之谓合本合则不容言合也天下之物有万而理则一无体用无显微无物我无内外一以贯之者也告子之义外不识性也故亦不识义而外之非求义于外也凡人之学谓之曰务外遗内谓之曰玩物丧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诸理也求诸理又岂有内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无性外之物无心外之理犹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则一也不能析之而为二岂待合之而始一也阳明亦曰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诚是也则柰何驳朱子曰以吾心求理于事物之中为析心与理为二也然则心自心理

自理物自物匪独析而二且参而三矣是阳明析而二之非朱子析而二之也阳明又曰若鄙人之致知格物是合心与理为一者也心与理本未尝不一非阳明能合而一之也犹之乎其论知行矣夫知行亦未尝不一而圣人不必以合一言也故有时对而言之则知及仁守是也有时互而言之则智愚贤不肖之过不及而道之不行不明是也有时对而互言之则知至至之知终终之是也有时偏而言之则夫子叹知德之鲜孟子重始条理之智传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是也有时分而言之则知及而不能守有不知而作者是也吾故曰圣人不必合一言之也而知行未尝不合惟其未尝不合故专言知而行在专言行而知亦在专格物致知也以其求端用力言之然岂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谓哉必欲以合一破先后之说也则大学之言先者八言后者八皆为不可通之说矣凡若此者总是琼森事也

阳明说辨四

阳明以朱子之致知也为闻见之知故其为宗旨也曰良知吾则以大学之致知本非不良之知非自阳明良之也朱子为闻见之知与否与前乎吾者知之后乎吾者知之吾则乌乎敢知虽然圣人之教不尔也夫子不曰多闻从善多见而识乎不曰多闻阙疑而慎言其余多见阙殆而慎行其余乎不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乎此为初学言之也知之次也夫圣人不任闻见不废闻见不任不废之间天下之至妙存焉舜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非闻见乎而闻见云乎哉

○异端辨

乙巳仲夏余游武林寓居西湖见彼中士人半从异教心窃忧之问其所从皆曰莲池问其教出所著书数种多抑儒扬释之语此僧原廩于学宫一旦叛入异教已为名教所不容而又操戈反攻不知圣人之教何负于彼庠序之养育何负于彼而身自叛之又欲胥天下而叛之如此之亟也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又有竭力专诋朱夫子者另为一书尚未得也

竹窗随笔内一条辨良知者曰

正言以为集内一条辨佛书多才人所作曰

又辨三教一家曰

又辨三教同说一字曰

?竹窗随笔内一条辨良知者曰 【云云】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孟子指出孩提爱敬是最初最真处以是为妄何所不妄仁义智礼乐其实只事亲从兄二者二者既妄五者皆伪人道尽灭矣几何而不胥为禽兽也真常寂照将焉用之

?正讹集内一条辨佛书多才人所作曰 【云云】

佛说多端约其大义只无声无臭四字足以蔽之圣人在人伦庶物中物还其则而我无与焉终日酬酢万变实无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穷汲汲皇皇那有闲工夫在深山浚

谷大家团鬮头共说无生话也谓孔孟为才人谓佛经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视孔孟甚矣吾以为孔孟道及处学佛者不能知其不肯道及处学佛者不能知其不屑道及处佛者不能知

?又辨三教一家曰 【云云】

自有开辟以来圣帝明王相继为治地平天成民安物阜不闻有所谓佛也不待有所谓佛也圣人之道不明不行而后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立于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乱真今之惑人也据于吾道之中以真非而灭是昔之为佛氏者尚援儒以重佛今之为儒者且轩佛以轻儒其始为三教之说以为与吾道列而为三幸矣其后为一家之说以为与吾道混而为一幸矣今且摈之为凡摈之为外而幼之而卑之而疏之然则天下孰肯舍圣人而甘为凡夫舍尊长而甘为卑小舍亲而就其疏也呜呼用彝变夏至此极矣斯言不出于夷狄而出于中国不出于释氏之徒而出于圣人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救之急故大声疾呼

?又辨三教同说一字曰 【云云】

此说鄙陋之极不必为剖吾且据其说佛者问之一者何邪以为有物邪无物邪以为有物则不识一以为无物既无物矣又有何物超乎一之外乎所见如此而徒为张大之说以诳惑后生罪可胜诛也邪

○与管东溟虞山精舍问荅

翁语次深薄宋儒余曰先生必有所见其灼然处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识余曰何谓曰性者大觉宋儒谓性即理也认做一件鹞突的黑影子余曰何以见之曰彼以知觉为心谓理乃心所包之物岂非包着一件不觉之物乎余曰理有何形因其心之发见知其有如是之条理故谓之理若谓以觉包理则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为外以格物之理为徇外矣翁曰此是公为宋儒分疏吾自二十岁时已见宋儒骨髓余曰不然是老先生有得后看宋儒故认得如此若攀龙者初时一无所见从程朱夫子讨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做并不见有如此痴学问也翁曰公近释正蒙且论太和何如曰张子谓虚空即气故指气以见虚犹易指阴阳以谓道也曰即此便不是谓气在虚空中则可岂可便以虚空为气余曰谓气在虚空中则是张子所谓以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虚是虚气是气虚与气不相资入者矣翁但曰总不是总不是余亦不敢与长者屡辩而止因思学问从入之途不同断无合并之理吾儒以秩序命讨自然之天理为理其自然之条理毫发差池不得处正是大觉彼徒以此心之精灵知觉为觉宜其认理为鹞突为黑影端绪迥然安可以口舌争也

◆赞

先师

颜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横渠先生

晦庵先生

○先师

颜之仰钻瞻忽曾之江汉秋阳思之敦化川流孟之金声玉振宰我谓贤于尧舜子贡有若谓自生民未有是皆智足知圣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天不可知圣不可知荡荡乎其孰能名之

○颜子

箪瓢陋巷是何曾次博文约礼是何修持不迁不贰是何力量是之谓不违仁识仁者当识颜子所以为仁

○曾子

一贯者子之悟道也大学者子之传道也絜矩又何不贯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为一物也物格而一以贯之矣

○子思

非仲尼则尧舜之道不传非子思则仲尼之道不传所传何道也中庸也非未发一语则中庸之道不传一语为千古知性之窍知此之谓知性复此之谓复性尽此之谓尽性

○孟子

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称尧舜是性善实证也试看不学良知不虑良能涂之人与尧舜有针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则人人宝藏千古沈埋

○濂溪先生

先生三代以后之圣人乎无辙迹可寻无声臭可即无极太极太极无极是之谓易妙于未画圣人洗心退藏于密以此

○明道先生

大学者圣学也中庸者圣心也匪由圣学宁识圣心发二书之秘教万世无穷者先生也渊乎微乎非先生学者不识天理为何物矣不识天理不识性为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极处是佛氏毫牦差处

○伊川先生

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先生之道通于天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先生之道备于一身释有普贤人知尊之儒有伊川人思议之碍其欲也人欲肆而防之者礼学如先生乃曰

克己复礼

○横渠先生

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舆以浩然名气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于四体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为知道不为见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称

○晦庵先生

删述六经者孔子也传注六经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孔子之学惟朱子为得其宗传之万世而无弊孔子集羣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圣人复起不易斯言

高子遗书卷三 【终】

邑后学邹仁溥校字

●高子遗书卷四

讲义

◆讲义

小引

六十而耳顺二节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章

富与贵章

我未见好仁章

一贯章

吾道一以贯之

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节

十室之邑节

人之生也直章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中庸之为德章

志于道章

自行束修以上三章

叶公问孔子章

二三子以我为隐章

仁远乎哉章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达巷党人章

绝四章

夫子圣者与二章
颜渊喟然叹章
子在川上章
衣敝缁袍章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章
回也其庶乎章
克己复礼章
仁者其言也切章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章
莫我知章
君子修己以敬章
知及之章
予欲无言章
仲尼焉学章
天命之谓性章
仁者人也
不动心章
孟子道性善章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章
天下之言性也章
伯夷目不视恶色章
性无善无不善章
乃若其情三节
富岁子弟多赖章
牛山之木章
虽存乎仁者节
仁人心也章
徐行后长节
尽其心者三章
万物皆备章
人不可以无耻章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士何事章

道则高矣美矣章

○小引

圣人之言多矣而曰欲无言明乎所言者皆言其无言者也而天下后世卒未免求圣人以言求圣人之言于圣人若与我不相涉者然此学之所以不可不讲也讲学者明乎圣人之言皆言吾之所以为吾也夫吾之所以为吾果何如哉知之一日而有余行之终身而不足者也知者不知乎此行者不行乎此人各以其所知所行者言焉其于圣人之言多覩面失之矣此学之所以不可不讲也吾郡旧未有讲学者顾泾阳先生倡之数十年来津津焉秉彝之在人心触之而动有火然泉达而不容已乎不佞幸从诸先生后不能无请益之言实不敢求圣人于言求圣人之言于圣人然所言者其所知所行也惧其覩面而失圣人之言聊举以就正有道求吾之所以为吾者 【乙卯秋日】

○六十而耳顺二节 【甲寅】

人生只有理欲二途自有知识以来起心动念俱是人欲了圣人之学全用逆法如何为逆法只从矩不从心所欲也立者立于上不惑者不惑于此步步顺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顺境故六十而耳顺矣七十而心顺矣由此观之圣凡之判只在顺逆二字凡人自幼与人欲日顺一日故与天理日逆一日圣人自幼与人欲日逆一日故与天理日顺一日天理者人所固有原是顺的人欲者人所本无原是逆的此一点机括只在学与不学学而知其固有故顺还他顺逆还他逆不学而不知其所固有故顺者反逆逆者反顺吾辈要学圣人耳顺从心有两句拙法曰逆耳之言必深察从心之事莫轻为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章 【丙辰】

今人将圣人说仁看作元微道理以为非圣贤不能与于此在自家身上是没要没紧的不知其为民生日用须臾不可离也人生有身必有所处不处约便处乐不仁之人约也处不得乐也处不得即使暂处断不可久长是此身无一处可着落也然观世人穷约的他也混过一生富贵的他自道受用一生何以见其不可处不可处者圣人见之彼不知也其不知处即不仁处也今看约者日在愁苦中过日而已乐者日在醉梦中过日而已其中心何曾有安稳处何曾有顺利处圣人谓不可处真不可处也然则可安可利者何物仁而已惟仁者能安之惟知者能利之论造诣安仁者大贤也大贤以下方是利仁者然仁是人的本心人能自识得本心随心应用何利如之随人自得何安如之纔见仁之为利便是知者纔见仁之为安便是仁者吾辈不可将圣贤到头处诱于不可及当从圣贤入头处信得人皆可为安仁利仁总在处约处乐上见不可处约不可处乐总在不安不利处见圣人不说穷达顺逆说个约乐二字自相对待约者收敛之义乐者发舒之义仁者处约愈收敛愈发舒仁者处乐愈发舒愈收敛约而乐不见不足在己乐而约推其有余及人便是本心之则便是仁不仁者愈约愈局更无过活处愈乐愈放更无收敛处然则圣人说仁果是悬虚道理否果是民生日用须臾可离者否

○富与贵章 【庚戌】

此章圣人就人情上点出天性来欲恶情也欲富贵恶贫贱人情之最切也然试看同是不以道道之一则不处一则不去何也以情言富贵好过贫贱难过以性言处非道之贫贱反好过处非道之富贵反难过只这一点过得过不得处便是仁只不瞞昧了这点过得过不得处便是不去仁便是君子所以成名由此观之名便是仁总是实心不是外面妆得门面的仁便是名总是实事不是里面弄得虚头的只此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二句圣人便把千古以来不好名而不修行好名而不根心的都破尽了说君子不去仁说到终食造次颠沛已到至密处何故却从富贵贫贱说来盖仁是人人具足的只被那世情俗见封蔽了不得出头今于富贵贫贱看得透了心下方得湛然无事方见仁的真体有这真本体方有真工夫所以君子终食也在这里造次颠沛也在这里实落做得主宰摇撼他不得此方是了生死学问若此处看不透自家身子浑在世情俗见里却把些清明景象慈爱念头平坦心肠元虚见解当做仁如何算得帐即终食之顷不知有几多起灭事变之来手忙脚乱如何支持得去他日夫子称夷齐求仁得仁便是不处非道富贵的样子称颜子不改其乐便是不去非道贫贱的样子孔门求仁是学问真血脉此章是求仁的真血脉

○我未见好仁章 【乙卯】

圣人论为仁此章至为严密人心只有好恶二者自有知觉以来无息不逐于外物都离根去了惟好仁恶不仁方始反情复性好仁恶不仁总是一个仁好之者保聚之也至无以尚之方无一念夹杂恶不仁者防闲之也至不使加身方无一息间断尚即是夹杂处即间断处间断处浑身已不仁了无加无尚是全体至极纯一不己境界故圣人未见然却人人可到何也好恶之力人人具足也此力用之于外物便有不足几见好富贵的都好得来恶贫贱的都恶得去可见有用力不得处若用于仁几见有好仁而好不来恶不仁而恶不去者可见无不足之力也一日用力是人生大翻身处将从前散漫精神一切收拾转向身来岂但无不足当日强日盛蹶蹶而不能已故圣人又为疑辞以决言其未见也吾辈今日只要穷究得无以尚之实理人生以来除了这个仁更有何物今各人胷中营营扰扰的子细推究何者不是虚妄即如此身究竟终非我有原其所始反其所终岂不是只有此仁更有何物可以尚之若一事不仁一息不仁自家性命实时丧失了由此观之天下之可好者孰有甚于仁可恶者孰有甚于不仁若实信得自不患不用力矣

○一贯章 【辛亥】

此章是圣门传心之要不可只将道理来解说过了如只解作一心贯万事人人能说却与各人身上总茶交涉须要究到圣人所以能贯处曾子所以能唯处所谓一不是只说一个心是说这个心到至一处譬之于金当其在矿时只可谓之矿不可谓之金故未一之心只可谓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谓之一一便四方上下往古来今一齐穿透何所

不贯曾子何以便拈出一个忠恕假如人自为谋是一样为人谋又是一样便是不忠不忠便不一了如何贯得去自待是一样待人又是一样便是不恕不恕便不一了如何贯得去曾子平日三省为人言不忠省不一也与朋友交不信省不一也传不习省不一也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处被夫子一点当下便贯了忠恕只是这个忠恕但悟前只唤做忠恕是下学人事悟后便是一贯是上达天德若不是平日实做忠恕如何当下唯得一贯观门人一时共闻茫然不知所谓可见矣曾子悟处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还认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只是如此别无余法此之谓豁然贯通此之谓冻解冰释吾辈今日这个心与孔曾当日的心是一个并无些子差池然圣凡相去直如天渊只争个一与不一耳若从今锻炼去到得一处便知夫子贯处曾子唯处

○吾道一以贯之 【庚申】

一贯二字乃夫子自言其道如此夫子所以自生民以来未有者正在于此自古圣人不及夫子者只是贯不去如孟子言清任和者是矣二氏所以畔于吾道者只是贯不去如程子言名为无不周徧实则外于伦理者是矣要知圣人一贯只看中庸自喜怒哀乐未发贯达德达道九经三重笃恭而天下平者是矣曾子与门人指出忠恕即中庸之理非有二也吾辈当在日用间实体帖如一念对不得上帝便是天人不一贯一事质不得鬼神便是幽明不一贯不可考三王俟百世便是古今不一贯如此自待不如此待人便是人我不一贯知摄其心矣不致谨于威仪言动知谨于行矣不能彻身心性命便是内外不一贯诸如此类不贯者总是合一圣人只在一处求故曰非多学而识

○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节 【庚申】

寻常见能自知过而悔且改者往往有之圣人何以曰未见又何以曰已矣乎作绝望之词盖缘粗看了圣人此语也此正是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盖见过于几不远而复者也讼者必有个对头若无对不成讼人果能见得天理精明方见得人欲细微一动于欲便碍于理如两造然遂内自讼一讼则天理常伸人欲消屈而过不形于外矣是默识默消何等力量颜子而下便难语此圣人所以重为已矣乎未见之叹与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语意同故曰见性斯能见过见过斯能复性若泛然知过能改者是过已形于事祇于悔者也岂可同日而语哉

○十室之邑节 【甲寅】

若论本性则人性皆善何以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论生质则圣人之质创古一见何以云十室之邑必有如某盖常人所以高视圣人者见得圣人聪明睿知绝世无比以为圣人是天生的决不可学不知圣人却看得这聪明睿知在各人用得如何桀纣之不善原未尝无绝人之资全算不得帐常人所以卑视自家者见得自家质朴老实无知无能以为这是没用处的如何做得圣人不知圣人却看得这是天生人的原来本色随他大圣大贤不过是还他本色原不曾有别样伎俩世间人便惯巧利的果是难与入道质朴老实的果是十室而有圣人便晓得这个忠信若不学便逐日浇散若不好学也不

能究竟坚固的所以终日孜孜如饥食渴饮如救焚拯溺一生只做得一件事不过是这个忠信非是把忠信做个基本忠信之外又有甚学问也于此见圣人所为聪明睿知者只是认得这忠信真做得这学问彻其不可及者乃在此若使十室之忠信有肯回头猛省的岂不是绝世聪明睿知

○人之生也直章 【己未】

圣人直指人心无如此语直指人性无如此语信得此语本体工夫一齐俱到如何信得只当下体认人生何处有一毫不停当何处有一毫不圆满自家做得不停当觉得不圆满皆是有生以后添出来句当添出来念头原初本色何曾有此子细勘破真可哑然一笑但一直照他本色终日钦钦不迷失了故物便到圣人地位也只如此若迷失了便唤做罔罔者冥然罔觉悍然不顾之谓人若罔了真似投火之蛾投网之鱼撞来撞去至死后已其未死者幸而免耳总只在一念警醒上警醒便直不警醒便罔生死关头所争毫末危哉危哉一念不回千古长夜 【直字止如此】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庚申】

知即是知此可乐者若不是知此可乐者如何能好而乐之但其工力则愈进愈妙耳吾辈今日且当共研可乐者果是何事圣门论学主于求仁吾辈且当共研仁之可乐者果是何味要知乐且将不乐反观不乐却是人时时有之何以不乐不乐者皆生于对待也如心便与境相对一见有境境安得处处尽如我心所以生出种种不乐已便与人相对一见有人人安得事事尽如我意所以生出种种不乐此是世俗上病痛至细微处更有圣凡相对凡如何企得他圣又有天人相对人如何希得他天种种悬慕又生出种种不乐此是道理上病痛不乐处正是不仁处也人心若仁这对待的便都一贯了无境非心有何通塞无人非己有何隔碍无凡非圣有何欠缺无人非天有何拘局真是求其不乐者而不可得也但不知则不能好不好则不能乐然不乐算不得好不好算不得知在各人自证自修总不在言语上或曰君子终身之忧如何曰正是忧不得此乐也

○中庸之为德章 【壬子】

吾辈学问譬如行路者胷中必有主意要到何处去方可上路走若无个去处出门罔罔东西南北何所适从学者于中庸正如行路者所欲到之处也今人却认坏了中庸俱就世情俗见上以圆融委曲不犯手脚不惹是非的为中庸若如此中庸世间稍稍乖巧者皆能之何以曰民鲜能久矣中庸不是悬空说道理是从人身上显出来的学者要识中庸须是各各在自家身上当下认取何者为中即吾之身心是也何者为庸即吾之日用是也身心何以为中只洁洁净净廓然大公便是身心不是中能廓然无物即身心是中也日用何以为庸只平平常常物来顺应便是日用不是庸能顺事无情即日用是庸也到这里一丝不挂是个极至处上面更无去处了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此是人生来天然本色古如是今如是圣如是凡如是停停当当个个如此然人却生来个个迷昧了何故迷昧了缘有两种病一是只向外不向里一是只知增不知减此两种病生出

千病万病贤智之过愚不肖之不及都坐此病所以民鲜能久矣然则中庸遂为绝德乎非也只去得病痛净尽还他原来本色便是中庸初无难事也夫子曰中庸其至矣乎分明说此是天地间第一件事曰民鲜能久矣分明说世人俱将第一事丢去了有志之士不要做世人所共能者须要做世人所鲜能者

○志于道章 【己酉】

人生只有个念头自生至死瞬息无停这个念头为贤为圣也是他为禽为兽也是他只看人安顿何如若安顿在人欲上去便把声色货利官爵等项结果了一生目前自谓快乐不知丧失了自家性命千秋万古却在一生坏了若安顿在天理上去便把声色货利官爵等项一切摆脱目前虽觉平淡却全复了自家性命这一生做却千秋万古的事了所以圣人教人志必于道据必于德依必于仁游必于艺这志据依游是人的念头道德仁艺便安顿在天理上了所谓摄心以复性也道不在元远举目皆是举步皆是活泼泼在这里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知味与不知味直是天壤悬隔故朱子下个知此而心必之焉知字最重是梦觉生死关据于德德就是这道不志道便迷失了由迷失而得所以为据依于仁仁就是这德不据德便不仁了由不仁而仁所以为依游于艺艺就是这道德仁但有本领的人看这艺便都是道德仁以之养心不以之汨心所以谓之游没本领的人看这艺只是艺不是沈溺丧志便是粗心玩忽不可谓之游圣人举此四者一项有一项工夫一层有一层滋味取要言之只在吾人现前一念不瞞昧自家实实落在人伦日用间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是者决定去做非者决定不去做只这一念更无二念志道者此据德者此依仁者此游艺者此到得此念至纯至粹便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自凡夫做到合德天地不过这一个念头尔

○自行束修以上三章 【庚申】

圣人不是无主意的学问故看书不可作无主意的解说如今说诲便是诲行束修以上者启便启其愤者发便发其悱者复便复其以三隅反者此所谓无主意的解说也不知圣人所诲者何事所启发反复者何事圣人为着此道急急皇皇欲呼世人之寐者而醒之自行束修以上皆向道而来者圣人未尝不即引之大道无奈学者皆看作泛泛教诲不自敏求故不愤不悱不以三隅反圣人亦遂无如之何也愤悱三隅反说尽求道者精思力践模样皆专专在一处求圣人亦专专在一处开之愤是无罅缝可入心懣闷之甚悱是明明看得在眼前心欲言而口不能达三隅反是平日用力既深圣人举着一隅便知三隅皆是此物若无此三样是不知当人有一件大事未尝一日用其力何从启发而复之可见诲在圣人学须自学方及门之人未尝不可入道在门墙之久至道不可得而闻也

○叶公问孔子章 【甲寅】

子路所以不对叶公之问不是以叶公不足言亦不是以圣人难言孔门自颜子以下实见不得圣人要领处叶公忽然问着子路茫然罔措不知所以对也夫子于子贡子

路每每时切提醒此处又更透露曰女奚不曰责之者深矣曰其为人也示之者深矣夫子明见得天下莫有知其为人者须索自说然原自说不得的须索人自见说个发愤忘食必有一件大干当的事在说个乐以忘忧必有一件大受用的事在说个不知老之将至必有一件进进不已的事在颜子则便默识子路若会疑也须问夫子为着甚事而终不能也夫子见他不能对直代之对令他思而再问子路便道只教他对叶公者如此依旧耳中过了今日当大家穷究圣人所以能忘食忘忧忘老者为着甚事若不知此事即不知圣人为人不知圣人为人即不知自家为人

○二三子以我为隐章 【甲寅】

当时门人亦不是疑圣人有所隐而不以诲人只是认圣人伦日用是一件神化性命是一件谓圣人可见者非其至也其至处则隐而不可见也审尔则忽略现前羡慕高远不成学问了故圣人提醒之如此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一句极活的话意在言表要看个者字谓尔以我有隐乎尔则我平日这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又是何物此即是某也尔又于何者求某乎此无他只有一个道理而已矣但这道理从圣人身上发挥出来便如天工变化神妙不测所以颜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颜子便悟得此不是在圣人身上求的只求诸己卓然便在这里今日要认是某也都不离自己认得自己真方信圣人真无隐乎尔

○仁远乎哉章 【乙卯】

人心道心非有两心一拨转便天壤悬绝圣人于此常示转换法如欲富贵恶贫贱人心也而转之为不处不去之仁欲立欲达人心也而转之为立人达人之仁论语中两说欲仁仁如何欲又如何至此是即刻可验夫欲者人之心也仁者心之道也以心欲道却成两个了不知只是这个心逐物而外驰便是欲反躬而内敛便是仁由驰而敛却如由外而至者然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是圣人教人点铁成金超凡入圣最捷法念头拨转向里便是或曰人心内敛如何便为仁曰仁是生生之理充塞天地人身通体都是何曾有去来有内外自人生而静以后诱物为欲遂认欲为心迷不知反耳若一念反求此反求者即仁也别寻个仁即误矣曰如此不几认心为性乎何以言心不违仁曰心性不是两个但看人所达何如程子谓人心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者也心是形而下者仁是形而上者达则即心即仁不达则心只是心看人看得如何心不违仁者其心常仁如目常明耳常聪之谓人心常收敛即常仁矣此一转念是生死关头千圣都从此做成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癸丑】

尝疑圣人之学汲汲孜孜如有所追求焉要及这一件物事物事已说明白不曾说得工夫要人自思如有所奉持焉惟恐失这一件物事不知是甚物事子细研究原来只是这一个心但孔门心法极难看并不是悬空守这一个心他只随时随地随事随物各当其则须合一部论语来看方见盖这个心不是别物就是大化流行与万物为体的若

事物上蹉失就是这个蹉失圣人亦别无劳攘只顺事无情物各付物但无走失尔所以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此所以为天德学者不知本领的只去事物上求却离了本知得本领的要守住这个心又碍了物皆谓之不仁这里见得方知圣人所谓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达巷党人章

达巷党人称大哉孔子诚然其大也称博学诚然博学也称无所成名诚然无所成名也句句说着夫子然称其大也以博学称其博学也以无所成名句句说不着夫子夫子以其似是而非故说破见学有所执以成名者射御之数而已然则圣人所以为圣人者如何如太虚然四时自行百物自生无所不有实无所有此所谓天理也圣人于世间人欲病痛能去得净尽不能于天理本分上加得毫末吾辈择者择此执者执此不然是择射御之择执射御之执而已

○绝四章 【辛亥】

吾辈学问只要复性吾性荡平正直合下与天地同体自有躯壳以来便有个我便将极广大的拘局做块然一物将极灵妙的障蔽做蠢然一物从我上起出意来只会要长要短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只会见长见短同之则喜异之则怒终日起来但是作好作恶偏党反侧去了从我起意从意成我中间递生固必只此四者滚过一生自家真性时时现前如隔千山了不知为何物也圣人直下便绝此四者何以绝之只一个毋字而已此毋字只是个醒字一醒便毋了何者今人错认这意是我的心故终身沈迷而不返若猛然自醒这个不是便当下豁然这个毋字方是我的真心心体原虚虚之谓正必须体认得这个明白方立得主宰方得心君出头所谓立天下之大本也圣门四教四绝同是教法毋正所以绝之正要人下工夫若作无便不是了从古无现成的圣人故圣人无现成的说话绝而用毋圣人原做常人的工夫但毋而便绝常人到不得圣人本体耳夫子自言无可无不可孟子称夫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正是绝意必固我处或曰中庸言固执何也曰毋意必固我所以择善也善原无物执得个太虚之体方谓能执方识诚之之本旨择善而拳拳服膺更不入于意必固我所谓固执也择善固执方是绝四故曰无适无莫义之与比

○夫子圣者与二章 【癸丑】

此两章圣人一自以为无能一自以为无知天下万世视圣人不可及者以其无所不能圣人却自以为不过少贱之鄙事以其无所不知圣人却自以为不过鄙夫之两端然则圣人所知所能者何事邪曰但看赤子有伎俩否有知解否其所知能不过孩提爱敬已耳圣人亦然不过尽得孩提爱敬已耳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圣人果在多知多能真不可学若不在多知多能岂不人人可为人人有圣人知能却自埋没了终身矜己夸人不过就圣人所鄙者拾得一二而已岂不弃家珍而袭臭腐乎

○颜渊喟然叹章 【辛亥】

此章书向来为注中高坚前后语道体也一句所疑更理会不来若说道体是人人具足处处充满虽曰神化无方然却冥会即是以颜子默识默成于此岂有间隔若云仰钻瞻忽是颜子于道体全是恍惚想象了况竭才之后止见卓立尚未与道为一卓立之后又叹末由是终身与道为二岂成个颜子以此怀疑不信及味程夫子之言乃始跃然程子曰此颜子深知孔子而善学之者也盖喟然之叹直叹夫子不是叹道体道体是古今圣凡所同夫子是古来圣人首出故仰之弥高无阶可升钻之弥坚无门可入在前在后无定本可据当时只有颜子能知之亦惟颜子能学之盖颜子与夫子止差得一闲故一直要学夫子却是聪明才智一毫使不着幸得夫子循循善诱博之以文约之以礼方知夫子虽神妙也从这里来这便是夫子的阶梯夫子的门户夫子的定本博约得一分见得夫子一分博约得十分见得夫子十分至竭才之后夫子真面目真精神彻底呈露了一个夫子卓然立于吾前矣然见得愈亲切觉得愈神妙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此所以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末节是申明首节竭才正是仰钻卓立正是瞻前末由正是忽后也此章书为一部论语的门户夫子是生民以来第一个人颜子是善学夫子的第一个人如今就论语中求夫子真是弥高弥坚在前在后无可下手幸得颜子提出这个法门周子所谓发圣人之蕴教万世无穷者在此但博文约礼近世都说向心境上展转元虚去令学者止是作弄而无实功考究孔颜当时博文只是诗书礼乐约礼只是躬行实践吾辈今日将经书熟读深味就是博文将圣贤所言一一体之于心见之行事之实就是约礼至于所谓日用动静之文洗心退藏之约自在其中不必言也

○子在川上章 【己未】

生生之谓易无刻不生则无刻不易无刻不易则无刻不逝所谓造化密移是也在天地如此在人身如此在物物如此但不可得而见可见者无如川流故圣人指以示人云如斯夫者正谓物物如斯也此是人的性体所谓天德人自迷失了如何迷失了自有生以来此个真体变做憧憧妄念一般流行运用不舍昼夜遂沈迷不反学者有极亲切工夫但猛自反观此憧憧者在何处了不可得妄不可得即是真也缘真变妄故转妄即真如掌反复反复皆此掌也若欲灭去此妄别求真性如何可得故程子曰若说有不好的性请将好的性来换了此不好的性正谓此也朱子欲学者时时省察不使毫发间断不是教人将省察念头接续不间断此真体原自不舍昼夜人间断他不得但有转变耳时时省察不令转变久之而熟乃为成德也

○衣敝缁袍章 【甲寅】

当时夫子看得子路甚郑重曰其由也与眼中真不多见也引诗赞得甚郑重曰何用不臧直是可立跻圣地也何也夫子之学下学而上达即学即达不离当下如子路这样胷襟洁净峻伟一达便是更无阶级所以夫子每每提醒他如是知也知德者鲜矣之类是也到此又直揭他真本领出来令他自认自家宝藏而子路却把做两句诗讽诵起

来记者下个终身字大妙这一诵便是子路一个终身了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不要看死煞了圣人言语如化工造物岂有死死煞煞便说何足以臧之理盖借诗言又转一个端绪若曰是道也所谓何用不臧者果何足以臧乎使子路深思之也子路之病不在自足在于自昧若不自昧真可自足日进无疆之道原在识得自家本无不足也今人往往好说当下不知习心习气一团利欲胶固窒塞知他当下是甚么样必如子路不伎不求却当下便是矣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章 【庚申】

子张之学是阔大的于细密处有不足焉子夏之学是谨细的于阔大处有不足焉二贤正相反子贡善方人故举以为问非是欲评定人品正欲辨明学术夫子一过之一不及之而曰过犹不及盖言都不是也于此极可窥见圣人之学圣人之学中而已矣过者求之高达蹉过去了不及者局于近小见不及了所以一般迷失若欲求师之过俯而就焉就商之不及企而及焉两下补凑以为中岂有是处然则吾辈将何以求中非直穷其源不可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此真穷源矣然犹未也此中从何而来维上帝降衷于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一降衷一受中此中之所从来也然何以谓之中要知天地闲一太和之气而已易曰天地絪縕此所谓太和也人之生也得此以为生既生也得此以为心浑然在中通彻三极情识未动纯是此体故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安知中反出于和及在人心则和出于中发而中节不失此体故谓之和一切学问不过保合此而已有这体方有这用故能动静云为无过不及之差圣人精一之心乃其体也学问迷源只做得师商之学吾辈何敢轻视师商然辩学则须开眼孟子曰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乃所愿则学孔子

○回也其庶乎章 【丁巳】

程张二夫子俱将屡空作心空若颜子之心屡空则是频复也何以为颜子朱夫子作数至空匮其味无穷能数至空匮略不经心其心还有不空者否此方是真空至于子贡货殖又为不善看者说坏了颜子屡空全不算计此为受命子贡未免算计不至屡空此便是不受命受命者生死一听于命如夫子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之类惟颜子能之子贡货殖但未能受命耳夫子看得他彻骨彻髓原见他不是以货殖累心的其心虚明能亿则屡中亿则屡中紧根上句说来颜子中道故能屡空子贡货殖止于屡中中道则不可云屡亦不可云亿亿则虽云屡中未可云庶二贤品第只在屡空货殖上判货字稍未脱体命字遂不到手圣人不受命三字点出万世人沈冥痼疾亦便指授万世人换骨灵丹

○克己复礼章 【乙卯】

圣门以礼教门弟子皆使由礼求仁礼与仁皆性也何以礼之不即为仁也曰克己与不克己耳何以谓之己人在大化中有个身子如大海中一冰此冰是到死不化的若化方知与含生之类同一海水不克己即使能约礼礼只是礼故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仅可不畔于道未知其仁也克己复礼则礼即仁矣此是圣人无我之学一直上达天德事惟颜子可以语此夫子恐其易视之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复于一日天下即归二于一日如呼吸然最可以观仁夫子又恐其难视之故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是旋乾坤的力量却是决江河的机括全看根器何如如颜子言下便决矣所以略无疑滞便问其目何以问目颜子是极沈潜的人极细密的学他便知己之蟠根固漏窦多正在节目细微点滴不漏方得根株永拔此是何等见识何等精神夫子告以以礼勿视听言动是礼在视听言动之先与视听言动为一非此即勿之非简点于视听言动之谓也大纲上克己手势重细目上复礼工夫密纲如开创目如守成颜子问目正问守法得视听言动之说便刻刻有事了故曰请事斯语圣门为仁法程如此

○仁者其言也切章 【甲寅】

只看圣人说仁者其言也切便把仁者一个钦钦翼翼的形像画出来便把仁者一段钦钦翼翼的心事显出来司马牛乃曰其言也切斯谓之仁矣乎圣人是说仁者之言司马牛是说言者之切何啻天地悬隔凡听言不会意者类如此若今人便对他说言者是何物切言者又是何物都点在虚灵知觉上去了圣人便质质实实说为之难言之得无切乎这难字不是谓天下事难做故言不轻说此一难字是千古圣人的心体圣人看得天下事无一件是我能的看得君子躬行之事无一件是有于我的其难其慎为也如此言也如此轻浮恣肆之意融化无存厚重凝密之体造次不失这便是仁凡论语言仁都是朴实头如此可见为仁只在言行上别无元妙识仁只在此识

○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章 【己酉】

读此章书为之悚然深惧夫谓之君子是天地间有数的人其于小人判若白黑矣而犹有不仁者何也圣人说未有小人而仁小人定是不仁不仁就是小人然则君子而不仁其去小人宁有几何岂得不惧圣人于当世之士自颜子而外未尝轻下一仁字子文之忠而仁曰未知文子之清而仁曰未知由求赤之才而仁曰不知原思之守而仁曰不知即以仲弓德行而仁曰不知由此观之君子安得以影响冒认这仁然圣人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不待求人的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未见力不足者是人人可做的曰我欲仁欺仁至是刻刻可做的由此观之小人何至遽自绝于仁盖既是小人定不肯去求此所以为小人若夫君子各因其性之所近守其节之一偏往往自以为是不知不觉混过了一生真是可惜夫仁者人也仁就是这个人人只有这个仁天地间无论身外之物与我无干即七尺之躯终非我有只这个仁是我天之尊爵贵莫贵于此矣人之安宅富莫富于此矣朝闻夕可寿莫寿于此矣所以圣人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圣人看得如此紧要此是何故涇阳先生曰圣人说有矣夫三字有无限警动有无限关系自观人者言之有矣夫者宽词也曰斯人即有是然而君子也乌得遽夷之于小人自自修者言之有以夫者危词也曰吾诚有是是小人也岂不貽羞于君子宽之者扶之也危之者亦扶之也圣人之扶阳也如是愚谓为世所宽其危甚矣是以君子以务学为急

○莫我知章 【丙辰】

自颜子亡而圣人天德之学无有知之者子贡虽不能知而可与知之故发此叹以启其问因其问而直告之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正圣人天德之学也非谓吾之学如是故人莫我知正谓人莫知其如是之学也三句皆是天理自然如此极平常事然惟圣人能之人安得而知之故曰知我者其天一部中庸圣人只此三句道尽上天之载原来即吾人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原来即可位天地育万物然则何处更有天而容怨何处更有人而容尤何处更有元妙奇特而可舍下达上大人一句如此浑洽否

○君子修己以敬章 【戊申】

吾辈须各各自认得个己这个己灵于万物并于天地不可轻看了他他原生来一私不染万物具备天然完全何故要修只缘有生以后为气禀所拘自家局小了他为物欲所蔽自家污坏了他失了他原初本色故须要修然修之之法却甚简易直截只争个敬不敬尔敬则此心便在这里耳便聪目便明四体便恭谨应事便条理这个己便是修的不敬心便不在耳便不聪目便不明四体便颓放应事便乖谬这个己便是不修的只争这些子当下便分圣凡何啻天渊相隔圣人说个修己以敬彻上彻下全体在此大用在此只要人见得透信得及子路便信不及便曰如斯而已乎是看得这个己小了看得这个修己轻了不知圣人把握宇宙枢纽万化都在于此人也以此去安百姓也以此去安充其分量就是尧舜也做不尽的这个道理只在眼前平常到极处故人人明白人人不明白大要先看透天下万事除了修己更无别事若不修己更无一事可做若真真实实修了这己一正百正一了百了何处更要费一点闲心肠枉一点闲气力今之谈学者多混禅学便说只要认得这个己他原自修的何须更添个修原自敬的何须更添个敬反成障碍了此是误天下学者只将虚影子骗过一生其实不曾修有日就污坏而已若是实修须是整齐严肃着不得些怠惰放肆须是主一无适着不得些胡思乱想须是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着不得些轻忽厌倦其初虽不免用力到习之而熟自有无限风光今人又多错认了这个敬字谓纔说敬便着在敬上了此正不是敬凡人心下胶胶扰扰只缘不敬若敬便豁然无事了岂有敬而着个敬在胷中为障碍之理如今大会中大家齷齪肃肃心下洁洁净净便是修己以敬的样子一刻如此便做了一刻君子一日如此便做了一日君子诗曰圣敬日跻只要日日跻升去

○知及之章 【庚戌】

圣学由知而入这知字却最关系学术之大小偏正都在这里惟圣人方有全知一彻俱彻知之所及即仁即庄即礼一以贯之自圣人以下便要处处着力仁不能守是知及上带来的病见不透也莅之不庄是仁守上带来的病守不固也动之不以礼是庄敬上带来的病养不熟也而统宗会元则在知之一字此处透一分以下病痛便轻一分所以谓知之一字关系最大古今学术于此分歧何者除却圣人全知便分两路去了一者在人伦庶物实知实践去一者在灵明知觉默识默成去此两者之分孟子于夫子微见

朕兆陆子于朱子遂成异同本朝文清与文成便是两样宇内之学百年前是前一路百年是后一路两者递传之后各有所弊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日虚证见矣吾辈当相与稽弊而反之于实知及仁守莅之以庄动之以礼一一着实做去方有所就

○予欲无言章 【戊午】

道一也天理之自然曰天道人事之当然曰人道人道者求复天道之自然除却天道别无人道除却人道亦别无天道圣人只言人道凡下学处皆人道也凡上达处皆天道也不学于何上达不达成何下学门人只述圣人言语去为学多不知所学者何事故圣人直指天道示之天道不可言故以欲无言示之以子贡智足以知此故特于子贡发之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现前皆是也人人同在时行之中同为所生之物人人覩面不知若知得则圣人终日所诲此也学者终日所学此也若不知得只是述圣人言语而已故曰予欲无言盖转子贡听言语的心路令默识乎此也如何要默识乎此此所谓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择执乎此了此便彻上彻下

○仲尼焉学章 【丁巳】

此子贡既闻一贯之后原以多学而识示人也学在明宗宗未明要多学而识宗既明仍要多学而识若识得一以贯之触处是道无小无大总是学无贤不贤总是师不是多学而识者是一道一以贯之者又是一道也如曾子一生用力忠恕唯前如此唯后亦如此但唯前之忠恕与唯后之忠恕天人之隔霄壤不侔耳子贡之多学而识亦然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一语便是子贡一贯处然必说文武之道者何故此正是宗传夫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易曰周易礼曰周礼寤寐欲行者周公之道子思赞仲尼曰宪章文武孟子叙道统曰由文王至于孔子当时文武宗传在夫子夫子见满天下人俱在文武道中故触处玩味触处茹纳真如大海与百川相灌相注所谓一以贯之亦何尝不多学而识如今吾辈何所师何所学由孔孟而来宗传在周程张朱昭代宪章即在周程张朱满天下都是此道道德性命即贤者识其大传注文义即不贤者识其小莫不有程朱之道即莫不有孔孟之道要在能一贯不能一贯耳

○天命之谓性章 【丁巳】

孔门宗传中庸二字而已子思子恐后世之失其传故作中庸以传道也此章首释中庸二字之义全篇皆推明此义也中庸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命也在大化上说谓之天在人身上说谓之性性即天也若天命之者然故曰天命率此之谓道修此之谓教率者率循其自然天之道也修者求循其自然人之道也然则道也者性而已矣性即人之性也岂有须臾离人者哉试看不睹不闻时何如耳目有时离形声人无时可离道君子所以戒谨恐惧也不睹不闻说时亦可说体亦可不睹不闻之时纯是此体也玩乎其所三字便见不睹不闻不落空弃谨恐惧非者相矣此天下之至隐也而莫见焉至微也而莫显焉所谓独也独者独自之独各人自知之自慎之而已无他即人之喜怒哀乐未发者之谓也即喜怒哀乐发而中节者之谓也未发谓之中何隐微如之中节谓

之和何显见如之大本达道总只在此慎独者慎此者也慎之所以致之也此天地所以为天地故致之而天地位万物所以为万物故致之而万物育一念不慎中不中和不和而天命几乎息矣故握要只在慎独

○仁者人也 【丁巳】

各在当人之身认仁已极亲切而味未尽也须知天地闲这许多人总是一团生理各之则不仁一之则仁故曰仁者也大着眼看这人字八荒只一个字所以为仁其最肫肫处则亲亲为大耳试看九经亲也贤也大臣羣臣庶民百工远人诸侯总是这个人试看五达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总是这个人若不开得这眼各人其人便是不仁如何行五达道如何行九经行处只此一处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如此看来不知人真不可事亲不知天真不可知人只看这天还有两个否然则许多人的心还有两个否将天字看人字何等明白将人字看仁字何等明白

天一也无穷之天即昭昭之天然井中之观非井外之观学未豁然者即在当身体帖犹属昭昭之天故余为此说以尽人字之味举似叶参之参之曰仁者人也在众人身上说固见大同在一人身上说亦无不尽盖一人即千万人千万人即一人也夫子语意浑涵原无所不该非必合许多人看方见是仁其实一人体仁便能通天下之志而道德九经一以贯之矣所谓知人者知此知天者亦知此非有二也泥兄之意恐不善理会者谓各在当人之身者犹未足尽仁必大着眼孔知天地闲这许多人总是一团天理方完得这仁字则失之远矣参之此说又不可不知

○不动心章 【丙辰】

此章是圣贤定志之学人心原是不动的所以动者道义不足以贞其志志不足帅其气也故不动心全在志气上志是个主意主意一定匹夫亦不可夺但看北宫黝孟施舍可见虽万乘三军皆不足以夺之孟子说个守字便是志说个勇字便是气说二子便隐然见告子所以不动心说曾子便隐然见自家所以不动心不动心之道已竭尽无余矣下特因问明之告子大主意只是不求不求者不起一念也他也不要持志也不要养气一直恁地去未尝不是不动心却全不是道义了其病皆从不知义来故其心为蔽陷离穷之心其言为诚淫邪遁之言其害至灭裂于政事而为大乱之道孟子知言精义之学也此义何从来天地之闲道者体也义者用也道义者天地之志也所以帅刚大之气刚大者天地之气也所以配道义之志故集义乃生气也集义集字取鸟集于木之意集于义更摇撼不动即志即义即义即气非别有气生也义袞袞字取衣袞于外之意若不能集义纵有一事两事偶合于义却如义来袞于我而我掩取之合于此又不合于彼其不合处仍不慊于心而气索然矣既谓之义故必有事焉必有事者勿忘之谓也勿正心者勿助长之谓也除却告子以为无益而舍之又有一等助长以害之者其为不知义一也孟子精义之朵又从何来从孔子来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正孟子知言处也乃所愿则学孔子正孟子定志处也孟子如何学孔子其谓智譬则巧是矣可以仕则仕

四者正孔子中红心处孟子知孔子正在此处此所谓义也化裁于仕止久速而执极不移所谓集义也知一义字所谓志者此也所谓气者此也所谓持所谓养者此也岂不为守之至约至约者哉

○孟子道性善章 【庚戌】

要识性善只看夫道一而已矣便是脚注夫天地之道为物不二只是一个故古今圣贤别无两个此在人直下认取吾与尧舜果是一是二既是一个这个果是善是不善此可恍然悟矣悟得这个方知我平日的还不是这个一切胶胶扰扰做个甚么一向悠悠荡荡成个甚么吾性原自充满具足无少欠缺吾性原自洁净精微无点尘污从此豁开两眼札住两足看得世间更无一物入得我胷次方是学不知性如行者无家终无住处如耕者无田终无种处故孟子开口便道这个此事难在一信字信了又难在一为字当时滕世子有二疑一是圣凡之疑谓自己是个凡人如何做得去故孟子将成覿三段破他一是强弱之疑谓自己是个小国如何做得来故孟子将截长补短破他岂特世子人人不上圣贤路只此二疑直将自己做得事公然写甘退所以不但不如圣贤渐次入于庸恶陋劣将自己今日便做得事要等待如何如何方去做所以终身只不做有此疑者便是病病便须服药学者痛自参究自家做个人如何容他这等不明不白不干不净混帐过了一生如何是好参来参去急寻个出头必有一朝通身汗下如死复生之日此为瞑眩此为病瘳不肖同是病中人正要共同志依方服药尔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乙卯】

孟子七篇俱明性也此章又指出赤子之心来示人益明切矣天下人那一个不从赤子来那一个无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如何无知无能者也此无知无能者乃良知良能也此良知良能者乃无不知无不能者也自赤子以后外诱于物生出许多知能来人人认这是我的心日充日长却把原来的真心日湮日没得此则失彼直相背而驰了若猛然警省我今所认的心千般万样总从躯壳上起躯壳六尺而已岂不是小当初赤子之心便即天地之心岂不是大不失两字不要看轻了有多少工夫在须是急急回头般般放手到那一丝不挂时猛然自省依然还是个赤子从此战战兢兢惟恐失之方能不失大人一生只照管得这个在更别无一事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章 【丁巳】

几希者差不多也吾辈试研究果在何处文公先生曰知觉运动之蠢然人与物同仁义礼智之粹然人与物异然仁义礼智者五行之德禽兽不能外五行而生何能外五行之德为性其所以偏而不全塞而不通者何故细看乃知孟子文字之微妙也其下云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人只有这一点明察是异于禽兽处明察者何也乃知觉运动中之天则仁义礼智中之灵窍知觉运动固物之所同这一点天则却不同仁义礼智非物之独异这一点灵窍却独异虽以舜之大圣异处只此些子耳谓之几希真几希也再看行之不着习矣不察章庶民去之只在不着不察所谓几希愈明白矣然这个明察人人

具足却在何处去了知诱物化以后都变作私智小慧在世情俗见中全不向人伦庶物上来所以不着不察然一转头私智小慧又都作真明真察这一转亦惟人能之禽兽不能也吾辈提出这明察如日中天其由于仁义之途如明眼人行于康庄不若行仁义者尚是盲人待人诏告也

○天下之言性也章 【癸丑】

孟子谓天下之言性者何其纷纷也只须道一个故而已矣何谓故原来故物也就一人言之自有生以来原是如此的就天地间言之自有生人以来原是如此的千万人也如此千万世也如此圣也如此凡也如此不曾有些子差池性原是拈不出的只看这个故便自了然当下可认取但不可造作坏了他所以故者必以利为本利者不凿之谓也凿便造作坏了今人皆以能凿为智不知正是智之可恶处这个智就是故只以利为本但看禹之行水当入江的还他入江当入海的还他入海此之谓行所无事此之谓利此之谓智即如天之高星辰之远今年的便是千岁以前的一般是这个故苟求其故千岁日至可坐而得所以曰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矣孟子此章最奇特拈一个故字便把有生来难描难画的本色和盘托出来与人看更不须弄一些元虚拈一个利字便把日用闲无穷无尽的工夫一口道出来与人做更不须用一些伎俩次节便是利字脚注三节便是故字脚注看得二字透真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伯夷目不视恶色章 【己未】

此章正孟子愿学孔子处凡谓之圣人皆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同是尽性的人如何有清任和时之异盖未至大中至正处犹未免稍有意在稍有意在便于全体有未满处于妙用有未圆处夫子一生自言有两语最要曰无可无不可曰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其全体也无可无不可其妙用也夫子曰无可无不可孟子则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夫子曰一以贯之孟子则曰金声而玉振之者也金玉亦入音之二耳全重兼总条贯金一声而众音翕然并作玉一振而众音寂然俱止举金声玉振而八音一贯矣故曰始终条理圣人知在一处知故万理具备行在一处行故万行具足知圣巧力一到俱到分更不轻重孟子以乐喻圣人全体以射喻圣人妙用二节只说孔子圣之时不涉三圣三圣声调自别各自成家不可谓是一音之小成不可谓力有余而巧不足知到处自然力到无力到而知不到者孟子愿学孔子岂独是一生志愿便是万古法程看来夷尹惠真学不得夫子之时是人心同然天则自古至今自凡至圣到这红心处便俱对针此所以自生民以来未有之圣反是人人可学吾辈若真发愿要学孔子毕竟觑着这红心这红心何在孟子固言之矣人之所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是也这便是极时的只依着他自然体无不备用无不妙

○性无善无不善章 【壬子】

道性善是孟子宗旨此章正孟子所以道性善也当时论性有三种谓可善可不善是认习为性谓有善有不善是认质为性俱在粗迹上看更不足道独告子实有所见无

善无不善尽是元妙须要总看他论性处识得他所认为性者杞柳谓他是个无雕琢的湍水谓他是个活泼泼的总是天生见成的如食色然生来便如此岂是人学得的这里着不得个善不善何处要人用其工夫仁义礼智不过世间几个好名目逼迫人做的反弄得人不自在了此所谓外铄也孟子则谓这个果然是天生见成的但不是这个没头没脑浑沌的物事他极有条理有典则你看他当恻隐便恻隐当羞恶便羞恶当辞让便辞让当是非便是非这便唤做仁义礼智不是别有个仁义礼智在外面强逼人做个好名目也由此观之只是这一件物事各人认得不同告子认是浑沌虚无的孟子认是仁义礼智的这一件是何物生是也心也是他性也是他情也是他才也是他若认是浑沌虚无的便见是无善无不善一直还他浑沌虚无便了不须思不须求不须尽其才所谓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此也若认是个仁义礼智的便见是善便须思便须求便须尽其才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者此也试看物则秉彝岂不是善岂不是天生见成的这个生孟子告子同在发出来处看但孟子妙处将恻隐等四者换却他食色便条理秩然圣学异端其分岐处只在毫牦间

○乃若其情三节 【戊午】

孟子拈出情字证性之善拈出才字证性之无不善固矣然人之为不善毕竟从何而来为即才也非才之罪是谁之罪与曰不思之罪也思非今人泛然思虑之思是反观也吾辈试自反观此中空空洞洞不见一物即性体也告子便认作无善无不善不知此乃仁义礼智也何者当无感时故见其无及感物而动便有恻隐等四者出来何善如之随顺他天然本色应付去何善如之故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可以为善者乃才也若不思则人是蠢然一物信着耳目口鼻四肢逐物而去仁义礼智之才皆为耳目口鼻四肢之用才非性之才则为不善岂才之罪耶然则如何为尽其才曰只于四端知皆扩而充之

○富岁子弟多赖章 【甲寅】

此章吃紧在圣人与我同类者一句凡同类者无不相似常人与圣人相似在何处只一点心之同然处也然心之所同然不是轻易说得的只看口之于味必须易牙之味天下方同耳之于声必须师旷之音天下方同目之于色必须子都之姣天下方向不然毕竟有然者有不然者说不得同嗜同听同美也心之理义何以见得天下同然须是悦心者方是即如今人说一句话处一件事到十分妥当的方人人同然稍有不到便不尽同所以理必曰穷理义必曰精义不到那至处唤不得理义不足以悦心不足以同于天下夫人所以易于陷溺其心者何故只缘无悦心之物故外物皆得胜之而牵引万端若到得自家悦心处人心同然处便是圣人所先得处此是凡圣对针合缝更无毛发差池孟子所谓性善所谓人皆可为尧舜俱在此处认取此处下手也

○牛山之木章 【乙卯】

从古圣人未曾说气至孟子始说浩然之气始说夜气最为吃紧何也天地间浑然

一气而已张子所谓虚空即气是也此是至虚至灵有条有理的以其至虚至灵在人即为心以其有条有理在人即为性澄之则清便为理淆之则浊便为欲理便是存主于中的欲便是桎亡于外的如何能澄之使清一是天道自然之养夜气是也一是人道当然之养操存是也操者何志也志帅气者也操存愈固夜气愈清夜气愈清操存愈固此是天人相合处平旦几希正见道心之微操存舍亡正见人心之危若养之纯熟莫知其乡之心便是仁义良心更无出入可言仁义良心便是浩然之气亦无昼夜之别矣

○虽存乎仁者节 【己未】

孟子养气章以集义生气是气生于心也此章以夜气存心是心存于气也然则气与心何以别之天地间充塞无间者惟气而已在天则为气在人则为心气之精灵为心心之充塞为气非有二也心正则气清气清则心正亦非有二也孟子说不动心工夫在养气说养气工夫在持志持其志便不桎于物是终日常息也常人无终日之功须假终夜之息夜气者气以夜而息息至平旦稍稍清明故曰平旦之气桎之反复则终夜不足以息之故曰夜气不足以存然则息之义大矣哉气息则清气清则为仁义良心心存则为浩然正气也今人以呼吸为息大谬矣息者止息也万念营营一齐止息胷中不着丝毫是之谓息真能持志集义者自能通乎昼夜而息也

○仁人心也章 【癸丑】

世上人说者心谁不晓得终日思量算计的便是孟子说这个不是心仁人心也说着路谁不晓得终日行来行去的便是孟子说这个不是路义人路也世人个个晓得路孟子看来却个个舍其路而不由世人个个晓得心孟子看来却个个放其心而不知求然则动步就是差的动念就是差的迷昧颠倒至死后已岂不哀哉人有鸡犬放无有不知求者做一个人只有这一个心却放而不知求何耶不知求者不知其放也他一个身子随着世间滚去饮便思食渴便思饮见色逐色闻声逐声终日营营非名即利何处觉得有甚放心所以全要学问学问才晓得有这心才晓得这个心放不放如何为放不仁便是放如何为仁不放便是仁曰然则这思量算计的是何物曰这就是心只缘放了放如流放窜殛之放必有个安置所在或在声色或在名利才知得放便在这里所以曰不知求者不知其放也才知便是求才求便是仁故曰我欲仁斯仁至心一仁这终日行走的便是义非别有路也只这些关捩子圣凡相去直如霄壤可畏哉

○徐行后长节 【丁巳】

此是孟夫子指示人为尧舜的诀法至显而易知又至微而难察至简而易入又易失而难久非细心密意在日用练习不可试察徐行一步是何意思不知不觉已是弟的心肠了便在尧的路上行疾行一步是何意思不知不觉已是不弟的心肠了便在桀的路上行日用间种种只是这个关头如作事占些便宜便是疾行肯吃些亏便是徐行非义之得要便是疾行不要便是徐行非礼之色视之便是疾行不视便是徐行非意之加较之便是疾行不较便是徐行诸如此类如在岐路口一边往尧一边往桀间不容发认

得路头明立得脚跟定非能自得师不可归而求之有余师如何曰只这一点不敢疾行的便是真师

○尽其心者三章 【丙辰】

同是一个命理一分殊一者千万人千万世是一个殊者一人是一个一者心性也殊者寿夭贫富贵贱之类是也一者虽命于天把柄却属之于我殊者虽受于我把柄却属之于天把柄属之我故虽有昏明强弱不同却由我自立把柄属之天故虽随遇可尽道却听天作主今人所以营营扰扰费尽了不当用的心肠只缘不知听命所以悠悠荡荡蹉尽了当用的工夫只缘不知立命此三章首章言立命次章言顺命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又言立命事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又言顺命事也其实只一个知性便能立命便能顺命夭寿不贰修身俟死又是顺命处尽其道而死又是立命处原非两事知得顺命一毫心肠不闲用知得立命一刻工夫不浪费方得精神并归一路

○万物皆备章 【癸丑】

万物总是一物故一物皆备万物我亦一物也万物一我也即万为一故藏密处不容一些散漫人被物欲牵诱却全散漫了故须反身反身而诚即一即万取之逢原何乐如之即一为万故推行处不容一些隔碍人被物欲封闭却全隔碍了故须强恕强恕而行即万即一浑然同体何仁如之反字强字千斤万两天地原是一阖一辟故学问只是一阖一辟一节阖辟不同同归用力

○人不可以无耻章 【癸丑】

孟子剔发人耻心曰人不可以无耻曰耻之于人大矣又欲人以无耻为耻其郑重如此但不知耻是耻着甚事孟子固明言之耻者耻不若人也然人是何等样人不若人是不若人何等样事世人耻不若人或耻技艺不若人或耻富贵不若人非但不足耻且是不当耻耻不若人须认得这人字人是一世万世一人万人对同一样的有不相似的便是不若人如孟子所谓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之类是人人本来如此虽至圣人原不曾加得些子走了这样便不若人若为机变之巧便与这个相背而地彼看得这个人全没些要紧这个耻何处用得着故曰无所用耻盖彼原不要若人又何若人之有孟子两处言不若人此与无名之指同看更明白人人手具十指有不若人便以为恶人人手具四端有不若人曾不以为耻何也有能忽然以此之无耻为耻者乎便是超凡绝类的人天下可耻之事更不能加于其身矣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辛亥】

孟子道性善是言人人所同也此言君子所性言惟君子有之者也性之所以为善者以仁义礼智仁义礼智者求则得之者也惟君子能求而得之四者之入于心如木之于地根深柢固故能发荣滋长畅茂条达而生色也不然则何分定之有分者分也天之生物人人分与全副家当分得为分本分之内无纤毫欠缺所以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若

天分之我不承受此家当我却无分了便至沿门持钵仰息他人虽小小得失能加损之况大行穷居乎吾辈今将何以求之孟子言之矣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是操存涵养的工夫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是体验扩充的工夫如此时时习去方得根心生色

○士何事章 【戊午】

若说士未得为大人之事止是尚志则事与志为二事实志虚必须大人而后有事也王子问士何事孟子正说士以尚志为事王子问何谓尚志孟子正说以仁义为事除却仁义更无事除却志更无仁义也杀一无罪岂必是杀戮士君子一言之误贻害于人一事之谬贻害于人皆杀无罪也箪食豆羹苟为非义皆取非其有也然则日用闲住脚便是居仁息息有事在动脚便是由义息息有事在大人之事不过如此不曾加得毫末士之事不曾减得毫末故曰大人之事备备是体用完备于此非豫备之备也然则孟子何不曰十以仁义为事而必曰尚志正谓志方是真仁义尚志方是真为仁义如今人一切苟且为非仁非义者总是志不立若尊尚此个志来便浩然常伸万物之表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一为孟子一生得力只操持此志

○道则高矣美矣章 【乙丑】

孔子之门以圣人所言皆易知易能而疑隐其高者美者孟子之门以孟子之道高矣美矣而欲示其浅者近者此何以故盖夫子平生只说一学字即说圣说仁总是说学世人不知学之一字是极微妙的乃以为浅近孟子平生只说一性字即说孝说弟总只证性世人不知性之一字是极平常的乃以为高美是皆不知法度出于自然非人所能为也孟子所谓绳墨穀率者何在如论道德必称尧舜论征伐必称汤武乃所愿则学孔子是也学问穷到至处方是绳墨方是穀率方是性然此个道理亘古亘今充天塞地随人具足拈着便跃然当乎吾前此所以为中道惟实用力者方知之故曰能者从之孟子所谓性便是孔子所谓学若非孟子指其源头竭其分量学者不轻视圣人之学而别慕高远陷于异端即误视圣人之学而安于卑近堕入庸俗矣

高子遗书卷四 【终】

邑后学周士锦校字

●高子遗书卷五

语录

◆语录

会语一百则

高桥别语

初谒语

○会语 【一百则】

门人周彦文 祝可久同辑

程梦旸小引曰先生之学生于复性不以敬为敬而认敬即性不以身为身而认身即天蓋其得于穷理者深乎

通书曰一者无欲也程子二心有所向便是欲可见程子之主一自周子来无适即周子之无欲也

朱夫子三样入敬法曰整齐严肃曰常惺惺曰收敛不容一物今日吾辈胷中劳劳扰扰千万物俱容在此岂止一物若要免此须是常惺惺要惺惺须是整齐严肃三法又有次第

凡事行不去时节自然有疑有疑要思其所以行不去者即是格物

人要于身心不自在处究竟一个着落所谓困心衡虑也若于此蹉过便是困而不学

先生谓友曰愁苦处能放得下便有进道之机须是讨出个究竟纔放得下所谓穷至事物之理也自古圣贤豪杰多从困苦中得力人若从此逼迫出便可向道

圣学正脉只以穷理为先不穷理便有破绽譬如一张桌子须要四隅皆见不然一隅有污秽不知也又如一闲屋一角不照即躲藏一贼不知也

彦文问曰静中何以格物先生曰格物不是寻一个物来格但看身心安妥苟身心稍不安妥便要格之因甚不安妥彦文曰若安妥时如何先生曰安妥便要认认即是格物也

大学所重在知本若不知修身为本格尽天下之物也没相干

学问先要知性性上不容一物无欲便是性

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所以孟子说反经二字

真是为善最乐不要说一生平稳即反思此身乃父母所生我不曾做辱亲事岂不至乐此身乃天地所生我不曾做欺天事岂不至乐人有生必有死到瞑目时无累心事岂不至乐

主宰定更无物可夺得旧曾患牙腹痛不可忍纔主得心定其痛隐隐退去稍怠痛忽至矣可见古之忠臣义士只是一个主宰定虽杀身也不知痛

无为其所不为是孟子道性善处性中原无他物因性中本无故不为不欲若只在不为不欲上求吾人终日除不为不欲之时须有空缺此空缺时作何工夫如何说如此而矣

悟修二者并无轻重即如仁义礼智四字言仁智处皆是悟言礼义处皆是修悟则四字皆是修修则四字皆是悟真是半斤八两

麻城周中兴问曰不肖生平习气用事见人是非直言无隐鼎镬不顾自谓只全得这点直性先生曰这只是直之一节直字不可容易看人之生也直直便是性易言敬以直内必敬方能直圣人下字极妙直字便将个罔字对了罔者冥然无觉悍然不顾如投火之蛾入网之鱼有不死者乃幸而免耳不罔便直又曰既知习便可知性不是除了这

习别有个性即如喜怒哀乐终日习于其中而不知不知只是习知得便是性知者知其未发也未发的模样便是发的节若喜怒哀乐发时一如未发模样岂不太和元气所以吾辈工夫只在未发培艰深厚令四者之来撻拽不动方是性学中兴曰此道理真有两路但须拣正路走先生曰只是一条路学者是一个明眼的人高低埤坳了了行去不至蹶蹶常人却像盲者小心的还知策杖而行大胆的便堕坑落堑只此一条路也

中兴又曰今而后不肖知凡闲是闲非俱不必管也先生曰为学之人何处非学但入耳目便非闲事增何限触发何限警省更无不关己事也

中兴曰学问只是求心要紧先生曰孟子只说求放心不说求心此心充塞无闲放是桎于一处了知其放依旧停停当当切忌骑驴觅驴

先生曰孟子器器二字不得入手全无受用处苟无器然于汤聘的心肠早有翻然而改的行径未有不为富贵所魔者顷之谓门弟子曰吾辈闲话且休说人生几何悠悠荡荡今年是这般人明年是这般人心性不曾透得一步经书不曾透得一部好事不曾做得几件好人不曾成就得几个如何如何不可不大家警省也

颜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学不在情性上学圣人不谓之学身通六艺之人岂不各有所好圣人不谓之好学

颜子之子学不在怒与过上用功只看大易便知复卦初九一爻惟颜子能当之此一爻即干元也所谓元者善之长也夫子一生好学二字惟自许许颜子一人

彦文问曰曾子闻一贯其学亦微矣夫子犹不许之好学何也先生曰在圣门闻一贯还是入门之学非终身结果之学也且曾子在圣门最小闻一贯时纔二十岁外彦文曰曾子之闻一贯是知大头脑矣纔知本领做工夫到启手启足之时学问结果矣先生曰然

彦文问曰夫子静中光景何如曰念头颇少但应接多了便浮气不定伊川先生云定心气心气最难定

一贯是忠恕悟处忠恕是一贯修处

意识情俱是不好一边若诚其意智其识性其情道理又只是一个

学问见了独体然后算得性学不是念头上见底若念头之独便有断灭见得此体随处是独而无对也若有古今人我内外便是二

静以见性见性自静言性则无穷言才则有限人一身都是心在目主视在耳主听在心主思心在前为心官心不在则为耳目之官非别有耳目之官也夫子所谓九思是言心官当位心官在目则目自明在耳则耳自聪

当下孝弟之事不做只管讲孝弟孝弟是甚东西夫子云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曰严孝弟两字不是圣人造作出来见亲生之膝下有此真爱便名之曰孝又因渐长而曰严因严以教敬有此真敬便名之曰弟人生何时能忘此爱敬故随处爱敬即随处是孝弟故曰爱亲不敢恶于人敬亲不敢慢于人

反身而诚四句先生曰近看来日用受用只此二句亲切反身而诚是无事时工夫强恕而行是有事时工夫一不诚便不乐一不恕便不仁反身是立本之事强恕是致用之事终日如此自当进益

彦文问曰喜怒哀乐未发便是敬以直内否发而皆中节便是义以方外否先生曰然

吴心矩问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何也先生曰故者所谓原来头也只看赤子他只是原来本色何尝有许多造作

读书如吃饮食吃得又要消得凡人有一副知见在胃最难得入道昔有人延一名师教其二子者谓师曰二生长者有工夫易为力次生全无工夫须费力也先生试之谓主人曰所云正相反次者只须与之搬进去长者还要搬出来了再搬进去

动时工夫要在静时做静时工夫要在动时用动时差了必是静时差譬如吾人静时澄然无事动时一感即应只依本色何得有差

剥者剥落剥而后复人自孩提终日要长要短到长大便要名利要货色种种胶固无出头处而今吾辈学问正要逐渐剥去使之剥尽始有复机然须一番苦工夫至九死一生中透出方得力譬如这个橘子去皮纔见瓢去瓢纔见子子分两瓣两瓣中间纔见一些子芽这芽还不是直等干元一至从芽中发出者却无形可见方是真体

人只要自己知不善即是善也知不善而不复行明善也只要自己肯去明便好师友只好说说了不肯行终没奈何

学者静坐是入门要诀读书静坐不可偏废伊川先生曰节嗜欲定心气静坐却是定心气之法

彦文问心与气何以分别先生曰心之充塞为气气之精灵为心譬如日广照者是气凝聚者是心明便是性

学者于理气心性一一要分割得明白延平先生默坐澄心便明心气体认天理便明理性

圣门言仁只是说行处多如视听言动恭宽信敏惠五者行于天下俱是说行只如此体帖便知为仁之道

彦文问曰圣人时时对越上帝何又要三日斋七日戒先生曰圣人虽无时不敬平常不废应接至祭祀时皆谢绝收敛精神以对鬼神耳

彦文问曰圣人临死顺之乎收敛精神乎先生曰此处如何着得收敛

彦文曰近觉坐行语默皆瞞不得自家先生曰此是得力处心灵到身上来了但时时默识而存之

孔子不言养气然三戒却是养气妙诀戒色则养其元气戒鬪则养其和气戒得则养其正气孟子言持志戒即是持志也

学问必须躬行实践方有益如某人见地最好与之言亦相入但考之躬行便内外

不合是以知虚见无益

有友言体认与揣摩先生曰体认者是实有这件在此若与人相会已见其人又细认之揣摩者见未见其人而想象之朱子曰因其所发而遂明之发处即是实有这件矣但人都靛面蹉过是见其人不知认也

学未有得则敬以求之既得则敬以守之即闻道者主敬工夫与未闻道一样做

有一人兄弟不和至刻说帖其人忿忿不平诉之先生先生曰兄弟相残大不祥要之衅端必自取今不若只是认罪无论其言之实者即诬者皆自认了只说容我改过即彼欲诉于乡党亦听彼自为略不与辩从此急回头大翻身方是活路

与光问先生著述先生曰程子至中年始著书著述之事甚非学者所宜亟亟不得已乃言之耳一生学问有得力处若无人可授岂忍自私只得公之后世总亦出于不忍人之心若文词何用

圣人取人之善譬如今人善看文者一般将他好处圈出来即做文字的人连自家还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便跃然如何不鼓舞兴起

先生曰适于义适亦可莫于义莫亦可此两句原因义之与比一句发无适无莫一味随义而转叶元室先生曰君子之于天下也一句极要体会可见君子之所为直要通得天下人纔行得若守定一己独见虽真心为国为天下也行不去先生曰此岂但众人不从即同志中也不从须是天下人无论贤智愚不肖都通得方可行也

先生谓周穉馨曰人生天地间要思量一个究竟此身何来将来何去太极图引原始反终一句却大关系所谓太极者原始也要原到这里反终也要反到这里

其为物不贰只是一个道理惟其一所以生物不测惟不测故神所谓易也故程夫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来可谓尽矣中庸又说一个鬼神以形容斯理之妙所以说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只曰诚之不可揜何等活活泼泼底会得时大好过日子所以说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由是思之天何尝离人人何尝离天故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人居天中如鱼居水中鱼无水不活人无天不生【人亦死在天中盖须自家生气接得天着至于养成浩然则死生一矣】

先生曰天在眼前人岂不知只为说了天命不知如何为命连天也不知了天只是天一落人身故唤做命命字即天字也彦文曰做人的有天命如做官的有君命一切行事皆承君之命而行之今做人的不知自家有天之命却如做官的不知自家有君之命也

易言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吾辈一语一默一作一息何等神妙凡民不知胡乱把这神都做坏了学者便须时时照管念兹在兹所谓允执所谓顾諟所谓慎独只此一事所以古人又说个惟字曰惟精曰惟一不然不能凝结也

人之灵即天地之灵原是一个却是个活鬼神倏然言倏然默倏然喜倏然怒莫知

为而为非鬼神而何

胷中无事则真气充溢于中而诸邪不能入

真元之气生生无穷一息不生便死矣 艸木至秋冬凋谢是霜雪一时压住彼之生生无一息之停也不然春意一动其芽何以即萌人之爪发即艸木之枝叶也饮食是外气不过借此以养彼耳其实真元之气何藉乎此哉人之借饮食以养其身即艸木之滋雨露以润其根

鼻息呼吸乃阖辟之机也非真元之气真元之气先生不息 【以上三条非说养生总阐明一气字与夜气之论参观】

王南塘先生言可睹可闻皆气也此句极妙所谓野马氤氲亦云微矣虽微犹气也神则无形之可见但一属神即是感底朕兆动之几萌于此矣寂然不动乃诚也学问只到几处可知几之上即不可知

有友曰罗整庵先生言理气最分明云气聚有聚之理气散有散之理气散气聚而理在其中先生曰如此说也好若以本原论之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如人身为一物物便有坏只在万殊上论本上如何有聚散气与理只有形上形下之分更无聚散可言

有友论天人先生曰天人原是一人所为处即天譬之命该做官者必须读书做文字读书做文是人然肯读书做文又是天彦文曰命之所有先天也人之肯为后天也无先天不起后天无后天不成先天先生曰然

希颜问易先生曰易即人心今人有以易书为易有以卦爻为易有以天地法象为易皆易也然与自家身心不相干所以书自书卦自卦天地自天地也要知此心体便是易此心变易从道者便是易之用所以六十四卦圣人说六十四个以字如君子自强不息者以干也厚德载物者以坤也非干而何能自强不息非坤而何能厚德载物乎余卦又以时言之君子所以如此者以此时也时者易也总是以此也

有言以易洗心是二物何如先生曰此言固好然须知易方是心心未必是易到得憧憧往来之心变成寂然不动之心浑是易矣岂不是以易洗心

彦文曰近日吴觐华先生讲系辞谓圣人作易总只要人能变化一部易只说得变化二字先生曰然彦文问夫子大象先生曰此是夫子之易夫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故六十四卦六十四个以字系辞内又总记两个以字看来读易又只是以此斋戒以此洗心耳又曰一部易只是说一个中字又曰不曾看过六十四卦看不得系辞若不知得系辞却也看不得卦系辞是易原若有入处便可闻道

直其正也何不曰直其敬也敬以直内何不曰正以直内看来敬字只是一个正字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齐严肃言之整齐严肃四字恰好形容得一个正字

一部易原始要终只是敬惧无咎而已故曰惧以终始无咎者善补过也易中凡说有喜有庆吉元吉都是及于物处若本等只到了无咎便好

易是现前的物事看系辞首章可知只平铺着看尊卑贵贱动静刚柔吉凶变化自

然而然圣人说一部易却像不曾说一般

以此洗心退藏于密随处是密程子曰密者用之源显诸仁即是藏诸用譬如一株树春气一动抽芽发枝枝叶都是春发出是显诸仁然春都在枝叶即藏诸用夫子言仁曰恭宽信敏惠可见仁都在事上离事无仁密不在寂然不动中寻又不是舍寂然不动处有密密只是藏诸用

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言圣人与天地都是一样只这忧与天地不同圣人吉凶与民同患百姓之忧患即是圣人之忧患也

有友问太极先生曰太极者据易而言天地间莫非易易有太极非易之外别有所谓太极也且以吾身观之吾身是易当下寂然无些予声臭即是太极周子云寂然不动者诚也诚即太极也

不出户庭与不出门庭两爻人时时用得着如事之当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门庭之凶矣事不当做而做便是出户庭而咎矣

先生曰诗必以小序为准国史明得失之迹岂可不信但首两句是真余皆后儒附会朱子不信小序是连真者皆不信矣将许多思贤诗俱作淫辞解如鸡鸣邱中皆思贤诗也彦文曰诗中多以美人喻君喻贤者曰然

彦文问曰大学至善二字即中庸也先生曰然中字自虞廷来到夫子只添个庸字中字得个庸字纔着实

论语形容夫子温良恭俭让从应接处形容子温而厉还是动容处形容至于燕居乃是从独处无事时形容今日想象真是一夫子宛然在目中也邹荆珣问曰夭夭二字如何先生曰就是桃之夭夭纯是一团生机

有友讲以约失之者鲜矣先生曰约只是一个小心约到至尽处即道也

先生问诸友曰德之不修出则事公卿看这两章夫子何等谦退及夫生德于予文不在兹乎知我者其天乎看这数段何等自任何也刘本孺先生曰圣人时时以天自对所以自合如此若说工夫便不敢易言之叶元室先生曰正为圣人日月工夫时与天游故临患难信得过若常人平日不曾有这工夫临患难更信不过先生两然之

仁者先难而后获先生曰天理必与人欲相逆纔去做难的事是向天理上行然人欲随之又要获了先难后获方纯乎天理颜子克己若红炉点雪不必言难天下归仁反从获上说樊迟根器大不同故曰先难后获

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一句乃是中庸一书大关节处学问思辨皆是择乎中庸得一善不是今日得一善明日又得一善从始至终只此一善又不是得一万事毕性道无穷学问亦无穷但得一善拳拳服膺便日新又新

有为者譬若掘井先生曰注中说及泉云仁如尧孝如舜学如孔子此是诣极的及泉然入门便有入门的及泉不得入门之泉终无诣极之泉周子言诚者圣人之本即泉也吾辈当下一念反观冲漠无朕便是原泉九仞特为不及泉者言掘井一仞而及泉不

可谓之弃井也

朱夫子之言俱是用上说使人可知可行孔子教人亦只是说用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孔子后孟子方说出心性孟子后秦汉学者俱在训诂上求更不知性命为何物至宋周程夫子出纔提出性命到微妙矣朱夫子出不得不从躬行实践上说若知孟子之言便知孔子句句精妙若知得朱子之言便知周程语语着实

五经四书注俱是汉儒专门传受俱有一个来历后来宋诸大儒又费许多心思逐句逐字称斤估两定下肯细心咀嚼之自有滋味何必说出许多新奇更不知今之所谓新奇正先儒所剩下不用者故文公先生尝云四书注中字字句句俱是某称量过来若人不曾用得某许多工夫却也看某底不出其注书时与敬夫伯恭两先生往来书简虽有一字不安辩论数番后人未曾见到反议论前贤真无忌惮也

薛文清吕泾野二先生语录中无甚透悟语后人或浅视之岂知其大正在此他自幼未尝一毫有染只平平常常脚踏实地做去彻始彻终无一差错既不迷何必言悟所谓悟者乃为迷者而言也文公先生自七八岁时与羣儿游端坐画八卦看孝经便书八字曰人不如此便不成人是何气象

气节而不学问者有之未有学问而不气节者若学问不气节这一种人为世教之害不浅

彦文问汉末管宁何如人先生曰高士也未透性之曾子

彦文问康斋与白沙透悟处孰愈曰不如白沙透彻胡敬斋先生何如曰敬斋以敬成性者也阳明白沙学问何如曰不同阳明与陆子静是孟子一脉阳明才大于子静子静心粗于孟子自古以来圣贤成就俱有一个脉络濂溪明道与颜子一脉阳明子静与孟子一脉横渠伊川朱子与曾子一脉白沙康节与曾点一脉彦文曰敬斋康斋何如曰与尹和靖子夏一脉又问子贡何如曰阳明亦稍相似

彦文曰告子所谓强持者乎曰他也不强持他倒是自然底彦文曰近于禅乎曰非也告子之学释氏所诃也在释门谓之自然外道

彦文问曰隋之文中子与汉之董仲舒何如先生曰文中子更大有圣人依归造就与颜闵同

参夫曰吾儒之学既透不透禅是欠阙否先生曰非欠阙也禅之一宗惟濂溪明道两先生真能知得后来辟佛者总辟他不服参夫曰整庵阳明俱是儒者何议论相反也先生曰学问俱有一个脉络即宋之朱陆两先生这样大儒也各有不同陆子之学是直截从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处朱子却确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为教使人人以渐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陆子陆子粗便包不得朱子陆子将太极图通书及西铭俱不信便是他心粗处朱子将诸书表章出来由今观之真可续六经这便是陆子不如朱子处

彦文问曰武侯学须静之静何如先生曰他是胷中无事闲居抱膝长吟在军中虽

终日战鬪却如无事一般胷中长安静故思虑细密而神化不测彦文曰与程夫子百官万务尽悠悠意思何如先生曰也差不多

学问并无别法只依古圣贤成法做去体帖得上身来虽是圣贤之言行即我之言行矣我朝曹月川先生是理学之宗看他文集不过是依了圣贤实落行去将古人言语略阐发几句并无新奇异说他便成了大儒故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也

岳锺尹门曰有言许鲁斋不该仕元何如先生曰文清称鲁斋无间言云程朱后一人而已又云鲁斋有仕止久速气象文清检身极密非见之真决不轻言也顷之曰予亦非漫信文清者盖有道焉鲁斋所居之地燕云十六州石晋时归于契丹至宋已三四百年鲁斋生于斯长于斯祖宗已为彼民久矣况鲁斋非有意仕元并无一毫功名富贵之念每以师道自居聘为教官曰此我可为也聘为祭酒曰此我可为也抗宾师之礼于太子毫不假借稍有不妥拂衣而归其出处进退绰绰然有余裕也曰吴廿庐何如曰廿庐与鲁斋大不同廿庐乃中国人尝为宋贡士宋贡士我朝进士也谓未当任而不死亦当披发入山又可仕乎 【以下原缺】

鲁斋有用夏蛮夷之才与子见南子意思同有鲁斋之志有鲁斋之德则可不然只学金华四先生为安稳

周程张朱是为天地干蛊之人白沙康节是享现成家当者若其闲取苦心竭力者又莫过朱夫子于世上无一事不理会过

彦文问王龙溪之辞受不明必良知之学误之也先生曰良知何常误龙溪龙溪误良知耳彦文曰龙溪之差恐亦阳明先生教处未加谨严先生曰我朝文清先生与阳明先生俱是大儒第文清之学严密无流弊阳明未免有放松处

程子云孟子才高学之未可依据且学颜子余则曰颜子才高难学学者且学曾子有依据

彦文曰明道许康节内圣外王之学何以后儒论学只说程朱先生曰伊川言之矣康节如空中楼阁他天资高胷中无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意

一向不知阳明象山学问来厯前在舟中似窥见其一斑二先生学问俱是从致知入圣学须从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虚灵知觉虽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知岂有二有不致之知也毫牦之差在此

有一元客至东林先生曰东林朋友俱不知元虽然仙家惟有许旌阳取正其传只净明忠孝四字谈元者必尽得此四字方是真元其人默默

参夫问曰开伊洛之源者濂溪也二程亲得其秘何不大阐发之伊川又谓伯淳之学得之遗经即太极图通书至朱子始为表章何也先生曰二程不过再见茂叔耳教寻孔颜乐处但指点其源头再见之后各处做官即太极通书似俱未见伯淳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某体帖出来谓大学孔氏遗书谓中庸孔门传授心法常教人读书必先语孟不是程子表出四书圣学真无入门得之遗经岂不信然

○高桥别语

门人魏大中录

乙丑被逮以午日抵锡山厥明景翁先生舛别于高桥之浒申以诲言谆谆嚶嚶爰次其略用比韦弦

雨露霜雪总是造物玉成至意须善承受

富贵贫贱患难夷狄诸境禅家云一切惟识中无富贵贫贱患难夷狄

患难中容易透性患难中一切万缘都断

临深渊履薄冰禅家过独木桥并着不得第二念

陆子静减儋法减之又减儋子自渐轻却

尝夜半腹痛痛不可支起来觉此心精明痛亦随止寻偃息痛复如初仍起坐达旦不药而愈又一日在镇江齿痛亦以静坐愈

一禅子见峨冠伟衣裳者接之颇倨曰我南岳神无异汝无我相人相诸相便是太虚能生杀人能生杀太虚否峨冠伟衣裳者拜受戒而去

○初谒语 【五则】

门人陈敦录

读书穷理至于朱子可谓尽美尽善矣须知所以读书者专为治心若因欲速而至烦躁反是累心了须守定朱子读前句如无后句读此书如无他书之法方可谓之读书

人心能疑便是能知痛痒了正好当下发愤用功去当有豁然自信安然宁谧之日不可悠悠忽忽错过了一生

叔几亭问操存难久柰何先生曰易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原非二物假如外面正衣冠尊瞻视而心里不敬久则便倾倚了假如内面主敬而威仪不整久则便放倒了所以圣人说敬义立而德不孤难久者只是德孤德孤者内外不相养身心不相摄也今当从此着力先生又曰人心本无一物所以纷扰者只是外蔽诚能一日反观物欲便廓然消化所谓纷扰者安在故一觉便是干一敬便是坤

梦中作得主张者方是真学问方能临大事而不乱

圣人之道中庸二字尽之天地之道易之一字尽之

高子遗书卷五 【终】

邑后学王忠荫校字

●高子遗书卷六

四言诗

五言古诗

五言律诗

五言绝句

六言诗

七言歌行

七言律诗

七言绝句

◆四言诗

水居六首

○水居 【六首】

微雨乍过好风徐来游云断续众峰皆开欢然抚景尽兹一栝世事如积亦已焉哉
饭饱欣然荡桨菰芦菱蔓摇漾莲云芳敷今日何日吾长五湖其来徐徐其去于于
举网得鱼摘我园蔬享鱼煮蔬载陈我书酒中有旨书中有腴聊尔东窗不乐何如
薄苒登楼四望远畴时雨既降农人乍休乳燕来止旻鱼出游万族有乐吾亦无忧
涉世愈拙入山宜深踽踽空谷悠悠长林支颐一卷挂壁孤琴游目闲云倾耳鸣禽
清昼埽室中宵拥衾无象之色希声之音咎誉可远阴阳不侵虽乖通理爰得我心

◆五言古诗

静坐吟四首

幽居四乐

谪居

考亭恭谒朱夫子

夏日闲居

水居诗

庚戌春日月坡初成

辛亥春至水居

山居

湖上闲居季思子往适至

读书山中季弟携具见过

弢光静坐

游元墓山

游静乐寺

游雁荡山

湖上

輿中

客涂

采蘼

异廿

黄龙庵访超然上人

题吴之矩云起楼

寿俞景梧六十

寿吴东溟先生七十

送辰州守瞿元立

蔡观察贻余禅衣成夜坐诗寄谢

七哀诗

程酒诗

○静坐吟 【四首】

我爱山中坐恍若羲皇时青松影寂寂白云出迟迟兽窟有浚谷鸟栖无卑枝万物得所止人岂不如之岩居饮谷水常得中心怡

我爱水边坐一洗尘俗情见斯逝者意得我幽人贞漠漠苍落合寂寂野云荣潜鱼时一出浴鸥亦不惊我如水中后悠然两含清

我爱华闲坐于兹见天心旭日照生采皎月移来阴栩栩有舞蜨啾啾来鸣禽百感此时息至乐不待寻有酒且须饮把琰情何深

我爱树下坐终日自翩躞据梧有深意抚松岂徒然亮哉君子心不为一物牵绿叶青天下翠幄苍崖前抚己足自悦此味无言传

○幽居四乐

我爱管幼安萧然一水榻诗书有余闲户庭无尘杂四海方沸糜吾独深闭合辛勤海上归乐此旧井邑征书何为者莞尔笑不荅

我爱陶元亮采蕪东篱时悠然南山意怡悦心自知北窗睡初起读书忽解颐正尔得尊酒日夕欢相持

我爱陈希夷神游帝之先空山后壁下谷口飞泉边结庐傍丛竹开户当清涟麋鹿游堂上落华满庭前幽人杜何许松下方高眠

我爱邵尧夫缅怀发清吟当其杜百原危坐必正襟会此丸中理宁受外物侵心空百营息气静天根深爱以风月谈聊见羲皇心 【他人营息而心空又次息营以空心】

○谪居

余谪居揭阳官舍幽清庭有盆鱼有竹后楹前榴华灼灼不绝树闲小鸟交交弄语长至后谢病杜门益无往来终日静读易诵诗月明静夜活火焚香援琴小弄意兴既极恹然而卧盖从容乎乐也赋诗志之

自昔悲羈旅局促詎非迷丈夫志四方高楼岂荆屏昭旷苟杜褻凭运与委蛇岭海何必恶四时有丹萸我来一甲子即事多所怡华馆绝尘鞅水木澹幽姿好鸟时一鸣静蕴流天机纵心八极外蟄心杜几微历览千古书此理不吾欺被服诚无斲真赏欣自如持此以永念可用忘栖迟自非高堂恋鹿门乃杜兹

○考亭恭谒朱夫子

束发自龟勉所志非浮荣辨涂慎所之择术居其贞魏魏云谷翁绍孔明六经羣书
万卷破奇功一原并自从子輿来倬绝莫与京如何取径子鯨弦乱中声计身亦诚便畔
道非所宁我来拜阙里 【考亭为南闽阙里】 斋心矢其诚归軫探神奥发轨谨门庭
董道而不豫聊以拙自成

○夏日闲居

长日此静坐终日无一言问君何所为无事心自闲细雨渔舟归儿童喧树闲北风
忽南来落日杜远山顾此有好襄酌酒遂陶然池中鸥飞去两两复来还

○水居诗

少敦诗书好长嗜山水娱一朝谢簪组而来居菰芦青山当我户流水绕我庐窗中
达四野喜无垣壁拘桃柳植长堤菱荷被广渠徒侣有渔父比邻惟田夫虚堂白日静恍
若游黄虞兀兀日趺坐欣欣时读书会兹动静理常得性情舒恹然以卒岁去此将焉如

○庚戌春日月坡初成

浩浩月初上月坡正受之以我无营心当此独坐时为筹世中事无乐可代兹长林
寒风息春气藹如斯万族各萌动我心岂不知俯视方輿静仰观圆象驰灵襟既无际一
形安足私持以畀大钧荣悴非所思

○辛亥春至水居

宇宙何终极吾念有所止既罕百岁人所营一乐尔禽鱼藹可亲湖山斐有旨引酒
召元和观书悟无始杜昔偁达人往往契斯理抚己常泰然此乐庶可恃

○山居

城郭多尘事入山意始豁炎暑绝寻游芳园转闲洁拂簟卧看云漱泉涤烦热疏林
来远风虚堂入新月湛湛无交心端居见超越百营良有极庶以善自悦

○湖上闲居季思子往适至

正尔山水闲念吾烟霞友春风吹微波日暮倚杨柳我友惠然至童仆喜奔走相别
叹经时相逢虑非久所欢得晤言欲言仍无有默默各自怡一室闲相偶夜深不能寐明
月杜东牖

○读书山中季弟携具见过

山中读易罢临风弄瑶琴丝桐感忧思无言对岖嵌有弟爱吾趣挈壶远相寻翩翩
求羊侣林下成盍簪火轮忽衔山兰地生清阴崇云壘布锦皓月波流金融融酒中意悠
悠尘外心道胜迹自超虑澹乐非淫荣名有衰歇清和良可任

○弢光静坐

偶来山中坐兀兀二旬余澹然心无事宛若生民初流泉当几席众山立庭除高树
依岩秀修篁夹路疏所至得心赏终日欣欣如流光易差沓此日良不虚寄言缮性者速
驾深山居

○游元墓山

春至百蛰作吾亦难幽居元墓梅万树兹游岂当徐出门日以远尘事日以疏终日
栖华闲志意常浩如入俗苦不足入山觉有余以此成荏苒欲归还口箸吾性取所适终
当期结庐

○游静乐寺

杖策寻古寺深山纵所如古木连溪桥修篁夹细渠翳然见人家茅屋庭除虚缅怀
于此中坦腹哦诗书良朋三五人列隄南北居兴来相经过直质返厥初生与羲皇侣歿
与天地俱

○游雁荡山

昔我爱邱山名胜土梦想去去三十年尘事空鞅掌兹游愜始愿千里遂独往望山
屡驰鹜入谷转疑恍仰观秋瀑飞俯听潭流响阳崖峙雄突阴洞藏奇敞幽寻碧涧底遐
矚紫霄上春风荡轻阴百里见开朗青丹未可图文翰谁能髣髴心愿止托回首空怅怏
胜地古今存浮生俄顷赏安得结茅庐于此一偃仰

○湖上

道人不识忧隕然罕所虑胸中有奇怀常得山中助时乘酒半醺或值睡初卧独往
恣幽寻欣若有所遇有时深林行穿径忽失路有时湖上还看云忘所务凝目孤鸢归倾
耳细泉注所造趣未极边陆任昏苒非关耽清娱曾是秉远慕闲心始造理忙意多失步
嗟尔行道人迫迫焉所赴

○輿中

輿中何所务得已聊自媚周道亦何遥元景去如鹜前涂有佳人丽服策名骥轻风
吹远芳望之不可企远望欲何为行行慎吾事云敛山气佳风定水容粹所以至人心贞
吉扞不二妙处绝几微如醒半如醉自得此中元万事皆如弃其元本无色君子以为贵

○客涂

旭日照輿中仲冬藹如春焚香玩羲易瞑目怡心神每入野店中宛若家室驯粝饭
甘如饴邹醪白于银充然醉饱后晏卧刍藁茵但觉无事乐不知客涂辛望望故园近岁
杪儿孙亲

○采鞠

天地有终极人生岂常尔年寿不可知富贵焉足恃昔为春边萸今随秋叶薤四时
夏代谢百年递成毁区区世人心詎能远物理所以采鞠翁悠然而斯旨

○异叶

南山有异叶不逐众卉荣古澹无颜色幽芳有余情结根千仞冈似吸阴阳精小物
有至性近垢不得生严霜无遗秀卓彼犹嵒嶭虽非松柏质可结岁寒盟世无知之者含
风以凄清

○黄龙庵访超然上人

山深昼寂寂樵语声屑屑一径入青藹竹木夏秀洁有僧赤脚眠长啸天地裂见我

掇衣起坦腹笑啜啜任真无盖藏布裹不曲折摘茗煮鲜泉豆芋楚楚设充然可供客足
已了不缺引我看泉石发兴皆奇绝挥手别之去中心自怡悦 【心中无事人见亦悦别
亦悦别后忆便彼此非无事人然或不及之或过之者】

○题吴之矩云起楼

吾友构高楼上与南山友推窗延诸峰凭几揖羣阜楼中列万卷亦贮泉百缶彝鼎
皆商周图书悉科斗客来赏奇文疑义相与剖递品阳羨茶呼取惠山酒或时自晏坐澹
然一何有青山时出云白云时入牖倏忽曳作衣亦或变为狗起灭千万端巧历能算否
人生一如此幻化安能久借问天壤闲何者是不朽

○寿俞景梧六十

昔我少壮日与君握杯酒仰见明月光邀之为三友一笑千古空世事复何有荏苒
岁月疏相看成白首今吾持一觞祝君无疆寿借问此觞酒还如少年否与我同时人半
已成腐朽而我幸与君一觞还相偶回首生平欢转觉澹可久但醉莫复问君歌我击缶

○寿吴东溟先生七十

去日每苦多来日每苦少栖栖世中事鼎鼎谁能了所以达人心摆落出物表吾慕
东溟翁摄生得其道投志西来宗无念以为宝观空觉诸妄蕤照澹自保平生经苦辛未
尝入褻褻理得身世宽战胜颜色好持此入无穷长随天地老

○送辰州守瞿元立

秋至林薄佳幽人自怡悦闲寻山中侣偶坐松下石一酌清冷泉涤兹当午热自余
无一事于性有至适云胡同心人简书迫行役我欲赋招隐言念斯民厄以君之操持所
至有膏泽器讼可不听凶恶当斩绝六言旧王章勿惜时提挈诚然振五品何必恃三尺
郡斋有余闲即是林间客得意且归来共泛五湖碧

○蔡观察贻余禅衣成夜坐诗寄谢

长林寒风厚斗室霜气侵珍重故人惠有衣亦可衾中夜每起坐春温解重阴明月
入我户流光照鸣琴念彼世中人异调难同音顿使羔裘贤难执遵路襟思君三叹息付
之一悲吟万感既刊落一息自深深乃知人心妙昼夜当温寻感君衣被意示我禅定心
获此领中珠不啻腰缠金欲悉此中元何时来盍簪

○七哀诗

肃肃秋风深漫漫秋夜长中夜百感集掇衣步空堂俯听虫声悲仰视明月光物色
一如昨旧人何茫茫岁月日以疏仿佛日以亡一岁成永诀千载空相望静心易生哀遗
情难为方愿从梦中路柔身至其旁

○程酒诗

尼父酒无量天然中权衡自非大圣资刚愎宜服膺云胡末世下放饮斯得名微醺
忆尧夫止酒见渊明哲者以怡性愚者以促龄损此清明躬受彼昏浊蒙吾以自深省龟
勉持法程觞以九为极倍之洽亲朋上与日月誓下与山水盟以此茂对之栝尽意有羸

世有善饮者于焉知我情

◆五言律诗

水居

即事

晚步

庚子秋日同友水居静坐

丙午元夕

和许静余先生闭户吟三首

秋月同张伯可吴子往泛溪

戊午春月朔登子陵钓台

○水居

到此情偏适安居兴日新闲来观物妙静后见人亲
嗉鸟当清昼飞华正苒春呼童
数新笋好护碧窗筠

○即事

乍雨洗庭柯斜阳到薜萝读书聊散帙看竹偶经坡
鸟下山初暝月来池欲波幽情
无着处呼酒一高歌

○晚步

缓步到溪头相看事事幽断云疏岛屿落日艳汀洲
水静夫容夕风生芦荻秋吴歌
何处棹惊起欲眠鸥

○庚子秋日同友水居静坐

兀兀何为者朝曦属夕阴六经疑处破一气静中深
宵汉孤县榻乾坤壮盍簪五湖
秋色满相守岁寒心

○丙午元夕

岁宄今朝静闭门春色深安居知帝力观物见天心
柏叶休辞醉梅口已可吟但于
丛竹里日日听春禽

○和许静余先生闭户吟 【三首】

年来惟好静始觉解天弢山月闲相照春风淡自陶
床头储浊酒盏下有离骚算尽
人间着无如闭户高

有竹已疏林空斋贮碧阴径萦萝薜远池带荻芦深
人静惟开卷情闲或抚琴幽居
多乐事剥啄莫相寻

君平尝避世仲蔚爱闲居城市何妨隐蓬蒿岂必除
榻留孤剑伴人共一瓢余涤尽
人间念吾将返厥初

○秋月同张伯可吴子往泛溪

不作清溪泛空令此月孤寒烟浮欲出远屿淡疑无
日月高鳧鹄行藏长荻芦栖迟

何必恶秋色有吾徒

○戊午春月朔登子陵钓台

桐江一片石千古白云横世乱无宁宇岩栖得此生渔樵亦偶尔富贵岂吾情寂莫空山士安知后世名

◆五言绝句

水居饮酒诗三首

斋中对蕪

弢光山中杂诗五首

白云篇二首

题畫竹

秋华咏六首

荻秋杂咏四首

和西筑咏八首

○水居饮酒诗 【三首】

忧危不为己放逐岂忘君但愿常太平把酒看白云
有弟知我好致我长春华华红映酒红日夕饮流霞
春气暘人意桃华满邨家人如不为乐天却无此华

○斋中对蕪

白日林中静秋风此室闲黄华无限意相对一开颜

○弢光山中杂诗 【五首】

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崔时来往
山騰浓于染丹枫闲翠竹远见白日间山僧结小屋
寒风客衣薄依岩暴朝旭坐久不知还山童报黍执
日暮山寂然树响栖鸟下独行深涧边野华摘成把
时穿深竹坐人境忽如失落日照前山松间一僧出

○白云篇 【二首】

遥望白云来转见白云去白云去不来不知散何处
心随白云远亦随白云迟欲随白云灭白云无尽时

○题畫竹

此君有高节亭亭自孤植总多千亩阴不碍青山色

○秋华咏 【六首】

蕪

夫容

秋葵

芦华

芭蕉

紫薇

? 鞠

日暮有好裛闲闲来田闲篱边见黄鞠相对不知还

? 夫容

夫容临清水露下颜色冷山斋人未眠独步月中影

? 秋葵

华开吐今朝华落不终夕开落如君恩丹心不可易

? 芦华

秋水不可极月出寒山静一夜孤舟边风吹芦华冷

? 芭蕉

山人昼埽室焚香读周易冷然万念空芭蕉照人碧

? 紫薇

小窗当北牖日夕生凉风取爱竹丛里忽亚一枝红

○ 荻秋杂咏 【四首】

雪鸥阁

点瑟轩

巢居

班荆馆

? 雪鸥阁

日夕水烟起细雨渔舟出卅阁生微寒主人方抱膝

? 点瑟轩

曰狂我岂敢聊尔混樵牧闭门春色深相看桺条绿

? 巢居

远邨人语寂幽入卧方妥夜半闻清钟明月当楼堕

? 班荆馆

无客长闭门客来共心赏去来亦何心春风芭蕉长

○ 和西筑咏 【八首】

引泉

種竹

负薪

有客

坐石

步月

枕流

卧雪

?引泉

次第竹根来相将得到家鸟嘯春雨后流出满山华

?種竹

自将山竹種岂望便成林一竿明月里聊尔步清阴

?负薪

采薪松岩下日暮负盈肩还思天际鹤或恐避茶烟

?有客

偶随白云出不掩白云扉有客坐来久山僧归未归

?坐石

徘徊涧边石小憩一悠然不知山月吐已满竹窗前

?步月

独坐松堂下参差静影来西湖歌吹歇推却小窗开

?枕流

春涧鸣幽鸟春华欲满山不知人世事一枕石泉闲

?卧雪

山上雪连屋山僧拥褐眠下方来往绝身拄几禅天

◆六言诗

湖干四时歌八首

水居漫兴十六首

○湖干四时歌 【八首】

竹飒飒兮雪堕梅寂寂兮月明芦洲动兮渔火茅屋响兮书声

春风荡兮柳绿微雨洒兮桃红骋裘马兮年少惜芳菲兮老翁

水溶溶兮林静云晶晶兮昼长绿阴浓兮埽径黄鸟窥兮移床

荷馥妍兮朝旭蝉何急兮晚风有幽人兮兀兀乐永日兮融融

气高彻兮远天虫凄切兮清宵人所悲兮萧瑟吾独乐兮阒寥

秋韵馥兮桂树秋色佳兮蘼华持巨螯兮沽酒汲惠泉兮享茶

千山皓兮方晓五湖欠兮复雪尽大地兮无瑕如寸心兮不涅

【咏雪者千秋上下

以此二语为冠】

寒风凄兮瑾户淡日煦兮亲人君何慨兮岁暮冬不久兮欲春

○水居漫兴 【十六首】

水绿山青自拄日来月往如斯有味津津谁会无言默默自怡

柴门春掩寂寂小楼卧起徐徐朝来公事几许过桥东岸观鱼
蝉声参差高柳荷香远近芳塘一榻凉风午睡半卷残书夕阳
杨华点点上下燕子飞飞去来春色行看尽矣山茶还有未开
绿树遮山有态白云过水无心一窗半开半掩四月乍雨乍殊
黄叶疏疏门巷寒风淅淅蒹葭人杜小楼隐几夕阳忽度昏雅
桃华一丛为佳柳树几行足矣行乐不务其多人心自不知止
小阁凭阑莞尔匡床拥被陶然夜半人声何处芦华隔浦渔船
一点两点邮火三声四声渔歌半生得趣不少百年好景无多
山人别无妄念三余两饭便足種成百树梅华此是穷奢极欲
靠山一亩種竹近水两畦栽华客至莫愁下箸二十七種菜鲑
平沙漠漠两岸流水弯弯几邨兴至便呼叶渡归来不掩柴门
临水闲心便远见山尘虑都消此间益者三友一琴一卷一瓢
风来柳线转媚雨过桃华更妍着履绕堤散步自言不减神僊
山人作何功课终日对山不语问我此意何如白云自来自去
赤日堕于西隅白月升于东牖我趁于此开尊佩得金印如斗

◆七言歌行

郑母寿歌

○郑母寿歌

太孺人终日静默言笑比于河清其相夫子教子孙皆有法度可谓协坤之静安女
之贞者矣为之歌曰

天回地迴浩茫茫万象昭列四气翔人生其中百念长消采至灵空彷徨持握径寸
寿无疆专静沉默道之乡心游至和迓百祥有子贤哲孙枝昌委运任遇神不伤念中无
营身轻康春妍景淑日载阳莺鸣华发化无方子孙拜上千年觞心知和悦乐未央

◆七言律诗

水居

水居独坐

水居闭关

即事

同许静余先生游山

同洪平叔游武夷

次刘伯先闭关韵

静坐吟三首

戊午吟二十首

至水居

○水居

有客风尘归去来兀然孤坐水中台九龙山似翠屏立五里湖如明镜开春雨蕨肥菰米饭秋风鲈美藕华栖蒹葭白露伊人杜恣向江天亦快哉

○水居独坐

独坐孤亭四望宽夜深明月浸溪寒归来山色如相许老去秋风转自安万里云霄看燕雀百年天地有金兰尸居未可言匏系屈指山林事更难

○水居闭关

幽居无事不开颜为惜春光只闭关两眼情亲惟绿野一生心契有青山桃华灼灼鸟嘯寂柳絮飞飞人意闲缓步溪头看落日月明深竹抱琴还

○即事

万里迢迢殊色开千秋藹藹野芳来孤舟取喜青山伴倦眼多为绿树回邑里过时惊薄俗衡门深处念时才可怜无尽乾坤内百念消归一酒杯

○同许静余先生游山

新凉甘雨徧汀洲况复山中桂树秋以我中年窥静理知君晚节解闲游喜看岩竹穿幽径爱听松风上小楼满地夕阳收拾去并将明月载归舟

○同洪平叔游武夷

连宵阴雨长春落方驾山中云即开峰胜正愁舟急过滩高绝便首重回排云岩竹山山出映水春华曲曲来薄暮天游取高顶可无呼月醉深栖

○次刘伯先闭关韵

杜杜名山寂寂峯渊泉深处有潜龙非于太极先天覩只杜寻常日用逢当默识时微有象到名言处绝无踪洗心藏密吾曹事长掩衡门独抚松

○静坐吟 【三首】

静坐非元非是禅须知吾道本于天直心来自降衷后浩气观于未发前但有平常为究竟更无元妙可穷研一朝忽显真头面方信诚明本自然

一片灵明一敬融别无余法可施功乾坤浩荡今还古日月光华西复东莫羨儒家烹大药何须释氏说真空些儿欲问儒宗事妙诀无过未发中

一自男儿堕地来戴高履厚号三才未曾一膜颜先隔何事千山首不回一静自能开百障老翁依旧返婴孩从今去却蒲团子鲲海鹏天亦快哉

○戊午吟 【二十首】

戊午吟者谓是年所见然也春气动物百鸟弄韵人心至闲自有无腔之韵悠然而来足以吟讽吟者不可谓诗所吟者不可谓道姑就行持心口相念云尔

圣贤止是学为人学不知天人未真天杜人身春杜木人居天内木涵春万殊精别方知义一本穷研始识仁试看天人无间处不知天道岂知身

莫为为者是真机稍着安排便已非桃自鲜红李白白鱼能渊跃鸟能飞不知本体

原如是安得工夫妙入微看尽古今差谬处只缘些子见相违

千圣传心一敬修不知真敬反成囚欲求一得且永得须下千休与万休疏水曲肱常浩浩百官万务尽悠悠廓然天地浑无事一物胸中岂足留

中庸二字圣真诠来自唐虞一脉传本体赜闻为入窍工夫戒惧是天然但从庸行庸言里直彻无声无臭先此是人人真本色可怜千古作陈编

格物无端成聚讼起于知本二言分但知知本即知至格物何曾有阙文本杜操舟方有舵本迷乱国为无君只翻诚意一错简涤荡青霄万顷云

知本繇来义取深须从物理细推寻一灵充塞皆为物万象森罗总是心心正涓流俱到海身修点铁悉成金细穷物理无多事只杜兢兢顾影衾

不将一事挂胸中荡荡乾坤杜此躬恰似云开天穆穆更如欠泮水融融因无邪妄名为寂岂为虚无即堕空履薄临深缘底事只愁无浪又生风

吾儒穷理取为先理彻心空不入禅穷是十分到底处理须一物不容前六经尽向躬行諝一字不从文义牵自有豁然通贯日方知日用是真元

物物其来有定则自然之则谓之天但因杜物付各物一任纷然本寂然随处家庭堪作佛无须岩壑始修僊北机实杜程门显何事庐山不细研

闻道如何可夕死死生原是道之常不闻有昼可无夜几见无阴只有阳道杜何从见寿夭心安始可等彭殤更于此外求闻道蹋徧天涯徒自忙

万物同生形不同犬羊人性岂相通因观物性明人道始信人伦是圣功仁义非于明察外愚蒙偏蔽事为中虽云此理几希甚两字金针是反躬

天载无形触目真羲皇两画写其神六爻虽列上中下一物强分天地人读去还知非汝密悟来方始是家珍试看爪发生生处何但枝头可覩春

见易更须知用易圣人原只用中庸刚柔见处几先吉中正亡时动即凶能惧始终皆免咎存诚隐显悉成龙莫言卜筮用为小动静须占是易宗

人心偏倚道心中凡念回旋即圣功精是不迷如日照一为不二与天同笃恭为执辰居所未发为中水不风圣智聪明收敛尽寂然不动感而通

孝是修行无价珍此身杜处即吾亲一禽一豕非时翦五辟三千律可论仓德饮馓供菽水朝干夕惕省昏晨不分富贵与贫贱大孝光天是守身

事事精详是与非紫阳以此示全归初经勉强须坚苦渐近天然妙入微精义无过能择善入神还只是知几须知圣学无多法尺寸基培万仞巍

言行须从拟议成不从拟议失权衡拟言本自三緘慎议动繇于百炼精率意岂真为率性争先或恐是争名须知变化方为易变化原从拟议生

朱陆当年有异同祇于稽古稍殊功存心自合先知本格物无过要识中六籍漫从鹵莽过一灵那得豁然通前贤指示皆精切后学无讹是晦翁

精气为躯造化功游魂为变浩无穷如何谓死为灭尽反落禅河断见中神化自然

偈不测有无不着是真空莫将空字漫归佛虚实原于微显同

学人须自立根基三戒当先谨独知无分少壮老异境一于财色鬪严持镇重常如
五岳峙防危更似九河堤大廷暗室心如一玉粹金精体不亏

○至水居

何事驱车缁洛尘归来烟水味逾真寒塘古岸五衰柳落日秋风一老人兀坐冥然
天地古观书悦尔性情新未须蒿目忧时事闻道明君信直臣

◆七言绝句

水居题壁

邨居三首

题畫

洛南县薛厚论妻南氏殉夫烈节

偶成

和叶参之过东林废院三首

赏华

○水居题壁

涧水泠泠声不绝溪流茫茫野华发自去自来人不知归时长对青山月

○邨居 【三首】

日暖风微杨柳斜桃华处处点邨家谁人此际能闲坐载酒东皋醉落霞

桂露灏灏欲湿衣早乘残月出柴扉天清木叶随风起闲看流云坐钓矶

小屋深深堦北房享茶煨芋地炉香主人暴背书轩下一卷羲经至夕阳

○题畫

翠靄青峰欲上楼绿杨一带野颿幽携琴时向沙边坐闲对春风数白鸥

○洛南县薛厚论妻南氏殉夫烈节

峻如南岳千盘秀洁比中峰万仞华蕤骨山中应化玉飞魂天外亦成霞 【老杜绝
句时有此体】

○偶成

尧舜垂裳恭己时天然真色复何为欲知性善无言妙此处端倪尚可窥

○和叶参之过东林废院 【三首】

满目蒿莱三径荒秋蛩吟处旧升堂党人不死倾葵藿一饭君恩不可忘

竹径茅斋此日居藤稍橘刺欲教祛白云片片浴流静黄鸟声声树影疏

城头曾筑小方台四望长空万象恢今日荒墟惟廿色春风依旧有情来

○赏华

世事可虞得与诸公把酒看华幸矣更冀明年此日长共此华诗以祝之

春风无恙一登台犹见桃华满径开无计可留华再住明年华发约重来

高子遗书卷六 【终】

邑后学薛福 【辰祈】 校字

●高子遗书卷七

疏

揭

问

◆疏

崇正学辟异说疏

今日第一要务疏

圣明亟垂轸恤疏

破格用人疏

释羣疑销隐祸疏

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

辞免重任疏

纠劾贪污御史疏

申严宪约责成州县疏

自请罢斥疏

遗疏

○崇正学辟异说疏 【万历二十年为行人上得旨允行】

臣惟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为先务而教化之污隆则学术之邪正为之所系非小也是以圣帝明王必务表章正学使天下晓然知所趋截然有所守而后上无异教下无异习道德可一风俗可同贤才出而治化昌矣臣见四川佥事张世则一本大略自谓读大学古本而有悟知程朱误人之甚谓朱熹之学专务尚博不能诚意成宋一代之风俗议论多而成功少天下卒于委靡而不振于是以所著大学初义上献欲施行天下一改章句之旧臣惟自昔儒者说经不能无异同而是非不容有乖谬是非谬则万事谬矣以程朱大贤谓其学曰不能诚意谓其教曰误人之甚是邪非邪议之于私家犹为一人之偏波而于圣贤无损鸣之于大廷则遂足以乱天下之观听而于世教有害臣有不容已于言者矣夫自孟子歿而孔子之学无传千四百年而始有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得其正传而绝学复续学者始知所从入之途其功罔极矣然是五贤者生于宋而宋不能用其学之万一前则章惇蔡京之徒斥之为奸党后则韩侂胄之徒斥之为伪学贬逐禁锢以迄于亡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纵神圣作民君师即位之初首立太学拜许存仁为祭酒以司教化存仁为先儒许谦之孙谦承朱熹正学而存仁承上命以为教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四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而天下翕然向风矣我成祖文皇帝益张而大之命儒臣辑五经四书大全而传注一以濂洛关闽为主自

汉儒以下取其同而删其异别以诸儒之书类为性理全书同颁布天下永乐二年饶州儒士朱友季诣阙献所著书专诋毁周程张朱之说上览而怒曰此儒之贼也特遣行人押友季还饶州令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所著书曰毋误后人于是邪说屏息吾道中天矣迨今二百余年以来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于是学者幼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固多然而真儒如薛瑄胡居仁吴与弼陈真晟曹端罗伦庄■〈日上永下〉卓懋张元祯陈茂烈蔡清陈献章王守仁诸人彬彬盛矣至一代之风俗上有纪纲下重名节当变故之秋率多仗义死节之士值权奸之际不乏敢言直谏之臣贤士大夫之公评士庶之清议是非井然一有不当中人心羣起而议其后故至于今上下相维持非祖宗教育之明验与不意今日乃有如世则肆然斥之曰误人曰不诚欲变祖宗表章之至意率天下而尽背之也即世则所论程朱之学亦可谓不得其门者矣夫程朱之学其始终条理之全下学上达之妙固未易言语形容然其大要则不出涵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此非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穷理即博文之谓也居敬即约礼之谓也非孔子之教也尧舜之教也故博文即惟精之谓也约礼即惟一之谓也二者合一并进而主敬为本故理日明莹则心日静虚动直而初非溺于词章心益定静则理益资深逢原而初不流于空寂此圣学所以允执其中也至大学一书程子所揭为初学入德之门而章句之作则朱子所为一生竭尽精力之笔后人学未造其域岂容轻议况古书皆有错简古本安可尽信世则之言诚意是矣岂诸儒独不教人诚意乎诚者圣人之本学之所以成始成终功先格致正所以诚正也意有不诚心有不正即非所以为格致也若夫溺于记诵徇外忘本此俗学所以为陋岂大学格致之教哉夫孔子之道至程朱而阐明殆尽学孔子而必由程朱正如入室而必由户世之学者诚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毋务新奇而先以一己之私意主张于前毋务立说而取圣贤之言矫揉为己之用循循焉以周程张朱为四书之阶梯以四书为五经之阶梯自得之而道可几矣故善学者默而识之不言而信述而不作心逸日休况今天下不患无论说而患无躬行就圣贤已明之道诚心而力行则事半而功倍矣何必哓哓焉必务自私用智欲伸其一己之说为也世则又以宋之不振归咎于诸儒之学噫是何言也人主不能用其道虽以孔子之圣生于鲁而不能救鲁之衰微何疑于诸儒宋之亡也由前而言则坏于新法由后而言则坏于和议今不咎王安石吕惠卿蔡京章惇黄潜善汪伯彦秦桧韩侂胄之徒而咎诸儒之学何心哉夫所谓议论多而成功少者非言者之罪而用言者之罪也自古刳尧献说工瞽陈规其议论岂不至多然而上之人善于用中则片言可折而盈庭可废天下见事功之实而不见议论之虚上之人漫无可否则人持所见而邪正杂陈徒滋耳目之烦无补经纶之实耳岂以人人缄默而后为盛世乎世则又谓本朝持衡国是者无决断之勇分猷庶职者有模棱之风庠序无真才实学之士朝廷黜实心任事之臣此信有之正不学之故也柰何反以咎程朱之学也抑臣有深忧焉自世庙以前虽有训诂词章之习而天下多实学自穆庙以来率多玲珑虚幻之谈而弊不知所终笑宋儒之拙而规矩绳墨脱落无存以

顿悟为工而巧变圆融不可方物故今高明之士半已为佛老之徒然犹知儒之为尊必藉假儒文释援释入儒者内有秉彝之良外有惟皇之制也而其隐衷真志则皆借孔孟为文饰与程朱为仇敌矣故今日对病之药正在扶植程朱之学深严二氏之防而后孔孟之学明使世则之言一倡天下之弃其仇敌也不啻刍狗焉于是人人自逞其私淫辞充塞正路榛芜将二祖列宗之教荡然埽地矣伏愿陛下皇建有极端本化人身体孔孟之微言首崇程朱之正学必亲经书以穷理必收放心以居敬朝干夕惕省察克治思天之所与人而人之所受于天惟有仁义礼智四者人君为天之子必克完天之赋予而后永膺天之眷命一念之发一事之动审其果合于仁合于义合于礼合于智则务扩而充之力而行之审其有不合者则务遏而勿思禁而勿行如是日新又新纯为天德则万化之源清万几次第毕举圣主之精神一奋天下之意气维新矣于是体二祖之意振正学于陵夷废坠之余明诏中外非四书五经不读而不得浸淫于佛老之说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而不得淆乱以新奇之谈学无分门士无异习人心贞一教化大同如是而人才不出政治不隆者从古以来未之有也臣入仕之初适见世则之疏不胜私忧隐虑遂有此论辨或曰四方多事何暇为此清谈臣谓不然此天下之大本古今之命脉危微之别毫耗千里之差千圣兢兢于此而可以细故视之哉故不避僭越之嫌迂阔之谓冒昧上陈伏乞圣明采择

○今日第一要务疏 【万历二十年为行人上留中】

臣观今天下事势岌岌矣贼虏既为门庭之寇而倭彝复为堂奥之灾人情汹汹识者寒心所幸者纪纲未尽坏人心尚在离合之闲诚得其要而图之则天心感格民心悦怿元气一复神气即振而天下可措于泰山之安故不敢琐聒特揭其至要者二端上闻一曰天下之大本臣闻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虽若迂缓而实易为力救其末者虽若切至而实难为功所谓天下之本者何陛下之心是也人君之心与天为一呼吸相通一念而善天以善应之一念不善天以不善应之如影之随形纤悉不爽是以古之圣王终日干干操持此心以对越在天故曰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盖自朝及夕出王游衍无息不与天相对故天理流行人欲屏息而能常凝帝眷于无声无臭之表然人心至活倏忽之间起灭万状未有所事事而能悬空守之者故必观经书以求圣贤存心养性之道或观史鉴以求古今治乱兴亡之原君子小人立心行事之别又必时召侍臣相与讲说讨论以求治国平天下之要如是则一日之闲此心常止于义理人欲不得而乘之心有所止则静心静则气和气和则喜怒皆中节而刑罚不过其则圣心冲然和平圣体泰然安舒而后天地之和应之七政循轨雨暘时若万物茂盛百姓阜成所谓笃恭而天下平盖自然之实理也我太祖高皇帝曰人心虚灵乘气机出入操而存之为难成祖文皇帝曰人君不可有所好乐流而不返则欲必胜理朕每退朝未尝不思管束此心为切要此二祖所以远绍尧舜精一之传而圣子神孙所当万世佩服者也臣少伏廿茅侧闻陛下忧天时亢旱布袍步行祷雨陛下此心何心也畏天命悲人穷惻

然不能自宁故屈万乘之尊为步行之劳而不惮也然而灵雨随车天心格矣当其时臣见虽山童田叟莫不举手加额欢欣鼓舞谓圣天子举动为万代瞻仰是人心格矣陛下举而天人交格如此孰谓苍苍者不可知而林林总总者不易化乎伏愿陛下常提此心保而勿失扩而充之每事皆然陛下今日如此即今日之尧舜也明日如此即明日之尧舜也尧舜之道至易至简言之似迂阔而行之实无难故虽为山九仞苟一念怠荒即前功尽弃也虽未覆一篑苟一念精进为之即是也陛下何惮而不为尧舜使圣德光于海隅休声传于万世乎此为天下之大本伏惟圣明留意臣愚不胜惓惓二曰天下之大机臣闻天下之事必有其机事机一握则百年之业可底成于一朝兆庶之情能转移于俄顷何则机者神化之枢得其机而化斯神也臣观今日内而百官外而万姓所引领望于陛下其最急者曰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是四者陛下为之易如反掌然而天下臣民所注向忽快观于一朝如饥者之得口渴者之得饮观听遽新精神顿耸天下之事无不可为矣夫上帝以生物为心天子以天心为心岂以仁圣如陛下而独不然乎臣固知必左右使令之人慑于天威而举动失措故益动天怒而刑责太过耳夫不安则倾人极则变理之常也岂以睿知如陛下不虑此乎臣以为虑之亦无益也反之固甚易也陛下诚自今日开诚谕之许以更始尽除刑戮将见人心悦服皆如再生圣主推心置人腹而左右倾心戴一人上下相安永无意外之变岂非挽回天心奠安宗社之至计乎特在陛下一念转移闻耳所谓举朝讲陛下即未能尽复其旧或五日一举或十日一举稍省虚文使圣躬不至厌倦孰曰不宜乎或以午朝或以晚朝豫为传宣惟圣意所在执曰不宜乎或御便殿时召辅臣从容咨访相与经画天下人心岂不警策万倍乎所谓用谏臣非谓建言诸臣皆君子而无小人参于其闲也夫天下固有沽名钓誉之小人而必无同流合污之君子故诸臣未必皆真而真者出于其中陛下容吏部从一时之望精人伦之选擢而用之岂不彰天地无心之化帝王从谏之美今必使秉铨者畏罪不敢推贬谪者以官为禁锢是使贤不肖皆无由显见而天下后世谓圣人之朝以言为禁如圣德何夫安居以享荣贵自守以待迁除岂非人情所甚便诸臣明知其不利于己而必慷慨论列者无他其一念忠君爱国之诚激于中而有不能自己耳为人子谏于父母逢父母之怒至于笞撻及其事定之后父母未有不思其言而矜其情者臣固知陛下于诸臣必有如父母之于子者矣所谓发内帑臣非欲陛下尽损内庭之积为天下之用也臣观古今善理财者无如周公而周官所立泉府谓之曰泉者欲其如泉之流而不滞也记曰有财此有用故财用相因善用之则为治平之道不用则为无益之物臣以为宜许户部得以通融出入有事则暂借为边方之用不致天下急赋敛而激生他变无事则仍补还原数以备不时之需既明示天下以天子无私财而实则府库之财未有非其财者也天下之事可言者不止于是而四者其要机伏惟圣明留意臣愚不胜惓惓以上二者为今日第一要务而圣心尤为根本必如是则天心格而天下可无水旱之灾民心悦而率土益坚尊亲之戴陛下试行臣言将见朞月之间万事改观边方将吏勇气百倍何忧么么之叛

贼哉不然则上下之情日隔天下之心日离臣恐可虞之事不独在叛军骄虏海岛不测之彝而又有不可知者矣伏愿陛下扩天覆地载之宏仁垂日照月临之精鉴慨然而俞之毅然而行之赫传圣谕示清秋朝讲之期再下吏户二部议行臣说使百官万民穷年累月之望一旦易为欢腾踊跃之情无论其它即此中外之人情亦足以感皇天而不亓四海矣

○圣明亟垂轸恤疏 【天启元年为光禄寺寺丞拟因台臣李公疏先上得旨允行遂止】

臣三十年前官行人司行人曾于严寒见穷民赤体行乞者不胜悚惕然间有之而已 【隔三十年宜有十年之蓄乃使贫民日增政事何在】 今蒙圣恩擢用再至京师则穷民赤体者徧满街衢矣每近日暮皇城左右哀号之声悲惨万状臣往来过之目不忍视耳不忍闻痛心刺肠眠食俱恶臣日在东门恭进陛下膳羞慨然叹曰满目穷民不过费陛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昔齐景公时天大雨雪景公衣狐白之裘临朝而曰不寒晏婴进曰古之贤君饱而念饥暖而念寒景公悟脱裘发粟以与饥寒者夫景公一国诸侯能行一善名昭千古况我皇上神圣何善不能为在一举念闲耳景泰中本寺寺丞王锤奏东安门外夹道中日有穷民跪拜乞钱四关无处无之遇寒冱必有冻死乞敕户部等衙门勘审人给布衣一身米一斗审其原籍有亲戚者待明年春暖沿途给与口粮递送还家其无亲戚者在京以没官房给之仍行天下有司遇有穷民一体矜恤得旨户部议行成化时礼部尚书姚夔奏乞特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马拘审道途乞凶残疾之人有家者责亲邻收管无家者收入养济院照例给薪米其外来者亦暂收之俟和暖量与行粮送还原籍有司一体存恤务令得所此亦调摄和气之一端也宪宗可其奏曰无问老幼男女有无家及外来者顺天府尹尽数收入养济院记名设法养赡无令失所万历四十年本寺少卿徐必达疏内有请恤穷民一款云文王哀先茔独阿衡耻一手不获柰何令辇毂下有此迹之不能远于何有又言操臣丁宾署南光禄时 【丁司空随地行实事此见一斑】 清理南京饭堂籍阖城饥民姓名逐坊约期给以钱米具受实惠况六飞亲御之地何乃独屯其膏请敕令各城御史照二臣题准行兵马司按坊按铺备核各饥民给以烙印牌户部出米御史按牌亲给夜则查空闲官房分编字号亦按牌投宿其法甚善惜此疏留中不行臣谓此一举也王政所必不容已况陛下一元伊始万寿方新今万国执玉九彝贡琛而令赤子寒无一缕赤身立骨辗转于涂泥之中叫号于风雪之夜岂盛世光景可使四海九州岛万目万耳闻且见乎臣隐度之此类穷民多不过千余目前最急者当人与絮衣一身米一斗户工部百孔千疮之时决不能及此合宜于本寺豫借库银四百两仓米一百石且为千人卒岁之计 【苦心设处以求必行】 容本寺臣涂乔迁等会同巡视科道清查应节省钱粮上请陛下允行补还此数可以不费陛下纤毫而增圣德无量如不以臣言为谬立发本寺库银四百两仓米一百石委本寺堂上官一员督精敏署官制衣仍设法随米给散务令人受实惠此系权宜后不可为例更乞敕

下户工二部如景泰成化闲王鍾姚夔题准事例及万厯闲徐必达题请事理立为可久之制其于导和迎祥岂曰小补

○破格用人疏 【天启二年为光禄寺少卿上得旨允行】

臣观今日之事大不可测也 长驱与否不可测也 山海关能坚守与否不可测也 各边口保无疏虞与否不可测也 西虏保无乘虚与否不可测也 而我所以备之者泛泛然日复一日无一可见之实事则有坐待危亡而已 非常之时岂当守寻常之格 臣以为宜特设一防御大臣专理守战招豪杰如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右侍郎孙承宗其选也 臣不识承宗见其言论忠义恳切绝无瞻避询之贤士大夫皆谓豪杰之士有为之才又素留心兵事果其用之当以学士兼尚书都御史职衔如在外总督之任于京师开府行事与部院名位相并职事相通庶几行无窒碍更别发帑金数万令其修举庶务不至支用各部担延日月近奉旨练兵教射之董应举旧奉旨制造军需之李之藻皆当加以职衔协佐承宗此要着也 夫守京师非独于京师也 四辅八府中州近地自巡抚各道至各府州县皆须得人 今大计之后岂其有不职者 顾或负性与武事素不相习 丞宜迁以善地别选异才布满畿地 无事则练兵积谷有事则率兵勤王 此要着也 守御之道以人心为本 民不知义见难争避不可守也 无赖恶少警起抢劫不可守也 奸细伏匿乘危窃发不可守也 治之之法无踰保甲 诸臣既详言之 皇上既申命之矣 然行之存乎其人 责府县行不能也 责五城御史行不暇也 当专任一人行一事 巷至户到巡行稽察教以忠义旌其良善精择壮丁使习骑射如兵部职方主事鹿善继可任也 臣尝一识其人刚毅清约真实任事须以本部郎中带御史职衔令与五城御史事权相并与府县职事相摄方便振行法纪支取用度此要着也 国家之事束缚于格套分岐于意见摇夺于议论所从来矣 虽以圣明之朝无事不可为而有志之士无事可为者大率坐此 今日何日尚可循沿积习乎 臣以腐儒越庖言事罪以出位夫复何辞伏望皇上行臣之言仍治臣之罪臣之愿也

○释羣疑销隐祸疏 【天启二年为光禄寺少卿上报闻】

臣观今日中外人心皆疑戚畹郑氏并及其昔曰所用之人以为 奸细伏陛下宫中一朝寇临于外奸发于内其祸有不忍言 臣从田间久闻此语今来都下人言更甚通国危疑莫必其命近且流言入于大内矣 臣伏而思之人言何为而然邪 往者乌差谋逆实系郑国泰主谋差之供招具在 刘保谋逆实系卢受通谋刘于简供招具在 受亦郑氏之人不可掩也 则人言汹汹有自来矣 然臣以为祖宗功德甚厚陛下福祚方隆天地鬼神森列拥护故张差刘保先后伏诛 凡谋者必败败者必诛 即天下至愚不应复萌此念况郑养性等蒙三朝不杀之恩正保守富贵之日岂复更有邪谋而无柰人心之积疑不解也 人心与国势相为存亡人心疑则惧惧则易动而不可固 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其何以守 臣以奸细之说不必论其事之有无当思所以处之之道 不过从人心所积疑者而解之非以害之正使之远害以自全也 故在郑养性自为计不宜以人所共指之

人自处危疑陛下为养性计不宜以人所共疑之人密迹禁近亟当使归湖广原籍仍令带俸以示优厚者也至于李如桢一家交关郑氏计陷名将杀百万军民失千里土地祸延至今皆其兄弟所为刘于简原招明言李永芳约如桢内应陛下不诛如桢直是养虎遗患所当亟正典刑以除祸本者也至于崔文升者当先帝新丧哀痛万几劳瘁凡有疾病其证必虚虽至庸医亦能辨之文升故以泄药元气一泄不可复收是明以药弑也在律故违本方杀平人者皆斩况于至尊乎陛下不即诛夷仅止斥逐四海人心已愤郁不平今文升复潜住京师意欲何为亟当明正典刑以全陛下父子至情示天下君臣大义者也盖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特当时失刑不及考讯故不如张差刘保早正谋逆之罪其罪岂在张差刘保下乎天下事当其可为则丝纶出纳而有余当其不可为则斧斨破缺而不足今事急矣伏望陛下立赐干断将郑养性一家发回原籍将李如桢崔文升即正典刑则人心之危疑可释肘腋之隐祸可销国家之纪法一明天下之神气一振然后战守之事次第可行也事关安危大计臣下皆可直言臣不敢辞出位之罪

○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 【天启二年为太常寺少卿上得旨罚俸一年】

臣观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诵之曰明明后虽以尧舜之圣不过明其峻德为明明后也故明明后者必明明德明德者何也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不明者何也心本明又须人自明之故放于外则不明复于身则明着于欲则不明循于理则明动于气则不明安于止则明荒于怠则不月居于敬则明鹜于动则不明主于静则明其明与不明在一念转移间如反复掌无难也今陛下临朝百官肃肃于下陛下肃肃于上陛下之心无不明也陛下临祭百执事肃肃于庭陛下肃肃于位陛下之心无不明也然而未为明也何者朝祭之顷陛下之心无不明陛下不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时心中不着一事岂非心无为以守至正乎是所谓心复于身也循于理也安于止也居于敬也主于静也是所谓不放于外不着于欲不动于气不荒于怠不惊于动也故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得者知吾心之明本来如是非由人为造作也然后陛下知吾心之无外即天也吾心之有主即上帝也故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心一刻放失即贰其心非所以事上帝矣夫然后深宫之中得肆之地虽欲不凛然保之不可得矣至于深宫之中得肆之地凛然保之而后为明明德也夫然后陛下读圣贤书知无一字不言心无一字不言心之明而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于书而此心之保不难矣自昔圣帝明王未有不好读书者人主好读书未有不为贤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难操舍读书别无操之之道如大学一书既讲于经筵入于圣虑臣以为即此书反复玩味明明德于天下裕如矣推而广之宋臣真德秀大学衍义不可不读也再推而广之先臣邱浚大学衍义补不可不读也陛下尽心于三书而帝王心法治法无不具备夫然后知若何行政若何用人若何理财若何治兵人臣若何为正若何为邪臣下之言若何为是若何为非若何为似正而实邪若何为似是而实非皆了然于圣心而后为明明德而后为明明后也如近日礼部尚书孙慎行论旧辅臣方从哲一疏关系甚大堤防甚远从哲之

罪非止红丸其最大者乃在交结郑国泰国泰父子所以谋先帝者不一始以张差之梃继以美姝之进终于文升之药而从哲力左右之培植其为郑者鉏击其不为郑者一时若狂知有郑氏而已此贼臣也讨贼则为陛下之孝而说者乃曰为先帝隐讳则为孝此大乱之道也不可不明也又如戎政尚书黄克缙论选侍一事陛下念圣母则宣选侍之罪念皇考则优选侍之礼义之尽也仁之至也而说者乃曰为圣母隐讳则为孝明如圣谕以为假捏忠如杨涟以为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冷眼旁观此大乱之道也不可不明也一惑其说孝也不知其为孝不孝也以为大孝忠也不知其为忠不忠也以为大忠忠孝大节皆可反黑为白何事不可指鹿为马昔宋朝欲贬蔡确岭表宰执恐开端朱熹叹曰使后世见无礼于君拱手坐视而不敢逐必此言矣今务隐讳而已将何所不至哉事有不辨于至微贻祸于无穷者皆若此类在陛下多读书精义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则如方从哲郑养性大义岂容不讨何可一日复令居辇毂下邪臣蒙陛下擢于废弃玷于朝班八阅月矣伏见陛下真有为尧为舜之资天下真可被为唐为虞之福而祸乱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言巨细毕具然举而措之在陛下一人所以回天地之运握宇宙之枢提挈纲维兼总条贯又在陛下一心不然如无舵之舟无针之车何所执持何所适从乎臣故举要言之必读书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始可宏济于艰难建中兴之大业也臣非迂言四十年体验于身心考究于经史信其理之必然食芹而美曝日而温以献至尊臣老矣不能久事陛下不敢不毕其所欲言伏惟圣明少垂察焉

○辞免重任疏 【天启四年为刑部侍郎上得旨令遵新命供职】

臣闻命而惊俯躬而媿臣尝读易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黜不及矣臣蒙圣恩拔擢贰于秋官自揣逾分方切循墙况于都御史者天下之事皆得而言之臣工之邪皆得而纠之然而世习之渐靡难言矣臣子不真心为国家不真心修职业悠悠忽忽则有难振之气以请托为固然以货赂相结纳则有难洗之习升迁壅滞仰屋书空则有难定之志谬同异为是非误爱憎为好恶则有难清之见无端而起畛域藩篱无端而起弓蛇鬼豕则有难调之情所以难者皆缘人心各有阴私故各成隔碍必居上位者自心先无阴私而后可潜销人之阴私自心先无隔碍而后可潜通人之隔碍至于御史簪笔朝端公论之明晦由之持斧寓内一方之安危由之必为之长者联为一体萃为一心惟君国之是殉毋身家之苟营而后可宏济于艰难今者大计在迩巡方之使当使循良之麟凤悉耀光明贪残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几困穷之四海灾荒之子遗尚获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职即都御史之失职此之关系何如重大乃以臣之薄劣当之是易所谓覆餗者也况英贤满朝以臣视人真皆胜己以臣自视真不如人伏乞圣明亟收新命任臣旧职别选贤能以当兹选

○纠劾贪污御史疏 【天启四年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上得旨允行】

臣惟御史回道考察宪纲至严也列圣之明旨皇上之申饬盖淳复郑重矣乃不意

有慢视宪规恣行无忌如巡按淮扬御史崔呈秀者陛下不以臣为不肖使长西台岂非欲其是则是非则非无所媿阿隐默乎臣初入院适见有两御史回道一为江西妄按御史谢文锦一为崔呈秀臣心讶曰异哉两御史一时回道一至清一至浊泾渭较然臣不别白为陛下明言之是不忠之大者也即发河南道考核无何河南道御史袁化中以所考核谢文锦者至臣即以称职考奉旨回道讫越二旬而化中始以所考核呈秀者至化中盖有难于言者矣臣于去年奉差而出今年复命而入往来淮扬间所见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方御史未尝有如呈秀之贪污者强盗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访犯地方大恶也每名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多以贿免不应荐者多以贿荐至御史出巡每有节省公费助国用者呈秀到处透支至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不胜其苦彰彰于地方耳目臣时以非职掌所关不敢访其主名何人过付何人至于举劾失真贪酷漏网则有两淮运司同知谈天相在是呈秀所荐也呈秀甫离地方而盐臣樊尚燝按臣刘大绶且牾其赃私入告矣则又有霍邱知县郑延祚在是呈秀所荐也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且发其馈遗奉旨提问矣是贿而荐之实证也臣尝窃笑人臣之负国又自负也受国家宠荣若何而所为者不务于可荣皆蹈于至辱御史巡方宠荣极矣如呈秀者辱身辱国何如哉臣闻其知谈天相之贪欲论劾也天相稔其易与奉之以千金求免劾而卒免天相益稔其易与也又奉之以千金求荐而卒荐则是摇山撼岳之威祇供其御货攫金之用而藩间垄断之贱且冒居触邪指佞之官臣故谓其至辱所当重处以一洗巡方之辱者也伏祈皇上敕下吏部议覆施行

○申严宪约责成州县疏 【拟未上】

臣观天下之治端一澄原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职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膏泽至州县始致之民州县者奉法守职之权舆也州县贤则民安州县不贤则民不安顾天下之为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为县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岂能尽得贤者而用之贤者视君为天不敢欺也视民为子不忍伤也奉法修职出于心所不容己非有所为也其次则有所慕而勉于为善有所畏而不敢为不善其下则不知职业为何事法度为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贼也故为政者拔才贤除民贼约中人天下惟中人为多约之于法皆不失为贤者太守约州县者也司道约府州县者也抚按无所不约约之使人人守法如农之有畔焉而无越思则天下治矣臣谨条画州县所当持行者令自抚按而下以递相约皇上不以臣言为谬谓可施行仍乞天语申敕令臣等刊刻成书发各差御史颁行天下臣等按以核天下州守县令并以核约州守县令者庶几皇上之仁恩得实究之民也谨列款如左

一课农桑须中心诚恳欲开民衣食之源赏勤警惰使民兴起毋得徒事虚文差人下乡反滋民害

一兴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弥文故曰民不从其令而从其好为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励操肃以御下民自观而化之更须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必

表扬之乡绅耆德必尊礼之邑中经明行修令誉着闻者必稽考其实闻之巡按御史疏荐于朝以补乡举里选之废典而不孝不悌及一切关人伦伤风俗者必真之法如是久之而教化自兴

一育人才朔望临学宫必以圣贤明训为诸生谆切教诲俊秀之士必令读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性理纲目以端其心术正其识见为国家有用之才

一乡约为教化内一要事但县官不以诚心行之徒成虚文而约正约副等反为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敦请邑中德行乡绅或孝廉贡士为民钦服者主其事而约正副等以供奔走乡约行则一乡之善恶无所逃盗息民安风移俗易皆得之于此有记善簿记恶簿又须有改过簿许令自新

一乡饮巨典不得滥及匪人

一社学务选教读得人

一学宫敝坏即申详修厓境内凡有古先圣贤及祀典所载山川祠宇敝坏者实时修理完好者仍要埽除洁净关锁祠门不得容人堆积杂物坐卧作践四方过客瞻拜有识者常以此占州县官之品何可忽也

一积贮民之大命丰无所储荒无所赈尚可称民父母乎必须随宜设法使一县积谷足备一县赈济岂独活民即以弭乱州县之功在苍赤水流子孙端系于此

一社仓是救荒良法各乡劝缙绅及名家自造仓廩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与之其法量人户种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息于青黄不接时借贷又必二三十户连名保借欠者即同保内人户摊赔小荒减利中荒捐利大荒连本米下熟征催官府给与印信文簿为究治奸顽使之可久

一境内有荒芜田土宜竭力开垦流移人民宜竭力招抚

一境内有陂池宜浚者及时开浚圩岸宜筑者及时修筑城垣颓塌桥梁毁坏者及时整理高原污下所宜树木及时种

一仓谷主守须择殷富谨厚者量以礼待每年交盘更换勿令偏累倾家但令接管者照数交收勿令吏书参与以滋需索及时敛散出陈易新皆县官躬亲

一养济院近来竟成弊藪独不沾实惠皆由吏胥添捏诡名混冒须是州县官据其陈告者审实给以面貌木牌仍不时查核分别革留凡男妇犯重罪或游荡倾家及有子孙婿侄可养者不得混收以妨无告

一州县极贫待毙之民大约可计每岁动支预备仓谷城中四门择寺观宽绰者煮粥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残喘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粮不许混冒约费米百余石耳设诚行之利济不少所当委任得人稽查出纳无成虚文

一钱粮一县大事秋冬之交必先算定分派由帖使小民先知办纳之数征粮则总立一簿算定人户额田数田粮数均徭里甲条编数分为十限每月限完几分比较只用此簿不得别立第二簿完欠俱用实写不得用浮票民间依限完者即不听比过限不完

方拘其尤者比责须是分数明白如欠一两而从来未完者即从重究欠十两而完过七八分存剩者即从宽处毋得但论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别催征止用里甲间于奸顽之户行不测之威票拏一二无得偏差阜快执牌下乡徒空鸡犬无益茧丝

一征银不加火耗即颂声徧地此亦易事何海内寥寥信矣立志高远者之难所宜猛省

一收银要不时取收头法马等子查对令解户亲自敲针

一起解银两须委佐贰不得用穷官猾吏以致失事

一天下库藏未有不为库吏书侵欺者查盘时那借支吾非其实也必须访的监禁实时变产完纳者贷其死不完者即申上司置之法一应收放掌印官纤悉自封自判勿复入其手

一无情之词十无一实县官贪取罪赎辄多准词状致原被两家同归于尽民之穷困此其一端为民父母当肫勿劝化合勿轻讼事涉伦理而无大故者即为焚其状词免其仇隙其它苟无关系槩勿听可也

一人命状词尤不可轻准出牌在城告人命者县官即至其家相验审问四邻诬告者重惩情真者方准在乡者必令带尸到坛带四邻到尸所然后投状县官即到坛中相验审问一如在城之法则不真者自不敢轻告非但官省事民保家以人命诈人者亦息老穉之获全其命者多矣

一佐贰不得令擅受民词擅出牌票衙役尤宜箝束佐贰之害民即令之害民也

一勾掇止差里长非真正强盗人命巨恶不得滥差阜快下乡以滋诈扰是造福小民第一义原被各差千证似更简便

一本县人不得容棍徒在别县赴告除强盗外关提者勿听

一妇人非犯奸及人命及被公婆夫男所讼俱不许拘

一轻犯罪人勿得轻送监铺致染瘟疫及为牢头索诈妇人不系大辟及勘合追赃家属虽娼妇亦勿滥禁

一罪犯除大辟及引例充军外其祖父母父母老疾家无次丁者照大明会典发本州岛县摆站做工煎盐哨瞭在京无论军民发两京府会同馆摆站各照徒流年限释放此刑罚中仁恩不可废而不行也

一狱中重囚日间宽松夜闲当严禁狱门不得容人出入常以不测查点

一吏书门皂昵之纵之皆县令也众胥役分其利一县令受其名愚者不为往往愚而不悟何也所宜猛省

一善人者一方元气民间有孝子悌弟其上矣次则仗义好施者次则终身自守不作非为者必须访实各书所长扁额表其门免其杂泛差役以为民劝

一恶人者良民蠹贼蠹贼去而良民始安几天罡地煞打降把棍之类访其首恶重治仍籍之于官使禁其党类一有党类诈害良民者并其首治之

一讼师教唆起灭破民家坏民俗一段机械变诈无识者竞以为能浸淫入于其术而不觉不复顾天理人心为何物矣所当访实悉牒其名于申明亭审出刁诬词状追究写状之人并拏重治状上写代书人某自不敢欺

一豪奴倚主人之势鱼肉小民莫可控诉访实恶端申巡按御史拏治

一刑杖竹篦不得重一斤务要削平棱节不许打在一处不许打腿湾拶指不得过两时非强盗人命不许轻用夹棍夹不得过两时敲杖不得过三十

一堂上须要肃清不得容吏书皂快门役拥立左右致奸弊出于意外

一每日所行事须立一簿逐件登记完者勾之一月内事必于一月内了使吏书不得延挨索诈上司事亦不至沈阁取咎

一私衙要关防严密多有清谨官为妻子僮仆亲戚所坏交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骗民财时宜觉察

一县官乡里亲戚不得容留在寺院说事得财以速官谤

一本县每日供给须照时价给现银与市民两平易买不得倚官减值亏短賒欠不得纵容买办人索取铺行钱物佐贰衙一并禁戢

一各役工食按季放给不得豫放扣减

一生辰令节不得受礼物以长奔竞

一不得假借巡缉查点将不到人役科罚银谷

一不得称贷富室及至富室监生家饮宴

一上司铺陈往往借用当铺江南则派粮长借办极为扰害须本县节省公用置办着库吏收领封贮入查盘事件内无令移用以至缺少

一俵解备用马匹不得克减马价

一保甲所以弭盗安民今本县开报保长时既饜饱吏胥一番而棍徒充当保长又诈害良民无已竟使善法皆成厉政团练乡兵亦然徒滋扰害而已既不可惩噎而废食岂可不循名而责实要在贤者着实举行周密防备天下多事之时二者实为未雨绸缪之计不可忽也

一武备不但地方保卫亦官府自身保卫昔人作县猝遇大盗诈作承差突入县庭拔刃劫库县官给以库银大锭不堪发用为批票取之大户所金大户皆民壮之骁勇者诸人知令有急皆襁砖石而入遂擒羣盗使非抡选平时安能应变仓卒故据各州县民壮弓兵汰其老弱实其虚冒尽足以募壮士练精兵备不虞也

一盗贼地方大害必有窝家必与捕快交通平日当密访窝家及通盗捕快置之于法一有生发即行严捕必擒获而后已此等风采彰闻自然盗贼屏息乃不肖有司护盗如子既欲邀盗息民安之誉又避上司地方多盗之责往往深怒失主呈告反责捕快诈诬其甚者与盗相通纳其货贿致盗贼以此县便于行劫纵横无忌失主不敢告捕快不敢擒酿成大乱恒必由之所当痛以为戒

一强窃盗到官县官即刻自审勿轻用刑只严急起赃赃真然后具招勿轻信攀诬而容口快先拷勿先发佐贰审问

一赌博为盗贼之源必须严禁民闲开场赌博者责令两邻首告不首者同罪

一娼家为盗贼之藪不许容留城内居住有居住者两邻不首同罪

一白莲无为等教自古倡乱之首务要密察访严驱逐无致遗害地方

一州县官表率一方宜先简俭以挽侈靡之俗即宴会名刺不可以为小事漫从流俗当照宪规刊刻小约与本地缙绅彼此遵行节财用于易忽移风谷于不觉矣

一民闲渰杀子女最伤天地之和有犯者重治四邻不首者同罪

一宰杀耕牛黏网飞鸟当设法严禁亦仁政之一端近江南有以鸟铳射弹飞鸟一发辄毙多命尤为残忍所当严禁

○自请罢斥疏 【得旨回籍】

臣于本月初八日奉旨会同吏部尚书赵南星看议御史陈九畴论新推山西巡抚谢应祥及文选司员外夏嘉遇与九畴互相奏辨事随具疏上闻十二日奉严旨处分矣夫应祥之推巡抚出冢臣真见以为他人遇缺千求应祥恬静自守欲以此奖劝恬士故与夏嘉遇言之而特用应祥会官推举众论佥同已蒙皇上点用不谓陈九畴谓其昏耄谓其图谋乃以诬不要钱不说事之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也天地神明昭布森列九畴误为人使以欺皇上臣则何敢欺皇上以欺天地神明今大中嘉遇俱已降斥部院被含糊偏比委曲调停之旨臣媿死无地自伤愚昧不能仰当圣心报皇上知遇之恩又伤烦言乱政致千圣怒亏皇上平明之理臣谏臣之长以谏为职当有显谏顾伏而思之臣之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怒为子者当夔夔斋栗待亲心之自明亲怒之自霁何可更为激渎臣又伏而思之九畴疏中有背公植党之语前代往往以党之一字空善类倾人国亦由当时大臣过激以速成其祸今日何可别为激渎然而臣之职失矣官以谏为职而失其职则皇上何取失职之臣为哉伏乞即将臣罢斥以为人臣不尽其职者之戒

○遗疏

臣虽削旧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

◆揭

罢商税揭

论学揭

○罢商税揭

伏见天津抚台李懋明老先生疏内有复商税一款攀龙不觉顿足叹曰何意欺言发于贤者夫神祖朝羣臣蔽舌秃颖请罢税而不可得光考一朝罢之海内欢呼有若更生光考一月仁政千乎令名此事最大夫罢而欢呼则复而怨咨欢呼而诵光考之仁圣则怨咨而谓皇上为何如主邪此一事耳皇上子道所关君道所关今日輿人之口即他

年信史之笔人臣纵不畏一身受讥谗独不畏君父蒙讥议乎此而不畏则王安后之人言不足恤矣今日定乱以人心为本举朝方惴惴忧加派之失人心而商税之失人心倍蓰于加派加派之害以岁计商税之害以日计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以贵买决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今税撤而价不减者实由镰税流祸四海困穷加以水旱频仍干戈载道税撤而物且踊贵况税复而宁知底极乎兵兴以来言利者细无不举无一足恃实非策也钞关当铺皆令民怨而天怒反致悖入而悖出以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试观二祖开基军国浩费曾有今日之诸款乎曾有今日之不足乎不过屯田盐法钱钞等事行之得宜耳宋仁宗用师西夏命近臣及三司议省浮费诏自乘舆服御及宫掖所须务从简约若吏兵禄赐毋得辄行裁减治朝生财如此今生之不能遽生节之不肯遽节目前急着在天下巡抚得人使其随地相机随宜措置每年务设处若干以佐国用岂遂不及复税所得之数乎以此俟屯田之成 寇之灭庶几其可商税一事言之痛心万望李老先生前念皇考后念皇上慎勿以复税为念同朝诸老先生慎勿以复税为言也谨揭

○论学揭

近者黄门朱五吉老先生有宪臣议开讲学之坛国家虑启门户之渐一疏指意归重东林至欲以东林为戒而不复讲学此一倡吾道之祸大矣天下国家之祸大矣职东林人也即不言及于职何忍坐受东林之诬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日中天不复渎奏以启争端故谨具揭夫黄门所言东林非东林也乃攻东林者之言也所言东林之祸非东林能祸人乃攻东林者欲祸东林也数年来职每自詫理义人心同然何以言理义者辄目为朋党而不容于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其同然也故以为党也国家用一当用行一当行去一当去必曰是东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当用言一当行言一当去必曰是东林之人也不论东西南北风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于正目为一党东林何幸而合天下之众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羣猜弓蛇后虎涂豕鬼车皆非实事也即如郭明龙正域生平未尝讲学生平不识东林黄门谓与顾宪成开讲东林即此而观他可例推无亦黄门师生姻娅之闲涵濡浸灌之久于时局之说不自觉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来门户去于人口依然还作当年口吻邪夫时局何为而攻东林邪方中涵相国未入相之前首参之者吴严所亮也既入相之后首参之者钱梅谷春也故一时承迎相国者皆以攻东林为职业摧残善人戕害国脉率由于此此果东林所为乎抑攻东林者所为乎以为东林所为东林能制其乡里言官不参论人乎昔程伊川先生讲学于熹丰而为蔡京诸人所攻朱晦庵先生讲学于庆元而为韩侂胄诸人所攻不以蔡京韩侂胄诸人为戒而以伊川晦庵为戒可乎东林非程朱而习程朱之教者也不幸类是矣夫学者何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知道则刑名钱谷皆实事也不知道则礼乐刑政皆虚文也在此心迷悟间耳诸老从迷得悟不忍人之覩面而迷故讲以明之正使之即事为学非以学废事也黄门曰孰是仕优者乎乃可学不然勿言学职亦曰孰是学优者乎乃可仕

不然勿言仕审如是可仕者寡矣宇宙甚大不可以一见相碍释老且不能废况可废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帖括之谓也非督学胶簧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学世道交丧于是朋党祸起相安则交安相危则交危故党类之党不能无是羣分之品也偏党之党不可有是乱亡之本也知党类之不能无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党之不可有使之各惩其祸而勿为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专尤人则无不可融异为同化小为大故有教则无类并党类之党亦可融之者其必由学乎惟学可消门户顾以学为立门户职未见立门户者而可以谓之曰谨揭

◆问

解头问

○解头问

或问解头之役曰江南自粮解而外解役之最重者有四一朱漆解也一茶蜡解也一皇砖解也一胖袄解也四者皆足以破民家而杀其身曰若是其甚与曰民趋役于三千里外而受命于宦竖宦竖之视富民虎之视肉也何厌之有曰然则将奈何曰民办物官为解民厚出解纲给之使解官有利无害斯善矣曰办者非解者解者非办者民竟为粗恶以涂塞物不堪解而解官何所呼号于犖谷之下也曰是有主者终无所遁其责民则何敢且物不具解官不行也曰解官挟不行之势以渔民柰何曰解官有辖民有控何病曰主者为谁曰上富户也次富为贴不及下富曰户上下于何知之曰上富表表邑中不必以田知田有飞诡也次富以田知之差其多寡为等当事者平日当有一小册差等富户参伍咨访周知四境以审粮役点解户不淆于临事不欺于胥吏矣曰吾闻役法莫不善于用贴譬之一牛驾一犁牛未必惫一犁驾十羊羊毙而犁不举矣曰贴有二贴役者虽耗毫亦同其不测之祸谓之以羊代牛可也贴钱者虽铢两必有定派之额谓之众擎易举可也吾所谓贴贴钱而非贴役也曰其法如何曰一解役出则点几上户为主必其三年内无粮长私项重役者仍量其所费若干与贴户若干贴户出钱主者办解物具而差官解官亦必择其人之可任者即今候缺小吏穷困无聊如年度日民出钱以饷官官出力以它民官民两利计莫善于此也曰费之多寡何以知之曰此须细询令经役而熟于事者详开某件时价若何某件工价若何此可以知解户之费矣详开沿途某费若何到京某费若何此可以知解官之费矣解户务在多与贴而不困其力解官务令多与糴而不苦于行斯上下相便而可久也每见往时民解既易官解官解旋复民解者非官解之不可行解纲俭而官称厉也当其议官解时民不胜吝即令微益于解官而不能平及其复民解时民又不胜苦即欲厚输于解官而不可得夫民可与乐成而不可虑始固在上之人力持而公裁也若曰官解终不可行则金花亦属官解经收亦属宦官何以人争求之至令居间为也则以金花解纲最饶故也曰官解既久宦竖知解纲饶独不穷索解官乎曰固也视民则有间矣解官有官差可凭有当路可告有地方仕宦可匈以宦竖及各衙门吏胥视之则臆肋也孰与富民先儒有言天下事未有有利而荼害者择其利

多而害少者为之耳抑愚复有慨焉今天下白粮独出江南江南独出七府宫闱百官胥食之民出财力辇输以供国家者独当海内劳苦而白粮船所至关津复税之何邪今民贾易米麦关津亦不加税岂贡赋之米反当税邪或曰非税粮税私货耳此又不仁之甚者也夫粮有定额船亦有定额所带几何而不使劳民自润乎此圣王之必以听而不禁者也诚得当路特奏免之其锡福于民者无涯敛福于身者亦无涯矣此则苏民闲粮解之最苦者也

高子遗书卷七 【终】

邑后学胡文湘 九文澜校字

●高子遗书卷八上

书共一百一首

◆书共一百一首

与李见罗先生

与许敬庵先生

荅顾泾阳先生论格物

荅泾阳论周元公不辟佛

荅泾阳论程朱辟佛

荅泾阳论管东溟

荅泾阳论生之谓性

荅泾阳论儒佛善字不同

荅泾阳论犹龙一语

与泾阳论知本

荅泾阳病中作工夫书

观白鹭洲问荅致泾阳

与泾阳论东林

与顾泾凡论已发未发二条

荅邹南皋先生六条

与冯少墟四条

与逯确斋三条

荅刘念台三条

与安我素二条

荅钱启新二条

与揭阳诸生

与管东溟二条

上倂鹤赵师五条

荅钱御冷
荅叶台山
荅朱平涵
与萧自麓二条
与罗匡湖三条
荅耿庭怀
与陈思冈
复钱渐庵二条
与徐匡岳大参
荅曹真子论辛复元书
与刘云峤二条
复朱密所
与何天玉二条
荅吴安节年伯三条
与洪桂渚
荅陈伯襄宪副
与吴子往四条
与周自淑
荅史玉池
与周念潜
与张子慎
与吴怀野二条
荅萧康侯
复陈敬伯
荅周二鲁
荅瞿洞观二条
与顾新蒲
与丁子行
荅刘直洲
与罗止庵
与王具茨
荅张鸡山
荅吕钊潭大行
荅王仪寰二守

荅汤海若

荅吴严所司封

荅区罗阳太常

荅吴进士

荅友人书

荅吴伯昌中翰

荅田双南

致周怀鲁中丞

○与李见罗先生

侍先生三日侧闻所论庶几不逆于心归而益博求之见从古圣贤所传之要隐约皆在于是日用之闲颇得归宿未知由此而之又更何如也往时见明道云吾学虽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帖出来不晓作何语今乃见此理充周于吾前活泼泼地真不可须臾离也妙在反躬而已矣凡学问真切下手自无闲口说闲话去年向先生说格说致子细检点意念起处总属为先儒分疏假饶说得十分是当与自己原不相干学不切己精神都向末上去终日问辨以为无不在道而于道背驰矣静言思之不觉失笑有拙序不首其于先生教旨未审彷彿有入处否风便一语指点自针自砭针砭尽千古学人

○与许敬庵先生

龙平昔自认以此心惺然常明者为道心惟知学者有之蚩蚩之氓无有也即其平旦几希因物感触倏明倏晦如金在镰但可谓之镰不可谓之金如水凝冰但可谓之冰不可谓之水则道心于人心即在镰之金道心迷而为人心即凝冰之水也而先生乃曰童仆之服役中节者皆道心也初甚疑之己而体认忽觉平日所谓惺然常明之心还是把捉之意而蚩蚩之氓有如鸢鱼飞跃出于任天之便者反有合于不识不知之帝则特彼日用不知耳不自执亦不曲从因许翁言又进一格然则无觉非也有意亦非也必以良心之自然者为真稍涉安排即非本色矣又见先生举朱子云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谓是欲尽读天下之书尽穷万物之理却不然此只就一物上说因其所知一二分是处穷到足十分是处积之之久自有豁然贯通处耳若谓知得一物必须穷尽物物则尧舜之智而不徧物宁有此等学问乎今时错认文公格物者正在此故不敢不辨乞先生更教之

○荅顾泾阳先生论格物

来书云尊稿中所欲正者乃是所引格物说一廿一木二语丈看得甚有原委但子细磨勘似说得稍阔阳明之学与圣门之学端绪虽殊要其说之所以得行亦有其故程朱两先生大本大原灼然无可疑者而条理节目间未尽归一丈再精研之

辱教格物廿木之说据愚见本无可疑天下之理无内外无巨细自吾之性情以及

一卅一木通贯只是一理见有彼此便不可谓尽心知性圣贤之教随人指点见问者欲专求性情故推而广之曰一卅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会得此意则与中庸所指鸢飞鱼跃者何以异哉孔门之学以求仁为宗颜曾思孟之后惟周程张朱之传为的陆氏之学从是非之心透入性地不可谓不是然而与佛氏以觉为性者相近阳明良知之学亦是如此一边是仁体一边是知体仁统四端而知不能兼仁故仁者无不觉而觉不可以名仁源头处杪忽差殊耳程朱二先生细看来无不归一处所不同者解说书义然书中紧关用力处则亦无不同也愚见如此望先生教之

二

来书云兄云无善无恶说当提出根源良是业所以能笼罩人缘渠亦未尝不以性为善只是将这善看得诧异耳此其为惑世诬民之最也一卅一木之说善会之亦自不妨但六经语孟中并未见说着此等功夫其故安在鸢飞鱼跃傍花随柳乃是自家一团生机活泼泼地随其所见无非是物与所谓一卅一木亦不可不理会者根趣自殊试体之可见仁者必觉而觉不可以名仁信然觉非特不可以名仁亦不可以名智徒以智与觉字面相近故说者多以属之耳如以觉为智则以觉为性又何疑焉丈谓仁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似尚未为究竟语仁义礼智只一般浑言之只提着一个便色色都在其中非特仁兼四德偏言之便各有所主又非特智不能兼仁也道理须四方八面看始尽耳观此书知端文析理至精忠宪推尊良有其故

孟子只以四德言性此便是善安得而无之舍此言性非知性者也舍此言善非明善者也一卅一木之说先生以六经语孟中未见说着此等功夫乎此正孔门一贯之学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只为从来源头是一个故明此即通彼通彼亦明此耳先生曰鸢飞鱼跃傍花随柳乃是自家一团生机活泼泼地随其所见无非是物若不是一物何以随其所见无非是物既是此物则格诸身格诸何何以见根趣之殊邪仁兼四德而智不能兼仁此语有病觉非特不可名仁亦不可名智先生之言是也但觉之浅深又绝不等今之言觉者固不足道而象山阳明又不可以此目之此处几微直是毫牦千里也

三

格物说近看得何如一卅一木是格物事鸢飞鱼跃是物格事朱子诗云一日洞然无别体方知不枉费工夫正谓此也先生试格之又因顾说而得浑融

四

先生云莫非理也有何巨细有何精粗但就学者功夫论自有当务之急耳龙谓大学最先格物便是当务之急开眼天乔飞走孰非心体以卅木为外便是二本便说不得格物先生云有梅于此花何以白实何以酸有桃于此花何以红实何以甘顾意谓此等处不可格先生谓各有理在愚谓花尚有一朵中半红半白者格之而后知其不测亦格也一则何以冲寒而即放一则何以待暖而方荣龙谓天地闲物莫非阴阳五行五行便是五色便有五味各自其所禀纷然不同固无足异至发之先后盖天地间有一大元亨

利贞各物又具一元亨利贞杂然不齐良有以也先生云于此格之何以便正得心诚得意于此不格何以便于正心诚意有妨龙敬问先生曰此一卅一木与先生有关否若不相关便是漠然与物各体何以为仁不仁何以心说得正意说得诚乐意相关禽对话生香不断树交花所以为善形容浩然之气所以不可不理也先生云既无别体我之体即物之体矣岂必逐卅逐木一一而为之格即欲逐卅逐木一一而格之辨其如何而为一卅如何而为一木此所谓尧舜犹病者也龙谓万物一体谁不知之然只是说话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不是小可事恐当大费功夫若必欲逐卅逐木辨其如何岂成学问所以说及卅水若曰求之性情固切程言得此纔明然理不专在一处求这里也是那里也是云尔先生云孔子作太学者也其语子贡曰吾非多学而识曾子传大学也其语孟敬子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豆日用不可缺者也犹然见略况一卅一木乎龙谓多学而识是玩物此是格物玩物是放其心格物是求放心笾豆之事是有司事此是心性事不可同日而语先生云程朱两夫子之说则然矣亦曾用此等工夫否遗书具在详哉其言之也孰谓发明一卅一木之理者乎孰谓商求一卅一木之理者乎龙谓庭前卅不除便是这意思如观鸡雏观盆鱼皆是至于朱子所谓鳊鱼肚里水便是鲤鱼肚里水尤亲切可思矣大抵先儒此说本轻而活先生所驳则重而执轻而活则指点流行触目道在重而执便落言语障碍矣先生更细研之观物即是养心不枉却工夫也先生严事端文道之所在争辨如此具见端文之无我也始悟朱陆当年未尝动气

○荅泾阳论周元公不辟佛

昨承手教令致思周元公不辟佛之故龙窃以元公之书字字与佛相反即谓之字字辟佛可也元公谓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会得此语可谓深于辟者矣

○荅泾阳论程朱辟佛

昨思程朱所以辟佛之故凡斯道大明之日即是异端附会之时圣贤因时有作循其自然之势而已夫子没而七十子各以其所得者为学及其弊异端并起而孟子不得不子辨千四百年间儒者不过为修身谨行训诂诵习之学与二氏盖判不相入及周元公开揭蕴奥而天下始知求之性命之微异端因之假合程朱不得不辨者势也故观鲁论而见元公之道观孟子而可以知程朱之心如昭代盛时道德一风俗同薛文清一向笃实而闲静也岂见讨击异同乎纵观今日是何局面邪故圣贤不得已之心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有意为辟有意而不辟者皆私也元公之时明吾之道而已譬如人之无病则起居饮食即是卫生却疾程朱之时吾道已明必须去其混之者如六邪外侵攻去其疾而元气始复也

○荅泾阳论管东溟

续论更不可少益觉快心管翁篇中大义数十先生已俱得之但尚有小曲折未审可一并说破否盖此翁一生命脉只在统合三教管翁不出于真心真见书必不传先生惧其诬民特着此辨其种种开阖不过欲成就此局拈出一个周元公是欲就道理上和

合拈出一个高皇帝是欲在时势上和合拈出羣龙无首则欲暗夺擢王道统而使佛氏阴篡飞龙之位拈出敦化川流则欲单显崑卢性海而使儒宗退就川流之列其它尊儒者不过局面上调停引儒者之言不过疑似上附合故无极太极近于虚空法界则宗之朝闻夕死近于生死大事则宗之然其所谓太极所谓道即所谓崑卢遮那者是也至于阳尊程朱阳贬狂禅而究竟则以程朱之中庸五宗之佛性并斥更是其苦心勤力处欲使辟佛者更开口不得也然举要而言则枉却一生劳攘到底三教殊科耳前蒙此翁惠书近拟荅一束又觉孺子唐突长者且既有环辙之宣尼且作闭户之颜子先生以为何如

○荅涇阳论生之谓性

来书云生之谓性章颇有所疑性者万物之一原安有不同孟子将犬牛之性犹人之性折难告子分明谓人与犬牛有二性矣如何注谓知觉运动人与物同仁义礼智人与物异似皆宜有商量幸丈一参之在天为命在人物为性一也然以命言则万物一原以性言则有禀受之不同故人得之而为人之性犬牛得之为犬牛之性非性异也形既异则气为形拘有不得不异者所谓纔说性时便已不是性者谓落在形气中也仁义礼智人与物一也形气异是以有偏全明晦之异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理之与气二之固不是便认气为理又不可告子生之谓性语未尝差生之谓性与一阴一阳之谓道何异也然圣人不谓阴阳便是道故又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只是这个须是截得上下分明告子不知此故认气为道也鄙见如此先生以为何如愚谓形而上者即是一阴一阳一阴一阳原不指阴阳也惜不及面质先生

○荅涇阳论儒佛善字不同

春来浪游颇是妄动山水佳丽未免有驰骛之意则知耽慕烟霞亦是逐物亦为心害人心动于欲未有不为害者山水尚然况其它乎辱示求正牒质疑草一字一爽千古不可磨灭之正论又何疑龙自正月以来尽取佛书读之颇能究竟其旨今日谈学者都将佛宗来证圣学实无有知吾圣人之道者若果知之自见彼此正如南辕北辙如何合得佛氏所谓善念中善事也与吾圣人言善绝不相干韩子曰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固宜如佛氏所谓善其为仁也亦宜乃欲将来混搅圣学渐灭义理真大乱之道也今日邪说横流根株只此四字先生捉着病源真是擒贼擒王也

○荅涇阳论犹龙一语

人性一也习之于圣人之道则圣矣习之于佛则佛矣习之于老则老矣维吾圣人之道亦然习之于夷则夷矣习之于惠则惠矣孟子眼高千古故曰所愿则学孔子也凡学以习生悦以悦生悟以悟成性则不可回盖所见无非是物矣是以君子慎所习也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此语诚然而习不同不同则其应用全别用处既别和体全非故学之至者虽其反本还源之处同归于太极而实则有霄壤之不侔故曰失之毫牦谬以千里也向者攀龙尝思于三教异同之际而颇见其微故一言蔽之曰性相近也习相远

也夫子谓老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今见老子其犹龙乎天不可见见之于时行物生圣人之道不可见见之于日用常行凡天下之至道皆愚夫愚妇之所能知者也犹龙者高之也亦外之也藏于渊入于云在于不可知不必知者君子无庸心矣他日子夏论及于三才之数生物之细微夫子曰然吾昔闻之于老聃子夏出曰论则美矣非世之所急也夫子曰然如女所言亦各具所能由此观之圣人犹龙之意见矣二氏之道阴分中事也故皆在杳冥之境吾以可知者诘之彼即以不可知者逃之其谁得而穷之以是知圣人犹龙一语之微而婉也昨以对客^{廿廿}奉复故详其意如此口人之量如天圣人之言无迹便二氏游于其中

○与涇阳论知本

大学之旨明德新民要于止至善止至善者一篇主意也其下皆说止至善工夫物有本末一节最为吃紧先后二字示人入道之窍失了先着便不可入道先着即在格物格物之功非一其要归于知本知修身为本而本之天下无余事矣故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知本则知止矣正与物有本末一节相叫应也窃谓古今说大学者格致之义程朱为最精致知之义阳明为最醒止修之义见罗为最完三家相会通而不以一说相排斥斯可耳但见罗看知本之本如中庸中者天下之大本之本谓非以修身赞其为本乃是以本归之修身盖以善无声臭点到身上便有着落故曰本之一字乃所以点化此身把柄此善也此义虽甚精奥然平平玩味本文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似无此意而见罗之说又自成了一个安心诀法未必是大学原旨也大学之旨只是教人格物致知格来格去知得世间总无身外之理总无修外之工正其本万事理更不向外着一念如此自然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岂不是止至善也观下文听讼一节其释知本昭然可见矣当初程朱二先生只错认此谓知本是阙文而谓格致自别有传遂令修身为本二节无归着后世知得此谓知本是原文而谓格物只格本末又令格物致知之工无下手假令一无知识之人不使读书讲论如朱子四格法而专令格本末其有入乎只如阳明单提致良知而埽朱子穷理之说弊败亦已见矣故程朱格物之说更不可动只提掣得大学主意在止至善而知止工夫先于格物知本自然如木有根如水有源而格物穷理皆所以致其良知而非徒夸多鬪靡为闻见之知矣何者道理一不向身体帖便非知本便非致知也如此觉得文义条直明白而工夫当下得力也先生试体之以为何如

○荅涇阳病中作工夫书

先生云闲时作工夫病来即不能窃以病来做不得的还未是真工夫也横渠曰自来以多思为患且宁守之只行其所无事又曰心之要在乎旷熟后无心如天易简不已如此则病时正好做工夫先生体之以为何如

○观白鹭洲问荅致涇阳

江右之学自宋至今如一涂辙岂风气使然与今虽云阳明之宗实则象山之派诸老之中塘南可谓洞澈心境者矣然以愚见窥之尚有未究竟在何则圣人之学上下一

贯故其言表里精粗无不兼到举要而言循理而已循理便无事即无思无为之谓也今徒曰无思无为得手者自不至遗弃事物然已启遗弃事物之弊矣如曰止于至善有何名相倚着之可言至矣极矣今必曰无善无恶又须下转语曰无善无恶乃所以为至善也明者自可会通然而以之明心性者十之一以之灭行检者十之九矣无思无为者即无善无恶之谓也未离知解则未离门户未离门户则未离倚着倚着易知而无倚着之倚着难知也故曰尚有未究竟在圣人之道至易至简无可名言故曰予欲无言言之至也惟其无可言故其可言者人伦日用之常而已所以愈浅而愈深愈卑而愈高愈显而愈微然则如之何而可使人见本体也曰此在人之信而非可以无思无为无善无恶转令人走向别处去也如易曰干元亨利贞如言人仁义礼智之谓也停停当本体如是而已信得及者别无一事日用常行人伦事物无令少有污坏而已此圣人之学所以为至易至简也虽然王塘老之学实自八十年磨勘至此其静功最深妄窥之者浮矣轻矣然学术杪忽之间不可不据所见相与评质先生试参之以为何如

○与泾阳论东林

东林乐聚原是宦于此土之忌府何则诚畏之也大抵吾辈罪名只在心肠不冷冷亦何在恐逆天理耳因思圣人在家则曰吾其与闻在外则曰必闻其政当时大段多事不知何法免三家之忌至匡人之围桓魋欲杀似不见饶以先生之仁直是于人无所不容然见得是非极真故世决放不过也君子决无有见原于小人之理但因而自警各人身上各有充不尽的分各有改不尽的过各自勉而已

○与顾泾凡论已发未发二条

与顾泾凡论已发未发

朱子首篇内一条云有天地后此气常运有此身后此心常发要于常运中见太极常发中见本性离常运者而求太极离常发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释老之荒唐也吾兄云此朱子初年未定之见阳明先生自以为秘传者也当删无疑龙按朱子初年之见盖认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凡谓之心则无未发之时而未发之性存焉则终未尝发也故其工夫亦只在察识端倪而却于程子所谓涵养于未发之时而未发之性存焉则终未尝发也故其工夫亦只在察识端倪而却于程子所谓涵养于未发之前者有疑盖全向流行发用处寻求也后来却见得浑然全体之在我存者存此养者养此非别有未发者限于一时拘于一处然其枢在我非如向日在万起万灭方往方来之中立脚矣后又益见得性情之妙管摄于心而动静之功贯彻于敬当其未发仁义礼智之性具焉此心寂然不动之本体也及其已发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形焉此心感而遂通之妙用也而戒慎恐惧之功则周流贯彻于动静之间而尤必以涵养为省察之本此所以未发则镜明水止而喜怒哀乐之发则无不中节也凡朱子所见大约历三转而始定至此条之说又别为一义其论太极者有曰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无先后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极则是太极乃在阴阳之中而非在阴阳之外若以乾坤未剖太极未

分之时论之则非也盖恐人于阴阳外别求太极耳其所谓常发中见本性亦孟子所谓乃若其情则可谓善明道所谓由其恻隐知其有仁盖性不可见必于发处观之也特此心常发类于初年之语然此主见本性而言语相似而意不同非比初年之见以未发已发分别心性不加涵养而纯任察识也兄更审之以为何如

与泾凡二

兄入礼曹于国家阙典幸留意建文年号不复靖难死节诸臣未表君君臣臣天地大义孝子慈孙莫之能掩与其为之于后人孰若为之自我又我朝溢法独不仿古必兼行恶溢乃昭劝惩此弟平日所藏于胷中兄相时因事可一及之向所云东平守弟初甚愕其人后问于予拙云朴人也弟咋逆经之他州县皆有人持刺出接惟彼州若不闻细廉其民皆云无他以此益知迎送之间大不足以观人纔着一分爱憎便都失之不可不慎也

○荅邹南皋先生六条

荅邹南皋先生一

当今先生之学深彻人生而静以上茫茫宇宙可以考证此事者赖有先生而已敝同年冯少墟北方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先生见其集否自朱陆两先生分明后两脉并行于世龙以为但取其来龙真结穴真不必问其何方向也先生以为何如

与南皋二

窃观中庸一书自诚明之性也大学一书自明诚之教也中庸下手慎独即诚即明大学下手格物即明即诚无二物也惟是大学错简缺传不决于心半生矣近年得崔先生一语决之敢为表出请正是否

荅南皋三

得先生教及赐新刻读之爽然一化更无所疑攀龙于甲午秋赴揭阳谪所长路孤征寂寥萧洒中穷研此事至汀州店櫬推窗看山忽然黏缚脱落本心豁露方知从上圣贤所说皆是药方皆是拄杖自是以来二十年矣天冈本色了然日用终是放药不得放杖不得根器薄弱无可奈何圣人于天下万世上中下根照见得透故照顾得到先生集中每每及之如与海门先生东更是吃紧此道幸甚某自来极信得先生之学不能无疑先生之教以为说得太松滑此病终恐不免天下人却不是先生忠肝义胆万难千磨中来也于今始无疑矣诚明之说昔有问者云中庸何以首言慎独便在诚身上做起大学何以首言格物又在明善上做起攀龙曰中庸言自诚明之性大学言自明诚之教由今思之只是弄口至崔后渠先生定古本大学以诚意章人自淇澳至此谓知本一段移在所谓诚其意者之前文从理顺昭然知本是格致之义而格致未尝缺传心却如夫子宅中掘得蝌蚪原文可以了大学一案学者精神更不得向身外一步走漏矣先生以为何如年来东林滋多口是信道理不达时宜之罪天下事未有不由自取者得此一番冰霜大受诸公化育不敢辜负也辱先生相念并及之

荅南皋四

往者从结心开处窥见本性风光未尝不知人之即天也物之即我也凡之即圣也今之即古也伦常日用之即神化性命也然有阴气在如月光然读先生合编竟先生之言如赫曦透体一逼逼去寂静的意思觉此身方活见人方亲方有味乎善与人同之语此乃谓寂静也初看便有此意今乃益实感幸之余附此为报由此而之未知能不负先生否耳邹翁之学惟先生其益先生极真切则见松滑乃真松滑也否即落世情即近乡原

荅南皋五

比者正体验人心除却怨天尤人即荡荡乾坤更无一事矣然学问不真且向此中过活殊不自觉先生教及此当几提挈也要在有事干当强排遣不得会约及文洁公志铭何啻百朋之赐

荅南皋六

得先生平等之教并认平等之误平等者性体也森罗万象并育并行善者还他善恶者还他恶而已无与焉之谓也若非见性人等恶于善究且背善从恶矣所谓火力锻炼质性秽浊复吾太虚真体非以调停剂量之精神熏物而无忤也体认如此非造诣所到先生以为何如

○与冯少墟四条

与冯少墟一

鄙见蒙老年丈印可何幸如之此事不落言诠要在心悟由无言无象中仿佛可言可象者中庸二字而已由可言可象中默契无言无象者择执二字而已便见不倚无一毫搀和之谓择无一毫渗漏之谓执弟今日惟时时刻刻觉其搀和渗漏而已未知何日可几道岸也海内惟老年丈之教无一字之逆于心弟决不敢为昧心语然弟所见于年丈有未同者千万勿吝指示此事非小容情不得也

荅少墟二

善即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后有性善字从无人识先生特发其端学者不明善故不知性也夫善洋洋乎盈眸而是矣不明此则耳目心志一无着落处其所学者伪而已矣然其机窍在于心入身来故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大集中阐发已无余蕴虽以弟鄙浅之说有所印而此中人士遂知所归今世有老年丈斯道之大幸也

荅少墟三

手教云内存戒慎恐惧外守规矩准绳两语当终身行之又云戒慎恐惧是性体真精神规矩准绳是性体真条理此透性语也人未知性谓此为桎梏若透性方知此是真安乐盖天然自有之中绝无安排造作者也非穷参不悟非悟不彻性体不彻未有知吾圣人之矩为天生自然者又何怪其欲埽除此矩哉圣人之学所以异于释氏者穷理而已穷理则性为圣人之性不穷理则性为释氏之性性岂有二哉所从入之端殊也南方

风气劣于关中百倍弟之力量劣于年丈万倍反观此性无欠无余上视圣贤不差毫发所以不忍自弃者以此伏惟老年丈时赐提策开愚立柔

荅少墟四

得教复得泾野先生语录之赐感感拙说为老年丈印可者方敢存之不自是如此应改者一一如教易之矣知学者甚难知正学者更难知学而能通达世务不至以学害世者尤难非老年丈吾谁与归弟已得差归矣老年丈不日大用当归而归当出而出有一定之卓识而无执一之成心非老年丈吾谁为望班役索报^{廿廿}寄复有欲闻者当别寄恐书邮之浮沈也

○与遂确斋三条

与遂确斋

与兄别来略窥得路径圣人之学只闲邪以存诚此理直是易简然却与世学所谓易简者不同干之易也以健坤之简也以顺盖以健顺而易简非以易简废工夫若以易简为心便入异端去矣世儒亦多有见得诚的意思只是无克己闲邪工夫故纯是气稟物欲用事皆认作天性以妄为诚种种迷谬此格物致知大学所以最先用力也格致亦别无说只是分别得天理人欲界分清楚透彻正闲邪之要也其入手处则程先生每喜人静坐朱先生每教人读书此意真妙错认其意者便溺章句便耽寂静失之远矣弟看来吾辈每日用功当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静坐以思所读之书读书以考所思之要朴实头下数年之功不然浮浮沉沉决不济事也兄以为何如幸相与觅便反复印证朱夫子曰日月去矣大事未明可惧也吾辈不可不念

与确斋二

兄之学必已得力曾诣一旦豁然贯通境界否弟甲午东粤之行千里孤征燕闲静一之中微有窥见五年于兹矣虽于日用不无断续但觉此理充满活泼了然心目之间身心有个着落处行事有个把柄处所苦者既非圣贤根器又无小学工夫而志学又迟却孔子十年迟却孔子二十余年者尚有之可胜惋惜以致气习熏染淘洗为难今亦无他法只将义理浸灌栽培去耳兄受质之淳处困之甚倍于弟其得力必百倍于弟不知其入处何如此事甚大日月渐去幸速相研究也

荅确斋三

得兄书下弟顶门一针矣不必与兄谈易此便是易弟于数年前不意中有昆山一语落于相知之耳遂为言路诸公扯作印证横起风波不节之嗟又谁咎乎今欲一阳之潜须是三緘之密耳兄一生爻位甚是正当向来读易无所入者想索之文义今有所见者想是印之此身尚有一语问兄何者是画前之易幸教之

○荅刘念台三条

荅刘念台一

伏承下教咨所以居方寸者方寸即宇宙也世人漫视为方寸耳顾非穷究到名言

不立之地为名言而已非存养千里虑未发之先为思虑而已名言思虑为憧憧之方寸而已弟之愚昧正在憧憧中生活言之可作有一小书可证斯理敢以奉览

复念台二

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理者知本之谓也仁丈云一穷理焉尽之矣诚然哉理者心也穷之者亦心也但未穷之心不可谓理未穷之理不可谓心此处非穷参妙悟不可悟则物物有天然之则日用之间物还其则而已无与焉如是而已弟稍窥此路从此行去虽不能忘归家之念亦不敢念到家之期没身长途所不虑也反身而诚是到家语何敢言吾辈但认得家真认得路真有家肯归有路肯走而已仁丈以为何如

荅念台三

此事甚细得兄相与推敲甚幸但无成心各据所见勘究到底彼此必有益也净色根魄也随念分别者意也灵觉则是心传所云心不在焉视不见听不闻是也此与意识相似而实不同盖心作主宰意主分别也心一也黏于躯壳者为人心即为识发于义理者为道心即为觉非果有两心然一转则天地悬隔谓之觉矣犹以为形而下者乘于气机也视听持行皆物也其则乃性也佛氏以擎拳竖拂运水搬柴总是神通妙用盖以纵横竖直无非是性而毫耗之则于差则上辨之兄以孟子着见之端即佛氏作用处此最可观凡事稍不合则必有不妥此见天然自有之中毫发差池不得若观佛氏于彝伦之际多所未安彼却不顾也故儒之与佛论其洁净精微不挂丝发空空如则同而其中自然之秩叙若权衡之轻重度量之长短佛则一槩抹杀超超自如矣尽虚空徧法界性体充周正谓如是所以云与自己总不相干者正谓躯壳上重重私欲耳若一日克己复礼则躯壳之己便与天地万物为一岂有二邪吾儒与佛氏名目多不同如儒者说性只在人物上未有人物只说天未有天地只说太极其实一也知性则知天人生而静以上未尝不可说用力敏疾则念清人生而静以后未尝不可复学问之道无他复其性而已矣弟观千古圣贤心法只一敬字快捷方式无弊何谓敬绝无之尽也有毫耗丝忽在便不是有敬字只为不识敬字在亦不是易曰直其正也直心正念而已直心即正念正念即直心卓卓巍巍惺惺了了至于熟焉习心化而无事矣弟之于此如适千里者未出户庭然曝温芹美思以为献不自觉其老生常谈之可厌也连日病齿荅多未尽乞兄再穷究之

○与安我素二条

与安我素一

天地间需才为急知人甚难君子经世原与斯人为徒真学问不行避方人□□一口中□□□辨察望兄所在精察人品为要方人为圣人所不暇而不知人圣人所深患二者相去远矣足下清曹杜门春日更迟何以为功须以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白沙所谓静中养山端倪方有商量处也天理无穷人欲亦无穷于此日损则于彼日益鸡鸣而起向晦宴息中间何所事事最是吃紧着力处也所谓人欲亦岂独声色势利只服食器用

纔有牵恋处便是欲须打掃得洁洁净净方见无事之乐耳弟正有志而未逮敢为同志告之

荅安我素二

兄此行讨一入头是暮年大享用也此事只在笃志真信圣人朝闻夕可不闻不可也一念竦然即此竦然之刻便是放心收回之刻当下认取自后放即收回以直养之而已无他事也所谓放即收回者纔觉放便已回更别无收所谓以直养之者不入纤微事也觉其放者干知也干知大始如闪电无踪直养者坤能也坤作成物如住宅可守弟有静坐说是守之之法书以请正万不可做有作为何尝不说无为其说无为却如此工夫一涉有为即是假法决不见道盖此事本体原是无极故工夫不得有为合工夫之谓本体合本体之谓工夫二之则不是矣辱兄清问以弟所知者备采择可也

○荅钱启新二条

荅钱启新一

承教圣贤之言语语是的吾丈见其的矣若识得朱子东风面源头水则章句亦便是朱子只争这些子故百年来无端生出许多说话来再观丈与泾凡辩论泾凡所谓心便有两大是险语先后天之说亦因时说生似不必然夫人之心即天也圣人不过即先后以明其合一丈此语最是至心性之辨实是难言在人自默识之丈所举整庵先生之言曰天人本无二人只缘有此形体与天便隔一层除形体浑是天也又曰人心之体即天之体本来一物但其主于我者谓之心耳又曰静中有物者程伯子所谓亭亭当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又曰心性至为难明谓之两物又非两物谓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无性除却性即无心惟就一物中分割得两物出来方可谓之知性数语已颠扑不破吾丈谓心之理便是性六字亦颠扑不破矣寻常见世儒以在物为理为程子错认理在物上以穷至事物之理为朱子错在物上求理颇为绝倒此不独不识理亦不识物名为合心理而一之实则歧心理而二之此程子所以吃紧谓学者先须识仁识得此理自不作如此见解也老丈之意惟恐学者开剖割裂歧心性为二竭力指点曰虚灵知觉者即精微纯一之备具也诚然诚然然要在人之用功何如若存养此心纯熟至精微纯一之地则即心即性不必言合如其未也则如朱子曰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不嫌于分割也何如

与钱启新二

覲华归讯知道况殊胜先生所为退亡丧进存得也道理实是如此非千休无一得矣易象经先生说明一字一句既知来历今只味其言外之味受用无尽先生居其劳某辈居其逸何德如之年来此身在易中如鱼在水此易在身中如春在木看得世间吉凶悔吝颇觉了了而世人懵懵爱莫能助如何如何

○与揭阳诸生

别来加工何如静坐收摄浮荡精神举动守圣贤法戒货色二字先生将名字略放

宽以诱后学落脚便成禽兽贫儒少年从此清楚方有根基可望举动不苟则虚明中无悔尤之扰静处益得力静处收拾宁定则事至物来方能审择是非不迷所向两者合一交资而尤以静定为本每日如此用功不患人品不成意念高远襟怀洒落加以读书精专不必求工文字自无不工之理所业既工科第自在其中又何必营营于得失自累其虚明使彼此两失哉此鄙人近来灼见决不谬诸兄千万加察三千里外遥思往日相与之雅爱莫能助惟此言可赠耳

○与管东溟二条

与管东溟

蒙先生印许谓攀龙于本体上颇为得手得手则岂敢云略知下手而已盖此件事下手最难缘下手处多是错也管翁最轻躬行差到极处且夫问其议论之误也昔贤云未曾识得涵养个甚未曾识得则纔着意便落安排任其自然便成昏昧也自昔圣贤兢兢业业不敢纵口说一句大胆话今却不然箴之甚切天下人不敢说底话俱是学问中人说以心性之虚见为名教罪人者多矣打破一桶又做一桶末学未臻斯境想象应然使心意勉勉循循俟其自化邪却别有工夫邪望先生教之请教亦寓箴规

与管东溟二

窃窥先生大旨要在统一三教所以统一三教为欲度尽众生此是先生愿力其它种种法门皆由此起用盖先生实见得崑卢性海本共一家而三教圣人原无二性分吾儒分二氏总是妄生分别反使大道自限藩篱故拈出羣龙无首破道统之说使素王不得擅其尊拈出敦化川流示遮那全体见儒教不过三水之一创遯太极于无极之旨欲学者从此悟虚空法界之体不然终落仪象五行立圣体仁体二宗见宣圣元公而下儒者不过究竟仁体犹未窥见头颅先生牖中大义数十此其最着也盖先生于佛氏之学可谓精诣其体而大宏其用者矣然于圣人之道终有不合攀龙自奉教以来虚参实体久矣决不敢以口耳之间求异于长者但微细体勘儒释源头相似而实非佛氏浑沦空体真彷彿太极而实非圣人之太极口无所得真彷彿中庸而实非圣人之中庸此处最难下语最未易信除是尽置佛学反求诸六经切证诸日用另开眼界另作思维自然见之见则不独路径夔殊直是源流各别说者曰儒释体同而用异是大不然道本无体体本无朕只就用处见之由其用处如是所以知其本体如是试看儒佛用处何如便可默识其体故三教之异非其非流之别实是敦化之殊非二本也此一理耳圣人体之凡民由之异端背之然既曰一理何以有此异端亦是此理中合有此端盖天地间对待之理有阳便有阴有昼便有夜有明便有暗有中国便有四彝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阴教也观其生于西方宗于夷狄所言皆鬼神之事槩可见矣自古阳分中极治之世何尝有佛氏来阳极盛则阴生三代之时世界已属阴分至孔子之时吾道大明其盛已极而佛老遂并生于其间迨后世运益下圣道益衰 佛老司教各以其类也勿视为粗迹语实抉破大头颅然阳全阴半故圣人之道通于幽明而二氏之学不可以治世

又其定分矣其在今日将柰何曰使之各得其所而已儒宗孔释宗佛道宗老斯不害不悖之义先生所谓祖述仲尼宪章圣祖之实也何则儒者自应诵法孔子孔子道无亏久本不须二氏帮补圣祖所以不废二氏不过以其阴翊王度使其徒各守其教亦未尝合之使一也故儒者辟之扶阳抑阴之人事也其次分之观于阴阳消长之天运也而先生乃以统合三教为今日经纶天下之大经岂其然乎抑尝熟玩先生之书而思得其故矣人之于道犹足之于路只分岐处一步左右以后便各成路径原夫先生从明哲悟入以趋大觉之体迨后读华严见性益契无倚之智至于儒者六籍从未究心六经皆先生悟后印证故究竟只成佛门见解观先生以神武不杀飞龙大人至圣至诚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之类隐隐惛推重如来而所谓干元所谓太极所谓敦化隐隐皆指毘卢性海盖所见无非是物也至于尊崇儒矩排斥狂禅亦不过谓世法宜然而窥先生之意实以一切圣贤皆是逆流菩萨本无三教惟是一乘耳故攀龙谓先生之学全体大用总归佛门而后之信先生者必以牟尼之旨疑先生者必以仲尼之道龙谬承先生之教使推敲其说以决千古疑信此是先生体道虚怀龙何人敢与于此伏而思之先生既以赤心俯询龙何敢不直心仰荅如前绅绅盖是千古同然之疑幸当先生之心甘明决之学者幸甚

○上侏鹤赵师五条

上侏鹤赵师一

渭南居乡不识贤令尹居官不识贤乡绅复何言其它事龙今年自东林会期外即入山闭关以学间宜静以衰年宜静以时局宜静此时山中人不一味静默非学矣老师以为何如

上赵师二

龙去年得胷膈之疾殆矣急勇猛摆脱一切世事尽情弃舍口怀退疾益信战胜而肥终日怡怡观大化流行久之身心内外莹然朗彻病亦自愈自喜因病得药又因药得病不免习成懒惰令侄丈在此年余于老师亦无一字报闻秋来方始整顿伏念老师当此秋爽不知于何处行乐以何事为乐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着心处落得做个闲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而已见老师种种制作于海内知交如啮十指十指应心负老师一点痛心者非人哉龙滋惧矣

上赵师三

老师位冢宰正百官天下贤俊鼓舞相庆天之留硕果使阳刚来复也国祚灵长于是乎征况老师之命甫下皇子之生接见阳德一亨福庆交集龙不意晚景见此盛事日为笑乐而已方今天下之害在天曹不清天曹不清在司官得顶赂而引用匪人衣钵相禅除得此弊而精选天下正人君子以实四司是第一义又精选巡抚以安民生精选学端以端士习其于治理思过半矣

答赵师四

世情难调自古而然调世情者非在世情中锻炼极熟不能以老师天际真人俯视

世情如蠹蝇而能为蠹蝇相调乎然譬之入海者既在同舟不得不调其捩舵开头持篙击楫之人在彼则世情在老师非世情也渡苦海者法当如是无可奈何矣以援世不以媚世

候赵师五

奉老师之命不敢言时事亦不忍言也惟是老师之事每念及即不能眠食所诬坐者不知将何究竟老师何以应之当此患难非平生学力抵当不过老师得力者专望详示龙屏居湖干不见一客洗心待尽而已但见本性本无常变变动他不得一切变幻皆销归于此此则可对老师言者谨遣一竖一以候老师之安一欲印证行持一欲知贵地当事所以措置斯事者贵郡公为御冷门人御冷为老师至切良不易得龙尝谓惟天下大人物受得大磨折盖天欲立千古榜样老师暮年一出担此大担子定数也岂可逃乎惟祈老师善自保卫候天之定

○荅钱御冷

翁台正气天高深心地厚真世道所藉覆载敝师赵侪翁先生久不闻问近日始驰一竖候之乃翁台默默救援真恳口字今有妙用如是殆九庙之神借灵于仁人非偶然之故也捧緘感而欲泣异梦兆自翁台必有奇应辱贶谨拜茶笋以享明德

○荅叶台山

攀龙迂鄙无似少读孔孟之书程朱之训退而体之日用彝伦之闲恨稟赋庸下愈鞭策愈蹇蹶不前故觉圣贤之言愈浅近愈精深盖一字一句有终身用之不尽者乃欲舍是而别求异端之说直当面蹉过矣故尝妄意以为今日之学宁守先儒之说拘拘为寻行数墨而不敢谈元说妙自陷于不知之妄作宁禀前哲之矩矱为乡党自好而不敢谈圆说通自陷于无忌惮之中庸积之之久徿习心变革德性坚凝自当恍然知大道之果不离日用常行而步步踏实地与对塔说相轮者远矣鄙见如此所谓学究头巾语也门下辟邪卫正之意真矣至矣而所取如龙者则非其人然愿以此折节下士之诚广求海内必有以副门下之意者使此意引而伸之浸昌浸明来复有日矣

○荅朱平涵

年丈以地方役事冒羣讥众讪毅然为小民造命此大丈夫所为即此一事他日立朝之概可见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只一实事不实便非学问非人品实念实事在天地闲凋三光敝万物而常存其不然者以百年易尽之身而役役于过眼即无之事其亦大愚也哉弟邱壑中腐物也有虚见而无实用舍年丈其谁与归尊柬有云弟与王年兄论动极静极之遯已忘之矣然吾辈学问以眇尔六尺为太极作个骨子则阴阳动静又不足言也何日得一抵掌临书慨然

○与萧自麓二条

与萧自麓一

先生年高德邵爱莫能助惟是大化流行未尝止息君子之学上达天德非法天行何由焉圣王之德至矣而几杖户牖之铭工瞽史巫之警如是兢兢者以宴安之可畏也则孺子可为长者诵斯言矣朱子已毕览否攀龙敢断谓士不志于圣人则已苟欲求圣人之道必从此入则无差失圣人之逆闲邪存诚一语本体工夫兼至而夹持之功则莫如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两言之简而尽敬则是敬义须索精故在格物致知敬义立而德不孤夫然后精明的确而无似是而非之弊不然知敬而不知集义则偏陋固滞或有敬非其敬者矣程门之学其大端不出乎此特其旨虽显其言甚微至朱子而始发明详尽学者便得下手耳统惟乘时努力勿随俗悠悠为望

与萧自麓二

某近来为学虽知所归宿第欲根隐伏世情先生尚说欲根世情人可不自搜剔随触而动收摄来即有帖定时节而气未澄凝终非天性本来面目默默点检千病万病只是志不端一想亦别无巧法专一涵洗收摄将去而已园池清幽借栖听教客馆闲身学力必倍昨乃恩恩思归既归而始悔之孤兴时飘飘而动终无奈老亲在堂洒落不得也妻叔王谦斋名大益者司理于漳先生有意惠教或可觅便寄书三千里得先生一语唤醒醉梦中人当必有跃然而起者矣陆古樵兄归所诣必深异日肩任斯道广先生之教者其在斯人乎清侍未期临书黯然而已

○与罗匡湖三条

与罗匡湖一

学必须悟悟后方知病痒耳知痛痒后直事事放过不得盖尽性知命之难也先生过来人以为然否二小刻请正是否乞判一语此请殊非漫然仁者万勿弃之

荅罗匡湖二

人自有生以来一念妄想相织相续至死不已惟仗学力深透此念忽破则真心豁然显现方知前者之为妄迷悟一关圣凡千里其要在一念之破不破耳先生过此关久矣然悟前妄为主见真体固难悟后真为主消妄想更不易十二时空过不得作何功课幸详教之

荅罗匡湖给谏三

贵乡饥而老先生尽力如此真学问也大学以明亲止为一物一事就中揭出本始使人知所先后而先于格物致知格物者究竟到极至处知本之所在即明亲止一齐在此其义备于淇澳一段盖知本确是格物而此段又确是知本大学明言此谓知本此谓知至此段又明言此谓知本不得组合诚意中老先生以知本为致知大旨已了文义久当自会盖攀龙是数年愤悻得之非漫从也如刻教不知在肠中几盘旋矣得一本字到手更有何事但此事头面易见肺腑难穷古人下格字致字万分郑重老先生洞悟心灵只体帖天理便见天理与心灵又岂有两物妙在体帖两字耳只在一部大学中悬空体不出泛滥亦体不出也盲人之见而陈于离娄得毋一喷饭邪

○荅耿庭怀

得教推求光景之说甚幸甚幸圣门所贵默识正谓须识得此体此岂以静而有动而无邪既识得则惺惺了了自然知是必行知非必去矣若用处一差即是本体不彻而所谓见者乃虚见也虚见之谓光景也如静中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此为未见道者引而致之正令于心无所著时默识其体此见性之捷法也真见得天命之性则真见得道不可须臾离虽欲不戒惧慎独不可得矣戒惧慎独亦不过一灵炯然不昧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已所以然者何也此件物事不着一毛惟是知是必行知非必去斩斩截截洁洁净净积习久之至于动念必正方是此件不然只是见得他光景不为我有试体行不慊心之时还是此件否邪某平日体验如此不知是否望老父母更正之是必行则胷中无事矣非不去□□□留□□不安□矣何由复得人生而静以上

○与陈思冈

见近来学力何如性体发露否正念现前否二义实相须性体不透决不得正念现前正念不纯所谓性体只是虚见耳兄试体之以为何如

○复钱渐庵二条

复钱渐庵一

东林会中传先生发改过修慝之义尤为同学日用精切工夫自兹以往日事斯语而已往者见禅林古德有言末后世明道者多行道者少惕然有省窃以为于今之世不患本体不明惟患工夫不密不患理一处不合惟患分殊处有差必做处十分酸涩得处方能十分通透天下事大抵皆然得之易失亦易也先生以为何如

复钱渐庵二

席上之言贡其狂瞽亦蒙采择见老先生虚中无我之至矣知危者便是道心此提最醒得此把柄至于精一执中无难矣何莫非虚灵中间层级万有不同即如一小事至前所以酬应区画之者孰非虚灵然要商确到极停当处便有许多推敲尧舜周孔而下壹是皆然要果行到极慊心处便见许多摇撼于此见道心之微而精一允执之要也人心一片太虚是广运处此体一显即显无渐次可待彻此则为明心辨心性莫明于此一点至善是真宰处此体愈穷愈微有层级可言彻此方为知性或曰至善是现成天则有层级攀龙曰所谓层级就人见处言身到此处见到此处进一层又一层见到天然停停当当处方是天则此即穷理之谓也或曰虚到极处便见至善岂虚是虚善是善攀龙曰只看人入处何如从穷理入者即虚是理虚灵知觉便是仁义礼智不从穷理入者即气是虚仁义礼智只是虚灵知觉缘心性非一非二只在毫芒眇忽闲故也老先生试为一参究而终教之

○与徐匡岳大参

大学一书某于文义尚有不决于中者近始决之此与李先生稍异者以格物致知而知本以知本为物格知至耳至于主意则在知止工夫则在知本一也吾人日用何曾

顷刻离着格物开眼便是开口便是动念便是善格物者时时知本善知本者时时格物格透一分则本地透一分止地透一分耳老先生试体之

○荅曹真子论辛复元书 【名全河汾人】

复元公圣质也见在已足矣是吴康斋先生等辈矣说者谓康斋不及白沙透悟盖白沙于性地上穷研极究以臻一旦豁然康斋只是行谊洁修心境静药如享现成家当者快乐受用而已然其日渐月磨私欲净尽原与豁然者一般即敬轩先生亦不见作此样工夫至其易箠之诗谓此心惟觉性天通原是如此样境界不可谓其不悟复元公再肯进比一步大儒矣但恐其质妙行敦身心已定迭得去日用已洒落得去不信有此一步只有一试法须自知之有妄想否有倚靠否若有妄想即乐亦须假物如读书亦假借也若有倚靠即敬亦是倚靠如以敬直内便不是直也弟得其乐天集如饮沆瀣不忍释手故不能奉璧更望翁台再见赐其养心录千万千万

○与刘云峤二条

与刘云峤一

千古西江为道德忠节之区今海内所倾心注目者台丈与南皋先生而已儒者经世之学不格物不止善毫耗千里所关于天德王道非小望台丈于忧中更进百尺竿头一步也弟宴居深念以为当今世道交丧无计挽回惟是诸君子深明此事则或出或处总是撑拄乾坤其余非纲要所在也台丈以为何如

与刘云峤二

今之学者每好言悟夫悟诚足重矣非悟则无默识非默识则何以学何以教何以不厌不倦然悟者虚灵之偶彻本体之暂现也习心难忘本真易昧故非真修不足以实真悟虚见地自了汉须自穷究若使天下万世之念不切好善恶恶之意不诚徒执一见自作过活假饶身心安顿得下恐非千圣血脉也知年丈辨之审矣弟惧谬误正在临歧不审年丈何以教之

○复朱密所

尝读孟子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未尝不废书三叹夫曰能言而已何遂为圣人之徒盖诚有大不忍于心如新亭之涕视神州陆沈汲汲望天下勤王之师也兹者天幸海内声气稍动吾辈既得路径不差须从身心上实履出来乃为能言乃可距杨墨弟虽不敏请从老公祖之后鞭策其驽骀疲足以不负斯语

○与何天玉二条

与何天玉一

诸贤得释海宇同欢况足下之于仆邪间报之日亟呼酒称庆一时侍儿亦有奇喜可见心之同然今足下已置身云霄之上足以羽仪天下所被服者明霞所养者沆瀣乃纤尘不到之境若如光音仙人贪食地肥便身重不能上天矣慎哉自爱仆恃道义之爱敢发此狂言然人心甚危虽豪杰之士常不能自制须得义理栽培读书贤于他好知足

下有味斯言也

与何天玉二

昨与门下无语不契合也区区鄙意则以门下既开此眼更无别事足赴之而已离之初九惟敬错然之履一片大光明日就月将在此所以为践形尽性也困知录已卒業否以为何如

○荅吴安节年伯三条

荅吴安节年伯一

圣学不全靠静但各人禀赋不同若精神短弱决要静中培拥丰硕收拾来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益验念庵先生无见成良知之说也

荅吴安老二

人生处顺境好过却险处逆境难过却稳世味一些靠不着方见道味亲切道味有些靠不着只是世味插和两者推敲尽有进步若顺境中一切混过矣当此世局正是玉成不可不知也老年伯玩易了心是无上胜事满目生机充塞无间人于其中藐然有身但胷次不着一物时内外融彻纯是易也即易是心无心可了鄙见如斯老年伯以为如何

荅吴安老三

官至九列当邪正水火之时而屹然持正不失天下之望非老年伯平生学力何能得此圣人重成名岂好名者可得而假乎总宪公完名去矣协院公以巧成拙只看今日结果便知当年下种造物之于人真者必显其真假者必破其假静中观物良有味也贤孙之变诚为不堪第看破一命字便可一切放下知老年伯之朗照在羣物之表矣

○与洪桂渚

况来道况何如世局如此吾辈自检处欲日虚日密自信处欲日坚日泰也近因一二事观天人之际如呼吸相应诗云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甚矣天之可畏也甚矣天之可恃以无畏也丈自可默识于言意之表矣

○荅陈伯襄宪副

侍于君子以来忽即岁月门下扬历中外实心实事四字写尽先子一生日见之行此之为德以迓福者可涯矣邪今年大浸稽天民在饥溺此仁人尽力之秋门下居尊职要凡念诸怀吐诸口者皆膏泽也此地此时得恺悌如门下真上帝不绝民命矣弟迂疏腐人年来惟是朝闻夕可一事如盲者在途伧侘乎其未有适无足为门下道者猥辱存念奖借逾分是门下与人为善之至意也惠书惠仪谨拜长者之赐楚中欧阳宜诸精金良玉也随事幸一表章之他如郭明龙周二鲁皆门下友善所宜及附以闻

龙正谨按是时先公副楚臬以余辈累多不携之官故贻先生原书未及见读先生报章德业相劝而先公拮据赈济果已多方又欧部诸公与先公不约而争信乎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矣

○与吴子往四条

与吴子往一

接教言连日精神不暘此不可放过凡天理自然通暘和乐不通暘处昏私欲也当时刻唤醒不令放倒作科第业不足妨兄但见得显晦分定毫发非人力所为信得彻底此一片田地方洁净方有做工夫处不然任是嘉种田地芜秽发生不起韩昌黎曰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涖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夫昌黎之论工为文章者且当如是况求圣人之道者乎

与子往二

荻秋大足陶铸学者兄勉之弟所见兄闲适之味多研穷之力少故经年之别而无疑义相参坐读书不多悠闲过日之故也子往先生严事忠宪服而感之以此兄之文章自是锦心绣口一时绝调毋过怯之而苟安焉使此事进退维谷反为灵府之累也亦在多读书使外来之间见与性灵之趣味相浹出之不难矣读书而气逼塞不暘此是内外相拒不相乳入之故勿顾而愈前至于旬时彼此相黏而融融矣心即理理即心理散见于六经闻见狭而心亦狭非细事也兄勿疑于此

与子往三

与兄别后此件工夫无可告语印证殊无日新之益家居只随分应酬尤悔日积但征色发声之间皆为锻炼琢磨之助亦自得力因此愈知直方之工动静一体而成静中有毫发私念挽和便不能直动中有毫发世情黏带便不能方愈直则愈方愈方则愈直妙处真不容言也兄静坐已得身心妥帖否有不妥帖处皆属安排皆非自然盖此个心体无有形体无有边际无有内外无有出入停停当直上直下不容丝发人力但昏杂时略绰唤醒一醒即是本体昭然现前更不待认而后合待认而合则与道为二反成急迫躁扰矣口深相知言极割直日前见兄多有无事生事处或因用功烦恼或遇佳境贪恋或修业而又虑累德或修德而又恐遗业此等皆非主一先难之义甚乖湛然之体要于此洒洒落落始觉自在耳至于静中不可空持硬守必须涵泳圣贤之言使义理津津悦心方得天机流鬯兄试体之大抵性命心切天下事自无不可为不然则虚生虚死

吴子于善无所不受故高子言无不尽高之切正见吴之虚

与子往四

弟观此道既尔充塞形色即是天性但随身所在一切整齐严肃许大乾坤便枢纽在此总无余事矣归途或来访兄

○与周自淑

东省大灾古今罕见吾兄贫而当此不知何以作活每恨无鱼雁可通此念也关中冯少墟先生讲学外世为局此中顾泾阳先生论学与世为体当时见泾阳先生为大此时觉少墟为高何者与世为体者世与为敌矣弟年来又受世敌之益一切动忍为洗心退藏之助也

○荅史玉池

定志之教丈甚见其大弟即反而思之于三贤所谓毅然已任者【来书云范文正以天下为己任司马公以天下是非为己任明道先生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罔然无有也今日为计惟有责志不责其无三贤之所任责其无三贤之所学而已盖恐一念向外不免有舍己田而芸人田代大匠斲之病也弟居平惟日取诸圣贤书循循而读之内体诸身而合外应诸事而顺自不觉其笃信而深好之人所忽略在此故难能在此先生只是认真便到圣人也只认真二字故自学庸语孟周程张朱诸书而外不敢泛有所读确守师说亦不敢自立所见而出应世一秉其所信亦不敢有所委曲求济于其间不审其闲尚有弊病否乞为弟啗察之弟极爱魏庄渠先生言吾辈若透却名利关人安能轩轻我纵毁我誉我万方我只消不见不闻便都了却我若是真金尽教他做烈火俺还有些渣滓却藉他做洪炉猛煎熬一过添我多少精神此与行无忌惮而不恤人言者相霄壤丈所谓大为警悟一番但不可因之动忿心者正两得之若于此不透正坐为己之根未深怒于毁者必喜于誉却似平日所为好事不过欲人道得一个好于自己性分都无干涉也元台兄昨相聚两日简淡之趣殊足以药弟之所不及又言吾辈气象须要涵养和粹始得即以非理相干但勿从之不必生疾之之意弟深服其言其它见解多有不然自孔颜濂溪明道而外如曾孟小程张朱皆有诋议察其深病不免落于禅宗吾丈会时当切劘之此兄今人所难得不欲其终于此而已也

○与周念潜

得吾丈秘书之报喜而欲狂盖得其人则邑中之庇也非其人则蠹也庇与蠹相去远矣都从百姓想念他人只见朋友令先公不为蠹者也故天以丈报之丈慎自爱万里之行自此始矣都下人事碌碌能读书否有直谅多闻之友否每读论语至论齐景夷齐处便令人意思拔污泥而升云霄读孟子陈代京春章浩浩然俯视震区俗物都茫茫矣此野人芹味试为丈献之贤郎留邸中为佳少年拘检数岁可望成性也

○与张子慎

别来兄进修何如摆一分俗趣入一分道味势不两立者也如兄聪明何事不成但恐志立两岐耳今人自孩提至成人父母之教师傅之诲曾有出于富贵之外者乎根心生色不言而喻此念己若天性而真仁义反若矫揉安望有超拔沈沦能自觅求吾之所谓至富至贵者乎非豪杰如兄而畴望曩时面语今日缄书弟之鄙诚无出此语盖弟诚自体验广居正路人人自有不待安排只为此贼窃据其中故主人翁逐于豺虎荆棘之丛曾不得顷刻休息发大勇猛誓不与此贼俱生方能扩通道路光复吾庐舍此而谈元说妙平居尽足自哄恐当境分毫用不着耳弟于此正在交战之时未知何日奏凯虽然吾之所谓至富至贵者一日到手外贼要不难除内修外攘正尔交资莫两相靠不审兄近日持行何如风便幸一示知之为望

○与吴怀野二条

与吴怀野一

弟年来认得学问要约处止一性字耳此处真假干涉非细若不将有生以后添出者尽情放舍不见其面目也何日与年丈相默然一印斯理

荅吴怀野二

弟学同人之学无同人之精力故欲自遂其幽人之分量而以一归为快毕竟东林掌记乃弟实衔五湖钓叟乃是兼官他不称职此实语不敢妄也弟归见敝邑东林诸兄蒸蒸上进以弟衰耄如着紧鞭吾辈老矣幸见未发性地然欲从戒惧造于笃恭必有须臾不离道之工夫以复须臾不可离之道体虽欲罢而不能也理学家录置坐右如日侍教戒感谢

○荅萧康侯

不谓康侯罹此大戚丧礼久废能勉而行之即性体也心境易开性分难尽此悟修之说非心性之辨言不真修非真悟也躬行君子圣人所谓未得者要形色纯是天性声为律身为度做到圣人亦无尽处所以为未得实不可得也故不悟之修止是妆饰不修之悟不修之悟亦为文千年同犯之病千年未发之药止是见解二者皆圣人所谓文而已岂躬行之谓哉问津书院成门下当以身肩之千古之业只在眼前不于他觅也

○复陈敬伯

人生不向道理上去总是虚生道理不向身心上去总是虚语早下手一日省气力一日惟文念之

○荅周二鲁

先生云学涉元虚士迷利禄二语括尽世弊天下无真事功者由无真学术学术果真步步踏着实地朝市山林皆有事在不必得位也谈学问都在虚处何其过高受病痛都在实处何其过陋

○荅瞿洞观二条

荅瞿洞观一

前尊丈为我虑水银诈死良是弟则谓原是真金但一向埋没耳弟自甲午年赴谪所从万山中盘石上露出本来面目修持十五年祇觉一毛尚在去年一化方知水穷山尽处耳虽然圣解一破立尽凡情万壘难销古德牧之为牛弟则奉之为君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瞿好禅即用禅机点之

寄瞿洞观二

斯土士风民俗何如广土众民君子所欲老丈得之其与世俗吏传舍一官者必有如燕驾越轂不可同年而语所以苦心毕力其间不言可知廊庙山林俱各有事在山林者一念不空即非真体有民社者一念不实亦非真空老丈从事心学已久知于此裕如弟正孳孳焉未有得手处也便中祈一示持行真谛观世音复生当为心折

○与顾新蒲

人有言曰安详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与人第一法洒落是养心第一法信然矣然何以能安详谦退涵容洒落邪袭其事则不可久求其真则不可得遵何道而可曰心存则是心不存则非知性则是不知性则非何谓心存则是心欲如是则是矣何谓知性则是知性之本如是则心欲如是矣不安详者躁也不谦退者傲也不涵容者隘也不洒落者滞也躁与傲隘与滞吾性所本无也复于性则四恶屏四美具矣存心之谓居敬知性之谓穷理此二门者万善所自出宁独四者故学贵务本

○与丁子行

见新诗知况味远矣弟近来无他进益惟见得人生金有一个念头最可畏全凭依他不得精察天理令这念头只在兢业中行久之纯熟此个念头即是天理孔圣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辈何敢说大话也

○荅刘直洲

弟衰经中百里之内得顾泾阳伯仲与元台辈磨勘商确退而闲居左右图书岁月殊不恶适奉手札知足下禅根独深欲与弟共此美足下念弟深矣弟独谓此道其徒自能为之非吾曹之所为也非独不可抑亦不能何者释氏之道始于止妙于空其空之妙即空字更不容着故至于灭而伦理弃而事物绝而思虑其初虽须发之微觉为烦恼亦削去之吾曹今日能乎习其道者兀坐一室亦自有余一交事物种种憎恶至于颠倒错乱无可柰何则强曰不必安排头头是道不知拂于人情乖于物理者多矣吾曹为孔子之徒自宜从孔子之教足下诚取四书沈潜体验笃实力行毋先立己见强圣贤从吾每一温寻濯去旧见以求新知久之自当知释氏万般指引吾儒开口便见释氏彻底精微亦儒家所不屑道者耳丈又云近于二程书更觉心适此丈入门之渐刘欲以禅引先生先生姑令舍儒妙子拒妙于引而吾道得人之幸也第先入之言主张于内为力亦难倪于高明未合愿姑舍之万勿援释合儒为孔门大罪业今之阳尊儒而阴从释借儒名以文释行者自阳明以后更大炽足下才高力强尤大可虑与其似是乱真则不若净守禅宗借此路亦可淡洒世味耳弟弟所知识守先儒之说勉循下学但立志不敢不端语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足下姑取其志考之于异日可也不尽欲言诸惟愿足下临事平情毋轻喜怒得情勿喜之道常存之方寸此为弟负暄之献

○与罗止庵

自得教诲以来工夫虽多作辍每辍每续亦渐得力止修合一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迩年来杜门益肆力于周程张朱四先生之全书洋洋乎优优乎穷子一日而获其宝珠矣嗟乎今世之士其无志于学者无论也幸而志于学则皆乐趋快捷方式率逃之于在彼在此之间今人不可方物李先生独揭止修之旨于是而自顶至踵皆为实地头无动无静皆为实工夫其意微矣其功大矣善学者得之则凡圣贤之言皆见下落夫子自道□□尝谓□□南皋之学惟先生乃能用之如五味之相济而不相为病不善学者举一废百亦有不自觉其相为抵牾者何也圣人之言宽而不迫虽至于千变万化而道

则一也李先生提纲挈领之教说近于执然而执则迫矣故弟以为既得其大本则宜益涵泳圣贤之言而宽以居之斯为不失李先生之意也惟丈精察而更教之

○与王具茨

丈夫生世即甚寿考不过百年百年中除老穉之日见于世者任是笼统人也提动了不过三十年此三十年可使其人重于泰嶽可使其人轻于鸿毛是以君子慎之仆老矣此三十年从蠹鱼中忽忽而过遂于世为不足有无之人努力春华敢望之大君子案牒之暇近思录不可不读谨致一册圣度兄居恒道大雅津津然春阳醉人知仁者施政惠民正如斯矣婉而风

○荅张鸡山

龙每谓姚江之学兴而濂洛之脉绝忽得大教且惊且喜不谓濂洛当再复中天略玩致曲言已窥见先生一斑确然圣脉无疑望先生以身显道显道二字代言行微口使天下信其人而信其道信其道而信濂洛诸君子之道也有宋大儒诚明之性明道先生是矣明诚之教晦庵先生备焉旧刻呈览诸有拙见迩来正欲录出当以明年寄正

○荅吕钊潭大行

辱教舟行晏坐此最胜之事难遭之缘惟夙根道器能覩面不失耳静坐只以见性为主人性万物皆备原不落空人性本无一物不容执着性即天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可以为无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可以为有乎天即心也当其感皆天之用也当其寂即天之体也必体立用行故于静时默识其体观未发气象即默识其体也观者即未发者也不动于意故不可以有意言不可以无意言总只是一片灵明久着于物故不灵不明一念反观便灵便明耳即此是性即此是天更无二物以此观彼也自来研证所见之涓埃仰正于高深者如此惟不吝往复惠教

○荅王仪寰二守

三教各自为宗故起因结果绝不相同人但知性之不异不知学之不同夫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学习不同一者不得不三非性之有三习使然也至于谈良知者致知不在格物故虚灵之用多为情识而非天则之自然去至善远矣吾辈格物格至善也以善为宗不以知为宗也故致知在格物一语而儒禅判矣茫茫宇宙辨此者实鲜老公祖精研于此岂非天之未丧斯文与

○荅汤海若

龙为举子业时则知海内有汤海若先生者读其文想其为磊落奇男子也从入仕版以未得一见颜色为恨乃辱手书之及开缄诵之喜心欲舞及观赐稿贵生明复诸说又惊往者徒以文匠视门下而不知其邃于理如是龙尝读圣贤书见孔子言仁便说复礼孟子言浩然之气便说集义夫仁者与万物为一体浩然之气塞乎天地可谓大矣以放荡为广大者读此作何媿口而拈出一礼义字便分毫走作不得其严如此今时之学非无见其大者只缘这些子走却便尔落^廿门^下诸篇迥别时说何胜为吾道之幸聊发

所见大端以望金玉之音

○荅吴严所司封

弟抵家至郡中之日即翁台荣发之日也后先半日遂失一晤令先公屈于一时伸于千古矣此是宇宙定理弟尝谓以暂则正必不胜邪以久则邪必不胜正正不胜邪者阴阳盛衰之势邪不胜正者阴阳尊卑之分君子所以必屈于当世必伸于后世者以此世界甚长知者不于百年作小过活也抵掌当于秋爽微物寄意

○荅区罗阳太常

伏读老年丈明德疏字字莫逆弟去年有勤学疏不过因大疏而望圣主以警悟之机保任之法耳谓其君不能不敬莫大焉故宁冒迂阔之讥不敢蹈不敬之罪形色天性即形即性即性即形此之谓躬行君子此之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此之谓根心生色圣学所以与佛学异者只一性字性者理也理者矩也从心所欲不踰矩方是躬行方是践形拙说蒙年丈印可何幸何幸讲之于口体之于身二语奉以毕世不然只是讲不是学也弟已归恐弟南而年丈北又未得于一水时通问讯也

○荅吴进士

古人奉天命以周旋不敢褻而弃之者如士人得一第天即以君民命之矣仕宦而不于两者起念非天所命也弟观世间敝败皆缘此念不真弟非能真者不敢不以望天下俊杰如仁丈也

○荅友人书

向者老生常谈耳然向世人语便以老生常谈一噓弃之固知非门下之敏不能味无味之语也得教喜跃无似然尚在见解上盘旋若便从此下手一切放下一切淡去淡到极处方是此平常真体此体虽极平常却极奇特彼自能孝能弟能忠能恕一毫不须人力搀和虽圣人所不尽却人人所共能门下试默识默识两字是随时随地随事真工夫也

○荅吴伯昌中翰

至都下适海内同志一时盍簪可谓此生遭逢之幸而邹南翁冯少老又以圣学相参相印二老卒以学去不肖亦将继之学之不容于世如此然既谓之学不必其容也以容为学岂复有学哉想台文学殖日积道况日佳蓋格致者皆推究其极之谓推究到极处即太极无极所谓至善也此是一尘不到万理明净之境况味何如哉学之所以为乐者以此慕崇文如饥渴想黄山在梦寐未知此生还有此缘否言之神往

○荅田双南

圣贤息息只是学圣贤之学息息只是仁所谓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也极平常极奇特若铄炼精纯浑是此件即通乎昼夜更无生死岂不大哉弟有志于此而茫乎未之有及也台台取其一二推测之言自是与善旷怀使弟益勉勉于斯者皆台台与善功用矣

○致周怀鲁中丞

三吴不幸横罹水害是乃气数适穷然大幸台台当路此真天心仁爱夫以万万生民寄与台台一身天之所以待吴民者可谓至仁以台台一身活万万生民天之所以待台台者可谓至重迹者伏见大疏及一应文移真足仰酬苍苍之意俯慰林林之望即某等亦不觉感激涕零况忍死待拯之民哉窃惟目今民间虽未甚阙食危急已在冬间宜先知应赈人户之数然后可预处米谷预立给散之法攀龙稽考古昔咨諏老成谨列三款惜三款未行仰备采择然此事所系全在得人即如审户给散二事欲正官为之势必不能当精择佐贰须台台特委许以特荐免其一应迎送及本衙职事使专意为此另给食钱宽以日月禁其烦扰地方论令访求各乡公正有德之士不拘绅矜耆老相与商求务使泽无遗人人无冒泽如不尽力且以贿闻实时锁拏问罪如此庶几事事得实但佐贰官堪委者极难其人又须访问各处公正缙绅士人耳为地方造事全在豫知贤士大夫又惟台台为民请蠲请赈至矣极矣然又有事外之念焉今杜监部实司农耳目不可不使之与台台同心密有揭报刘税监实内庭耳目不可不使之自为税计豫报灾伤此亦一助也何等筹划作用伏乞采择

高子遗书卷八上 【终】

邑后学王镜 【莹煜】 校字

●高子遗书卷八下

书共一百三十九首

◆书共一百三十九首

与许同生父母

与林平华父母二条

荅汤质斋

荅段幻然四条

与徐十洲三条

荅刘石间中丞

荅耿华平中丞

荅杨大洪父母四条

荅方本庵二条

荅周绵贞中丞二条

四府公启汪澄翁大司农

与李大司农

与胡抚台

与秦华玉

荅陈筠塘四条

与欧阳宜诸三条

公启吏部留王郡尊
荅蔡虚台
与曾郡尊
荅何府尊
与王三府
与赵肖鹤
与尤时纯
与李懋明申丞二条
与王东里黄门
荅周来玉二条
与沈铭镇二条
荅孙司理子嗇
荅祁长洲
荅袁宁乡
荅陈石湖令公二条
与徐检老房师
与叶园适二条
与吴霁阳
荅李雨亭
荅钱心卓
与诸景阳
与徐元仗二条
荅郭光禄
与杨凤麓
荅袁节寰中丞二条
荅武杨纡中丞
荅翟凌元中丞
与罗黄门心华
与方孩未
与李瞻成侍御
荅刘心统侍御二条
荅杨侍御
荅沈侍御
荅张侍御

荅郭旭阳侍御
荅潘虞廷按台
荅汤闇生学宪
与华切庵邹经畬忠余
与邹经畬
荅邹忠余
与华切庵
与秦君邻
与李肖甫
与华蠡阳
荅王葱岳
与张侗初少宗伯二条
荅陈赤石
与黄凤衢三条
与陈省堂
荅王聚洲
与蒋恬庵二条
荅缪仲淳
报大哥二条
荅七弟
荅汪若谷
荅范太蒙尚宝
荅刘清之叔侄
与李寿伯
荅翁应元
与黄黄石
与刘鸣阳
与吴觐华三条
与许涵淳
荅薛用章二条
与周仲纯季纯
与周季纯三条
与任希颜
与尤澹明

与安无旷
与卞子静二条
与魏廓园五条
与陈似木三条
与孙淇澳宗伯
荅刘念台
荅熊坛石操院
与李次见侍御
与徐按台
荅杨金坛
荅王无咎
与曹允大
与东林诸友
临终与华凤超
○与许同生父母

前奉教造荒册之法甚美顾荒之与饥自是两事荒者田而饥者民勘荒可一览而百亩千亩审饥则一日止三邨四邨必急乘此风和日暖之候了审饥一事则饥民可计数而知赈巢可相时而发耳夫赈饥不难于饥者心赈而难于赈者必饥赈者未必饥则饥者未必活何者以有限之财当无穷之冒必不继也惟是随门逐户什伍相稽当时给票据票给米血无中闲展转弊窳民受实惠吃紧在此望仁台亟给赈票及文簿先就兴道乡四河口为始盖以此乡为最低最饥且缙绅则有叶元室兄之贤住居此乡可相参酌谨以票式及簿式呈览幸仁台裁之其余勘荒勘圩则可一举两得待荒册造成行之未迟也

○与林平华父母二条
与林平华父母

敝邑解军之役民闲最为重累近易官解百年疾苦一朝去之但当时原议每百里盘缠二两盖念差役道路防闲之苦经过衙门使费之累故稍优之于时当事者以为太饶每百里减去八钱自遵行以来则快手之累又不减于民真有卖屋卖妻犹不能偿债者近呈道尊蒙许亟行伏乞老公祖即为一申复其原议百里二贵之额庶几民间众擎易举出者不以为厉差役见利忘劳行者不以为苦而此法可垂永久矣

与林平华父母二

东林之政仰荷主持遂得徼宠于各位老公祖俨然赐命重之宏施煌煌斯文实式临焉然而揆之鄙衷尚有不能默默而安者昔闻邑先达文庄邵二泉先生尝建尚德书院祀李忠定矣比部华补庵先生尝建崇正书院祀七贤矣还按东林故事二泉先生尝

属补庵先生重行改葺矣并不闻上烦公帑下烦里中父老趋事也惟是惠山尊贤祠二泉先生实倡诸衿绅共新之则亦谋诸一邑而已卒不闻上烦公帑下烦里中父老趋事也典刑具在龙等何敢有违己而反复思之祠堂之设主以龟山先生配以罗胡喻尤李蒋邵七先生崇往厉来于是乎系是一邑之公也至于会所之设广丽泽也乃龙等之自求助耳书屋之设备藏修也乃龙等之自求益耳是二三同志之私也其为一邑之公也请得奉扬明德庶几翕然兴其仰止之思以无负表章至谊其为二三同志之私也请得退而守固陋之分无容借口谈道之名腴颜非格之赐以致处非其据贻诮伐檀恳乞特赐鉴裁转达于各位老公祖幸蒙许可镂刻有百倍于恒情者矣创事时如此严介廿年后犹有劫运举动可不慎与

○荅汤质斋

弟观自古圣人参赞化育只有扶阳抑阴四字谓之扶抑毕竟特有低昂特有低昂毕竟众人不识故众人不识处正君子苦心独运处也台丈云不着一边岂不为持平极则弟犹恐着一己意思为不着之着不若廓然只听之通国正人公论为着而不着也

○荅段幻然四条

荅段幻然一

今上御极以来江陵煽虐以后未有如娄江之邪毒者一切否局皆其所造廿年虺螫一揭鸱张而台丈于杂然羣枉独获大首自此诚宜提纲挈要相候乘时凡天下之事去其太甚则人心胥服求之已甚则人心胥疑匪特为小人之藉亦恐为小人所乘矣

荅段幻然二

台丈云断粗欲易断细欲难诚然诚然然学人难于不见道耳台丈见道既久只收拾精神复于未发乃为着实若放空扩去犹未帖帖把住放去二者之病知丈所不蹈也二者几微之异试参之

与段幻然三

知道体去岁颇有微恙台丈星度年来未佳慎之慎之世事如此正论之伸无日然诸人举动又岂可久可大者乎吾辈苟志于道此等事如阴晴递变何足道哉道之行也乐而忧何者兼善难也道之废也忧而乐何者独善易也今日衡泌之乐诸公贻之彼以为足以困我安知我辈实以为德与

与段幻然四

弟以出山故为世不容老父母不出山亦复不容何邪然有口如簧不能易异代之白黑有众如林不能乱上帝之视听他又何足计乎虽党祸未知底止暂得闲身尽作静功吾性中却无门户天爵自贵广居自富在人自领受耳敝乡去年大水今年大旱人害天灾一时并集非此学真难过日也杨大老得生还弟死无恨诸无足言者

○与徐十洲三条

与徐十洲一

台丈在嵯司诸人密伺弟谓嵯事当重于惠商而轻于稽弊商之弊即上之惠方便之弊与耗蠹之弊不同也非仁不能智先生大仁故大智又闻有二上舍常持台丈手书骗人与人刻期曰某日当有某檄下矣幸其言多不讎人之疑信尚半乞为一密察焉忠告善道

荅徐十洲侍御二

救竟以恹救器以静吾辈宜以身先之弟于东林只为干之惕坤之括大会亦不举只与同邑同心默默做小学生规行矩步事时事非海内一二知己并不吐一字同游中岐路者只与论学不与论事如是而已

荅徐十洲三

台丈到彼且当善藏丈夫举事据吾真心所发缔观羣心所同如云兴雨作有自然之机难以前拟今未见有最胜义也

○荅刘石间中丞

翁台抚浙可谓大雅明哲矣而不免世忌以是知志于道者必不谐于俗然谐于俗者岂志于道者哉世之所忌者道耳以学道得弹射譬之以明珠弹人受弹者得珠矣浙之贤者湖州朱平涵长兴丁慎所山阴刘念台平涵旷怀穆穆慎所正气浩浩念台清风凜凜又嘉善吴迓斋今之黄叔度也四君一时首出千古名流翁台地方人才当精意表扬翁台足以重诸公诸公足以重翁台弟之敢于及此夷门监所以重公子而报其虚左之意也人生富贵在天道德在己现前一举一动皆自道自成知大君子见之审矣

○荅耿华平中丞

两浙名邦以翁台名贤抚之人地交重浙有三大功臣有三贤太宰声震宇内自三阁臣相继今复三阁臣并起一何盛邪人言天地之中古在洛今在越或其然与不知受天地之中而能养之以福者归之何人而可与三功臣三太宰相光映也丁仪部慎所刘光禄念台魏黄门廓园吴仪司蘧庵皆如金如玉不倚不流得翁台正人当路而后诸贤始无戒心民之疾苦庶几有闻于翁台者乎此即不肖弟芹曝之献矣荐贤仍只为民方不味本

○荅杨大洪父母四条

荅杨大洪父母一

清芬远播实足洗涤尘宇则功化岂在百里闲邪邓按台好恶极正保抚台一疏似累而实非累参福唐一疏似非累而实累大要举事必于人心同然苟其同然即有不同不足恤苟非同然即有同者不足恃也而察于同然处须是一念不从躯壳上起乃得之耳以台台之明因物察则如此等处尽堪着眼也信笔及之以当抵掌

与杨大洪二

向见考选报深庆世间有真是非朝廷得真人品天理之终不可绝如此夫乃裘葛再易不敢一字通问者时义然也攀龙遭此世界甚得便宜何者一味株守乃安乐法一

味冰兢乃补救法二法足以卒岁矣惟是山林人一饭两粥下得腹一头两脚帖得席在县父母而已敝邑姜父母提躬则冰寒槩苦宜民则甘雨和风盖循良之最也乃以乡绅乡饮一事不能以无实无据之事趋时人之局遂失时人之欢若或中伤是父母能使山林人相忘于江湖而时人能借山林人驱父母于罗网矣自是而后山林人其危矣哉惟台台念之

与杨大洪中丞三

弟自来心疑老父母之不宜去也而未能决至昨闻圣躬不安中夜彷徨不能合眼因思古所称社稷臣者决不于自身起见决不于格套起见并不予道理起见去此三见方是真道理始奋然起憬然悟决知老父母万万非去之时万万无去之理今日乃敢开此口非苟焉而已也幸高明勿疑圣上视学岂可宪地无人孙老先生未知体中何如老父母与左沧老不容不出矣

与杨大洪四

人世风波所不敢避圣朝雨露所不能胜即精神之衰可知福分之薄为力所不及之事一失脚时悔之无及矣赵师已有书尽言之望老父母垂念只使之趁好住为所全者大也至真之言世人难解

○荅方本庵二条

荅方本庵

辱教展朱子节要知龙之学以朱子为宗龙何能宗朱子殆有志焉窃以自孔子而来欲寻其绪者必由大学大学以明明德为主以格物为先格物者穷究到天理极至处即至善也此处见得透时更有何事即如台教寻春寻乐皆由一旦豁然后自有此风景耳阳明于朱子格物若未尝涉其藩焉其致良知乃明明德也然而不本于格物遂认明德为无善无恶故明德一也由格物而入者其学实其明也即心即性不由格物而入者其学虚其明也是心非性心性岂有二哉则所从入者有毫牦之辨也老年伯试体之以为何如便羽乞一语决其是否

荅方本庵二

别来知道履万福今年复得贤郎高发虽善门之庆实吾道之幸也欣慰何量张柏老来接手教提警备至向有東邹南翁曰朱陆二脉并行于世久矣但当论其来龙真结穴真不必问其何方向也所谓龙穴则老年伯当下识取本心之谓矣建阳亦无朱元晦青田亦无陆子静信得斯心方信斯语但立教则不可不慎读论语便见圣人小心其周物之知曲成之仁正在于此故附会失真者其真自在快意下语者语即流祸耳关中有敝同年冯少墟老年伯曾见其集否其学极正极透与老年伯诸书南北并峙砥柱狂澜此道不坠赖有此也大集中惟人心惟危一语于同然之心未合近见南游记中以语大莫载洋洋发育属惟危语小莫破优优礼仪属惟微恐宜再入思虑不可以老年伯之书垂于千古而有一语之不慊也

○荅周绵贞中丞二条

荅周绵贞中丞一

此番入朝深悔出山太宰欲择匠石之斤一斲漫鼻之垩而所遇者非其人纷纷宜也然亦有疏节焉心非不切延揽力实疲于应酬故各省诸贤气脉不贯纷纷宜也方欲与相知共挽之而未得会杨大老一疏施拔毒之剂反发腐骨之毒缙绅之祸作矣京师地震兆在斯乎东南大水隐忧方大赖老公祖在事为民请命攀龙辈亦不敢不竭其力

荅周绵贞二

此中司农诸公皆以京边无饷难于改折郑元老之书实语也攀龙谓之曰无饷之空国难言改折矣无米之穷民独可催征乎折色虽无米本色并无银两者孰利孰害诸公颇语塞俟勘灾直疏至即可竭力从事矣今之肆毒者固在中涓与中涓合毒者实由外廷闻圣主知万水部死甚悔大好消息也目下为总宪事纷纷龙早自跳出庶不至网罗之罹为说甚长未易详布

○四府公启汪澄翁大司农

窃惟天下之事有益于国而有损于民者权国为重则宜从国有益于民而有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至无损于国而有益于民则智者不再计而决仁者不宿诺而行矣夫国家当此匮乏之秋畿辅山东川湖云贵争祈减赋之日攀龙等何敢复出诸口顾攀龙等所言与诸方异新征之赋与久逋之赋异酌量加派与请蠲加派异请折本色与请蠲本色异故曰无损于国有益于民也夫久逋带征徒饱吏胥阜快耳每见官府出一番牌票吏胥得一番牌钱阜快持牌到民间但索牌钱不索逋赋即官府严拏欠户欠户亦但出杖钱雇人受杖耳天下通弊居官者明知之明为之何故民间费无限之钱国家何曾得锱铢之赋此而不蠲上受虚名民受实祸者也加派之害其害在照亩荡滩山埭不毛之地原无九厘之额今有九厘之加民何能堪田上加派静听皇仁惟荡滩山埭势不容缓宜隐各府田粮之则合成田粮一亩始加一亩之派地方既均民不偏苦庶可少捱以俟虏寇之平此则通融调剂上损不多民悦无疆者也至于改折之款但省民间之浮费不亏国家之正额当此民穷财尽之时正是救焚拯溺之计惟布折少求量免国家毫毛之损实小民邱山之惠若白杭糙杭菘豆稻廿四项南粮名曰民解实多为积猾包揽私侵入橐累年挖欠动至几万习为惯常民实无缓征之利而国则有逋赋之害此江南一大弊藪也年来虽屡廛部督而此弊不去毕竟难清若得竟为改折委官解京吾浙亦宜仿此既得年年足额一洗宿蠹又可略省水脚充抵别需且各解常年率携银至京贱余客米上纳更有买筹私折者其价甚减何如官折白杭每石七钱糙杭菘豆每石五钱其值正昂此于军国大有便利与稻廿改折尤属无疑以台台之明何俟词之毕乎伏乞毅然主持即赐覆行台台上为国下为民中亦造无限阴功所谓宝山之宝也

○与李大司农

敝乡田中一无所出欲其出本色之米并其折色之银而无之空激万姓怨恨而已

今年照灾轻重改折督其明春轻赍而来则可以救明年之急明年回空早兑督其后年先秋而至则可以救后年之急不损国家之赋而大得民心之和此其利害较然知翁台之仁明不待其词之繁也

○与胡抚台

吴中重役粮长为甚然常镇二府原与苏松不同苏松官户之田浮于民户民户惧役争诡入官户避役者益多受役者益少势极重而不得不变常镇民户之田浮于官户可役者既多受役者累少上下原自相安向年徐老公祖均苏松之役并及常镇敝府自役官户以来但见其害不见其利何者官户受役势不得不托之亲戚家人亲戚家人岂能尽体主人之意小户输粮嘖有怨讟其势然也王老公祖以役官户不若加役米加役米则亩亩出米不必清花诡人人出米不必役官户官户多出役米是无役而有役也富民多得役米是有役而无役也一时传播万口称便令四郡有司倡率岂非贤者倡率讲学果何负于君民独无锡一县奉行举优免不役之田尽出贴役民间以为最公最平之事矣夫缙绅受役而不亲供既未便于民隐若出贴役又复受役岂政体之平乎乞老公祖念圣主详细经画之语画为百世可久之法令各郡县约粮长每年所费多寡加派役米但是役米既行之处即免官户之役役米处处得行则粮长处处无累官户处处得免则小户处处无累永赖之泽也编审在即具呈上恳只一味平心自然事事得妥

○与秦华玉

行时劳负亲丈者至矣是日为团圞之乐又为离别之悲惟江流浩浩漠然无情自有江流以来不知见几人喜几人悲而浩浩者万古如斯有情之人不能如无情之物多矣弟此番入都大非昔年光景爽鸠之署素号白云清淡安闲甚宜衰朽第权珙盘据强虜伏戎水旱几徧南北称乱无间军民念之殆无事不忧不能以优游为乐荒事在此力争蠲折蠲或不能改折可望幸大司农先与往来此公与论理不得一味恐惧以祸福尚有可入也见先生用世之权

○荅陈筠塘四条

荅陈筠塘一

令公恣意实从来所无大抵天下热肠人应作天下吃亏人然愿年丈百受人亏不可使热肠变冷吾辈在世宁有几多时百年吃亏人自是千古便宜人也

与筠塘二

今之罡煞不可穷治籍其首于官饷之使摄其徒党有事便可用之年丈在乡有乡之风波弟在朝有朝之风波大抵衰世热肠之人无也非风波也

与筠塘三

都中景象全非壬戌年气色中官横行缙绅之祸未知底止弟谓外庭法用正直内阁法用和婉既未能拔其毒且须杀其毒内阁挟外庭之攻劝其勿侵外权多作好事以收入心故外庭不宜以内阁之和婉而谓其通内内阁不宜以外庭之直攻而谓其聒激

乃为相成今颇相反弟以空言维之又何救焉朱平老一疏大为君子吐气年丈十五年不申之是非今日始申世人皆以为善者未必得福为恶者未必得祸只是眼孔小也

与筠塘四

今四海困穷岌岌矣弟在此只以安民为主访循良吏表之贪酷吏除之盖此衙门终日与巡方者相通而都下五方杂处访贤否反易于巡方之欲得诸监司者若访之果确使巡方者纠核无误民生犹可安也弟又为条教列州县之事刊布书册而颁之年丈为名守令惜不能缩地一商巡方者另有一禁约押之或可不至大恣弟所为作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不知其它矣

○与欧阳宜诸三条

与欧阳宜诸一

得颍州之信下邑之民失其所天惘然无措况于弟哉如老公祖之廉明刚正询之寿耆咸谓无双两年宦辙所历遂为敝郡百世未逢之盛而盛事难逢盛时难再可胜于邑弟之蒙爱更逾寻常欲报之德惟有尽其微诚老公祖两年于兹庶事尽美独有两者未及人心则贞妇逆奴是矣若老公祖自认为误毅然改正斯乃豪杰出格之事不惟两事征正且一破世俗回头不认错之陋岂不快哉方见交情亦是敬长上欧阳公虽不终听然与先生欢好如初古人以陈善为敬则弟今日之敬莫有大于此者夫吾辈浩然独往来于天地间者祇此自谦之心以一日之不自克而贻终身之不谦智勇如老公祖必不其然时哉不可失也弟岂不知成事不说但念公祖去后天下更有何人可开此口知己难逢有怀不尽亦恐自贻终身之不谦也

与欧阳宜诸二

适与园适共榻相商此事共谓事关天理民彝非同细事若不尽言必贻后悔是负公祖也得老公祖在念则默默转移岂无其会若必认以为二事俱属茫昧则大误君子为政不过因民之好恶民情如此何显著如之而犹以为茫昧乎若果有茫昧可疑则为时许久何无一人发之而皆为此愤口不平乎弟辈决非作好恶者达民之情而已公祖居上决不如弟辈闻见之真此正当用朋友之处乃反不用乎夫一贞妇也既污其名又杀其身又污其体衔恨九泉何时而已仁人君子不为一伸而作如此两平乎一女也妻主之妾子主之子反告其忤逆如此大逆不道而可视为寻常乎

与欧阳宜诸三

知老公祖所苦未得脱然每念及之中怀如系仲淳医圣前无古人其处方剂药皆世人所不晓老公祖第留数日令深察病本然后立方久服慎勿与庸医参酌易其药品违其轻重即无疾不可愈也此中同志如昨近以章奏屡及東林未免多事弟辈但以空空游之彩笔画空空不染也空游诚佳空在何处

○公启吏部留王郡尊

往者欧阳宜诸年兄之守敝郡也郡民皆谓二百年来二千石称贤者未能或之先

一旦夺而敕颍上兵如赤子之失其哺母幸而锤嵩王年兄继之如此心事便可为曹参一守宜诸约束清正惠和如出一辙于是敝郡之民皆手加额曰幸哉一欧阳去一欧阳来如赤子方号呼其哺母而忽遇一也不谓忽有西安之调郡之父母子弟及缙绅士人惘然曰有守如是即其未至方愿选择而惠吾民况已至乎既满秩方愿再借以究其泽况方来乎若以南北人不相习则使君已令崇德服习吴中水土庶几无疾病也若谓才猷宜调繁剧则吾常为财赋之区当南北要冲其地不下西安天子惠念之亦不宜下西安上之既习其俗下之又安其政教无故而夺之何也于是同词语弟辈曰吾子与使君同年籍而今之司进退百官奉天子嘉惠元元至意为海宇择良守牧者亦惟吾子之年籍岂可默无一言置桑梓休戚不问邪弟辈无以应故敢连名具书恳祈于台台伏乞怜父老子弟之至意亟为别选西安守而终惠锤嵩于敝郡不胜幸甚父老且将裹粮走两院走阙下而弟辈先之以此乞台台委曲图之

如此守乃堪保留如此事乃可公启

○荅蔡虚台

敝郡黎通府在敝邑摄篆仅二十余日生等所见以听讼则明以谳狱则敏奸胥无把持之弊小民无伺候之苦至于正弑逆之罪察淫僧之纵雪龚鲤之冠皆通邑所欣呼踊跃以为真民好好之民恶恶之之父母及去之日缙绅祖道父老攀辕皆叹曰人固贵自立以摄篆别驾乃得民如此哉如此乡绅篆贰皆应自励则又叹曰人固贵乘时以旬日摄篆乃得民如此哉生等谓此真异才当待以异等伏乞老公祖特为表章以为怀才抱异不得一第而有以自树立者之劝风励激扬岂小小哉敬以为请

○与曾郡尊

敝邑诸文学具呈台台仰祈即赐申报学院洎道尊为先祖故黄岩令名材学宫俎豆也先祖以万历二十六年浙中按台学道祀入名宦移文敝邑彼地祀名宦则此地祀乡贤例也于时敝邑甲科先辈应举者多恐至壅滞故未敢筭举今应举者尽矣始及先祖与秦乐易先生皆乙科也实万心同然万口如一倘有疑似即子孙何敢徼非分以启物议是以害为爱宁直非孝蹈大不孝也攀龙虽愚计不出此伏乞垂察为祖父不可妄乞恩荣在朝在乡皆然

○荅何府尊

今日事圣主非不焦劳公卿非不拮据却如无舵之舟莫知把握无针之盘莫知向方良由左右窃柄虽用人发帑朝上夕下而精神血脉宫府先已不通故百司一切颓阬近幸川中乱贼诛夷过半海内思乱之徒尚有所惮长夏未至守御之计尚有可为或稍延岁月耳以九庙之灵圣主聪明日启政事日练别换一个乾坤中兴之业方可望也老公祖声望甚隆皆知晋陵一郡金汤屹然缓急无虑即如习射一事良为地方至计若得推行五邑设诚服习老公祖不时都试示其鼓舞人人善射则在在精兵何必练乡兵募勇士徒扰而无益耶宠贶远颁率笔复谢募勇士自可兼行

○与王三府

不腆敝邑老公祖俨然临之士民拭目以观新政谓必有所以乳哺而卵翼之乃数日以来輿人之诵颇似可疑有谓刑罚太重者有谓催科太急者有谓乡民手持官钱不得以时收贮者有谓乡民候此动经二三百者有谓乡民卖米输官市人持其急每致损时价十之一二者有谓乡民逋赋未有如盗贼迎游者有谓青衿行学戒饬出于公差之曲票以致诸生人人自危者而皆归咎于贵厅之三役风闻是李姓曹姓计姓以为失老公祖之德意大都三人为之不佞辈不敢不以上闻恐为明德之累非小也连牒密启总以成老公祖之高深惟恕其狂戆乡绅在在如此官自清民自安徒为敛饬之貌祇是媚上忘下

○与赵肖鹤

敝邑不幸有极恶徒徒任奎者勾引税官至此将开无穷厉阶于往来客旅盖税官系卖炭商人任奎以女妻之故与共成此计以诱太监也近日诬陷四行家即任奎平日所怨借税官之势而甘心之万幸事在台下伏乞台仁即将真情竟申太监以昭雪无辜岂独生全四家龙辈私居之懣亦为少舒矣万勿解此四人以口虎吻至于台下所差哨官吓诈四家甚酷殊失德意四家与龙并无一面亦未尝以公义来求区区不平之心不容但已知台慈更有切于此者矣谁肯言谁肯尽言诚有大不忍于心者

○与尤时纯

方生事昨奉教大义朗然然于鄙心窃有疑焉吾辈当在在以慈仁植物令生机流衍凝为至和若物方欣欣生植而吾乃横摧折之恐非造物之意也弟尚恐独见未是正之有道共谓宜然故敢毕诚于门下决当帡幪之以扩四海兄弟之义此义为胜则他义为劣可弗问矣此生所犯必轻先生析义必当故请宽之若出自他人之口未必非乡原学问

○与李懋明申丞二条

与李懋明申丞一

神交之久未得一接丰采方在瞻仰忽见大疏有复商税一款岂以台台见事之明不审利害正以台台忧时之切不避嫌怨也善道夫不避嫌怨必大义所在可决行而无顾此事是神祖一朝秕政光考干蛊是光考一朝仁政使今上不得继其志大义之谓何如毒再发如防斯决海内丧气乱贼执言台台固尝稽之于众不知何人误台台以为快邪以攀龙于台台但宜密规何可显揭他事则尔读至此李公自应忘怒此事不然正惧快之者众不可不一明其义也易曰先号咷而后笑攀龙不惜先号台台自应后笑理有必然异而自同也不胜悚惧

与李懋明中丞二

天下事固有异乃成其为同者翁台西江不深受税害故于税害知之独浅即邹南翁先生亦然攀龙以为宁使攀龙得罪于翁台不可使翁台得罪于天下至诚动人后世

此意可矢天日不尔不成吾辈也数年前已辱臭味之收今未得覬芝兰之字不省何日一快谈此地非翁台久驻之所诸相知人人急翁台之入也天下事尚可为百惟努力

○与王东里黄门

伏读大疏人各有见岂能尽同然人臣为国当杜渐防微惩前毖后有无疆之思不宜为乱贼脱罪为君父种祸如台下所论两朝之事者不肖直是痛心义难缄口请毕其说夫张差制梃美女代剑先进热药继进泄药以紫禁青宫之中忽有荆轲聂政之入于饮食男女之内行其斧斤鸩毒之谋皆意想所不及天下万世之公致讨于乱贼者重而责备于君上者轻若为隐讳则粉饰门面者虚坏乱法纪者实况其事彰明较着中外共知虽欲讳之孰得而讳之讳之一字是为乱贼设护身之符今加以诬谤二字又为乱贼立箝口之法台下即不顾往事独不虑将来乎精于易春秋浑身是易是春秋皇祖威福在手妙于调停是笄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隐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于处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臣子君臣之义严万古纲常守三尺法纪君讎必报君贼必讨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维并行不悖乌得以讨贼者遂为谤君遂为诬君遂为伤皇考之明遂为害先帝之义使天下更不敢开口说乱贼一字也王大成以优人误入禁地而以比张差张敖未尝知贯高之谋而以比张差之主谋者烛影斧声本无其事而以比进美姝进热药进泄药者一切实而虚之所以为乱贼则善矣所以为君父则吾不知也垂帘之说出自圣谕手授方相国乃云臣子设为不必然之虑且皇上何尝薄待选侍臣下亦何尝欲皇上薄待选侍贾御史之揭当时自有误之者侍御所以自悔为人所误也大抵台下言孝经尊亲不言春秋乱贼言主上父子之亲不言臣下君臣之义言主上一时之权不言宇宙万世之经乱臣贼子闻之而喜忠臣义士闻之而惧一喜一惧之间所系世道人心岂其微哉国事所关不敢委曲中涉嫌怨亦不暇避伏惟高明少垂察焉圣贤专正人心为是治乱兴亡之本

○荅周来玉二条

荅周来玉

三吴异常水灾拯民饥者急目前虑国储者念日后弟谓天下事皆当顾日后不当徇目前惟救荒只宜顾目前不宜虑日后何者民既无食近患已在目前远忧岂在日后耶幸改折等巧大司农委之仓场仓场毕见老与今署事郑元老皆通达正大能尽羣情俟勘灾疏到通算所折几何所存几何略可支一年军饷尽以惠民矣至于官买官兑许霞老所驳司农之疏者不知其出郑元老也此实其作外吏时已试良法但行之者难其人耳懋迁有无化居即大禹救荒之法未尝薄刘晏与桑孔原不同也先生具此眼如刘晏等善理财者不脱有无转输台幸与有识者熟讲之此法行改折更便矣陈筠塘湖州救荒见于朱平老之疏者民间转输也民间易而官府难何者官府谋国之心不能如大户谋利之真也疟后疲弱诸不及详

東周来玉侍御

仕宦者乡评宦绩而已乡评则本地县官知之宦绩则宦地上官知之以本地县官评本地乡宦不言其居乡之事而言其居官之事其宦地之赃受于何人证于何人宦地上官曾无一言而于何问于何追国家有如此法度乎恐亦徒成笑话也其它削夺但足以损国威高士节不足辱也即使刀锯益足以损国威高士节不足畏也嗟乎至于削夺不足为辱刀锯不足为畏而国家驭世之用穷兴言及此但为圣主痛心而已矣此时各宜杜门屏迹及未死之日偷一隙之闲故不来看台丈

○与沈铭镇二条

与沈铭镇一

当今之时如居沸鼎朝野迄无宁居有志之士当自求入火不焦入水不濡之道只求自反得大安稳乃为胜义而欲世界之不水不火不可望矣台丈以为何如

与沈铭镇二

翁丈冠冕陪京栋梁斯世盖已少见一斑至窦夷之事尤极峻伟郭钦徙戎非关卫道之正昌黎诋佛不为经国之猷翁丈功则兼之猗与休哉辽事如此奈何野人望得二十年太平一邱一壑可卒岁矣今似不支也儿子辈应试得以一絨上侯不敢使来见戊午先生年五十七矣自度精神可支二十年

○荅孙司理子啻

门下不以文章之雄自雄不以政事之卓自卓顾蒿目栖心在世道人才此所谓豪杰之士也夫豪杰之士念不起于温饱念不起于官爵无念不在吾君吾民此念一真即无事不真矣莫轻视此身三才在此六尺莫轻视此生千古在此一日门下勉旃自爱

○荅祁长洲

台下长才远识乃不令居禁近补阙拾遗乎己而念曰是天之大任台下也夫人处浓醞之地假境界扶翼其假精神尽自过活得遂终身迷失其宝藏而不知也若天欲复其真性必劳苦之令其一无躲闪自能求得真把柄处必澹泊之令其一无靠傍自能求得真滋味处今台下作剧县劳苦之矣又作部官澹泊之矣劳而逸之逸而始复劳之俟台下把柄到手滋味悦心而后肩荷宇宙之事建千古事业为千古人物直是真性流行非从局套点缀始无负大丈夫出世一番耳弟非妄言后当自验试以质之海门先生当日明明未许

○荅袁宁乡

敝邑之士于台下津津去思无不曰长者长者此益见台下之真宁乡之政不占有孚矣不佞妄谓人生作令率尔放过真是宝山空回一生令名百世血食方寸有无穷之嫌子孙有无穷之报不过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台下当已深味于斯方寸之嫌不妨插入四者之中

○荅陈石湖令公二条

荅陈石湖令公一

文成十家牌法决可行行之决有益此弭盗安民要事练乡兵恐无益有扰只从本县额设民壮拣选训练可耳吴中词讼假人命及告卖价不敷者最为民害人命在城者实时台驾往验唤四邻一审在乡者令携尸坛中台驾往验先验后准第一良法有实者方准状诬者惩之诈风自息全老穉之命实多告卖价不敷者除豪强占夺外一切不断只此二事民受惠多矣又体恤铺行于得民心最捷即如办酒一事碗碟出于铺户狼籍不堪若发公费置买器用贮之库中专人掌之不以烦民以此节节推之使民安堵老父母三年中便是千秋人物矣

如此割切献替今公书中犹不敢言先生独言之见先生之仁亦见石湖之可与言
荅陈石湖二

今日议论彼此枘凿如方圆然弟谓天下欲得太平皆当置之两忘但观理之是非勿在人身上起见所谓观理之是非又只论朝廷纪纲地方感化勿在人情上起见乃可然而不能也自昔两党相攻极胜者必极败者今日之势大是东湿非诸公持盈之道也咏尊诗云每嫌眼界小到处即登高为击节三叹

○与徐检老房师

科场事发一时公论已阐到九分有余清则必湣明则必晦惟唐虞不参譬如时已向寒一番热适重其一番寒耳此阴阳之定机至于扶阳抑阴则君子之定着主宰于阴阳之外万变而不失其常者也不知当轴于时何以妙其用耳

○与叶园适二条

与叶园适一

孙氏之事邑中大变也在弟切手足之痛报仇而已矣在诸君子抱士风之忧正俗而已矣纲领既正持论自得其平若于弟身上起见谓所损实多则入于利害之见于舍弟身上起见谓人不足惜则入于憎恶之私利害之见生于弟之心憎恶之私生于诸君子之必无有是处弟昨所谓似是而非者此也不可不辨

与园适二

足下狷而知裁骏乎中行矣两年两与足下连宵之话退而自惟每媿不及足下闇然内充令人心融气平弟望此境而未见也第足下精神气魄太近收敛其弊欲入于佛老不可不察朋友相与须尽力砭其失方有进处弟施矣足下不可不报大块百年中偶尔相遇毋相孤负也

○与吴霁阳

伏惟老丈吾乡独发天之所以厚丈者至矣夫官爵为身外之物无足言也然一以谢举业之习可置力于身心二以藉君父一宠为德于民稍易耳吾邑最称人文之地自昭代以来为吾辈者不知凡几庸众者廿木同朽不肖者笑骂犹传有志之士能不猛省弟顽钝性成所至赖良友鞭策思欲不入于小人误爱如丈伏惟不弃而提挈之千里相闻谆谆满纸言不及义今日仕路为然弟不敢也故欲言止此所祈加餐顺时自固子今

益甚存此书式之

○荅李雨亭

大计在即亲丈清誉盈耳无烦念虑使者弟敢促返弟见今日是非甚明贤者亲情如是世俗以为无亲情惟半上半下人最难做亦不得便宜亲丈作令时能超然于流俗之外至今人多称述愿慎此以往千仞壁立勿为世情所摇夺也休戚相关不敢不吐肝膈知尊嫂皆已抵任甚慰持家者幸常加申谕宁过于严此宦游者之要务也弟不久得差南还有所闻见亦不敢不尽其愚

○荅钱心卓

窃窥年丈之才何所不济第今天下不患无才而患无志志一立则趋向殊而人品实矣夫众人之所悦士之所笑也小民之所甚德己私之所不便也二者之间相去远矣君子不随时不足以有为所谓随时者随风土之宜顺人情之公就往事之有过不及及时有为以利益斯民耳今之所谓随时只随俗而习非弊也久矣笃志如年丈已久辨之使旋附此请正仕路套语不可施于年丈皆所不及

○与诸景阳

晚节难持不谓老丈有此败着以践人言令友朋丧气斯道无光可惜可惜老丈以贫儒起家要许多田产何用为今之计惟有卖去一二千尽还诸逋尽绝俗交杜门读书禁戢贤郎纤毫勿与外事为世间立个悔过痛改的榜样犹为大勇不失令名若再失此着悬其身于不道不俗之间两下不收小人喜得其间君子恨毁其藩即老丈自欺亦属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矣轻掷一生之品坐弃千载之业何为乎哉弟辱老丈骨肉之爱半世子兹无以报德敢下此苦口千万念之

○与徐元仗二条

与徐元仗一

丈过梁溪弟又在外归而本孺道丈惓惓若与弟心针对券合弟尝言交友不终其人无终何者五常人之本也其本拨而能有终者眇矣弟自矢天崩地裂此念不移在人者非吾事也又何问焉即如弟与丈曾有纤介乎不过议时事有异同耳此异同者于吾两人有纤介交涉乎真可哑然一笑吾辈日用一敝器廿年相与不忍弃之况于朋爻君子小人更在何处征验其在斯矣今后吾辈各各只管我所以待人更勿顾人所以待我久之当不胶漆而固气运异常往往事出意外须自立太极勿为阴阳所役也弟今年自东林会外便闭关山中此暮年安乐法坚守之矣

与徐元仗二

弟不至光禄亦不知老公祖居官到处实事实心如此即志书一事嘉惠后人无穷不然何所据而裁横珰奸胥之破冒也弟以衰朽之人独当一衙门事只守成法事必躬亲亦无难处惟内官索行户铺垫弊不能革但力为主持使行户有所恃而不尽与品物交足内官又无所执而索于行户初时甚挠扰弟顽然不动彼亦无可奈何今竟不至矣

四字妙得处小人之法河西之失经抚之丑已极一弃广宁一弃右屯罪案有何不明而祖分左右弟谓数年元黄今吾辈不宜出一语佐鬪久之当无味而自定耳桂渚中素本孺相继没于京邸人生如幻何足扰扰憧憧惟日行善事乃不负余年不然此一官徒增业障耳今日之事弟不忧 而忧人心不任武而专任文不招将而专招兵不用法而专用情无人故人无所恃而不固无法故人无所惧而不固由今之道不变今之政未有不底于危亡者也如何老公祖在事当多得勇力之士武士游谈最不足凭而膂力最不可伪也王文成曾用此法

○荅郭光禄

天财库实无监生监生应拨者纳银于本监竟归矣特雇一二人内在内监书写则有之杨晋老疏陈革去奉旨下部但疏中及御马监等项钱粮甚多内监亦上疏得照旧之旨盖指御马监军人及厨役等未尝及天财库彼遂借照旧之旨来混弟之不与只是挨钱晴老亦然今翁台贤劳独久便挨不去耳或现年者且给一半再挨何如大抵光禄于诸冒滥既不得清只有挨法每年所省亦多他无计也 廿廿布复□一分是一分

○与杨凤麓

长安中择公是公非最难失口一时遗臭千古丈宁作症给事决不可矮人看场也邑中有加赋之争亦是无事生事起于一二好事之人高乡诸公则看事太轻而失之莽低乡诸公则看事太重而失之俗一乡之中平心观理者亦未见其人何怪国事之纷纷耶

○荅袁节寰中丞二条

荅袁节寰中丞一

今天下难联者人心难得者人才难鼓者士气得老公祖一点真精神不难矣太平之涂辙非艰危之行径须是廓而大之长褻善舞多财善贾博而收选择而使又何害乎损穴兵百可养壮士十平时养壮士十临事可得精兵百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士气自倍人心自归与老公祖共此者其地方贤士大夫乎不审有其人否腐儒之谈无当也而涓埃可佐高深故不敢以肤言而以衷语袁是内地佳官非边才也先生早知而规之

荅袁节寰中丞二

国家三空四尽左支右吾之不给孚号同于充耳真如老公祖之教矣以弟愚见今天下节钺诸贤必假以便宜使得多方生财以自足用若必待司农司农已告罄必待内帑内帑将不继一旦有急无论呼而不应即应亦后时其祸亟忍言哉不知彼中亦有心计之人可与上下其议者否事穷则变变则通如之何坐而待毙也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于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

○荅武杨紆中丞

大教谓 断无渡海之期即此一语便识超一时弟见前人防 渡海不觉失笑

此等事尚不知何云知彼知己哉毛帅自是 祸以来一出色人物虽不可尽信要岂可尽疑老年台接济之核实之与之呼吸相通是今日要着也弟迂疏无用之人不胜匹维令举百钧其何能胜今且尽力作去亦未知作得去否作不去时自有不可则止一着老年台有所慨于中者幸纤巨教之为国家非止为弟也至祷

○荅翟凌元中丞

弟再入长安耳目顿别然岩疆济济有五臣焉前此未有若斯之盛者初六日杖林道长而六科廊火礼失则火为灾天人相与感应如此不知圣主动念否耶至于宰公用一考功而缙绅哄者两月盖三十年前之常事则三十年后之怪事人情以习惯为定理其哄宜也要在以和息争以静治乱与之俱争则俱乱矣此犹易言也若负嵎之瑯则恃天之笃佑皇家何如耳麾下得名将否惟豪杰识豪杰翁台得名将真名将矣适病暑 廿廿复谢

○与罗黄门心华

俘今日下法司矣毛帅以四幼童充作活 以五幼女谬称 妇是其粉饰一破绽也此番献俘既属可已又将一羣幼小驱诣阙廷不可丑耶据律男子年十五以下妇人则不论年皆给功臣家为奴叛族且然况于夷地邨民以皇上视之皆赤子也往年贵州之俘刑一幼童道路流涕行刑者亦流涕杀一无罪非仁也况于九倪乎会审既经科院监临台台不可无言须言此九倪者不当献盖献则必刑也疏上于刑部前方有济冒昧 僭陈

○与方孩未

攀龙天下最迂愚无用之人也台台拂拭之华袞之至洁净二字攀龙平生不以三公为荣以二字为愿实未之能诣也台台不量其所诣遽与其所愿何其神与占人贵天下一人知己良有以也敢不日以台台二字为一鞭而终身乎

○与李瞻成侍御

不肖不入春明三十年骤见满地穷民触目刺心情不能忍欲具一疏上闻缘欲借本寺储侍也昨始知台台已有大疏急觅观之喜幸无量不肖念得释然又言无狂发即焚其疏存揭呈览台台按视南城正可倡率四关不知部覆之后果如疏议否大抵须得城司核实给牌即每人日给米五合亦胜于煮粥虚糜闻留都公米十日一散庶得疏数之中即不能人与之衣而得煤房安宿免其房钱亦可延其残息此在台台最切之仁政在神京必先之王恃爱敢布其愚

○荅刘心统侍御二条

荅刘心统侍御一

河汾诸生有辛全者天赋异质兼以纯修力行孝弟于弟不求闻达于世傥得台台荐扬以补乡举里选久□不行之典其于世道殆非小补敢因明问而及之

荅刘心统二

天下原是一身吾辈合并为公即天下如一气呼吸何谓合并为公人人真心为君民也君民心真则千万人无不一故曰如一气呼吸三晋得门下得保障矣属吏最优最劣窃愿一闻此二项不爽中人当不日而化知门下心所同然也

○荅杨侍御

伏蒙华袞之贲益增薄劣之惭然门下正脉正见已得于言意之表矣天下原是一身吾辈当共为一心同为吾君同为吾民北心而真即不获罪于天既非获罪即是求福吾辈每日以求福为工课者也真语办一片心自有两只眼其于察吏当迥出寻常因教之辱敢布腹心

○荅沈侍御

台台清标远韵盖不受世之尘滓者也今且以茶马揽辔三秦三秦之民其有生色乎夫民自非天降大割皆足以自活牧之者扰之耳台台指顾风清咄嗟泽究上治之理在声臭之表聊借声臭之象非难也偶病疴廿复不详

○荅张侍御

窃闻温处之间海寇滋矣若非豫防难于应卒去贪吏以息劳民虽是刻本官方实为救时上药度皆台台意中事也睿哲所急亦庸愚所同既辱下问辄敢上陈

○荅郭旭阳侍御

台台当世俊杰其于天下士如伯乐九方皋之于马岂有不了了目中者顾盼及鄙人宁啻马骨殆凡马之骨矣然凡马之骨且然况于骏骨况于骏马于是乎天下之士采愿执鞭也安民先于察吏此巡方第一义台台注神于此实万姓更生之日也今世运日下矣如物之盪坏者骨理皆离而外面尚合联合得一日遇享用得一日所以维持调护者全系人才台台察吏去墨为先辨真为要大略于案牘中能精别是非者可得十之五于舆论中为细民所颂者可得十之五而道府乡绅之口则存乎其人未必可尽凭也龙身在远地茫乎未之有闻果有所闻敢负虚怀

○荅潘虞廷按台

老公祖采人小善忘其大愚如攀龙者岂非天地间最迂愚无当之人乎犹津津道之不啻口出也则于天下所茹纳何如哉吴中之民皆足自生自植有司不渔猎之熙熙乐国也弟情缘世界渔猎之苦老公祖何自闻之仁者造福万姓惟此一事最急清问之及又发其愚恃高天之覆大海之涵无所不茹也

○荅汤闇生学宪

长安中得与翁丈把杯相欢熙如穆如宛若黄虞景色不复知风尘中矣非翁丈坦中志机何以得此弟衰病以一归为快抵家至湖上湖干鱼鸟如故知相逢不忍复作别也翁丈东粤学政当卓冠海内文章家法眼自不必言然须以起敝维风为第一义则行优行劣当世行之成格套者君子行之神鼓舞矣幸留意焉

○与华切庵邹经畚忠余

赵太宰一世人杰每事出格庸人噤而不敢动贤知器而不能静再得一年在事吏治民生必有可观其言真知学者真知仕曰君子在救民不能救民算不得帐诚然此事或尚可为培得元气感天之和气转祸为福此痴人痴心也

○与邹经畬

当道有人海内遗逸相继汇征此亦佳事可喜在此可危亦在此譬如优人满堂红袍尽数登场便将散场若贤主佳宾兴浓量大再做一本方好耳东辽西蜀虽未必成得大事要之兵戈正未有息期光禄之事弟以一人掇之终日手不停笔全赖平日静功忙中收敛以翁而发聊可支吾以是益信学必以静为本方有受用吾丈勉之

○荅邹忠余

一入仕路便不得自由欲归不能开口不得致君无术聊修职事而已

○与华切庵

弟今年以一人掇一寺事既无精神又无才略所仗者一静而已静则理显不静则理昧故静即理也此心非三四十年不静故学在早下手朝中事外象尚可支持可忧者神理且看圣主一二年未定也

○与秦君邻

春来想闭关发愤矣不然即没于人事中岁月可惜近事想邸报可见满朝觅一拨乱之才不可得意孙恺阳近之故具疏闻今虽大拜未卜作用拙以一人任一衙门事幸平日有虚声谓拙是气概凌空者今却得此用稍用气概于中官相戒不要惹他初至甚受其聒挠今严立法度不敢复来止此一事甚快裁省得无限冒滥 不必忧国家有大运人生有人数非人所能为可为者尽心尽力做去不要怕耳即如 何尝有大本事都是自怯内溃也

○与李肖甫

部中甚安闲尽可静养但学者以天下为任不以一部为职念至此无处着一乐字矣

○与华蠡阳

仕宦者每偕山林为口吻实以官爵为性命盖不自知其性命也如弟稍自识性命养性命者必以山林为宜但世间浊福易知清福易蹉耳弟在西台幸事亦简精力尚堪所作功课只劝化诸巡方者表循良去贪酷京师五方杂处天下之大如指诸掌访一贪酷吏即于置邮中告其巡方者彼隔于上下相蒙反不如都下之见闻博而易真也其州县之弊作一书册颁行之弟暂在此或稍有惮必民安始可天和非迂也

○荅王葱岳

弟少时见前定图有禾插妇人头而旁引一小儿者皆曰倭也然旁引小儿不在左而在右明是鬼也今日一内一外恰符合之岂非天哉弟老矣不能俟河清翁台骨相岂终于此而已者望加餐自爱

○与张侗初少宗伯二条

与张侗初少宗伯一

翁台暂躔南斗需次北辰所谓云上天于饮食宴乐时也夫饮食者道腴也宴乐者道真也足于己而施及于天下故曰需于酒食天下将醉饱之矣不知此者即饮食之人

与张侗初二

吾丈天赋明睿如冰壶映月彻骨无滓故洒落自在如此弟之大愚以为钝根之士惟患心境不彻而落于一切黏带利根之士又患事理不透而落于一切便安夫一灵炯然充塞宇宙森罗万象总是一物岂有心外之事理故事理愈彻则心灵愈莹但患含糊不患分别圣学所以开物成务只是非二字而已此处一空一混即使身心皎然得大安稳不过自了之学也丈试究之以为何如

○荅陈赤石

浙中学政盖无事不令人击节也嗟乎后此果莫能俪者安得两畿十三方皆得台丈其人而又久于其事士其有兴乎世其有瘳乎舍是而谈治平其道无由也读先正要语序而又知台丈笃志于学喜慰人生只有斯事顷刻悟之而有余终身修之而不足幸台丈珍惜此日月也后此果莫能俪者

○与黄凤衢三条

与黄凤衢一

年丈横被风波然转高声价矣夫天意岂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实百年浮乐转盼过眼迟暮思之罔然无得若将向外精神反归自己讨个定帖乃千生万劫转迷成觉之日也此个路头干涉非小但在顺境中趁着兴头难得回头逆境中没了世味方寻真味故弟尝谓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顺境坑陷小人以弟验之即今半生受用实缘圣主一谪年丈异日当有味斯语幸勿以弟言为迂而忽之

荅黄凤衢二

唐荆翁所选诸儒语要各尽其长不执己见编辑中之法眼也年丈卒業当必有深造焉而布之浙中如以甘露水沃日暍病人其施溥矣弟虽不文当以一言附之弟今岁于手足同气为替者二为功者一泪几为枯不得与西湖贤主一苇六桥之间命也夫编辑书要当如是

与黄凤衢三

自古未有朝士聚讼如今日者未有朝士与林中人相讼如今日者东林风波其所从来二事而已一者段黄门幻然之论昆山也而引东林人为证一者吴侍御严所之欲明时事也而发钞顾泾阳先生二书以为快二事之外东林于朝中绝无一毫干涉久当自明昨者孙道长摘弟三事一淮抚援书谓弟赞画赞画则无此书实弟所见实未尝沮此罪不敢辞一京察构害与弟风马牛不相及此罪不敢认一者金吾书则极可笑弟实无涉于身无媿于心其人其事俱不必言要知山中不可轻见客无端生出此事则亦

弟之罪也弟于刘大行疏当益自策于孙侍御疏当益自惕好之恶之者殊途其交成之则一也于年丈一道之他人绝不开此闲口矣

○与陈省堂

丈之所居显荣厚利既悬而艳之于后毁誉得失复纷而战之于前吾之神明主宰为吾所自有者鲜矣丈若置之不顾猛然发必为圣贤之志风尘中有此人物可谓非豪杰乎哉知交自清漳来者辄讯起古知孜孜向学不倦柔儒如弟每为兴起弟归杜门一榻一卷丈宰百里万姓万务虽劳逸殊势而修为不殊处者一念不空妄自魔障出者一念不实空文搪塞徒自辜负耳白沙诗曰廊庙山林俱有事令人忙处古人闲知吾丈闲忙总不徒然矣风便幸举所持行教之

○荅王聚洲

弟性好静而畏忙以精神短弱学不得力也惟静可收拾精神填补学问连年以一官终日终年在忙中疲困极矣昨冬归即屏居五湖之滨不见一客往时偷闲是讨便宜的私意今日闭户是合时宜的道理幽居之中闻故人之祸泣数行下得故人之书酌数杯酒此两端悲喜之外惟以太虚为家舍而已他皆不愿也得台台书备悉近况以俗眼观是极凄楚逐臣以道眼观是极潇洒行径况有子万事足有贤子万虑益可捐乎他语可相照于无言天生豪杰必有用之惟仁丈加餐自爱段幻老白云盲废望翁丈空青甚亟托为促之

○与蒋恬庵二条

与蒋恬庵一

丈养高于家六年矣人生几得此闲日月百年中诎数数有此几六年丈不以此时究身心之实益求经济之定计乃于酒食戏谈中浪置此身岂天所以生吾丈之意乎天下之生久矣经史具在往迹昭然大之而圣贤次之一节之士曾见有于酒食戏谈中得来者乎世俗之名为迂者则诚迂矣而所迂者又或以迂之者为惜二者之间是非之实吾丈不可不察也纵言至此弟狂过矣请慎其余虽然自六年来弟与丈不相及者地不相亲者形而彼此之情如一日而一席之也弟非丈不狂狂于丈非狂也第弟浪掷六年并其饮食谈笑之乐而亦掷之而且呶呶焉发其狂言于丈夫夫也其亦谓今之狂也与

与蒋恬庵二

国家造士文行两者而已今多士如云于何稽之弟窃谓有简要焉但杜门读书则两俱修者也出门放旷则两俱窳者也若时稽时警自当月异岁殊往者弟尝在监日见诸生所苦者班班放荡者稍就羁縻好修者实虚靡精神刘云丈有讲院考入院者则免之一妙法也不入讲院者不审亦可为剂量令轮班迭进否以吾丈精审于此等必有妙运愿一闻之

○荅缪仲淳

长安中如丈识见者绝不可得如丈者岂非遗贤乎甚矣科目之不能尽人才也近

言路有起废太滥一疏羣小见诸贤尽出明年内计可虑故戈矛潜动弟谓此等小人彼正恃口舌可尼君子作用君子但置之不闻当做便做阳气盛邪气自消若与角口即堕其计中若畏其口亦堕其计中诸公颇以为然邪说一切高阁起矣

○报大哥二条

报大哥一

东事甚急以国家承平之久故易坏然以高帝功德之大亦未易坏弟原以君亲二字出门故在此甚安当死则在家亦死不当死则在此亦不死人只为看不透一命字每先事懂懂耳

报大哥二

衰年仕宦力所不及者不得不丢常以半日偃卧耳不闻目不见心不思手足不动以大息之幸炼得余三十年颇放得下息得来不然几不能过活矣天下事尽归中官杨大洪欲去其毒反发其毒此岂可口舌争也惟有外廷诸君子各修职业内阁诸公居中劝化之庶可少救少延他无策也家乡大水奈何东南不能无事凡可以及桑梓者惟力是视不敢放过也便风惟欲知哥善饭而已

○荅七弟

前书中辱弟相勉不朽之业不朽之业不在长安中长安中以不失足为第一义名利二字至危眇有不为所魔者盖凛凛持之未知得保晚节否迹来汉唐末季之事已见当见几作矣然念各人自洁作一散场将此世界视其陆沈后世必谓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咎以此未忍然亦只是挨延之法如父母病危人子尽爱日之诚耳

○荅汪若谷

老公祖在风波震荡中正可安眠稳坐天下常胜者正理愈危而愈安也凶锋肆起但宜坚壁是非者天下之是非人心不死徐而自定耳

○荅范太蒙尚宝

天下才品不同但须别其邪正于正人更不可论其异同吾辈待彼只取其大处长处此时还须此老翁丈师弟也当急出助之多诱掖少箴规牖其明阙其暗乃可耳

○荅刘清之叔侄

今日之怪事皆往代之旧事在我辈相戒为不可为者皆诸公相勸为不可不为者也其要在昧于天道不信感应之理取快一时沈沦千古哀哉我辈只求不获罪于天而已他无所计亦不可计圣人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今日人有近忧皆由远虑圣人欲人尽人事今人却不知听天命也台丈以为何如

○与李寿伯

今朝野皆成竞局治之之法静默两字而已且吾辈做自家人修自家心安得闲工夫向人分疏闲事也臧否二字吾辈亦每犯之在末世是祸本善善长而恶恶短郭林宗所以免也近思之此是吾辈一项大工夫

○荅翁应元

门下在榆关必有以自见矣凡事只认真做去自有效世人见不透以为人皆尚假何能独真百假一真人必不容不知惟其百假所以一真易毁惟其不容于假所以必信于真一真信之胜于百假容之矣门下力行久久自见

○与黄黄石

自丈为小人所诬至今未有明目张胆申大义于天下者然天地间未结之案终有人结之于丈不关加损然是非不明不足损所不明之人而足以损世是非明不足益所明之人而足以益世也诸人欲断东林脉东林无官脉可断若道脉如何断得丈家居甚当南中非佳境也

○与刘鸣阳

昔延陵季子之聘于上国也所至辄尽得其一时之名贤故于晋则叔向于郑则子产于齐则平仲于卫则史鱼伯玉皆覩面孚心结终世之欢何其神也攀龙何人斯乃至于是于贵邑亦得大君子之倾盖东山之屐班荆临流落日开心平芜豁目不亦一时之胜乎别来澹然孤馆此兴戚戚而动慨良朋之不常惜盛游之难继今且北归莽漠云山飞蓬身世回首旧游俨如画矣则夫人际景逢辰盍簪具美又安可不暘彼此之怀极逍遥之致哉怀望道范不任驰神先生是时年三十二犹有文人风韵存此见其一斑

○与吴觐华三条

与吴觐华一

反复之说蒙丈印可而体用之辨极要明白体即是用用即是体虽不容分然用寂是体体发是用亦不容混一观而用寂矣所谓观未发者如是若徒观其气象何啻千里人能知用寂之体只于此立本乃真复也

与觐华二

弟衙门有人可脱身念中事亦次第了之可浩然归矣一登依庸便是第十洲三岛也人心寂即是易发即是爻有系缚者皆非也习久则系缚者开即无思无为之体非是系者去别有一个易来也此又是复以自知时一层体认处丈试验之

与觐华三

冯少墟云人生自幼读书成名作家生子俱少不得却俱算不得虽至作好人尤少不得也算不得弟谓若知道此少不得者俱算得此一道字极可怪一切点铁成金如知易者一廿一木一禽一兽皆卦也静观真有趣此可与吾丈道耳东林得丈不至廿深弟在此稍安得脱便归毕竟此事为吾辈究竟夫子喟然与点良有深味近园适促弟归知心语也

○与许涵淳

令先慈久病不起涵淳至性哀痛可知有修身一着可报罔极也学问起头要知性中间要复性了手要尽性只一性而已性以敬知性以敬复性以敬尽只一敬而已读书

穷此者也静坐体此者也会友明此者也心无所适便是敬时时习之熟则自妙其它皆大担阁大障碍也

○荅薛用章二条

荅薛用章一

以本体为工夫以工夫为本体不识本体皆差工夫也不做工夫皆假本体也惟诚敬即工夫即本体诚无为敬无适以识本体故未尝费纤毫之力也起因如此结果如此未有假因成真果者门下所见甚的可喜

荅薛用章二

相知中如门下真肯向里寻求者矣别无他法但时刻提醒勿令昏昧积有年岁自成片段所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零星积聚允无顿段受用耳

○与周仲纯季纯

学无动静也然形太用则疲神太用则困故省外事者学之要也季纯六年东林少有入头然此事凝之甚难散之甚易道岂有聚散乎正欲凝此无聚散者故本体本无散工夫只是凝所欲言者止此

○与周季纯三条

与周季纯一

学不在多言只变化气质涵养性情一切五常百行皆以此为本然非见道不能每日偷闲静坐猛奋体认若静中复颓闾则动中气浊道体不显也

荅季纯二

季纯病中所见良是学问只要一丝不挂其体方真体既真用自裕未有有真体而无真用者也用之大小则随禀赋用之真伪则因学力到真用功夫时即工夫一切放下是工夫非真做工夫者不可与语此所谓痴人前说梦也仆于出处去留极不敢苟在此细细称量要之合义而已去年朝中稍有阳气治乱贼亦便有胜机阴阳消长之分如此人可不知易乎

与季纯三

季纯作工夫何如向年静中意思恐失之矣然作过一番工夫纔警策便在但唯恐失之意不可无耳相别四月诸相知有所进幸各写总封寄来一以验诸相知工夫一可以相荅不然仆作无益语无益即作有益语亦不逗机漠然度外又各孤负也

○与任希颜

深院幽闲小斋阒寂道人无事卧起簌容胷中廓然其大浩浩无涯随意静坐随意读书随意会友畛域不设物我皆春事既易简味更悠长此为本分人作本分事厥修乃来如日加长而不觉也如曰吾志在天下柰何为此区区者请看千里游心客还是束林一腐儒

○与尤澹明

弟之视壻犹子也第一欲其养成德器次之欲其熟读经书素闻箭老笃于教孙而舍亲母颇过溺爱然天下伤生之事非一未闻在于读书读书则心静心静则气和闲惰则心放心放则气散二者之间相去远矣小儿之疾多在寒暖不调饮食不节今不归咎于不调不节之故槩归咎于读书勤苦故父母益成姑息子弟益习顽惰此惑不破是废学无成之兆也夫学未有不勤而成功师未有不严而教行望丈以严为主勿恤其它虽其教之初行或有不宣于人情至于习而安之久而成功思丈有不能忘者矣望以鄙意致箭老必得内外一心教乃可行不然则一暴十寒一傅众咻终无益也舍亲母亦已令人传说诸凡望丈主持决行万万

○与安无旷

昔人语科第者曰半积阴功半读书诚然然阴功非但分人以财孜孜切切惟以济人救人为事行之数十年此意纯熟动念即是方谓阴功何者此乃仁心也仁则生生则吉吉则百祥咸集科第在其中矣此万验良方幸勿忽之

○与卞子静二条

与卞子静一

霖雨为灾水居洪涛及于槛外遂不可居兀坐家中无事襟怀虽得潇洒而触目民艰未免时复攒眉方知良苗乐岁一觴一咏不得轻易放过也

与卞子静二

年来愈觉得身心之事当汲汲求之不可丢在无事甲中一切求闲好静总是无事生事亦成当面蹉过圣人之学下学上达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求字便可做二六时中工课也何如

○与魏廓园五条

与魏廓园一

人不见性万事俱低何莫非性所争知不知耳只不睹不闻便是未发其发处一话一言一躬一揖皆是也不知者漫过知者默而识之故曰人莫不饮宴鲜能知味门下当有一日哑然自笑也

与魏廓园二

闻门下于吉水先生有浹旬乐聚快哉仆独恨少此一行耳今之山林阿世以取容者下矣次则愤世而滋口次则玩世而不恭最上则善世而不竞先生其善世而不竞者乎甚矣人之审局难也局定而终身以之矣乾坤鼎革光彩一新今皇之虔始即先帝之厚终非有二也世事可喜之中亦有大可忧者看天意何如耳

与魏廓园三

周士显居然内擢入朝矣其主考试录谓六经乱天下而有余自古未有以六经为乱天下者自士显始此得罪于万古名教可令复立清朝乎此而不纠可为清朝乎发于礼垣更觉正当此最大题目最大文章以昔之太宰尚能考察士显岂今赵先生之贤不

能削夺士显天其或者借此一擢激出台谏名疏太宰快事乎吾辈愿学孔子纵不能行其道当闲其道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说为承三圣为天下一治非小补也幸门下速图之
与魏廓园四

长兴之寇吴野樵是叶朗生事内钦犯第二人近日之举欲据邑非劫库也彼自以朗生事报仇杀石令不知杀廉吏而人心痛愤故即被擒是石令以一死完一邑也寇劫狱囚无一从叛皆曰宁死不负石爷此良吏所以为保障也门下为贵乡当专题一疏请优恤最可鼓天下靡靡怕死者

与魏廓园五

时事不敢以臆见渎听大要以赵师作宰门下辈作谏官大洪诸贤在纪纲之地不患不佳但恐过求其佳反乖步骤耳

○与陈似木三条

与陈似木一

学问在知性而已知性者明善也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称尧舜者何也性无象善无象称尧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言上会者浅象上会者深性象在心得其正时识取心得其正者心中无事时也风便寄意

荅陈似木二

士有其志何所不可为况今所为者乃是孩提无知识时所具足反以有知识后昧之者也今借吾知识反于孩提无知识时本色故曰复其初门下弱体但一切放下不用一些知识胷中无物皆真精神也养德养身是一件事灵源返则灵机浚理学与举业亦是一件事也

荅陈似木三

此无别法即如门下所谓知而不能者习之而已人安得遽能以习而能论语开卷示一学字即示一习字又示一时字学而习习而时自凡人作圣贤不过三字立下见效者也即如忿欲习于怨室怨室过二三次便省力便有味岂患不能邪

○与孙淇澳宗伯 【乙丑】

世事甚危党人之危不足言也年来履虎尾反觉有用力处现前于穆之真绝无声臭安得有富贵贫贱夷狄患难是刀锯鼎镬之所不能及安得有死生但在日用练习纯是此件即真无死生耳知翁台进步处又在百尺竿头幸不吝教示

○荅刘念台

向得丈所寄王侍御书当此时侍御有此心是于漫天杀局欲一转生机真仁人也果尔弟正不可见之何者敝邑为通都此地人多踪迹弟为贡献之着则侍御先无以自为何能为世故弟虽奉丈教终不敢见也近日又得丈书仰见直心浩气可贯金石泣鬼神而所教者弟不敢以为然近都下正有传姑苏词林作六君子吊忠文者想如丈教正实其说矣此何异公子无忌约宾客入秦军乎杜门谢客正是此时道理彼欲杀时岂杜

门所能逃然即死是尽道而死非立岩墙而死也况吾辈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业天假良缘安得当面蹉过大抵现前道理极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丈于极痛愤时未之思也

○荅熊坛石操院

新法之行吾党亦与有过经历世故乃知义理无穷君子自反亦无穷若夫一治一乱殆非人力所能无去年九月木星犯三台其占已如见今日也诸君子在外者尚可得民和固邦本而渐次芟除四载中所布列已去其四自此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矣老公祖于俸序中不久荣转当留心救世不必以自洁为高弟归迫岁除粗了家事元旦后即入山邨行吟泽畔作快活屈原不因土室作疏散袁闳而已

○与李次见侍御

世事虽甚乱吾辈正可乘此绝无滋味之时作绝有滋味之事何者身无世道之责矣可谢一切纷扰之累矣萧然一身取资何几两间甚廓可以自容千古甚长何以不媿滋味宁有穷乎知翁丈同此致也弟所居湖干莲花正放早起推窗见鲜葩簪簪出浊泥中一似人生当此世界但心不随境染者真莲花矣野趣方浓不忍出门不得一看台丈寄此道意

○与徐按台

台台以殊格待党人诸党人惟铭之心不敢出诸口知微惟是地方人才万不可齿及诸党人非惟大伤老公祖抑且深祸诸党人彼且以诸党人图死灰之然为翻局之本借以大创决非小惩又增朝廷一番过举伤宇宙一番元气何益之有哉非独愚计实出輿情俯赐采纳世道所关也

○荅杨金坛

世路翻覆一彼一此如山势递为起伏如水波递为来续以此递成今古无足异也但盛世之一往一来究归于治衰世之一往一来究归于乱知天之言仁人君子不能不为杞忧诚有如台台所教若不肖之放鱼鸟归林渊适得其所虽林渊未必遂能安处而衰白之人得一旦且为乐一日总不作前后想也伏承翰贶此谊当篆之衷臆

○荅王无咎

世界如碁局人才如白黑子胜负不常在吾辈则以不常者为常故胜不为喜负不为戚胜可也负可也客散碁收胜负安在哉常者在此不在彼也与其得罪千古无宁得罪一时困穷之中借以洗心涤虑为大归之计而已道义之爱中心藏之所祈綉锦璞玉以为天下

○与曹允大

昔汉二疏祖帐东门外为千古健羨近魏黄门就逮贵邑士人之攀号为千古凄怆凄怆者何必减健羨乎天地间总是一大戏场悲欢离合留一影子与后人观场耳

○与东林诸友

有人问我东林作何工夫吾拱手对曰只是这等大圣大贤也增不得些子愚夫愚妇也减不得些子莫轻看了这一拱手从前不知费许多钻研方讨得这个模样从后不知费几许兢业方保得这个模样且莫说要看腊月三十日

○临终与华凤超

仆得从李元礼范孟博游矣一生学问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诸相知统此道意不能一一也三月十六夜攀龙顿首此先生腊月三十日

龙正谨按亢龙有悔圣人有时为亢龙邪否邪伊周处亢而不死先生处亢而死子房怀英不处亢而不死先生处亢而死任智远害之士或不处亢而亦死先生处亢而死同邪异邪悔邪否邪夫子言之矣惟圣人不失其正宜亢而亢正也宜死而死正也以必不处亢必无死地为正失其正者无乃多乎先生于魏忠节之逮也语予曰吾以惑于救世昧于知几先生叹无救于世也非自叹其将及祸也仁人杀身自古众矣亦云正而已矣奚悔而奚叹

高子遗书卷八下 【终】

邑后学顾荃校字

●高子遗书卷九上

序共四十一首

◆序共四十一首

大易易简说序

周易孔义序

朱子节要序

就正录自序

讲义自序

重镌近思录序

朱子性理吟序

程朱阙里志序

重刻诸儒语要序

王文成公年谱序

许敬庵先生语要序

方本庵先生性善绎序

王仪寰先生格物说小序

点朱吟序

虞山书院商语序

桐川会续记序

崇文会语序

尊闻录序
冯少墟先生集序
西斋日录序
愿学斋札记序
重刊采运条议序
营政纪言序
阐幽录序
无锡县学笔记序
毘陵人品记序
东林志序
东林会约序
同善会序
重刻感应篇序
合刻救劫感应篇序
程行录序
郑天台四书题咏序
重刻倪云林先生诗集序
瞿元立先生集序
曹真予先生仰节堂集序
塾训韵律序
石幢叶氏族谱序
吕氏合谱序
浦氏世系序
周氏族谱序
○大易易简说序

夫易岂难知者乎哉岂难能者乎哉天高地下万物散殊八者流动充满于吾前吾于其中具形而为一物天地之八者未尝不备于我我之八者未尝不充塞于天地静而成象动而成占成象者退藏焉而为密成占者神明焉而为德吉凶悔吝如日月彰彰焉而冥行者不知也圣人惻然患之莫能致力则以易示之又诏之曰占故曰易者卜筮之谓也卜筮者占之谓也静而不密则不占动而不德则不占至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之以蓍则卜筮之一事云尔谓蓍不足以尽占可谓占不足以尽易不可虽然不见易而能占者眇矣则谓蓍为占也亦宜于何见易曰易无之而非是识其无之而非是无之而不可见易也然果何物也曰吾之心也天下有非易之心而无非心之易是故贵于学学也者知非易则非心非心则非易也易则吉非易则凶悔吝其知易知其能简能易简而天

下之理得矣于是作易简说夫五经注于后儒易注于夫子说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

○周易孔义序

周易孔义者何孔子之义也人每言易最难读余谓不然见易难耳见易则见道道岂易见哉若读之而已六经惟易易读何者经非注则无门入注非经则从门入者注也非经也惟易注自夫子故即注即经非夫子而吾乌知易之所语何语哉学易者当以夫子之注学字绎而句味之经不难读也然而经者易也易非经也存乎其人夫子固曰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此者何也见易之谓也易以孔义明孔义又以易明以目前事故不见见然以目前事初非难见也

○朱子节要序

圣人之道大矣学者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故赋质各别成德亦殊至于前圣后圣若合符节之处则不容毫厘差也以毫牦差乃千里谬矣圣人严似是而非也严之于此也由孔子而后见而知之者为颜曾思孟然当孟子之时邪说并作而仁义充塞不有孟子孔子之道不着也由孟子而后闻而知之者为周程张朱然当朱子之时邪说并作而仁义充塞不有朱子孔子之竟不着也故昌黎韩氏曰孟子功不在禹下而河汾薛氏曰朱子功不在孟子下可谓知言矣人圣人之道载在六籍得其言而得其意以之而明圣人之道不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以之而晦圣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显毕彻吾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流地非独研究之勤昭晰之密盖其精神气力真足以柱石两闲掩映千古所谓豪杰而圣贤者也其书自传注而外见于文集语录者浩渺无涯攀龙不自揣量三复之余节其要言仿朱子近思录例分为十有四卷而不敢拟于近思名曰朱子节要呜呼不有朱子孔子之道不着也而不知孔子朱子之道不着也余岂知之者哉以为是编于天理人欲毫牦千里之介莫详焉学者欲知前圣后圣若合符节之处此其要也楔成书以此谕同志

○就正录自序

人之所以为人者性而已矣性之所以为性者天而已矣人在天中为至虚天在人身为至灵虚灵者于人无朕于天无际性之所以妙于天人之间而为心呈天之体显天之用而非徒以棼然思虑者供其块然官骸者昼夜接构之妄而已也自夫人认块然者为身棼然者为心至举吾之与生俱生者卒与死俱死而不自知其不自知由不学也盖圣贤具言之存乎人之好古而敏求之其事至近其近在目前而人以渺然之躯与天同者不出于目前至近第举吾幼所诵读者切身体味之而见矣不佞至拙以拙也安于拙而无他营体味所及如见岳于一拳见海于一勺就正于海内有道曰果其为岳也与否果其为海也与否必有语之岳与海者矣

○讲义自序

圣人之言多矣而曰欲无言明乎所言者皆言其无言者也而天下后世卒未免求

圣人以言求圣人之言于圣人若与我不相涉者然此学之所以不可不讲也讲学者明乎圣人之言皆言吾之所以为吾也夫吾之所以为吾果何如哉知之一日而有余行之终身而不足者也知者不知乎此行者不行乎此人各以其所知所行者言焉其于圣人之言多觊而失之矣此学之所以不可不讲也吾郡旧未有讲学者顾涇阳先生倡之数十年来津津焉秉彝之在人心触之而动有火然泉达而不容已者不佞幸从诸先生后不能无请益之言实不敢求圣人于言求圣人之言于圣人然所言者其所知所行也惧其觊面而失圣人之言聊举以就正有道求吾之所以为吾者

○重镌近思录序

朱子曰四书为五经之阶梯近思录为四书之阶梯言所由以从入之序也从兹而至圣人之道譬之植五谷者下种既真培之溉之熟可计时而待匪是是种蕘稗而欲其为五谷也夫近思者近取诸己近取诸己万理具备视听言动由是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间由是圣人之道如此而已矣要在人默而识之默而识之曰悟循而体之曰修修之则彝伦日用也悟之则神化性命也圣人所以下学而上达与天地同流如此而已矣此其教所以贤愚胥益为能开物成务惠天下万世于无穷也今之说者好言悟夫悟诚足贵也惩之者又讳言悟夫悟奚可少也立卓非颜之悟乎至于不迁怒贰过斯其悟真悟矣一贯非会之悟乎至于启手足斯其悟真悟矣今之悟者何如邪或撮心而乍见心境之开明或专气而乍得气机之宣畅以是为悟遂欲举吾圣人明善诚身之教一掃而无之决堤防以自恣灭是非而安心谓可以了生死呜乎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不止矣予既仿近思而节朱子要语秦生彦熙欣然有意其间并刻近思录呜乎逃虚谷者闻人足音蹙然而喜况于今之时乎于今之时有能读小学近思录而斤斤修彝伦日用之间以为学者吾必谓之曰圣人之徒也

○朱子性理吟序

昔者子朱子尝取六经四子中要义约为韵语命曰性理吟以训其子芝老金川车公名振者受于其祖松坡公松坡得之五河李先生李得之双峯饶先生饶得之勉斋黄先生黄则亲承师授者也天顺中车公为常州府司理刻于常携其板归毁于火嘉靖中车公壻饶公名传者为汀州府司理刻于汀今年予访维城张公于武林得而珍之曰信非朱子不能作矣味之而愈旨研之而愈深终身所不能穷也昔明道先生尝欲为诗歌以训蒙士朱子此编岂成其志乎学者幼而诵之长而绎之载籍虽博要旨不离乎是以是求道如规矩设而不可欺以方圆南北辨而不可欺以燕越也夫因重梓之以广其传焉

予欲重梓此编久矣而忽忽逾迈岁月今乃得吾姻家杨尔亮梓之尔亮而好此也亦度越时俗也哉予见张无垢作论语吟后人多继其响者大都以禅机说圣学面目不相似也学者于是编深味之始知圣人之学其时行物生之机跃然言意之表者不必求之于禅而民彝物则之正秩然矩度之中者不可朋之以禅也有兹刻而此意之流行天

地间其不晦矣乎

○程朱阙里志序

自昔大圣贤之生必有同道共德者出于其地相与左右后先以明其学拨天下之乱而反之治吾夫子生尼山颜曾思三大贤非出其家即出其乡七十二弟子大抵鲁人为多至孟氏道益大明而近圣人之居又若是其甚也岂偶然之故与孟氏之后圣学不传千四百年重开于周子光大于程朱程夫子生洛朱夫子居闽人知三夫子洛闽相去之遥不知两姓之祖同出歙又同出黄墩之撮土也天地之气山川之灵鍾为圣贤或发于一时一地或培其先世而发于异地异时盖上下千古不能几见然则黄墩者固千古灵异所鍾而歙之最胜事也朱子而来四百余年未有表其事者表之自赵诚之先生始方定之先生继之而后歙侯刘公即地勅祠焉太学赵君某诚之先生孙也乃博考旁摭举凡有关三夫子者汇而志之使新安人士开卷见三夫子也志成以鲍公中素教征言攀龙攀凤何所知盖尝窃窥古今之槩矣三代而后圣王不作于是夫子出以六经治天下决是非定好恶使天下晓然知如是为经常之道越志者欲有所肆焉民得执常道以格之故乱臣贼子不旋踵诛夷生民之类不至糜烂而无遗余是六经者天之法律也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天下所以治而无乱乱而即治者以六经在也然汉唐之间儒者溺训诂而传六经之糟粕佛氏言心性而乱六经之精微传其糟粕者言理而不本之心乱其精微者言心而不本之理一则穷深极微而外于彝常日用一则彝常日用而不可知化穷神于是六经又蔽而周程张朱五夫子者出五夫子出而后知六经者天理二字而已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人得之为人也无所增于圣无所减于凡无所升于古无所降于今者也诚者诚此敬者敬此格物者格此明此而后知俗儒之所蔽佛氏之所乱一膜而千里也人知程朱三夫子之黄墩亦知其学之黄墩乎岂惟三夫子千圣万贤之黄墩胥于是乎在尼山乎黄墩乎天地之气山川之灵鍾为圣贤其生也有自其出也有为夫何为哉明此而已矣

○重刻诸儒语要序

唐荆川先生辑诸儒语要十卷其六卷皆诸先生所自得语四卷则辨析同异而考亭之语为多吾友黄云翼读之而奋然起曰道在兹乎重刻于浙中而征言于不佞夫不佞则乌知道窃以善观圣人之道者观其学善观圣人之学者观其教善观圣人之所言者观其所不言观圣人而后乃知诸先生也夫圣人之忧患天下后世远矣故不难于自尽其心而难于尽众人之心不难于开一世之心而难于稽万世之心圣人知不学之害小而学术之害尤大不学之害害其身而学术之害害万世故能言而有所不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尽欤欤然守先生之法文则先生之文礼则先王之礼圣人特示之博特示之约使万世之贤且智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愚不肖者有所循而得以殫其力如是而已矣夫道人所自道也譬之适长安者圣人第示以至之之涂示以至之之具尔涂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及其至则长安自见不以言而见也后之教者

不然每侈言长安而学者亦宛若身亲其地然而心游千里身不越跬步也彼其侈言长安者夫岂非身至之者乎以为言涂与具非长安也乃不知徒言长安者之非真长安也夫然后知圣人之忧患天下后世之远故于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义也由孔子而来惟周程张朱五先生得之自五先生外诸先生各有独至而学圣人者必以五先生为其辨涂之正具用之备也吾观圣人之教而知诸先生观诸先生之教而益知圣人甚哉教之关万世生人命脉也是以圣人视如河堤蚁穴知其必决而慎之

○王文成公年谱序

呜呼道之不明也支离于汉儒之训诂道之明也剖裂于朱陆之分明程子之表章大学也为初学入德之门今之人人自为大学也遂为聚讼之府何天下之多故也国朝自宏正以前天下之学出于一自嘉靖以来天下之学出于二出于一宗朱子也出于二王文成公之学行也朱子之说大学多本于二程文成学所得力盖深契于子静所由以二矣夫圣贤有外心以为学者乎又有遗物以为心者乎心非内也万物皆备于我矣物非外也糟糠煨烬无非教也夫然则物即理理即心而谓心理可析格物为外乎天下之道贞于一而所以害道者二高之则虚无寂灭卑之则功利词章朱子所谓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者也盖戒之严矣而谓朱子之学为词章乎善乎庄渠魏氏曰阳明有激而言也彼其见天下之弊于词章记诵而遂以为言之太详析之太精之过也而不知其弊也则未尝反而求之朱子之说矣当文成之身学者则已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而文成亦悔之矣至于今乃益以虚见为实悟任情为率性易简之途误认而义利之界渐夷其弊也滋甚则亦未尝反而求之文成之说也良知乎夫乃文成所谓玩弄以负其知也乎高攀龙曰吾读谱而知文成之学有所从以入也其于象山旷世而相感也岂偶然之故哉时攀龙添注揭阳典史庄大夫致庵公以兹谱示而命攀龙为之言攀龙不敢而谓公之文章事业蔑以尚矣学士所相与研究公之学也故谨附其说如此焉

○许敬庵先生语要序

圣人言道未尝讳言无也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夫无声无臭者不可言言人伦庶物而已圣人曰即此是道更别无道也夫曰即此是道更别无道者无之极也学者不察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是故典曰天序礼曰天秩命曰天命讨曰天讨是之谓天则非人所能与也以人与之为私而已圣人之学物还其则而我无与焉万变在人实无一事也无之极也今之言无者异于是曰无善无恶夫谓无恶可矣谓无善何也善者性也无善是无性也吾以善为性彼以善为外也吾以性为即人伦即庶物彼以人伦庶物是善而非性也是岐体用岐本末岐内外岐精麤岐心迹而二之也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是故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彼外善以为性故物曰外物穷事物之理曰徇外直欲一掃而无之不知心有未尽不可得而无也理有未穷心不可得而尽也今以私欲未净之心遽遣之使无其势必有所不能则不得不别为摄心之法外人

伦庶物而用其心至于伦物之间知之不明处之不当居之不安将纷扰滋甚而欲其无也愈不可得矣是故以理为主顺而因之而不有者吾之所谓无也以理为障逆而埽之而不有者彼之所谓无也两者根宗少异而精神血脉顿若燕越背驰不可不察也德清许敬庵先生汲汲于拯其溺也其遗言具在吾友张维成周自淑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复揭先生要语刻之而征序于攀龙攀龙则何知道谓先生立言之正二君择言之精而集中无善无恶之辨最为吃紧故表而论著之以就正于二君就正于天下之有道者不知以为何如也

○方本庵先生性善绎序

名性曰善自孟子始吾征之孔子所成之性即所继之善也名善曰无自告子始吾无征焉竺干氏之说似之至阳明先生始以心体为无善无恶心体即性也今海内反其说而复之古者桐川方本庵先生吾邑顾泾阳先生也方先生谓天泉证道乃龙溪公之言托于阳明先生者也攀龙不敢知窃以阳明先生所为善非性善之善也何也彼谓有善有恶者意之动则是以善属之意也其所谓善第曰善念云而已所谓无善第曰无念云而已吾以善为性彼以善为念也吾以善自人生而静以上彼以善自五性感动而后也故曰非吾所谓性善之善也吾所谓善元也万物之所资始而资生也乌得而无之故无善之说不足以乱性而足以乱教善一而已矣一之而一元万之而万行为物不二者也天下无无念之心患其不一于善耳一于善即性也今不念于善而念于无无亦念也若曰患其着焉着于善着于无一着也着善则拘着无则荡拘与荡之患倍蓰无算故圣人之教必使人格物物格而善明则有善而无着今惧其着至夷善于恶而无之人遂将视善如恶而去之大乱之道也故曰足以乱教此方先生所忧而性善绎所以作也善乎先生之言曰见为善色色皆善故能善天下国家见为空色色皆空不免空天下国家见之异则体之异体之异则用之异此毫牦千里之判也呜呼古之圣贤曰止善曰明善曰择善曰积善盖恳恳焉今以无之一字埽而空之非不教为善也既无之矣又使为之是无食而使食也人欲横流如河水建瓴而下语之为善千夫堤之而不足语之无善一夫决之而有余悲夫

○王仪寰先生格物说小序

大学在明新止格物者格知明新之至善处也故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明新止之物也诚正修齐治平皆明新止之格也格者止也通也正也格物则随物察则物格则一以贯之格物必穷至极处物格则通彻无间而物各得其正矣天地间触目皆物日用间动念皆格一部大学皆格物也六经皆格物也孟子七篇更可作大学注疏何者以皆穷至其极见天理真面目也予尝以此语人罕有解其微者仪寰王先生格物说独得余心同然大学之旨庶几其明矣先生二府京口大得民和其以格致为治平乎自是而扬历愈久益将以治平显格致乎嗟嗟圣人之学所以与佛氏异者以格物而致知也儒者之学每入于禅者以致知不在格物也致知而不在格物者自以为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

则于是从心踰矩生心害政去至善远矣所系岂其微哉

○点朱吟序

启新钱先生之于易也盖四十年动静食息于其中矣当其精思力践之熟一旦豁然见夫圣人画干画以象天画坤画以象地合乾坤画以象人故夫卦之而八重之六十四皆天地象也皆人象也像其象焉之谓人不干不坤不震不巽不坎不离不艮不兑之谓匪人世人知易之为象不知象之为像是人与易二之也说易者自程朱两夫子而后先生谓再辟乾坤之门而发其蕴矣然象像之书行于世理深文奥学者至不能句罕有知其义者吾邑吴叔美诸君谋于攀龙曰岂可当先生而不得其道一闻于锡之士邪龙曰然于是迎先生说易东林先生欣然许之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日而日长至其夕相与饮酒而乐先生为诗示学者闭关之义一时从游士赉而成集先生既序而刻之攀龙复申其义曰夫关心关也其纷念为商旅其真宰为后商旅不行则内固而后而省方则外驰阖乾坤之门而为关斯辟乾坤之户而为盛德大业三百八十四画一画馆之而先生闭关之义固象像之肩钥也

○虞山书院商语序

孔门高第弟子其在南方者独音子耳虞山故有文学书院俎豆之而毁于江陵相吊其墟者辄咨嗟叹恨以为是凤皇麒麟之栖峙于此是高山大川之镇浸于此而且如是后之人其何观焉瀛海耿侯来令兹邑替年政通人和案牒直供其游刃而慨然念曰治世有大于人才者乎育才有外于教化者乎兴教兹土有舍其先贤而别有示之者乎于是重复书院羣邑之缙绅先生博士弟子讲习焉攀龙从涇阳先生报谒侯而适遘其会得闻侯深造自得之学得见诸先达抑抑之仪得研诸文学亶亶之论自幸以为不世之遇而涇阳先生于会中有相商之语侯且钁之木而欲攀龙为引语攀龙愚不肖无所知识窃见侯之标学道堂曰愿学孔子以为是此学之大准的也亦此时之大疑义也夫学者谁不学孔子自阳明先生提挈良知以来埽荡廓清之功大矣然后之袭其学者既非先生百年一出之人豪又非先生万死一生之学力往往掠其便以济其私人人自谓得孔子真面目而不知愈失其真精神攀龙少即疑之于是熟窥吾夫子见其贼乡愿诛鄙夫生夷齐死齐景席媚灶攻冉求至斤斤一泰山之旅若芥于目楔于口疾痛于身有不能忍者何也于季路再列成人于子贡三列士品总之不离本实者为是言仁至微密矣未尝离日用庸行即直指立达真体不过以近譬为方至戒巧令近木讷仁夷齐仁三仁昭昭揭象而示之又何也以夫子圣智发其慧辩岂别无神奇乃其自言信而好古好古敏求诗书执礼外例入不语罕言中又何也厚葬也以为薄视颜子为臣也而以为欺天即区区不正之席不正之割若水火之当吾前而不敢蹈又何也此圣人无行不与之教要非依仿比拟可得而不可不思其故攀龙参求于此非一日矣茫然未有见也但自见柔情凡念习气懈心交错而发以漓吾之真体故言未出诸口而愧已集于心其何以发涇阳先生之意虽然吾见先生钦钦以小心为学奉孔圣之矩闡先儒之幽其言平实

微婉令人于真念头发处默识本心默识莫之为而为之天至其言外之旨则穆然有深忧于世诗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呜呼耿侯有真精神于世道者也其必有以知之矣异日者吾且就而求吾所愿学

○桐川会续记序 【当道改鹤鸣书院】

桐川会续记者何方明善先生教于桐川有桐川会记令子廷尉鲁岳公善继述之有续纪纪备矣其承先也笃其望后也切脉正而泽长百世不朽矣吾读公至善堂记更有味乎其言也夫非善不名至非至不名善至者无以加之之谓所谓极也格物者穷至其极处即至善也斯纪也善其明矣乎而公之复征余言余又何言也无已请言格致之法所由以明善者可乎朱子曰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此四端之说也孟子之法也吾则曰又当因其所未发而遂明之此大本之说也中庸之法也何以因其未发也诸贤之登至善堂也有不齟齬肃肃者乎此齟齬肃肃之时喜乎怒乎哀乐乎抑有思虑乎无有也所谓未发也善之体也一反观而明矣此反观者何物也心也明德也性寂而静心能观之情发而动心能节之此心之所以统乎性情而明德之所以体用乎至善也格致之法也吾不能必登斯堂者皆齟齬肃肃而能必齟齬肃肃者无乎不善也吾不能必出斯堂者皆纯于善而能必明善于斯堂者不复入于不善也则斯堂之功不既大乎于所发明善善最真于未发明善善最显明善者不加毫末夫不加毫末者善也乃以为无善可乎明善先生鸣斯学于桐川而鲁岳公和之桐之人相率而和之四海之内相率而和之好爵之縻中心之愿以性善也称鹤鸣也固宜

○崇文会语序

崇文者何崇文公朱子也吴公伯昌生文公之乡崇文公易也生于今之时崇文公不易也自良知之教兴世之弁髦朱学也久矣一人倡之千万人从之易也千万人违之一人挽之岂易易哉此所谓不惑者也能反其本者也夫学者学为孔子而已孔子之教四曰文行忠信惟朱子之学得其宗传之万世无弊即有泥文窒悟者其敦行忠信自若也不谓弊也姚江天挺豪杰妙悟良知一破泥文之蔽其功甚伟岂可不谓孔子之学然而非孔子之教也今其弊略见矣始也埽闻见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黜实悟始也埽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黜实修盖至于以四无教者弊而后知以四教教者圣人忧患后世之远也

○尊闻录序

圣人之学复其性而已何以复性也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所由以复之道也然而论语二十篇不言心第两言之曰其心三月不违仁曰从心所欲不踰矩何以说也是则固有违仁踰矩之心乎噫圣人之忧患后世至矣由汉以来儒者不言大学言大学自二程夫子始曰是孔氏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故言大学在程门最详而章句或问之作朱子又因其说而推明之莫或背也至王阳明圣人始以为是求理于事事物物之间析心理为二矣率天下而义袭矣盖先生自以其得

诸心者取证于大学又以后世传言失真之舛尽责诸先儒而不察其实也丰城见罗李先生之说大学也曰皆不其然大学犁然鼎立三纲而止归至善秩然并分八目而本归修身知止要矣而止何在本末始终教人止法也而本何在修身为本也知修身为本斯谓知本斯谓知之至也善在此止在此矣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性学也匪独大学先生之说论语也犹是说思孟六经犹是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或曰圣人教人言而不离乎是宁若是之拘拘乎曰不然先生之学主于明宗自致良知之宗揭学者遂认知为性一切随知流转张皇恍惚甚以恣情任欲亦附于作用变化之妙而迷复久矣不知大学教人复性格致八目皆其工夫也曰孩提之爱敬乍见之怵惕平旦之好恶非性乎致良知者致此致之非复之乎曰乃若其情则可谓善矣请循其本何以有乍见之怵惕何以有平旦之好恶前乎是者遂沦于无乎后乎是者可执而有乎则孟氏之指可知也呜呼吾读论语而后知圣人忧虑后世之远也知论语之宗是故知止修之宗先生之说具存书要其高第弟子陈君古池侍先生于清漳日以所闻于先生者开示来学记其会语名曰尊闻甲午冬攀龙过漳见先生而古池出以示攀龙而命为之序攀龙不敢辞而谨书其端曰昔者孔子之教七十子非不习而习也子贡乃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何居可思矣然则吾曹之尊所闻于先生者宜何如哉先生之教身教也请反求之身而毋徒以言

○冯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先生予同年冯仲好也仲好少即志圣人之学由庶常吉士为侍御史言事罢归闭关九年精思力践而于圣人之道始沛如也所在讲学论道为集凡二十二卷余受而卒業焉作而叹曰此真圣人之学也圣人之学之难明也盖似是而非者乱之其差在针芒间不可不辨也今夫人目则能视耳则能听手则能持足则能行视听持行者耳目手足也所以视听持何者何物也凡世之不知学者皆覩面而失之于是也然而目之视贵其明耳之听贵其聪手之持贵其恭足之行贵其重所以聪明恭重者何物也凡世之知学者又往往覩面而失之于是也然而目之明非我能使之明目本自明耳之聪非我能使之聪耳本自聪手足持行之恭重也亦然其本来者又何物也世之知正学者又往往覩面而失之于是也耳目手足者形也视听持行者色也聪明恭重者性也本来如是复还其如是之谓工夫也修而不悟者徇末而迷本悟而不彻者认物以为则故善言工夫者惟恐言本体者之妨其修善言本体者惟恐言工夫者之妨其悟不知欲修者正须求之本体欲悟者正须求之工夫无本体无工夫无工夫无本体也仲好之集至明至备至正至中非修而悟悟而彻者不能真圣人之学也吾特于其集中示人最切者揭而出之以见似是而非者乱吾圣人之学其端盖异于此也

○西斋日录序

自宋周程张朱五夫子者出而圣人之道始大明于天下学者苟有志于道必由是入焉吾尝谓五经四书四子是天地之定局也升东岳而知众山之崑崙也况介邱乎浮

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况枯泽乎舍五经四书四子而求道犹之乎指介邱枯泽以为山水也谓之无目也亦宜今之学者多惑于异端非异端之能感人也是则然矣亦为未尝体之身心验之日用彼未尝入宗庙之中击金拊石吹竹弹丝而漫听瓦缶砮鐃以为足以悦耳呜呼于今之时有能示人以圣人之正道其亦可谓大仁也夫云间周莱峯先生有西斋日录盖先生手录先儒之言黏之四壁积而成书虽不尽出四子皆四子真脉也先生真修实践故其择言最精吾最爱韩昌黎言一室之内有以自娱先生萧然西斋俯仰今古沈酣道义味其风致三公万锺不以易此乐矣学者试读其书想见其人于道不思过半乎兹刻也所谓于今之时示人以圣人之正道者也大仁者也

○愿学斋札记序

于景素先生既以言事谪官归杜门读书津津乐也其言曰士君子植节大难非有礼义维持之人心甚危浸淫溃决而不自觉故其读书第取足以治心砥行而已自诸经诸儒诸史外一切绮丽浮靡弗好也曰勿以岐吾意久之见夫圣贤之学中正易简而窃怪夫世之言学者一何异也于是以其得之心间笔之书积而成帙题曰愿学斋札记将刻以谗同志而征序于攀龙余盖蹙然有感于先生斋愿学之意矣夫言学者孰不曰学孔子哉究其实乃大谬彼其心自以为有上于孔子者在也吾窃度其槩彼见孔子言明不言幽也言生不言死也言六合之内不言六合之外也以为可以纪纲人伦而不可以超出生死可以明章礼乐而不可以冥摄鬼神可以具足现在而不可以旁通三世云尔呜呼其于孔子之道曾未始得门而入焉又何怪其言之异也夫子曰莫我知也夫岂独当世千万世而下知圣人者有几未尝知之则不得其门也又何怪夫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夫信之笃死而不移者好学之谓也未尝学焉则无由而知圣人之道也又何怪今吾徒蚩蚩之氓大幸而知学矣又大幸而知愿学孔子矣而何以学之服其服未也言其言未也行其行近之矣而未也然则如之何曰观子輿氏所以学孔子者没身焉而已矣是则先生愿学之意也所为札以自警警人之意也

○重刊采运条议序

昔欧阳公读李翱赋曰众器器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盖三叹斯言以为使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天下岂有乱亡哉嗟乎事有旷世而相感余又不能不叹欧公所言也夫士卑居邑邑不得志谓不能一日居得为之位为其所欲为是不过慕富贵耳非实有为者也人有必为之心天下未尝无可为之事未尝为之而辄自阻抑者多矣夫徐公偃蹇一第官不过郡佐僻在川徼会天子兴大工需蜀材督有司至逮七县令徐公慨然以身殉事入虎豹之穴蛮夷不测之境鸠役而役从谕夷而夷化求木而木得陆也神佐之开山水也龙佐之时雨事克以济公又为天下后世之虑陈六难三易之说破百年之拘挛贻无穷之利泽凡徐公所居皆世所谓不能一日有为而徐公所为皆世所谓张皇错愕以为必不可为者也是果官之拘人人之不能尽其官邪夫事不身历则无真知不真知则其诚不能动口一木也民出

万死以得之当事者视之曾不足以当枯槁执成式则刻于分寸核定费则严于锱铢视民之命亦曾不足以当枯槁果斯人之不仁至此哉下莫以告而上不知也宜公言之而上下响应矣匪独木天下之事皆然呜呼上之人以为易而下莫敢以难之说进上之人以为难而下莫敢以易之说进无怪天下之事日入于难也公之子德夫既成进士而公且拂衣归夫世有斯人而莫竟其用无怪乎天下之事日入于难也未尝为之而曰事不可为未尝求之而曰天下无才人人自顾其私而泄泄一世之事此欧公所以忧翱之忧后之人又忧公之忧于无穷也

○营政纪言序

晋江奕开徐侯来令平陵朞年悉四境之故考往古之英贤攀山川之要会于是政以时举自学宫县治城濠桥道而外复营夏林闸以利漕营利济桥以利涉营求惠仓以利賑营伍相国祠以表忠营贞义女祠以表义营文昌阁以为濠江之镇属岁大旱徐侯步祷于相国祠灵雨旋注民以不死于是四方之士益知徐侯所营非苟而已也皆为文章以纪其事汇而为营政纪言不佞某既受而卒業喟然叹曰有是哉徐侯乃可称宰矣夫邑宰以一邑为身者也是故山川土田肢骍也有不修饬是肢体之有痿废也忠孝节义神明也有不昭宣是神明之冥顽不灵也水旱不虞血气之壅阏不通也漠焉不悯恤于心是听血气之壅阏不通也若徐侯者乃称宰矣夫以一邑为身者是能以天下为身者也由兹进而立于庙堂之上宰天下亦如是矣侯不忆曩日顛雨于伍大夫乎大夫之歿至于今几二千年矣侯搏颡而顛者顛之于土木偶人耳从二千年后求其人于土木之偶然而风云变于咫尺雷雨作于俄顷则是侯与大夫固昭昭然相酬酢而大夫与上帝固昭昭然相陟降也由是观之天地固吾之象貌今古固吾之呼吸心诚求之则鞭雷霆挟日月吞吐造化岂难也哉故能宰天下者能宰天地者也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宁以其物与其迹在其人在也犹之金濠然伍大夫迹在其人在也平陵营政岂直一甘棠也乎

○阐幽录序

我神祖御极四十八年而遣谪诸臣自万历五年始于时江陵相不丧父丧诸臣以纲常大义诤仗者戍者编氓者累累矣是后以国本以矿税以去奸者发奸者以救言者荐言者推用言者相继谴几三百人迨遗诏录用无禄即世者且半即存者以酌量裁以冒滥尼不能十而二三何况没者忠魂炯炯浩气扬扬吾不知郁而为苦雨凄风抑激而为冬雷夏雪两间醇和剥之万端此固其一矣幸圣天子穆穆无奏不下贤宰相休休无善不庸南皋先生为阐幽疏者再太宰乃奏勋司案以廷杖狱死者为一等赠官于荫余为一等止赠官先以七十五人请将益摻其未尽者旋得俞旨布海内使知为人臣抒忠诚于国屈于一时伸于万世弥久而光诸为奸利者赫奕旦夕耳呜呼此阐幽所以为人心虑至深远以为无须汲汲者其度量相越何如哉夫邹先生固最先谴召用而复锢几四十年者吴赵沈艾诸君子相继没而先生岿然为鲁灵光天子用为御史大夫诸君子

卒以先生阐天岂无意乎天之未定疾风迅雷日月晦冥天之既定水绿山青蜎蠕以宁昔屈子赋远游欲长年以观既定之天而忠臣义士颀颀没世者常以年岁之不延悲夫然犹被三朝宠锡际一时明良而及兹典未为不幸也元相前则南昌刘公名一燦今则福清叶公名向高太宰则涇阳张公名问达少宰则定远盛公名以宏会稽王公名舜鼎勛司则车化戴公名澳后之览者考镜焉

○无锡县学笔记序

何以使天下治曰人才何以育才曰庠序之教何以使庠序之教天下奉之若蓍莢循循焉向于道也曰在是非着而劝惩者深古者令民五家为比其教始于比长闾胥聚众读灋书其敬敏任恤而掌其比鱗挾罚之事盖已昭然导之向矣至于州长以岁时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纠其过恶而戒之行成而后卿大夫以登于王盖劝戒森严故民听不惑其必为善也如水之寒而火之热必不为恶也如驹虞之不杀窃脂之不谷岂独其性然哉所由来者豫矣夫有善恶而后有是非有是非而后有赏罚有赏罚而后有劝惩上之人躬明德以示之又严劝惩以一之若之人可士不务于而天下不安治且久也今也不然士幼而诵圣贤之言十倍于古乃其父兄所责成师友之劝勉止于一第而已入官之后俛仰以随俗积金拓产以裕其子孙而已簿书期会之余计俸待迂叹老嗟卑而已上之则诗文酒奕以自娱仙元释空以休老而已天下滔滔不复知礼义为何物也乡饮酒以尚齿而崇德也祠乡贤以褒往而劝来也或非其人而人不以为荣士之以行黜也卿大夫以墨败也恓焉安之而人不以为辱闾巷之闲是其同己不必出于善非其殊己不必出于恶恕于责小人而苛于求君子庶民瞽惑而人不以为信至号为儒者礼义之心不能胜其嗜欲恐天下从而议其后则皆习为无善无恶之说以自便以含糊为长厚以退避为明哲言行不足训于天下于是道德灭裂而人不以为贵媿何不胥而乱也然则如之何曰救今之弊则复古之法而止也德行废而任词章既失其本矣昔之词章犹不敢叛经而乱传也今则传注废而士之说经以意矣说经以意无不可行意也意以乱指指以从邪浸淫溃决将六籍之正皆为奸言之文是非益谬背而不知所底矣复之如何有高皇帝之卧碑两朝之敕谕在学必以孔孟程朱为宗士必以孝弟忠廉为贵如此之谓是不如此之谓非德行由是词章由是比闾之论议达于朝廷之举错由是赏罚明而劝惩着耳目一而志虑专学如是而止也呜呼所以行之者难言矣吾邑思永谈公为学宫笔记既成以示予予卒业而叹曰教典具矣科目具矣哲范具矣富贵如蜉蝣淑慝如苍素毁誉行于一时是非昭于万世其弗可掩也夫兹记行也上之人考而思焉以复古之制下之人考而思焉以复古之学往者之不湮来者之有述公之锡类也远矣于是不辞而为之序且以志其平居之慨

○毘陵人品记序

士无定品要在不失其人之本色而已夫子曰人之生也直此本色也以其本色也而易如火之炎上水之说下也故无巨细皆足以成品以其本色也而难如火之不熄水

之不污也故无巨细之品皆见其可贵品士者核其人必脉理真而后无膺品论人者必羣品备而后无失人毘陵为泰伯端委之地山川平衍习尚得文质之中由周而来风气日开至宋而益着天下有事毘陵人必有则古昔称先王不忍自决其防者如庆元端平闲天下岌岌矣毘陵人砭砭守其所学逐而去之者至以道学解散为庆而迄于乱亡毘陵人犹孤城死守不下及羽人释子亦知与城俱亡之为义宁独天性亦其习见习闻然也毛古庵先生记毘陵人品顾涇阳先生志桑梓人物侍御严所吴公更雅驯其文辞续入其后死合为书十卷谓某不可无一言某曰侍御之功伟哉夫人心之所趋必有所定以为的而期中焉故以富贵利达为的者取诸昏夜乞哀之巧力矣以圣贤豪杰为的者取诸平旦虚明之巧力矣二者如霄壤不可同日而语稍错杂焉人莫知所趋侍御之厚于取善而严于别类其示之的乎人固有与生俱生不与死俱死塞两间亘千古不可得而灭没者非富贵利达之谓也世人毕其巧力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与此曾不相涉夫以百年易尽之身营此身不相涉之物譬之冠冕金玉被饰土木偶人至于死之日了无余味而后知其向之所为罔也大可哀矣其有感于斯编而兴起者乎侍御之功伟哉

○东林志序

天地大矣古今远矣圣贤之生岂以一时一地为盛衰哉程氏之学镗于绍圣间朱氏之学镗于庆元间岌岌乎身之不能保越百有余年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大明其道家诵其书人通其义春秋大一统诸子百家无得而奸其闲即有邪说士得执所守而拒之呜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学洛闽得其宗学者由是而入皆可不畔于道传之万世无敝也龟山杨先生上承洛统下开闽传其栖止于晋陵梁溪间浮云流水之迹耳而吾郡至今言学不畔洛闽不忍曲学以阿世于是见先生之精神大而远也先生于梁溪淒东林东林之废久矣屡有复者而未竟顾涇阳先生始率同志告于当道而一新之使夫锡之士进则行其道于天下退则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道合则进不合则退绰绰乎有余裕也夫世事成毁何常之有变易者存乎时不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易故不可无志涇阳先生属志于刘伯先伯先志成以谗于予曰请言所以志予曰道者人之神也迹者神之着也故东林在而龟山先生在龟山先生在而洛闽夫子在洛闽夫子在而先圣在神一也一着而无不着今夫东林之志汇矣堂室则志什器则志图书则志室敝可葺也器敝可新也图书敝可更也人敝则澌灭矣何以使人之不敝也曰在学学非他也人还其人之谓也如日本明而还其明耳本聪而还其聪心本仁而还其仁四体本恭而还其恭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本亲义序别信而还其亲义序别信本来如是之谓性知其如是而还其如是之谓学不学而人敝人敝而神离如呼吸之离于体夫以千秋之神灭于一日哀哉后之君子观于志必有不忍于一脉之灭而不续者斯脉也即以一念续矣

○东林会约序

吾锡故未有讲学者有之自宋龟山杨先生始今东林其皋比处也自元以来芜废

久矣复之于邵二泉先生王文成之记可考也嘉隆以来又芜废矣复之于顾泾阳先生于时中丞则嗣山曹公直指则起莘马公督学则意白杨公兵使者则龙望邹公郡伯则宜诸欧阳公邑侯则乎华林公皆曰都时哉不可失各捐金构祠宇同邑顾侍御骧宇公则出其所有地以为祠址林侯复以其工之羨买田供盍簪之饩泾阳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金买地构为讲堂书舍以为讲习燕居之所而先生复为约指示一时从游者盖攀龙读而叹曰至矣无以加矣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处心以求志未有饱食而无所事事者夫饱食而无所事事斯不亦乐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为邪噫正以其不能无事云尔夫人有生则有形有形则有欲有欲则有忧以欲去忧其忧愈大蚩蚩然与忧俱生与忧俱死矣学也者去其欲以复其性也必有事以复于无事也无事则乐乐则生生则久久则天天则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间夫人即至愚未有舍其可乐而就其可忧然徐而究其实卒未有不就其所忧而舍其所乐者呜呼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约备矣无以加矣谨刻以公同志者期相与不负斯约云

○同善会序

钱启新先生倡同善会于毘陵其会岁以季举会者人有所捐聚而储之见有隐于中者施之于是无告之人寒者得衣饥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棺同会者人人得为善吾邑陈子志行闻之欣然曰夫学岂托之空言将见之行事此其为行事之实乎而问于攀龙曰吾知如是之谓为善也子为吾言善所从来余曰噫大哉子之问也夫善仁而已夫仁人而已夫人合天下言之也合天下言人犹之乎合四体言身吾于身有尺寸之肤刀斧割割而木然不知者乎吾于天下有一人颠连困苦见之而木然不动于中者乎故善者仁而已矣仁者爱人而已矣志行曰君子欲万物各得其所而不能使万物各得其所博施济众尧舜犹病如力之不及何曰务博者求诸人仁者取诸己取诸己者力所及心悟取诸力之所及天下人各取诸力之所及何人何我何大何小何穷何达施不亦博乎济不亦众乎志行曰闻善者必福有不然者何也曰凡吾为德于人非期人之报也又非施于人所不报而期天之报也求福为善故为善无福志行曰人知善之必福犹弗为善必欲其无为而为执途之人责以圣贤之道乎曰噫是不知不为善之不可尔于吾之身刀斧割割而木然者必死人也于天下颠连困苦而木然者其死一也然则吾之为善如渴而饮饥而食饮食亦望报邪志行曰善者固无福与曰道二仁不仁而已仁生道也不仁死道也天下之祸万有不同皆死道也天下之福万有不同皆生道也仁则生善则福犹形影然有为之心非仁无为之善即福也志行曰善吾今乃知大身是谓同善

○重刻感应篇序

天地间感应二者如环无端生人物之万殊感应所以为鬼神非有鬼神以司感应也凡世人所受一饮一啄莫不前定皆应也命之不可易者也凡世人所作一善一恶各以类分皆感也命之自我造者也惟即感为应故即人为天不然是有天命无人事圣贤修道之教皆赘矣或以为是近于佛氏因果之说而讳言之不知佛氏因果之说即吾儒

应感之理圣人以天理如是一循其自然之理所以为义佛氏以因果如是慑人以果报之说所以为利其端之殊在杪忽间耳今惧涉于佛氏之因果并不察于感应之实然岂不谬哉然则命之既定者不可得而易与曰何不可易也数即气也气即理也理即心也心之变化无方而善之与恶殊致恶以有心为大善以无心为诚有心之恶祸斯速矣无心之善感斯神矣是以圣人重无心之感有其感之理易而气易气易而数易皆自心之变化也此人之所以为天而命之胥由人造也端铭厉君重刻感应救劫等篇使人知感应之实而诚于为善其功大矣吾特明感应者皆鬼神所为鬼神者皆人心所为天地之道为物不二者也

○合刻救劫感应篇序

圣贤言义理而吉凶在其中矣鬼神告吉凶而义理在其中矣鬼神别无事吉凶其善恶以为事圣人见善者之必吉恶者之必凶如夏之必暑冬之必寒而世人不知也故汲汲然开之引而之于善以救其焚拯其溺故曰吉凶与民同患而世人不信也则不若且示以鬼神之言此吴君伯玉兹编所以刻也夫善人之性也岂待惧之以劫祸惧之以感应而后从事乎则从不善而入于善之难也惧而入焉入而安焉夫然后知向之为不善且自投于水火而兹编者引而出之也仁人之利不既溥乎嗟乎人知鬼神之能为吉凶而不知感应之为鬼神感应者何义理也名之曰义理人以为迂名之曰鬼神人以为灵吾故曰且示之以鬼神

○程行录序

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如树之必枝叶必花必实自然而不容已也彼岂以善之可以有功获福而为之乎然而人之为不善者动于欲而不能自克语之以祸福犹有所慕而勉强而不敢语之以理则以为迂而无当夫其以为迂而无当者不知理之为何物也夫理者何也天也善则祥不善则殃者也而天者何也心也善则安不善则不安者也天下有为不善而安焉者非其为说以自解必其习之久而不觉也君子之为善循理也畏天也求自谦其心也自然而不容已也洗心汤君之为程行录也晓然示之以如是为善如是为不善如是为善善虽小有功如是为不善不善虽小有罪姑以祸福壬引不知者之入于善也入而安焉而后知人之不为善乃树之不枝叶不花不实者也伐无日矣吁可畏哉

○郑天台四书题咏序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圣人所为默而识之者也手曰默识则不可得之于言故曰欲无言而其理昭昭乎盈眸而是矣或曰此与释氏教外别传之意同程伯子亦曰若识得信是会禅也盖释氏最微妙处已经圣人平平拈出矣天台先生之题咏也儆亦有西来意乎余曰不然道无之非是也惟其无之非是故无物不可举而示焉况于圣贤之言乎夫子之在川上也而示逝者之如斯矣子思子之于鸢鱼与必有事焉之意同必有事焉与舞雩三三两两之意同皆于不可名言中名言之令人憬然而思跃然而

会也此郑先生题咏意也或曰昔张横浦之咏论语所以异于论语者何在先生之题咏其异于横浦者何在先生必知之余曰然相与问之先生会先生饮酒张目视曰我醉欲眠君且

○重刻倪云林先生诗集序

今天下学者好称说中行夫道中焉止矣中行岂不贵然徐而核之往往败裂名检者多出好为中行之士何居孔子时中之圣孟子曰吾所愿则学孔子也至其举圣人百世师则曰伯夷柳下惠何居岂非以孔子中和之极如天地浑然无迹而高蹈绝迹皜然尘滓之外者能令人欣慕爱悦油然兴起而不自觉也夫吾少则爱慕古之隐君子如逸民之伦尚矣至沮溺丈人于陵仲子未尝不赏其独往之趣以为其人纵不得附中庸之义不有聚敛之冉求龙断之叔疑乎何可令诸贤见邪俯仰千载而吾乡有倪云林先生间尝诵其诗想见其人如在云霄之表愿为执鞭而不可得会其裔孙锦将重刻先生诗集谓余不可无一言篇端余谓之曰夫诗也者先生之所以传也先生者诗之所以传也后之人诵其诗不论其世可乎先生生元末当天下大乱张氏雄据江右百寺才名之士无一匍匐其门窃其余润先生知不足与有为鸿飞冥冥不可荣以禄当是时先生诗若画布满人间乡翁市竖叩无不得而独不可张氏至麾其造庐之币先生以是几不免恹然杀身不悔也易不云乎幽人贞吉又曰其羽可用为仪幽人而可用为仪也先生有焉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又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其人如玉可望而不可即也先生有焉此先生所以为先生而先生之诗所以为诗也先生尝曰吾所谓画逸笔耳聊以自娱不求形似吾于先生之诗亦云如以其诗而已则其高者固不能出唐以是求之小之乎观先生矣夫举世混浊清士乃见方当元之季天下腥秽已极先生生其间如清风澄露涤濯寰宇以开圣朝清明之治惜天下既定先生已老不及风云之会而先生亦惟是得遂其肥遁是其长往固与沮溺丈人辈殊科迨于今故老陈说其遗事犹能使人欣慕爱乐自拔其沈酣流俗之气则先生之风所磨砺者远矣吾恶夫乡愿鄙夫接迹天下而漫言中行故于先生特表而出之以附于孟氏之义云

○瞿元立先生集序

人言科目未必足以罗豪杰而豪杰必由此进余谓不然科目未必不足以得豪杰而豪杰不皆由此进则瞿元立先生其征也或曰先生何如人也攀龙曰此所谓豪杰之士也曰先生之学何学也曰经世之学也曰先生好禅学方且糠秕天地土苴万物岂屑屑于心着哉曰不然先生之学无倚者也期于皜皜尽无可尽而止岂其倚于禅倚于禅非禅矣世之倚于禅者遗弃伦物缪戾是非舍民义不务而汲汲于所谓佛事盖徇其迹而失乎己受其蔽而祸乎世者也夫禅之蔽一言蔽之曰无理其所谓理非吾所谓理也先生之学格物穷理者也圣人中庸之道至于一毛而曰有伦岂非至极至极者乎又何道足以尚之先生以禅为近似焉而好焉故其言曰吾于释氏以辅吾所求于儒非以叛吾所从于儒也此其学可见矣往岁壬辰吾识先生于留京当是时先生方浮沈闲局闲

尝抵掌时事屈指才品若别黑白吾于是窥先生之学及其守黄州守邵武守辰州使鹺司遂卓卓炳烺宇内吾又益信向所窥于先生者之不虚至于诗文乃其余绪然亦见其圆神妙运本深末茂矣故曰先生之学经世之学也夫学以当于理而止苟其协诸天理而协其学可知也才以当于世而止苟其施诸一世而宜其学益可知也嗟乎先生身不踰五尺而胷包六合年不满七十而行足千秋岂非豪杰士哉詹山张公鸿峴先生所鉴也果为名御史其不爽于是非类此公刻先生集而征序攀龙故为之明其学以见人心无所倚好禅而不受其蔽也

○曹真予先生仰节堂集序

夫学性而已矣夫性善而已矣何以证性善也今人钦钦焉目明耳聪手恭足重心空空而无适于斯时也彻内外非天乎天非性乎性非善乎以其为人之本色无纤毫欠缺无纤毫污染而谓之善也循是而动不违其则之谓道故学莫难于见其本色见本色斯见性矣程子以学者须先识仁而谓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夫学岂可废防检穷索欲人识防检穷索之非本色辨其非本色者即知其本色知其本色则防检穷索皆本色也吾见曹真予先生于长安中终日钦钦目明耳聪手恭足重叩其中空空而无适也可以证性矣夫性空言之则无朕也实证之则有象也先生非其象乎故先生居乡孚乡立朝孚朝告君者足以定羣器明国是告友者足以明学术阐道奥见于咏歌者足以畅天机流性蕴所谓循是而动不违其则之道也此之谓性此之谓善知先生者知斯集知斯集者知先生根本枝叶无二物也

○塾训韵律序

儒者以玩物为害道非玩物足以害道也吾性无外故夫天地古今之蹟下至羽鳞走植器数声律之微无所不当格然而物无穷知有穷有外之心不足以载无外之物或者急其末遗其本于是志丧而道病虽然古之人当其小学时盖已六藝备焉及其长也既得以应世利用又得以专志于身心性命之精微故上之不流于空疏下之不徒守其糟魄后世诗赋之科兴而声偶之学始重君子谓士无志于圣贤之学者俗学坏之嗟乎非学之无志乃无志者之累学也夫学欲其得之心而已无所得诸其心则物也者物也有所得诸其心则物也者知也物自为物故物不关于性物融为知则性不累于物如此而已矣嗣瀾王公既注其皇大父所得塾学韵律成以示余余竟读曰公之用心可谓勤矣以言乎事则稽考者备以言乎声则谐叶者严以言乎文则比事属词者曲尽使夫小学之士习而熟之足以备物及其长也又得以不分其身心性命之功则公成书之意也夫

○石幢叶氏族谱序

由高桥西北四十里为石幢其地九龙映带五泻盘旋一胜区也叶氏世居之吾同年友参之所自生也叶氏无名公从吴江南徙而来世以十计矣人以百计矣参之从兄懋拱公始与参之谱其宗而参之友伯升尤公又为传其世德既成书以示不佞不佞读

其宗谱而叹曰美哉井井而别矣其支别而后其本重也既读其宗传而叹曰美哉绳绳而信矣不诬其所不可知而后不疑其所可知也既读其世德而叹曰美哉彬彬而训矣文无溢美而后其美可传也参之曰顾泾阳先生序之矣子则何以教吾宗人予曰先生之言亲亲贤贤也义无复加焉余思夫亲亲贤贤之难也今夫莫亲于父子兄弟也然而以己亲之犹为以此昵彼也莫亲于父子兄弟之贤也然而以己贤之犹为以此效彼也天下之有对者必有间有间者非其天然自有也则盍反其本乎今夫无名公之来石幢也一人尔俄而十之俄而百之且将千之万之至倍蓰无算而出于一也其呼吸定息一也五官百骸一也今之为十百千万者人人一无名公也此之谓本知其一为十百千万如呼吸定息之相属也如五官百骸之相运也此之谓能亲亲贤贤夫放患其弗盛既盛患其弗治弗治则盛乃害矣是故强者骋弱者靡崇者亢卑者越赢者淫浊者滥而莫知所底治之者自治也自治者人人而思其本曰此一具骸肉自无名公递分而来如之何自我而土苴视之鸟兽畜之也于是强者戢弱者奋崇者教卑者听赢者施浊者节亲亲而贤贤以不忍土苴禽兽吾无名公也故曰自治者人人思其本而已如之何而臆思其本曰其放之先知者觉之人人而我其我则亦人人而人其人以我对人一物也有闲者也先知者觉之而后知十百千万一无名公也是故谱者由本而明其支也教者由支而及其本也人有少而亡其亲者长而遇于途弗识也宿于旅弗识也且相诟焉有两识之者谓曰嗟乎此即而父子矣未有不相持而恸其相失既而笑其相迷者此谱之教也善教者以谱明教善觉者即谱知本

○吕氏合谱序

吕氏之族最贵盛自昔多贤者所称有虞封姜姓于莒后省卅从吕为太公望以来者遐哉邈矣其居吴中则自东莱公好问扈驾而南有钦咨者居常熟之沙溪号沙溪吕氏有师颜者元末避兵无锡之奚山号奚山吕氏两地各谱其所从来子孙各世守之万厯间奚山之老与沙溪之老遇逆旅中相问皆曰吕也问所从皆曰某某于是皆拜曰噫嘻族也归而各持其谱券皆拜曰信族也奚山之老乃合两谱一之曰吕氏合谱而问序于余余曰不亦善乎当其在逆旅中一途之人耳问而知其为族乐可知也况于五服之亲散而之四方一旦交臂得之乐当何如乎于同气之亲无故而戾气相加遗悻悻若仇讎然一旦革心相交乐当何如乎夫天之生物也一本人物之生久矣方以地殊地以氏别遂各为城府为町畦为戈矛设遯于百世绝代之上其为吾之宗邪非邪不可知也是故谱不可以已也博而求之非吾谱者且不可知况丽于吾之谱敢弗爱与约而求之丽吾谱者去途之人远矣况于吾同服同宫同气之亲敢弗爱与是故谱不可已也虽然于吾之身亦有谱吾之所以为吾放而之四方久矣其为奚山也沙溪也不可不知矣学焉而求之一旦遇于逆旅相视而笑曰噫嘻我也乐又当何如哉夫吾之谱明则天壤之间民吾胞物吾与无弗爱也况于谱者乎

○浦氏世系序

浦氏旧无谱一辑于箭水公再辑于震宇公二公皆浦氏之老其人长者阙其疑传其信可俟百世矣谱成征言于不佞不佞见世之人有事至大其理至着顾忽而不察者今夫人之有生无不有姓也执涂之人问之不知其姓也则未有不笑且骇以为是天下之大愚也然人之有姓者无不有性也执涂之人问之不知其性也则未有以为怪者岂独不怪有怪之者且笑且骇以为大愚也彼岂以人必有姓可无性与人必不可不知姓可不知性与果尔则亦可以不孝不弟极而至人相食彼又以天下人未必有知性者卒未见皆不孝不弟至极而人相食也何贵乎其知性呜呼亦幸天下人无有不知性者耳果不知性未有不相率叛父母逆君上至人相食也吾何以验之今人有叛父母逆君上者即涂之人无不欲怒而欲杀也此果非性与然此何以谓不知性彼不自知其知性也所谓天聪之聪天明之明日用而不知也然则何以使自知其知曰人即至愚未有不知姓者然知其称谓而已实未有知姓者果知姓必思其姓之所自来见夫具兹谱者皆其祖之所分与我一气也而爱敬之真油然而生矣此所谓知姓也此油然而生者即性也然则知姓者知性者也知性者知姓者也谱也者启其知者也甚矣谱之不可已也

○周氏族谱序

天之生人众矣众而不为善则乱乱则相残不至相殄灭不已故必立君以治之立官师以长之又于其族生贤者以纪纲之劝其善戒其不善以相保相禅而不已故夫国之有史家之有谱所以总人羣昭往昔示来兹为纪纲劝戒者也丹阳有周氏旧矣有仲纯季纯者起闾閻之中修诗书之业又进而探身心之奥来东林从余游一日仲纯出所为族谱示余而征余言弁之余曰甚哉谱之为用大也令人油然而起忠字之心焉何言乎令人油然而起忠孝之心也夫谱世递而支分即一氏乎林林众矣非亲生之何以有此林林非君治之何以保此林林故君子举念而不敢忘其亲念吾之一视一听一言一动者皆亲身也举念而不敢忘其君念吾之一饮一啄一卧一起者皆君恩也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事君非必仕宦也人人有君亲之伦则人人有君亲之事所以立身也故曰令人油然而起忠孝之心焉夫人有忠孝之心则有太和之气其能敦伦而睦族必矣仲纯兄弟非天所生其族之贤以纪纲劝戒其族者乎则立身以示范乃所以纪纲劝戒也所以大其谱之用者也

高子遗书卷九上 【终】

邑后学周士锦校字

●高子遗书卷九下

序共三十五首

◆序共三十五首

华无技荷蓀言序

六生社卅序

刘伯先南征会业序

刘羽戢知新稿序
去浮集序
拂云斋书经社卅序
送祁侯入覲序
送迟庵谭先生序
送陈二尹序
靖江令朱华阳父母考绩序
陈志行八十序
段幻然六十序
大司徒修翁李先生七十序
缪仲淳六十序
双山王先生八十序
二思毛翁七十序
薛守溪六十序
龚舜麓六十序
诸延之先生七十序
清庵俞先生八十序
俞毅夫先生七十序
静庵华翁七十序
浦震宇先生七十序
薛少泉翁七十序
冯敬山翁暨钱孺人伉俪七十序
应峰王翁七十序
鸣阳伯兄六十序
凤池马公七十序
马母林孺人六十序
顾母华孺人六十序
秦母顾孺人七十序
虑得集序
默石翁札记序
嵩台集后序
事物别名序
○华无技荷蓂言序
华无技家有广庭庭中双桂对峙屹如两山枝下虬拂地树中各可布席坐数十客

叶密护之如幄花发时耸色夺目浓香沁骨乍见而骇不谓天壤间有此奇盖世无其俦矣不佞非以事夺无年不作赏花人一日酒中无技出荷菝言示不佞旨哉无技家太湖滨青山白水浸灌久矣味深矣宜其能言丈人意中事言之不足而三言之四言之味愈隳也第无技即有高韵一邱一壑不佞尝以自与而不与无技无技与不仁姓同岁其受气十倍不佞当用于世未可以邱壑与又其人肝胆能当天下事未忍以邱壑与然无技阅世多知世味如此尔无涯之乐现前有尽之年迫后坐双桂间香一炉茗一杯酒一尊书一卷出门而云烟颿鸟变态于七十二峰皆吾几席上物世味岂更有旨于是者宜其有荷菝之心哉

○六生社卅序

夫士平居诵说经义耳琢磨文词耳黠有志于道者豪杰之士不然憬然而思曰夫人也岂面目四体已乎岂饥食渴饮已乎必有所以为人者噫嘻即吾所诵说者是矣求之于心践之于身而后出为文词如农夫之言稼场师之言植宜其言之旨而脍炙天下也今吾读六子文而有异矣非其有所得何以言之旨足脍炙如是也是必有异于人者焉夫天之生人也亿兆其众而能为文章者百不一二是一二人者异时之三事九列四岳羣牧也亿兆人之所寄命也得其道则为忠为贤为治不得其道则为邪为佞为乱是则天下治乱之枢系之文章之士而文章之士邪正之枢系之思不思而已六子者能为文章者也世之所寄也所以憬然而思者当何如哉今天下能工举业之人便关气运

○刘伯先南征会业序

伯先甫弱冠耳其为诸生不踰年间一试直指使者再试督学使者辄冠诸生而遂举乡书何其锐乎则由此而进可知也然伯先无以此易视天下之事乎哉不佞观于古圣贤当其大任未受之时所以困抑万状至近世公卿盖多不然以为古今人不相侔也然竟其始终而衡之其行事亦黠当可人意者于是知子輿氏之言不诬矣夫人平居习为章句排偶之学耳一旦得志私欲迷之于中小人乘之于外何所不至哉大贤以下皆犯此夫贫贱之心歉富贵之气盈心歉者善言易入气盈者惟佞谀可投二者之间相去远矣在易大过之九三以过刚而自用其繇曰栋挠凶益之六二以虚中而取人其繇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夫子曰栋挠之凶不可以有辅也或益之自外来也夫天下惟外来之益其益无方而至于使人不可以有辅凶可知矣今伯先行出而用于世夫天下事变无穷义理至密苟非精察之于己博取之于人未有能善其后者夫一第不足以难伯先愿伯先毋以其易者易天下之事也伯先子余为师之子有通家之谊焉故辄敢尽其愚

○刘羽戢知新稿序

刘伯先以弱冠举辛丑其次君羽戢复以弱冠举乙丑世人视其父子取科名犹掇之也余谓不然人知其得之易不知其得之难伯先以言事罢官家居自读书课子外无他营也羽戢兄弟皆总角有奇韵自读书课义外无他嗜也教者必以其道学者必以其道用力专取资富超于言象之外循循矩度之内今其为文具在岂偶然之故哉往伯先

文行天下余为语弁之祈以大者远者伯先成进士服官言事伟然为天下奇男子羽戢文复行天下复征余言余惟羽戢好读书无他嗜者也其体用备矣古之人大过人者无他好先王之道无世俗之欲而已是故一介取与视若泰山万锺千驷等之鸿毛惟其中有深嗜者故物莫能夺也羽戢既以好读书无他嗜成举子业矣所以成德者岂外于是言者业也行者德也不善言道者其文不工工于文者皆善言道者也能行其言之谓德夫伯先则既行其言矣不三十年父子炳蔚宇内此谓天地至文羽戢勉之

○去浮集序

夫言浮物也又欲去其浮则谁当存者说者曰圣人之道在六经裔为诸子畔为二氏学者不探本而循裔甚且取畔道不经之谈欲以和合圣道犹之冶沙而融之于金知其不合矣亦去其非金者乎曰是犹浮言之也有两人于此嗣其祖父之业一人焉去之四方荆棘之与栖异类之与处而忘其所有一人焉扃而卫之亟号于人曰吾守先世所有甘穷饿以死而不忍发也则其人智愚何如哉圣人之道欲其存诸心见诸行文也者其所存所行者也韩愈曰吾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徐而得之也呜呼彼其为文如此圣人之道未尝求之未尝得之则六经犹浮也是扃而不发者也何独取诸畔道不经者之为浮哉且吾见世之能名文章者苟其有所得于心则有所根柢乎其言而光必晕焉虽得之乎诸子百家犹然夫其得之于诸子百家犹然而况于得六经之道者乎若曰制举义以博一第耳胡道之云则非知言者也文乎哉浮而已矣余友张伯可刻去浮集已属张以登为弁语而伯可欲并存予之说如此

○拂云斋书经社卅序

夫经莫尊于易然卦画于羲皇而辞兴于中古诗起于商礼乐备于周春秋成于鲁史六艺弗古于书也书有四始焉言精一而立德者祖之言放勋而立功者祖之言厯象山川而立法者祖之言典谟而立言者祖之四始备而天下之道举之矣学者习而不察也是故学要于知天圣要于究天政要于奉天言天者莫善于书通于天而书之义悉举之矣举书而六艺一以贯之矣学者习而不察也吾邑秦元厚氏开蓉湖之墅筑拂云之堂摘翠九龙味腴二水集邑之俊髦谈艺于中厯有岁时成四书义若干首吾友薛以身既序而传之其书义则以属之不佞不佞谓南方之学得其精华自古志之大江以南莫盛于吴吴莫盛于苏常苏常之专经而书者莫盛于吾锡故锡之先辈为道德为勋猷为气节为文章出于书者常多在今日则诸君子其卓矣夫书四始所具也三要所本也举而措之天下裕如反之身而裕如吾且于诸君子观书异日者功成而赋归来乎栖岩隐谷研精一之旨其有味于九龙之白云也夫

○送祁侯入覲序

己酉冬长洲令山阴祁侯入覲其门人王生瑞琦欲不佞为语赠行不佞某曰夫祁侯所谓豪杰之士而学圣人之学者也其文章政事绪余耳余不敢以祁侯之绪余请敢

诵所闻吾闻善学者仕而性地愈明善仕者学而物理愈彻何则天地之道为物不二者也二之者妄也今夫天地之为物则吾喜怒哀乐未发之谓而已矣视听言动一如其本色之谓允执厥中圣人之道何其至易至简而人自难之何也则以万起万灭之感触之外万起万灭之私鬪之中也夫士出而仕宦仕宦而为邑宰邑宰而为通都赤县其万起万灭者无极而有不失其本来者眇矣夫酬应之烦簿书之冗虽足以疲吾之形神不足以夺吾之心志足以夺吾之心志者一官之得失而已宦途百病一浅语尽之于此一彻则为物格而知至于是好恶自正是非自明赏罚自当而于执中几矣今侯入朝上计正起灭之冲而格致之地也倪于其本色者不令一念插入岂不浩浩乎为天之徒其还而治吴民又何万起万灭者足撻其宇哉不佞诵其所闻而未能者如此侯曰然然否否吾之所为万起万灭者异于是吾方惧夫政之不时民之不和而夙夜以思岂其计于一官不佞则谓王生曰识之侯之所为万起万灭者斯为物不二者矣终于规勉

○送迟庵谭先生序

盖不佞观于人情之隐知甚矣人之自晦其心也今有人于此执而责之曰而非直士也则未有不赧然忤于色怫然怒于言以鸣其不然者也又执一人而责之曰而何不务任直惟险邪之是亲亦未有不忤色怒言鸣其不然者也是未尝不知此之为是彼之为非然而天下直躬者常十一直士之见弃又常十九何也膏粱之能养鸩之能杀也夫人知之卒未有舍膏粱而饗飧鸩者从其明矣至于是非之实独不然甚矣人之自晦其心也曷为而晦也曰胜于情也夫人之情皆好誉而恶毁然又皆好顺而恶逆名之曰直则喜而逆之以直则又怒名之曰邪则怒而顺之以邪则又喜脱好谀之情者能烛好谀之情是非之真终不可晦者乘于好名之心而从违之实未有不乖者陷于顺逆之情也何怪天下直士常十一直士之弃常十九则又何怪迟庵谭公之以王官去也谭公之师于锡诸生也见其非矩弗蹈也见其非义弗取也守其官求称其事执其职务核其实诸生之言曰吾师乎使余日有程月有课犹将宵膏以辅吾力之不遑其父兄之言曰吾师乎使余子弟之昼有营夕有养今而始执业之有常其胥隶之言曰吁吾手若继吾足若鼻自公来而吾无所用罢攫以渔猎人之短长缙绅先生之言曰都厥训孔严厥度用臧自公来而红紫天丽不见于士人之冠裳然一考而公竟以王官去矣则邑之人皆相顾怪愕莫知其所以然高攀龙曰嗟乎庠序之教其不可振也夫以余所观谭公其操行方其取予审其当职也核所谓直躬者非乎然今之君子患内信轻而外信重矣夫伸不伸者道也幸不幸者遇也人见绌之得孰知得之不必皆绌人见伸之失孰知失之不必皆伸与其遇而绌无宁伸而不遇与其绌而不遇无宁不遇而伸不务旷观默识委运于大化信道于自成而欲斲方为圆揉直为曲寔力千万有或然之幸此庸众所以本末失之若夫谭公所得不既多哉夫直士之弃于世也久矣亦何有于谭公

○送陈二尹序

天子所与嘉惠元元自宰相而下独有专令令更众得人更难令所与相左右以嘉

惠元元有丞簿尉而丞簿人益众得人益难今所用丞簿尉凡贡监吏途三而吏途益众人之出于其间得一官不胜其艰苦而上之人待之甚轻待之既轻其自待不得不轻自待轻故上之人待之益轻未尝有诗书礼义渐涵之力以养其心而机诈权变又尽汨丧其良安处于行险徼幸之窟宅而以为固然矻矻然朝夕之所望与其父母妻子所以望之者不过多得金钱至去其官也不以墨即以老疾即去其橐中装已可耀示妻儿了无所悔憾而民之视其去也如豺狼蛇蝎之驱出其里亟须臾以为快吾于其中求得其人有志自立不肯亡耻冒利者不啻麟凤矣而今乃得之继洲陈公陈公之丞吾邑也职水利故事水利丞督邑中陂塘则塘长岁醵钱为丞寿公一切谢去不顾则他可知也此非吾所谓不肯冒利亡耻有志自立者邪亡何公顾以王官去去之日邑中小人之言曰惜哉陈公廉而失其官也其君子之言曰美哉陈公去犹荣也夫天下人情不相远则公之归于乡将为君子焉必将曰善乎公犹以廉归也将为小人焉必将曰惜乎公以空橐归矣夫士无贵贱自一命以上皆足以自立患在识趣卑而志不立人愿为君子之所惜乎抑为小人之所羨邪小人之所为失者是乎抑君子之所谓得者非邪以此较彼孰取孰舍使陈公冒利亡耻能得其所欲而无悔憾于其去其民视之如豺狼蛇蝎然又孰与今日由此观之天下未尝无人上之人柰何轻待士陈公即不遇为君子所与其得已多士柰何轻自待虽然公之去也不以墨不以老疾以征输吴帛无厚币厌中贵人中贵人怒上言常郡帑恶天子切责当道当道归罪公卒以罢去呜呼天下之财归之墨吏墨吏之财归之中贵人即吾锡以中贵人故夺其廉丞天下又安可多得良守令天子与之嘉惠元元哉因一丞推穷蠹原

○靖江令朱华阳父母考绩序

蓋不佞知靖江朱侯之政久矣其民爱而吏畏善者有恃而不善者有桀赋不督而办刑不弛而清经界正水利修废坠举器争静民之疾病者有养文教蔚起干泽者知耻三年而政成余友都尉吕君方治兵江上一日谓余曰子知侯之治民未知侯之治兵也阅以时饷以时赏赉以时未尝弁髦武人咨谏询度人得自尽焉余曰然先民有言军政与民事交重而俗吏不知侯知其大矣吕君曰侯治兹邑三年报绩最余将以一觞觞侯而藉子手一言余曰微子言吾固将有言也吾见世之惜侯者曰侯之才往者王司寇弇州先生实心仪焉宜冠冕海内黼黻天子而顾以一令试即令不通都巨邑顾以江上弹丸之地试斯岂非牛刀而鸡用乌获而举匹雏哉嗟乎是知人之人而不知天之天也子不见场师之种树乎髡其枝叶而植其干则树茂矣不见良医之泔药乎泡炙其偏气而存中和则药圣矣故天之于人小任则小折之大任则大折之任其自生植者非天所任也吾见世之巍科膺仕者志气靡于宴安情欲逞于顺适吏于通都巨邑者精神疲于奔走机变熟于承迎往往若入于陷穽罟擗中而不能自出今侯以一令试令而以弹丸之地试俭其才使不得旁溢焉束其气使不得突发焉优而游之锻炼于人情事变之中厌而饫之妙解于簿书期会之外所谓植其干而存其中和由兹畅茂扶疏投之所向无弗

效矣侯精易吾以易证夫螭屈则伸龙蛰则神侯之发轫不以巍科膺仕所以屈之也不以通都巨邑所以蛰之也昔者张子房击秦皇帝博浪沙中天下震动其气固足以吞吐四海灭裂天地而圯上老人以一履狎侮之今兹江上弹丸夫亦侯之一履也与哉吕君曰善乎子言天人之际也谨以为侯觞

○陈志行八十序

天下有不可一日无其人者故其人不可不寿陈公真佳吏以申韩之迹行岂第之心今夫天之覆物也地之载物也日月之照临物也万物一日不得之则无万物矣天下有高明博厚之人其覆载照临物也与天地日月同人自小之耳世有斯人而久长于世入必相与欣欣手额曰幸其哉斯人之有斯年也何者谓世之不可一日无斯人也岂与夫焉能为有无者可同日道哉吾同年陈公志行则其人也人之生也周岁则祝之周甲则寿之其后每十年一称寿寿必有寿言佐觞其事起于宋以后或以寿言非古而欲废之非也以寿言俗尚而徇之亦非也必其人生平足述始述于始寿之年必其人众善日积始述于加寿之年谓可为世训也今年志行寿八十友人诣某所求所以寿志行者某曰是宜寿是所谓善与年积可为世训者也夫志行令确山令中牟郎司寇守湖州所至彪炳喧赫着于政事孚于人心颂于人口者世所共见闻也譬之于木其枝叶花实也请言其本昔者孟子喜乐正子为政不以强不以智虑不以闻识而谓其人好善优于天下也志行乃所谓好善人矣故所至与善人相亲善言入于耳而决于行如舍矢然脱手而赴鹄矣此所以为志行也犹之木中之春为枝叶花实者也故居官而能福其民居乡而能福其乡世有善者不彰恶者不瘳废坠者不举冤抑者不伸穷困者不恤志行闻斯行之不遗余力世有邪说乱正如删正罪知之属志行为正删正罪罪知辞而辟之不遗余力世有不仁之事如滄子女屠耕牛之属志行斤斤劝戒之不遗余力故曰世不可一日无斯人也往者志行骏大用于朝念其母春秋高拂衣归终太夫人养会世局日变志行遂不出日孳孳为善而志行又善养生家言以间则晏坐吐纳雅自康济故八十而神明不衰世所共幸斯人之有年也夫志行寿矣子能世其家矣一门寿算称盛事矣天之与善人者信矣皆不足为志行道也惟是生人高明博厚之体与天地日月为一物者是真体也亘万古不毁者也而欲蔽之俗溺之见缚之人人自失其长生者区区以一形为恋百年为寿已耳志行好善日孳孳为覆物载物之事其用日宏用日益宏则体日益着年日期进则用日益熟将吾之官骸神志悉镕为高明博厚之用而复其三才不二之体是之谓无涯是之谓寿不以百千万亿算数也非志行其孰能与于斯于是觞而祝之曰海有时竭石有时泐惟此仁心与天无极子能保之是曰人极

○段幻然六十序

于今之世求天下奇才者吾必曰段幻然公何以言之曰公之才有本者也其寂也淳泓无朕时出也变化无方控御六合鞭笞四夷无所施而不可盖公自见其一斑矣公令常熟常熟幸安无事公以廉平治之无所见奇无何以忧去服阕令辉县是时河臣方

治决河令各郡县供埽以万计所费金不费民方饥不堪当事督之急公漫不应久之至檄令对簿公挟一二苍头囊百金去决河所治埽不旬日具入见曰如令具埽当事者怪曰何神也公为言埽编柳束土耳幸被檄来办河上省道里费十九又督供桩木公曰木非地产陆输费百倍木以市便输以水便目此至某所达河凿所不达者较各郡县输木费不及十三当事者大喜曰以此借箸天下可矣县岁侵逋赋山积至某年大熟未获公以征科不及格当降级辉民恐失公贷米商金输官约以偿米时石减金一铢公闻召父老谓曰父老苦恶岁久矣幸有年柰何以赋故石损铢金逐米商境外令民至冬勿易金尽输米盖辉米旁郡县所仰给也公白当路令旁郡县仰给辉米者以金及脚直来辉代为输省旁郡县得轻赍辉得厚直民以大欢辉盗藪公廉得其大首不诛令举所部盗所部盗至亦不诛令递举所部尽得辉盗籍之官分摄各乡盗辉无敢为盗者他县有贵客出其途盗掠之当路捕盗急公召问诸盗一人曰必某某也公曰何以知之盗出小册囊中指曰某近某地某日某夜不归必为盗也立捕得盗归贵客橐某县有讼数年无能判者直指使以公神明檄公鞫勒七日报其案盈牍公曰七日不能竟案柰何竟狱第取初牒绎之曰易耳令吏数十辈分伏邮舍中人给纸笔笔囚语公讯狱未服令人称使者至当迓公携囚至邮亭再讯未服复称使者至公出迓两造公梏置庭中不相望见高户阖如也其被罪者人人号冤未被罪者相语曰固知事久必败今果然矣舍中吏人人笔囚语公归启之囚立服盖民有鬪者暗中椎杀兄诬鬪者杀其兄也果七日报狱公间出其奇如此及入谏垣公一切持要以人才为先糶其粮莠不肖者惴惴白简之将及已共起中公大臣调羣情不念国家治乱而公不容于世公于书无所不读尤好释氏人谓公豪杰柰何好释氏余曰不然若以释氏别有道即非道也道者人人本色人自迷之释氏曲醒之即吾圣人亦然公第谓释氏奇耳公盖入不二之门具不测之用吾故曰公之才有本者也岂世之驰骋浮气漫尝事者邪昔者徐文贞当国松坡毕公在言路举朝严毕公甚于文贞议且出毕公于外文贞曰诸公畏之邪皆蹶蹶曰岂谓畏之黄门切直虑其府祸耳文黄曰不然吾亦畏之顾念人孰无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纵可寡过也闻者叹服嗟乎安得文贞与之言幻然公哉宜乎以公之奇才当国家之急而不收其纤芥之用也今年公六十吾邑孝廉蒋君介如公所识拔士以一觴觞公征侑言于某某何以寿公第谓公曰人之精神至宝也用之则辉煌宇宙不用则退藏于密在宇宙则寿天下藏于密则自寿公其自寿以寿天下

○大司徒修翁李先生七十序

或问大司徒李修翁先生于某者曰先生以科场事抗疏救魏侍御而直声震朝宁以矿税事诛诸税珰税棍而颂声徧海宇天下之人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计度支不虞不给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枢庶爬垢剔蠹事有备而戎无生心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宪是曰是非曰非国是其有定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秉铨直者举枉者错俊杰庶几在位乎又莫不曰使先生入而相天子一宫府剂阁部顺治威严可计日而臻

乎今纵不能尽如天下人所望何至攻之不遗余力诬之以绝无之事使国家无故自坏其长城天下曾不得一被其膏泽今上赫然诏廷臣谓柰何遗我寿耆其亟用以毘朕众口复喻訛不休者则何以故攀龙曰先生受毁之最深也正以天下人望之最切也彼其疑先生者以为若人用必不利于我夫人之趋其利何所不至避其所不利何所不至则其攻先生而诬之亦何所不至吾以为皆天也非人所能为也往者土木之难于忠肃起而平之忠肃以譖辟宸濠之难王文成起而平之寿言及此李司徒盖非俗人文成以譖废矿税之难东南半壁天下几糜烂于豺虎之吻而先生屹然镇之貽万姓以衽席之安天下德其大功故望其大用反以来多口盖自昔已然又何怪焉夫使之平虏难平藩难平瑄难者天命也不使之辅成圣主一代之治者亦天命也天之生至人也甚难其用之也又甚嗇岂独嗇其用又从而困折之至于无所容者何也天之意若曰斯人也其有功于世如此区区富贵何足酬之而人犹莫之酬也甚矣富贵之不足恃也又若曰斯人也其有功于世如此宜念其功者人尸而祝之乃视之蔑如也甚矣功名之不足恃也又若曰斯人也其有功于世如此非有人焉掩其功夺其富贵安得有一日之间乎甚矣间身之不易得也于是乎休之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使其憬然念从本以来有富贵乎有功名乎回视往日焦劳竖立如浮云之过太虚可哑然一笑然后其意念空精神固一旦当天下大事无论富贵功名即委身弃之无难焉先生自道并以教人然能领者难矣如四时然至冬乃益固之夫然后知天之所以厚君子者张弛异宜不可得而测也今年先生寿七十以家居而神益闲气益壮天之所厚先生者已见特未测其所以用先生者何若吾则以一觞祝先生曰宁先生栖志于未始有物之先寿益进于无疆无宁使世有大艰天乃以艰大投先生也与

○繆仲淳六十序

余年二十五而友于丁子长孺一日长孺谓予曰今海内有奇士繆仲淳者子知之乎余曰未也曰其人孝于亲信于朋友尘芥视利邱山视义苟义所在即水火鸛赴之余叹曰世有斯人乎越三年忽遇于内弟王兴甫所欢相持曰此为仲淳矣当是时兴甫得异疾勺水不下啞诸医望而走一息未绝耳仲淳为去其胷膈中滞如铁石如拳者二兴甫立起肃衣冠陈酒肴拜仲淳余惊曰闻君高义不闻君良于医如是仲淳笑曰吾少也病而习之颇得古人微处语世人世人不解也是日与仲淳酒闲谈说古今事绝不及医仲淳无所不妙解而后益信长孺言知仲淳果天下奇士也又三年余以使事至家得仲儿日抱弄之儿忽得异疾殆矣一日夜半余夫妇泪苏苏相语曰是儿非仲淳不活顾安所旦夕得仲淳坐而旦门者报长孺至余妄念曰得无仲淳偕来乎倒屣出见长孺果偕仲淳来果一药而活是后余妇余长儿余壻余孙递遭危疾皆以仲淳活于是余邑中不能知仲淳能知仲淳医每仲淳过余客武相接也余不厌晋接仲淳不厌聒不知活人之乐安能不厌人以方寸纸授方治之无弗活而一时同志家所活无不如余家者今天子明圣辅政皆出东南士以为千古奇会率献其所学于廷冀吾君于尧舜吾相于皋夔皆

以迂不入后先落职归而东南士与西北异士归田闲甘泉香稻皆有以自乐可以诵诗读书养心缮性无富贵之慕然不能无疾病之苦儿女之忧得仲淳[免于二者余常手额祝曰天生仲淳为吾辈也客曰仲淳一布衣游诸公间宁无灰目乎余曰不然仲淳仁者所至活人耳若能尔则仲淳益高然吾见其闻人之善如听声乐闻人之过如听诅詈闻贵人之名如寒之就水而暑之就火夫超然于权势是非之外人能舍之而人疾痛号天号父母无可柰何号仲淳则立脱之矣是天不能不庇之也然吾尝语仲淳以中庸之理仲淳心洞然如鼓应桴谷应响夫仲淳奇士胡以洞此嗟乎此仲淳所以为奇也仲淳又精形家凡山川隐见向背察之微茫渺忽无失又能诗能大字熟于古今治乱邪正消长之机熟于两兵相临胜败之算吾尝谓仲淳立庙堂为一官之长未能或之先即佐边陲隐然长城也顾不与一第天必有所用之诚得深山大谷二三同心聚书万卷蠹鱼其中相乐以老仲淳必有千秋之业而又不可得天之所以用之者岂仅如吾前所云者而止邪仲淳今年六十吾邑中凡为仲淳所活者皆持觞觞仲淳而谓余曰惟子知仲淳当有以佐觞余曰天地之恒毁人者自毁成人者自成寿人者自寿仲淳寿人多矣欲无寿得乎然仲淳洞大道之要道无寿无不寿今吾冥心而会者千秋一息也开目而视者千秋一息也兹觞也一息乎千秋乎觞仲淳则千秋矣兼文人之致

○双山王先生八十序

昔者圣人恶乡原之乱中行而名曰德之贼至于过门不欲其入室攀龙少读论语孟子窃疑圣人大仁未尝绝物何独绝乡原如是之甚而后纵观千古见士大夫巧于取富贵利达潜消天下正气而阴酿乱萌使人恹然囿其中而不自觉未有不由乡原又观世之君子敦尚名节稍有益于风教卒未有出于圣人所取狂狷二品而污世流俗所最不能相容者卒未有出于狂狷二品于是乃知圣人镜理乱之源定取舍之枢如此然狂狷亦有似是乱真前哲所未发圣人又别白言之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盖荡则踰闲裂防与狷相反忿戾则是己非人与狂相嫉中行之敝也似中行之乡原托中行之说以讥狂狷狂狷之敝也似狂狷之小人托狂狷之说而交相讥似狂者不容真狷似狷者不容真狂于是分朋立党为天下祸滋甚凡天下之乱每劫于似君子而成于真小人似君子者中行狂狷之似真小人者中行狂狷之反也吾于今之世汲汲焉思见真狂狷久乃得之双山王先生先生少为诸生声隆隆黉序中有司且将贡于天子而先生有所不平于时事慨然曰如此尚可仕乎遂弃去屏居不出并戒诸子不得复习时蓺应科举勇矣然令何所为于是先生四十余年不妄出户不妄见客不妄饮人一茗受人一钱迪蹈仁义敦行孝友门庭之内礼让相先有不率教苦身责己必改而后已四方之士见先生者如游黄虞如揖巢许先生即潜修衾影无所表见而一炙其朴容庄服诚心质行令人气销意折有韩彭遇之失其勋班马遇之失其文贾获遇之失其勇仪秦遇之失其辩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攀龙盖尝再请于先生始得一接颜色登其堂领其言论窥见先生大抵独往独来于宇宙之中不屑不洁于君亲之外其嚶然

自得狂也实则行常浮言有所不为狷也实则才足有为是乃所为古之狂古之矜也哉今年先生寿八十攀龙复将求见先生而一时同志钱一本顾宪成等俱诣攀龙曰为我辈觴王先生往时张禹孔光冯道胡广之徒以其媚世之术窃取卿相营营一生无异鸡彘孰与王先生萧然自足于穷巷中而吐气足以塞两间流风足以濯百世邪愿先生长寿以示世人见圣人所取狂狷之士即不用于世犹足以砥柱一世乃如此

○二思毛翁七十序

晋陵有二思毛翁少为世家子能持身谨度奉其二尊人至孝失其父而自志曰怙思失其母而更曰二思事两兄抚两弟情好无间与人交不为脂韦亦绝无城府自奉甚俭敝衣粝饭而客至必盛为具投辖交欢缱绻备至性好读书居恒杜门据案尤好左氏春秋紫阳纲目及蔡氏书传客有论及者语亶亶不休矣少为名诸生廩学宫己为名博士训太平其居官如其为诸生谈说经史外无一切媵阿纤曲调时谐俗之态以是得王官归而翁益自喜下帷读书有三子皆诸生有声今年辛丑翁寿七十以仲秋二十五日为悬弧之辰其女夫马君惟任进翁百岁觴而惟任与余交最深欲以余言为侑余谓造化之于翁良厚矣去其戴冠束带而与之散发舒啸林世人信不及皋偃仰去其车尘马足而与之虚堂安几亲朋晏谈子姓旋绕去其簿书期会而与之左图右史低昂百氏挥霍千秋古人云一室之内有以自娱岂易易哉或谓以翁之才而不竟其用为翁惜夫以翁之熟于古今成败理乱之数以之训其子孙及于闾里塾党宁非翁之用而必以身试为身安于素履心逸于无营神全于机杜世之取于翁者薄而翁之得诸天者厚矣而吾又有进焉翁笃嗜史吾即以史计自有宇宙以来入尚书者千四百十有二年入春秋者二百四十有二入纲目者千三百五十有三凡此三千余年间如飘风流电曾不足以当翁一席抵掌至所为与天地为昭揭日月而行者何物邪吾知翁必旷然有会则由兹以至于于终古一息耳彼夫耄期之年又何足为翁祝哉每读先生寿言所谓心如太虚何幻质之足恋盖见之久矣

○薛守溪六十序

万厯丁未河南薛守溪君寿六十培正吴伯子其东床之选也伯子与余有通家谊请余一言为君觴且言君世业农敦俭朴有古人风余曰君业农吾即以农言寿可乎今夫五谷天生之地成之者也然而耕耨之不以道灌溉之不以时则弗实再种之而不甲坼夫人亦然天生之地养之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故仁则气和戾气不得而干之义则气正邪气不得而伐之是所谓耕耨而灌溉之道也寿道也岂惟寿于其身积之久将寿于其子孙古之人取髦士必于农谓夫农致力勤苦不见异物而迁其大朴有未斲伐者况夫又有善德培壅之子孙必以诗书兴犹之夫谷受气既充再种之而甲坼繁硕也子以是觴君君必欣然有取夫余言

○龚舜麓六十序

天子万厯三十六年岁曰戊申龚子舜麓年周甲子谓高子曰何以觴我高子曰吾

闻人得天地之性以生有善而无恶故人之七情好善而恶恶此性包六合而无外历万古而不摇其寿不可算数计也人人有之而局于形乱于气诱于物迷于欲人人自失之而区区以一呼吸之附于形骸者为寿岂不谬与吾见子之好善恶恶往往不背于正人君子设有学问以养之无饥寒以乱之令此性直而不阨融而不偏虽以子之藐躬将浩然塞乎天地之间而得无算数之寿矣吾试与子持一觞酒仰视大空见白云时去时来俯视人世见万类时荣时瘁此一呼吸之躯亦如斯而已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凡情脱落则圣境现前无疆万寿在此一觞中也敬以为献

○诸延之先生七十序

余兄事延之三十年余矣延之年且七十人生六十始称寿寿必颂其生平懿媿以为祝君子曰是非古也俗之靡也风之谀也余曰亦顾其人何如果有道之士乎是有教焉事可传也子弟可述也世可式也若延之其人也夫人少必有所业壮必有所树老必有所养譬之于稼蓺不以时虽有地力弗滋也耨不以方虽有天时弗培也获不以候虽有人工弗实也人少则业诗书或以嗜好乱之则惰延之于书无所不诵虽至精熟必覆读数百过故其书终身不忘为文章令心手相习如原泉然浩浩乎出之无滞而后已孰不业诗书有如鸟之赴树蠹之赴花酣嗜而无二念若延之者否人壮则树名节或以富贵夺之则堕延之甫成进士纠御史房寰之诋海忠介公者司教中州正师儒之体于直指使者官仪曹纠东征之失算者居里中纠匪人之滥乡饮宾者他事不可胜举孰不一第有能见义如猛兽之必噬见不义如鸷鸟之必击若延之者否人老则颐天和或不胜其欲自徇焉而不恤其后延之体魁肥饮啖绝人念丰于形者嗇于神蚤岁即断欲饮酒必节禁肉食多茹淡故至老聪明不衰神气加王居恒手不释卷晚而好易孳孳编纂几案蒙尘庭坵芜没处之泊如孰不七尺有能奉保生之矩如岱嶽之不移远伤生之物如砒鸩之不御若延之者否夫少而不自励则无业壮而不自立则无品老而不自嗇则无年三者生人所共急而延之其法程也故曰有教焉事可传也世可式也子弟可述也自吾事延之以来见其巨细期会刻晷不移信莫过延之者为人缓急竭蹶从事厚莫过延之者朋友箴规领纳无忤虚莫过延之者世局转徙云雨翻覆谗构百端屹然中砥贞莫过延之者是皆教也古者五帝之养老也宪而不乞言宪者法也法之而已延之其人也与延之其人也与

先生尝有书责延之晚节不终盖在七十之后也生平自好一事败之读寿言使人乐为善读责书使人履薄临深

○清庵俞先生八十序

客有坐而谈清庵俞先生者喟然叹曰士不必能不必遇先生博学能文章为学士领褒而数奇于一第仅得岁荐两为诸生师遂邑邑抱经世之志于山林泉石一隅以老今八十年矣夫举一俞先生而天下之为俞先生者可知也造物者与其才不庸其身何居高攀龙曰不然夫客亦小之乎观俞先生昔者圣明高弟如子路冉求之徒皆欲以

所长用于世至狂点不然春风沂水之趣飘然于事物之表夫子有慨于中吾与之叹其致思远矣夫夫子盖尝使开也仕至其平日所称许则无以加于颜曾闵子是三子者视诸侯大夫之门若将浼焉然而圣人不闻一言以挽其独往之志岂其视三子在漆雕氏之后乎其后由之纓求之敛为瑕于千古而三子者不以其阙经世之用为亏于圣人之学然则自圣人而下天之厚三子至矣夫龙逢比干厉皎皎之忠子胥屈原郁愤愤之志其流至于东汉诸贤欲以市井卅莽之议成一代之事实究也身与国两无裨焉于是冯道胡广之流峩冠大绅高位厚禄借口于委蛇用世之说埽节义而尽灭之故隐沦之士宁蹈东海一邱一壑诵诗读书犹得以追游先王之余化以尽其天年而其法言法行不失为后世之师范夫自圣人而下自非大贤之才而汲汲于经世之功名者皆代大匠斲也今先生即不一第而其质行经学已被服于高虞二邑之士不可谓未尝试之及其退而老于梁溪之上角巾布衣图书琴瑟口不绝吟于唐室诸贤之韵语手不停披于百家自勒之名言出以林泉为家入与圣贤为友今寿且八十聪明倍胜饮噉逾加与先生齿惊谓先生之少于我也不啻倍而少壮者又惊谓先生之强于我也不啻倍盖其风霜瘴疠山川之险既未尝外损其形而人情物态机械之险又未尝内损其神故先生之所得于天者保之独全天之所以厚先生者不至矣哉嗟乎仕宦之足以夺人志败人守也久矣故君子以处为常而遇合无心焉夫其处也无可以为处则颜曾闵子之不为用为志有用即体也荷蕢丈人也者几希今先生之处也善矣又何必于用吾又何必以不用为先生憾于是客起而谢曰愿以闻之先生当欣然为子加一觴遂以为寿

○俞毅夫先生七十序

万历辛亥云闲俞毅夫先生年七十其弟仲济公余之心交也征言为先生觴余曰凡为觴者必有以乐之吾于先生恶乎乐之颂先生之往者乎往者既往先生视如飘风行云焉不屑也祈先生之来者乎来者未来先生视如僦来宕迹焉不屑也为诗歌文辞仙灵奇瑞之说乎诗歌文辞莫有工于先生者仙灵奇瑞先生知为文辞之绚藻而非实不屑也吾恶乎乐诸吾揭先生所真乐者相与乐之可乎夫人心何以不乐邪物入焉而胶则不乐神出焉而鹜则不乐物无入也以其胶焉而谓之入神无出也以其鹜焉而谓之出知其无入不必为扞也知其无出不必为留也荡荡焉平平焉正直焉目如其目耳如其耳心如其心四体如其四体是之谓内宁君臣焉如其君臣父子焉如其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焉如其夫妇兄弟朋友是之谓外宁如是焉之谓天之道去其不如是还其如是之谓人之道天之道无所加于人之毫末也人之道无所损于天之毫末也未尝生不必求佛氏之无生未尝不生不必求老氏之长生知其未尝有所于加有所于损之毫末也而赘毫末焉毫末之累如邱山恶得而乐诸先生瞿然起曰异哉道乃如是乎圣如是凡如是古如是今如是天如是人如是幽如是明如是吾求吾之所谓不乐者而不可得也趣觴觴吾此之谓万年之觴

○静庵华翁七十序

动静者时也圣人以动静不失其时为良不偏言静也濂溪周子独言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此所谓静主静即在定上见以不易者言是故于君为仁于臣为忠于父为慈于子为孝于夫为义于妇为顺于兄为友于弟为敬于友为信不易也是故在貌为恭在言为从在视为明在听为聪在思为睿不易也是故人此为仁宜此为义履此为礼知此为智实此为信不易也圣人任万物之纵横变化不可揣量其一于是而不易如五岳之各居其方四渎之必赴于海莫能挠之是之谓中是之谓正是之谓静故曰易有太极若夫脱落世事超然物表深山茂林只居无耦境静而已澄湛虚明心冥太始无善无恶腾腾兀兀念静而已念静与气静又如何静于境者不可与于物宜而当天下之动静于念者不可与于典礼而善天下之动去主静立极之道远矣静庵华翁以静名其庵是有志于静者也其为人长者言色有度喜怒无溢于人无贵贱老幼敬之如一于事无巨细始终敬之如一藹然穆然即之者心醉意销是能静者也余辱与翁之子润庵君游以是知翁今年翁寿七十郑君商野征余言为翁寿余谓寿之道莫若静圣人曰仁者寿以仁者静也然仁知犹偏言故寿犹以数言之若得所谓不易者与天地无始与天地无终名象所不能求算数所不能及故至静之静静不可得而言至寿之寿寿不可得而言知至静之静而后能静知至寿之寿而后能寿谨以是为翁寿

○浦震宇先生七十序

万厯乙卯浦震宇先生寿七十其高第弟子某等若干人为觴觴先生而征言于某以为侑某曰子知寿乎夫寿者假百年以为万古者也是故七尺者百年之物也一灵者万古之物也一灵者何天地所以生生也无万古之物则无百年之物无百年之物亦无万古之物是故君子慎所以修之不使乖戾之气戕其生生之物夫然后一灵者寿而七尺者亦寿乖戾者生生之反也人率凭其戾气戕其生机非独学习失也盖亦气质使然故质美则性易彻质浊则性难开学习以修治其质而已质美者则不习而默符于道如震宇先生是已先生熙熙怡怡与世委蛇恹恹肫肫与物皆春与先生游者不丝竹而乐不酒醴而醉不谈经论学而归之仁义泽如也盖其气质粹美生生之机流露盈溢即先生不自知其所以然是能不失其万古者以得其百年者不失其百年者以得其万古者故曰假百年以为万古吾歌以为先生觴可乎歌曰乾坤浩荡兮春风融融室家其宜兮一亩之宫一觴兮心如太空再觴兮气如长虹三觴兮浑如鸿蒙先生醉且乐兮无穷

○薛少泉翁七十序

薛翁所居负羣山面太湖其邨多洮李每春时烂如锦幄翁嗜读书家贫教授从之者辄异于常儿人望而知其为薛翁弟子莅诸生甚庄及其与人春风袞袞乡里人皆乐与为羣其季子用章文而有行从余游天子戊午翁年七十矣诸善季子者为翁觴而问言于余余往者知翁尝疾甚几殆其伯子祷请身代至虔翁忽梦神示奇兆竟夺孝子而寿慈父吾尝谓天地间惟生机相摩相荡为不可致思故鸟之伏卵木之接枝或同气而运于各质或异质而聊其一气所谓摩荡之神圣哲所不得而知也夫孝子一念精虔立

祛翁久嬰之苦续其方新之气若吹嘘而输灌者然抑何异也然则用章所以寿翁者易矣夫子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翁和乐且湛父母其顺矣乎此人人所能也故衡门泌水至适也稻粱菜鲑至味也好合和乐于妻子之间至真也今舍其人人所能而求不必得之事甘珍未备谓不足以养亲声色未侈谓不足以娱亲章服未备谓不足以荣亲亲以是期其子子以是歉于亲若有物系于中即有山水之致景物之和家庭之聚乐弗乐也是谓弃真取伪彼其伪者又安有摩荡之神吹嘘灌输于一气之中召吉祥善事哉用章之寿翁寿以真者而已为之歌而觞翁曰山寂寂兮湖水洋洋林密密兮茅屋深藏有士兮秉德孔良衡门兮昼闭琴书兮连床倾筐兮紫芝方熟兮黄粱一饱兮鼓腹缓步兮虚堂鸟嘯兮花放月来兮酒香子孙兮趋庭笑语兮义方一榻兮偃仰心豫兮体康山长兮水远人寿兮无疆

○冯敬山翁暨钱孺人伉俪七十序

人之灵于万物者必有所贵得其贵者匹夫而可建天地一事而可俟千古故曰不朽不朽之谓寿言形寿者溺其旨矣今夫人必有置其身者五伦身所置也不置于彼则置于此欲一日离之不可得人之异于万物者以合五者而成身其贵于万物者以合五者而成道道之所在如矿之成金不可复灭故曰不朽此寿之说也吾邑有冯子文九从吾游久矣盖志古人之道者也其尊人曰敬山翁曰钱孺人皆有过人之行翁既委禽于孺人孺人目忽瞽两家议罢姻事翁曰既已为吾妇而不娶谁为非其妇而娶邪亟止罢姻议无何孺人得良医目复明人以为德感于后翁室有箠孺人视之一体箠生子孺人视之一体翁落拓不事产又不吝兄弟间推让交知间施予家以壁立孺人一切拮据直补而罅室之子三人教之以义环堵之室藜羹糗饭戚容不入于矜慨息不出于口人人充然意得也今年翁与孺人借寿七十翁敕其子曰慎毋以吾年闻里中令里中长者车尘吾席门也文九等谨受命而私于不佞曰时见宾无能以世俗欢欢两尊人而世俗欢亦非两尊人所欢藉手先生一言子妇执浊醪敬共而称之膝间可乎不佞曰然子之尊人有过人之行所谓匹夫而建天地一事而俟千古者也子不见天地之化乎天地之化以贞而固故贞而复元凡冬蓄之旨不易腐败以其贞也其在人一念秉持不逐凡情者是矣故瞽可娶也二女可同也夫妇正而父子兄弟之仪不忒矣道之所贵也吾歌以风世矣乃歌曰衡门兮静而杳盆卉为囿兮盎水为沼朝暾上而融融兮夕月来而皦皦有人兮于于兄弟翁妻子合一室之内有以自娱彼富贵而笑毋乃为此拘拘文九等觞而陈之翁与孺人翁乃轩髯而笑曰有是哉吾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油油于此也一日而称千秋也可

○应峰王翁七十序

应峰翁年始耆诸知交谋所以寿翁者问于攀龙攀龙曰翁夙讲长生之道请言长生夫长生者天地之道也天地之道变易者其不易者也不易者其变易者也古之至人以变易成其不易以不易贞其变易故与天地同其无疆非呼吸吐纳之谓也夫人自少

壮而老身体肤发日迁日谢变易矣而心不易也夫人之心思营为万起万灭变易矣而心不易也何谓性于五德曰仁义礼智信于五事曰恭从明聪睿于五常曰亲义序别信千古而上千古而下不易也吾以万起万灭者注之于是而不二焉是为以变易成其不易久之而熟道义成性向之万起万灭者转而为万变万化之妙是为以不易贞其变易夫人之梦也其游魂能视能听能言能动无质无体与有质有体者不异焉然游魂为变变而不可知者以其昧而不灵至成性而游魂始灵故大人通昼夜而知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天地日月变易而吾不易也故长生者非形躯亦非仙家所凝气之精英是皆属于变易而非不易也应峰翁笃于人伦勤于问学年七十而修不替是将道义成性者也是真能长生也客曰善谨以为翁寿

○鸣阳伯兄六十序

万历戊午伯兄鸣阳年周甲子余及诸弟五人兄之子五人诸弟之犹子十有五人兄之孙四人犹子之子十有二人少长咸集葢高氏之族萃是矣进而扬言曰兄家之冢也宗之尊也吾侪岂惟是一觞一祝修世俗之具哉要以鬯和志媿陈戒示则为吾宗无疆之休其各言吾兄所以寿于是诸弟皆欣然起曰请对其质先君子勤生俭食承先裕后吾子孙世世法则也惟兄守之是其神守而不佚矣寿之道也家之则也余曰然未也曰吾闻积针缕者成帷幕合升斗者盈仓箱言乎百得之得于一约也惟兄约于口未尝侈其奉约于体未尝侈其服约于婚嫁未尝侈其用约于燕游未尝侈其具是其神约而不骛矣寿之道也家之则也余曰然未也曰吾闻蚁穴之细可溃河防蠹啄之微可仆柱梁言乎百失之失于不慎也惟兄慎于出入其户阒如也慎于臧获其人钦如也慎于交与户屣泊如也慎于放利什一戈如也是其神慎而不漏矣寿之道也家之则也余曰然未也曰吾闻危封不不如安眠床忧食羊不如乐饮汤言乎自适者之不存于富贵也惟兄一丸之庭不虚四时之卉也一叶之艇不虚四时之兴也一味之旨不虚盍簪之乐也一夕之饮不虚啸歌之致也是其神适而不枯矣寿之道也家之则也余曰然葢有其本以吾见兄仁心为质虑以下人浑乎元气之醇穆乎太古之璞鞭笞几废于家声色不征于邑所谓耕之耨之治其方寸之田者乎是将寿其身寿其子孙以寿吾宗于无穷也夫天下之生久矣即吾祖宗递传至先君子一人耳未百年已四十有二人由此而之岂可量也士之贫者十而八九即素封之家迨其子孙万析而千千析而百百析而十岌岌乎不支矣子孙复以骄心侈念乘之宁知所税乎故兄之则户可守也守兄之则人可自乐也乔木之门百世不易姓可矣是曰无疆之寿诸弟皆曰甚哉兄之善言寿也不可无以示来者乃系之诗曰九龙之山下有二泉其出一掬其流涓涓放于五湖浸日黏天人亦有言百福之渊匪由于他由于寸田惟此寸田禾黍芊芊是穰是蓂必逢其年太和之世昼作夜眠衡门之中一琴一编人亦易足何为物牵生之以勤用之不愆守而不失可以得全有如不人视彼原泉涓涓之流终古永传于是胥诣兄歌而进百年之觞

○凤池马公七十序 【代撰】

民生于三自古志之矣今世号为人师者少而授句读已则为偶句尔已则口训经义握管雌黄其所为课蓺尔岂其遂与君我生我者等邪孔氏之门无论三千人即七十子不彬彬道蓺哉乃夫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盖俨然子之矣自回以外无闻焉则其义何居夫师弟子之间果其如父子相视也则遂与君亲等谁曰不然然而先王设为五品之教朋友之交列焉而不及师其义又何居噫圣人若已悬见万世之后其所号为师如世俗所称者比比而其相视为父子者百千不一二焉感慨极矣故由前则等之为三由后又不列之于五也而孰知百千不一二者独得之于凤池公方余三儿之幼失其母也长者仲者方髻少者在抱盖葢葢焉莫之依而后先受业于公此师而父乃师而母也故奇公为字句之骈偶之以迄于伊唔为博士家言靡匪公口吻授也饮啖时之寒燠时之劳逸时之迄于纤悉端委靡匪公之深念而周体也六替而入塾俄而成童俄而弱冠而成室靡旦夕不与公周旋也余葢时戚焉念三孺子为无母也者孰顾孰复之则寻自慰曰马师在无恙也即三孺子一切所需则皆曰以告马师无恙也屈指葢于今四十余年师之所以视弟弟之所以视师如一日也而公寿且七十不佞无似谬与公齿齐三儿益喜不胜緘来白下告曰三子视马师犹父也而寿亦与吾父等非吾父莫能寿马师余怆然寄语曰而翁之有斯年亦马师力也当而失恃时余外掣于宦内掣于而等非马师使余无而等忧且立槁则余何以寿马师抑余有悟于生之理矣大块之间一气氛氲而摩荡万分之为人身气长存则长生而无所以滑之耗之摇之则长存故惟淳庞敦重之士能之马师非其人也邪而之少也非马师莫安马师之寿也非而等莫安其务所以安马师者庶无愧先王民生于三之义哉

○马母林孺人六十序

葢孺人有子曰惟任与不佞等托肺腑交万厯辛卯孺人寿始周其甲于是王生等若干人谋所以寿孺人不佞扬于众曰今夫世俗所以为人寿者必期其年非所为耄耄期颐与彭聃齐算乎则皆曰然为人才寿其父母者必期其子非所谓组圭轩冕帔珈锦绮乎则皆曰然为人子而寿其亲为人亲而寿于其子者必鸣其事之盛非所谓鞞臂曲膝馈浆醕爵乎则皆曰然曰夫然则其事之不可必者悬之造化不因吾言而得不因吾不言而失事之可必者又不出家庭子职之常而可以无言请言其至者余闻惟任生十有四年而失其先大夫竹崖公也当是时孺人以庶母临其诸嫡子而惟任以幼弟事其诸长兄使孺人诸所不平于中辄以亢心愤气行之未有不以刚败者也孺人所举二子其少者方呱呱在抱使孺人恋恋形影之情以响濡为爱勤瘁为不忍使二子幼无所教长无所习不如今日诸君子所以称说惟任兄弟者是又以柔败也而孺人皆不然孺人所谓融刚柔之德而时出之者乎今惟任学既成将用于世余亦遂以其说进今夫高明之士可与入道然往往很愎自用狎侮不恭薄经常而崇异端之说驾意气而纵血气之私是皆以刚败者也而沈潜之士则又随物变化与俗转移是非鬪之于内物交引之于外依违两可牵役万端尺寸不能自决是皆以柔败者也惟任反其道以柔心逊志精探

仁义道德之奥以刚肠强力战胜纷华靡丽之交卓然朗然渊然澄然使天下闻且见者皆曰是马大夫之孤也是严父所不能得诸其子而孺人得于大夫背弃之后者也则孺人之声施不朽而为寿不既无疆哉若夫世荣者惟任所能自致而彭聃之算固天所以报孺人不藉言矣众曰至矣言乎为孺人寿莫善为惟任寿孺人莫善于是乎书之

○顾母华孺人六十序

人生受气有厚薄得数有修短罔不在厥初愚者不察其原谓欲去可留既去复有轮转于是佛氏乘而入之天下半入于中而生民之财用十五耗之于此惑弗可解也已友人顾嗣得之母华孺人亦雅好佛于是孺人生六十年矣精神安强不衰说者或归佛力焉高攀龙闻而解之曰岂其然岂其然夫孺人非溺于佛者也佛亦乌乎能寿客曰何哉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于是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得全为存失全为亡佛一切乘绝之是其形色存而天性亡矣至其徒之最愚者并其形亦戕之或自焚以为化或饲虎以为慈或投崖以为舍身种种俚鄙以陷愚俗是率天下为殍子者佛也佛乌乎寿今夫孺人之归曾泉君及奉君之二尊人也乡闾之人皆能言之克称妇矣其教嗣得诸昆季也彬彬乎可征见克称母矣凡人伦之大孺人无愧焉而佛能之乎夫佛绝人伦遗世事者也孺人即发种种乎家内外一切持之井井时其羸绌剂其宽严有谓曾泉君嗃嗃治之不足孺人不声色而帖然佛能之乎吾故曰孺人非溺于佛者也曰何以称孺人好佛也曰孺人好善非好佛真好善不好佛若好佛非好善世俗见佛以慈悲为教率称善者曰佛孺人勤行善故遂蒙好佛之名而弗察也然则孺人之善得之于性而非得之于佛善者天之所寿则孺人之寿得之于天而何佛之云诚以是说也从容陈之孺人将迺然得其本心而又安知有所谓佛哉于时嗣得若诸友皆当于心曰善子之言孺人也请以为寿

○秦母顾孺人七十序

余与伯兄云翔交于秦文成兄弟闲则尝闻其尊人少山公治家纤啬勤苦历艰难而不挫其业每亟称之以为吾邑当三吴孔道居声誉之区其民习见侈靡往往佹成佹毁无云初之积秦又望族始未尝不完璞纯素而后渐雕斲也是宜表其纤啬勤苦者训即矫之小过不害少山公有五子其非出于元妃而出于顾孺人者曰文成文裕文成为名诸生文裕以贵郎再迁佐江右藩臬两君学专其业仕能其官是为子克家而滋大少山公绪矣今年孺人寿七十凡为两君之友皆谋所以寿孺人而谓余宜一言余曰寿以观养也不养无为贵寿也养有二其上曰志养君子之所贵也然天下尽尹彦明之母也而可其不然者伐檀河干之叹士人不免焉况妇人乎次曰禄养世俗之所贵也然有母尸饔无论不堪其为子至夙夜无寐母之甸又不啻什百于其子也故庐江之檄子有其母矣君子犹以为末绵上之歌母有其子矣君子犹以为怨今文成君尚在潜阳云蒸霞变交睫不可知然而孺人得有其子怡然五亩之宫文裕君又将徼天子之宠于其母两君如左右手有出者可与安河清之乐有居者可与分将母之忧孺人何以得是曰在鹄

巢之诗夫鹊巢言夫人之德也昔则有巢而鸠居之国君有家而夫人则居之其居之也德足以宜之也少山公之貽其子也以纤啬勤苦孺人宜少山公故能居少山公两君之承其考也亦以纤啬勤苦孺人宜两君故能居两君观少山翁而孺人可知观两君而孺人可知妇德不见外吾见之于其所居于是酌彼大斗使文成进之孺人

○虑得集序

虑得集者华贞固先生所以训其子孙者也先生逊其智居其愚若曰是千虑之一得云尔吾绎其旨渊乎渊乎昔者圣人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故饮酒而旨之惕然曰后世必有亡于酒者见色而悦之惕然曰后世必有亡于色者谓其可欲也凡人之所以欲未有不足以杀其身而亡其家国圣人虑之于远故得之于近虑危而得安虑乱而得治虑亡而得存推此类也一举口而虑无兴戎矣一举足而虑无冥行矣一举念而虑无非几矣夫人之率然而动皆欲也惕然而虑皆理也欲动而虑止则得失之分而安危存亡治乱之几也是故先生之训其子孙者总而示之曰礼义提其要曰虑虑以明诸心礼义以守诸躬自乡党自好而上至为贤为圣率由之先生当皇明始兴复归于锡迄今二百五十年子孙绳绳不替甲于他族水之放海者发源必远木之干霄者植根必深读兹集者观其淳庞敦朴之意可以知其源与根矣得此而弗失虽与天地无终极而存可也其八世孙继祥重刻兹集广布族人是能虑者也是能得而弗失者也

○默石翁札记序

岁己酉潜江朱翁默石来东林越七年乙卯再至其于学益孜孜焉曰吾老矣吾求所为吾之归宿者印之四方庶不谬乎予闻而竦然曰嗟世之人懵懵而生懵懵而死已尔孰有知其归宿者易有之曰原始反终夫其所为始者是其终也夫其所为终者是其始也原则知始我之姓生有何物乎反则知终一念反观何物为我乎故原始反终者大明终始之要也夫然后知人心之日增日益者皆逐流而忘其原日驰日骛者皆一往而不知反如旅人毕世栖栖而莫知底止也悲夫翁曰吾比者怵然见是焉吾由此而之庶不谬于所归乎于是出其所为笔记若干首示予曰吾又多乎哉今而往吾默如石矣予曰翁知默乎言亦默也使夫世之懵懵者由翁之言知翁之默而人得所归也又岂多乎哉

○嵩台集后序

嵩台王公佐令吾锡既二载庚寅一摄行令事于是讼者无不烛之情盗者无不暴之安得此丞为令天下皆此丞天下治矣隐公又以其问练兵壮饩者无不称之事置义冢死者无不藏之骨冰心湛于方掬之间苞苴却于百里之外一时台使者以下不曰公丞也而如其所以视令其民不曰公丞也而如其所以严令一日公出其所为律判若干条示余余既竟读作而起曰嗟乎是律之意也夫律未尝一日不在矣然而上欲民之出于律也而下所以入之者愈不胜其多上欲民之入于律也而下所以出之者愈不胜其巧何居知律而不知所以律也今公之于民必有快然而无所怍之心故民之于公必有

肃然而不敢犯之心此肃然而不敢犯之心岂得之尺椀间哉所从来微矣以余观于公气盛而镇才辨而捷佻令公聩而自雄曰一丞何当我哉则未有不弛然自废者又不然而曰即文无害乎世孰能知之亦未有不弛然自废者吾不知人之视公何如矣故曰士之才苟出于诚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夫律也律己而律人者也成人有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宰而遂衰之成人曰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呜呼此所以为律者也王公得其深哉

○事物别名序

吾邑有复初卢子嗜读书喜为编汇汇必成书为韵家字家书手自楷录摛抉订讎于毫毛同异之间一日梓其所集事物别名示不佞不佞谓之曰子之于书可谓勤矣亦尝游于物之初乎夫天吾安知其为天地吾安知其为地人与禽兽草木吾安知其为人与禽兽草木其初何名之有名宾也天下之生久矣文烦而名日增宾纷而主益乱子又从而别名之是犹以手指日而又指其指以为日也不既多乎虽然天地之道一而一不得不两不四不八八不得不引伸而万不万则一者息吾不能使物之不万而又乌乎恶其名吾闻之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子知夫名之名吾欲使子观无名之主昔者圣人之作易也系干曰元亨利贞元亨利贞天之名也夫子翼之曰仁义礼智是又其别名也不宁独易六蓍皆是物圣人别名之使人思也子知夫无名者而名者皆别矣独是编为别名乎哉卢子恍然曰吾过矣吾过矣善吾子之发吾覆也请书之以示别名之微意

高子遗书卷九下 【终】

邑后学侯家凤校字

●高子遗书卷卷十上

碑

传

记

◆碑

泰伯庙碑

○泰伯庙碑

吾邑之鸿山古所称皇山皇山有泰伯墓南徐记及圣贤冢墓记同其为泰伯墓审矣盖梅里平墟为泰伯端委之地皇山为归藏之地两地并重今梅里庙貌肃穆而皇山草木榛芜邑之人往来于此者不知其为山其为墓指点疑似樵苏畜牧且狎游而秽践焉于大圣人墓宜然乎万厯之季绅衿始谋立碑而表之旁为屋以居道者禁樵牧而憩往来之伏谒既立石欲余记其事于碑阴余惟兹土古所称荆蛮声教不通于上国泰伯至止而东南之文明始辟今且擅宇内之英华而上国莫及焉则是至德之圣让天下而逃不之于名山大川不之于长林浚谷而之于荆其之于荆也不之于三江五湖不之于

幽岩绝壁而之于吾锡之泱莽平墟岂其无故邪况乎临于平墟墓于兹山相去不数里而遥若其有择于兹者又岂其无故邪锡之士可思矣之于荆而东南之文明甲天下之于锡而锡之文明不当甲东南乎锡之士可思矣夫文明者非文词绩藻之工已也记尧者曰文明记舜者曰文明则文明可思也尧之文明曰亲九族舜之文明曰徽五典至德之圣以天下让者在父子兄弟之间则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圣人以父子兄弟之间让天下而不顾世之人乃不免箪食豆羹争于父子兄弟之间而不耻若是者尚可称锡之士而过梅里之墟皇山之野乎人人思而耻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锡之文明甲天下矣

◆传

薛文清公传

罗文庄公传

陶庵先生传

韩氏七世祖传

济鹤赵先生小传

薛孝子传

汪节孝传

堵方伯传赞

文学华二庵传赞

封京卫武学教授云阳施公传赞

卞氏二隐君传赞

○薛文清公传

本朝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幼有异质因观性理大全叹曰此孔孟正脉也其书不下数百万言悉手录之至忘寝食学务力行尝曰圣贤千言万语皆说人身心上事诚能因其言反求之身心摆脱私累则身心皆天理矣登永乐辛丑进士宣德初为御史时杨文贞公在阁求一识面不可得正统初提学山东首明理学以淑人士人称为薛夫子时王振用事问三杨吾乡谁可为大臣者皆荐先生召为大理右少卿三杨欲先生一见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门邪振闻憾先生会有狱夫病死其妾欲嫁私人王山史狱坐妻死先生辩其冤是大理职所在道所在都御史王文怒潜于振振嗾言官劾先生故出人罪论死先生怡然曰辩冤获咎死何愧焉狱中日手周易诵读不辍将刑神色自若会王振一老仆哭于厨下振怪问之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耳振问何以知之曰乡人也备述其贤振为之动忽有诏赦之通政李锡叹曰真铁汉也居家六年闭户不出造诣益深用侍郎江渊荐起大理寺丞时苏淞饥民贷粟富民不得遂火其屋窜匿海中朝廷遣王文往案文坐以谋叛连五百余家先生抗章力辩获免文谓人曰此老崛强犹昔升南京大理卿太监金英奉使南京诸公卿共饯江上先生独不往

英北归言于人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天顺改元擢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内阁一日召入便殿上服小帽短衣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见所陈皆正心诚意语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会欲遣使征狮西番先生持不可不得又见石亨等窃弄朝柄叹曰君子见几而作岂俟终日乎遂引疾归至直沽道遇风雨舟不前糒粮俱匮日中犹未食从者皆愠先生欢然吟咏居家八年卒卒之日作诗曰士床芋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已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

○罗文庄公传

本朝罗文庄公名钦顺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宏治癸丑进士及第自幼不识禅学在京师遇一老僧访求心要遂为之构思彻夜不寐一日揽衣将起恍然有悟流汗通体证之禅书如合符节自以为至奇至妙天下之理无以加于上矣后取五经四书濂洛关闽诸书读而玩之渐复有疑久之乃喟然叹曰昔两程子张子朱子早岁皆尝学禅皆究其底蕴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其非吾今乃知前所见者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也遂研磨体认于道心人心理气性命神化阴阳皆极其旨奥正德戊辰以忤逆瑾落职为民瑾诛还职历官吏部左侍郎嘉靖元年以父年踰八十乞归养寻以父忧服阕起礼部尚书改吏部尚书力辞不就先生追悔年几四十始志于道虽粗见大意自谓可不负此生而官守拘牵加以善病工夫不专及是力辞冢宰之命杜门谢客足迹不涉城市潜心二十余年乃曰道在是矣着有困知记尝曰自昔有志于道学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时以道学名者则泰然自处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学焉而竟弃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贤所弃以自珍又从而议其后不亦可叹邪先生精思实践笃志不迁毅然以卫道为己任圣贤诸书未尝一日去手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家居惟以著书明道为事本分之外一无所预家人子弟守其家法钦钦一步不敢肆每训诸子曰势位非一家物须要看得破仲子谒选未尝通书故旧濒行酌卮酒训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义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图南方以便音问乞先生一达相知先生曰数字本不惜但惜乎信命欠确耳竟不之与林希元曰先生自发身词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无得致疵辞吏部一节真是凤翔千仞故学者服其行而信其言焉

○陶庵先生传

陶庵先生者归子季思也苏之昆山人名子慕字季思其父故太仆震川先生讳有光归子儿时即有至趣尝挂酒衣带间见一卉一石佳者辄引酒自当自余童孺所弄一切睨视无所屑及长苦心为文词有境必诣其奥有致必极其微醴味沈情而出之以轻声远度飘飘乎如被濯于醴泉甘露而荡以清风被以鲜霞者辛卯举南畿乙未从京邸交于嘉善吴子志远过锡山交于高子攀龙三人相得欢甚时高子筑室于蠡湖之上曰水居吴子筑室于祥荡之上曰荻秋归子既三对公交车不第又两丧妇得羸疾筑室于昆之西邨曰陶庵三子者递相过从几席湖山衣被风月饮食图史见者以三人相对一

室终日默然自怡而不知其所事也然归子病相寻不已遂屏迹陶庵陶庵者缚茅为屋插槿为墙屋后树梅庭蓺菊杞室中琴一张书数百卷一炉一药囊一饼粟他无长物归子鼓琴读书晏坐默识穷天地之无垠察品物之有自陶然不知身之病也时复行只溪畔览物从容作小诗自娱客至煮蔬沽醕而已其陶庵仪载集中归子自居陶庵不与衣冠之会不诣府县不受当路问馈不为宗党争讼伸白不为子侄应试干请虽甚贫养其子之孤者养其弟妇之寡者虽甚病于人伦事未尝偷惰少孤事诸兄友爱特至平居无疾言遽色农夫牧豎相与依依如侪伍周念童仆如子弟共病愈久其学愈进读礼记足见其行己之槩矣客有至陶庵者登其堂未见其人不知尘念之从何去也见其人未闻其语不知和气之从何来也饮食焉笑语焉退而慨然以叹油然以思人人觉其形秽不知心腹肾肠之胥易矣此所以为陶庵也或问高子曰归子何以愿学陶也高子曰嗟乎使归子而得志所谓断断休休者其人与而以病废所自履足者东篱南山之味而已此诚天下高士也而使归子以高士名则世不幸也昆山令王公时熙尝造归子屏驺从载酒肴而往归子欣然纳之清言弥日时以为白衣之致及卒学者称为陶庵先生而以传属高子高子谓吴子曰惟子则能传归子矣吴子曰子第传之凡人之美人惧溢归子不惧溢天下之美备是矣高子曰予惧予之得其郭郭而遗其神理也吴子曰不然归子如冰壶内外莹彻其郭郭者其神理也高子曰善夫吴子之传归子也归子有一子名奉世归子遗言敕奉世曰人能亲近贤者虽有下才不至堕落吾无以貽汝貽以此言归子得年四十有四其卒以丙午十二月二十日

○韩氏七世祖传

余穷居东林有韩参夫者俨然就余论学焉问其人曰燕人问其名曰位问其来挈家而来也问其何以来曰以学燕人无论学者吾慕南方所在讲坛学会饮食衣被于学也心乐而慕焉曰吾生也有涯吾学也无涯以有涯穷无涯吾其晚矣敢惮劳乎敢以年岁计乎愿家于南学于南庶有几于道也余心异之假馆于东林之旁舍居焉参夫与其内子行古之道内外肃睦祭祀斋虔昼则杜门读书以闲则弹琴歌诗从容乎乐也盖参夫以德行冠其乡人吾乡汤质斋侍御督燕学政特以德行补弟子员异数也其学一以考亭为宗尝曰儒者之学在读书循理孔门博约惟朱子学得其宗可万世无弊余益心异之奉为畏友居年余授经白下而去去之日谒余而请曰吾韩族微居真定藁城之野先世之可得而知者自七世祖始讳俊娶卢氏六世祖讳世权娶路氏继娶张氏家世农桑其行事亦不可得而知生子名宗儒此则韩氏之谱矣无可谱者以子之一言谱自兹而往位能谱之令吾子孙传之永永也余曰是其为韩氏有名之祖也子亦知无名之祖乎夫自七世等而上之究至于无穷必有所从始者所从始者则气化所生也繇气化所生者而上则天地也是之谓干父坤母不可得而姓不可得而名者也虽然无其名也不可谓无其传所传者吾今日一呼吸之息是也此一呼吸之息从天地始交来亿万世无异也此一息在亿万世无名之祖在言乎远则不御言乎迩则静而正循是可以知命可

以知性可以知学子之所谓以有涯学无涯者其在斯乎岂谓谱子之七世以谱子之万世可矣

○倅鹤赵先生小传

先生磊落英迈卓然物表了无葢藏浑无涯际临事直心自遂矢志报国尝见其于铨曹孜孜矻矻系念海内贤人君子推轂迁除葢无虚日机要所关身不得为必倡率同志为之激以名节无不感奋以功郎司癸巳内计所访必择其所闻必考访问之细其自先生有姻亲为公论不容客谓先生何处以之先生频顛曰此官在长安暂耳此身在乡井常也异日作何面目相向客曰君爱其亲谁不爱其亲者先生即谢曰然受言之勇此国事也于是先生黜其姻而冢宰一人在吏部者黜首揆一弟在太常者黜当路私人无一得免国论大快谓二百年计典绝调而政府恚甚寻谋逐先生先生归筑一室郊垧拥书闭户非其人不与见也性善饮酒为小词多寓忧世之怀酒酣令人歌而和之慷慨徘徊不能自己先生敏慧天植见人望形而别其臧否闻言而悉其底里积数十年后无不验者观人之捷题覆章奏破小人阴私洞彻其肺腑故当世疾之如仇今年六十健壮如少年而先生则素闲养生之道能以呼吸使其气辘辘周身如环尝曰服食之法不如木木不如禽禽不如兽兽不如人人不如己人者乳之类已谓摄养也

○薛孝子传

孝子名教民字以孝其父少泉君孝子八岁而失母荣氏幼奉少泉君及继母杨已夔夔异凡儿年十八弃举子业而农即尽瘁耕耨已又丧其妇朱即尽瘁井臼子妇之职孝子身兼之其父母既藉孝子养其季弟俊民又藉孝子读自少泉君所得里塾束脯外家内外纤悉出孝子十指力矣而孝子居恒念少泉君且老尝指天问俊民曰此茫茫者有主否俊民曰有帝则又曰吾侪匹夫叩之应否俊民曰诚则动矣即沾沾喜曰有是哉天固可叩也因不读书一闻即笃信于是绝荤酒每朔望必叩天乌乌然有以祷而不闻其语四五年以为常岁庚戌少泉君病症而殆孝子曰吾有一子足嗣世两弟足养亲吾身可代父死于是率朝夕虔祷而后乃知其前所祷亲也而少泉君病益殆孝子仰天呼曰天乎帝而不灵乎而祷益虔居数日而少泉君果有起色一夕梦神人元冠缙衣语少泉君曰父生于子子死于父少泉君不解所谓俊民辈闻而奇之少泉君病益愈健啖而家如洗无以供字子则蚤夜为贾易戴星而出披霜而行苦雨寒风未尝少息每日不再食即一钱必节啬以饷少泉君无何力竭而病而呕血死矣孝子死而少泉君霍然起日号哭而弗病也高攀龙曰匹夫积诚心数年造化始凭而旋焉岂一朝夕之故哉不知天者谓物有成数非人所能为则是圆顶方踵者曾不异犬豕牛羊之属然知感应之说而易言之非也心不易尽斯天不易移人尽即天岂以此叩彼有应不应哉嗟乎孝子可谓善用其身矣世之人有其身率罔然自豢而死悲夫

○汪节孝传 【有赞】

汪节字者浙之乌程里人匡霞妻也年十六归匡十七霞死节孝所志在一死矣顾

有寡姑在未忍相与守夫之薄田朝夕也无何匡族之恶少夺其田鬻之节孝之父讼之官官追给焉然恶少所鬻价尽计无复之节孝乃谓姑曰与其保田也宁保身避恶人以保身也佯受断而不责券于是家壁立父怜而归之并归姑节孝尽瘁十指以佐养也凡十九年而姑疾节孝割股和药姑竟不起节孝此节此孝直是知道葬之丧之三年服除服除之夕悬夫像设祭哭尽哀遂不食死呜呼节孝所志在一死而已矣必如是乃善其死

赞曰或偷而生或殉而死以死视生死则可矣于死之中又求其是如是而死死则尽矣以智自保以孝自毁毕三年丧恹然而止协于人心安于天理三十九年百千万祀

○堵方伯传赞

吾少于文社中诸名士毕集各言志有志一第无余愿者有志一第必自树立者有志宦成归筑精舍名园为娱乐者最下曰人生驹隙名成则声色丛中一畅云尔后多如其言而易足者不第最下者未第败矣此言不学言变化气质则不可量人少则器局已定如所含之蕊则所吐之花所实之果皆具吾于许静余先生坐中窥太冲堵公竟公之身则坐中所窥也人始未尝不兢兢自好涉世久年高官尊则多丧其守公不然所以可贵堵公盖中人任质者人贵知学知学则能变化如公者盖天成之然公七年南曹公余独坐浏览今古目不停披手不停钞其学岂可量哉

○文学华二庵传赞

圣人恶乡原解者曰原谨厚也夫人谨于言行厚于伦物虽甚成德无以加焉然则处乡之道莫若原何居以乡原称是不然乡原者务悦人而伪为谨务悦人而伪为厚乡人鄙人也羣而称之曰原实非原也圣人恶其似是而乱真及赞易以慎之至者当大过初六以厚之至者当谦九三盖谨厚并称云若二庵公者乃所谓真谨真厚是圣人之所以谓德而恶乡原乱之者也乡人误认为原耳恶似即恶其似原

○封京卫武学教授云阳施公传赞

高子曰人谓云阳公际父子间甚难不知其父子际公更难名家子一不类上颡其父下颡其子非渺小也人又谓家世累善故发其子孙于科目不知其家世累善故不生不善人生不善人则科目者乃不善人籍而败其家世祸酷于不生科目也吾于公而益信施之世善

科目而为善福将益滋人须识科目所以可贵处

○卞氏二隐君传赞

高子曰岂不以时乎当国初醇浓之气在宇宙间岩壑之士皆务修姱节乐栖退吾于卞氏三世而得隐君子二诸覩记所不及可胜道哉嗟乎有不可晦之心则有不可朽之人如梦卞着介石子当年三韭麾妖冶于暮夜彼岂其欲人知而然使其欲人知而然人弗知矣何者饰于此败于彼不出于诚心所乐也故好名者名不归焉二隐君以诗翰重二隐君诗翰以品重人徒慕富贵富贵人有几及二隐君者邪

◆记

武林游记

三时记

水居记

可楼记

邹忠公惠山祠堂记

汾阳县三贤祠记

王侯祠两庑记

常熟县重建仪门记

兴让堂记

承贤桥记

龙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记

并封记事

毘陵欧阳守纪略

○武林游记

庚寅八月余以事游嘉湖间而武林在杖屨中矣幼时闻长者谈其湖山之胜至此遂拟游焉以朔日行同行者杨君益卿俞君汝定也先是约同年华德元与偕谒座师沈晴峯德元行后维舟苏之阊门俟之德元至联舟行五日抵平湖是时天久旱农困已极晚而小雨秋飒然六日谒晴峯公公言其郡守黄仰斋令人向往当时已不容今安得有此郡守黄公为守者二而谪者二矣今复守嘉自奉惟蔬腐日早起坐堂皇门无守者即穷乡下邑妇女竖穉皆得自达胥隶无敢呵沮监司两院檄至即纤悉事不可意辄封之还监司使者严惮公不啻如其属士大夫登公堂亦凜凜无敢为居间者余为跂仰久之七日已拟回棹而适闻平湖去海仅数里而遥盖余未尝观海德元亦然遂偕往且欲观昼潮舟抵乍浦不暇呼舁人疾趋而前过乍浦堡至海滨可三里未见海数百武已闻涛声若风撼万树须臾苍茫接天绀赤无际历历远山在天水缥缈之间疑为浮云徐观之皆山也潮至亦无他奇但渐盈坎而来初海塘去海可半里潮至则直逼塘观益旷洪涛撼足矣徘徊良久心目旷然晚复抵平湖别德元余竟至嘉兴在烟雨楼前临沛下复有石台颜曰钓鳌矶观湖更旷湖中足菱芡右环居民星列左环绿树参差亦见小致九日次崇德天复雨杞人之忧稍解十日次塘栖雨更甚作诗志喜十一抵杭饭毕冒雨至昭庆寺止焉得一僧号惠谷者吾邑人也颇慧余急欲颜色西湖日将晡雨小止急索履至湖滨徐步苏堤堤为中贵孙隆新葺旧堤所植惟桃柳孙复杂植诸卉甚整堤界于内外湖中两湖之胜俱掇之矣是时雨丝阴蒙水烟笼树远山层叠浓淡相间内湖荷香袭人游人歌吹与点点渔舟错落左右瞻眺恍然自失旦日买舟游外湖自寺前解维放于中流表里青山参差绿树朱碧楼台掩映秋水所到可入图画午漏抵净慈殿宇殊宏

敞雨复作丝卒卒而返至龙王庙即三贤祠也唐白香山宋苏学士林处士主在焉堂颜曰会景又曰漾碧轩前筑露台三面绕山台下植荷水烟山翠在楹阑之间已至湖心亭四面可凭眺少憩至望湖亭繇亭而前即中贵所筑新堤矣乃舍舟徐步堤上暝而抵寺旦日游内湖解维即至大佛寺已至放鹤亭林处士墓也低回墓侧思不得如处士长主湖山诵诗读书俯仰出入于烟云水月之间一为怅望左上为四贤祠前三贤复益唐李邕侯泌也盖杭地近海民久苦江水卤恶至泌始开六井凿阴窞引湖水灌溉民得其利然湖泉葑蔓易壅六井湮塞随之后李能修其业者白后白能修其业者苏杭人尸祝三公有以矣夫三公文章政事无论也而处士以清风高节雁行俎豆士乃猥云穷达哉已至武穆祠墓肃衣冠拜谒至瞻遗像绕墓三帀南枝萧萧秋风飒然便欲泣下汝定持巨石击桧贼头声砉然稍为吐懣归舟复泊漾碧轩临台小坐游人纵横歌声笑语顿失秋山萧瑟已而明月满湖矣复次望湖亭平波印月远树笼烟野色苍茫渔铎隐没心境一佳汝定益卿清兴遄飞鼓余仍勿舟而命趾堤间花影交错至景物尤佳处辄跌坐玩视命酒三四行而归旦日为十四矣湖境已涉遂屈指南北山早起诣玉泉泉池可亩许隐隐见泉从石隙中迸出因咏乐天诗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浄两无尘心赏之元时旧畜五色文鱼为游人奇覩客秋一夕为盗所尽傍泉远近千亩转灌悉仰给泉云已至傅家庄小有泉竹之致已至集庆饭毕取道三竺孤峯插天竹木参云过岭至呼猿洞晋僧慧理尝畜白猿六朝僧智一亦畜猿于山每临涧长啸则诸猿皆集故以名洞洞止一石龕益卿曰积阴之中惧有毒焉余不敢入苍头以火炮投入其声通山后乃知洞深不测也已至灵隐殿毁而新剎唐人盖多诗咏宋之问有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今寺前据山不识所谓山麓有亭即冷泉也泉从石中泠泠而去奇石累累皆如刻珪削玉森立其前缓步至飞来峯飞来又名灵鹫晋咸和西僧慧理来登斯山叹曰此中天竺国灵鹫山之上岭不知何以飞来故峯有二名峯高不踰数十寻而怪石壁削若骇豹蹲狮衡从偃仰益玩益奇异木突生巨石中根出石隙遂合为一其下三洞委蛇相属岩扃窈窕屈曲通明悬泉淅淅乳溜垂垂或圆泽似盖或绚彩如霞不可名状盘旋稍惫就洞中小憩此时前后应接不能默识跃起复绕之二帀上下藤蔓入左出右柔身入石穴然烛究洞底有径必穷乃自快然犹不忍憩尔冷泉复徘徊涧底临流枕石偃仰少选率尔成诗寄志起来明月已在峯巅松萝弄影矣归寺坐月文昌殿前念明日南山诸胜欲稍畜精力遂各就枕早起至龙井泉泉味澄冽中有蓝鱼盈尺出没旁穴寺僧言其寺有十景因导余一一识之辟尘炉乃宋时一石炉莹润如玉惟一足微损神运石高可六尺许奇怪兀突有木香穿绕窞中正统间中贵李德因旱令力士淘龙井中得之上刻神运字旁多款识然漶漫不可读矣一片云石高丈许玲珑若镂刻在凤皇岭又上则狮子峯一石俨然肖之余所称浣花池插剑泉浴麟池仙人洞过溪亭皆湮没无足称僧复延至其精舍曲折幽藏图画满壁依山开窗巧石纵横没泉烹龙井茶饮之已至烟霞洞石脂凝五色如霞可三四十步扩然开朗后渐窄深入不可测闻杭人以雄黄涂身持火

入取白泥作饼粉进数里未竟其底也洞右百武有石峯下垂曰象鼻石刻肖已至水乐洞水从洞中流出清响如乐取道南高峯益卿汝定疲矣余独鼓舁人往绝顶极峯石竹木之胜东可瞰湖山南俯大江第为葱蒨所翳不能遐览时桂丛盛放飘香满山归途袂拂峭石肩摩青篁反曳徐下复苦易过已至八仙台乃何氏宗祠无他致已至口屋洞洞开广度三丈如轩榭所恨四周皆刻佛像天巧削尽前飞来烟霞亦然传皆元时胡僧所为洞底邃窄不测中贵孙隆复立石门限之是日十五杭人竞将泛月而阴蒙作雨余亦促归从六桥迤■（迂里）而西得饱长堤两湖之致道经陆宣公祠入谒祠前临湖甚敞丽抵昭庆暮使童子覩湖堤游人作何状归报寂寞甚乃就寝中夜雨甚晨复雨余曰度不能久旅吴山之胜可柰何皆冒雨行入杭城雨乃渐霁贯城中闾阖之盛自金陵而下无其比已登吴山曰吴山者春秋时为吴南界以别于越故云从高下瞰万户鳞栉市声杂沓耳目俱胜更上谒子胥祠所谓十庙者惟城隍庙眺江稍佳耳竟至瑞石山秀石玲珑愈上愈奇堪与飞来峯石相抗而独无佛像削损上有紫阳庵丁野鹤遗蜕在焉更上为橐驼峯雪风洞洞不甚深余与益卿汝定僧惠谷坐于峯下四周峭石耸立当空一石突兀上覆时复雨天光漏处淋漓滴沥而巨石所覆恰庇一几四人更寻径至绝顶近俯闾阖远眺湖山大江苍茫俱落眈眈旷然大快余谓游之益人多矣山岳之峻绝江湖之浩漫皆令人有万仞壁立百折不回之思而烟云变态洞府幽奇又令人飘然神往一洗尘世之想至于登高俯下千里极目天地户牖万象晦明当此之时其境有不可得而言者矣故余自观海之后复一快于兹山云复出清波门至万松岭松已濯濯矣至万松书院宏治中参政周公木毁报恩寺而建大成殿中设先师像及四配十哲余恭谒毕殿后为明道堂堂后为周程张朱五先生祠旁出则廿莽中楚楚秀石卓立旧有轩亭已皆荆棘矣更转径则临湖山地境绝佳志称有浣云池不得其处白乐天诗白云本无心舒卷长自洁影落一鉴空可浣不可涅鸢飞鱼跃间上下俱澄彻此意难与言览之自怡悦旨哉其言矣以余所见在处佛殿鼎新木声丁丁不绝至此独廿棘凄凉一望芜秽何也一为慨叹复自六桥堤还山光水色取之无尽抵寺大雨踵至明日雨不可出又明日为十八僧邀观潮复自六桥堤往冒雨出复稍稍霁取道至虎跑泉一潭澄泓寺僧言举呪诵经可使其泉贯珠而起余心私谓动静乃泉之常耳与益卿傍阑观之泉忽跃然珠起覩壁间坡公有诗刻碑余甚取其因病得闲殊不恶心安是药更无方之句和诗有鸟噉深树僧方定花落闲门日正长亦见风致已至真珠泉澄碧可爱已至江头风静波平雨晴山澹景物殊佳观六和塔徐步江滨俟潮江滨人云今年潮不波索然而返余观志知浙江潮不波甚非国家所宜复动杞人之愚矣自一桥舍舁泛舟而归十九日浩然归念苍头束装余欲搽书肆中以叶舟泛湖至涌金门贯城步归湖山烟光縈带兼以雨色凄凄归舟返顾犹不胜情越二十五日抵苏门旦日至虎邱少步而归

志正气豪文采飙发后来闇淡静深之基筑于此矣盖正初未见此记以为三时之严洁是精进时水居之淡旷是得手时可楼之随寓无心是结果时未知其三十以前英

豪忼慨锦心绣肠有如此者缅想阳明先生文章气节事功道德无所不备可为本朝第一人愚谓阳明第一才人非第一学人也高子不及者事功尔然阳明尝荅人云吾请尽捐所长亦不失为全人此可参两君子之学矣君子多乎哉

○三时记

余以癸巳冬仲谪熨潮之揭阳越明年七月二十六日始克成行时叔时先生以削籍归信息至矣小欲俟一晤而往且先之海虞吊赵定宇夫人之丧便道问于季时是日至小范家饮酒半季时至知叔之归尚远也明日凌晨而发季时方舟行小范不及来午别季时舟中遥拜以书别老亲言所以不归竟行之故留书致叔时有吾曹一时退处共得闲身造物之意夫岂偶然不知何修可以报称之语是日莫抵海虞不值少宰予于少宰戊子仅识其人于南雍是年夏以书来故吊而报之翼晨游虞山望大海小范走人来录屈子卜居于扇以赠行予笈中亦携得楚词取而读之窃怪世人仅知屈子以词而儒者又谓其过怨失中和之则不知其所自得固有天下之至乐者存耿吾既得此中正溘埃风余上征盖真见其中正之道上与天通而乘鸾跨凤何天之衢不复知世中更有何事矣故其词曰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予心之可惩定心广志予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盖爽然于死生之际矣千古心事晦翁为一笔写出而世人反谓其为骚人作脚注岂知圣贤意义邪累日读之方寸如洗小范之启我多矣二十九日至吴门会管东溟公为黍食之议论英伟一时如游奇山怪水之间应接不暇复曰吾人有一念毁誉着心还是小人路里人令人更发深省别后候王少湖先生先生益衰矣教曰凡人待文王而兴者便是凡民须是一家非之一国非之天下非之而不顾不要懦弱了余犹记去年先生一见谓予曰居乡勿为乡原居官勿为鄙夫实当终身诵之别回舟中则日葵四弟五弟皆至韦所亦至邀余四人饮于虎邱致爽阁蠡阳至酒酣而别蠡阳约余归舟一过其家翼晨五弟先别归日葵四弟则西湖之兴跃如也八月二日至嘉善吊璞斋父母之丧璞斋病已黯然而别三日海洲约饮于烟雨楼竟日六日至武林寓大佛寺湖山在轩几间昏旦弄色媚人舍馆定与日葵四弟往访旧寓僧寄沧遇吴子往陆古樵古樵名粹明广东新会人万里孤身东游访学三年矣子往见而奇之朝夕与俱其人清苦澹默终日静坐或至闭户经月与之钱则辞与之衣寒则衣之暖而返之井然不苟也问其所从师曰潮阳萧自麓问其学曰主静谓予曰只要立大本一日有一日之力一月有一月之力务要静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余深喜其言又尝谓子往曰静后觉真气从丹田隐隐而生予又惧其误认主静之旨也子往有小舟如叶携入湖中午后余五人共载而泛张布颿信风所之甚见气象游静寺而归赋诗志之八日蚤起独步山薄中或登高而眺或临水而坐悠然于无人之境别有一种意况午归小憩再与日葵四弟步六堤带月而回至断桥月佳甚命酒而饮各有诗句酡颜抵寺则子往古樵来言如此良夜不当泛舟邪五人别坐一舟荡小舟取酒童子蹋而鼓水注入尽湿子

往所携兴沮而回余谓一日中所得于山水者多矣进而不已宜其咎也九日与日葵四弟出游至高丽寺遇雨雨止往法相寺饭后观锡杖泉丛桂盛发亚覆泉上醲芳清响极一时之胜相与乐之遂止寺中明日游石屋水乐洞至满家庄观桂则桂已后时遂往五云此武林诸山最深处所谓九溪十八涧者两山之间泉凡九瀑涧凡十八曲五云于诸山最高诸山至此而尽山外则大江矣从绝顶眺望大海莽然江流萦绕千山蹲踞收入一览更无遗恨饭于山庵取道天竺上下冈巔舁人指点颇得两浙之概复游飞来灵隐而归十一日丁长孺至日葵四弟别去执手不免凄惻一笑而意解十二日王洪阳公以书来因托寄朱鉴塘中丞逮确斋兄书午后长孺约游湖小坐苏堤月色不佳兴亦不至朱梧峯聊为鼓琴夜色凄凄懒缓而散十三日洪阳来余以野服偶寓湖滨不能入城交际遂谢不见方散步归则钱继修傅太恒持舟来拉往晚泛太恒复云开尊昭庆以待夜谈舟抵寺前维于池岸岸陝水齐予既短视暝色苍茫遂步入水中太恒急命仆援之不至狼狈一时解衣惊迫之情更深见其交谊也更衣入寺长孺亦至呼酒大浮酒酣耳热日间偶闻一士人炎凉之状深愧其复负时名偶尔谈及抵掌尽发继修太恒俛而听之余据省其非别归就寝思一时言行俱失三复小宛之六章不能成寐明日范熙阳公枉驾亦谢之余欲湖上过中秋且观潮而去及长孺来隐踪遂露轩盖时临不可居矣遂行长孺送至江口小酌六和运日意态颇倦此夕明月临江不能饮酒亦觉幽蕴内攻不畅诸外也长孺复远步送余登舟慨然作别十五日五鼓渡江连日阴雨不开空度佳节蓬窗隐坐深自克省知前功之不切手势一转十六日早雨中登钓台拜严先生祠两峯插云与人俱高清江驶流俯仰低徊忍不能舍自此而上山水之胜目中未见千峯翠色欲浮一道碧流萦抱真堪渔樵肥遯也二十日至常山陆行二十四日过分水岭毕日所经两山夹路飞泉绕足竹木乔秀亦极其胜二十五日至武夷二十六日游九曲二曲拜蔡九峯先生五曲拜朱夫子即武夷精舍也六曲而上羽士言山势已散无足观余见挽舟上水甚艰遂返大抵此山峯峦奇绝中间飞泉劈泻绕于诸峯之中游者必以舟舟中拄颊仰观随水所曲峯形亦变往返所见体势亦殊顷刻万状不可名言其最胜者则文公书院之间后枕隐屏前临晚对茂林屏翳深藏不测登高视之则诸峯罗列俱落眦际隐屏一石拔地万仞其绝顶载土竹木苍翠四隕则反削而入稍下有三峯附之如笋名接笋峯皆壁立无阶可升有木梯千级附石而上既至半岭凿仄道尽可置半足横挖铁锁攀而行圆转百武始右石磴可循上皆道流居之余冒险直至绝顶然戒心亦凜凜矣再至天游峯其峯在三曲之内陆行至其巔则出七曲之后上有庵宇可憩一望则隐屏当前三峯如架其余诸峯皆摩其首此亦一绝胜处至九峯书院则四挹大王铁皮玉女妆镜兜鍪诸峯攒矗可爱其余幽胜未暇细探也留诗四绝寄长孺而去二十九日至延平会赵控江托寄李见罗先生书并许敬庵中丞书见罗以去秋书来论止修之学至是始荅之见罗书云果明宗果知本真有心意知物各止其所而格致诚正总付之无所事事的光景矣又曰格致诚正不过就其中缺漏处照管提撕使之常止常止则身常修心常

正意常诚知常致而物自各矣余则以大学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学者辨志定业绝利一源分割为己为人之介精研义利是非之极透顶彻底穷穴捣巢要使此心光明洞达直戳痛快无毫发含糊疑似于隐微之地以为自欺之主夫然后为善而更无不为之意拒之于前不为恶而更无欲为之意引之于后意诚心正身修善之所以纯粹而精止之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气禀物欲拘蔽万端恐有不能实用其力者矣且修身为本圣训昭然千古谁不知之只缘知诱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旦昼必无穿窬之念夜必无穿窬之梦知之切至也故学者辨义利是非之极必皆如无穿窬之心斯为知至此工夫吃紧沉着岂可平铺放空说得都无气力且条目次第虽非今日致明日诚然着个先后字亦有意义不宜如此僮侗此不过先儒旧说见罗先生则自谓孔曾的传恐决不入也九月六日至安沙自延平取道沙县万山之中商旅罕繇况非人世安沙而上则山益高峻皆危岩绝壁斩然两开中泻碧流石磴高处上下相去丈许急湍飞腾瀑注如白龙蜿蜒而下如此者凡九故名九龙其间稍亚于龙者为滩滩凡十八余所买清流之舟仅容两人主仆分载自延平至清流皆逆流舟子终日偃偻负舟水中至九龙则尽一时所集之舟合数百指之力两岸翼以百丈倒挈其舟蟻挂而上每上一龙辄至移时盖以诸舟合力而轮升也余每至龙先往山麓坐大石而观之葱蒨荫人四山如围异鸟百态弄韵而牵舟之人与水声泠泠许许相切和应自喜以为绝致夜则随意所止山高水险亦不虞盗峯头月吐邨酒小醺焚香吟咏倦而就枕中夜梦回水声愈苦清彻骨髓数日心境得山水之助殊不小也余于壬辰之春服闋赴京计当得部欲告南以便携家卜得一签云一生心事向谁论十八滩头说与君不解所谓至京而旧例忽改乃得行人此语益觉无似揭阳之命下途中偶检程图见繇江右至潮当经十八滩瞿然而惊又询知从闽道径余戏谓神无如我何业已指闽省而漳而潮矣至崇安主人云路出三山迂取清流便且从省而东更无水道劳费非计欣然从之不虞其有所谓九龙十八滩也人生分定如此世情可一笑而破矣重九至清流山城也登高展眺野店饮酒作诗志喜县令闻之劝入官舍辞以即次已安明日陆行十一日午至汀州有记学者在困知录中傍晚散步康庄道旁见一坊颜曰鄞江第一山入坊得一碧云宫为霹雳观观后一山山下立石楚楚或呀然而为谷或隐然而为洞所在翼然有亭最胜处为碧云洞亦自幽澹可人复买两舟顺流而下然舟愈小而陋一竹席仅可御雨前后风洞入为置廿席帘蔽之偃仰其中意更舒美十五日过大姑险绝处不可屈指前所经九龙诸滩以上水虽艰而稳此皆顺流且身在舟中滩流湍急从高而堕其下复乱石纵横如牙舟别无舵舟人仅以两桨干旋之每下一滩舟辄刺入白浪浪裹而复出穿于石罅中几希乎公孙大娘之剑假令张旭右军观之书法当更进耳余初亦不免动色已遂视之如夷以此知险须用习习坎之义大矣午后至峯头又当从陆雨不止家人束装劳惫可念启涂雨霁从山陆行十里复当从水易一舟稍广平水随流昼夜不泊十七日遂抵潮会唐曙台知朱任宇已于前月抵任时亦在府遂至开元寺拜之假馆寺中十八

日谒道府晚赴曙台酌余意甚畅曙台神情不王谈论不尽展也二十日饮林仰晋夜半至揭阳县中别无公署假于李氏口祠有池有茂树有花竹幽雅殊不陋廿一日谢恩拜圣庙晚赴任宇公宴廿五日萧自麓公来以余寄陆古樵书故遂枉访公旧在罗念庵先生之门以主敬为学所见甚正谈论终日欢相得也翼日复来小坐而别自是官舍中读书静坐之余日有儒童以所为文来稍正其文体为新说所惑敢背传注者亦反正之每旬一会从文字中察其品畧得数人十一月二府致庵庄公以王文成年谱来欲予叙而刊之余观文成之学盖有所从得其初从铁柱宫道士得养生之说又闻地藏洞异人言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及娄一斋与言格物之学求之不得其说乃因一卅一木之言格及官舍之竹而致病旋即弃去则其格致之旨未尝求之而于先儒之言亦未尝得其言之意也后归阳明洞习静导引自谓有前知之异其心已静而明及谪龙场万里孤游深山夷境静专澄默功倍寻常故胷中益洒洒而一旦恍然有悟是其旧学之益精非于致知之有悟也特以文成不甘自处于二氏必欲篡位于儒宗故据其所得拍合致知又装上格物极费工力所以左笼右罩颠倒重复定眼一觑破绽百出也后人不得文成之金针而欲强绣其鸳鸯其亦误矣余于序中亦未敢无状便说破姑记于此初九日自麓以书来曰工夫不密内有游思则主不一外有惰行则仪不饬非敬也必须内外协持积养深厚使此心无少间杂斯谓能一斯谓真敬先儒曰此心有些罅隙便走又曰学贵含蓄深固最忌泄露某尝自思惟只用功不密泄露太早敬为执事诵之毋若某之徒老而自悔也语语破的谨为书绅且自麓所最服者魏庄渠先生又可见其学之正矣余数年来亦殊悠悠自出至此已三转手势以此知学者瞥见些光景而遂以为有悟者皆妄也十七日往潮阳访自麓风日如春征行甚美午后至自麓家刘鸿阳大参枉访其人甚爽愷晚宿自麓别馆十八日赴县公酌十九日觅骑往海门观海至莲花峯平地突起一石剖作数片皆自相依傍削直数仞旁一片斜插势如欲偃远望之如莲花尚蕊而一瓣先放者然故名莲花峯文丞相于此伫望帝舟峯间两石相拱如门生于其中前临大海是日风静浪平虽未覩洪涛猛势而天清日丽两仪一色闲心澹澹浑合无间命酒沃之为成小诗归则自麓与鸿阳携酒西园相约以菜止五簋尽祛繁仪时潮俗颇侈萧氏诸郎皆谓不可自麓见信独守约言自是连日在自麓家相对静坐自麓出念庵诸书观之其学大要以收摄保聚为主而及其至也盖见夫离寂之感非真感离感之寂非真寂已合寂感而一之至其取予之严立朝之范又正阳明门人对病之药也廿一日鸿阳邀游东山遂早往拜张许双忠祠文丞相祠韩昌黎祠其地有张许祠者宋朝二公鸿阳述其事甚奇第以怪不可道文山公曾谒其祠辄与二公杯棊酬酢其事更怪至以所乘马与神赌拳文山负其马立槁至今马家尚在天地间感应之理要亦无足怪也自麓随至共饮祠下鸿阳携具亦如约酒半至泉帘亭临流更酌既而登山眺望正当落日远水烟生千山皆紫大海隐跃在指点之外暝色东来遂相与缓步而归廿四日游西岩岩不为佳第上绝顶东山如屏绕其左南山隐隐列其右大海苍茫于前更佳于东山之

望矣归至自麓别圃林池更幽梅花蔷薇俱已盛放一为心赏将别自麓请教曰公当潜养数年不可发露先辈皆背地用一阵坚苦工夫故得成就耳余深然之廿五日归凡在潮阳八日廿七日曙台之友蔡大秋来此兄潇洒不俗与杂论图书卦象颇亦了了十二月初八日按君王梧冈以书来先是余具文乞休于两台至是以传符假余以书差归余在县凡三月揭阳之民力耕自给民颇饶亦罕梗化止有凶人名陈所蕴者工于刀笔以起灭为事流寓一时亦为除恶苟无是心即非真学潜结恶少年布满各县凡有睚眦之怨即令其党捏一事讼之官此县人必至他县告可胜则织成其罪度不可胜则沈其案原告皆诡名官府不可问而所蕴常立于无事之地莫可谁何以是细民至缙绅莫不畏之语及必左右顾属垣之耳而后敢发常若所蕴之日介于其侧者予闻而奇之至询其人本一士夫林氏家人子乃淫其主女后女出嫁又婉转用计占以为妾予始愤然以为如是则纪纲灭矣告于任宇密擒之十二日明其证佐所蕴服其辜痛治之仅不使至死辞成而上之十五日启行任宇送至三十里而别十六日至府江镇海参府枉顾参府名应龙一见谓予曰前闻至莲花峯观海恨不及负前茅公亦见鄙人海滨结构乎余曰何居曰以祠文丞相以丞相之履及斯地也且旧有张鲁庵先生者隐居不仕结茅莲花峯下琴书自老鄙人以丞相大节震耀宇内如先生岂宜泯泯欲以先生配祀丞相为大海生色耳予心喜以武弁那得有此见解稍稍与语此中井然殊不可得也是日赴庄二府酌十七日游金山拜周元公祠谢陈二上舍携盒小酌山不甚高有大石茂树可荫可坐山巅为宋安抚马发合门死节之所建祠其地稍下则元公祠亭宇修洁四望亦佳晚赴沈三府酌十八日江镇海邀游湖山荡舟西湖狂风触人颇妨瞻顾湖南傍山山麓新剏梵宇后有清泉立石石上皆胜国时题名盖旧为学宫故登科者皆题名石上携盒酌于活人洞参将殊不俗把酒淋漓高谈轩豁众山如宾列石如侍者清流萦回于前俯仰俱胜落日苍然而别赴徐道尊酌十九日启行旧父母李公名思悦者枉顾公之莅九龙余犹未出人间于是公发亦种种矣犹识大父静成公问知余祖叹曰有气概人也别去遂至韩山谒昌黎暨陆丞相祠丞相祠颓貌在雨打日暴中矣一为长叹揭阳生儒送者皆集谢见溪名良政者余闻于曙台以潮人惟此友向学余至郡访之而不遇至是亦来因相与论说以勉诸生时诸生已得数人兴起余在官舍編集朱子要语亦已成次第遂以梧冈及任宇所馈二十金鸠工刊之庶几其有得门而入者耳移时别去行三十里见溪与诸生再集小酌而别行三十里诸生复集余曰日暮矣不可前诸君且休诸君努力自当相遇中原与诸君矢继自今脱鄙人毁廉蔑检无以见诸君诸君不克砥砺厌厌世俗亦无以相见则皆曰诚如此盟是日至黄冈廿一日将至漳浦见道旁立石大书曰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甚快之廿二日至漳州入署则李见老来便留予过岁余亦即过其寓随榻焉见老谓予心性之辨已自了然所争条目耳因为申谕明不可易且云此来必令洞然无疑方始去得予所执者本自无疑见老学已成家长者亦不敢与深辨故连日但巽心听教受益甚多见老出见客仕中有诋宋儒者不免又起辩论其人曰至善是性

体如何认作极功都没用了余曰公自认作极功朱子未尝如此说门人问曰至善是各造其极然后为至否朱子曰至善是自然的道理如此说不得又曰至善是些子恰好处天理人心之极致也公且看人心若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何等境界还算不得性体否曰一廿一木皆要格如何余曰公看上下文否不知也余曰如此何以驳先儒圣贤之言随人抑扬人欲专求性情故惟而广之曰性情固切廿一木皆有理不可不察人欲泛观物理则又曰致知当知至善所在若徒欲泛观物理恐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也一进一退道理森然何尝教人去格廿一木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如何曰自是问者疑一物格而万物皆通故云虽颜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明日又格积习多然后有贯通处耳此于道理何疑岂曾限定公一日只格得一物邪时适有泉友张子慎名维机者来受业见罗书其所见为质问虽尚有骑墙之见而中间有云宋之诸儒求其彷彿孔颜者惟程明道而集诸儒大成者独有朱晦庵大率程之学粹朱之学博程之学以诚为主以涵养为功以无将迎无内外为定性其元气之会如瑞日祥云浑然天成朱之学主敬以立本穷理以致知反躬以践实其表章之勤如回澜扬波浩然东注故尝谓道宗于宣父颜曾思绍其传至孟子而始着道章于孟子濂溪张邵继其绝至程朱而始着乃一再传而不能不锢于见局于域堕于蹊而流于支则后儒之咎也吾党未覩一斑柰何轻评先辈今人士有不诵习朱说者乎青衿而遵之系籍而变之犹曰见有异同也甚至病以杨墨斥以夷狄则岂免逢蒙之罪王新建卓识宏才畴得议之乃其徒何纷纷也有惮于修词而逃者矣败于名检而逃者矣臃于声利而逃者矣不知孔门四科果尔错杂邪大都晋六朝之谈崇庄老而明挤之圣人之下今学者之谈斥佛氏而阴奉之圣人之上宋后儒之支离不过割裂于训解今学者之支离反至割裂于心体当今之时而敢于猾夏怪而敢于干常毋亦关窍风声密与运会而吾党崇奉西天之教为之征召欤此其言虽圣人复起恐无以易也余不胜快心拜而纳交廿三日蚤赴吴参将酌午赴同年温用廷黄云寰蒋恹庵酌晚赴吴翼云酌一日并了人事得与见老静对两日亦极其乐见老苦欲余过岁余不免归心见老笑予世情余亦不觉自笑耳二十六日与见老及子慎诸兄执手郊外明日至同安谒朱子祠二十八日至泉州王对南出访拜何匪莪不遇刘景范留子清源过岁余以郡中人事杂沓不乐也去之二十九日至枫林驿四壁大树扶疏鸟雀绕鸣寥寂之中自友深致明日邮丞致酒寒镫独酌屈指庭闱尚隔三千恍然就枕元旦驿中拜牌毕趣驾游九鲤湖盖迂道九十里矣日昃而至焉湖在高山之巅山高十余里上有良田茂林别成世界山巅复行十余里始抵湖盖山泉从福而来已四五百土至此山忽结为一石石坎星布其最大者可数亩深二十余丈泉奔入坎中昼夜如雷相传旧有九鲤鱼何仙丹成鲤皆化龙仙乘而去故名泉从此湖而溢又里许山忽两翼劈开斩然绝壁立地万仞泉从中飞瀑而下如珠帘故名珠帘泉其下不可至从山之右翼临不测而观之竦魂骇目亦天下之一奇也又从右翼攀援藤葛猱身侧逼而行里许则左翼有玉柱峯一石圆立如柱水四道下注其珠帘泉至此石复下削百丈

水直冲注声震两壁其观愈胜游人以道险罕至繇此而进则鸟道亦穷矣初二日尽日盘旋于此萧萧身世云水孤清有仙祠临鲤湖沛人昼夜偃卧其中以祈仙梦争割鸡血以涂神口尤可怪也祠左另有官署清幽可居初三日早发初五日至省寓城外荷花亭亭俯清湖左面羣山特野旷更无寢室非冬日所宜明日早去芋源登舟以书闻于许敬庵先生徐匡岳宪副敬庵以敬和堂集来匡岳以来益堂集来敬庵先生之学以无欲为主自是迥别世儒不必以大学论离合也当时濂溪无欲之学大学未经表章反觉洁净今日人人自为大学执此病彼气象局促耳匡岳以余竟去疑余过绝之且云即欲拂衣乞先谓景阳我素二泉剑石之间有徐生之迹矣初八日陈兰台少参以书追至雅有志向为不可及初九至延平赵控江留小坐初十早拜李先生祠十二早往考亭拜朱夫子其地清邃可爱书院前临翠屏山山下沧洲泉澄泓一鉴清气洗人后倚玉枕山皆乔松茂林朱氏五人出迎十三代孙也有名宏演者志甚向学眷然难别恨不信宿以穷山水之幽慰诸君之雅晚止武夷山房十三日以前游未尽再穷其蕴直至九曲之终山势既散既然柔麻真朱子所谓莫言此地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也往返三十六峯之间胷中图画了然意兴始愜舟回复步上大王峯暖日酣人攀援过力颇为困乏晚至崇安官舍拜赵清献公公旧令崇安故官舍亦设其主十四至车盘风雨如晦自炎方而来此日始识寒景被褐凄其邮丞致酒小酌而醺赋诗自戏十五日至广信宿城外寺中大街镫火颇闹月色不明觅佳醪不得捺兴而卧解衣则冯二府携盒送酒来不能再整孤怀也十七至常山从水十八至衢州二府陈敬丸同年李景颖来向余津津烂柯之胜入山仅二十里竟吝一日之程十九二十大风雪舟不能前失一名胜仍留滞两日当是柯山仙灵作祟耳廿一日行两岸残雪妆点野色甚佳廿三日睡起问钓台则去之三十里矣回首慨然廿四蚤至杭州寓元妙观范熙阳来相对半日绝非世情别去买书肆中时以范平麓之死致逮彭直指鲁轩王洪阳亦革任每逢父老辄询其事无不扼腕叹息谓二十年来未见此抚按民之不幸一至于此至言范死之故则直指绝无搏击之实中丞更博大裕民时论之整甚矣廿五宿舟中明日大雪思湖上之胜神兴飞舞而苍头倦游卒为所尼廿七至唐栖吊卓月坡之丧穉成兄弟留小坐会胡元敬休仲之尊人也一市贾耳三十丧偶遂绝欲不娶二十年来稍稍知读书求身心之要奇士也休仲亦沈潜向里与卓穉成吴子往三人为同志之友盖俱有拔俗之韵焉谈夜分而别廿八复雪三日不霁东风逆舟日行数里初一至嘉兴风雪益甚遂易小舟而前至新安访华蠡阳践别时之约也秀谷在焉远客初归故人握手问得庭闱无恙便呼酒自庆一时风味殊不可状酒酣下榻觉而辨色矣急起登舟至家时二月四日也秋往春归凡历三时云

○水居记

漆湖之干有洲焉可二十步三分赢一以为广其外池周之其外堤周之其外湖周之又其外山周之所谓军将漆塘诸山也主人即洲作居以水为垣豁然四达主人偃息其中以水为娱泊然自得或凭轩而眺或隐几而瞑或曳杖而游目之所赴意之所遇魂

魄之所安无非水也居久之于是主人阅日月升沈云霞起灭草木荣瘁禽鱼去来与四时百物相代谢于一水之间而忘乎其为我也居又久之于是主人且宅天宇之寥廓餐元和之膏润乘浩气而翩跹上下于无穷之门而忘乎其为水也或曰子之乐微矣独矣主人谢不敏曰夫造化者固逸余于是夫吾请问之及命之泰筮得节之兑其卦曰水泽其辞曰安节亨主人莞尔而笑乃歌曰可以乐饥泌之洋洋兮所谓伊人在水中央兮

○可楼记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为楼楼可方丈窗疏四辟其南则湖山北则田舍东则九陆西则九龙峙焉楼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于山有穆然之思焉于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风之爽可以负日之暄可以宾月之来而饥其往优哉游哉可以卒岁矣于是名之曰可楼谓吾意之所可也曩吾少时慨然欲游五岳名山思得邱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托而栖焉北抵燕赵南至闽粤中踰齐鲁殷周之墟目观所及无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楼邪噫是余之惑矣凡人之大患生于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于有所不可无所不可焉斯无所不足矣斯无所不乐矣今人极力以营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饱极力营其居处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极力营苑囿游观止于岁时十一之托足耳将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足以寄吾之意而止凡为山水者一致也则吾之于兹楼也可矣虽然有所可则有所不可是犹与物为耦也吾将繇兹忘乎可忘乎不可则可楼者赘矣

○邹忠公惠山祠堂记

忠公屠晋陵故祀晋陵惠山何以有公祠也公之弟进士至远公高风亮节与公同气同心始居我锡至远公十六世孙学宪愚公筑名园惠山极泉石之胜慨然念曰士当明时归老于家擅有邱壑此人世最适吾何以得此吾祖忠公遗休也敢忘所自乎乃构祠泉上未落成而公卒公之子始祀忠公奉至远公与愚公配于是惠山有忠公祠邹宗之贤者期楨等谒予记其事余惟记其祠者必表其人公立朝直节窜逐坎壈守志坚贞彪炳史册固无晦而不彰微而不阐有俟于表余独欲窥公当年所以蒙难贞志坦然于屯亨夷险而不二者是遵何道东公之言曰圣人之道备于六经六经千门万户从何而入大畧在中庸一篇其要只在谨独公之所谓谨独盖超然有悟于倾耳莫闻拭目莫覩之真非如他人得其郭廓之近似者而已吾于是而知公之所以为公也夫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他日又曰某之祷久矣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圣人所息息相保心心相符者惟天也尧舜以来相传之意天不变则道不变世之常变固不得而变之今人日见太虚浩浩而执其妄心以为心乃指其见者曰虚空若与我不相属者然不知虚空者即天之贯于人妄心者即人之隔于天学者用力久而妄心脱落虚体全彰我与天一物矣妄心者一刻万变天者万古如斯无生死之变况于区区亨屯夷险乎古之忠臣孝子吾不知其于圣人之道如何要之忠孝则无妄无妄则天通人试自反果不获罪于天其心浩然无涯非天而何宁可舍是而谓苍苍者之非此物邪然则公之履险如夷虔终如始至于

今英爽洋洋于上下左右者非此物也邪公之慎独盖慎诸此此公之所以为公而能千古者也吾邑有公祠九龙若增而辉二泉若增而旨公之祠与兹山终天地而不朽愚公之味于兹山者深矣为德于兹山之人久矣其与至远公同配享公而永永不朽也宜哉

○泃阳县三贤祠记

泃阳三贤者曰燕公伋从夫子于适周问礼之时者也曰郭公钦肥遁于王莽篡汉之世者也曰段公秀实死节于朱泚之乱者也旧皆祀于学宫邑侯夏公始勗三贤祠特祠之请记于冯仲好先生仲好一日谓余曰若是者世之相去也品之各别也假令三贤者生同时聚一堂其志同乎同而后同祠也余曰同曰有说乎余曰天地大矣惟人与之同者其才同也故曰三才才者何也生也生者何也心也故人之得其本心者同于天地失其本心者同于禽兽虽有贤哲语之同于天地必骇虽有凡愚语之同于禽兽也必愤是乌知不同天地则同禽兽其间不能以发也夫子论成人非谓合知廉勇艺之四子又文之礼乐而后为成人也谓即知廉勇艺之四子各文之礼乐皆可为成人也且推之利无苟得难无苟免不忘久要者则不必有四子独到之才苟不失其本心者皆成其人也夫以陈亢终身依圣人不识圣人夫子问礼之时名未着于天下而燕公首得圣人宗之视亢等愤愤何如乎杨雄号称大儒不免死于莽大夫视郭公冥鸿威凤翱翔云汉何如乎李怀光千里赴难破贼解围不甘奸臣之谗甘为乱贼而不顾视段司农一笏何如乎此本心之辨也三贤者不同品同于不失其本心心同则才同才同则与天地不朽同故成人者其涂甚博其要甚约既成其人矣又恶乎不同仲好曰善即以记三贤可矣夏侯名之时成都人

○王侯祠两庑记

天下有事匹夫能执干戈捍寇贼即不幸而死其一念自足千古何者此一念正气也惟正气不可磨灭天地之常运日月之常明山岳之峙江河之流皆气也圣贤能精之一之与此浑合无间即匹夫匹妇一念秉正而死其气未尝不与之合然其心非精一之心故其气非充塞之气视子产论伯有又进几阶譬则盎缶之水必归于器有所归则聚无所归则散聚则伸散则屈伸则神屈则鬼鬼则为厉神则为祥其小大之分然也往者嘉靖甲寅乙卯间吾邑有倭寇邑之义士何五路等三十六人奋然持白梃出击之败死城西之濠巫覡往往有言其为厉者邑人即其死所祠之箫鼓缤纷遂为淫祀余既与邑之绅衿建松滋王侯祠于惠山之麓王侯者寇未至而筑城城甫完而寇至使我邑万姓不糜烂于寇者也吾同年陈公筠塘曰当寇之炽也百雉而外白骨矣义士辈虽败而死寇虞其有继至者兽骇而去城以获全是则侯之城体也诸义士用也犹之手足捍卫其躯者也非陈公之独任即两庑不成乌得而无祀乃自捐贖为两庑列祀焉有司春秋牺牲惟谨自是而淫祠之祀大衰不知其所以然也余谓公之此举有四善焉表义息邪彰往示来大锡福于邑也夫一筵之醴醇一夕之妖冶一朝之寒暑风露皆足以杀人与诸义士西濠之死等而诸义士之死不死也即不信视西濠之箫鼓鬼神之情状大可见矣

死者有所归生者有所劝天下一旦有事执干戈为吾民卫者必相继而起故曰公一举而集四善大锡福于邑也

○常熟县重建仪门记

常熟县仪门建于嘉靖癸未历八十五年木石蠹坏贯弗可仍瀛海耿侯莅事之三年召父老谓曰吾闻古人所舍虽一日必葺其墙屋去之日如始至焉况吾吏兹土詹睫间事乃视为传舍邪其撤新之于是鳩工以丁未某月某日讫工以某月某日门成邑之人欢曰侯之不自暇逸视官事如家事如此不怠宦成视终事如始事如此文学邵某王某薛某浦某等则走锡山谒攀龙请记成绩攀龙曰侯于虞山浚水利建书院教养备举是百世绩也一门也而足为侯绩乎哉虽然弗可以弗记昔者夫子作春秋盖土工必书焉夫民力圣人所甚重不可不思也自天子下至一邑之宰稼穡焉而食民之力布帛焉而衣民之力宫室焉而寝处民之力一举日靡非民力也是以君子一举目而不敢忘民思其艰也斯门也可无思乎吾出门而如见宾乎辟门而四聪达乎无邪曲如门乎门之内凭吾威福以毒吾民者能旁烛乎门之外万目视我万手指我吾幽独乎无怍喜怒无纵乎民隐尽悉民瘼尽軫乎自有此邑以至于今令之出入斯门者不知凡几其贤者民德之去而思之歌咏而俎豆之其不贤者怨詈而疾仇之其或不任受德亦不任受怨者适去适来如卅木朝辞夕萎无当于有无之数也是以君子无不思也无不思则无不敬也故曰弗可以弗记以系思也于是作记其词曰维岁在丁维月之午维我耿侯为民之祐爰作斯门百福所府门之扬扬鬯和召祥五谷用穰门之黝黝神气所守我民寿考门之秩秩民以宁谧髦士斯出孔壬斯黜狱讼是窒仁让是帅以及万祀受兹多祉侯名橘字庭怀河间人

○兴让堂记

圣人之教莫先于礼亦莫重于礼礼体物不遗仁义智皆礼也孔门善学者莫如颜子颜子之学复礼约礼而已然夫子曰不以礼让如礼何言礼必以让者何也辞让之心为礼之端礼无形让乃礼也余则其文也燕超华公司教宝邑以礼为教然公之冰心槩节范身如处子坦衷直肠忘机一赤子也故多士翕然兴焉公时时与多士求修身缮性之方治世理人之要而讲习无所潘君烜如煜如乃以其所有地让为讲堂林君时芳刘君心学相与经营成之堂成请名于公公名曰兴让令高子记其事高子曰天下之乱乱于相争其治也治于相让上不争而下乃让士风兴而民俗乃兴让也有舍我而从礼者也我所欲言而非礼则让我所欲进而非礼则让我所欲得而非礼则让我所欲吝而非礼则让何以知其非礼也吾性之莫为而为者也让则安不让则不安人思即其所安岂有争乎无争之极则无欲无欲之极则无我至无我而学之能事毕矣故曰克己复礼圣人之教莫先于礼亦莫重于礼让乃礼也民兴于让而天下治矣惟当仁则不让人人有仁不无可让兹举也邑侯向公实与公同心故公得成多士之美焉是千秋之业也公名允谋无锡人向公名孔门宜都人

○承贤桥记

锡城中有箭河九通者一而已无论形家言凡河渠疏则灵气鬯如人身血脉然然而湮塞所从来久民居踞之不可问惟在冉涇里者计丈百有三十而通者且百有十是为文庄公邵二泉先生故里先生亟欲疏之尼于里人不果特为阴渠石甃之以通于所谓弦河者盖先生之寄趣远欲二泉震泽之脉沿洄旋币于吾前以为快也先生既没垂百年太学尤君时纯居先生里中慨然念曰是先贤之志也夫吾不可以不承乃捐其楼居二十有一楹凿为河河成而桥之请名于予予曰是惟二泉先生之志谓之承贤可矣太学君曰桥之至于河也其地为河者若干为陆者若干具有籍子其志之庶可永也予曰噫事其有可知者乎夫以二泉先生之贤也又贵重也曾不能以寻丈之地得之里人而其志遂尼何也语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即以父兄之命其子弟有弗克承焉今先生之没垂百年当年一念渺乎东坡曾言不可知在气运先生言不可知而可知在人心若逝水之无踪而君忽承之又何也皆事之不可知者也则由此而之陵谷之变又焉可知乎虽然其可知者固在也夫以先生之贤也而君承之谁其甘为不贤者而复湮之果其甘为不贤者是人之最贱也世之所共恶也或击之矣是可知也是役也邑侯同生许公实主之故莫或有尼太学君之义而卒告成事侯名令典海宁人

○龙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记

今上在东朝时先生以赞善侍讲读壬申四月十日讲读毕上出檀扇二命先生与编修张帙各书诗句张书唐人早朝诗先生书魏卞兰太子颂既呈有旨命解说大义先生仓卒敷陈大发颂中亲贤远奸穷经致用之要上改容拱听命书讲章以进明年登极后先生每在讲筵上见先生举止与他讲官不同退辄与侍瑯言某事某事沈讲官行的是先生轮讲日亦辄与侍瑯言沈讲官讲的好先生以外艰归又接内艰上时问沈讲官何久不见内侍以居艰告久之又问内侍云服未阙上曰令先补沈讲官官待其服阙即来先生服阙于讲筵见上上甚喜曰沈讲官还是旧日模样江陵秉政久以先生志诚无他齟齬及江陵病江陵犹贤于后人举朝官为祷祀先生独不与会江陵故先生得不被祸及先生晋宗伯有 县产麒麟旋毙上闻欲观之政府曰此礼部事欲先生行文至彼省先生曰此端不可开果尔天下言祥瑞者纷纷矣执奏不可上曰此小事沈尚书看得大了还要取看先生仍执奏云志诚人进谏极有术邳侯不能过也麒麟已毙腐秽不祥之物臣不敢进至尊上乃止先生掌礼每事与吴县相桡相左吴县又忌先生得上眷急欲去之乘先生请告遂票旨放归上见即曰沈尚书是好官何处得这人来替他温旨留用吴县益忌给事陈与郊承其意疏诋先生先生求去益力上曰沈尚书不晓我意苦苦要去时有老宫人名银杏者闻上言令其侄一小内监密告先生先生正色曰此宫禁语若柰何轻泄内监恚而去司礼张诚亦知之令先生同乡廖太监以告先生先生曰此等语张公公不宜语若若不宜语我廖监恚曰佳信报公公乃为此语邪先生曰翰林官入内阁乃其本分事须要以正进譬如人家女子其嫁夫乃本分事忽有人语之曰某

人悦汝要聘汝其女子喜而延接之者必淫女子也即默而不言者其心喜之矣必骂而斥之者为正何以异于是廖去先生又对中书高务实述之曰昨以此语廖廖必不语司礼幸为我直致之张诚闻之恚甚曰先生亦竟归后推阁臣吏部首列先生名上见即欣然首点四明无能遏也然四明为吴县太仓的传衣钵素忌先生又素知上眷先生大惧即贻书淮中丞李修吾曰归德公来必夺吾位将何以备之此明知先生难进易退欲中丞传此语于先生先生必趑趄不前也中丞乃力言先生忠实无他肠劝其同心辅政于是四明大憾中丞先生与山阴同召而山阴乃四明腹心随事媒蘖先生先生初入阁即以沿途所见矿税之害为上陈之越数日山阴语先生曰矿税疏吾两人宜再上先生曰告君有体有几数日有两疏无乃非体非几乎山阴曰敝邑人口语不好便以伴食相加先生不上某当上先生不得已乃复上疏上颇不悦曰我正向他他却向我四明山阴闻之大喜中计久之先生乃谓四明山阴曰矿税疏此时宜上矣四明曰虽上恐亦不看先生曰第具疏进当以时一日大雨如注先生谓两臣曰今日乃是上疏之时两臣曰何谓先生曰今日大雨吾辈宜素服躬到文华殿上之上必动心两臣不得已同先生往内臣惊问故先生曰有要事第对上言三阁臣皆素服冒雨在文华殿进疏上见疏果曰必有急事启阅知为矿税亦颇颔之不怒也长至日四明被论注籍先生与山阴诣宫门外叩首上赐饭小阁中命陈矩陪席先生见小内史往来窃听无何又见持纸笔窃记者知是上意知几心念曰此时语胜奏疏多矣乃谓陈矩曰某一路来见矿税害百姓所不忍见再三疏请皇上未见允行陈矩蹙额曰诚然先生曰若说害百姓还是第二义矩曰百姓受害何谓第二义着言先生曰皇上受亏多了矩曰何谓也先生曰如今人家也要风水兴旺今国家把名山大川都凿破灵气发泄尽了将来圣躬岂不受亏矩曰此利害真不小时山阴一语不发饭毕各谢恩而出陈矩复命上曰两阁老有何语陈矩备述先生言上曰这话说得是关系我身上的你去与沈先生说有甚培补法子替我补一补先生对曰名山大川灵气发泄如何补得但急停了矿安静久了灵气自复便是培补的法子矩以复上点头四明闻之恐先生独收其功急令李九我代廿一疏上之上怒又止久之始有停矿分税之旨上有乳母号翼圣夫人者其夫为都督同知二品官也一日母三疏要令其侄承袭上传旨内阁准他先生曰都督同知非世袭官且侄不衬姑亦无侄袭之理票旨兵部查例兵部覆无此例上谓夫人曰这个人情他每内阁不肯我也难做遂止又有真人张国祥自言皇孙诞生有祝祷功乞三代诰命且乞世袭詹事府主簿上亦传旨内阁准他先生具揭言皇孙诞生自是祖宗与皇上深仁厚泽结于天心故天降休美一道流何功之有皇上若念其祝祷微勤止可金帛酬赏国家名器岂宜滥与上曰也罢止赏二十两几表里云南税监杨荣为诸武弁所杀上震恐立命緹骑逮诸正臣先生即具揭首言祖宗取云南艰难及其地方反侧难定次开杨荣罪恶诸款次言荣今被杀虽非国家法纪亦见圣德入人之深其地不忍谋叛但杀首恶以一两人正法即定矣若不速下处分漫遣官逮是速其反也上见揭怒解即罢遣逮沈四明以妖书谋危先生者百

方幸上见素定屹不为动先生在阁以一本屏书天启圣聪拨乱反治一望谨天戒二望恤民穷三望开言路四望发章奏五望补部院大僚六望补中外庶官七望起用废弃八望照例考选九望释放冤狱十望撤回税监每晨列屏焚香祝天四明即买内监潜先生呪诅上一日忽遣人取先生屏览之曰这如何叫做呪诅潜者曰牌上写的不是他口里呪的已又令潜先生穿大红蟒衣潜往边上看墙上令陈矩访问矩明其诬而止嗟乎以皇上天聪天明使无申王沈朱诸奸乱之早用先生当何如哉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并封记事

王锡爵以壬辰冬至京癸巳正月忽传有中官持御札至阁下锡爵独褻归私邸张位赵志皋随内相同至王邸礼垣都谏张贞观亦至锡爵已拟二旨其一云依明德皇后抱妃子为子故事欲元子拜中宫为母其二则三王并封也贞观持二旨示给事史孟麟未几封王之旨竟下次日刑科给事王如坚光禄寺丞王学曾涂杰朱维京上疏争之又一日礼部主事顾允成张纳陞工部主事岳元声上疏争之而六科掌印者李汝华张贞观许宏纲史孟麟等同至朝房见锡爵锡爵曰并封事部院大卿多以为是诸公又何言孟麟曰外廷俱谅老先生调停至意第祖宗二百年来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勅有此旨殊骇人耳锡爵曰东宫不待嫡某亦知之但皇上必欲如此元子不封王穆庙之封裕王何也曰世庙立太子而穆庙同日封裕王非以元子封王也封王非徽号之比今日所封之王即他日所之之国普天之下莫非元子之国以何国封元子乎锡爵久之曰当如祖宗旧名孟麟曰又有可虑者元子冠婚在迩封王则当出居十五府冠婚皆以王礼行元子在外幼子居宫中老先生担当得否锡爵语塞而罢次日如坚杰维京学曾俱边卫充军于是顾允成史孟麟张辅之于孔兼以同乡见锡爵锡爵顾孔兼曰封王仪注已进未于曰未敢史曰国朝止有立太子仪注及封王仪注今以太子封王于郎中何敢进仪注锡爵曰皇上处置王给事等四人太重了史曰国家养士正为今日凡廷杖充军谪官自是建言者分内老先生只要把事体端正诸公得罪甘心也锡爵曰吾已具揭救已而四人止为民顾允成等三人俱罚俸而并封之事举朝皆以为不可文武臣工各有疏争大九卿且议论番伏阙锡爵不得已而反汗焉是举也文臣中无疏者祭酒曾朝节也

○毘陵欧阳守纪略

欧阳东凤号宜诸湖广潜江人以万历辛丑守常州故事新守到任五县饰供帐所值千金公至尽撤还之自制布帷瓦器泊如也日费钱不满百文积公用千金复龙城书院故址为先贤祠祠一郡乡贤自延陵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人着为传颁布士庶使知仰止每以春秋集五邑绅衿于祠中讲学问政凡农桑水利人才赋役无不咨究而于激浊扬清抑强扶弱尤惓惓焉每受讼词数百纸非系风俗利害者不行其不行者必破所以如见肺腑皆以崇朝发出民无伺候之苦亦不敢易词再讼亦不敢至当道越诉讼以大简地方大窝大猾悉擒鞫圉积年大盗灭赃遣罪官府莫能诘皆延访得实以他事致法夙害悉祛尝以听讼时下县解官银至吏秤座右公据案批牒自若秤毕即

曰第几包银何得独重铖许验之果然立扶吏人以为神朝廷忽下罢税之旨邸报以已刻到府公不白当路即以已刻撤所部关税当路来诘何以不俟明文公对曰大哉王言何明文如之救民水火宁缓须臾邪后旨不果行而常郡之税独得浹月之惠公喜读书退食手不释卷夜多不寐文移往来日至夕发不滞信宿接缙绅士人藹藹而正气凛然人无敢干以私

先生原记二贤守其一为王锺嵩事详行状中此不复载

高子遗书卷十上 【终】

邑后学龚志良校字

●卷十下

家谱

家训二十一条

◆家谱

谱序

谱传

内传

○谱序

高攀龙曰吾作谱而滋惧也夫谱以谱其可知者已尔由可知者推而上之何如也祖也由不可知之祖推而上之何如也天也然则吾之一呼吸而在吾之亲在也吾亲之一呼吸而在吾之祖在也吾祖之一呼吸而在不可知之祖在也不可知也祖一呼吸而在天地始交之呼吸在也呜呼严哉吾之身即亲也即祖也即天也吾之兄弟吾之宗吾之族皆亲也皆祖也皆天也是故君子之孝没身焉而已无不孝也则无不敬也出于敬入于刑矣呜呼严哉夫天与吾一呼吸也其感其应一呼吸也以为不信则祥之鱼何以出于冰宗之竹何以笋于冬江之流何以涌于诗之舍诸如此者动于此应于彼如舍矢之及于鹄焉善者如是何怪不善者之必以诛而不听邪今世人所求者富贵尔夫富贵善人之贤不善人之刑也其出道也弥甚其入刑也弥酷盖昭昭于耳目之前人鹜俄顷之欲而弗顾也悲夫是故君子一举念而弗敢忘亲一举口而弗敢忘亲一举足而弗敢忘亲惧其僂吾身以僂吾亲也是故修诸心者谓之五德修诸躬者谓之五事修诸世者谓之五常修此三者之谓敬之谓不忘其亲也是故贵而可贱而可富而可贫而可寿而可夭而可险而可夷而可其顺福也其不顺非刑也君子弗畏也诗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夫岂其影响恍惚焉而直为此兢兢乎

高攀龙曰呜呼订顽其至矣哉盖为天下万世而谱其祖也

○谱传

高攀龙曰谱其弗可已矣夫谱以追往示来也人必有所自始家必有所自兴起家之主必有异人者焉其子孙始未尝不兢兢而后稍陵夷也祸败所由来矣夫图其终其

始未有不慎也思其始其终未有不善也是故祖考思子孙可守无不慎之始子孙思祖考艰难无不善之终安危所系岂不大哉往余闻吾祖黄岩公事至纤悉也今已有若存若忘者焉况由此而之乎吾甚惧前者之弗着来者之无闻其于开承奚赖谱其弗可已也爰述家传稍次其行事使后世得览观焉

高氏可知之祖自孟永公始闻之一始始生吾祖曰高世居青城乡世农其事无传自孟永公始居邑东南隅赘福州守张公遯轩而字号亦不可考矣嗟乎士生治世耕田凿井相忘帝力身没之日与化而徂夫亦身经兵戈之苦贵隐贱通不习文字使然遐哉邈矣一代之兴几于厥初生民之始也夫

曰耕乐公讳如圭孟永公子也好学能诗善清言生六男子曰羽曰翼曰纲曰习曰翰曰伦羽翰皆蚤卒伦出赘朱海家生卒缺葬龙山

曰省轩公讳翼字鹏举以字行耕乐公第二子也闻之吾祖曰其行己也敬而信以笃谊重于时缙绅先生推称之娶邹氏生二女长女字华驯为赘婿次女嫁陆继初二室钱氏生子曰适后娶鲍氏生子曰逊公以宣德丁未年生以成化乙巳年卒月日缺葬龙山盖攀龙于敝簏中得先世析箸书而重伤之也曰嗟乎昔之人艰难如此哉耕乐公既没邹孺人秉家成化五年四月析诸子人受田十亩一床一卓一橱一炉一釜一磨兄弟三人屋五楹而已至省轩公遂有田三百亩斯非善承善开者乎夫星星者培之其火传焉涓涓者疏之其流衍焉惟善之积亦是故君子思艰则善心生也岂独稼穡之难哉

曰雪楼公讳适字伯达省轩公长子也生九岁而省轩公疾革鲍孺人所生子曰逊者尚襁褓于是省轩公谓其赘婿华驯曰而念此两孤一切户外事而勉之矣居久之华婿多耗蠹家人不堪鲍孺人乃析产三令婿与二子受产婿而别建繇田授婿令应繇然婿益善蠹将挈所授繇田归不为高氏繇也于是胥讼之官卒还所授繇田二十五亩去当是时雪楼公且壮抚膺痛曰吾以蚤失怙故失学孺人可教矣盖指黄岩公也即开塾延师勤身治饗飧若饶有力者以奉其师黄岩公卒以此成学声在诸生中藉甚授经于缙绅先生家缙绅先生闻雪楼公长者多大节愿得交欢雪楼公曰吾布衣安能局促轩冕间避匿不见公性恣旷不屑细事亦不识世间人有何等机诈事喜饮酒充然自乐每黄岩公自馆舍归省公必陈馈醕酒倚门待之父子相对饮辄醉醉辄相携持或时俱仆地相扶大笑咆雪楼公一日晨起若有人当前哦曰又上青山去青山千万重公怪曰是何异邪无何病竟卒卒之年黄岩公举于乡十年矣黄岩公择葬地久不得可者得可者乃名青山也事固前定岂人力也哉公生于成化丙申九月初十日卒于嘉靖庚子十二月廿四日年六十五生男子三人女子二人

乌虜我高氏之起于儒也自黄岩公始矣二始始仕黄岩公雪楼公长子也讳材字国文号静成七岁能作偶句时有诬雪樓公者公愿偕至县庭令占句试之如响应令大奇赏与果饵笔纸为扶诬雪樓公者十岁能文以嘉靖辛卯举乡试为人刚果英迈重名节节则贵智无节则宁不智多智畧邑中有显者奴笞一孝廉一文学于途诸孝廉文学

晔甚求直于太守孝廉中有最辩口得显者金中挠之公曰去败羣者事乃济乃计归之而后力申大义诸奴皆伏辜既令黄岩有尚书黄绶有才名家累巨万侵细民又为良知家言令至即称门生惟所颐指纪纲之仆至令庭令为设便坐讼狱以意左右公初谒尚书尚书谬引上坐公即上坐公亦谓尚书何以教令尚书曰今学者大患好名如汉之党人唐之清流是矣宋之名士尽于史嵩之一毒悲哉公曰固也即非清流究意死死等耳以清流死不胜邪尚书默然一日其仆大帽华衣直入令庭言事公曰若何为者褫其衣笞之民大喜皆起暴尚书诸不法事得数百牒公束之送尚书自为理尽反侵夺民田地尚书大窘令其子橐珍宝饰美姬至锡冀饵其家壤之计卒不行语事各有本具太学公传而公治岩讼责主讼者凡获奸猾数人隶之官词事一不讎辄问谁为此以欺令也讼遂大简盗责主捕者盗发过期不获囚诸捕以次出捕捕盗尽乃出之盗屏息役责主田者以若干役隶若干田计田承役役乃均一年而庭可罗雀所携惟二苍头图书萧然以身为本以闲引名士啜茗咏诗而已有显者夺民地民讼之公验果民地也第以二诗批牒曰一片青山一片金百年人有万年心鸿沟未必常为限倏忽浮云变古今蹋徧青山山转我问我无语柰山何若无山下累累冢料得争山人更多显者惭而还民地一奸胥世掌军籍为贖册诬民而匿其应解岁衣食之所从来久不可诘公一日忽入胥家破壁得真册所出入千家公立杖杀胥尽释诬者即曰清句无补军伍起解大扰良民并焚其册又有无名册霍御史核之急里胥相连毙杖下公进曰奸弊诚有之令死杖下者非为奸者御史怒曰如令言何以清句为公曰固也非所论于台识时势昔方国珍聚乌合之众据兹土高皇帝恶之尽籍为军旋散亡此册在永乐时已不可问徒残民无益御史愈怒曰如是尽令为政也顷之部使者魏公至御史告之故魏公曰令言是也御史乃喜一听公六邑得无扰于是六邑民皆号公真铁汉事不决争愿一得当公而倭且突至岩无城寇至公犹坐堂皇矢及案公曰去无之死此矣崔丞呼曰以公得民深出可拯民死掖公后壁出公乃募壮义数格杀贼公亦数数几死持数日而吾众集贼惧遁去公曰吾死矣而幸生乃今身吾有矣遂归自公悬车至捐馆凡三十有四年攀龙犹得十余年见公不问生产不治宫室不近声色不内寝不外游不接宾客不事搏弈不畜玩好不服华好衣服门不纳僧道师巫俳优所居书斋三楹寝室三楹庭中时植百卉四壁珉罍累累者二泉也喜食莲芰芋栗喜吟杜诗喜谈古人节义事喜文中子言敝庐足庇风雨薄田足具饘粥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时诵之辄摩腹长笑训攀龙辈曰谨以养神勤以养志神完则志锐志锐则学成后攀龙游海上雁荡诸山过岩肃拜公祠祠宇甚治香火严祠前居民争指余曰此高一合孙也余不解其语问父老则曰噫我公听断敏民以讼至持一合米事竟矣往有周太守者案无留牒民裹米半升结一讼人呼周半升而公加敏故号高一合又曰倭炽时有擒贼数人公讯之曰鰲商也胥夺吾金又诬吾盗公鞫出其橐千金即取鰲之气鰲也问橐中装几何皆符公曰贼劫人金宁知数乎立释之还其橐又曰倭去公有罚鍰千八百金吏白曰方多事此足自卫公曰吾不受人钱谁当受吾钱者悉

输之府又曰按察司都吏权最重守令媚事之岩有都吏休沐归为人居间公怒曰汝吾民也何敢尔笞之十后公以倭事问勘适当吏吏乃谓其侪曰此文不取县令勿有所冀史贤于今之官又曰台之倭自撤海船始海船者募闽人习倭者备倭人给异等饩倭平久舟兵卒以闻输倭货至大姓得直且称贷复往以为常而亦有遂缘为奸劫商舶者监司遽撤之诸大姓受输货见船撤遂罢其直不与黄尚书家为多诸兵无所归又衔诸大姓又素习倭遂构倭入寇我兵格杀倭往往有生擒舟兵者舟兵大言曰黄尚书令吾等来杀高令公尔诸监司皆喜谓公曰尚书齟齬公久此足报矣公曰岂有是哉至难至难彼自恨没其直尔尚书闻之大惭服父老言细事不能悉志志其大者乌虜人岂其以声音笑貌强得者邪公生宏治戊午九月十一日卒于万历乙亥四月七日年七十八祀黄岩名宦葬惠山黄家湾生男子一人女子三人

曰处士公名校字国明号静逸雪楼公次子也生后于黄岩公十八年浦孺人命黄岩公曰而弟也当视之子命公曰而兄也当视之父各受命惟谨及孺人卒而公稍稍爱宴游黄岩公心患之而弗言公所居一堂一斋斋以舍客黄岩公第蚤起携一书一茶椀坐斋中诸酒人与公往来者屢至户黄岩公辄作咯咯之声酒人从壁隙窥之吐舌去信宿再至如之三至如之诸酒人大惊不复来公亦大窘不复出浹月公乃憬然悟曰吾知兄为我矣乃皆谢绝诸酒人纤啬治生产米盐琐悉一切躬亲之以其赢与里中交质为什一息黄岩公喜曰是其心有寄矣于后公时时诵曰非吾兄几堕落当时只以口舌训戒我无益也于是一禀法度非义弗蹈女翁杨虹桥者垂没以千金托公公曰我犹空中鸟翱翔饮啄自如千金入吾家吾入笼中矣趣识甚高以告黄岩公公曰甚善冯贾者以一盒子囊金珥来质其下格函珠贾不知也质金竟去家人曰天与也公第笑谨藏之明年贾取质公迎谓曰君家有失乎贾曰然去年失珠几遭祸谓窃珠者婢婢投溺幸不死公曰珠今日见君矣贾惊曰珠那得在此公令启盒得珠贾愿以半酬公曰吾欲得珠而取半邪贾泣拜祝曰愿公获福如珠累累公年四十有七无子黄岩公子太学公一人尔太学公且举二子黄岩公谓公曰其少者可抱也公曰幸甚所抱即攀龙攀龙曰乌虜先君子爱其子异乎人之爱其子也即不欲人言所抱子恐其子以为所抱子也无论他人不敢泄一语即大父不忍以此重伤其意大父属纆谓先君子曰弟无忧弟有子足娱老也先君子归呼攀龙摩其首曰儿真娱我老矣大父名诸孙曰希某布某名希良者攀龙也先君子恐其长而觉之易今名及攀龙成进士先君子弃养客以为言攀龙曰天乎吾罪当死吾不敢言之于存忍易之于没乎太学公曰孺子言是吾以字行可矣得宜故讳今讳也公以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与黄岩公析产而居一堂一斋一寐胜国时物也负郭田五十亩蚤作夜息程入量出食无二簋衣必三澣粒米东薪不妄狼戾每岁春秋佳日一至泉上余日未尝出户平生未尝竞人一语未尝负人一钱卒之日积千余金攀龙不能务什一尽以买田今吾子孙一饮一食公勤生俭用之贻也乌虜艰哉公生于正德丙子四月十五日卒于万历己丑六月十三日年七十有四葬于惠山黄家湾

太学公初讳梦龙字德征后以字行号继成黄岩公子也以嘉靖丁亥五月二十一日生丙午补诸生庚戌黄岩公令岩公生二十四年矣即己佐大母浦孺人秉家一日岩有黄尚书子来谒筐篚仞于庭公心念曰闻尚书鱼肉岩民岂其与吾父相昵而以好来邪必不然拒勿见尚书之子庭立三日而去居无何有大侠挟美姝舍邻舍私于苍头曰吾不重万金得吴姬行路难相窘者数矣闻公子贤以一廛舍我愿持千金为寿苍头艳之以告公公叱曰必盗也趣执之其人大惊遁去后苍头抵岩见尚书子于途所为大侠者其仆也乃大惊尚书为令押之急无以中令以公少年易中再计再不售黄岩公每叹曰人须自立亦赖有贤子弟不者两败矣癸丑黄岩公遘倭变谢岩政归甲寅浦孺人捐世当浦孺人时黄岩公固不问生产及孺人没黄岩公谓公曰儿乃饶为家可宽我矣公自是一意治生甲子入太学旋弃归凡奉黄岩公徜徉图书花石间者二十年而公所谓治生第取交质什一然必躬亲必诚信远近乐就之家以是起暮年稍广负郭田租入必先输赋曰廿莽中惟此为君臣之义脱国家一旦下赦令而家无可赦之逋乃良民也

高攀龙曰乌虖吾高氏自太学公而堂始三楹矣产始千算矣子始七矣公尝以一帚示攀龙补纫二十年如僧衲而服之无鞞所居一室窗纸第缀破裂未尝易薪诸节啬多此类而视非己之有闭目摇指曰饷我祸矣攀龙成进士手书教曰事毋争进让人一步一步滋味也盖凜凜自持者没其身焉公卒于万历丙申六月初一日葬惠山黄家湾配陆氏生女子二人二室邵氏生男子五人女子二人冯氏生男子一人女子一人吕氏生男子一人

○内传

潘氏耕乐公室中书公迪女葬龙山 【生卒缺】

邹氏自轩公室葬明阳观

鲍氏省轩公继室祔葬龙山

钱氏省轩公二室生正统丁卯二月初二日卒正德庚辰五月廿三日年七十三葬明阳观

浦氏讳洁父曰听泉处士讳源母赵媪宋宗室女高祖仁世为城南右族胜国末念天下将乱隐石塘山仁生昂昂生完完生处士能诗以成化戊戌十一月十一日孺人生归雪楼公雪楼公幼孤家啮于强宗赘壻且尽公又豁落不屑细小以孺人拮据而起雪楼公尝与里中少年为会诸少年辄提酒肉令雪楼公为其孺人恚曰天青日白各有生计妇不任此诸少年提酒肉去矣家人数十指男课树牧女课绩织无尸食者黄岩公四上公交车最后雪楼公卒于家或议缓计孺人正色曰父死而子乃冒进取邪亟返之彭城及黄岩公之官奉孺人行孺人曰令禄几何而给众口令吾堕家若堕官也及倭难突作人谓孺人若前知者天启之也卒于嘉靖甲寅十二月二十日年七十有七其明年九月六日葬惠山黄家湾合雪楼公兆

邵氏黄岩公室葬明阳观

李氏黄岩公继室世居下田桥世有资父曰桂轩公讳官黄岩公既娶邵孺人生二女孺人继之当是时浦太孺人持家嗃嗃孺人柔身屏气事之无忤也与黄岩公相庄如宾公外寐闲一见孺人问眠食无恙去矣孺人性坦率饮食衍衍时呼诸孙果饵啖之自娱乐也生宏治甲子七月三日卒隆庆壬申六月十五日年六十有九合黄岩公葬惠山黄家湾

朱氏处士公室居唐干父慎斋公讳士冤母钱氏孺人年十九而归处士公无何而公遘疾生育道绝孺人萧然一室垂五十年若弗知也浦太孺人秉家则严事太孺人曰取无忤足矣已处士公秉家则严事处士公曰取无忤足矣计日而绩计月而织盛暑隆寒不辍攀龙生弥月而孺人抱之于是孺人四十有六矣盖攀龙有识而后知孺人之异也往先君子奇爱攀龙即不忍泄本生一字而孺人以间见太学公辄谢泪苏苏然攀龙固不辨作何语也及攀龙有室孺人则曰孺人且长毋阙于所生常以身翼蔽令岁时得见所生父母孺人即自用一钱必徘徊曰且止及攀龙读书需书直欣然曰钱政以易书尔攀龙既举于乡孺人家有讼舅氏谓攀龙必直我于令以告孺人孺人曰毋而处子也柰何以面孔向人攀龙曰固舅氏也孺人笑曰而以舅氏必直乎直奚须而直乌虐此何等心目邪孺人生以正德丁丑七月二十七日卒以万历甲申十月初一日年六十有八葬黄家湾与处士公合兆

陆氏太学公室陈胡公之裔入国朝有永宁者举贤能永宁生民表民表生席席生祯祯生纶曰营川公功于乡母曰邵营川公与黄岩公相欢俱娠则约曰男女偶者必为婚果偶而委禽是为陆孺人孺人既有两女而弗子于是邵令人归孺人辟寝一室曰饮则饮曰食则食恣然也抚诸子及妇欣欣相谐没其身此可以观德矣生嘉靖丁亥六月初六日卒万历丙申三月廿六日葬青山

邵氏太学公二室令人婉娈委蛇先生本生母每太学公有所发怒令人剂之微言公遽欢生五子二女劬何如也乃不有其子一日之享天乎何及矣生嘉靖癸卯五月廿六日卒万历乙酉八月二日年四十三葬青山

或曰子言凡垂世以益世也高子自谱其家兼及内传于世何与龙正应曰高氏自黄岩公以前朴遯农家不习文采殆有不传之隐懿乎黄岩公以后则高节大畧自淑淑人之概大抵表见而业亦渐隆其起家盖与德相为准量又世得内助有陨自天所从来远矣人之欲传其先也往往求文章家而后世信文章家之传人祖先也岂若信仁人之自传其先也哉读高氏谱知长勤长约长正之门必挺大良则动天下为祖父者之心何限又见高氏之先多躬耕女红耳而一嘉言一懿行莫不托其后贤以炳于丹青垂于无疆则天下为子若孙者之心又从而动矣奚而非益也也

◆家训 【二十一条】

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学便是依此作去岂有差失从古聪明睿知圣贤豪杰只于此见得透下手

早所以其人千古万古不可磨灭闻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真是可哀吾为子孙发此真切诚恳之语不可廿廿看过

吾儒学问主于经世故圣贤教人莫先穷理道理不明有不知不觉堕于小人之归者可畏可畏穷理虽多方要在读书亲贤小学近思录四书五经周程张朱语录性理纲目所当读之书也知人之要在其中矣

取人要知圣人取狂狷之意狂狷皆与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若憎恶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与皆庸俗人已未有不入于庸俗者出而用世便与小人相昵与君子为雠最是大利害处不可轻看吾见天下人坐此病甚多以此知圣人是万世法眼

不可专取人之才当以忠信为本自古君子为小人所惑皆是取其才小人未有无才者

以孝弟为本以忠义为主以廉洁为先以诚实为要

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

善须是积今日积明日积积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丧身亡家者岂可不畏也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恶人人亦恶我我慢人人亦慢我此感应自然之理切不可结怨于人结怨于人譬如服毒其毒日久必发但有小大迟速不同耳人家祖宗受人欺侮其子孙传说不忘乘时遘会终须报之彼我同然出尔反尔岂可不戒也

言语最要谨慎交游最要审择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人不如少识一人若是贤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难得知人实难耳语云要作好人须寻好友引醇若酸那得甜酒又云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见过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祸常见己过常向吉中行矣自认为是人不好再开口矣非是为横逆之来姑且自认不是其实人非圣人岂能尽善人来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见如此则吾心愈细密临事愈精详一番经历一番进益省了几多气力长了几多识见小人所以为小人者只见别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体面崖岸之说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为体面立崖岸曲护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伤体面自毁崖岸也长小人之志生不测之变多繇于此

世间惟财色二者最迷人最败坏人故自妻妾而外皆为非己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夭寿折福殃留子孙皆有明验显报少年当竭力保守视身如白玉一失脚即成粉碎视此事如鸩毒一入口即立死须臾坚忍终身受用一念之差万劫莫赎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祸非幸之得故真悖而人亦悖而出吾见世人非分得财非得财也得祸也

积财愈多积祸愈大往往生出异常不肖子孙作出无限丑事资人笑话层见叠出于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试静心思之净眼观之凡宫室饮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数朴素些有何不好简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从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转念之间每日当省不省者甚多日减一日岂不潇洒快活但力持勤俭两字终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衾影无忤不胜于秽浊之富百千万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营求只看得义命二字透落得作个君子不然空污秽清净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门不如穷檐蔀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闻者反免得出一番大丑也

士大夫居闲得财之丑不减于室女踰墙从人之羞流俗滔滔恣不为怪者只是不曾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节总是一般

人身顶天立地为纲常名教之寄甚贵重也不自知其贵重少年比之匪人为赌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视成何面目若以为无伤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复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恶事最是险事未必便至于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别事死便不能脱然无累保身保家戒此为要极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论何苦自蹈危险耶况自家人而外乡党中与我平等岂可以贵贱贫富疆弱之故妄陵辱人乎家人违犯必令人抃责决不可拳打脚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语云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人若不遭天祸舍施能费几文故济人不在大费己财但以方便存心残羹剩饭亦可救人之饥敝衣败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馈赠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长物一二件切切为贫人算计存些赢余以济人急难去无用可成大用积小惠可成大德此为善中一大功课也

少杀生命最可养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脑我却以日用口腹人事应酬略不为彼思量岂复有仁心乎供客勿多看品兼用素菜切切为生命算计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杀一命于吾心有无限安处积此仁心慈念自有无限妙处此又为善中一大功课也

有一种俗人如佣书作中作媒唱曲之类其所知者势利所谈者声色所就者酒食而已与之绸缪一妨人读书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渐渍引人于不善而不自知所谓便辟侧媚也为损不小急宜警觉

人失学不读书者但守太祖高皇帝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时时在心上转一过口中念一过胜于诵经自然生长善根消沈罪过在乡里中作个善人子孙必有兴者各寻一生理专专守而勿变自各有遇于毋作非为内尤要痛戒嫖赌告状此三者不读书人尤易犯破家丧身尤速也

或曰高子学修入微至作家训皆浅近语何故龙正应曰此文公着小学之心也人少而能守小学之事然后其长也可以知大学之道盖有绳趋尺步而不能穷神知化者

矣若早轶于绳尺则垢秽满身何从而游广大精微之奥乎非愴怍而无依必口耳而不实斯训也拔少壮于下流亦防老大于作伪不曰远以深乎先生又虑世久族多未必皆为士类鄙词谚语时或引用士人观此亦足助警省农工商贾听此亦足保身家微仅为可见子孙计直为无穷不可见之子孙计又为天下凡有子孙者通计也不曰远以深乎

坵杂训五条

○坵杂训 【五条】

戒贪享用

勛赴讲会

勛早做静功

为长孙永厚书扇

为仲孙永清书读书乐因题其后

?戒贪享用

受些穷光景每事节省尽过得凡临事着一苟字便坏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得此力

?勛赴讲会 【京师寄回】

到东林最可入头大众会集时满堂肃然此时默欠澄心看有妄想也无听歌诗时看有妄想也无妄想一寂即是真心真味成妄妄醒成真一反复闻耳得此意到东林实做工夫方不做了人事久之其味无穷受用无尽

?勛早做静功 【京师寄回】

吾在此全靠平日静功少年不学老无受用汝辈念之静功非三四十年静不来何者精神一向外驰不为汝收拾矣事多苦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静而见道此等苦皆无之汝辈急做工夫受些口诀不然此事无传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传之子以身不经者言不相入即终日言之如不闻也

?为长孙永厚书扇

朱夫子曰为善最乐读书便佳只此二句知其味便是天下大福人少年欲知为善又必繇读书朱子又曰关了门闭了户把戳四路头正读书时也何谓四路头人心纷扰要长要短皆是路头须自一切断绝养心莫善于寡欲件件看破都没要紧件件寡去寡之又寡以至于无则此心空明灵妙人品自高文章自妙此为善读书之本

?为仲孙永清书读书乐因题其后

昔人有言闭户拥书不羨南面王乐其乐读书如此若寻行数墨而已何以见其乐哉

高子遗书卷十下 【终】

邑后学顾荃校字

●高子遗书卷十一上

墓志铭

墓表

◆墓志铭

光州学正薛公以身墓志铭

职方刘静之先生墓志铭

孝廉陈贲闻墓志铭

文学秦彦熙墓志铭

文学景耀唐公墓志铭

文学清宇高公墓志铭

董恭人墓志铭

李贞母墓志铭

本孺刘公墓志铭

○光州学正薛公以身墓志铭

乌虖余何忍铭以身邪以身与全同举进士同出高邑赵济鹤先生门两人相见相笑以为相遇晚自是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以身古心古貌所据皆古人准则其识甚敏而本真应物又令人乐而亲之是年余以忧归以身以言事归两家相距不五十里旬日不见辄相念而以身造余为多一苍头挟一被一笈至余家不以以身为客蔬食菜羹研经订史未尝不穷日落月有过相规凡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义盖余受以身规恒十之九以身受余规恒十之一有事相辩凡余言以身至拂然去已复欢然来盖以身为余容者恒十之一余为以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十四年如一日也乌虖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为之铭邪以身病余过之自论学忧时外无杂言将瞑命其孤以墓石属余乌虖余又何忍不为以身铭邪以身大父学宪公讳应旗世称方山先生生景尼公讳近鲁性至孝居方山先生忧而卒遗命敛用衰经配刘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仲也讳敷教号元台字以身娠时有青雀入怀之祥生而绝颖少不好弄五岁即善属对十五补诸生海忠介公抚南都见而亟赏曰生宁独文人必忠义士当是时以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从方山先生阅邸报有不平目眦欲裂先生从旁睨之心独喜会顾叔时季时两先生问业先生呼以身谓曰此东南珍物若与缔兄弟交已复乎一编示曰洙泗以下姚江而上尽是矣于是以身复以道自任天下与道是一是二戊子举京兆明年成进士会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白宪长都御史吴悟斋耿楚侗交参之以身曰是欲为执政箝天下也上疏争之略曰臣无言责性恶权奸顷见左都御史吴时来欲申饬南台宪规其言专为定向而发窃以为远臣箝口近臣煽威摘祖宗之片词营狐兔之私窟必欲创一警百誓为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陛下之言官事可风闻听斯无壅就使藩臣论列果非定向不宜阻遏节节关白动成掣肘嗣令设有弹劾长官者谁与通之隐机先露则危其身说议复停则负其志事当密而不密祸且移之国家时来安得

视僚友为重而视陛下为轻邪如海瑞先朝宪直也房寰丑诋尚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为时来者不惟不能参驳反尔朋连无论愧古名臣即回想抗论严嵩一疏有面目已大抵少年厉志多思竖立垂老颓颜辄丧生平见人覆辙怒发裂眦恋己浮荣胁肩攘臂何则道心难固势利易迷习尚使然也即二三辅臣阳托饮醇阴图登垄迹又故峻诸司共绳庶采九列之体貌尊而九重之聪明塞矣乌虐害可胜道哉伏乞亟下明诏严党邪之禁更易两都台长以清首宪疏奏当路大恚座师颍阳许公至以贡举非人自劾以身奉旨归明年庚寅蒋孺人卒辛卯授经玉隆观壬辰秋起凤翔府教授寻迁国子监助教癸巳入都有并封三王子诏以身具疏力诤复貶姜江公书有曰中宫有出而始重则仁圣之心不安后宫有出而终轻则慈圣之体亦屈并封事寝大计难作时考功郎为佶鹤赵先生尽黜当路私人内阁张洪阳位与姜江公合谋借刘黄门道隆论拾遗事夺其官士论大哗以身与于公孔兼陈公泰来贾公岩顾公允成张公纳陛各具疏谓南星考察京朝官先黜其姻亲都给事王三余又黜本部尚书孙鑰甥本部司官吕允昌而后举执政所阴庇之台省表里为奸邪者尽黜之命下之日举朝震肃咸谓二百年未见而一旦夺南星官谢诸黜者何以令天下于是阁臣益怒尽夺六君子官而以身得光州学正以身与光州士砥德励业不啻父兄于子弟诸生有以口语得罪府掾诬生杀人罪郡守以掾故成其狱以身廉得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之坚竟得白光人负沈冤者胥之以身以身多全活之光人谓以身宁独师保我实父母我也庚子归省刘太孺人遂不复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身执丧不饮酒食肉服阙遂不食肉甲辰顾涇阳先生修复东林书院萃同志讲学以身喜曰此吾归宿地矣自是恒居东林所与知交必劝之讲学曰天生英隽决不欲其斤斤结褵自家闺闼检柙祇贤落魄尔曰脚跟站定眼界放开静躁浓淡间正人鬼分胎处曰道德功名文章气节自介然无欲始又曰学苟不窥性灵任是皎皎不污终归一节但世风靡矣不忧着节太奇而忧混同一色托大道无名以济其私则中庸之说诬之也平生所持如此故筮仕以来未尝受人一馈垢衣糲食以没其身尝有诗曰百年吾取与留作后人箴又曰古人持晚节休作等闲看余犹忆始交以身时馈之食则稍尝而谢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馈药饵复稍尝而谢曰行就木矣不敢忘当年矢志以身于忠孝廉节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复至慈蠕动之物不忍伤害于人油然虽至俗客不憎恶独恶伤害人者尤恶伤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盗贼凶人必使不得虐民后已尝见一人毁叶参之以身从稠人中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后其人所在以身必避匿终身不与见至解人之厄扬人之善常若不及拈笔成诗文率本于情止于礼义尝作真正铭曰学尚乎真真则可久学尚乎正正则可守真而不正所见皆苟正而不真终非己有君亲忠孝兄弟恭友提身以廉处众以厚良朋切劘要于白首乡里谤怨莫之出口毋谓冥冥内省滋疚毋谓琐琐细行匪偶读书学道系所禀受精神有余穷元极趣智识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归劳逸难徇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无贵无贱无荣无朽殒节逢时今生谅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语同心各慎厥后以身年

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乡闾妇竖无不思而痛之乌虘此可观以身之真正矣口着诗文诸集藏于家铭曰飘乎自乐邪几春服舞雩之点凜乎自持邪则蓬门委巷之思浑乎同羣邪几油油与偕之惠子乎独往邪则望望去之之夷夫固不敢谓其即点也思也惠也夷也夫安得谓其非狂也狷也清也和也猗与斯人荡涤污世砥柱流俗是之谓忠信廉洁为圣人所思世人所师

○职方刘静之先生墓志铭

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故曰隐居以求其志曾皙季路颜渊之徒侍侧曰盍各言尔志如或知尔以此往矣孟氏亦曰士之事在尚志故士平居辨途慎术择乎中庸盖兢兢毫耗千里云及乎得善固执之死矢靡佗焉即功业文章不少槩见于天下天下信之如星辰之灾祥蓍龟之凶吉以其身卜世之安危岂非笃仁义诚之不可掩者哉万厯壬子五月七日刘静之卒于家静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强仕海内士咨嗟痛悼以为国家失其柱石人伦失其冠冕如可赎者人百其身矣此何以故嗟乎此所谓诚不可掩者也静之名永澄别号练江静之其字也世为扬之宝应人大父德斋公曰宪父春宇公曰继善司训镇江母曰王氏静之生有至性八岁诵文信国正气歌衣带赞即立信国位朝夕谒拜人以此见其志矣十四补诸生十九举贤书同年中召静之饮酒有娼佐觞静之即谢不往二十而娶家贫不能具新衣王孺人力经营之静之曰休矣吾意中自新不必衣也戊戌下第筑土室自键并昼夜读又善病室中书签药裹外无一长物辛丑成进士选读中秘书为有力者所夺人为不平静之无几微见颜色以善病告授顺天教授慨然曰师失其道久矣进诸生相期勉以圣人之学严程课饬行简伸冤抑惩污浊审勤惰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恙雉之贄不及于门北方学者称淮南夫子而静之益考求国家典章名臣言行六曹之职九边之要兵农钱谷之数矻矻如居土室时已迁国子学正权要为子弟居闲一切格不行会雷震郊坛有诏令礼部具修省事静之曰灾异求直言自汉唐宋及我祖宗未有改也往万安刘吉时恶人言灾异邹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报罢塞谥之门务容容之福传之史册尚谓朝廷有人乎当事者为静之座师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狱妖书狱及京察事继起静之具疏陈得失而司训公适至京不果上静之作甲乙杂志邸中杂记又为归德相国所器重咨对出处之道时人愈侧目满三载不迁静之曰昔阳城为国子师斥诸生三年不省亲者京兆李谔久不归省李皋谓无亲之子不可与事君吾归矣遂归杜门读书三年而司训公王孺人俱未艾健饭会皇太后覃恩人谓静之柰何不以一命贲两尊人静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计矣静之力行丧礼墨面柴骨三年苦由外寝壬子春补职方主事未赴卒静之质甚弱独目炯炯然英采逼人善谈论其于古今治乱人才短长如指之掌尝曰某当某时有某事惜放过彼宁知千载而下有刘静之者指其空缺处然吾辈在今日宁知千载而下无刘静之者指其空缺处乎而静之内行纯备孝事其父母及大父母训迪子弟出于至诚每谓子弟不类非尽子弟过父兄炉锤不具火力不足不能使入镕铸中也常书薛西原语于座右

云虽小事不可为人嘱托自损廉心故竿牍不及郡邑大夫至伸人冤抑援人疾苦不啻若身受毒螫者以呼吸间去之为快静之即尸居蠖伏乎其神常周六合以内于世道民生所关下至夷虏情伪江海盗贼咨谏询度无不得其要领世固不乏修身洁行士也然往往饬治象貌不为世訾诟而已至神理血脉与斯人之徒通洽无二者视静之如何哉静之官不过七品其志以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圣贤吾君若何而圣贤吾相若何而圣贤吾百司庶职斯道一日行于天下即死可不恨生不过三十年其志以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扬揭之生当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后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一日不明于天下即死有余责其所谓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使天下晓然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理民彝自不容已匪是者即入无父无君之途下弑父弑君之种衰世此道不明务党人之偷乐误皇輿之败绩盖千古一辙也故静之注离骚于此三致意焉推此志也百世以俟圣人可矣静之得年三十有七配韩孺人弟永沁子心学山阴刘起东按国论私谥曰贞修先生长洲文文起摭遗事为贞修状攀龙知静之深矣得文起为志其大者人言静之成进士三年郡学三年国学三年洗沐三年宅忧世曾不能用其万分之一余谓静之所为静之不以用不用也铭曰自昔圣贤与时衰盛盛时所驾衰世所屏浩荡乾坤不容何病川泳岩游理情缮性明吾之是不与世竞吁嗟静之天之所命悯此道微以是乱正俾示正见为千秋镜世所取正是谓为政有如不信上视孔孟

○孝廉陈贲闻墓志铭

昔屈子作远游其言皆黄老最上乘语后世道家旁流末绪无近其髣髴者夫屈子欲长年何以自沈屈子古今媵修人也欲得年以毕其志而不胜浊世之愤以为俟河之清不若沈河而死耳嗟乎媵修之士志古今之大业岂不以年哉武塘陈贲闻可痛也贲闻异才其嗜书异于人嗜书而妙悟异于人嗜书而嗜骚赋异于人人为人敦伦好善恂怀雅度所居左右图书数千卷埽室焚香穆然有深沈之思幼受经于吴子往子往丰神凝远贲闻自幸得师与其弟几亭潜心制义贲闻举戊午浙闈第一人几亭亦举辛酉初贲闻罢南宫试归益发所藏书读之于骚赋益工自谓儒者继统前圣开示来兹必本于六经阶于濂洛关闽翼以诸史百家然而心不撷其精华身不由其矩度徒以追时好取世资使廉耻丧风俗圯是经史为盗器也此无他欲蔽之贲闻之膺务在洗涤嗜欲辨晰取与期不疚于衾影而悲今思古之怀率发之于骚谓夫赋者追踵风雅之六义振起汉魏之五言叶幽人之郁思贞志士之极念太和乖而变风作宇宙中所以宣泄其不平之情而归之礼义者必由焉而鬪浮靡者失之远矣贲闻诸赋自拟古外皆有慨于中有裨于世而词家之徒以文词已者贲闻弗贵也贲闻年三十有八遽得疾而殆疾且殆为文自祭文具集中当世传诵之嗟乎使贲闻而得年必入圣贤之奥必见豪杰之业其赋虽已名家必篇什富而成一代之奇故曰媵修之士志古今之大业必以年也惜哉天下之士文胜者多浮动躁扰而亏其质质胜者多沈潜木讷而亏于文贲闻何闇然也而文采流露尔尔天之赋贲闻厚矣独不赋之年竟其所诣何邪夫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四

十五十而无闻不足畏矣世之才人无闻不称者岂少哉贲闻年未四十赫然以文采称以质行称嗣业灵均不同灵均之坎壤土?盍死贲闻没而事有为灵均所深悲者虽不得贲闻之赋一吐其胷中之奇而贲闻得以从容长逝无灵均往日回风之痛其亦幸矣
□吾兄亦□生自感千秋万年谁不沾襟又长年者之不若而屈子不屑修王乔不死之道者也悲夫贲闻讳山毓父颖亭公为王官福建按察使所至有惠政及民配宜人盛氏生二子贲闻其伯也铭曰世之人谁不读书世之人谁能读书子独闭户拥书悲愉痾痒一切忘之于书戒所戒于书勉所勉于书不知天壤之间更有何乐可代吾书天下之书安得更遇子之于书吾悲子之逝也而且悲子之书

○文学秦彦熙墓志铭

夫人子弟乐与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尝以此验人百不失一近世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彦熙其所延于家北面严事者为吾师澄泉茹先生吾同年叶参之吾友归季思吴子往四君子凜凜法度他子弟窥影匿避彦熙独山岳崇之芝兰亲之非见善不及者哉季思子往至余水居彦熙亦时时来静坐一日问心余曰子以何者为心曰方寸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虑者是也曰未也特其用耳曰舍是尚有心乎余曰子以眼前虚空者何物曰虚空则无物矣曰何者为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无之而非天无之而非心人心湛然无欲一腔六合一物也彦熙跃跃喜曰久矣哉欲封之矣一日问修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族也饥者寒者日当吾前而漠然视之是其心槁而不生又何言修彦熙又跃跃喜曰念之素矣尝欲祠吾宗双孝子以南亩三百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彦熙之可与语类如此其人孝悌人也事所后母谈孺人所生母吴孺人交尽其力吴孺人嗜苳孺人亡终身不忍食与兄震玉公弟华玉公自饮食至产殖必共必均事必儿先之诚心闇修于家庭至和溢发于眷宇秦氏世敦孝友彦熙真不媿其先矣自奉甚朴食不求珍衣不重绮每冬寒岁饥粥馁者絮冻者槽殍者以为常吾尝谓彦熙之可使为善如水之赴于壑火之赴于薪不可使为不善如取火之不可于方诸取水之不可于阳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师旷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于目如臭之不容于鼻盖其性然也万厯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彦熙令人逆余归至则一息如缕令诸子拜床下张目视余端坐举手而瞑乌虜若彦熙者全归矣又何憾焉彦熙字也名尔载别号水庵彦熙没记其大及所尝与语者如此铭曰已乎彦熙使其达邪登贤选良翼吉人乎翱翔即其穷邪载咏载觞偕幽人乎徜徉孝悌可植家人之坊慈惠足贻宗人之康天独不令其年之长已乎彦熙湖山苍苍湖水洋洋大盖为宇大由为床三十三年旅寓者暂亿万斯年永完者常

○文学景耀唐公墓志铭

吾尝读旌阳许仙书见其所云中黄者人身隔膜也隔下体秽浊之气不得上熏心府天地亦然凡不忠不孝下民怨怒之气上至中黄其气复下为水旱疾疫各以类应惟忠孝之气直上清虚如矢中的于是始知古忠臣孝子与造化呼吸应感者殆以是也然

孝弟之家其子孙往往有孝弟者与其前人若合符节相观而善与抑一气使然与噫是何神也吾见唐于震家盖三世孝弟矣公之父曰耀坡翁母曰黄孺人耀坡翁与黄孺人事其二尊人惠坡翁陈孺人也一取诸脯修女红二尊人怡怡于甘鲜轻暖中若不知寒儒俭妇之办于脯修女红者有疾辄夜不交睫旬不解带一时士君子称事亲之能自致者必曰耀坡翁夫妇耀坡翁欲青衿以慰二尊人而数甚奇虽至白首有劝其弃举子业者必怒斥之曰一诸生何益吾毛发事吾奉吾亲教没身而已于震为人言未尝不泣数行下也至于震青其衿矣复数奇以大病后应学使者试而黜将天之不与善人与世也于震之可贵者不在此于震之事其二尊人也一如耀坡翁之事其尊人也耀坡翁歿于震三年不尝酒肉黄孺人病于震偕其弟傲吾君露卧床下蝨斑如绣旦暮搏颡吁天祈减算益亲凡四阅月两颊肿裂外父王敬存翁之不得养于其子于震曰于我乎养敬存翁病脾于震与其妇及其子抱持浣洗经岁不替敛于室丧于堂迄于窆窆若翁之无家者于震即甚贫有称贷必以期偿之尝戒其子曰财从才从贝人之有才者坏于贝十九是士人立脚处也生平好善疾恶未尝毁一善人誉一不善人见有毁善誉恶者拂袞而起不忍闻也其笃至如此乌虜世之愈下也士不以行举顾未尝不以行贵吾见重于震之品者若麟凤然重于震之言者若鼎吕然哀于震之亡者若骨肉然三事九列之不能得诸人者于震得之故曰于震之可贵者不于一诸生也于震病经年于震之子显祖所以事于震者一如于震所以事其尊人至尝粪至割股至割肱即傲吾君所以事于震一如显祖所以事其父也天之与于震者至矣昔宋徽宗时唐公叔孝讳作求举进士有声从弟孚有才识徧交元佑诸君子唐氏始以儒名家国初有讳逢明者赘濮氏故唐氏多称濮惠坡翁讳昌耀坡翁讳光裕至于震之子四世矣即未显皆文学孝友重于乡里不堕叔孝公家声澆蒸酝酿必有大发其祥者未可量也于震讳起龙别号景耀生嘉靖辛酉八月廿七日辛万厯己未八月初九日年五十有九娶陈氏静所公女卒再娶王氏乡饮介傲存公女生子显祖娶王氏行素公女生女一适薛守溪公子廷相以是年九月初五日甲申葬大池祖莹之昭于震与余子世儒世学好友也世宁师也余所庄事也属纊而眷眷于余之一志不已余不文持墓文之戒久而有甚不得已者则以于震垂死眷眷之一念已铭曰好恶不拂人之性是非足以经国之政于嗟于震使其孝友为政不得施于有政圣人固曰是亦为政

○文学清宇高公墓志铭

乌虜兄可谓了了而生了了而死矣维岁庚戌兄下帷张岵望公自广信宦邸归谓攀龙曰闻之禄命家吾殆将死我诸子侄室未毕诸子母家逋未毕吾将售产一切毕之萧萧一身俟焉不以不了念萦吾灵府余为解曰岂有是哉无何而兄果尽售产矣果毕室诸子侄毕偿诸子母家矣无何而兄果病矣时辛亥三月事也余曰异哉若是乎天之一定无庸人力邪请于吾友缪仲淳药之病立起越夏而秋体丰神王饮啖加等兄乃选日之良整衣县出酬其常所起居而先诣攀龙曰微缪公不能活我微子不能得缪公自

今日月享子之日月也攀龙不胜喜为浮太白手额祝无算数曰兄今一身萧萧乐矣当数数相过从毋令若病困时床枕上羡人一趋一步如天上游仙也兄曰然不数日乃复病痢余视兄则曰命也夫吾无不了念亦不望活遗言纤悉皆具帖然而瞑乌虜此所谓了了而死非邪自吾有知识以来见兄油油与人偕无忤物也里巷姻娅庆唁无缺失也与人期会不愆时日也称贷人不愆锱铢也言人善津津然不善未尝出诸口也与其弟衣同寒暑食同朝夕用同有无事同劳逸若两手相携两足相践也抚其子侄幼无二养长无二教婚嫁无二等若两目一视两耳一听也此又不谓了了而生邪嗟乎士之贫困常十而九然往往不自强力计无复之则仰哺他人而分不明也信不立也一往而不可复如之断港绝潢然兄少而恩恩长而昭晰疏而令人仗之如亲贫而令人仗之如富以此家蹶而复立非分明信立能然乎肩其家众食数百指犹子成立皆先其子婚嫁百需岁月络绎尽瘁持之迄无替念岂不难哉攀龙之曾大父雪楼公则既与兄祖左樵公相肺腑以同姓称族自兹五世矣吉凶之事山水之间花月之候虽干猴未尝不相速也至于兄益亲乌虜吾何以铭兄哉铭曰维人之伦父子兄弟譬之卅木此实其柢云胡世人不思其真亲者反疏疏者反亲孰如吾兄秉德坚贞白首庭除藹若孩婴其人则亡其行则芳百尔君子视以为方有耸其岑有苑其林一抔斯土千秋斯心

○董恭人墓志铭

湖州守陈公为天下名二千石一时谈吏治者辄曰视陈湖州若何陈湖州则余同年陈志行也其配曰董恭人当志行为诸生贫特甚居荒邨中时时午不举火慷慨磊落有所不平引酒自醉醉而歌乌乌顾影自乐睨视世人不屑也人亦无识志行者己巳五日无钱买酒出户见邨人蒲觞箸黍纷相间也无问志行者志行发愤曰佳晨遂无一觞妻孥乐乎入见董恭人无愠色志行喜曰此真吾妻矣即日埽半檐屋纫片布张而障风日发笈中所藏书昼夜读恭人喜曰此真吾夫矣日煮野菜羹进曰他日无忘此滋味也越五年为癸酉而志行举于乡又久之不举南宮当是时杜太恭人老志行授里中以为养每经时归问家人事无纤细不具也志行又久不举子恭人为进淑女得子三三子者眠食恭人也寒燠恭人也深便恭人也其仲痘殇恭人大恸其长者季者痘繁濒殆恭人曰天乎陈氏千秋在此一日矣痘愈而恭人大喜己丑志行始成进士令朗陵恭人从令中牟恭人从以太恭人在邸非恭人弗安也甲午志行覲恭人以太恭人南舟轻恭人曰此地多豆可载也及泗州湖风急檣颠得豆不覆己志行晋比部官长安六年恭人不从以太恭人在家非恭人弗安也己志行出守湖州恭人奉太恭人之湖州丙午太恭人念归恭人复奉太恭人归梁溪丁未得疾卒又四年志行以宪副备兵九江念太恭人且百岁乞终养又二年而太恭人卒志行治太恭人葬亦治恭人葬手状恭人谒余曰非子不能志吾妇矣嗟乎吾少日子所闻也吾父病噎久庸医误投药而遽困吾时在城不闻一夕月明甚吾妇见鼠蹲几而唬心动曰大人得无有变乎吾亦心索索而震急偕妇归吾父已属纊时秋暑剧吾奔营丧具一切含殓俱妇佐太恭人得不憾于大事太恭人一跬

步不离妇也板舆出入非妇吾能食入口寝交睫乎使余称为人子者吾妇也吾妇既以劳瘁得一胎而堕遂不复胎世间妇人视他人举子不伎幸矣得如吾妇提抱爱护乎得如吾妇爱而知教乎使余得称为人父者吾妇也太恭人有子五人皆寡吾为诸弟毕室期不失太恭人意吾妇承之不失予意剂诸妯娌不失诸弟意爱犹子如子仲弟一儿当暑而痘蛆出疮中如猬妇不避秽护之而生使予得称为人兄者吾妇也予少好游酒人醉而好务奇相矜诩尝着新履走石桥阑上又循塔檐砌闲见者股战而予笑傲自若吾妇闻之泣谓余曰君柰何以七尺博人笑邪又尝夜醉独行闾关闭视河干舟可跃而逾也惊其舟子梦中起忽坠水予不能水念其人死即不能独生没水拯之卒俱其人出水吾妇又泣相戒也一日雪夜裸而逐盗吾妇又泣相戒也予乃悟始知尊生而后益从养生家自卫矣使予保此七尺而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兄者吾妇也予更有深痛吾外父怀萱翁外母郭孺人生一子无禄即世有一孙吾妇为娶妇有家矣又无禄即世而董氏遂不祀予令朗陵郭孺人养于吾妇妇念从予则舍郭孺人从郭孺人则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卒舍郭孺人予守湖太恭人思梁溪恭人念从太恭人则舍予从予则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卒舍予乌虜恭人生十八年归予左右太恭人者余五十年女而不有其母妇而不有其夫子独以吾妇有其母有其子有其家也吾妇之于陈氏何如哉子其志之垂示陈氏之后人高攀龙曰恭人孝于父母顺于舅姑宜于家人岂不难哉吾所难恭人者不止此遇贤妻者贤士之幸今夫豪杰之士当穷困无聊时不难浩浩游人世间彼俯己自视固知其不终是也顾独难于入宫见其妻室人之谪诗人咏之所从来久远矣岂独买臣季子妇乎志行荒邨五日何异陶令重九篱边彼其夫耕妇饷此乃夫读妇炊曾怡然不以为意令其君子意韵口远卒成令名宜志行之不挫不挠爽然于富贵之际也恭人之助岂眇小哉是宜铭铭曰夫之贫御其屯夫之遇不竟其豫将其母五十年不恒有其耦孚其子百千世植其福祉吁嗟乎陈氏云仍之洗洗其毋或忘于斯人

○李贞母墓志铭

妇之贞其性然也此继母之慈而贞者犹之乎水之寒火之热非人为使之也然禀受万有不齐故其贞静非得之天者必待教习检柙待教习检柙去天成者倍蓰矣李母何以称贞母也其贞成之于天者非教习检柙而贞何以知其成之于天也贞母者故陕西学宪雨亭公之继配苏之长洲人姓陈父曰二水公讳燾母曰杨孺人母生三四龄与其姊妹嬉有家人童子亦三四龄者即之母辄惊而唬逐之去乃安二水公曰此非凡女也及归学宪公从公之楚臬大江怪风夜作舟飘六百里得一渚众争奔渚母几堕江中一役夫将掖之母叱去始登及学宪公捐馆舍母称未亡人者二十余年有劝令一识九龙二泉母曰此非妇人事更非未亡人事卒不许夫其少而不苟即一乳豎颠沛而不苟即一援溺者夫亡不苟出阃外跬步岂教习检柙而然吾故曰李母之贞天贞也母二十一而妇于李犹及奉其姑太宜人尽孝养太宜人卒时学宪公方督浙饷奉汤药视含殓一切如学宪公在侧不貽学宪公憾学宪前配毛宜人卒时其二子长曰延枝方六岁

次曰茂枝在襁緥母怀抱之如执玉执盈时其饥渴如己饥渴也摩其痾痒如己痾痒也母卒而延枝哭曰天乎吾生六年至十有八而依依吾母膝下也见吾读书则喜见吾健饮食则喜儿吾能持家则喜吾大母病母晨必焚香拜天吾父病母夜不交睫食不尽搯及卒恻不欲生母自有子家巨细必吾询曰而长也妇人夫死从子礼也见吾受侮曰讨人便宜人谁汝宽受人亏汝可自安乌虐丈夫哉吾母也茂枝哭曰已矣世不可得吾母矣吾襁緥失母而母为吾母吾弱冠失父母为吾父母母爱吾与仍枝等母教我与仍枝等母望我一第与仍枝等至抚吾兄弟犹子与仍枝等待吾母之亲戚与己父母之亲戚等丈夫难之世安得几如吾母者邪仍枝哭曰天乎仍枝吾母所自乳也岂独有三年爱乎十七年始免吾母之怀也吾痛母之亡又痛母仪之亡也吾母见文字弗屑也曰不如谨随身规矩见佞佛者斗屑也曰不如爱惜物力勿暴殄见财贿勿屑也曰不如纺绩补缀母纺绩尝兼人补缀独工使敝衣如新春阳而机杼秋风而刀尺未尝饱食嬉游每曰非妇人事勿为非妇人有益事勿为母亡而母仪亡矣乌虐三子之言贞母之为贞母者何如哉吾故曰母之贞天贞也铭曰继母之难难于视前母之子无异于己之子也母能一之无人我心未亡人之难难于视其夫之亡无异于夫之不亡也母能一之无存亡心不常者六十二年之身不死者一成不移之心故谓之贞与天地同情不随物毁成昭之以铭岂区区曰后世之名

妇贞难而慈易然于前母之子又贞易而慈难天贞也天慈也安得天下之继母皆李母乎

○本孺刘公墓志铭

天之为国家生才也有一时之事必有一人当之盖不常之事非常人所任必生挺特奇拔之士一举而振天下之聋瞽夫然后常人之心不为儉人所夺天下之一乱者可一治则吾本孺刘本者是也当万厯甲辰乙巳间四明相当国枝沈归德相又以假王事忤江夏郭宗伯其徒乃为妖书中之引绳批根思一网异己者会大计诸奸多丽考功法相蛊惑上谓计典不公尽复言官之黜者留察疏不下人心愤甚莫敢先发公乃抗疏略曰朝廷磨砺一世伸正绌邪以端揆大臣无树私交无作好恶无朦上而箝下彰善瘅恶佐天子持衡焉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辅沈一贯者又有顽钝无耻如刑科给事中钱梦皋者梦皋为人臣无暇毛举瘢索迹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挂察典而乘机建议垄断如市士林不齿迨至两蒙留用因蛊惑圣衷猜疑部院并考察全疏亦中格矣台省被察诸臣槩留用矣国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野野骇听僉谓梦皋之党阴谋叵测将异日种种侥幸之门从此辟也甚堪虑也夫使梦皋羞恶未灭亦宜惊弹射而敛迹胡乃恣起风波动驾言于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极僉谓梦皋之党机锋叵测将异日种种倾危之隙从此开也甚可畏也夫使政府无私人则奸慝宁壅于上闻邪谋亦安能下逞乃一贯实为戎首秉政以来不闻辅佐皇上救生灵于涂岬者何事起忠良于摈扼者何人一来比昵儉人乖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皇上岂有爱于梦皋而故昵之岂有私于台

省诸臣而独宽之蓋繇一贯曲庇私人内则假公以滕上外则挟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权以伸其意复窃皇上之德以个其交使守法者抑勒无聊席奥者高张无忌将来谁肯为皇上触权要持国是乎一贯之敢于欺罔如此所关治乱安危之寡会良非细故幸皇上自为社稷计疏奏神祖玩之不已意不忤也下公卿议四明及其党经营百端谓不廷杖公议不可息会雷震郊坛竿水上惧反杖旨继公疏者兵部郎庞公时雍有旨皆削籍南台省陈公嘉训孙公居相相继极论四明乃罢去当时公直声震天下公归十六年庚申神祖遗诏征言事废弃者起光禄少卿辛酉三月至京是时辽浑陷没旧赞画刘国缙以招抚南四卫官民为名拥数万众入内投揭督饷侍郎令发天津登莱船南济公上疏曰国缙投拜李成梁称义儿与如柏如楨结昆弟狼狈相倚为腹心种害辽左李成梁弃地私以朝廷疆土国缙代为营贿幸免诛夷使得恣意兼并罄焉荐食无穷祸本实基于此利瓦伊翰红旗催战玩寇丧师抚顺失守杨镐继之密与如柏主和戎之策独忌刘縯为当户之兰故令杜松出抚顺布置私人诱入伏松与刘縯血战以死一则寸骨不存一则合门碎首如柏为诸将领褒冷眼旁观令箭之招适与辘合是两名将与数万官兵实镐与如柏杀之国缙一当赞画之任首疏力保镐与如柏而反欲坐杜松以违制此何心哉杨镐线索悬于如柏如柏线索悬于而国缙乃线索中傀儡掣之东则东掣之西则西惟所命之总不失义儿本来面目国缙主用辽人冒帑金二十余万究竟所称土兵三万曾得其一臂之用否国缙赞画行径大率如此已而被参解任踪迹诡秘不知东还已后作何句当一任蹂躪屠戮之惨独脱然于千锋万镞之中直待河东尽没腥膻河西危同累卵国缙不后不先突如拥众以入众至数万不为单弱况东山矿徒素号骁勍矢不降国缙既能招抚四卫官民亦可收矿徒之用曷不就彼中纠合团聚牵制以自赎从前之积孽而乃遽欲问道登莱天津窳处内地意欲何为况辽浑之亡皆以降为内应今数万之众保无奸细搀入其中果为国缙招抚者或别有指授亦不可知夫一国缙耳今日若能招抚逃亡昔日必不扶同卖国昔既恶其卖国而黜之今忽信其招抚而收之呼吸安危岂容尝试自辽事发难以来猛士捐躯叛帅反噬今日震竦人心之机全在刑赏操纵刑赏之权全在果断有如功罪已分彰瘡莫决坐令戎行胜气渐销磨于廷议纾缓之中甚可惜也即如杨镐李如楨天下皆知其可杀而司寇不请蚤正刑章故为缩朒以启戎心而开幸窳况如楨爪牙羽翼徧满长安为寇窟穴今所在大索奸细而独置巨奸于肘胁恣然安之亦大左计矣上曰所奏关切机宜下部议覆部畏国缙之党不覆也而兵垣请擢国缙为东路巡抚者则格不行公素强无病京邸忽病不起矣公名元珍字伯先本孺其别号也岁庚子公为南职方有垣长握六篆操诸司权莫敢与抗者公每事必理折之孰谓郎署无权可行垣长曰此郎君不可与争锋辄唯唯听命公益核军需之假冒黜选锋之羸弱裁操赏之冗滥岁省金钱二万有奇孰谓两曹无事可做乙巳言事归与顾泾阳先生讲学东林自喜得归宿地钱启新先生行周善会于毘陵东林益畅其义邑中好义者百余人应之忠孝节义之贫者有助鰥寡孤

独之贤者有助公与陈志行叶参之安小范及余五人主之亦有言林中人不应为蛇足者庸夫必有蛇足之疑公毅然不惑至今行而安之吾辈与斯人之徒木然不相关自身痛痒不自知可以称人乎于是知公之所见大也公少苦贫故勤于理生而恤人之穷未尝意倦性方严尤肃于闺门而体人之情未尝不周尝曰家众造恶皆繇放荡必示以不可犯之法至于临事诏之当先语之当悉勿以不言之喻不戒之孚望蚩蚩氓戈十六年林皋无念不为国杜门不与外事无念不为民章善鉏凶昭雪冤抑屹屹然合此便是真道学惟力是视尝有知交当路苏之富民被诬陷大辟者投暮夜金公怒叱去之徐廉其事冤也密为雪不令之知其不媿独知如此公于世浩浩独往余每谓公乙巳疏为闲曹有人言即闲曹可以□□建言法夫楚宗骈戮妖书煽虐天下岌岌矣驯至考绩大典羣奸亦从而奸之小臣不敢言大臣不敢言台省不敢言公于其时睨而自视舍我其谁是所谓天下一人也自是诸贤继起共拯天下之溺一言而开物成务建言者法也闲曹建言者法也公之功大矣天不使之长年宏济天下何哉公弱冠成进士卒年五十有一所著有文诀文衡依庸絮语三畏堂素业湖畔逸农遗稿藏于家公之大节表表细行卓卓总其大都曰刚曰明曰忠曰义乌虜世岂可无斯人哉先生词气和平独此文多少工慨人落之气想见刘公有斯人而使天下知天生人才自足备一时不测之用为人臣而敢于欺其君者未得遂长驱无碍也于是乎铭曰太湖三万六千顷浴日沐月天地辟上有羣山储真精龙蜒虎蹲护其脉湖山森耸若执圭湖波隐见如拱璧山环水回自千古下为光禄刘公宅形所托兮来宁兹神何方兮无不适有时吐气成长虹犹能三褫奸魄

正按神宗朝攫鳞易弹权贵难相机而言有救于世道尤难然怵居乡之日行事真为民始信其立朝之日言事真为国傥动辄畏讥冷落斯人即矫矫风节畴卜其所怀乎刘公行同善会决蛇足之疑则建言可师直以爱君恳诚非独贵其中窾会尔

◆墓表

刘贞母墓表

魏继川先生墓表

○刘贞母墓表

乌虜此吾友刘节卿之母也余与节卿受经澄泉茹先生交节卿最密知节卿最深节卿十四岁而孤奉母至孝母尝病痢殆矣目中若见有神物以语节卿节卿遽搏颡号神愿身弋母母见神拱而揖节卿病竟愈于是节卿每至神祠辄祈灭年益母以为恒其至性诚愿得小有树立博亲一欢颜即一日如百年立槁无恨而不幸家贫餬口教授旦夕不蹶庭闈问安否所娶妇奇恶闻孝顺字吐不欲入耳节卿每对余言及此饮其泪矣数数欲逐其妇余曰甚善而节卿孱力又不胜尼之者未果母卒二十年而节卿哀慕一日也卒出其妇以报余曰了此不了念矣则又手一状谓余曰柰何以吾子而不有一言录吾母吾不及掩诸幽以树吾墓矣余读之怆然发二十年慨也曰悲哉宜节卿之一日不能去诸怀也夫节卿之尊人冉泉公家故给饘粥也有仇中之役家立挫冉泉念其两

大人且老裕而遽窘邑邑中病卒越五年庚辰节卿大父南桥公大母周孺人邑邑中病相续卒当是时贞母之哭其夫哭其翁哭其姑声不绝也岂一日有生人趣哉既满丧而节卿之妇且入室矣迄其卒十年间仅得节卿一补诸生拊心自慰耳悲哉宜节卿之一日不能去诸怀也贞母姓傅氏父曰忧萱公母曰张孺人年十七而归冉泉公字事父母岁一省爱萱公一迎张孺人别即涕淫淫如嫁时顺事舅姑周孺人嗃嗃也又喜夜饮酒或至丙漏母必屏息待之周孺人寢乃寢或时被呵母颜益和周孺人亦叹曰贤妇贤妇周孺人病痢孺人不解衣而扶持浣涤秽褻未尝任人事冉泉公婉而庄笑不至矐暑不露体冉泉公没而旦夕依几筵哭上食终身缟素见其容闻其声者辄酸鼻也教节卿兄弟慈而能严每称读书作人隆师择友家人有嘻笑于前者必令节卿答之曰未亡人前而笑何也其贞一如此故曰贞母也高攀龙曰天道岂可以意测哉惟圣人知之今夫感应者桴鼓也妇而善承严姑姑而正得逆妇何谬戾不伦至此说者曰此所以成之也非严姑不征其顺矣非逆妇不彰其慈矣是则然要之未尽其理死生者昼夜也人见生而不见死必谓善恶俱一死而尽则凶人毕世恣睢与善者恹然俱逝若是其幸与夫其知之亦难言既曰没宁有不宁者矣惟圣人知之故曰惠迪吉从逆凶嗟乎贞母之为吉也岂顾问哉

○魏继川先生墓表

万历壬辰春继川先生魏公卒于家越三十年其子大中以工科给事中遇覃恩赠公如其官锡山高攀龙表其墓曰乌虓是古之隐君子笃行善者也宜其迓休食福后人蔚起为时闻人与公名邦直字君贤别号继川世居嘉兴后析为嘉善人曾祖讳显祖隐斋翁讳继宗父南川翁讳祥配杨生二子公行二生而从祖母抱为子五岁复归杨又一岁杨孺人卒俗议火葬公恸仆地曰柰何不一抔吾母南川公涕而厝不火公既娶今赠孺人薛岁饥家日挫继母周亦举一子析箸矣周复举子其同母兄曰是箸将焉出南川公趣溺之公亟往抱持有答其背者弗顾薛孺人且生女并乳之会前所抱公为子者无嗣贖颇饶公曰吾可乳吾弟不可子吾弟以代吾所当嗣者可矣季得读书成诸生公续其命于呼吸又推让嗣产可不谓难乎公析兄弟箸惟叔弟所与叔称不便又惟所易叔困子母公为贾产偿叔病疫戚党戒不近公独周旋叔起公弗疫叔曰今日乃知二哥季病瘵公締视惟谨至数年如一日南川公困徯夙夜兴公大伤曰大人日仆仆公府子乃嬉嬉拥妇子乎一切力肩四壁尽矣薛孺人娠大中至无一廛无肯寓产妇产于外家甫入而大中生公曰嗟乎有子矣何以餬其口于是乃训蒙士所训皆邨牧子公教以小学仪不急其循也教以读不尽其力也弱而惫者时休之居远而风雨午膳之跣而濯河干者必躬视之艇脯听其至者不责其不至者人大喜曰此严师而慈父也争愿得就魏先生而公以远其尊人覲馈源源大寒暑重趼不替事其兄如事父也事其舅如事母也事其乡人之十年长者如事兄也公又推之人人于父言慈与子言孝与弟言悌与农言勤与贾言信与妇言贞有兄弟数年阅墙者其弟来公责以大义弟大感动其兄闻之谢

曰非公不能直我公曰吾第为若弟言不直在若不在弟也若不兄与若弟不弟何以异兄亦泣自咎旦日兄弟各诣公谢欢如初公居人骨肉间多类此乡之讼者不愿之官府质多质于公有憾公者面诟公众怒欲击之公急止曰徐徐使彼自醒毋重其迷居无何果踵门谢公好蓺蔬蔬美有盗蔬者公窥之为迤东第二邻某甲且委蔬去公悉刈蔬以半分饷东西邻各二家因以及盗者比舍有垂圯屋市饷者居之大雪夜半声如崩公曰市饷者殆矣披衣往发其覆解衣衣之得不死公不轻贷人一钱不轻餐人一饭不轻杀一牲不轻膳一肉遇贫而濒死者倾囊授之每日半而炊冬半而絮以为常而怡然自安詹宇无寡人色置身于一家一乡中春风藹如无论人安公公亦安人与公居者依依不忍去去而若割矣公何以得此曰好行善而不慕利于人不吝利子己也故曰是古之隐君子笃于善者夫人有念念不舍于善而天不应之善者乎当大中产僦屋时公名在天壤不朽矣不待今日也易曰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不舍善则不舍命必有非常之人自天而陨者

高子遗书卷十一上 【终】

邑后学杨模栻校字

●高子遗书卷十一中

行状

◆行状

南京光禄寺少卿涇阳顾先生行状

顾季时行状

○南京光禄寺少卿涇阳顾先生行状

先生讳宪成字叔时别号涇阳先生生而沈毅迥异常儿十岁读韩文讳辩请于师曰然则亲名当讳乎曰然自是每遇南野公讳宛转避之有不可得避者辄郁不乐师问而知之谓南野公曰此子之志卓矣未通方也如尊名何能讳乎昔韩咸安王语其子曰吾名忠汝勿讳忠讳忠是忘忠也忘忠是忘我也自是不讳忠此古人事君得无意乎塾师甚高南野公喜而呼先生谓曰吾名学汝勿讳学讳学是忘学也忘学是忘我也孺子志之孺人谨受教年十五六家贫不能延师就读邻塾归必篝镫自课多至达旦书其壁曰读得孔书纔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一日从师说或问禘之说先生曰惜也或人欠却一问师曰何也曰假令或人再问子不知禘之说何以知知其说者之于天下如视诸斯也夫子必有说矣师喜曰作如是观可读论语矣又一日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先生曰窃以为寡欲莫善于养心师曰何也曰心是耳目四肢之主主人明不受役于色矣主人聪不受役于声矣若但向声色驱除是主与奴竞孔子所谓仁则吾不知也师喜曰作如是观可读孟子矣年二十一为隆庆庚午补邑诸生第一万历丙子举乡试第一其冬南野公即世先生居忧当是时先生名满天下其于文章斟酌今古独辟乾坤学者宗之如山于岳如川于海而先生退然谓此非吾人安身立命处心所冥契则五经四书濂洛关闽

务于微析穷探真知力践自余皆所不屑矣庚辰服阙应春官试名在二十廷对举二甲二名主事户部与南乐魏昆溟允中漳浦刘纫华庭兰以道义相琢磨时称三解元江陵相悼其丰采一日谓申相国曰贵门生有三元会公知之邪日评鹭时事居然华袞斧钺一世矣相国曰不知江陵因举三元者三解元某某也而三先生者果以时事日非相约贻书申公讽其匡救先生书既具及观魏刘两先生书叹曰至矣余言赘矣遂止江陵病举朝若狂为祷于神先生独不可同官危之代为署名先生驰骑手抹去之壬午江陵死先生调吏部日孜孜人才与同僚为会以所见闻相证遐方下吏岩穴潜德务于阐人所不知寻以钱太安人年且周甲告归读易春秋者三年丙戌除封司主事丁亥大计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章自修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庆圣明英断两人真都御史矣当路不悦也于是御史房寰有疏丑诋海公先生弟季时适以丙戌廷对观吏部政遂偕同年彭旦阳遵古诸景阳寿贤纠之虽各得削籍正气为一吐及是辛公司计所是非皆与时俗忤当路益恶之而工部尚书何起鸣在拾遗中人有谓何若能去辛大当执政意即与辛偕归公他日不失旧物何大喜遂讦辛给事陈与郊承风旨并论辛何抑扬其语实齟齬辛而辛何果并罢去先生上言略曰起鸣之为君子为小人其讦自修也果有据果无据而御史高维崧等之合纠起鸣也为公为私此皆章章较着者也皇上为起鸣罢自修谢之矣而又降及维崧等四御史何欤皇上以为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起鸣讦自修则罢自修讦维崧等则降维崧等可谓出自朝廷欤自修之贤与否臣姑无论职司考察反被中伤大计重典一朝而坏亦姑无论惟是以维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则臣以为谬矣迩年以来猜忌繁兴谗诽殷积幸而昨者本部奉旨考察不问恩怨一秉至公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称服以为我皇上之明二三执政之有容如此亦见人心之公昭昭不泯而挽回有几矣何意复覩是纷纷乎在起鸣既疑以宿衅蒙垢在自修又疑以忤时招尤在起鸣既见以有援而巧为排在自修又见以受屈而急于辩皆过矣顾独坐维崧等承望邪即尔彼给事中陈与郊等深诋自修又何为者为今之计臣以为莫若各务自反而已起鸣当思何以为众论鄙自修当思何以为侪友猜维崧等当思何以言出而召侮与郊等当思何以言出而启疑至于执政大臣尤应倍加简省风厉百僚若无若虚孜孜汲汲积而久之精神透彻诚意挛如本无偏好谁能求同本无偏恶谁能求异虽褊心锐气皎皎而负为高者亦惭悔而怍然自失矣先是御史甘士价进和衷之说其指甚美第不务拔本塞源而徒欲调停于声色之间其究非强上以徇下则强下以徇上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言也臣又见今之时非科道而建言者必诟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为进取之快捷方式耳不然则又曰是多行不韪计划无之聊借以盖丑而脱计网也斯四者亦诚有之而不可不求其故也明兴二百余年西汉之经术东汉之节义唐之诗词宋之理学并彬彬称隆而独言官之气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谏论往往出于他曹即如我皇上莅祚故相张居正用事数年之内言官有相率赞颂耳保留耳祈祷耳吴赵邹沈王艾之侑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维崧等合纠起

鸣本属公议及皇上诘责所以辄惶恐推避莫适为首谢罪不暇竟无能自见始末开广圣心诚令维崧等披露情愫晓畅事实章晰谊理剴笃言辞皇上一览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观之使言官不为利诱不为威惕无事不琐屑以取厌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牵裾折槛时不乏人他亦无繇而奋其说矣然则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台省之为也夫人情无不喜顺而恶逆况居尊显者乎其喜能令人荣其恶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端言正色侃侃不顾安得而不名高名高矣而当之者苦于不堪厌恨之废弃之摧折之则天下皆喁然不平于其心一旦时移事改是非论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是故抑者予其扬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进者也假令其言是恧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录其长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用其言何必计其人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审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贾何利可徼而亦何丑可盖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获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则使人之得以贾名得以徼利又得以盖丑者庙堂之为也至于建言之人大都负气自喜不耐钤束遇事发愤往往过当听者方内怀不服退而询其行事又不足以满其意则曰尔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承望意指者又因而媒孽之寻垢索瘢无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复采而并贱其人假令士能洁躬修行入不媿妻子出不媿朋辈则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无听然则使人之得以举而纳诸羣诟之中者建言者之为也故臣以为亦莫若务自反而已自反则上何暇以言为罪下何暇以言为高惟各尽其在我而已矣先是科臣杨廷相欲痛惩矫激之非臣愚以为将来之患正恐不在矫激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异今非其时也宜尚同则唐虞之际犹然朝有吁咈野有诽谤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仅仅较短长于居正柄国之日此臣之所痛也疏奏有旨切责谪湖广桂阳州判官时王京兆麟语人曰顾勋部折衷辛何甚当自反之说拔本塞源吾辈当各写一通置座右陈司寇雨亭公谓王娄江曰顾勋部立论最公何以不免娄江艷然曰渠执书生之见徇道路之言焉知庙尚苦心司寇曰书生之见当守道路之言当采勋部苦心亦不可不察也先生之桂阳其士人皆进而问业先生以桂阳为柳子厚苏子瞻两公谪居庄定山先生亦谪于此大有惠德于民题所居曰媿轩志媿前哲又以柳氏文而已苏未离乎文庄庶几离乎文矣深媿文字外无以益桂阳多士其先行后文类此戊子司理处州府先生念太安人不欲行太安人不可会季时授南康郡博季时曰叔出季处乎即日乞休而先生至官专务教化有兄弟讼数年不决者呼谓之曰汝两手两足相争否兄弟手足也而相争非怪事乎而恧不以为怪何也既相争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谓其兄曰为吾扑若弟谓其弟曰为我扑若兄两人相顾愕然先生故促之两人叩首请曰曩者官为析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愿得自新先生喜令兄弟相揖谢两人大哭而去时蔡御史按浙不敢以吏事见先生假之差归己丑居太安人忧辛卯复石理泉州壬辰计羣吏先生举公廉寡欲为天下司理第一寻擢主事考功铨司出而再入者自先生始是年诏三皇子并封先生倡四司上言略曰伏见皇上思祖训立嫡之条欲暂将三皇子一并封王以待将来

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于此知皇上有惕然不敢自专者而必以上合圣祖之心为安也又见皇上谕辅臣王锡爵等朕为天下主无端受诬于此知皇上有慊然不敢自适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为安也惟是待之一言皇上之所据以为得正天下之所共据以为失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媿不可不蚤辩而慎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也待嫡非也就见在论嫡之有无是也待将来论嫡之有无非也夫待之为言也濡滞而不决悬设而难期挠不刊之典溃不易之防堕不携之信丛不解之惑开不救之衅貽不测之忧甚不可也皇上之称祖训惓惓矣顾其所载立嫡待嫡二条意各有主质以建储之事判然不类皇上第以其合于己意援而附之为遵祖训乎为悖祖训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建储家法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廷臣言之甚详皇上以其不合于己槩置弗省岂皇上扞得之见有加于列圣之上乎其不可二也有天下者称天子天子之元子称太子太子之元子称太孙天子系乎天也君与天一体也太子系乎父也太孙系乎祖也父子祖孙一体也主鬯承祧于是乎在不可得而紊也今欲并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系乎无所系则难乎其为名有所系则难乎其为实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权宜云耳夫权者不得已而设之也元子升储诸子分藩于理为顺于情为安于分为称于训为经有何疑顾有何牵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钧大偃所繇也岂细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圣祖为法圣子神孙以皇上为法皇上尚不难扞其所无后世诘难袭其所有自是而往幸有嫡可也不然是无东宫也无乃误万世之大计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皆东宫也无乃酿万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皇后者与皇上共承宗祧期于宗祧得人而已宗祧得人而皇后之职尽矣岂必有嫡而后为快夫皇上以父道临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临天下者也一体也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虽恭妃不得而私之皇上之诸子即皇后之诸子虽皇贵妃不得而私之统于尊也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以其妻为嫡母岂必自己出而后为子又岂必如辅臣王锡爵之请须拜而后称子哉皇上何不断以大义而为此区区其不可六也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于二十年俄又改于二十一年然犹可以岁月为期也今日以待嫡嗣则未可以岁月为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更圣意屡迁而弥缓非因豫渎非因众激何以谢天下其不可七也夫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为心自并封之命下一日之间叩阍而上封事者不可胜数至于里巷小民亦怅然若失愕然若惊聚族而议也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犹责元辅王锡爵担当锡爵夙夜趋召而来正欲为皇上定此大事排羣议而顺上旨岂所谓担当惟是矢志积诚必欲纳皇上于无过之地乃真担当耳不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锡爵哉其不可八也皇上神明天纵信非溺宠狎昵之比而不让者见影而疑形闻响而疑声皇上方以为无端受诬天下且以为无端反汗无端受诬岂惟皇上有所不堪臣等亦为皇上不堪无端反汗岂惟臣等不能为皇上解皇上亦不能为臣等解皇上盛德大业比隆三五而乃来此意外之纷纷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皆待之一言为之也伏愿皇上反观长虑以成宪为

必不可违以輿情为必不可拂以初命为必不可爽以新论为必不可行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并锡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庙之福社稷之庆万世无疆之休悉华于此矣又自为书贻娄江公曰昨请教册立之事实百其难明旨一定何以转移人情汹汹何以镇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骇于人情故曰难也究竟则请期一着尚自可图然而非阁下莫能任蓋自万曆十四年以来廷臣之以建儲请者不啻数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几变矣然曰待二三年则二三年而已也曰待过十龄则是至十龄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则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请之皇上得执激扰以为辞期既至而请之皇上亦何辞以谢天下此迁延之法可得而穷者也今者以待皇后生嫡子为辞从今以往复何所据以请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穷者也阁下试端意而思之皇上之旨所以屡迁者何也建儲盛典也九庙式灵两宫欣愿百官万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辄获罪若有大不满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并封耦尊齐大亦可观矣阁下不念之邪昔者秦皇汉武宁不蓋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堕入妇人女子之手虽二君孰意及此乎若曰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两语炳若日星谁能奸诸则长幼有序之说明旨不啻再见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条重之以祖训藉之以中宫弥缝转易挽回转难岁复一岁有何底止窃以为宜听九卿科道仍尊屡旨合辞以请而阁下从中调停悬示定期即甚迟不得越一年庶几圣心确有所主不开窥伺之端人心专有所属不萌二三之衅议论方器而复定国本几摇而获安真阁下事矣脱或一请不得当至于再至于三又至于十百至于去就可也至于死生可也若乃皇上悬不必然之说以蓋其立长之成命阁下又操必不然之见以成其立嫡之托辞交相为负非所望于今日君臣也癸巳内计功郎赵侪鹤先生秉至公从事执政弟弗顾也执政所庇弗顾也太宰甥弗顾也己之姻弗顾也计典出入谓二百年来未有慊于輿情若此者而先生与李公元冲实左右之政府大恚赵先生乘刘黄门道隆疏论科道拾遗者不宜留用遂票旨切责降调先生与元冲公上疏曰顷者皇上切责吏部专权结党赵南星降调外任臣等与南星生平以道义相期许及在同部又以职业相切磨惟兹内计之典始而咨询继而商榷臣等皆与焉至于议留虞淳熙杨于庭二臣臣等亦以为谊出怜才尝从臾之今南星被罪臣独何辞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势挠庶几少挽颓风以报皇上而竟不免于罪况臣等自揣才识不逮南星远甚其迂戇椎鲁又或过焉若复腴颜在列将来招衅速戾有不止于南星者然则与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与其留臣等孰若留南星伏惟皇上扩天地之量重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谋则拙谋国则忠还其原职以示任事者之劝无徒快被察诸人之心倘始终以为专权结党乞将臣等一并罢斥无令南星独蒙其责不报无何先生司选以扶阳抑阴为体以不激不随为用于娄江公待以至诚每事必告冀转移之而一切推用贤才与世抵牾者公所阳诺实所阴尼先生觉其机恶值公假沐推孟公一脉王公德新不以告疏上辄下矣公又阳喜谓先生曰主上朕兆殊佳自此正人亟宜推用先生又觉其机恶曰幸有好朕兆正不须急激聒也无何而会推阁臣之命下矣先是先生在勋司适

邹南皋先生请去娄江曰昨文书房传旨云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国宜成皇上之是该部宜成相国之是若放去为非相国不宜成皇上之非该部不宜成相国之非公语塞竟疏得留用又一日太宰孙公立峯罢推代者时少宰赵公定字署篆娄江属以首推大宗伯罗康洲万化先生曰不可内阁者翰林之结局冢宰者各衙门之结局今天下大势折而入内阁矣况可并冢宰据之乎选郎刘用斋曰嘉靖间不尝用吕余姚严常熟乎先生曰是时威权在世庙断自圣心则可今日威权在内阁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罢中书省而设六部惟恐其权之不散严分宜以来内阁合六部而揽之惟恐其权之不聚散则互钤权臣不得行其私国家之利也聚则独制各人不得守其职权臣之利也安危大机于是乎在如之何背圣祖而从分宜乎况往者内阁之推往往用各衙门不专翰林即冢宰兼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内阁与各衙门共而更以冢宰与翰林其其亦颇矣故论用人大道止当问其孰可内阁孰可冢宰不可问其孰为某衙门论救时大机通冢宰于翰林其势易通内阁于各衙门其势难不可不深计也刘闻之愕然因与先生谒少宰少宰曰业已成议且近有吴镇讦绝婚事柰何先生曰国家大事宁避小嫌自王杨相继在部其于内阁指使若奴婢至陆平湖始正统均之体孙余姚遵而不变内阁切齿相继免归千思万算出此一着吏部内阁合为一家其祸不可胜言矣昔高中元以内阁兼冢宰一日进阁一日进部是以全身为分身也今内阁用其本衙门为冢宰是以分身为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则一窃恐日囿其彀中而不知耳赵悟曰如公言利害乃尔遂往言于娄江娄江曰谁为此议曰顾稽勋公无以夺而冢宰得陈公心谷矣娄江尝一日谓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先生曰外间亦有怪事公曰何也曰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相与笑而罢及是推阁臣陈公心谷谓先生且勿言各疏所知各疏七人皆合而首举旧辅王对南先生又皆合陈大喜令先生言之娄江娄江大恚曰何不举康洲曰外论不与者半脱言官言之将自认乎推阁下认乎推阁下认何用吏部自认又何成吏部二者皆所不敢出也娄江益恚曰前推罗君冢宰君谓翰林只宜推内阁今推内阁又不可何邪先生曰前论事今论人也娄江复属相国赵兰溪言之先生曰公论所在司官不敢误堂官也复自贻书于陈陈曰公论所在本部不敢误朝廷也少宰赵心塘罗之门人也又言之陈陈曰此非本部所得专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专也赵谓陈曰明日会推必推之陈笑曰堂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假令老先生举口而司官不举笔作何收拾及会推王给谏弹罗疏亦至而娄江必不容先生矣遂削籍归给事逮公确斋上疏极论谓宪成以直道被斥恐今而后非如王国光杨巍也者则不能一日为太宰非如徐一灏谢廷霖刘希孟也者则不能一日为司官臧否混淆举措倒置将使黜陟重典为权门供爨憎铨衡重地为私门树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劝惩风靡波流莫究所级矣确斋亦黜先生尝曰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可为其之阁铨同心亦得一半今皆无之止有三十巡抚十三提学可选择而使若尽得人士习民生庶几小补方日孜孜

焉当是时太宰则宋陆孙陈四司则王秋澄公教邹大泽公观光孟云浦公化鲤侪鹤先生以及先生皆极一世之选虽人不竟用而贤贤相续后先一道至先生司选而人心益蒸蒸丕变矣然中贵人干请不行柄国者好恶相左两者合而为一阳施阴设不尽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堤防尽决识者不能不叹息痛恨云先生归且以积劳成疾头岑岑晕眩作楚乙未春几殆诸子环泣先生张目曰人有来处应有去处夫何伤已忽苏吟诗曰茫茫大化任推迁消息盈虚总自然若欲个中生去取请观四十六年前越丙申丁酉始渐愈病中体究心性愈微故札记始于甲午戊戌始会吴中诸同志于二泉之上与管东溟辩无善无恶管之学一贯三教而实主佛学先生谓佛学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纲力剖四字又以辩四字于告子易辩四字于佛氏难以告子之见性羸佛氏见性微也辩四字于佛氏易辩四字于阳明难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阴坏实教也其言曰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也去恶去其本无也本体如是工夫如其致一而已矣阳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乎然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下一语也何者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凡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则皆情识之用事矣皆情识之用事则皆不免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为之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则凡所谓善与恶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则皆感遇之应迹矣皆感遇之应迹则皆不足为本体之障矣将择何者而去之犹未也心之体无善无恶吾亦无善无恶已耳若择何者而为之便未免有恶便非所谓无善无恶矣阳明曰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阳明且以无善无恶埽却为善去恶矣既已埽之犹欲留之纵曰为善去恶之功自初学至圣人究竟无尽彼直见以为是权教非实教也其谁肯听既已拈出一个虚寂又恐养成一个虚寂纵重重教戒重重属付彼直见以为是为众人说非为吾辈说也又谁肯听夫何故欣上而厌下乐易而苦难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复困之以所厌畀之以所乐而复撻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执上一语虽欲不忽下一语而不可得至于忽下一语其上一语虽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罗念翁曰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纔拈工夫便以为外道使阳明复生亦当攒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无善无恶学者以虚见为实悟必凭此语如服鸩毒无不杀人海内有号为超悟而竟以破戒负不韪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无之说主本体言也阳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识者至等之于鸩毒四有之说主工夫言也阳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于外道然则阳明再生目击兹弊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攒眉已乎先生之说甚详见证性篇于是先生时时谓攀龙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锡故有东林书院宋龟山杨先生所居杨先生令萧山归来依邹忠公志完于毘陵忠公寻卒依李忠定公伯纪于梁溪凡十八年往来毘陵梁溪间栖止东林阐伊洛之学后废为僧舍邵文庄公图修复之不果及是先生吊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遂闻于当道葺杨先生祠同志者相与构精舍居焉甲辰冬始会吴越士友

先生为约一以考亭白鹿洞规为教要在躬修力践尝言讲学自孔子始谓之讲便容易落在口耳边去故先行后言慎言敏行之训恒惓惓焉至其自道不居仁圣却居为海看来说圣说仁聪明才辩之士犹可觅些奇特逞些伎俩逞些精采推到不厌不倦处便一切都使不着然则孔子所谓工夫恰是本体世之所谓本体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见下者只一场议论而已深虑世之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查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劝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皆先生吃紧为人处也丁未娄江相再征先生梦为祖道执其手曰有君如是何忍负之郑重丁宁至于再三至于涕泣不觉大声而呼室中尽惊而泪且渍枕矣先生不忍虚此一段诚意遂述寐言贻之弗省也戊申诏起南京光禄寺少卿先生商诸同志或谓宜行或谓宜止先生曰仕宦宁退毋进吾衰矣当从其退者遂乞骸骨而会太宰孙立亭公有不察于沈司马继山李司徒修吾先生曰太宰为人所误乙未之事可叹已今或自执所误则前误遂不复赎公之晚节可惜天下亦承其敝吾身在进退之间此大窟窍可以完三贤撤一网遂为书贻公当是时司徒已见弹射白之政府然与时局忤甚遂憎兹多口朝论纷纭海宇震挠或谓先生宜有以自明先生报曰读南北诸君疏有为之跃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闻善也有为之赧然以耻者矣何耻也耻溢美也有为之悚然以惧者矣何惧也惧滋竞也有为之愀然以忧者矣何忧也忧激祸也然则凡曲直吾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尚不知何修可以副德意之万分一而何较哉东司徒曰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见于世亦如我辈借诸贤力得真身见于世诸贤诚有功于吾辈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凡先生之为自反类此盖先生谓当江陵时吴赵沈邹诸君子出万死力为宇宙扶植纲常魏中丞见泉公为侍御时论科道积弊侵张蒲州相国落职李司徒抗疏救之亦落职自后司徒敷历中外吴浙诸相无有悦之者四明衙之独甚及矿税事起豺狼弥天司徒屹然扼南北之冲江淮千里民恃以无恐而不思乱此其人诚世道所赖故于朝于野惓惓为天下共惜其宝诚见其大也先生每谓吾之观人于尼圣得五案焉进有非刺之狂狷退无非刺之乡愿一也大受小知二也察众恶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恶不如不善者之恶四也观过知仁五也若夫朋交情好非所以论先生矣而先生岂区区以朋交情好为门户角立于天下者邪尝见其贻所知书曰窃观近局诚若众岸弟从旁静察亦只是始于意见之岐成于意气之激耳未始不可转移联合也诚欲为之转移联合盖有道焉局内者置身局外以虚心居之乃可以尽己之性局外者宜设身局内以公心裁之乃可以尽人之性何言乎虚也各就己分上求不从人分上求也各就独见独知处争谦不就共见共知处争胜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为模棱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为偏执也夫如是将意见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容其岐意气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于国家尚亦有利哉乃若自责则轻以约责人则重以周所爱则惟见瑜且并其瑕而瑜之所憎则惟见瑕且并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然持议之人复然如水济水如火济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敌国也是举百年有

限之光阴尽用之于相争相竞而不用之于相补相救也是举两下有限之精神尽为各人区区之体面用而不为君父赫赫之宗社生灵用也岂不惜哉先生之用心如此先生孝友慈惠浑然天成父南野公豪杰士也不能餬其口顾慨然慕范文正公为人先生为诸生有司饷膏火资公谓士不受人怜必谢去之为快先生斤斤奉以周旋高迈夙成者以此先生兄弟四人公命伯仲治生叔季治经治生者佐治经者故先生与季时不问生产仲公有心计多天幸箸稍稍起其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慕范公而赍志长终也捐产以贍其族之贫区之役君子谓人有其志则天遂其事已先生于两兄严之如父于弟资之如友一动一止无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无不自季参之而东林之勗经纪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曰吾多助于兄弟如是幸矣夫于宗亲有养之终身者有及其再世者于师生养死殓之于友髻髻之交无不白首相欢即有缘而为利几败其名者夷然不问也于同邑之宦于四方者必默为提挈有一长可见者必力为表章其人不知也于兄弟之子爱之如子教之如父有前后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视诸孤犹之子也以吾父母视诸孤均之孙也何前何后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独勤苦思得报而无从伯之诸子试有司必为通名曰试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聊通诸子以备采择私情也于子则绝不为干请尝戒其长君曰凡为父兄莫不爱其子弟莫不愿其读书进取今府县考童生吾始终不欲以汝名闻于主者非托也非弃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说就义理上看男儿七尺躯顶天立地如何向人开口道个求字孟夫子齐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状读之汗颜不可作等闲认也就命上看穷通利钝堕地已定如何增损得些子眼前那个不要做秀才到底有个数在若可以势求可以贿求那不会求的便口分造化亦炎凉矣就吾分上看本无尺寸之长赖祖宗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邱山之罪犹然暖衣饱食安享太平杜昔大圣大贤往往厄穷以老甚而流离颠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过分矣口为汝干进是无厌也就汝分上看但杜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读书到底工夫透彻科甲亦自不难何有于一秀才若尤肯寻向上去要做个人即如吴康斋胡敬斋两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说起两圣人谁不敬慕连科甲亦无用处何有于一秀才汝试绎而思之识得此意省多少闲心肠省多少闲气力省多少闲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先生于世无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体居取坐卧不知其它四壁不墜庭中不除帷帐不饰一几一榻敝砚秃笔终日俨然冥坐读书四方酬荅而已忧时如疾痛好善如饥渴无所不坦易至关纲常者毅然执之不移无所不浑厚至关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蚤见也又不以成心逆物疾恶也又不以己甚求备语言简重喜怒希一默杜杜与天地相对越与万物相往来何容儿戏未尝绝郡县竿牍而非一方之冤抑不告未尝绝当路交际而辨货取之介最严丁仪部长孺见一选司老胥屈指最廉正者曰吾目中所见陈尚书心谷孙尚书立亭顾选君泾阳孟选君云浦而已先生之学性学也远宗孔圣不参二氏近契元公确遵洛闽尝曰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讲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短孔之小心也心不违仁频之小心也此其学之大旨矣先生有绝人之资其于世也百

家众技当无所不臻其妙而独以全力用之于学一切伎俩不得而岐之故其功专其于学也百家众说当无所不造其微而独以全力用之圣学一切元妙不得而岐之故其学纯于凡五经四书直从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发于凡圣贤豪杰直从皮毛骨髓人人对勘故权衡不爽锱铢尝曰周元公之于道至矣所以为之推行其道使得昌于当时者程伯子也所以为之推明其道使得传于后世者朱晦翁也元公藏诸用其源深两先生显诸仁其流远又曰二程与横渠康节一时鼎兴气求声应此吾道将隆之兆也微元公孰为之开厥始流传最久分裂失真有禅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将涣之兆也微晦翁孰为之持厥终元公之天灵在孟子下晦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攀龙亦曰自孟子以来得文公千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来得先生又四百年闲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来见理愈微见事愈卓充养愈粹应物愈密从善如流徙义如鹜殆几于无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乡之善友一国之善友天下之善友万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尧舜其君皋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义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进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壬子五月廿又三日以微疾恹然而逝得年六十有三昔人于明道先生之亡曰伯淳无福天下人也无福吾于先生云所著有藏稿二十二卷札记十二卷大学通考质言东林会约商语行于世尚存札记三之一藏稿十之三还经录证性编桑梓录未刻甲寅冬公嗣与淳等以母朱太安人命厝先生于贤关桥而令攀龙次其言行请志铭于南皋邹先生窃惟天生非常之人必有以也不命之平治天下则命之平治万世如涇阳先生者谓天无以命之乎不宜使之与于斯道谓天有以命之乎不宜使其穷于斯世意者所命杜此不杜彼欤则无涯之日自今伊始何以使之信而可传邪今天下可以征信先生使传于后世者舍南皋先生谁与归故敢九顿以恳

○顾季时行状

季时讳允成别号涇凡即世所知涇阳先生母弟也季时少敏慧颇好弄年十四从师少弦张公习举子业弗善也以语季时父南野公公曰是儿非落人下者师笑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奋耳公然之令更他师居半岁季时忽谓涇阳先生曰弟知过矣请归禀绳墨先生大喜请于张公复之众未信久之果如所言先生问季时弟何感遽如是季时曰恐伤两大人心先生曰此是为人根子久之业日进万厯己丑举乡试癸未举会试丙戌大廷对策指切时事不少讳其略曰陛下所以策臣者无虑数十百言究其指归赏罚二科而已夫赏者劝天下之法然有不倚于赏者所以劝天下之意也罚者惩天下之法然有不倚于罚者所以惩天下之意也今赏罚之法甚具然而德泽不究法令不行此无异故则圣制言之矣所以风厉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实也本也实也即臣愚所谓意也窃观当今之势而根极其体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大凡有二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阴移其所好明以恶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阴移其所恶二者何也曰内宠之将盛也曰羣小之将逞也夫人主崇高富有无一不足以厌其欲昏其志而惟色为甚圣王之所

亟远也昨者皇上以郑妃奉侍勤劳特册封为皇贵妃大小臣工不胜其私忧过计因而请册立皇太子因而请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温旨报罢则峻旨谴逐矣夫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谏国之辅也两者天下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为皇上一己之私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己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则皇贵妃或得以爱憎弄威福于内其戚属或得以爱憎弄威福于外阉人侍妾又或将乘其偏而得以爱憎弄威福于内外之间若然则赏罚云者将不为皇上之好恶用而为内宠之好恶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人主虽甚神圣其聪明不足以徧天下将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则安不得其人则危非细故也迩年以来皇上明习政务听览若神盖辨及左高察及渊鲁几于徧矣窃闻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谓寄得其人邪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盖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张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时公卿台省从风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于此辈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为不然善为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闻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惩居正之专散而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于此辈则居正之专尚与皇上为二此辈之专且与皇上与一救之难为力也不更倍乎且此辈之始用事适皇上锐精求治之初彼方见小信以自结其所指陈类依公义犹若未害久则阳公而阴私矣又久则纯出于私矣若然则赏罚云者将不为皇上之好恶用而为羣小之好恶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泽之壅治令之尼有繇也臣愚以为欲效忠于皇上当自今日始欲效忠于今日当自两者始时读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谗于众曰此生作何语邪真堪锁榜矣大学士姜江王公取阅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季时退自伤以为不幸不达皇上即达死不恨矣适南京右都御史刚峰海公屡为房御史所诋季时愤曰臣下皆自处于私柰何望皇上无私也于是与彭公旦阳诸公景阳合疏言之数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食秽自肥而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执己之贪而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于君父之前者夫欲天下人为寰甚易为瑞甚难寰身享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马光言小人倾君子其御之之术有三曰好名曰好胜曰彰君过而已今观寰之诋瑞千有余言槩不出此曰欺世盗名非所谓御之以好名者乎曰居己独清非所谓御之以好胜者乎曰贬夺主威损辱国体非所谓御之以彰君过者乎以寰之诋瑞吹毛求疵宜无不至而所据者不过如此适足以明瑞之无它瑕玷而寰之阴险窥觐亦无所用其狡也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风天下而寰乃欲逆销天下之气节抑忼慨之士令无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寰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师寰之所必摈也以此仇正无耻之人晏然居师表之位驱天下之士而入于谄诈臣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与之并立于朝也臣等新进小生发天下之清议虽寰有奸如山不可动摇然公论既明人心自快寰虽顽钝无耻亦何面目一日立于东南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于寰何私于瑞但恐是非之公郁而不宣一瑞尚不足惜如瑞者相继而指为邪则君子之道日消矣一寰尚不足畏如寰者相继而倾贤能则小人之道日长矣剥复否泰之机于是乎扞不可不为之深虑也疏奏得削籍归会南太仆继山沂公南

台警亭陈公直指厚斋荆公先后奏荐戊子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时念其母钱太安人老又善病不忍去左右遂致仕无何丁太安人忧服阙再起保定府教授累迁礼部仪制司主事有诏并封三王于是又与张公文石等合疏言之已而考公郎赵公济鹤司内计尽公不挠尽黜当路私人当路衔而计去之于是又抗疏言之谪光州判官季时无论立朝即伏处田野乎其忧国忧时无一念不于君父倾主无一事不思于世路堤防先是己丑薛元台因南都耿总宪定向以不送揭帖参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阻塞言路当路大恚之座师内阁颖阳许公辄疏论元台吏科都给事陈海宁复望风排击季时闻之仰天浩叹上书许公曰阁下愤进士薛敷教之触事陈言至以贡举非人自劾且欲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各陈纪纲何为而正风俗何为而淳允以为无庸谋之九卿科道也朱子谓纪纲之所以振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谏补察而无所私天下之人自将各自矜奋更相劝勉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然则纪纲之正风俗之淳不在于以势相胁在于以道相成不在于使人不敢言在于使人无可言耳近见吏科陈给事中言路一疏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谓出于台省为荡荡平平不出于台省为旁蹊曲径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台省之私也出于公即荡荡平平出于私即旁蹊曲径陈三谏曾士楚辈曷尝不台不省不言竟以为何如也其云今日为台谏者无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谓塞虽一学究得上书一市井佣奴得击鼓而讼言路不可谓塞即一二误撻圣怒相率营救举得毕其忌讳之言言路不可谓塞其说美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桧刘君志选高君桂饶君伸等何不闻其相率营救也岂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无它此皆撻宰执之怒犯台谏之忌讳者也间有一二上撻圣怒相率营救乃杜钦谷永附外威而专攻上身之故智其上书击鼓之云又无能为宰执台谏重轻者耳以此而遂谓言路不塞虽张居正时此路固未尝塞也何谓壬午以前为讳言壬午以后为轻言也其云近时行险侥幸之徒托身言路功名富贵操左券而收故躁妄者争趋顽钝者争附以允所覩记如前五人外其建言者不过黄君道瞻卢君洪春王君德新及允兄宪成以庶官之伙三四年之遥仅仅几人而止何名争趋何名争附何名举世轻言也其以建言为钓名为掩过为躐位为取快捷方式夫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钓过亦何易掩也即如彼附曾王反骂曾王天下终不信其非权门之客昏夜受遗白日请禁天下终不信其非垄断之夫至于躐位快捷方式之说则往时建言诸公信有一二要亦晚节不终务为容悦抑一节自喜褒手旁观者耳设守其故吾矫矫不变则进退维谷未见其位之躐径之捷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尽效彼无违夫子以顺为正京堂美职操右契而收乃为不躐位不快捷方式邪且近时建言者每每有触而云非无事而喟然叹也倪临江父老罪无可矜则道瞻不言倪皇上不废郊祀则洪春不言倪何尚书起鸣不构陷辛左都自修则德新等不言倪邵给事庶不请申出位之禁则懋桧等不言倪戊子顺天科场毫无弊窦则桂等不言倪耿右都定向不逢迎当事而以先发后闻参王御史藩臣则敷教不言何得诟建言者不启蛰而雷鸣不向晨而鸡号也其云今日时异势殊既无严嵩张居正之威福又无鄢赵曾王诸人之阿比阿得

有杨继盛艾穆邹元标之愴慨夫以尧舜之世克艰不辍悔慢游不辍规赞襄不辍劝损益不辍警其亦何尝不愴慨也岂如彼狃于陈三谟曾士楚之从容便以愴慨为奇而谓尧舜之世无得有是乎且彼乞墦匈子反复趋附以苟履足自其常态宰执大臣富贵已极岂有未履何苦为彼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贵而损己之名实哉又见童儒试于有司奔竞成风孤寒往往摈于府试致书边南亭郡伯言之丰城李见罗先生坐云南报功事破逮丽于大辟舆论冤之广东希衣翟从先欲诣阙申救不远三千里特过涇上商于季时季时喜曰甚善布衣又欲进澄海唐曙台所辑礼经于朝季时即复喜曰甚善并为代具疏廿平生所深恶者乡愿道学谓此一种人占尽世间便宜直将弑父弑君种子暗布人心一日喟然发叹涇阳先生曰弟何叹也曰吾叹夫今人之讲学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它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先生曰然则所讲何事曰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先生为俯其首又一日读朱子集有曰海内学术之弊只有两端江西顿悟永康事功季时曰此弊于今尤甚因取集中无极辨王伯辨与凡论及两端者辑为一编名曰朱子二大辨涇阳先生为序而行之又摘其论及治道者辑为惟此四字编而自为之序居恒呐呐如不能出诸口及遇可否纷纭刀斩斧戮大皆一依于正不喜为通融和会之说有疑其拘者语之曰若大本大原见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达谁能拘之若于此胡涂便要通融和会几何不堕坑落堑丧失性命吾辈慎勿开此一路误天下苍生闻者咸悚其论人或反世之所褒讥每于一言一动间断其生平毫发不爽其筹事或违众之所成败徐而按之若合符节钱启新先生尝言吾党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有眼便是大英雄须首季时也性孝友事两尊人恳恻深至有以曲当其心涇阳先生举丙子而南野公遂弃养兄弟间语及辄相对歔歔且相勸曰吾父居恒好称范文正公之为人此是万物一体胚胎念庭周师分俸佐读命无受此是凤皇翔于千仞风格吾兄弟当无失此意其奉钱太安人依依下无异婴孺癸未举南宫不即廷对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者以太安人也性甚介取予纤毫不苟壬辰谪别驾光州差归中丞景默曾公檄所司致俸薪谢不受越十四年继抚中州者复修景默故事季时属涇阳先生固辞之曰吾不可以欺曾公也计后先所积可千金季时歿而州守璩公又以二百四十金为贖两孤以季时志告于几筵而返焉性愴慨好行义邑大祲饿殍载道季时廩粟仅盈百辄捐其半以振其业师尤公张公歿并为经纪其丧门人孙申卿以遗孤托悉力维持不恤恩怨性好静每日兀坐一室好整案头惟摊书一帙卒业而后易之诸一切文具及觶斝之属位置有常好朴衣不求华食不求精取给而已左右使令苍头一二人间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谁也丙申九月病不食者四旬涇阳先生以间问有痛苦否曰无之有欲言乎曰无此时惟凝神定气以待天机且欲为此身计此身非我有为子孙计一人各有一乾坤吾无与也其超然于死生之际如此久之竟愈又十一年而卒得年五十有四或有问于涇阳先生曰昔明道象山两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季时与之同寿其到处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几能见大意矣往者与弟燕坐予问

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从元妙门讨入路下不从方便门讨出路毕竟如何是恰好处予曰须要认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恃性颇近狷情又颇近狂如之何予曰试举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实尚未能跳出碌碌窠巢也不近狷乎窃恐两头不着也予曰如此虽欲不为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难言今世所谓中行大率孔子所谓乡愿也弟何敢效且弟检点病痛是一个粗字去中行弥远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乡愿路矣乃所以与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练粗入细细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细狂狷不出一真若不论真与否只论粗细乡愿且有细于中行处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为害亦正不小犹幸自觉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予曰尚有说杜弟谓性近狷还是习性情近狂还是习情若论真性情两者何有于此参取明白方认得自家既认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邨魔侈崇不敢见形于白日之下矣弟曰此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夫来及临境这病依旧又发熟处难忘可奈何予莞尔而笑弟怀疑而去越日侵晨遽过予斋谓曰弟今豁然昨多却一疑且如人欲适京水则具舟楫陆则具车骑径向前去无不到者其间傥遇艰阻只须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恼甚者且以为舟楫车骑之罪欲思退转别寻方便误矣余曰如是如是弟复曰原来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唤醒狂狷自是精神归一心体渐平天假之年夫孰测其所至哉夫先生所谓认得自家其旨甚微季时自见本色荡平正直为之即是更不必添入较量非其平时宾主之分素明决见不至此此可以识季时之大矣而攀龙则追惟曩昔季时谓余曰世态易陷入学术易误人子其慎诸余曰学亦有误乎季时曰噫难言也余因历举诸家季时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绎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差乎余于是始知所向先生又曰予之于弟相劝相规忘尔忘汝其怡怡也既为道义中天亲其切切惓惓也又为天亲中道义此其相与为何如耶岂惟先生即余三四周志亲而爱之敬而畏之实异姓之天亲同侪之师保也乌虐已矣所著有小辨斋偶存小辨斋者季时誦书处也

大程化次程大两顾先生颇近之叔大而季方也然叔不自居大而居于真季不自居方而居于粗学者心事如此读至有眼者必首季公更令人起不得大用之恨

高子遗书卷十一中 【终】

邑后学秦树校字

●高子遗书卷十一下

行状

祭文

◆行状

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状

江西安福县知县台卿夏公行状畧

○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状

王公讳述古字信甫号中嵩开封禹州人也生而耸秀神采英特年二十五举于乡

明年成进士令富阳以治行取调崇德丁郭安人忧服阙再令内邱寻晋邢部主事历郎中甲辰出守常州丙午外艰归服阙再守保定晋山西副使兵备阳和再晋按察司使再晋布政司右希政使奉旨遇巡抚缺推用偃蹇除目者久之卒于阳和公为令不屑簿书期会第持大体君子之至其邑倒屣奉教不啻饥者之得珍羞贫者之得珠贝于庸俗不屑也以是不谐于世其杜比部口书事起公司楚当胡化狱口书者四明相私人相除异己俺起大狱挑圣怒为一纲计相异己则归德江夏也会胡化报阮明卿怨诬奏口书出明卿手化江夏乡榜诸人谓江夏实为口书惧败故令化诬明卿以脱己相直以属司寇司寇直以属公欲榜掠化令化指妖书出郭正域以及归德公正色曰若是则分宜江陵再见今日司寇曰不然此公论也公曰谁为公论曰公论出台省公曰台省何人曰某某公曰天下有公论未必台有台省有公谕未必诸公会鞫自见及会鞫御史大夫温纯司礼陈矩秉公不阿再鞫胡化公立具疏送大理诸人大哗嗤司寇为司官所持司寇亦大哗嗤公大败我事劫公入郭正口名不可劫公重胡化辜不可劫公祸且不测公怡然甘之卒不易原疏一字疏上上览之曰尽是诬妄发阁依拟口书坐皦生光大狱解而楚藩勘疏至矣事又当公司司寇以华越谋害亲王当论死江夏主使宗室当和越辜公从容谓司寇曰今日之事未论义理先究利害宗室乃皇帝天潢假令楚王果真华越果诬亲王以诬奏自杀论死何疑今事有大不然者欲骈戮数十宗室楚宗闻之势必戕杀抚按大乱之起谁则为之忘国家之事忘身家之祸以佐人之私知者不为也司寇曰然是何等事直驱我罟攫乎事得得不行后戕杀抚臣卒如公料守常州恹夷廉静守一正以抑百邪大义所拄当路欲移毛发不可诚士不入乡绅一竿牍不听县官一揭请通国非之不顾尚衣大珰道经毘陵公绝不与一介珰大不堪言于直指欲愬之朝直指令少府剂之公报少府有曰幸语按君勿以侧媚相望其劲立类如此拄常三年一时正色棱棱如高秋新霁天宇如洗善者愈自濯磨不善者抑心向化焉其杜阳和正当代藩勘报忠顺婚封代藩之废长立幼也四明与晋江主之蓄机不测故一时有识之士争之甚力得行抚按勘议汪中丞据各道申报欲先疏其事行边白注销以示公公曰大误矣一误获辜千古中丞骇曰何谓也曰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祖宗定法古今通义也亲郡王娶有内助妾媵不论入府先后已未加封所生之子皆为庶子加无嫡子庶长承袭定例也鼎莎皆为庶子鼎谓非庶长乎亲郡王妃病故如已有子不分嫡出庶出俱不许选继妃定例也代王有庶子二人张氏安得进妾为妃鼎莎安得改庶为嫡乎中丞曰鼎莎袭封庶子已奉明旨柰何曰有秦府例在嘉靖二十八年秦府恭和王秉樞庶第一子惟耀庶第二子惟燧正妃杨氏故内助邵氏违例请封为妃惟燧邵氏所生遂得袭封王爵亦已奉旨奏辩累年礼部尚书徐阶等会议郡王妃故但有庶子止许选娶内助今惟耀之生杜先邵氏进封非例惟耀于伦序实系庶长惟燧于常法自难称嫡遂得旨改正前后二事实相吻合中丞豁然自是会勘摇撼百端中丞屹不为动代议遂定公满三年考中丞疏公绩曰当会议代藩废立之事本官简查条例首倡公论断断乎有扶持纲常之志议封之

虜使紛來而處置之方略常定折服犬羊無敢越志君子謂公之見卓矣中丞之虛中無我難哉撻酋物故請封事起邊將以賂五路為良策五路挾封議為奇貨不決者五年矣公至鎮執察虜情既得要領言于當事曰夷性許一索十後即為例取難開端若循往例毫不增減其心自定且忠順求婚兀慎擺腰等酋求賞其情更切櫛柄杜我儘可操縱何故倒持反授人柄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求成反壞求急反緩職此之繇當事者亦以為然未免時動于積習之口公持之愈堅五路擁眾城下不懼制府動色相加不懼同事者以貽誤邊疆相坐不懼毅然以去就爭之壬子忠順亦故癸丑卜酋叩關會撫夷馮大梁通虜事覺亡去浮賞盡革虜使絕望六月九日帖然受封往封撻酋撫賞八千余金今費二三百金矣公又請于當事曰順義承襲已經三封依樣葫蘆倉卒結局國家不吝金錢玉帛以餌虜虜亦不難交臂屈膝以順受我以厚賂愚彼彼以虛名愚我兩相愚以偷旦夕之安且今卜酋名雖受封孤雛腐鼠力不足号召諸部五路狡詭恃功要挾素囊桀驁不聽約束將來戎機尚杜叵測為今之計宜上下勤思講求足兵足食之策可戰可守之具不宜今日稱功伐明日議升賞希一時浮榮而忘後日之實禍也然封事紛紜數年了局一日不能不加酬賞公亦得推用巡撫之紀錄焉會中朝門戶相角公貽書所知動以漢宋黨事相警乙卯鄉試式士之錄至有謂六經亂天下者公乃昌言曰自古小人傾陷善類誹謗正人止于誅芟異己未有及于六經者誅芟六經自王安石廢春秋始目之為腐爛朝報熒惑神宗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國論無所折衷而宋一代之元氣命脈斬絕無余其究使夷狄亂華天翻地覆者百余年今乃以宋儒倡道學以道學本六經遂以六經為亂天下而有余又以六經出孔孟遂詆孔孟為儒生之學伸黃老于六經之上悲夫孔孟六經乃亦得連坐法乎蓋自王安石所未敢言當吾世始于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不至三綱淪九法壞驅一世而禽獸之不止凡讀六經孔孟之書者義當何如也公之齟齬于時偃蹇除目者以此高攀龍曰予與公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一時同游士交自勉毋為不義為先生羞而予與薛以身敷教同為常州人公與歐陽若谷東夙同為常州守四人相與更深公之學素精天文律歷後乃知其進于道也一日公寤寐中忽見晦庵先生謂曰道生于坤兩生道也公曰然惟一故通萬物之神惟兩故神天下之化自是觸象入神見超物里嘗曰人必通天地然後知化育知化育然後知孝弟知孝弟然後知性命知性命然後知禮樂知禮樂然後知鬼神又曰人心一動靜也動靜一天地也又曰四時行百物生默識之義也默識章是聖人做不了事何有于我與堯舜猶病意同又曰五行先天也五事後天也夫子告顏子為仁直以天道傳之視聽言動之禮肅又哲謀聖也直下承當而曰請事斯語由己而復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孟子夜氣是萬古求仁時候觀是見公之所詣公舉六經子史疏于四書之下名曰屑考別有易筮律筮歷筮蓋仰觀俯察終日沈酣義理宜其臨事卓然不惑豈偶然哉公于郡邑見能臣干辦于朝廷見大臣丰采于封疆見重臣勳猷于萬世見名臣軌范一言一動皆足垂世立教伏惟大君子采而着之以為信史一

○江西安福县知县台卿夏公行状畧

乌虘以余状台卿胡称畧邪台卿以壬辰释褐余以壬辰谒选僦舍相比动息听覩也以是知台卿取深其冬余以使命归其明年台卿受浮梁令归而后先丧其二尊人乙未下帷吾邑孙慎所氏丁酉服阙谒选得新喻令已复调安福盖九年中晤言不数日杜二邑之间闻问者一而已凡余状台卿余耳目所及也又安能尽往台卿未第时受业于顾泾阳先生先生器之台卿谓余曰吾以经生言求顾先生耳先生乃时时及孔孟微言时事肯繁于经生言不屑也而余是年经生言顾独进又曰吾取拙于览记占毕终日不能得数行成诵而心独好姚江传习录玩绎者久之意到成文汨汨乎出之不难也乃知人心万象自备不假外索以是台卿益自信为学一反求之心辛丑举于乡北上泾阳语之曰子往无失李见罗先生盖是时先生方受诬系狱于是台卿即从狱中受修身为本之旨苦思力践昼所为夕必书之即梦寐有非是大自切责得毋负李先生其墨守精专黄霸之于夏侯胜不啻也既乃慨然曰受其学不为白其冤可乎抗疏曰臣惟人主所以不劳而化天下辨君子小人俾举错刑赏之当而已今陛下欲禁人臣欺君罔上而欺君罔上之辜乃加于正直忠良之臣欲禁人臣黷货残民而黷货残民之臣乃反得安富尊荣之实如李材苏鄮是也夫李材何如人也臣尝反复观其所论著考其乡评稽其政事是实能以圣贤为师者也岂其忍于欺君夫苏鄮何如人也仕宦所至金宝盈箱匪独其民切齿道路之人唾骂不啻矣自古未有君子而不见疾于小人今以材若彼以鄮若此而论材者非他人鄮也陛下信鄮之言谓材说谎臣以为材未尝说谎也善战者贵杜平定安辑而不杜杀戮论功者当论其剿抚合宜而不当专论其功级今材以夷攻夷因剿而抚未尝损国家之一卒用国家之金钱而卒使远夷慑伏近夷归命一方底宁其功岂不胜于数万之级邪鄮也以倾材之故遏匿远夷之贡削易其通贡之文诬忠良诳君父是说谎未有甚于鄮者也今诸臣之救材者多矣然有怜材之情欲动陛下好生之心者有惜材之能欲开陛下使过之路者是皆闵材之冤无柰圣意之不丁解故委曲其词以求济也臣以为不然陛下天聪天明苟不实知材之冤鄮之诬而肯为臣下好言动乎夫材陛下之世臣也功臣也材之父曰遂已为陛下歼倭夷奏肤功矣当材弱冠时已与帟幄效筹划矣及材官广东罗旁百年蠢动之蛮也材歼之建城邑矣石城电白之倭一旦卒然之变也材歼之无遗类矣及材官云南收蛮莫破缅甸抚孟养守杜二千里之外遂使滇南之藩篱固而门户安矣是材未尝无功也安肯饰诈而自弃其功乎夫百官陛下之耳目也何私一囚系之人如抚臣如科臣如道臣如部臣交章救之不已远方之民陛下之赤子也何望于一囚系之臣如广东布衣翟绳祖云南廩膳闾世祥举人朱万元贡监姚唐臣等万里风霜叩阙哀鸣之不已陛下耳目之言不信也赤子之言不信也乃独信一鄮夫鄮也浚民既厚自卫益工故臯状已着止于降调未尝追其赃又未尝正其辜天下将谓陛下之待小人如此其厚夫材也国人矜式皇国干城一遭诬捏百口不辩漫其功又复致其辜天下将谓陛下之待君子如此其刻也昨者朝审之日朝之贤士大夫

见材囊头屢校累累道涂无不歔歔欲泣臣退而思之陛下何以信鄣之甚臯材之深而忽于天下之公论如此则皆诸臣之过也诸臣救材者皆委曲其言而未尝以实告陛下也臣以为即使陛下必不赦材而天下之是非材之功臯鄣之欺罔必不可不明告陛下谨昧死以闻疏入不省而士论快之及三王并封之旨出台卿又自以办事仪曹力争不可疏复不省而台卿之未采益着矣及选浮梁令未抵任二尊人相继陨丧悲号呕血几不起既毕力治葬家四壁立不能餬其口以吾邑孙氏去涇阳先生之居近下帷教授谆谆以两先生知本之学开迪学者既满丧补新喻令邑民多讼台卿廉得讼师数人籍于官各给号簿民有讼者使据情为辞情辞一不当则笞之先时民被讼者更匿其词既讯复匿其案以钩得民财台卿令告者直书词于牌牌发该里两造备立讯讯毕即示以判民不欲终讼者竟已之不必至官府总功以上之讼谕以至情令即庭中讲解各相悦已令告者毁其词毋起后衅人人意得去不半朞而讼简十之七邑人多盗有一家父子祖孙以盗相绍述有一邨数十百家以盗相纠结台卿廉得之即令备一境盗每盗发即令捕获不得即令偿民所失功则照格叙之盗立屏息于是胥吏无所从得民钱至有训蒙吏舍中为贩卖于市者当是时旁近县人人愿得台卿为令而安福缙绅多显者遂调安福台卿自丧其父母毁病未良已杜新喻病间作台卿不自恤病以坚志强力治之政成而复夺之安福然安福吏民望台卿眷宇心折矣台卿亦念可疏节阔目休养而安全之民以讼来亡轻重辄入入而两造弥月不至置不问束矢之赎一无诛焉第倦倦于劝亲睦举访民间孝弟力田者旌别以风之县西南多种靛其始即山谷瘠弃地自后民歆其利往往以奴子陵其弱主台卿至即为厉禁犯者绳以重法邑中有魁盗党连甚众行劫吴楚间善以邪术自解免一再捕辄逸莫能得比得而杜事者又以无左证欲释之幸未果释竟莫能决以法台卿曰一盗之不忍而诸无辜忍乎立杖杀之民至焚香相庆然台卿即讙讙与民而廉隅颇峻人莫敢昵其民见为鸾凤其豪见为鹰鹫于是诸有力而不胜其桀笠者伏戎于莽矣而台卿又苦病辛丑上计讫事自念朝露之躯与世枘凿何苦烦贤士大夫调护为遂乞教授衢州就道而病溘剧竟卒于瓜埠得年三十有九卒之日桐棺三寸委于荒野遗言诫子弟躬耕自食希贤圣之学坐宦为戒噫可悲矣台卿讳九鼎号璞斋生平为人侃侃卓卓秉礼蹈义少时家极贫雅自负荷不失一顰笑骤而试之口冶艳丽无所动骤而惊之鬼怪险巖无所慑词组出狡者输诚贵倨者降气纠纷者立解盖自诸生时已屹然重予其乡云

台卿我嘉善人也实无宦囊今其子取贫

◆祭文

祭涇阳先生

公祭薛元台

祭安我素

祭长兴令石云岫

祭丁慎所

祭陈思冈

祭逮确斋

祭归季思

祭茹澄泉先生

公祭复吾沈先生

公祭叶容溪文

○祭顾泾阳先生

吾闻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谓之大臣若先生者斯为大臣乎吾闻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谓之大人若先生者斯为大人乎先生之学大无不见其要主于明善究无善之弊将以明善者灭善故如救焚拯溺汲汲于几希之辨先生之精神大无不徧其要主于好善要约同好缉民彝之一线见不善人之伤善以为是绝国家之脉而裂其咽故不惜大声疾呼如卫父兄而扞其头面吾尝谓先生具千古之眼高烛万类而破大道之键故落第二义者曾不足当其一莞具千古之腹含茹万有惟吾斟酌故一切好丑异同曾不足碍其寥廓具千古之骨其于世俗荡巢夷窟苟非志之所存三公万锺曾不埒于毛发此则先生所以为大而莫之与越乌虜吾于世而未始见似先生者指可几屈况乎吾锡诗书记载更四千余岁而文章理学名节忠义实惟先生一人之始鸣泰伯来而梅里片墟辟东南之廿昧先生出而泾皋撮土萃宇宙之文明猗与先生岂以七尺为私百年为期而吾乃区区以生死为先生悲顾哲人之萎士将畴依使吾侪贾贾焉如孩者无提而不立如瞽者无相而罔之有心如摧有气如靡乃吾之所自为悲

○公祭薛元台

自兄之亡也天下之言曰嗟乎失一古人矣乎执有如吾元台不凋不凿纯任赤子良知良能之天者乎国之言曰嗟乎失一直臣矣乎执有如吾元台进不求利退不求全国有大奸奸有大慝万死临之奋然而前者乎乡之言曰嗟乎失一仁人矣乎执有如吾元台人屈如己屈人伸如己伸为匹夫匹妇复讎四境恃以无冤者乎乌虜兄之存也世不便于兄之至清而形其浊至方而碍其圆皆执其似是之中而病兄之偏及息之亡失兄之用而后知世之滔滔人趋其便独缺此不便之一涂而兄乃所以救其偏况吾二人者生同乡举同籍学同道志同好无或旬时不相见而相念也无或一事不相质而相规也自今已矣执有如兄砭吾不善使必改翼吾善使必迂扶其暮日远涂使不颠也乎乌虜兄之操持三公不易亦不苟于一命万锺不顾亦不苟于一介惟其垢衣菲食畔援者曾不得以攻其中坚此吾之所以服膺而拳拳使死者复生生者不媿兄其鉴予之斯言

○祭安我素

乌虜公之得于天者快矣足矣弱冠登朝服宦清署四牡駉駉几徧寰宇自乞南铨依依孺慕解组归来悠悠杖屨葺我田庐筑我场圃子孙盈前甘饴分哺屈指人间几如

公之所遇幼于制义游戏而裕长于诗文指顾而具浑然天成从容雅度坟典浩茫流穷原泝性命微言心怡神悟屈指人间几如公之所赋执不欲富公脱其笈素封之业舍之罔顾执不欲贵公耻其骛台谏之要违之弗慕触忤贵臣几就鼎锯廿年锢籍安之如素屈指人间几如公之所树名花佳辰良朋毕聚皓月清霄芳尊满注竹木丛荫无幽不赴山水名区有胜必住蒲团晏坐藜杖缓步偕众为乐与物无忤公有闲身备诸闲趣屈指人间几如公之所务乌虖公于细事柔若婴孺大义所激矫若脱兔公于臧否三緘甚固民瘼所关矢口而吐公于清欢翱翔轩翥忧时之忧展转寐寤公于江湖浩然远去心县魏阙无微不虑所得诸天享诸身者亦既快然具足于志无恶或以为年不足待其所遇位不足展其所树作述不足尽其所赋邱壑不足尽其所务造物者固将留其余以为后人无疆之胙

○祭长兴令石云岫

乌虖长兴之变非始于长兴也甲子元旦之变非始于甲子元旦也其所从来者久发于长兴者官真则盗畏也官真必为国家安地方除盗贼盗安得不畏安得不思除之以便行事故长兴之盗非劫库盗也欲据邑叛也公逸则盗恣屠杀焚掠矣民鸟兽散盗有城矣不意公直身当之也彼以为得令无不得志焉不意劫狱狱囚无从叛者皆曰宁死不背石爷士民且动地起盗于是思挟令出城又不意公视死如归也杀一簿持首示之公恸然曰吾为令乃护盗吾即活何颜见长兴父老于是盗知事不成杀公矣夫以公之明闻难而不乱岂不知脱身避盗可以擒盗然公避而邑残矣盗势张矣盗势张即事不可知于斯时将出城乎否乎出城则弃城不出城则死与其不死而成盗之事执若使盗事不成而死而盗亦遂堕公计中夫杀贪污吏者或可倡乱公则民之天也胡可杀杀贪污吏者或可逋窜公之死则为明神者也胡可免甚矣盗之愚也公三楚豪杰国家方倚为栋梁柱石而天之生公仅以殉长兴之盗完长兴之民何邪节莫大于致身致身惟义所安耳义无小大也抑天之意若曰兹盗也擒则星星纵则燎原非公不能殄也特委公与今天下万姓膏原野其初起于一人畏死委而弃之以成大难特以公示之式与夫盗之杀公不过以公能捕大盗靖一方杀公而吏无复有捕大盗者不知公不死盗尚活公死盗获是盗之杀公自杀也何益之有而他盗或自此悔而为良民与然则公一人之死免万姓之死欲使天下无二心之臣无二心之民其志大矣其功大矣其死大矣非国家所倚为栋梁柱石天所以生豪杰之意与哀哉

石侯烈丈夫也先生更多其智计

○祭丁慎所

维公锺山川之间气稟天地之正气质刚骨劲见大识超故能厯挫抑甘厄穷百折而东不餒其浩然之气当其官中翰也矢口而明当世之弊时以为贾长沙之疏与世遂不相臭味一斥而归沈寂田间者数年再起仪郎复矢口而明当世之弊时以为汲长孺之戇与世益相啻枘于是铄其翹绝其轡至欲剗以大盗之刃一决目中之刺甲子之元

晨贤令之被弑一邑震惴若将陨坠公奋不自计流言矢集屹无所避擒盗宁民大乱以治夫侃侃者庙堂之义也恂恂者乡党之制也公以一意行之危言者有道之遂也逊言者无道之剂也公以一节出之鮀之巧言也朝之令色也二者兼而得免于今之世公皆反之其不容于世而犹得全归其身固天之宠异鬼神之拥卫乌虓公于世道可谓鞠躬尽瘁鄙夫愤之乡愿笑之至其浩浩正气所谓生与俱来死与俱往者众之所弃公之所贵足以千古不敝岂与一时争区区之隆替

○祭陈思冈

乌虓吾方与兄订匡庐之约相与参疑证悟明此一事兄亦欣然期吾以此事甚大决不可负而执意期我之年即兄弃我之年乎方兄计之至予方与客会食投匕而起予平生涕泪甚不易独闻兄计声入泪落不知其所以然此见兄与予相信之至专是时即欲急走兄里凭棺一恸而疾病相牵继以婚嫁又继以顾泾阳先生之变不敢舍东林而出兄之孤祥且禫而余一腔血泪尚盈盈如未疏之泉乌虓维昔与兄同官行人兄与聊城逮确斋及余三人相期千古兄躬逊敏于吾两人一颦一笑皆察其所以惟恐陷于意之偏弗收学之全确斋与余谨守洛闽之教而兄则好禅各举其所用力者穷探极究曾未尝相执而相愆及予臯放兄尝一至予里一会北固见兄之学益明益暘益定益坚每退而自喜执知夫金焦信宿遂永诀终天乌虓哀哉兄之为人拟之而不得其似吾特像其彷彿如万山积雪疾风裂石而苍松百尺屹然独秀于孤岩之巔譬如古洞奇崖天地以来未通人径而幽兰蒙茸相错于白石清泉之间盖两间至正至清至劲之气锤之于兄而兄又融之以至和而不偏兄官南省指奸剔蠹留京尘垢荡然一涤胥隶之鸷中珰之很垂首屏息又无不心悦诚服曰公特不便某等要之为朝廷做官当如是此可见人心之靡争于无言四明相以刘本孺诸公请尚方剑而营窟愈固非兄与孙拱阳侍御列其赃则不可去相瓦裂而岂容兄之玉全不知兄玉自全区区一给事何足为兄太空之浮烟乌虓高天拄上厚地拄下来今拄后往古拄前兄心无疚兄身无边吾又何必于兄暂驻之年较其为促而为延

○祭逮确斋

维昔与兄己丑之春观政廷尉落落未亲迨及壬辰同官行人余时见兄迥尔出尘就而论学以决迷津兄谓予曰此事久湮濂洛关闽圣脉取真舍此而学恐非其方言出兄口如予肺肠我志益坚我气孔扬于时江右陈子思冈其人如玉其学则禅各从所好不诤言途要以修缮礼义无愆维余三人燕市连翩觴榼递挈选胜盘旋充然各得乐也无边是岁之冬余有使命明年癸巳时事滋竞握手一月余以臯屏兄擢给事急于引善未尝有心以言自见曾不半年复以言谴泾阳去铨兄落谏职君子之途乃始丛棘天实为之谗殄何圣吾观仕者务自需忍与时委蛇锋藏锷泯邪正是非不形口吻三事九列循循而迫维余三人实反其道圣主至仁首领获保退而闲居一编是老人皆齷齪吾独浩浩所得于己亦既可宝乌虓思冈受气受薄余则亚之兄神独廓谓兄长年此道所托

云胡相续丧吾棣鄂余乃后死亦有何乐乌虘兄乎南北形滞中间书问动淹年岁兄谓读易久不知味近乃豁然知其所谓余为兄喜此第一义乌虘兄乎生死易耳兄既知易死则可矣乌虘哀哉

○祭归季思

往者予得交于武塘吴子往已复得交于兄予生以壬戌兄后我一岁生子往后兄二岁生年相次志相许私相评以为我三人者无叶俗之才亦无用俗之福柔身弱骨惟是泉石间合有斯人余有水居踞漆湖山子往有获秋在野塘丛竹间皆豁然以野屋受景兄亦筑陶庵于郊垧茅堂三楹树葬自蔽三人者相过从味世俗所不味馥馥乎乐也然余有婚嫁累子往有举业累兄有病累私相期以三人者一旦脱去所苦表里萧萧得数十年枕琴卧书餐山茹水死可不恨而三人中兄独贫独鳏独得且夕居陶庵中吾二人每过兄未尝不窃叹以泉石之福兄独擅其全眼中无复有败人意事矣是将何病不可愈邪兄之病去吾两人累亦将渐次解除以兄为依终吾暮年之乐而何意兄之一旦舍吾去邪去年秋予过兄见兄病未良已以为深忧复见兄神情暇豫心坦坦然自药阑花畦外一无所营又深以为得已病之道近复寄兄书欲兄幽事都不关情胷次空豁不挂一丝以待天之自定执意吾书未至兄而兄计先至邪乌虘哀哉兄有绝人之慧绝人之识绝人之趣出诸口者不漫作无味之语笔诸书者不漫作无味之词措诸躬者不漫作无味之事傥令得用于世正身率俗立懦廉顽足以风动当年垂光百世即寂寞陶庵中詹宇颦笑犹足以洗濯一世尘垢而今已矣何天之无意于斯世而忍夺斯人邪子往方对公交车或者天复夺而用于世使予向谁道五湖佳事邪予于海内知交各有深契至于云霞之味惟二兄造其微惟予知二兄之微故以二兄为依子往即用世所之既倦归自足沮溺相耦于时左右顾而失吾兄又何心一谈一笑邪乌虘以兄之神情无滓其行于天也必为清风朗月必为鲜霞明星吾二人依兄于是焉依乎兄灵炯然亦复依予两人否邪乌虘哀哉

○祭茹澄泉先生

惟师太朴所造太和所保孝于亲依依如在襁緥信于友冲冲如味梁稻早岁黉宫煜然文藻暮年幽居悠然褰裳屏恶如田父之芟其甘护善如富人之匿其宝自洁几于江河之不欺可质日月之皜坦衷应物不寒不燥哲鉴内炳为白为皁斯人当三季之隆必杜德行之考即下降七雄之世亦何负赵魏之老今使其穷涂潦倒枕经藉史以稿不得与朝荣之葬同一日之鲜好乌虘吾将问诸苍昊

○公祭复吾沈先生

乌虘公之丰标如玉斯莹公之文章如金斯劲公之宇度如春斯和公之襟情如秋斯净凡兹同籍及门下士及年家子思公德容不违子目思公德音不违子耳去我日远遐哉邈矣公体则蜕公神无方或彼或此或抃或亡悠悠我思曷知其乡九龙之冈二水之旁三江浩渺五湖苍茫公或其问去来徜徉清风淡淡白月凉凉虬松谡谡碧竹锵锵

公或其间上下翱翔亦有旨酒如人世否亦有良朋如我侪否亦或来归视儿孙否畴昔之日公魁南省坳公尾者千里思骋淹忽至今纒弗竟井公其念兹能无耿耿乌虜天地成毁如掌反复其不毁者如虚杜谷哀我人斯一往不复旋视其元浩然常足区区百年执延执促公味斯言夜台明旭乌虜哀哉

○公祭叶容溪文

余观世之仕宦者历中外不数年则能美其宫室廡其奉养以明得意其父母亦率凭子自植稍稍易其寒素漫则子为文其生平侈其窳窳烂然耳目以为如是足以荣其亲乡之人莫不曰夫夫人子也乌虜其亦不思尔矣叶翁以子贵有年而参之之贫如昔凡所谓亲之凭其子者翁百不得一而子之侈其亲者参之百不得一世俗之论皆以参之窘其身笄以窘其亲使翁曾不得一日享贵人之奉以死乌虜其亦弗思尔矣假令翁不能安参之之贫则参之不能一日安其廉是则参之能贫以翁而翁之贤以参之之贫若与所谓凭子厚殖者比类而观俗之所贵道之所耻翁之显荣孰加焉且吾闻翁性淡泊而特嗜酒修行衡门素心朝夕陶然一觴无求于世而参之奉酒钱惟谨未尝令乏则是翁固有至裕者存焉杜其为窘也余悲夫世衰俗薄守身之孝不明谓富贵足以荣亲而潜德内充之士不白其坚贞之操且若慕悖淫而不可得者故表之灵其有格于斯文

高子遗书卷十一下 【终】

邑后学孙鹏飞校字

●高子遗书卷十二

题跋杂书类

◆题跋杂书类

题三太宰传

题贞裕卷

题邹贞女卷

题丹阳丁氏追远会簿

建故邑侯王公祠堂引

烈帝庙助工疏引

保安寺建养老堂疏引

华藏寺重修佛像引

金刚经集注小引

告龙王文

代耆老祭城隍文

题世尊像

题观世音像

题达摩

题张仙
题纯阳祖师像
题翠峰上人像
题聂端虚先生像
书玄帝训言后
书继志会约
书悟易篇
敬书吾祖盆荷诗手笔后
书唯庵先生志铭后
书成佑台先生自志后
书淇园春雨卷
书金镜轩董役卷
书江生梦卷
书吴起让八分变体卷
书相者潘览德卷
书医者乔心宇卷
书医者顾仰蒲卷
书名公玉宇卷
书关僧净六卷
书僧卷
书张汝灵扇
书秦两行扇
书秦开阳扇
书友人扇
书友扇
书扇
书周季纯扇
书朱仲增扇
书赵维元扇
同志约五条
同善会讲语三条
○题三太宰传

吾尝谓君子经世宰物好恶两者而已然善非身有之弗好也恶非身无之弗恶也
视天下之治乱朝廷之利害非如得失久切于身好而弗纯恶而弗决也故圣人之学始

于格物格物非一格好恶之物为要好恶之物格则好恶之知致好恶之意诚好恶之心正而修齐治平举之矣今之人往往轻言好恶以流俗之爱憎济其作好作恶之私明目张胆自号为公好公恶乌虜其亦弗思而已矣圣人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圣人言好恶如此其难今人言好恶如此其易其亦弗思而已书曰先民时若故君子急于格物多识前言往行也今天子御极四十有一年矣天下屈指揆宰者必曰两揆三宰两揆谓王山阴沈归德三宰谓陆平湖孙陈两余姚也山阴归德两余姚尚矣其心光明其行峻洁无得而訾焉独平湖有知不知者吾谓君子论其大不苛其细举其长不讳其短平湖合杨海丰论言事诸君子五君子所不为当其时平湖不出此不得宰天下收一匡之功吾独怪执政者以此取平湖则是平湖之短乃其所为长平湖之长乃其所为短好恶倒置如之何不失天下望也夫娄江新建兰溪四明其始岂不表表脍炙人口一旦执揆柄名实俱丧者何邪少长于富贵沈溺于词章无天下万世之远志又岐于佛老之学得其粗而遗其精假其似而乱其真不明圣人大学之道故小人得乘其欲而愚之也哀哉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相寻一正一邪相错极治之世不能无小人极乱之世不能无君子方以类聚自唐虞之世九官四凶分类至元佑熙宁极矣此以彼为党彼亦以此为党党者类也欲天下无党必无君子小人之类而后可如之何讳言党也夫君子何党之有上恶党故小人之党反目之为党一网而君子尽矣故君国者不患党要在明辨其党三太宰者其好恶同故用事者以为党而恶之繇今观之执是邪非邪嗟乎浙自昭代以来有三大功臣有三太宰然而位不齐其德用不竟其志三宰归而三揆出猗与盛矣而天下与彼不与此斯民也三代所直道而行格好恶之物者宜何从斯传也长孺之示人至深切矣

○题贞裕卷

天之生物也隆冬闭藏不固则生不茂山川之气其盘旋回伏绾结者不密则其发灵秀也必小圣贤之生其劳苦拂逆经历愈备则其受任愈大语曰始于忧勤终于逸乐信哉盖攀龙读贞裕卷而三叹曰此可以知天可以知人可以知学当太恭人称未亡人二十有六耳又十年而安节先生始生又二十年而先生始成立前乎十年则继嗣撼之后乎二十年则外侮撼之当是时太恭人所恃一念耳一念谬则万事谬矣乌虜危哉执知夫二十年后旌诏之及也执知夫先生举于乡成进士而太恭人悉及见之也执知夫泉台且纶赠再以御史赠以太仆赠也人见其裕之乐而不知其贞之难夫人心甚危迂易靡定幽忧乱之于内变故乱之于外一日不可知况三十年乎故一念者天人之衡也持之而跻于天谬之而坠于渊一念定而人定人定而天定矣乌虜危哉人亦慎此一念也哉吾故曰可以知学

天因人定人因念定念因学定学而不定则是未尝学也

○题邹贞女卷

易之渐曰女归吉女之至贞者也故六爻皆取象于鸿鸿义鸟也象女之从一而终

故曰可用为仪可以正邦而善俗也圣人之用女贞大矣吾观邹贞女矢志之年十有二耳非有告诫劝勉非有见闻蹈袭岂非性哉天地大矣一女子何啻一微尘而一念之正足以充塞两间弥宜千古顾不伟与吾邑僑人文之盛富贵显荣突于时人耳目者何可胜数或鸣得意于恣睢号达生于靡丽局局辕驹靡靡秋叶视贞女何如其有知自好者或节毁于名成心移于挫抑半涂自废九仞土崩视贞女又何如诗云岂不劬劳其究安宅志士仁人烈妻贞女弃世俗之所乐而甘心独往者夫岂徒然吾于贞女盖为潸然兴嗟竦然自惧

其究安宅果杜何处生时有之死时有之心安则神安通乎生死

○题丹阳丁氏追远会簿

昔者滕小国也戳长补短五十里而已孟子劝之行仁政而曰有王者起必法之然则王者所行皆滕政也滕政遂及天下及万世矣子行贫士也而能率其族之人分积铢象使脸有田月有会行之二十余年无替夫放海之水本于涓勺干霄之木起于句萌繇此而之引而不已以追远之余可以恤近以一家之法可以劝众是为仁人之师而丁氏之仁溥矣夫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不忍人之政人皆有之有其心者有其政无其政者无其心者补孟夫子之义也故以一族每月分铢之积而足以成政焉何必有位者人心之迷迷于至近忽其近者小者以为不足为于是终身无善可积而弃其远且大者惜哉

○建故邑侯王公祠堂引

往者嘉靖中少月王公来令吾锡锡故无城公莅事甫三日召父老谋曰夫锡岩邑也不城吾与父老不有锡也请从事焉邑之人意难之公持之坚于是工始兴邑之人意又易之公持之急于是工遂竣凡三月耳工甫竣而倭卒至当是时非城则锡不可守然非公则锡不可城非公持之坚董之有法则不可以三月城如是则锡之民鬼矣故寇之退也即藉公备御之多方义士之效死而说者以为犹其次也锡之田自国朝以来辗转于贫富之交进退于奸胥之手至嘉靖间盖有田者不尽出赋而赋税者不必有田富民之子孙已无置锥之地而催科之吏犹环门守之公曰若是则不可为政遂丈量之于是有田无赋者不能隐其实有赋无田者始得以销其虚民得免沟壑散之四方乌虜迄于今三十余年锡民之得贍养生全者公之赐也公之明德远矣按祀典曰有功于民则祀之能御大患则祀之乌虜非公执克当之非公执克当之然而公今且死公之灵尚未得凭吾锡弹丸之地锡之民未得出一黍一具以奉公之烝尝无论缙绅先生下至齐民无论生当公之世死后公之世者万口一心僉谓缺然而不容己不佞攀龙以此心当然之义质一邑同然之心敢倡举其事欲于惠山之麓诛茅亩许构堂三间以妥公之灵于其旁构一廂以妥义士张某等三十余人死于倭难者仍乞诸当道岁时奉祭然非一人之力也敢与同志者商之窃见今之时杜处佛殿鼎新畚鍤云举人翕然从之千百金可计时办具夫人所以乐于奉佛者岂非惑其生死祸福之说乎无论其事之必无藉有之盖沓冥不可知者也吾侪繇祖父以来生养安全至今者执为之乎王公也之死而生之转

祸而福之不大彰明较着哉从事于杳冥不可知者而忘其彰明较著者智者必不其然不佞则度夫同志者之众而是工可计时办具矣谨告

○烈帝庙助工疏引

烈帝庙工已有次第第神像未塑殿专未布站台未甃庙门未整以前之木直瓦直石直未尽偿木工瓦工石工未尽给约得三百金而竣事不无藉于众力夫邑之有明神一邑之怙恃如父母然父母之神灵未妥为之子者宁能愬然除己助者外吾里閭中或以铢两或以分文或以釜庾或以升斗皆可以自尽其诚以安神灵以为一邑怙恃吾辈试思水旱兵戈万命一丝之时所以祈佑于鬼神者何异子之呼号其父母而平时可不知敬事乎谨告

急则号之暇则忘之凡民之事人神者皆一也故因事而呼之使恒其敬心或曰如远之之义何曰助工敬之也非近之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邑有明神所从来久远不与添设淫祠同也

○保安寺建养老堂疏引

昔者圣王老老长长幼幼之化行举天下之民自生迄死皆有恃而无恐王政熄而二氏兴民之幼而无养老而无归者皆入焉今浮屠氏之徒徧天下能得其道者百千万人不可见一二而入焉者资以为养而已韩昌黎曰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独者有养也则庶乎其可也夫曰鰥寡孤独者有养也是矣而未尽也田不井授民无恒产无养者岂惟鰥寡孤独云尔哉无锡有保安寺杜邑之南郭四方僧徒过于此者得小憩焉寺僧某欲建养老堂以处其老且病者欲余为引其疏余既悲夫养老者归之浮屠氏而复恍然曰以天地言之皆人也以老者言之皆养也是宜亟与之而亟劝之且劝四方之贤者亟助而成之古之圣人曰一夫不获是余之辜吾侪当曰一夫而获亦余之幸可谓仁之方也已

阿衡见此当为垂泣学颜子之学者必志伊尹之志安能乐而无忧乐而无忧者自以为远伊而近颜岂知一体之忧失而乐亦非颜矣

○华藏寺重修佛像引

华藏为宋张俊赐葬之地寺为俊建也俊佐桧贼杀岳武穆王千古而下仁人志士争欲斩尸扬灰犹恐为天地之秽今俊墓已在荒烟败冢中为野狐牧羝之穴而寺尚存寺之存非为俊也为地胜也湖山浩渺之致禅房花竹之幽选胜者所必之故寺屡圯而复修寺之修非为俊也为地胜也寺僧某修寺既竣役募都人士整三世之像而欲余为引语余谓夫湖山依寺寺依佛像信当修而因为大众说佛佛者觉也桧乎俊乎一何迷乎佛之教空也桧乎俊乎千古臭秽佛能空乎知不能空千古之臭秽则当自觉其是非之本心

○金刚经集注小引

无住心者常住真心也常住真心者不生灭心也不生灭心者金刚心也得金刚心

之谓应住心得应住心之谓降伏其心云何应住心得无所得也云何得无所得住无所住也此法至难信至难言世之信者信经而非信心言者言经而非言佛虽然经即佛也佛即心也不可无经则不可无言承源华公暮年幽居冥心观寂手集经注以导夫读斯经之不得其门者既成书而梓之征不佞弁语不佞儒者夫焉知佛盖尝繇吾圣人之言心者而知之惟金刚不坏惟心不坏世人役役于梦幻泡影露电之物执之以为固曾不知须臾变坏至人人有常住不坏者乃覩面而失之哀哉观斯经者于泡影见无住不于无住见断于金刚见常住不于常住见常不舍万法实不得一法其庶几乎然斯言也经而已矣斯经也言而已矣

○告龙王文

直隶常州府无锡县高攀龙谨斋戒焚香告于龙王之神曰天下之物万矣惟龙则谓之神龙夫物则不神神则非物龙亦物也而谓之神者岂非以其能上下天渊之间使雨泽之时行辅阴阳之不及与不然则吾见其无以异于鱼鳅之族而有无不足为世轻重也迩年霪雨为灾五谷不登东南之民饥而死者十之一二疫而死者又十之一二今天复不雨苗将槁矣更五日不雨苗当半槁十日不雨则苗尽槁公家之廩已竭于上私家之蓄已罄于下迄于明年民当十而死八九矣去冬天子仁惠大约捐东南田租之半今年复不有秋天子将复捐其半乎则所不捐之半亦无从出也将尽捐之乎则国赋无从出也而亦无救乎民之死亡夫天下之田天下之人所待哺也东南之田非独东南之人所待哺天子六宫妃嫔之膳百官之食禄以至沿边戍卒之饷皆待哺于此东南而复荒则吾不知其势之所终也以为国运自此而倾乎则天子明圣宰相和同无纷更丛胜之扰未宜据绝于天何民之困一至此也古人有言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攀龙进不扞庙堂退不扞江湖而日夜戚戚皇皇既忧其君又忧其民无可与告者不得已告之龙神夫神龙也者能上下天渊之间使雨泽之时行辅阴阳之不及者也神则无不扞匹夫匹妇之精诚皆足以感触之诚有鉴于一念之精诚三日之内大沛甘霖易四野汹汹之情为欣欣之色则龙之为神昭昭矣谨引领以望

伊川以河工成非龙女力先生以亢旱吁龙神河工人所为也归德于龙则懈劳人之心灵雨人所不能为也业有以僭致恒旻者扞田之大人姑以此致无聊之思焉况也云汉呼天飞龙之事古人视天人神相感之际有如一气之通者

○代耆老祭城隍文

本县城垣圯坏鸠工修葺某等为乡绅推荐邑父委用董督其役所惧人各有心难于合并惟是斋诚自矢于神此一举事百年永赖此十六人一体相成譬如作室或梁或栋运斧运凿期于成屋又如行舟或江或河操舵操篙期于共济人之有善如出于己己之有善亦同于人毋居己于逸而貽人以劳毋暴己之长而形人所短毋执一己之见不通众人之谋毋信细人之言轻乖同事之谊一有私心听神鉴神诛一切公事祈神扶神佑各秉真诚协成大义谨以牲醴祇告始事

细民之信神者半不信神者半先生故代为祭告合人神以重其事夫国听于神则亡民不信神则肆矣

○题世尊像

即一切法是谓法法离一切法是谓无法见有法者即非法法见无法者即非伙法无法法法法法无法我说此法是谓佛法问佛何法佛何曾法

先生何故说此因僧求题即彼法以晓之观世音达摩纯阳皆此意惟张仙又说我法

○题观世音像

观世音者反闻闻自性也自性寂然何得谓之音实无所见何得谓之观菩萨以无作妙力圆通自杜闻无所闻故谓之观观无所观故谓之音耳目互用人天交修灵感灵应机本自然众生动一妄念大士能见能闻大士何杜这妄念的便是

○题达摩

天自清地自宁耳自聪目自明只这个便是说这个便是又却不是从古无人道得一字这个尊者西来做甚么共道一花五叶决有些秘密咄捉出真脏只是一衣一钵

○题张仙

诗偈张仲孝友者即神也今且列星于天司命于世世人冀昌其后者必严事神夫神孝友者也其所福必孝友者也然则孝友者善其身且以昌其后人人之严事其父兄当如所以严事神斯乃为能事神者矣

○题纯阳祖师像

有甚仙有甚凡三餐饭是九转丹但欠一刀两段便尔万劫沈沦却被多口翁呵呵冷笑说甚汞铅龙虎越添藤葛觑破来是家常饭无人吃

○题翠峰上人像

认得这个便是翠峰认得翠峰还不是这个黄鸟一声天地春春杜何处会得么只这个便是翠峰

○题聂端虚先生像

黄卷中相对者非圣贤邪青毡前相对者非蒙士邪何圣非蒙何蒙不可圣视贤师而成性瞻视必端衣冠必正有上上根人繇斯以入圣

四勿为干道即结语之旨

○书玄帝训言后

心者人之神明即天神地祇人鬼充塞无间者也人敢于欺君父不能掩其一念之自照敢于傲雷霆不能消其一念之自歉其自照自歉者神明之充塞无间也人乃以某神主治某山某神下降某日欲于是祈福禳祸亦愚矣寓内偁神灵显赫者必曰玄帝玄帝有训言垂世隆君印初见而尊之镌石公之人而征余一语余惟上帝好生见人陷不善是自蹈刀锯鼎镬绝其生理汲汲欲拯而拔之千圣万灵立言垂训其旨一夫人不知

自心之为鬼神而恒畏鬼神畏鬼神而不敢为不善是畏刀锯鼎镬而不敢蹈之死而生之也此刻广而陆君之德广矣

上帝岂有言邪然其旨归之劝善不妨因妄示真

○书继志会约

圣人之学求仁而已盖余每读论语而疑之仁人心也而何圣人言仁每言事一日憬然思曰嗟乎离事固无心即如夫子告颜子曰非礼勿视听言动告子张曰恭宽信敏惠试体之日用非礼而视不仁矣非礼而听不仁矣非礼而言动不仁矣不恭不宽不信敏惠亦然知不仁乃知仁夫吾之心本恭本宽本信本敏惠视听言动本无非礼一一还它本色本不加毫末故识其自然者不可不勉其当然者勉其当然者不可不识其自然者此谓本体此谓工夫圣人下学而上达即工夫即本体同志之友试于此求之以为何如

○书悟易篇

太极者理之极至处也其杜人心湛然无欲即其体也先儒云心即太极此语须善会无欲之心乃真心真心斯太极矣心莫难于无欲故人莫难于立极若但见其无形无方无际而已是见也故曰有所见便是妄奉山汪公能悟易者也其必有以识之

○敬书吾祖盆荷诗手笔后

吾祖静成先生尝以盆盎植荷于庭中嘉靖己未花赏之以诗是年得吾伯兄附凤越二年壬戌再花再赏之以诗复得攀龙若为吾兄弟兆者抑何异邪夫家之有喜其气先戚鸟兽草木皆能兆之今以莲兆莲花之君子也发于盆盎小能大也常人神局于六尺君子神充于宇宙亦若是矣吾兄弟可不勉欤莲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之子孙可不勉欤相率而为君子也乃所以报吾祖报天之休也欤

○书唯庵先生志铭后

先生少弱稍动作辄疲必偃仰时自休息然善裁节一切不竭其意之所欲不务其力之所不胜如是者久之乃益强无疾七十八十不衰然吾闻先生八十犹未绝欲人曰寿夭植也非关欲流水不腐匪贵其积嗟乎是驱人而纳诸罟擗陷穽矣人受气于天犹子受产于父厚薄殆十百千万倍蓰无算故富人一日之需当贫士终岁之计贫者效富人一下箸而冻馁踵至矣且夫先生少能自裁节畜于方盛之时故气益固迨老不衰不揣其本欲齐其末殆矣先生五十七自醴陵归杜门却埽栖迟陋巷中薄田仅给饘鬻晚岁支离婚嫁至不能守其田庐先生曰贫人所不堪吾以俭之一字销之横逆人所不堪吾以忍之一字销之士不得一第宦不得进一秩老而丧其室丧其冢子人所不堪吾以命之一字销之是吾销其意之不足也青山白云吾遇之欣然第以散步微吟销之长溪烟水吾遇之欣然第以小舸荡桨销之空斋永日吾遇之欣然第以焚香趺坐销之僧庐梵宇吾遇之欣然第以啜茗清言销之是吾销其意之有余也销其不足而无余憾销其有余亦无不足之歉吾之所以为吾自若也君子曰是皆寿道也宜其寿然则先生养之

少壮养之暮年者交至矣宁独天植哉先生得年九十一而卒其卒之年第不能步履无它疾痛其卒之旬第不能饮食无它疾痛盖气尽而止矣斯所谓寿而考终命先生自为志铭甚核将葬而原曾乃谒余请铭余曰先生有成命子不可违谨以所闻于先君子者珥其说于后盖先生者先君子所从受经也

○书成佑台先生自志后

往攀龙尝与许静余先生耦行市中遇佑台先生许先生趋而进执礼甚恭私于攀龙曰是真德行也尝馆于某有鲁男子事人无知者吾友马君惟任闻之亟为举乡饮宾许侯同生为表其门当是时先生年八十有五越明年庚戌而先生卒攀龙读其自志为之敛襟叹息者久之是岂非凛凛欠渊漫身者哉先生之生明兴百五十七年矣去孝皇之治未远士生其间慕古遵义多独行君子之德吾观先生见先民轨则焉何必贵显今士或纡青拖紫死之日扞心自疚无论人口即其自视亦何异犬豕豺狼虺蝎然悲夫绳墨之于人大矣故厌贫贱慕富贵而略居身之道者是贾贾于建瓴易尽之年而不察死生之说者也

○书淇园春雨卷

春雨既零新篁抽翠长林人静书堂昼虚当此景物作何酬对饮醇较奕乎焚香啜茗乎操觚染翰乎是谓驰情玩物俗之所贵道之不载也古之至人川观则指逝者之如斯庭卅则识自家之意思此何为邪有斐何以兴歌切磨何以比义于此悠然而思憬然而会庶几点点声声非为孤负

○书金镜轩董役卷

镜轩金君之董役也手万金不私一介衡万价不谬一物措万料不误一用程万工不虚一晷江南有大工役必迎致君君退然不屑也迫而后起一诺之后百挫不恤不避嫌怨不怠夙夜不惮风雨不辞寒暑事必底于成成必底于固而后已今年吾邑林侯鼎葺学宫延君董其事君奉观察公命而来自正月至六月讫工邑之人无不德君之力闵君之劳服君之能悦君之诚如吾所谓不私一介不谬一物不误一用不虚一晷者益信矣余悲夫世之人土苴信义刍狗廉耻而惟利之视利所土则蝇营蚁聚利所妨则蚋射蝨螫故事无不窳众无不吐视金君何啻金玉之于粪壤鸾鸿之于蛆蠹繇此观之人之贵贱岂以冠裳韦布要以自贵自贱而已矣是役也吾友马君惟任实首议迎致君持之坚请之力遂得之林侯又得之观察公而始得君天下之事非人不成非能任人者不得成事之人类如此

○书江生梦卷

世人认欲为心故认梦作醒须实信见前一切如梦一切舍去之当见非梦者见非梦者而后梦亦非梦矣人禽之判只此几希闲危哉若徒梦中说梦祇添藤葛

○书吴起让八分变体卷

古篆亡而圣人之字学晦夫字心画也目击而心存如息从直从心直心为息也而

直从十从目从隱隱微之地如临十目为直也诸如此类八分以后去古愈远书者论点画向背往复回互之工法备而义不存矣吾邑吴君起让独好八分书以示予予不知书者予则喜右之好古今人厄匪尊疊之属近古则贵之独不好古之道耳有志者不尔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摹法书者然故似之也今君好书之近古者引而伸之非古不好矣宁直八分千字之间哉

○书相者潘览德卷

壬戌春孟吾师侷鹤先生书来言览德术极奇其人有侠气可尚也是时经抚失河西都下人心皇皇若旦夕至余谓览德曰勿言富贵且言安危国家安吾辈安矣览德曰不害也吾见都人士无干戈之色今见公益信余令视诸公卿皆然岂国家承天之胙吾辈承皇之胙而然乎若以人事览德言难为券矣览德相人必本于心曰气色皆心所为也心善而吉心不善而凶有吉凶反常者先世善不善之积使然报尽而止不可常也此其术之通乎道者也夫惠迪吉从逆凶此千古大相法览德师传得其一绪便奇中

○书医者乔心宇卷

人身有垢赘与血气相并盗血气为养耗血气为病如国之有小人所谓城狐社鼠去之不可容之不可则身之癭肠之痔是也而痔为甚甚且妨人晏坐之乐登涉之胜子年三十而有斯疾五十始觉其害己未秋遇心宇乔君治而去之不用猛药不事骤效以浹旬之力使药气沁入而邪气沁出滓结痂脱与血肉若不相黏者然一何神也嗟乎国之小人亦如是而已不即戒不用壮使肤理内坚而垢赘外落如木之落其枯且蠹者而枝干不知也斯国手矣夫国家盛时如人之壮有疾而不自觉迨其衰而害乃见非国手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予之疾去矣晏坐一室游行五岳翩躞无碍其乐何如于其身之乐不能不动世之忧安得有如乔君者决垢赘之耗调血气之和使皇路平夷往行若驰也哉君之行也寿之以觴而志其私慨如此

治痈疽者首禁刀针况癭痔乎诛杀刀针也小人骤除毒必他发矣保身戒快心之言保邦戒快心之事大凡妙理善术不杜快心

○书医者顾仰蒲卷

顾仰蒲者疡医也癸未秋余病疽几殆一庸医之手顾君药之立起当是时人未有知君者及是声殷然其为医不乘危以要人不责报于贫人不责厚报于富人治方必先岁气慎天和不轻用剽疾大寒热之药伐其原本不轻用针砭剔割要以轻重疾徐称于其病而收其效盖吾邑之治疡者无以上之矣往者君贫时日中而不举火出户怅然迷于康庄俯而视得遗金焉君曰吾窘如是安知遗金者不犹吾邪低回久之则遗金者匍匐至矣讯其实而还之欣然归以告其妇妇曰甚善若是君不忧馁也吾尝击节以为其妇更难久之君医果行且时出其余以周人急曰吾念吾馁君为人好善疾恶得人善娓娓言之得人不善亦娓娓言之以是见取于君子亦见疾于小人吾尝谓君休矣君药箴

中宁皆菖苓参朮邪仰蒲好心事先生微言药其病过参苓矣然是病也昔者子贡犹犯之当药以虞舜

○书名公玉宇卷

陈伯符写照肖其形并肖其神神者何也杜心为志杜形为度肖其度者肖其神也肖形存乎法肖神存乎悟非悟不足以入神技非入神不足以得人之神得形者技而已得神者进乎技矣

○书关僧净六卷

僧家既参方得诀须入关自参尘缘扰扰得此静功岂非胜事然吾见关僧多是借好题目装好模样而已实无志参求性命也有焚诵者有书写者有持咒者有参话头者总排遣过日三年出关依然旧时人闲中日月良可痛惜吾谓关人静坐是第一工夫静中除妄想是第一工夫除得妄想方是工夫妄想如何除得要知人生以来真心悉变成妄想除却妄想别无真心回光一照妄想何杜妄不可得即是真心急自认而已日认日真必有日一声雷震万户洞开方知如上所言字字是真字字是假何者不认不真当其认时还是认者故曰是假当其真时即此认者故曰是真此是儒者格物一诀吾不知其于禅如何净六上人欲余书入关卷余以语焉人心无妄想则已耳若犹未也当用此诀

○书僧卷

心月上人持不二心饭其徒众其徒之道经于此者获有底止无饥渴之虞夫先王之政所杜委积行旅如归今沙门一衣一钵徒手而之四海四民适百里宿舂粮矣又何怪佛氏之徒之众乎然以覆载言之皆人也不养于彼而养于此皆养也一饭之施与万锺之施皆善也为善而已若曰作如是果得如是报是有意为善非善矣君子无取焉

○书张汝灵扇

只一点灵明是人禽异处若得它清清明明循理而动便是君子存之若任它昏昏逐逐随物流转便是庶民去之人禽二涂非此即彼更无中间不人不禽可站立处人但见不讲学问不识本心不过是个庶民不知己是个禽兽于此瞿然发个猛省这猛省的是何物便是君子所存的这些子

癸丑仲秋桐川张伯陆先生过东林阐发心宗多士心孚将别欲余贻一语于其令郎汝灵兄余谓圣人之道一心而已心一灵而已人人取诸己而足也因为题此请正

○书秦两行扇

丈夫出世一番岂容漫漫要当猛然而思吾之此生作何究竟世人有以富贵为究竟者有以功业为究竟者有以子孙为究竟者富贵遇也功业时也子孙缘也非吾所得而主非吾所得而有吾所得而有者何杜究其终当原其始吾之与生俱来者是也何物也曰心也天地间极平常极奇特惟此一字人人知之人人不知圣贤千言万语终只说此一字世人所谓心绝非圣贤所谓心圣贤所谓心又不离世人所谓心知之一言可尽也无言可会也不知之彘千万言不得也故要杜自求求之弹指之顷得之弹指之顷如

开眼见天何处非天举足蹈地何处非地一得则万毕得与不得何止圣凡之分直是生死之路

○书秦开阳扇

学者将凡情圣解尽情舍去放他自然明觉出来日用间听其分别是非应去如此而已此自然明觉何物也索之无朕究之无象执之无迹无思也而自来其来也又无不能思无为也而自至其至也又无不可为神矣哉请观日用常行内谁号先天太极真以此读圣贤书不为寻行数墨矣

○书友人扇

凡人而可至于圣人者只杜慎独独者何也本然之天明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也是即知其为是非即知其为非匪繇思而得匪繇虑而知即此是天即此是地即此是鬼神无我无人无今无古总是这个知得这个可畏即便是敬不欺瞞这个即便是诚一一依这本色即便是明这里打对得过便可建天地质鬼神俟圣人于百世诗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慎之也

○书友扇

人心须常息息止息也息则生矣复于未发之谓息但自反照羣妄了不可得习之久而自能复也

○书扇

存心必繇静坐而入穷理必繇读书而入静坐读书必繇朋友讲习而入从事于斯其益无方其乐无方非天下大福人不得与于斯是入德要诀即举业要诀也

○书周季纯扇

学以知性为事知性以知天为事何者性无象可即天举目即是见前虚空皆天也知天则知性人心无事上下与天地同流今人见大宾无敢不敬岂有与上帝相对越而不敬者乎故曰终日干干终日对越杜天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何足怪哉学不知天即勉强为善非诚也

○书朱仲增扇

君子所杜增重何与说杜易之鼎鼎之初曰出否二曰有实非仁无为非礼无行凡物欲之非吾固有者一切洗涤之所以出否也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凡德业之为吾固有者及时进修之所以有实也于是乎雉膏可食公餗无覆为五之金铉上之玉铉而增世之重也夫增者生于减也减以出否增以有实惟其出否所以有实至于减无可减斯增无可增而金玉其质矣

○书赵维元扇

人有此身即有此心不知有其心则不知有其身人有此心即有此性不知有其性则不知有其心人有此性即有此觉不知有其觉则不知有其性觉斯敬矣敬斯性矣觉者干道敬者坤道何以言之夫人之觉不知其所繇来不知其所繇来者天也所以觉者

繇不敬也繇不敬而觉觉斯敬矣觉者心也敬者身也今人四体不端见君子而后肃然端焉所以不安者非繇见君子而然其性然也见君子而性斯显耳故心觉而身敬者坤承干也乾坤合德则形性浑融久而执凡而圣矣故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不克终日聪明睿智皆繇此出学不务此万事俱鄙矣

○同志约五条

往来用单帖隆重则用折柬

过从相叙肴用荤素六簋果榼汤点可有可无不专席不杀生

特设相邀肴用荤素八簋五果一榼一汤一点用一生不杀更佳

宁损于约之内毋益于约之外称家而行即一腐一菜不为简益于约外者客辞不脍

远地相访晤言即洽主人不复至客舟荅拜

右虽细事可省浮费以养廉可省烦劳以养生可省物命以养福可杜奢侈以示后可敦朴实以维风凡我同心愿相与坚持之

○同善会讲语 【三条】

这个同善会专一劝人为善所以劝人为善者且不要论善是决当为恶是决不当为的道理中间极有大利害不可不知我等同县之人若是人人肯向善人人肯依着高皇帝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便成了极好的风俗家家良善人人良善这一县一团和气便感召得天地一团和气当雨便雨当旻便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岂不人人享太平之福若是人心不好见识矮邪见个善人便叫它是漫用的滞货见个恶人便叫它是有本事的好汉看这六句言语是吃不得着不得用不得的古话一味凭着自己的意力一切非为要做便做一人作歹十人看样便成了极不好的风俗这一团恶气便感召得天地一团恶气雨旻不时五谷不登人民疾病疫疠交作兵火盗贼出于意外不知者皆谓气数当然不知气数是人心风俗积渐成的此非迂阔之谈此句有说不尽的道理昔年福建兴化府人作恶异常有识的人皆说道此城必屠不数年间倭子来独攻破兴化府士民都被屠杀若不是人心风俗所为何以有见识人先说杜倭子未来之前可见一家为善便是一家之福家家为善便是一县之福我等各宜真心实意做个好人做好人虽吃些亏到底总算是大便宜做恶人虽讨些便宜到底总算大吃亏急切回头不可走差了了路害了自家又害子孙又害世界

第二讲

这同善会今日是第十四次了会有有百余人人人皆出自心自愿可见善是人的本心为善是人的本分事如着衣吃饭人人喜欢做的从此岁月日久凡杜同善会中人看得一县中老者贫者病者死而无葬者真如一家之人痛痒相关有无相济这一段意思岂不是极好风俗天地神明所极喜的凡杜会中受施之人自然思量这个银钱是善会中来的岂可杜不善处用皆当兴起善心为子弟者愈思孝亲敬长为父兄者愈思教

子训孙各思勤俭生理各戒非为浪费这等方是同善之意所助虽微所劝甚大不虚了此会我等生抅世间百年有尽所作善业恶业浩劫无涯过了一日便漫了一日所以吉人为善惟日不足这个身子生的时节一物不曾带来惟有这个善是原带来的死的时节一物不能带去惟有这个善是原带得去的各各思量各各努力

第三讲

这同善会广劝世人为善凡来听者便是有善根的人所以有善缘到此便有善言入耳切不可轻看过了这句好言语一句善言提醒了一点善心便做了一世善人岂但转祸为福正如起死回生也不必添说甚么好话只看这牌上写着六句一生也做不尽一生也受用不尽这太祖高皇帝是我朝的开基圣主到今造成二百五十年太平天下我等安稳吃碗茶饭安稳穿件衣服安稳酣睡一觉皆是高皇帝的洪恩高皇帝就是天这言语便是天的言语顺了天的言语天心自然欢喜逆了天的言语天心自然震怒我辈岂能当得上天震怒它的言语原是我们家常日用取安乐的事人人有父母人人随分孝顺它人人有长上人人随分尊敬它人人有乡里大家要和气些人人有子孙大家要教训它生理是该做的人人做自家该做的事各有过活非为是不该做的若做不该做的事各有辜名但看世间盗贼那有不破的但看世间嫖赌打降告状诈人的那有善终的到得官府访拏囚禁牢狱之时想着那街上本本分分肩挑步儻做小生意的人也都是天堂何苦只贪暂时快意造成无穷苦楚今日听得这言语各要立定主意做个好人乡里也尊敬子孙也流传父母尊长都喜欢就是漫有父母兄长的人人也偁道这是某人的子孙某人的兄弟如此学好父母兄长也增光彩祖宗也增光彩这便是孝顺尊敬的实事比那三牲五鼎供养的也还强胜些做好人有说不尽的风光说不尽的安稳都从今日这一点念头上起原是好念头的人愈要坚固原是不好念头的人就要转变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急急回头还嫌迟了

高子遗书卷十二 【终】

邑后学周士锦校字

● 附录

诸公题咏赞跋五首

墓志铭 朱国祯

神道碑铭 钱士升

行状 叶茂才

祭文 范凤翼

○诸公题咏赞跋五首

咏高先生 钱士升

过高先生水居同吴觐华卞子厚高伯珍兄弟

题高先生遗像 倪元璐

书高先生帖后 刘宗周

跋高先生帖 叶茂才

?咏高先生 钱士升

嘉善钱士升

吾师子高子绎圣得宗旨研几析无伦静观先太始德辉藹春阳心境湛秋水形解何超然虚空起灭尔

?过高先生水居同吴觐华卞子厚高伯珍兄弟

为寻仰止访遗宫宛拙欠壶玉镜中几点青山留面目数椽茅屋想流风悠然观化鱼还跃寂尔斋心月正空须信斯文犹未坠三三两两一时同

?题高先生遗像 倪元璐

始宁倪元璐

赞曰道丧之世忠者死尔上死死忠上忠忠死忠死之忠匪之死止死忠之死不亏国美鱼贯鸡连钩党杀士士尽死者公大而礼为士锻荣同文之狷为国洗辱汨罗之沚畴并公忠信国文氏正反相明如车合轨当宋既灰羝堕其祀鸣烈取着所以燕市当明鼎盛阉干其纪避辱取晦所以止水燕市国光止水国体大人之死非苟焉已

?书高先生帖后 刘宗周

刘宗周

阅先生遗表及别友人书见先生到头学力顾其言各有攸当弗得^{廿廿}看过告君曰愿效屈平遗则不忘君也告友人曰得从李范游不负友也盖以数子之义自审其所处则然而非果以数子自况也至云心如太虚本无生死先生心与道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是谓无生死非佛氏所谓无生死也往岁尝遗余书曰吾辈有一毫逃死之心固害道有一毫求死之心亦害道此金针见血语求先生于死生之际者当以此为正又先生处化时端立水中北向倚池畔左手奉心右手垂下带口不濡勺水人多异之先生平日学力坚定故临化时做得主张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临终显幻之法求之则惑矣余惧后之学先生者浅求之东汉人物又或过求之二氏孤负先生临岐苦心特里而出之

?跋高先生帖 叶茂才

同邑叶茂才

余年友高存之先生与余共学几四十年其大节细行无虑千百而全归一节尤足为大臣处变之法云盖当乙丑丙寅间逆珰魏忠贤与其党崔呈秀等矫旨逮系诸名哲几徧天下大都死于诏狱即幸遣戍其屈辱已甚矣先生闻緹骑四出逮及吴中诸公默忖曰是役也行将及我我忝列风纪首臣可杀不可辱辱身即辱国也于是逮者至府遂于开读前一日秉烛书垂绝数言自比屈平而沈园池以终乌虜屈平之忠先生之所优也先生之学之养则非屈平所敢望也平之时上官大夫非有深憾于平第放之则已矣

是平可以无死也而崔魏诸凶于先生则必杀之而后快与俯首就逮为狱吏陵偪貽先皇以杀大臣名曷若委身清池国体既全而身不受桁杨捶楚为得乎故以平自比不知者以为自贤识者以为自道也而四十年学力至此始有得力处先生盖亦自信之矣后之欲观先生者第观其全归时斋沐焚香告天告君并告诸祖考从容详审无异平日则其所养可知己颠沛必于是先生有焉

○墓志铭 朱国祯

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高先生墓志铭

【大学士】 朱国祯

理学至国朝而明明之极间亦厄而蚀如日月然暂蚀必复复乃愈显其明正统八年癸亥河东薛先生厄于王振几死卒参密勿祀庙廷越一百二十四年丙寅乃有梁溪高先生先生讳攀龙字存之号景逸祖孟永公始定居邑之东南隅一传耕乐公如圭再传省轩公翼三传雪楼公适世侑长者雪楼生静成公材是为先生王父举孝廉令黄岩有异政祀名宦乡贤生继成公德征配陆夫人贰邵夫人实生先生生有益莲之瑞王父纪以诗至今跋而藏之静成有弟静逸公校娶朱夫人无子因以为嗣自幼神采奕奕善读书言动如成人母授果饵必拱手接或命自取一如所授习举业超超章句外默诵诸儒语录性理诸书二十一壬午举于乡居嗣母忧丙戌丁亥顾泾阳先生方讲学听之甚喜即曰学将为圣人也出口则议论入手在躬行岂可泛求一口看大学或问见朱子说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齐严肃为主久之见程子谓心要杜腔子里解曰腔子犹言于何处索本即身即心会归于一道不远人于斯可见己丑成进士出高邑赵侷鹤先生门即有知学之评廷试三甲当为令丁嗣父忧先后尽哀持丧甚恪益修子职绝人事读礼读易服阙谒选当改京秩或有申旧例外仍与外者甚喜曰居内悠悠坐老岁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头以后便可刃解然竟授行人自盟曰吾于道未有所见但依独知儻负庶几深造适僉事张世则疏诋程朱欲改易传注上所献书求颁行天下不胜愤上崇正学辟异说一疏报曰高攀龙所言有关世教寻论大本大机语极剝切高邑方在铨部共相确证深味河东粹言谓约而且精当字字体帖孙立亭为司寇相见勉以力学且言律为用世本因加意律学作日省編集崇正编谓读书意思不进者尊德性功夫少也率以半日静坐即出游公会水边石上僧房皆其默默斋心处五更气清尤自提策忽思闲邪存诚句觉得当下无邪浑然是诚又觉得觅诚即邪存之即是旧字云从因以改焉奉使金陵邹南皋杜刑部各言所志期以取上工夫还朝感时事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语便阁臣下部院会议闻之坦然泾阳谓只宜杜门存待皋意若太坦然亦觉未至此意须当自得深服其言既议上降杂职寻调极边泾阳亦以言事黜貽书有吾曹一时退处共得闲身何修报称之语甲午赴揭阳典史舟中严立规程只于静中着力当心气澄寂时有塞乎天地气象所经奇峻山川险绝滩顶一一悦心当境皆为我助过汀

州坐旅舍一小楼甚乐手二程书至万变俱杜人其实无一事句猛省曰果无事从来牵缠俄然斩绝抵官勤职事课蓺集朱子要语刊示之邑令为同年佐其不逮除一凶人署事三月觅差归其地有萧自麓者故念庵先生门人临别语曰公当潜养数年不可发露先辈尝背地用一阵苦工夫故得成就再拜谢曰敢不服膺至漳谒李见罗先生李谓既知宗则心意知物各止其所格致诚正不过就缺漏处照管真有无所事事的光景苔以大学格致即中庸明善要使学者辨志定业此心光明洞达无毫发含糊款似以为自欺之本然后为善去恶意诚心正身修善所以纯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万端纷起如何用力且修身为本人皆知之然必辨义利是非之极穷至无穿窬之心斯为知止工夫吃紧沉着岂可平铺轻说都无气力并条目次第笼侗做去李无以难自谓出门至此学力已三转手势乙未归再取释老二家参之谓释氏与圣人所争毫牦其精微处吾儒具有之总不出无极二字病处吾儒具言之总不出无理二字寻连居父母丧一依文公家礼让产诸兄弟不可得尽供丧葬余置义田贍族戊戌作水居于湖边中有一可楼言无所不可也武郡吴子往来访深契相与闭关趺坐坐必七日作复七规程取大易来复之义甲辰东林书院成故龟山先生遗址有道南祠便于僧院邵文庄图修复不果至是与涇阳共成之集吴越士大会其中一依白鹿洞旧规每会拈出大皆互证要归于端居主静谓大圣贤自有大精神主静只杜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以百当一以千当十积久厚聚拔此俗根庶见天则以学为教从前静定居多间以会友应酬至是无之非静触处流行不烦收摄尝自言丙午以后方实信性善知本中庸之皆此道绝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阳明名曰致良知总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停当当庸者平平常常本体如是工夫如是一毫造作走作不得心矩学矩从有离合中造到浑成处于朱为贯通于孟子为集义所生子颜子为不贰不迁四十年攻苦确然可自信者两朝鼎成废臣以次起用庚申召拜光禄寺丞同日高邑为太常少卿福清叶台山先生再召为首辅邹南皋为总宪众正并登以会讲事属同年叶闲适而后行辛酉进光禄少卿署事综理精密中官初关于前寻即帖服尝云头绪虽多尽做得去东疆警报狎至请逐郑养性李如楨李可灼以消萌除慝淇澳孙先生上红丸疏劾旧辅方从哲读而叹曰此一部春秋也持论不少顾忌转太常少卿作寅直说并陈务学之要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方从哲郑养性大义不容不讨不然孝非孝反以不孝为大孝忠非忠反以不忠为大忠黑白倒分人禽反易何所不至传旨重处福清争曰斯人有重望处则满朝必争吾亦与之同去仅罚俸犹有言朕不孝之语盖上本英明重首辅容说言逆珰魏忠贤虽杜旁播恶犹未得尽肆也已转大理少卿又转太仆卿方郑之党且愤且惧窃窃只以东林为言将注其毒会京师建首善书院盖邹南皋冯少墟两中丞率同志所辟福清为之记偁一时盛事给事中朱童蒙腾疏显诋大约归重东林踵而起者甚众两中丞皆辞位去先生亦疏辞谓讲学何皋顿空法纪之臣禁学何名发自圣明之世再移疾有邪气所干元气大伐等语以身为喻冀有感动福清留之加护持甚力明年差归给事中王志道疏论两朝事淆杂不

伦致书驳之大要言人臣为国当杜渐防微惩前毖后不宜为乱贼脱辜为君父种祸夫皇祖威福扞手妙于调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隐忍是皇考身上事今上祖考扞念妙于处分是今上身上事若夫严万古纲常守三尺法纪君讎必报君贼必讨是臣子身上事而柰何讳之加以诬谤使天下更不敢开口说乱贼一字可乎见者无不胆落然皆倚中官为窟翻弄无所不至心忧之日玩易自适幸郑养性会鞫逐出都门颇慰谓身上事作一小结局方请告张太宰诚字曰高公坐此人皆畏惮又自指其心曰渠心明说出人自知畏寻奉差舟行卒业易注到家讲东林如故曰宦情秋露学境春风是可决择矣福清见势孤求补阁臣挈余为助点用四人聊城朱蓼水南乐魏道冲与焉余过梁溪相见面力以大义为言犹未行无何晋刑部侍郎趣还朝皇子生推赠三代荫一子曰圣恩渥矣敢自逸乎时高邑已为太宰给事中魏廓园故与东林讲席晋首吏垣相约一以惩贪为急内外凛凛顾逆珰已用事南乐结为族大拜实有力焉初对众犹讳之珰亦曰我家人殊不济事然密已输款导之为非一日讲筵后珰刺刺品评且曰莫用一边人则其原可知所碍手惟阁臣未几珰为杨副院长大洪所纠列二十四大辜颇内惧谋于南乐谓必去福清乃可因其求归阳慰谕迫以不堪事 【林汝鸞事】 乃行始无所惮总宪孙蓝石病卒众议杨副院长署事珰不允议冯少墟为代珰传旨推扞京者户兵刑三尚书非人望所属卿贰中因补少宰及南太宰点陪并正推皆引去或曰内故以此驱除也惟先生与饶豫章李懋明三人饶年老李新至资浅又为同事者所轧遂以属焉苦辞曰师生分列部院攻门户者借口何以自解然众议已定不可易遂推上余见内外所忌惟先生命未必下旧例送票而后发计期三日至是次日即发众皆欣欣余独怪谓非佳意方福清扞事每言聊城久处不及时局一语难测南乐木阁老门生当票拟福清运笔如飞忽曰胡涂又它事多相左临发密语余曰渠内有所恃咄咄逼人不得不避蒲州更非其敌必不能久子当早办归计又曰梁溪内所甚恶外尤侧目又太宰门生子之年友于道交为凑拍于俗情为眼钉尤须善处余心识然皆不敢言也先生既上台首纠极贪御史崔呈秀夺官勘赃寻具疏申严宪约责成郡邑列五十余款期于拔才除贼示画一之畔其大端扞调和阁部谓阁当借用外廷不可以外正直而疑其激外当责成内阁不可以内和缓而疑其媚福清深得此意余亦忝附同心谓其迹自是可况而议者脊脊以二人大可疑有冷语挑剔者余等皆偃疾不出至烦鸿胪宣谕暂解孟冬庙享南乐迟至首垣等峻劾示必不容大恚遂显附逆珰商之聊城合策以献凡阁票用墨内批用朱内有可否必发改票阁臣执正甚至强争内亦无如之何必曲听或一二字添改必注明俟考皆首臣执笔想正统初年勒定张太皇太后所云凡事听先生主张者世世守之阁臣惟此一柄可以着力即神宗扞位久事多独断留中亦未尝不依票改批至是献策曰散其权某奋死奉命何事不可为珰甚喜传旨云云呈秀亦投体言曾纠陶朗先高曲庇借事报讎时山西巡抚缺已拟郭尚友改推谢应祥谢曾为嘉善令首垣经识拔者御史陈九畴方外转窥皆以门墙为言诏停应祥另推选郎首垣夺职责太宰及先生阿比余惊

曰部院待皋或得免聊城出不意睁目曰谁免谁免盖成算已定惟就中人知之明日九畴留用朗先直追赃四十八万凡蒲州原拟改之至尽盖皆两人潜改潜送屡黜员外郎徐大化又伏内幕润色动千百言蒲州本以王安事与南昌刘是庵先生皆逆珰所衔刘早去仅得免至是数见侵坚卧余肩次受事权去无能为朱童蒙以苏松兵备捶死告灾者众大哄引疾余照例票允聊城攫取改擢京堂御史李蕃李恒茂言它事暗讪前案余驳之南乐追还改褒奖余即趋出旬日间蒲州太宰及先生皆逐余赐归岁除出京一网打尽呈秀复用为先锋明年乙丑毁书院屡起大狱杀副院首垣等十余人太宰行戍欲并坐先生吴锦衣力解得止至丙寅三月竟逮报至为十六日谒道南祠有别圣文归看零后园呼诸子举原无生死四字以示且曰急料理为出门计独身就理可免它累作字二纸扁篋中复之内寝与夫人款语少刻出取所封纸示两孙曰无先发明日以此付官旗时已三更命暂退移时声寂诸子推户入见镫火荧然发所封乃遗表也诸子急从旁扉奔池畔则赴水死矣盖次日丑时也异香扑鼻邻人皆闻车马声瓦裂声衣履整齐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数日成殓面色如生遗表云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复有别友人书云仆得籀李元礼范孟博游矣一生学问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闻者无不哀痛余为位哭成病至秋稍愈往吊灵风肃然若或见之乌虜伤哉夫河东厄于王振即枣强之悍尚以台长被诃叱不敢鞫卒赖灶下执爨奴器泣以免今忠贤之逆十倍于振阁臣反逢其恶其余卅偃因以报怨逞志黑浪翻天鬼风弔地坐视正人糜烂并及先生曾爨奴之不若人止知南乐不知聊城有物有对一显一微小人作缘终露丑态不月余春闱副考陡被夺去鞅鞅有违言守信不终究竟挂齿谰辞解嘲夺者志无不快威无不加然良心闻露公论难容取后一疏嗟何及矣逆珰科之以叛呈秀咎以为多立地谴归蒙面以死而埒丽诸人犹泰然侈得意自谓远或十年近且五七年可坐享富贵然于渝岁圣主龙兴首毙逆珰呈秀余以次湔埽一空先生得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赐祭葬谥忠宪荫子子世儒诣阙谢恩所旨偁为孤忠邃学秉节正终世儒复以先生两次请移封母夫人未沾一命具疏乞恩得封夫人又复邀三世诰赠自雪楼公以下咸得恩赠如先生官噫噫是亦可以慰矣生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殉得年六十有五配王夫人子三女四孙男七孙女五曾孙一俱详述中世儒等以崇祯三年十二月廿八日葬于九龙南■〈山华〉■〈山利〉之谕莹先生既殉且追恤海内益悲思谓常人盖棺始定真正学问人至此始见光辉力量夫学自孔孟后程朱立准陆象山互有印正遂觉分涂后之人习其说者皆不免流弊先生谓从朱学弊为实证可消从陆则流为虚证难补盖深见近日聪明人大言鼓动致人心陷溺思以救之又不欲明指其人祇烦词说故以敬律身以静窥妙以易义乾坤姤复转枢纽遮实补虚然后学脉始清邪说自息功不扞距杨墨下而蒙难从容符合明夷之旨静中得道诸苦咸除出死入生当下超脱偁今古一人又何疑焉著作甚多内朱子节要研订取真正蒙集

批注释取备周易孔义则一生精力所注真前圣所未发者余素不知学相从日久以真之一字见许期以经世而今已矣世儒等以志见托一时同志凋尽非余莫可任子往亦以为言然下笔实难绘天测海未容廿廿而天裂海枯惊悸垂死之余泪有余思不属荏苒年余则钱宫詹神道碑铭已出乃矍然摘而书之美不胜书别有全刻不可不读姑为之铭铭曰

千古学术自有真诸儒讲席多平分吾道南矣梁溪瀆东林书院天下闻顾公开坛从如云高公领褒同其羣程朱订定埽纷纭阴霾积久见朝听从教蛙鼓喧复殷独衍孔脉精且勤剖判神理穷无垠茧丝牛毛何足云兴起善类德所熏立言垂世比典坟振肃纲纪涤世氛闵不加察口露跟于我何有等飞蠹超然箕尾谢魔军入水不溺兒欣欣零香池影气壹壶生死如一见真君曰忠曰宪表清芬我增一字则曰文

○神道碑铭 钱士升

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高公神道碑铭

【南礼部侍郎】 钱士升

万厯之季朝士以东林为诟厉东林者梁溪诸君子讲学之所而景逸高先生其导师也先生自被谪林居数十年晚起田间登九列昌言正色率属澄清而风节着大道莫容蒙难正志遇今上褒恤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赐祭葬议易名复奉有孤忠邃学秉节正终之明旨而忠义显顾先生之风节之忠义皆学也穷理则好恶自诚见性则殀寿不贰退藏于密而显仁于造次颠沛乌虞此所以为先生与先生讳攀龙字存之别号景逸始祖曰孟永公三传至雪楼公代有隐德雪楼公生静成公材是为先生王父举于乡为黄岩令有异政生继成公德征配陆夫人贰邵夫人实生先生静成公有弟静逸公校逾壮无子请以先生为嗣静成公许之后皆以先生贵赠太仆卿先生蒙恤典胄子世儒诣阙谢恩邀三代诰赠自雪楼公以下皆如先生赠官先生年十九补邑诸生又二年壬午领乡荐二十有五从顾泾阳先生讲学读大学或问知入道之要莫如敬遂以肃恭为主持心方寸间久之悟所谓腔子者觉心不专拄方寸浑身是心盖志学时即以程朱为的矣己丑成进士随丁静逸公艰庐中读礼读易壬辰谒选授行人适僉事张世则疏诋程朱请改易传注颁行所自为书于天下先生奋然曰小人而无忌憚至此哉遂上崇正学辟异说一疏亶亶数千言尝谓读书意思不进者尊德性工夫少也率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偶坐僧房自覩本体忽思闲邪存诚觉当下无邪更不须覩诚快然如脱缠缚已奉使归时太仓当国阁铨相抵牾小人有坳阁攻部者先生复命入都甫三日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一疏语侵阁臣下部院会议条旨上而先生降杂职矣甲午赴揭阳熨自省身心总无受用遂大发愤于舟中严立规程取先儒静坐法门一一参求觉心气澄清时有塞乎天地气象过汀州憩旅舍小楼悟明道先生万变拄人实无一事之语一念缠绵瞥焉斩绝自谓出门至此学力凡三转手势详三时记中乙未假差归戊戌拼水居于蠡湖闭

关跌坐作复七规程甲辰东林书院成东林故有道南祠为杨龟山先生讲学遗址先生与顾泾阳先生请复之构精舍与同志讲习其中每会拈出宗皆洗发提撕远近负墙者人人得意而先生以端居静定尤不可少盖学人神短气浮漫染世俗必蕤头读书使义理浹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乃可耳自言丙午以后方实信孟子性善之皆程子鸢飞鱼跃必有事焉之皆已及大学知本与中庸之旨具困学记中盖先生自癸巳去国至是凡三十年学益进道益尊而望亦益重光庙登极诏起建言废弃诸臣天启元年起先生光禄寺丞明年晋少卿署寺事综理微密耗蠹毕清既而广宁失陷京师震惊先生请逐郑养性诛李如桢崔文升以销隐祸孙宗伯疏论红丸先生曰此一部春秋也会议谓旧相交结郑戚不知有君义甚峻未几转太常寺少卿有务学疏略言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不然孝也不知其为孝不孝也以为大孝忠也不知其为忠不忠也以为大忠疏上传旨重处以祸清力持仅得罚俸已转大理寺少卿又晋太仆寺卿而讲学之禁起邹冯两公皆请告归先生于辞疏及明之世力请移疾不允明年春乞差出都贻书王给事志道论两朝事大要言人臣为国当杜渐防微惩前毖后不宜为乱贼脱皋为君父种祸夫皇祖威福在手妙于调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隐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扞念妙于处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严万古纲常守三尺法纪君讎必报君贼必讨是臣子身上事而柰何讳之加以诬谤也至哉斯言圣人复起不能易矣居无何起刑部右侍郎疏辞不允值皇子覃恩予三代诰命先生曰君恩渥矣其何以报而同志亦以大义敦趣甲子春入都而副院杨公臯瑄疏上中及枚卜盖指南乐也南乐恚駸駸欲与瑄合而外廷诸臣以事权相齟机渐恶先生默为联络备极苦心会总宪缺廷推首先生时侷鹤赵公为太宰先生以门墙为嫌力辞之太宰心动而台省急先生甚以天下事不得引嫌废至公议遂决命下先生控辞不允既入台激扬风采发御史崔呈秀按淮扬时赀赂巨万竟褫职遣戍天下快之呈秀既得重谴则潜伏鞬鞞急走魏瑄以图泄愤而南乐又以偃蹇被纠益恚恨遂计不反顾与内合谋而所欲急驱者部院则借晋抚事以发端首垣选郎逐而先生与太宰俱罢归矣乙丑春诏犹起追赃一案将连及先生赖吴锦衣力持得免及游凤翔疏上而先生削夺矣已请毁东林书院矣先生屏迹河干杜门绝交者逾年而有丙寅三月十七日事当繆周二公之逮也先生自度不免先一日肃衣冠谒道南祠有别圣文归而得吴门信颇异微笑曰其然乎及晚家人聚酌如常止云鬻田可得千金完缙骑费萧然就道矣就寝至夜半复传日中信先生闻之整衣起从容入书斋谓诸子曰吾稍欲料理为出门计可急覩舟束身就系无恐怖家人也作字二纸锁篋中复之内寝与夫人款语半晌出取所封纸置几上指示两孙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发命且暂退移时声息寂然诸子推户入见镫火荧荧杳无踪迹发所封乃遗表也云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复有别友人书云仆得从李元礼范孟博游矣一生学问至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诸子惶骇急从旁扉奔池畔则先

生已赴水矣谛视平立水面衣履整齐淤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数日成殓面色如生乌
虜仲也结纓曾也易箒先生其同而异异而同邪先生尝谓少年不学老无受用事多古
拂意苦疾病苦老死之苦益不可言静而见道此等苦皆无之先生末路风骚受用得手
矣先生书无不窥尤深于易所著有周易孔义乾坤姤复诸说其论心性理义如茧丝牛
毛而学脉流派参订取精谓学微有心性之分孔孟已见朕兆朱陆遂成异同至文成文
清便是两路两者递传必有所弊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虚证见矣当相与稽弊而
反之于实又曰释氏之学其精微吾儒具有之总不出无极二字其弊病先儒具言之总
不出无理二字佛氏最忌分别是非如何纪纲世界圣人因物之是非而是非之吾不与
也所以开物成务此其息邪闲圣功岂杜距杨墨下哉生于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距其
歿得年六十有五配今诰封王夫人生三子四女长世儒以诸生荫入太学次世学以附
例承荫次世宁诸生孙男七人女七人详志状世儒以庚申年己丑月壬申日丁未时葬
先生于■〈山华〉■〈山利〉之谕莹而以墓隧之词相属升五十无闻何能窥先生
万一顾自为诸生时从涇阳先生于东林因亲炙先生及先生起勋署得侍同朝数过从
受教至于今尽读先生之遗文恨觐面失之不获如医闾之事白沙也窃仪图之先生光
风霁月似茂叔太和元气似明道整齐严肃似伊川读书穷理立朝岳岳似晦翁若新会
之洒落余干之主河河津之实践姚江之超悟先生兼有之而无其弊盖国朝理学名臣
??伊洛渊源以上接洙泗者先生一人而已它美行不具载第识其大而系之以词

宋有大儒厥惟程朱居敬穷理孔矩同符微言既远正学榛芜无善无恶乃堕野狐
先生之学???流闽洛力辟禅宗导以圣铎境有动静功兼约博致其精微弃彼糟粕讲道
林泉垂三十年晚起废籍诸贤比肩扶植天常侃侃便便激扬风纪顾邵接先羸豕渐孚
亢龙有血义不辱国从容明决昼夜可通泡影忽灭入水不濡汨罗非埽帝鉴忠精褒恤
九京将作营葬太常易名惟忠惟宪二法合筭德有余美名匪苟成新宫如堂穹碑如岿
精神行天厯百千纪先生有言本无生死廓然太虚何终何始

○行状 叶茂才

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景逸高先生行状

【工部侍郎】 叶茂才

明兴二百五十余年吾邑以理学名者邵文庄公而下代不乏人而隆万以来则有
顾涇阳先生于邑之东林辟道南精舍以鼓舞善类讲明正学士蒸蒸向往几与白鹿紫
阳鼎立宇内维时与涇阳先生相左右继先生为主盟而集其成者高先生存之也先生
讳攀龙存之其字世偁景逸先生天启丙寅漫于党祸今上龙飞恤典涣颁赠太子少保
兵部尚书赐祭葬荫子沆冤得白孤世儒等将营窆窆谋所以不朽者而先以状属余余
与存之同入泮又同举礼部少而壮壮而老出入相友者几四十年知存之者宜莫如余
乃勉为詮次以备采择高之先有孟永公者始居邑东南隅孟永生耕乐耕乐生省轩省
轩生雪楼雪楼公配浦氏生二子长静成公材起家孝廉令浙之黄岩有循良声居乡以

长厚闻卒祀名宦乡贤祠次静逸公校无子静成公生继成公德征子七人配陆氏无出
貳室邵氏出者五存之其二也方在襁緥静成公抱以属弟曰是儿生有佳荷之兆弟其
子之遂为静逸公后存之官光禄少卿及晋刑部侍郎两遇覃恩赠祖静成公嗣父静逸
公如其官祖母嗣母赠淑人生父继成公嫡母陆生母邵援移封例赠亦如之存之少有
异禀言动不苟五六岁时嗣母授以果饵必伛俛而受或命自取亦如所授之数而止其
根器夙成已露一斑矣稍长从文学茹澄泉先生游于孝廉许静余先生亦尊事之以学
行相砥砺未冠补邑诸生壬午举于乡年二十一耳为沈相国龙江公徐中丞简吾公所
识拔一见以天下士期之癸未丁嗣母艰戚易备至丧葬如礼至丙戌丁亥间邑令李元
冲延江右罗止庵与涇阳先生讲学于黉宫士绅云集存之跃然喜曰吾夙有志于学今
得县父母为嚆矢吾学其有兴乎于是早夜孜孜以全副精神用于止敬慎修存心养性
迁善改过闲而学始有入门矣迨己丑成进士与薛以身王信甫欧阳千仞辈同出赵侪
鹤先生门赵为振古人豪同门惓惓表表英杰一时聚乐所见益远以大所得益深以邃交
相劝勉有不诣其极不止者未几闻嗣父讣星夜驰归擗踊悲号几不欲生置念也服阕
谒选授行人时有四川佥事张世则疏诋程朱以所著书献求颁行天下存之不胜骇愕
上崇正学辟异说以一人心以端政本疏得旨程朱正学崇尚已久岂可轻议近来士习
元虚何裨实用高攀龙所言有关世教张世则剿袭浮词来奏姑免究未数日复上今日
第一要移疏内言天下之大本与天下之大机欲上法祖操心讲学勤政发帑理财亶亶
数千百言语甚剴切疏留中不下说者谓此两疏关系学脉纪纲甚大虽一行一不行而
存之素所蓄积已吐露于大廷矣时僚友同志者若聊城逯与权江右陈彝仲徽郡洪平
叔皆海内名士存之与上下其议论或紬绎往古或参酌来今或讲究典坟或询访人物
或善以相长过以相规往往至丙夜不休偁莫逆友后诸公皆蔚为名臣存之有力焉行
人署中多藏书恣意深讨得其要领者手自摘录一日读薛文清粹言曰一字不可轻与
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惕然有当于心自后每事必求无媿三言而后已
因作日省编以先儒所谕切要工夫分拊大学章句下为初学指南又集崇正编以先儒
所论儒释分歧处汇成一书以端学脉久之忽自念读书虽多不甚得力者尊德性工夫
少也当分日之半读书半静坐为涵养德性之地每出游则于水边石上茂林修竹处静
坐习仪则于禪扉静坐夜卧至平旦气清时即拥衾危坐一日坐久精思闲邪存诚句觉
当下无邪浑然是诚更不须覩抉然如脱缠缚从此反躬实践会友谈心无非是物不自
知其情之适理之亲也壬辰腊月賚诏至金陵事毕谒邹南皋朱虞封瞿洞观诸先生请
益诸先生倾盖如故深更共榻各倾吐底里互相质证以存之为海内有数人物定交而
别抵家昕夕娱亲外益务亲师取友考德问业往毘陵谒钱启新先生往姑苏谒王少湖
先生每对诸子曰钱先生谓孔门学脉凡事只求天知此语甚确王先生谓士君子处不
足善其身达不足善天下焉能为有无须是立得大节居乡勿为乡原居官勿为鄙夫方
有可说处此语令人惕然深省又云吾沈雅不若涇凡勇励不若文石直戳紧严不若元

喜朴斋其笃信先觉之言不难以身下人如此癸巳冬抵京会户部郎郑林杨应宿阴有所坳丽掎击诸贤甚力存之愤激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有旨着部院会同该科从实究问及会议疏上应宿有奥援止降级调外存之则谪尉揭阳矣赴谪所涂遇东粤陆古樵闻白沙先生主静之学自歉于道尚未有见发愤曰此行不彻此事真虚过一生矣涂中严立规程取前所为涵养德性之法静坐与读书互用如是者两阅月而心气澄清与胶胶扰扰之时大有径庭过汀州陆行宿旅舍对山临涧種種悦心手持二程书见明道先生之言曰百官万务兵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抃其中万变俱抃人其实无一事猛省曰原来如此实无一事存之平日深鄙学者张皇说悟此时看作平常抃揭阳三月日于衙斋课士正文释书义集诸儒要语刊示之诸生彬彬顾化又得良友萧公自麓罗念庵先生门人也学以主敬立基与存之合辙将归自麓赠言曰公当潜养数年不可发露前辈皆默用一番坚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存之深然之濒行复为地方除一大憝至漳州与李见罗先生辩论数日李意主明宗修身为本学之宗也知本则心意知物各止其所便有无所事事光景格致诚正不过就缺漏处照管提撕耳存之则谓格致是大学入门第一义即中庸之明善也所以使学者辨志定业剖为己为人之界别义利公私之极其所关取为吃紧初学下手必使此心光明洞达无毫发含糊疑似于隐微之地以为自欺之主然后善必为恶必去意诚心正而身修善所以纯粹而精止所以凝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气禀物欲拘蔽万端恐不能实用其力矣且条目次第唯非今日致明日诚然着先后字亦有意义不宜笼侗说过其恪遵程朱如此然存之尝谓余曰李见老揭修身为本于学者甚有益故游其门者俱切实可观其于明宗之旨盖未尝不心服也丙申连遭生父母丧哀毁骨立寝替服内偁降服子替以外偁心丧子识者以为得体云遗命析产为七存之曰儿有嗣产抃不敢当尽出为丧葬资余置义租贍亲族洎父妾之无出者迨四丧毕遂筑室湖滨为终老计名其楼曰可楼言无所不可也携一二童子相羊湖上动以旬月计同志如吴子往归季思来访相与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来复之义作复七规程是秋始会苏常诸友于二泉之上与管东溟先生辨无善无恶之旨观听者踵相接至无所容于是涇阳先生倡议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吾辈可无讲习之所乎乃集同志数人醵金数百卜筑杨龟山先生讲学遗址相传所谓东林者与诸友栖息其中每月集吴越士绅会讲三日远近赴会者数百人存之与涇阳先生主盟每一开讲得闻所未闻靡不忻履而去存之每谓学者曰诸兄虽从事讲学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疗之方总以调养元气为主大圣大贤善养浩然之气故能收摄精神主静立极学者神短气浮须得数十年静力方可变化气质培养德性而其取受病处又抃自幼以干禄为学先文藝而后德行俗根入髓非顷刻可拔必蕘头读书使义理浹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至其自諭进学之序则曰吾至丙午方信得孟子性善之旨至丁未方信得程子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之皆至辛亥方信得大学知本之旨至壬子方信得中庸二字之旨

至此觉得天地间道理只是停停当当一个中平平常常一个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当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体如是工夫如是天地圣人不能究竟况于吾人宁有涯际勤物敦伦谨言敏行兢兢业业毙而后已云尔乌虞存之见地至此真不负萧自麓所谓潜养数年默而成之者矣又数年抵庚申洗心退藏其工夫愈严密应用愈圆融与朋友交恳恳款款愈深沈而和易金谓集东林之大成者杜存之矣明年天启改元奉遗诏起谪籍诸臣台省交荐起光禄丞意欲不行吾辈劝驾者谓义不可辞乃幡然曰义果如是且吾亲未沾一命脱世不我容惟不俟终日可耳于是以东林讲会属执友吴觐华主席而单车就道至岁暮抵京随作一偶黏座右云精自厥衷一率其不损不加真性靖共乃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次年二月升少卿署寺事值上元节缺上供天鹅羣瑯恣索存之援旧例以家鹅代啐者帖然署寺数月裁无名供费发铺行物价革诸曹铺垫积弊如洗中官见者慑服退相戒毋犯既而广宁失陷京师阽危人无固志存之镇以安静疏荐孙公愷阳董公见龙李公之藻鹿公善继等及慎畿内守令之选行保甲防御之法得旨允行又见外戚勋贵中官家旨奸细窟宅京师祸本不可不除辄抗疏披沥言之大宗伯孙公淇澳追论旧辅红丸事下部院九卿科道会议存之持论益凿凿不少顾忌诸贵戚大臣近侍旨侧目敛手思有以中伤之矣寻转太常少卿有恭陈务学之要以立致治之本疏疏内复及方郑二氏传旨欲重处叶相国维持仅止罚俸复转大理少卿晋太仆卿疏辞不允遂乞差还里舟中阒寂着周易孔义大旨谓五经注于后儒易经注于夫子说易者明夫子之言而明易矣数年前与钱启新先生讲易东林多所阐发欲勒成一家言未就至是始得卒業其言易简而精微多前人所未发云里居数月即家起刑部侍郎复疏辞不允乃与门人华水部同舟北上时杨副院大洪疏论魏忠贤大梟二十四奉旨切责矣又有旨逮林御史杖万工部矣中官围首辅门索御史殴工部郎至死不问矣天下大柄駸駸尽归宦寺无可柰何存之乃谓当事曰今日外庭法用正直内阁法用和婉内阁当借用外庭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庭当责成内阁不可以和婉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须杀其毒宜如归德相公故事谆谆劝化诸瑯勿与吾辈为敌庶几缙绅之祸可减万分一耳无何总宪员缺举朝会推莫踰存之者存之发愤辞曰赵太宰是龙座师可与门人分掌部院乎太司寇乔公左司寇饶公皆正人也而饶公资俸深受杖更惨可越次用龙乎不若用副院署事便金曰然拟副院名上魏瑯大怒传旨推见杜者众复强存之存之让饶太宰亦许注饶而河南道坚执不从卒以存之名上次日得旨存之益局踣不自安乃具疏恳辞曰都御史者古御史大夫之职也天下事皆得言之无柰世习之渐靡久矣臣子不以直心为国则有难振之气以请托贿赂为固然则有难洗之习以同异起爱憎以爱憎为臧否则别白之难无端而分畛域疑弓影则调伏之难所以难者缘人各有私故因私成隔必居此位者先无私而后可以消人之私先无隔而后可以通人之隔至御史簪笔者关公论之明晦巡方者系亿兆之安危必为之长者合为一体卒为一心惟君国是殉无苟营身家而后宏济于艰难不然御史

之失职即都御史之失职也其关系何如者而以臣当之如覆餗何疏上不允乃就职存之谓安民务杜惩贪欲惩贪必自辇毂始一入中台即有禁绝书仪榜县挂通衢明示为人臣者不当以好货为贪吏的也适有口适史回道一至廉即今谢操台注上考至贪即崔呈秀立疏纠之奉旨着吏部从重议处部覆仰承德意褫呈秀职赃私着抚按会勘的实依律遣戍时谓存之新入台能举职矣呈秀昏夜乞哀于忠贤忠贤是时如鸷鸟伏匿虽不即为解救而与呈秀结父子欢恨外庭实茎存之知时事不可为惟有兴吏治以安民生可少延旦夕乃复具申严宪约一疏大意欲责成抚按以约束司道责成司道以约束府州县责成府州县以安民生条列五十余款如农桑水利敦教化育人才正人心厚风俗以至刑名钱谷积贮给散保甲防御彰善瘅恶剔蠹厘奸之法甚具而要以躬行倡导节用爱人为主掌宪风规大略可覩然无如羣小之构陷何也时魏南乐为台省交参惧不能容与呈秀共入阉幕恐吓忠贤合谋以倾正人遂借会推巡抚一事为一网尽罗之计首击去夏文选魏都谏次部院次政府次及言官之忠鯁与各衙门之守正不阿者靡一孑遗乙丑春夏间缇骑四出矫旨逮杨副院等六人至京各坐重赃先后毙诏狱诸奸恨未已并欲坐存之赃藉吴锦衣孟明以百口保始获免至要典录成坐移宫一案为南道游凤翔所讦削籍为民追夺诰命存之欣然曰非此异日无以见诸公地下先是京师议毁邹南皋冯少墟等所建首善书院削两公籍至是议尽毁天下书院而东林尤所取忌欲索价万余济大工及拆估入官仅得三四百金而东林遂为瓦砾区学者无立锥之地矣当是时存之屏迹湖上玩易不辍客至断桥以御之丙寅春复逮缪西溪周来玉两公存之自度不免而绝不露一毫声色至三月十六日早肃衣冠谒龟山祠归与一二亲知看花园中谈笑自若忽传有缇骑消息存之微笑曰此信果的吾视死如归耳又数举原无生死四字以示杜坐曰原无生死何得视生死为二若临死转一念便堕苦海安所僞立命哉平生讲学此处看透得力不少是夕祖孙父子相聚晚酌无一言及家事第云吾有贍田二百亩售之可当缇骑费俟天明萧然就道耳儿辈各归寝吾亦安枕矣至夜半复传前信至存之起坐问曰信的乎步入书斋取纸书数行锁篋中复至夫人所款语半晌出两孙趋侍谕之曰吾此行未卜归期丁宁汝者只四字曰无貽祖羞而已复取篋中纸手自封固置几上曰以此付官旗勿先启视两孙出寝户闭以为复就榻矣顷之不闻声响子若孙推户入第见一榻枵然徧覩不可得亟发几上封视之乃遗笔也云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诸子读未竟大惊急趋视池滨已化去矣是十七日丑时也午后府帖至县知官施于隔晚到府存之赴水适当其时岂其静养一生神明默启至诚前知邪胡其从容暇豫不疾不徐一至此邪所取异者平立水面冠不湿履无泥拥起竟日无滴水出口停敛数日以待长君颜色如生观者无不惊为神云存之之学以程朱为的以复性为主以知本为宗以居敬穷理相须并进为终身之定业四方从游者至先令读小学近思录等书次即令静坐以养深厚之气作心性说曰心与性谓之一则不

可混谓之二则不可分佛氏所谓性皆心也言慈悲即仁言般若即知绝不言礼义故所谓仁知者非吾圣人之仁知也圣学从穷理入故即心即性佛氏不穷理故是心非性又曰佛氏一切平等取忌分别是非如何纪纲得世界纪纲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圣人因物付物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无与也所以能开物成务又曰学必繇格物而入有物必有则则者至善也穷至事物之理穷至于至善处也格物不至于极处多以毫耗之差成千里之谬又曰吾性本来无物不可自生缠扰本来具足不可自疑亏欠本来荡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本来广大无垠不可自为局促本来光明洞达不可自为迷昧本来易简直截不可自为造作作气质说曰性者学之原也知性善而后可言学知气质而后可言性性非学不复学非变化气质不能复性人自受形以后天地之性已为气质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复有气质之性也善反之则气质之性即为天地之性非气质之性之外复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则不是作静坐说曰静坐之法不容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静去画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静以上如此喜怒哀乐未发如此静中妄念强除不得昏气亦强除不得真体既显妄念自息妄念既息昏气自清繇静而动亦只平平常常静时与动时一色动时与静时一色不过借静坐中认此无静无动之体云尔又曰惟天理至静惟喜怒哀乐未发浑是天理濂溪主静主于未发也主静之学始于慎独终于无欲又曰静中看工夫动中看本体工夫未是静中作主不得本体未真动中作主不得学无动静其初静以澄之至无动无静乃真静也又曰有理静气静之别理静者理明欲净胸中无事而静也气静者定久气澄不着于物而静也两者交资互益不可偏废如但以气而已动即失之何益哉其辟阳明无善无恶之说谓道性善者以无声无臭为善之体阳明以无善无恶为心之体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为意也故曰有善有恶者意之动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恶以善为善事恶为恶事也此何可言明善作洗心说曰无求饱无求安不作居食想彼富我仁彼爵吾义不作富贵想仰不媿俯不怍不作怨尤想用则行舍则藏不作穷达想行不义杀不辜得天下不为有甚动得我人知器器人不知器器有甚苦得我非仁无为非礼无行有甚恐得我江汉濯之秋阳暴之有甚污得我鸢戾天鱼跃渊有甚局得我识得这个真更有何心可浩如何识得曰退藏于密而已愈密则愈真是谓一物不容是谓无声无臭是谓洗心作主敬说曰学有无穷工夫心之一字乃大总括心有无穷工夫敬之一字乃大总括千圣万贤只一敬字做成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如何能无适明道曰学者须先识仁识得仁以诚敬存之勿贰以二勿参以三是谓主一又曰主敬有三法伊川整齐严肃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敛不容一物是也然惺惺与收敛难得恰好纔着意便不是惟整齐严齐未尝不惺惺未尝不收敛内外卓然不犯手也其自学教人之法总不出此诸说中欲学者进则以此施之天下退则以此修之吾身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畔宛若程朱家法也存之著述颇有二十余种皆关世教辑朱子节要一书与近思录相表里尤极苦心无论长篇短述只语单词皆脍炙人口不可殫述尝语同志曰天下事败于邪见之小人无见之庸人偏见之君子曰人一点耻心被冯

道灭尽一点畏心被王安石灭尽后世尚有僞述之者真小人而无忌惮矣曰天下不患无政事患无学术学术者天下之大本也学术正政事焉有不正末世以讲学为讳如政事何曰政事本于人才舍人才言政必无政财用本于政事舍政事言财必无财曰圣人之学常用逆法凡人自幼与人欲日顺一日故与天理日逆一日圣人自幼与人欲日逆一日故与天理日顺一日曰吾儒学脉有二孔孟微见朕兆朱陆遂成异同文清文成便分两岐我朝学脉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后宗文成者多宗文成者谓文清病实而不知文成病虚毕竟实病易消虚病难补今日虚病见矣吾辈当稽弊而返之于实此数条者前无所因后无所袭独见而独言之其忧世淑人砭俗回澜之意溢于言表矣其持身也目不视非礼之色耳不听非礼之声手不接非礼之财足不履非礼之地门不纳非礼之人其家也孝友天植鞠我生我咸得其欢五弟一兄白首无间与夫人王氏雝雝肃肃相庄如宾视犹子如子视犹子之子如孙义方之训燕翼之谟洋洋如也下至臧获馭之严而有恩与司马之仆无二其待师友也于澄泉静余总角论文世缔其好无论已厥后子弟之师邂逅之交亦靡不终始相欢缓急相周患难相恤如左右手者其待戚里也若外家若甥家壻家贫者助贤者奖孱弱者卵翼能文者荐拔其待乡邑也孝义忠节力为表扬大利大害力为兴除凶年饥岁力为振济至设为役田役米以苏粮长之困设同善会以恤邑中之鰥寡孤独者尤厚恤其贫而贤者其施益宏且远矣评者谓其立朝也有断断休休閤閤侃侃气象涉世也有不流不倚不争不党气象燕居也有申申天天气象诲人也有循循善诱气象进而危言危行奋不顾身也有壁立万仞底柱中流气象退而愿学孔孟不杂异端也有醇乎其醇精金美玉气象祸患突临从容就义也有内省不疚不忧不惧气象乌虜斯真存之之实录也夫余犹记曩者赴任滁阳存之手书偕行说赠余偕行者与时偕行也易言与时偕行者三干也损也益也余谓干之时行存之有其五焉其谪籍家居者余三十年遯世不悔若将终身时潜而潜也主盟东林阐发圣贤之精微以兴起斯文为已任时见而见也日就月将瞬息存养而顷刻靡敢怠皇时惕而惕也迟疑于出处进退之闲自试于勋寺罔卿之际时跃而跃也至于掌宪内台为众贤之领褒时当外计作贪吏之剑芒则几于亢矣矧中涓伏负嵎之虎儉邪逞报复之谋履霜坠欠存之必有炳于几先者而无柰适遭其穷不得不时亢而亢其追随屈平而含笑以入木水也所僞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非与存之每自谓一生用易不虚耳惟是吾党失一良友海内失一斗山杜朝杜野失一规渠准绳之君子不能不为世道三叹息也余无似不能仿佛存之万一詎能阐扬懿美以昭示来兹所恃大君子椽笔鸿裁一言表章千载不朽

○祭文 范凤翼

祭高先生文

范凤翼

嗟嗟悲哉悲哉何使余陨泪和墨而笔不能下者屡也余何悲于先生谓天不慙遗

而国空虚也先生之使余独悲之甚也谓海内知己惟先生一人拄足以不恨而今不可复覩也今汉署中累累若若者岂不充位乎谁足当先生者国以一人兴先生之赍志而未伸者十之九也以余之忤俗违时而先生谓周吏部曰范某旧铨典型宜如涇阳先生故事用之方能脱胎换骨此语余所不敢当顾不知先生何取于余而云尔也先生又尝为文以寿先人矣其文虽以寿先人而实以教余先生之言曰圣人何以异于人哉圣人习而安之众人不安而不习也是先生之警我以众人而诱我以圣人之道也何笃摯也余家食甘余年足不履户外顾与先生邮筒往来无虚月余每于时事之大者独谓诸君子之过激非是此语不可闻于诸君子之耳而先生书来独是余言曰诸君子之过激使公论反出于小人而私情反出于君子如来教所谓君子之公论也可见天下事有一定而不可移之理云云先生非知余之深余何敢以此语进而先生果独许余言之不谬也然则海内一人知己非先生而谁而今已矣谁当知余者而又安能已于悲也虽然人之悲先生以情而先生则深于道者有龙德焉得时兴云而雨天下非其时则蛰伏于泉壤而已矣当逆珰煽虐缙骑将及先生之门岂不谓清明拄躬志气如神而深于道者哉先生之生而死而死而葬亦犹龙之蛰伏泉壤焉耳何生何死而又何以悲哉余方值海上乱民之变罹祸奇惨恨不如早死珰而仅以削佞止也亦惟是疲于奔命未及哭先生之堂而遥致鸡絮其终安能已于悲邪

高子埶录 【终】

邑后学吴祥霖校字

●高忠宪公年谱书后

明邵文庄愿端文高忠宪三先生吾锡三大儒也初文庄既没久无年谱至端?忠宪并起招相与补成之其为谱出于私淑浚儒固以道相感而能见其大若夫忠宪年谱招辑之者为华吏部凤超先生其为谱出于入室弟子尤得诸亲炙而能见其真吾党读之殆未有不兴起者然作谱之始末与其感应读者岂尽知之乎崇祯初吏部起补工曹念忠宪□秩?庠亟缮疏数千言将请于朝会杜黄门先言之未允而吏部仲兄龙超公自家贻书京邸谓非令百所宜言惟当竭力表章使忠宪之学昭明于世而浚可议及此吏部得书喟然爰取疏稿藏之而力以表章师传为已任招辑忠宪年谱云先丹吏部从学东林及登第浚孰贄既而同舟北上心悦诚服以为几于无行不与具载札记中玉是乃以平昔独知独见证诸天下共阅共见博求诸同门知契密订诸遗书记录故此编其谱年也莫非谱学也其谱学也为请祀张本也此则吏部之心也抑感真者应必真方忠宪□逮而赴止水也拜表谢阙杰雷告祠而外不作一语嘱家人独手题一帖诀别吏部乃阅二十余年吏部无复殉节若先借是谱心相印心相□也者较诸愿高两公之谱?庄不更有光欤忠宪从孙楚培氏及其子象□夙奉学宪公庭训孜孜于绍明忠宪家学己巳冬既捐橐重梓高子遗书复搜是年谱附订于浚俾学者读其书即思知其人一则伸吏部表章之心一则着师弟浚先之迹而将来祀议之准又何俟他求也哉余向谓系仪部

几亭以崇禎辛未订遗书而吏部旋以乙亥成年谱两先生功在高门如鸟翼车轮不可缺一宜令此之合璧而行矣窃口先获我心故泚笔备书之因忆吏部孙何思大令尝语予曰先吏部于忠宪入道之序皆道困学记提挈分明又如壬寅辑朱子节要成戊午有戊午吟辛酉入京以东林讲席拜托叶吴两公皆卷中加意諛虑斯言也夏中心藏之并敢私识末简为读谱者告鸟

时

康熙己巳嘉平同里浚学张夏拜手敬书

●高忠宪公年谱

受业门人华允诚谨述

世宗肃皇帝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三日午时先生生

先生姓高氏讳攀龙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别号景逸其先人曰孟永公始居无锡一传耕乐公如圭再传省轩公翼三传雪楼公适代有隐德雪楼公生静成公材举孝廉令黄岩有异政祀名宦乡贤静成生继成公德征配陆夫人贰邵夫人实先生生静成有弟静逸公校配朱夫人无子因以为嗣先生之生也有盆莲之瑞静成公诗以志喜后先生得手笔于穴纸中捧诵珍悼跋云莲花之君子也发于盆盎小能大也常人神局于六尺君子神充于宇宙亦若是矣出于污泥污能洁也常人心役于五官君子心超于万物亦若是矣莲多子者也子以及子吾兄弟子孙相率为君子乃所以报吾祖报天之休也

四十二年癸亥二岁

四十三年甲子三岁

四十四年乙丑四岁

四十五年丙寅五岁

穆宗庄皇帝隆庆元年丁卯六岁就外傅

先生神采奕奕善读书言动如成人母授果饵敬而受之或命自取必如所常授数
二年戊辰七岁

三年己巳八岁

四年庚午九岁

五年辛未十岁

六年壬申十一岁

神宗显皇帝万历元年癸酉十二岁工文章

二年甲戌十三岁

三年乙亥十四岁

四年丙子十五岁应童子试

师事邑中茹澄泉兄事孝廉许静余以学行相砥砺暇则默采讨诸儒语录性理诸

书

五年丁丑十六岁

六年戊寅十七岁

七年己卯十八岁

八年庚辰十九岁

九年辛巳二十岁补邑诸生

十月娶王夫人

初聘王抑所女继山孙女殇抑所以先生为天下第一流人品即抱内戚沈女续好先生佩德勿替终身无二色

十年壬午二十一岁举于乡

为沈龙江徐藺吾所识拔一见以天下士期之闾中原系落卷将发榜矣藺吾就榻不能寐鼠啮其足者三藺吾异之暗中抽一落卷即公卷也呈主司遂得中式

十一年癸丑二十二岁

十二年甲申二十三岁丁嗣母朱夫人艰

十三年乙酉二十四岁

每日严立课程自卧榻至日逐经行处壁闲悉黏一圈期于触目警心无令此心放逸 又有日鉴篇以德业之敬怠义欲分注于天时人事之下日有稽月有考

十四年丙戌二十五岁 始志于学

邑令李元冲延江右罗止庵与顾泾阳先生讲学于黉宫士绅云集先生跃然喜曰吾夙有志于学今得县父母为嚆矢吾学其有兴乎于是蚤起孜孜以全副精神用于止敬慎独存心养性迁善改过间而学始有入门矣

十五年丁亥二十六岁服阙

十六年戊子二十七岁入南雍

司成赵定宇略师生之分结忘年交

十七年己丑二十八岁举进士 廷试三甲

分考高邑赵南星侪鹤评云此卷似知学者当拔之牝牡骊黄之外同门有薛以身敷教欧阳宜诸东凤王中嵩述古

七月丁嗣父艰归

读礼三年孺慕如一日自料理襄事外惟定省生父母与讲学会友翻经阅史为日程他无所置念也

十八年庚寅二十九岁

十九年辛卯三十岁服阙

二十年壬辰三十一岁谒选京师

先生廷试三甲当为令丁忧起复当改京职值选司邹孚如议中旧例仍与外先生喜寄父书曰男观今日时事日非天下事无一可做稍酬生平惟有守令耳部官悠悠坐

老岁月不若乘此年力做一出头以后可迎刃而解严不至笋和不至随儿自量力能为之爱民好士一介不取儿亦量力能为之邑中豪杰虽多儿意所取法者邵文庄王继山二公皆自州官起脚夙志如此未审得遂否既而邹议不行

六月授行人司行人

上崇正学辟异说疏寻上今日要务疏

时有四川佥事张世则疏诋程朱欲改易传注上所著书求颁行天下先生不胜愤愕上崇正学辟异说以一人之心以端正本疏上嘉之曰高攀龙所言有关世教不旬日寻上今日第一要务疏言天下之大本与天下之大机欲上法祖操心讲学勤政发帑理财语甚剴切留中不下时僚友同志若聊城逯与权中立江右陈彝仲徽郡洪平叔文衡先生与之上下今古讲究性命询访人物善相长过相规称莫逆交后诸公皆蔚然为名臣先生有力焉

司中无事藏书甚多得恣意探讨取二程朱子全书薛文清读书录手自摘钞作日省編集崇正编尤多用尊德性工夫以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一日静坐久之忽思闲邪存诚句觉得当下无邪浑然是诚更不须觅一时快然如脱缠缚从此反躬实践会友谈心种种无非是物矣

十二月赍诏金陵

谒邹南皋朱虞葑瞿洞观诸先生

二十一年癸巳三十二岁 正月自金陵归

鐙夕前抵家朝夕娱亲外益务亲师取友考德问业往毘陵谒钱启新先生往苏州谒王少湖先生尝曰王先生谓士君子须是立得个大节居乡勿为乡愿居官勿为鄙夫方有可说处语不多令人惕然深省

十二月复命建言谪广东揭阳典史

入都三日见郑材杨应宿附阁攻部掎击众正甚力先生愤激不平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语侵阁臣遂有此谪大要言诸臣罢黜非辅臣欲除不附己则内侍不利用正人而应宿等反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阁臣之实阁臣声音笑貌闲虽示开诚布公之意而精神心术之隐实不胜作好作恶之私以致机权潜用善类坐空云云奉旨着部院会同该科从实究问先生侃侃诘问不少讳避因有皇长子明春出阁之谕先生虽身在危疑喜国本大定与相知酌酒相庆忘其一官之去又遗吴海洲曰人行义非难所安为难此心清静中一物不可着何处着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道不光矣了此便凤凰翔于千仞海洲亦为先生建言削籍者也

十二月辞朝归

二十二年甲午三十三岁 七月赴任广东

顾泾阳亦以言事黜先生贻书有吾曹一时退处共得闲身何修报称之语至武林与广东陆古樵粹明嘉善吴蘧庵志远谈论数日古樵潜心白沙主静之学先生得其提

醒自歉于道尚未有见总无受用发愤曰此行不彻此事此生真负此身矣舟中严立规程取前所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者反复行之当心气澄清时有寒乎天地气象在路两月如武夷天游九龙十八滩险绝奇绝处不可屈指靡不毕领其胜憩九峰书院登子陵钓台溪声鸟韵茂树修篁种种悦心而心不着境自谓得山水之助不小过汀州登旅舍小楼甚乐手持二程书偶见明道先生曰百官万务兵革百万之众饮水曲肱乐在其中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猛省曰原来如此实无一事也一念缠绵斩然遂绝忽如百斤担子顿尔落地又如电光一闪透体通明遂与大化融洽无际更无天人内外之隔至此见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区宇方寸亦皆本位神而明之总无方所可言也平日深鄙学者张皇说悟此时只看作平常自知从此方好下工夫耳至揭阳不以谪官闲散怠于职事日于衙斋课士正文释书义兼編集朱子要语刊示之生徒兴起者数十邑令为同年朱任宇先生访知民情吏弊悉心启告临行殛一凶人陈所蕴工起灭报睚眦占主女细民至乡绅地方官府莫敢谁何先生穷治其罪竟置之法游莲花峰谒文丞相祠周元公祠韩昌黎陆丞相祠所得友为萧自麓自麓故罗念庵先生门人以立故为学所见甚正署事三月假差归别自麓请教曰公当潜养数年不可发露先辈皆背地用一阵苦工夫故得成就耳先生深然之启行诸生不远百里相送临别依依谓曰诸君努力自当相遇中原与诸君矢继自今脱鄙人毁廉蔑口无以见诸君诸君不克砥砺厌厌世俗亦无以相见则皆曰诚如此盟至漳州谒李见罗先生辩论大学格致之旨谓大学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学者辨志定业绝利一源分割为己为人之界精研义利是非之极要使此心光明洞达直截痛快无毫发含糊疑似于隐微之地以为自欺之主夫然后为善而更无不为之意拒之前不为恶而更无欲为之意引之后意诚心正身修善所以纯粹而精止所以敦厚而固也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气稟物欲拘蔽万端恐不能实用其力矣且修身为本圣训昭然千古知之只缘知诱物化不能反躬非欲能累人知之不至也何以旦昼无穿窬之念夜必无穿窬之梦知之切至也学者辨义利是非之极必皆如此斯为知至此工夫吃紧沉着岂可平铺放在说得都无气力且条日次第虽非今日致明日诚然着个先后字亦有意义不宜如此笼统过延平拜李先生祠往考亭拜朱夫子祠过崇安拜赵清猷祠萧萧身世云水孤清自谓出门至此学力已三转手势

序王文成年谱 作阳明说辨共四首

二十三年乙未三十四岁 二月抵家

再取释老二家参之谓释氏与圣人所争毫发其精微处吾儒具有之总不出无极二字弊病处先儒具言之总不出无理二字观二氏而益知圣道之尊若无圣人之道便无生民之类即二氏亦饮食衣被其中而不觉也

二十四年丙申三十五岁 继成公陆夫人偕寿七十先生同昆弟称觞宴客

三月六月连遭父母丧

遵丧礼不二斩称降服子居丧竭力襄事父遗命析其产而七之先生推以让诸兄

弟不得尽出为丧葬费廩置义租贍亲族分贍祖妾之无子者

二十五年丁酉三十六岁

二十六年戊戌三十七岁 作水居为静坐读书计

数年间徙居婚嫁岁无宁息而动中练习静中温养工夫卒未始顷刻废于水居构一可楼可者言无所不可也茅檐数椽极湖山之致谢客栖息其中动以旬月计偶远近同心如归季思吴子往诸先生来访相与瞑目焚香闭关趺坐坐必以七日游阳羨诸山则坐龙池顶游武林诸山则坐弢光黄龙荻秋庵作复七规程是秋会同志于二泉之上与管东溟辨无善无恶之旨作山居课程

二十七年己亥三十八岁

偶至黄岩县谒静成公祠父老咸嗟叹之云此高一合孙也盖静成令岩时民无滞狱只带合米可了故云

二十八年庚子三十九岁

与吴子往等静坐水居日记云日逐只是顾諝明命为工夫又云一日觉气在胷膈稍滞思调息息最微若有若无误认气为息而调之大害事矣次日便觉多却调息一念只是诚无为着此子不得也

二十九年辛丑四十岁

八月偕四郡同志会讲于乐志堂

三十年壬寅四十一岁 辑朱子节要成

三十一年癸卯四十二岁 注张子正蒙完

三十二年甲辰四十三岁 东林书院成

锡东林者宋龟山杨先生讲学之所废为僧院邵文庄公所修复王文成记可考也后复变为僧院先生与顾泾阳先生吊其墟闻于当道葺道南祠构讲堂书舍相与讲习其中朔望小会春秋大会岁以为常泾阳仿白鹿洞为会约先生为之序自泾阳歿先生独肩其责每会取儒释朱陆之辨文成文清真悟真修之辨为己为人义利公私欺谦邪正之辨时时拈示洗发痛快令人划然开油然得尤谓学者虽得朋友讲习之功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病痛不同大圣大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月中学者神短气浮便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自幼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浹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

三十三年乙巳四十四岁 作异端辨

先生游武林遇一僧原系廩于学宫一旦叛入异教著书数种多抑儒扬释之语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分四条刻遗书

三十四年丙午四十五岁 实信孟子性善之旨同顾泾阳先生会于虞山书院有虞山书院商语小引

三十五年丁未四十六岁 实信程子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之旨 立家训 析诸子产有量入约

三十六年戊申四十七岁 赴毘陵经正堂会 为大水灾条议救荒 为同区设立役田

三十七年己酉四十八岁 赴金沙志矩堂毘陵经正堂会

三十八年庚戌四十九岁 六月讲学焦山段幻然主会 赴嘉禾天心书院会

三十九年辛亥五十岁 实信大学知本之旨 订古本大学 三月讲学于金沙志矩堂 四月讲学于荆溪明道书院 秋赴毘陵经正堂会

四十年壬子五十一岁 实信中庸之旨

四十一年癸丑五十二岁 三月讲学于金沙志矩堂 九月静坐武林弢光山中 着静坐说 十一月延钱启新先生讲易东林

四十二年甲寅五十三岁 春举同善会以贍鰥寡孤独中有节孝者尤加惠之 赴荆溪明道书 七月作困学记

四十三年乙卯五十四岁 着理义说气质说未发说朋党说

四十四年丙辰五十五岁 赴毘陵经正堂会

四十五年丁巳五十六岁 赴荆溪明道书院会

四十六年戊午五十七岁 有戊午吟

四十七年己未五十八岁

四十八年光宗贞皇帝泰昌元年庚申五十九岁

八月神庙宾天光宗即位罢商税发内帑起废籍朝政一清甫一月鼎湖再泣先生方讲学东林凶问至为之辍讲

十月少司寇邹南皋先生疏荐

十一月御史方孩未疏荐

熹宗哲皇帝天启元年辛酉六十岁 正月作寿戒

先生云人生六十老矣老人年日增事当日减患减之未尽不患减之过当以目前最切者减之戒寿文寿诗寿卮寿服寿画寿屏寿镫寿筵演戏集分迎宾等礼守此七戒老人澄然无事矣无事之乐更有何乐似之乎

举乡饮大宾

三月诏起光录寺丞 九月启行至京见冬别东林诸友北上以会讲事属叶间适吴觐华主盟再拜嘱曰毕竟此事为吾辈究竟弟此行原殉君亲二字可归即归不使东林廿深也到任作一联黏堂中云精竹厥衷一率其不损不加真性靖共尔位勿昧其可仕可止本心

二年壬戌六十一岁 正月升本寺少卿赠嗣父母奉政大夫宜人移赠本生母亦如之

着乾坤说心性说寅直说

太庙春祭执事时寺官正贰皆缺备极烦劳元夕上供九般茶饭缺天鹅羣瑯恣索先生唯唯密疏援累朝例以家鹅代月旨下帖然

裁无名供费 发铺行物价革诸曹铺垫 又以余粮振士之贫者

先生云光禄事虽多尽做得去初间尚有中官聒扰事事不放过事事不已甚遂帖服不敢动今益沛然矣但不可便以此为尽职他事一切不管此等职事全算不得也既而广宁失陷人心皇皇先生独镇以安静

疏请破格用人以备不测

荐孙恺阳董应举李之藻鹿善继及慎畿内守令之选行保甲防御之法俱允行

疏请逐郑养性

疏内云乞将郑养性等发回原籍李如桢崔文升明正典刑庶危疑可释隐祸可销报闻

议方从哲无君之罪

时孙淇澳为大宗伯疏论从哲红丸事先生见之曰此一部春秋也得旨下部院九卿科道会议先生力持正论不少顾忌议具别刻人以为铁案又尝黏一联于室云得闲且闲今日莫思明日事当做便做一年可作百年人未几转太常寺少卿于祀典多所厘正

疏陈务学之要致治之本

疏内复及方郑传旨欲重处福清争曰此人有重望若处满朝必争吾亦与一侔去仅罚俸先生在京一年汲引后进之贤充满朝宁言路中贤者稍动争端便力止之不使元黄之战再见于起废之后尝谓默然融化乃是道理煦然调停即属世情二者天壤不侔并调停之意一切泯之

九月转大理寺右少卿

时掌院邹南皋副院冯少墟建首善书院立讲学会给事朱童蒙腾疏显诋指意归重东林欲天下以讲学为戒先生欲具疏辨适奉明旨如日中天乃具揭以明其是非已而邹冯两先生请告归词林文湛持亦抗疏归先生三疏抗辞不允有论学揭罢商税揭

八月奉命庆陵掩龙口祭告

十一月晋太仆卿

疏辞复不允中有讲学何罪顿空法纪之臣禁学何名欲行圣明之世又有阴阳交争上下隔塞邪气所干元气大伐等语以身疾喻朝政也

除夕太陪祭

三年癸亥六十二岁 乞差归 明讨贼之义 周易孔义成

给事王志道疏论两朝事淆杂不伦先生致书驳之略云人臣为国当杜渐防微惩前毖后不宜为乱贼脱罪为君父种祸夫张差制梃美女代剑先进热药后进泄药彰明

较着中外共知孰得讳之讳之一字为乱贼设护身之符加以诬谤二字又为乱贼立箝口之法大义所关不容隐忍也 向着周易孔义舟中卒業

四月抵家复寻东林之社先生虽归朝中诸君子实未尝一日忘先生即家起用十一月升刑部右侍郎疏辞不允

皇子诞生推赠三代荫一子先生慨然曰君恩渥矣其何以报

四年甲子六十三岁 三月同门人华允诚启行途中两阅月相对讲学至维杨谒王心斋祠心斋子王泰留先生讲学至宝应与余兄燕超公刘清之讲学于范文正公祠燕超教谕宝应倡明理学构兴让堂为诸生讲习之所先生为之记

六月进京

时杨副院长论魏瑄二十四大罪奉旨切责举朝争之不得杖死工部郎万燝逮御史林汝翥疑匿福清寓中官竞围其门天下大柄駸駸尽归宫寺先生曰外廷法用正直内阁法用和缓内阁当借用外廷不可以正直而疑其激外廷当责成内阁不可以和缓而疑其媚如此乃相成也又曰中官用事未能拔其毒且须杀其毒宜如归德相公劝化诸瑄勿与吾辈为敌庶几缙绅之祸可减万分一耳

九月升都察院左都御史

总宪员缺举朝共推先生先生恳辞曰太宰是房师可与门人分掌部院乎大司寇乔公左司寇饶公皆正人也而饶公资俸深受杖更惨可越次用某乎又劝推冯少墟太宰亦以为然业注饶矣而河南道袁化中坚执不从卒以先生名上次日得旨先生益局蹐不自安具疏曰都御史者古之御史大夫也天下之事皆得言之臣工之邪皆得纠之然而世习之渐靡难言矣臣子不真心为国家不真心修职业悠悠忽忽则有难振之气以请托为固然以货赂相结纳则有难洗之习升迁壅滞仰屋书空则有难定之志谬同异为是非误爱憎为好恶则有难清之见无端而起畛域藩篱无端而起弓蛇鬼豕则有难调之情所以难者皆缘人必各有阴私故各成隔碍必居此位者自心先无阴私而后可销人阴私自心先无隔碍而后可通人隔碍至御史簪笔朝端公论之明晦由之持斧寓内一方之安危系之必为之长者联为一体萃为一心惟君国之是殉毋身家之苟营而后可宏济于艰难今者大计在近巡方之使当使循良之麟凤悉耀光明贪残之豺虎皆投有北庶困穷四海灾荒孑遗尚获少延喘息不然御史之失职即都御史之失职此之关系何如重大乃以臣之薄劣当之是易所谓覆餗口也疏上不允乃就职

榜禁书仪 劾御史崔呈秀

先生谓今日安民之计只在除贪酷吏欲吏无贪先从辇毂始一入中台即有禁绝书仪榜行五城御史张挂九门令知清明之朝决不容秽浊之事适有魏瑄私人崔呈秀巡按淮扬回道赃私巨万秽声流传立疏纠之部覆褫职遣戍舆论称快 又谓院中总六部之事职其要不职其详此衙门颇可救得世抚按相贯通寓内共如一堂京师五方杂处见闻博而易真今只咨访监司守令于辇下各省之贤者人人咨之事事记之贪酷

害民抚按不纠于置邮中诘问之第一义在立身上守法苞苴一毫不入竿牍一字不出不言而人自凛矣 又谓天下事君相同心方做得阁铨同心做得一半部院同心次之若抚按督学选择尽皆得人士习民风不无少补

十月颁厯陪祭 疏请挺击案三臣谥荫奉旨下部不行

李俸张庭陆大受三臣也为君父告变执法贾罪竟抑郁赍志以歿先生特请谥荫以旌其忠魂会朝局大变不行

覆吉人及时宜用疏

御史乔承诏疏荐王纪邹元标满朝荐徐大相冯从吾李炳公诸正人奉严旨切责下部院参看先生复疏力荐之亦不行具申严宪约疏 未及上罢归

疏云臣观天下之治端本澄源必自上而率下循法守职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恩泽至州县始致之民州县者奉法守职之权輿也州县贤则民安州县不贤则民不安顾天下为州二百二十一为县一千一百六十六岂能尽得贤者用之贤者视君为天不可欺也视民如子不忍伤也奉法守职出于心所不容已非有非为也其次则有所慕而勉于为善有所畏而不敢为不善其下则不知职业为何事法度为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贼也故为政者拔贤才除民贼约中人天下惟中人最多约之于法皆不失为贤者太守约州县者也司道约府县者也抚按则无所不约约之使人人守法如农之有畔焉而无越思则天下治矣列州县所当行者五十余条凡农桑水利敦教化育人才正人心厚风俗刑名钱谷积贮给散保甲防御听讼恤刑彰善瘴恶剔蠹厘奸之法纤悉具备巡方者另有禁约欲行当行之事将次第举行因会推巡抚事起不果掌宪仅月余人以为北顾南邵复见云先是魏广微夤缘入相久与正人齟齬至是以颁厯不至庙祭后期为台省魏廓园大中李仲达应升等交参惧不能容与呈秀共入阁幕合谋以倾正人为一网打尽计先生与太宰诸贤同时罢归云

十二月送静成公入乡贤祠

五年乙丑六十四岁

正月举郡乡饮大宾辞不赴

三月酌兑荒区漕米

时署印王通判追比荒区兑米至毙杖下先生恻然为之设法约计水灾十之一二匀派高乡每亩不过勺合借完本年漕兑各给票以来年代兑为偿为福无穷

四月削籍为民追夺诰命

五月送劄魏廓园于高桥 有高桥别语

春夏闲逮杨副院等六人后先拷讯死六月金星昼见与日争明赵冢宰等十五人俱提问追赃毁首善书院邹冯二先生亦削籍先生最为羣奸所切齿必欲坐以重赃有锦衣理刑吴孟明素不识先生百口保曰若高老先生坐赃何以服天下始得免要典出坐以移宫一案南道游凤翔疏诋削籍为民追夺诰命先生忻然曰非此异日无以见地

下诸公既而张讷谓东林乃淮抚李三才刻剥东南脂膏所造田产无数奉旨拆毁估价入官所值仅三四百金而东林遂为瓦砾之区矣有为先生危者以居易俟命谢之曰吾辈今日一切听天一切靠天一日无祸即一日享福而已屏迹湖于自称湖上老人不见一宾客不谈一时事花鸟为伴啸咏自娱谓大臣见废时义当然柬相知曰弟在此实有事做非浪掷光阴者手书示诸子曰屈子游于江潭袁生自囚土室彼固各以其时况我老矣病矣荷明主不诛之恩守微臣引罪之义息交入山自是道理若欲山中见客何如不入山为便若闻客至而归何如不出门为安两者势决不能客至惟汝辈谢罪而巳有扁舟相访者坚不出曰此端一开水居住不成矣

六年丙寅六十五岁

二月仲丁奉六君子从祀道南祠

六子者泾阳泾凡两顾子启新钱子元台薛子我素安子本儒刘子进则正言直谏于朝退则明善淑人于野丹心矢竭于少壮素节不改于暮年今日讲坛既毁恐年久事湮故有是举

三月十六日谒道南祠 十七日丑时被逮不辱赴水终

初六日逮繆西溪周季侯十四日又有缙骑往苏先生自度不免十六日之早以东林拆后会讲久辍神主俱藏道南祠特肃衣冠往谒有别圣文随焚其草归则看花后园与一二门生谈笑自若午后门生华仲通自吴门至传言颇异先生无几微见颜色季弟从山中入城相与畅饮园亭颜酩意悦旁一友言此信未的先生微笑曰此信想的吾视死如归耳心同太虚原无生死何得视生死为二若临死转一念便堕坑落堑不是立命之学平生讲学此处看极分明得多少力是夕祖孙父子从容晚酌无一言及家事止云吾有贍田二百亩售之可完缙骑费萧然就道矣晚饭后忻然就榻呼诸子明日恐有事汝辈各归寝夜半壻秦君邻复传日中信诸子不令先生知先生正睡觉问曰信的乎整衣起坐从容入书斋诸子后随曰吾欲稍料理出门计可暂退但亟命家人觅舟明早入郡无被逮事即归有即赴京不使官旗到家吓汝曹耳作字二三纸锁篋中复之内寝与夫人款语半晌出两孙趋侍取封同黄纸置几上指示曰明日以此付官旗勿先开复諭曰吾明日斂郡中往京无归家相见期丁宁汝者只四字曰无貽祖羞因命仍暂退诸子候斋外方商略赴京事三四刻不闻动静推户入第见镫火荧然几案寂然先祠炉香拂拂然觅先生不见急发前纸观之乃遗表也云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复有别友人书云仆得从李元礼范孟博游矣一生学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诸子惶骇急从旁扉奔池畔则先生已赴水矣此三月十七丑时也先是门人华闇修梦游桃园见一洞光景奇绝欲入不得睡于洞口有二人深衣幅巾以麈尾挥曰急醒急醒闇修问姓氏曰吾周衡台魏廓园也寄语汝师确乎不可拔潜龙也急来急来会机无失当相会于桃源深处闇修觅而异之以告先生先生点头曰或别有

应尤异者先生平立水中左手护心右手傍岸衣履整齐污泥不沾身滴水不入腹数日成殓面色如生人咸以为异云尝有友问避乱之策先生曰先要打定一个大主意随地行去康节诗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听于天有何不可人若无此主意临时便手忙脚乱不能安于天理又有问朝闻夕死何以为可先生曰我有四字人忽以为常谈不必说其友极叩之先生曰当死便死其生平日言如此是可以观先生矣刘念台曰先生平日学力坚定故临化时做得主张如此摄气归心摄心归虚形化而神不化亦吾儒常事若以佛氏临终显幻之法求之则惑矣知言哉呜呼先生固以微言相示矣先生孝友性生怡怡色养嗣者生者两得其欢待诸兄弟委曲恳至愉愉藹藹于诸侄爱之如子教之如父闺门之内雍如肃如终其身无二色自幼无狎邪之游绮丽之好家居功课晨起盥漱谒家庙毕扃户观书四壁不埜庭埜不除帷帐不饰敝砚秃笔终日俨然饭后必瞑坐片刻极忙不废每子夜起坐谓此时可想来复气象五更复起坐谓初觉时甚好先忌斋素谢客时祭致斋一日东林丁祭宿斋三日自奉极菲祭祀宾师则极其诚生殖不事漠然无营而亲友以生计相托者则极力代筹至捐贖践约于宗亲有养之终身者有及其再世者于师生养死殓之于友髻鬣之交无不终始相欢贍其贫恤其孤推穀寒士不遗余力乡绅宦游者谆谆以爱民好士砥名砺节相劝勉地方有大是非得先生而定有大利害得先生而伸至设通区役田通邑役米苏粮里之困举同善会恤远近之鰥寡孤独为德梓里又其余矣作家训数千言大要言色欲迷人临财误人便辟善柔之友败坏人一妨人诵读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须以孝弟为本以诚实为先以读书穷理慎言语择交游为做人第一义尝言子弟若识名节之堤防诗书之滋味稼穡之艰难便足为贤子弟又云要知圣人取狂狷意狂狷皆与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子弟若憎恶此等人便不是好消息所与皆庸俗己未有不入庸俗者出而用世便与小人相昵与君子为仇是大利害处又曰善须是积积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一事之差有因而丧身亡家者又云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又云见过所以求福反己所以免祸但肯反求道理自见小人所以为小人只见别人不是而已又曰人生爵位分定非可营求只看义命二字透落得做个君子邑中诸先达有一言一动可为师法者时时向诸子称述之在京闻诸子尝赴讲会手札勗曰此乃天地闲不可绝之善脉贤子弟不可堕之家声非细事也又云叶年伯是汝辈真师常在左右坐一晌听教又云到东林最好入头大众会集时满堂萧然此时默坐澄心看有妄想也无妄想一寂即是真心真心一放即是妄想非二物也不善用工者要驱除妄想另觅真心妄不可除真不可得善用工者知真昧成妄妄醒成真一反复间耳得此意到东林实做工夫方不虚过此日方不做了人事久之其味无穷受用无尽又曰吾在此余靠平日静功少年不学老无受用汝辈念之静功非三四十年静不来何者精神一向外驰不为汝辈收拾矣事多拂意苦有疾病苦到老死苦益不可言静而见道此等苦皆无之汝辈急做工夫受些口诀不然此事无传矣天下惟此事父不能传之子以身不经历者言不相入即终日言之如不闻也待臧获曲

加体恤知其饥渴劳苦独少有生事断断不假借服官于外倍加钤束尝云人家为体面立崖岸曲护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伤体面自毁崖岸也长小人之志生不测之变多由此以故家人亦兢兢守法两之官仅苍头四五人随行供使令给洒埽即邮筒报复亲自启闭只字不落其手一入总宪即遗书归云居此官家人愈要兢业家人有德色便生意外事勿以图利反至招祸勿以恃势反至失势又尝云士大夫居闲得财之丑不减室女踰墙之羞流俗滔滔恬不为怪只是不曾立志故生平未尝轻受一钱妄说一事有知交坐一不平许为代白其人以贿来曰不闻士人得钱如女失身乎谢弗预有以讲学为名高者家巨万每岁厚聘一达尊主席曰教以为己学以为人乎辞弗往初仕所得俸不敢自私必以奉父谪官时有怜其俸薄资以厚贖者槩不受揭阳归后有以俸檄致者太常罚俸有同乡在户曹以俸见遗者亦槩不受虽交际万不容绝可以义通亦未尝分毫入橐亟出为恤贫济难刊书广教之用尝云凡临事着一苟字便坏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妙吾一生得此力故随遇而安掌院时柬同志曰弟所处风波地一朝狂风起吹我入菰芦中不难予告时以大臣不赐驰驿即不走驿僚属釀路费峻却之雇夫买船归曰留一日则作一日事去一日则得一日乐乐字惟山林人说得烟云鱼鸟无非乐事庙堂人说不得国乱民穷无事不忧庙堂人说乐势利两件而已迷人以此为乐何邪先生立朝真有断断休休閤閤侃侃气象涉世真有不流不倚不争不党气象燕居真有申申夭夭气象设教真有无行不与循循善诱气象其进而汲引同心扶纲植纪也真上必欲尧舜其君下必欲尧舜其民其危言危行特立不摇也真一家非之不顾一国非之不顾天下非之不顾其退而力护紫阳堤防二氏不使支离训诂之谈虚无寂灭之说得混吾精一博约格致诚正之教也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廓然行藏之外怡然祸患之临也真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有内省不疚何忧何惧气象在太常曾云魏忠贤与客氏最可虑二奸相合之害不可言不谓崔魏之毒方深广微遂起而乘其闲卒如先生言也呜呼先生之学于生平见其大于一死见其真矣

毅宗烈皇帝崇祯二年己巳 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锡谥忠宪荫一子送监读书著书总记

古本大学 正蒙集注 四子要书 朱子节要 东林讲义札记就正录 同善会录 邵文庄公年谱 高氏家谱 疏稿揭议 周易孔义 春秋集注 毛诗集注 困学记 三时记 州县条约语录序说志传碑文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古风律诗纪句共若干卷 以三代后诏诰为书余 以太极图通书经世启蒙为易余 择骚赋铭赞为诗余 稍斟酌纲鉴为春秋余 以历代典制合古宜今者为礼余

高忠宪公年谱 【终】

十世从孙光照恭较

●跋

先从祖忠宪公遗书已刻者十二卷嘉善陈几亭先生所编次也当明万历初新学

盛行异说纷起先忠宪出而一自程朱为宗深造自得精义微言更多发止?舟儒之未发昔人谓孔子自后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朱子自后高子集羣儒之大成甚非虚语惟是遗书刻成于壬申辛未闲至甲申乙酉林?支逸无??子数十年来四方学者尊奉其书与洛闽全书并重苦于印行未久遐方僻壤至有穷季向慕而未获一睹者先公学究于先儒诸书靡不综贯而深采执复尤杜忠宪遗书晚季尝仿近思录例纂高子节要十四卷自便后学而欲观全书者征索殆无虚日屡思重付剞劂而未遑也芷生茫昧寡识幼侍先公之侧耳提面命颇知诵习是书季来崑儿辈稍长课读之暇即自是书为业而崑儿?尽尽会心幸遇昭代崇儒重道先儒之书毕出南宫发策曾有?俎豆先忠宪为言者而遗书未及广播斯后人之责也因谋镂版自行遂与崑儿缮写较对登诸梨枣一遵几亭先生原本不设稍有更易自取戾止?舟贤焉先忠宪季谱久有刻本系先公与从父季远先生共相参订取为详尽家臧钞本则华凤超先生所编辑多归于简要凤超先生与几亭先生同为先忠宪入室弟子其纂述必具苦心识者谓与先君刻本不妨并行是用坳刊于后公诸海内考质行事参证岁季诚为读书论世者之一助也芷生力绵任重僭百自口庶期无忘先公昔季之提诲云尔康熙己巳小口上浣从孙芷生拜题

高忠宪公遗书刻于前明崇祯壬申再刻于国朝康熙己巳乾隆时会遭禁毁挟臧家甚黜迨高宗纯皇帝收入四库书中乃稍稍复出自乾隆自迄今兹镌版不??子流传本绝少予友周拙耒?员学博士锦惧其遂湮漫也谋之同志借公款之资付诸剞劂是祖乃复显于世夫有明正嘉之际王学炽行泊于隆万至倡为三教合一之说猖狂恣肆无所忌惮学术之裂极矣公与顾端文公起而拯之辟阳儒阴释之害辩姚江格物致知之误其言深切明箸繇是绝学复明孔孟之道不至为异端所汨其卫道之功甚大盖公之学繇程朱而入居敬而不病于执箸主静而不流于空宋繇格物而归知本及其养之执而知之至直谓于穆之真绝无声臭安得有富贵贫贱患难夷狄又曰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乌虜公之真修诣极屹然为一代大儒而卒罹瑯祸公之不幸也时为之也而念台刘子谓公心与道一尽道而死是谓无生无死而非释氏之无生无死然则公之致命遂志又岂得自矜尚气节者比而同之哉昔吾蝇桴亭陆先生讲学东林书院举顾高二公为学大皆反复于性善之说开示学者今桴亭先生已从祀庙庭而公犹缺如是亦拙??员与诸君子之责也因乐观是书之成遂并及之光绪二年丙子季夏之月镇洋后学叶裕仁敬跋

同治十有三年春巴州廖侯养泉先生纶来摄金匱篆甫下车首谒道南祠以正人心厚风俗为治一日枉顾首询顾端文高忠宪两公流风遗绪及其祠宇时端文公祠尚存而忠宪公祠仅存旁舍一椽即倡捐廉俸刻日鳩工既又出高子遗书见示属【士锦】成之爰谋之同志借东林书院儒寡会公款以付剞劂即以书之直归偿以资支放诸同人皆以为可遂以光绪二年春正月授梓毕工于夏六月今而后得家置一编相与读书敦行一以高子为法事事反躬实践勿以讲学为欺世盗名之具行见人心正而风俗

厚庶不负贤侯之苦心也乎顾子书其裔孙尝任之德日告成二书并行于世道南一脉庶几由此而延岂不懿欤同邑后学周士锦谨跋

●参阅姓氏

张夏【秋绍】 安璇【孟公】 顾鏊【隽生】
秦学洙【逊五】 刘源宏【紫澜】 赵锡秬【昀昭】
姚琛【藏密】 秦道然【洛生】 邵绪广【羲书】
汤万炳【孔卓】 边修【宏撰】 顾锺仁【来端】
邵璇【虞扞】 吴颖锐【江生】 秦孝然【石经】
吴鼎铨【武新】 秦源宽【未能】 童长吉【心见】
秦靖然【药师】 顾振基【子遇】 张允孙【人修】
刘取【汾阳】 吴天锡【龙生】 秦敬然【学伊】
施廷瓚【瑟文】 王逖【来宾】 刘上行【玉焉】
秦实然【涑子】 何以逵【曰鸿】 王宁
从兄 愈【紫超】